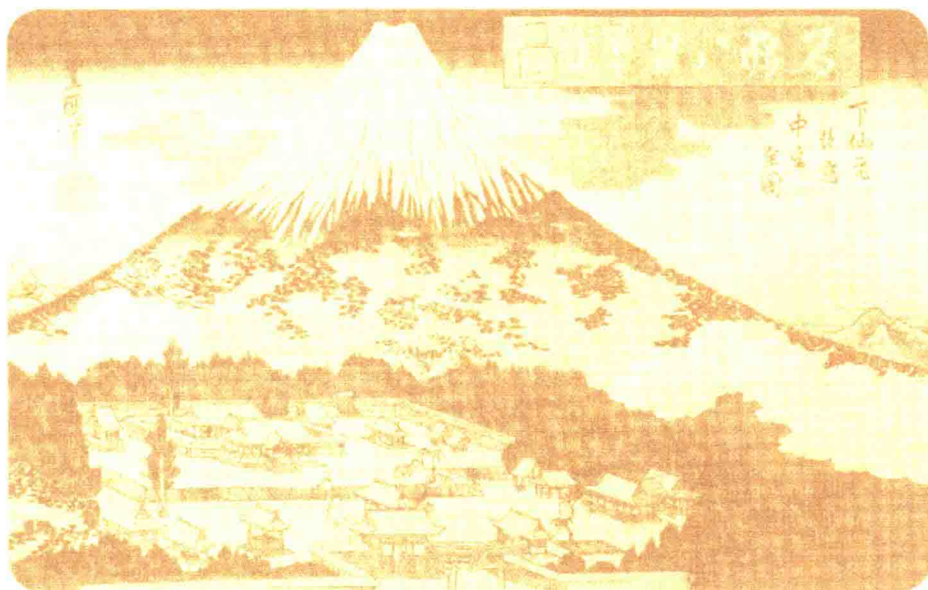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十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雜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冊目録（總第80冊）

第二十冊目録（總第81冊）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外史

第二十五冊目録（總第86冊）

第二十六冊目録（總第87冊）

史表

第二十七冊目録（總第88冊）

第二十八冊目録（總第89冊）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玉葉　卷第二十七

治承二年冬

十月〔小〕

一日、辛卯〔天〕晴、春日使、定、梨原等雜事、幷道澄等事、各注分獻二博陸一幷送二邦綱卿之許一爲レ令レ傳二白川殿一也、先例、彼領知之庄々等、令レ勤二雜事一之故也、又奈良法印、幷八幡別當慶清等之許、同注遣了、又山階寺別當沙汰、分注獻二博陸一了、爲レ被二下知一也、奉行家司信季、日來病惱近日增氣、不レ能二出仕一仍其人未レ定之間、仰二季長朝臣一內々令二注分一者也、博陸有下各可レ致二沙汰一之報上、自餘未レ聞二返事一、

二日、壬辰〔天〕晴、〔今夕爲二方違一參二宿女院御方一自二晚頭一寸白更發、雖レ服二種々藥等一猶以無レ減、相扶所レ參也、〕覺乘得業、示ヨ送山階寺別當僧正返事一云、御儲事、更不レ可レ存二疎略一可レ致二丁寧一云々、去月內々遣レ問之返事也、

三日、癸巳〔天〕晴、〔巳刻許歸レ宅、豈之間寸白有二少減一入レ夜殊辛苦、以二胡椒干薑等一治レ之、又服二可梨勒丸一〕此日召二刑部卿賴輔朝臣一示二陪從裝束事於左大臣一雖レ爲二定以前一先內々伺二形氣一隨二左右一可レ入二定文一之故也、近代事、萬事可レ有二用心一歟、邦綱卿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有二返報一、

四日、甲午〔天〕晴、大夫史隆職來二門外一依二物忌一也、使二人問二山門衆徒事一學生方申狀、雖レ被レ仰下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由上、不レ及二始終一而間、今日已合戰、學生方兵士等爲レ攻二堂衆等一燒ヨ拂大津在家等一了云々、然而堂衆等敢以不二傾動一云々、

五日、乙未昨今物忌也、然而寸白發動、殆及二大事一仍忽召二典藥頭定成一兩三所加二灸治一了、入レ夜頭中將定能朝臣來、數刻談語、多是春日使之間事也、此次語云、蓮華王院、惣社祭之日、候二院北面一之衛府等、著二紅衣一立二垣代一云々、是內々取二御氣色一之處、已有二許容一云々、新制之最初、豈以可レ然哉、如何々々、又云、上西門院御惱危急云々、而今日定成語云、憲基幷定長等、申下

殊事不レ可レ御坐一之由上云々、但於二定成一者、候二于中宮一之間、不レ奉レ見云々、是乳上腫物出來、日來、貞時奉レ治之間、又御面腫云々、忽召二憲基、定長等一、有二御療治一云々、頭中將又語云、日來、禎喜僧正修二孔雀經法一、褒惑入二太微一之御祈也、去四日結願、星出二太微宮一者、可レ有レ賞之由、豫有二其沙汰一、而去三日已出二太微一之由、有二其聞一、仍密奏之輩六人、於二藏人所一被レ問レ之、即定能奉行也、

泰親朝臣、　時晴朝臣、　業俊、
資元等、申二未レ出之由一、
季廣朝臣、　廣元等、申二出了之由一、

仰云、事不二一決一、明曉重見定二出否一、一同所レ令レ申者、四日一同申二出了由一、但資基一人申二未レ出之由一云云、即四日御修法結願修中、星出二太微宮一了、仍有二勸賞一、以二內證上生院一（禎喜僧正建立、堂在二高野邊一、）爲二御祈願所一、可レ被レ寄二阿闍梨三口一云々、但未レ被二宣下一云々、

六日、丙申、天陰、時々雨下、此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余著二烏帽子直衣一參入、源大納言定房、五條大納言邦綱等候レ座、事了、兩大納言已下取二布施一、邦綱卿即退出、定房卿暫祗候、余於二西廊方一、對二面定房一、語云、山門學生等、悉以離レ山了、堂衆其勢太強、敢不レ及レ爲レ敵云々、小時、大納言退出了、今日余密々仰下春日使事可二奉行一之由〔於〕右衞門權佐光長上、（光長非二予家司職事一、然而久安四年宇治左大臣記云、定二春日使一雜事、左中辨朝隆執筆、朝隆雖レ非二家司職事一、故左大辨爲隆卿非二禪閤家司職事一、書二攝政春日使定文一、依二彼例一所レ令レ書也云々者、今度逐二天仁並一所レ仰也、追二檢殿曆一、爲隆彼時爲二家司一歟、宇治左府記不審也、）申二承了之由一、但一旦自二女院一、可レ被レ觸二申關白殿一云々、申旨可レ然、仍可レ被レ觸二仰博陸一之由、申二女院一了、

七日、丁酉、天晴、自二白河殿一被レ借二送鈴唐鞍一、皆以美麗、敢無二損物一、即以返納、臨レ期可二取寄一之故也、此日刑部卿賴輔朝臣送二消於行賴許一云、陪從裝束事、申二左府一之處、報云、畏承了、尤可二調進一之處、土左國（左大臣知行之國也、）爲二親宗朝臣奉行一、自レ院被レ宛二催旁經營一之餘前一、雖レ爲二各別事一、一所レ勤也、仍難二調得一之由、可レ令レ申者、此事未レ得二其意一、就レ中報旨似レ無二廉耻一、可二彈指一、々々、但定有レ樣事歟

八日、戊午、天晴、大夫史隆職注送曰、去夜被レ行二公事等一、

權律師範玄、（還任、）孔雀經法賞、（天變御祈、）
大僧正禎喜、以下私建二立堂內證上生院一、（金剛峯寺中、）爲中公家御祈願所上、被レ寄二置阿闍梨三口一、

解官、

內舍人橘惟清、(藏人所衆、雙六之間、互及刄傷之科、)
主計允惟宗盛弘、(廳官、)
被召還流人、(有結政請印、參議資宗、少納言惟基等參勤、天變御祈、)
多々良盛保、(伊豆、)　同盛房、(常陸、)
同　弘盛、(下野、)　同忠遠、(安房、)
已上周防國住人也、
又有免物事、(同御祈、)
治承二年十月七日、
上卿別當忠親卿、　職事頭中將定能朝臣、

九日、(己亥)〔天〕晴、觸陪從裝束事於左大將、(是先內々所示也、)近代之人、爲方大將勤之由、令存知歟、尤謬事也、天仁故殿勤仕使之度、左大將雅實(于時內大臣也、)被藏定文、隨又領狀、(臨期服暇事出來、仍被改右大將家忠、)故殿、右中將也、依彼佳例所觸示也、可調進之由有返報、又示隨身裝束事於中御門中納言、(件人家爭原憲、雖似無心、先例經衛府之人、〔如〕必勤此役、今件卿之外無其人、皆以疎遠也、仍忘憚所示遣也、)同有可調〔送〕之報、光長事、關白被申云、光長未補家司歟、如此事、爲家司之者、奉行先例也、但早可被仰光長云々、頗有抑留之氣歟、又光長密々申女院云、自殿下內々有被仰旨、爲之如何云々、大略關白結搆之事也、不能左右、又強不可申、於今者、不可有沙汰之由、申女院了、今夕召右京權大夫光盛、仰下春日使事可奉行之由上、申承之由、即可補家司之由、仰信季了、

十日、(庚子)天晴、未刻、右近府廳頭清景參來、傳年預將光能朝臣命云、中將殿、可令奉仕春日使給者、季長朝臣(布衣)申次之、即仰可示中將之由、(中將候女院御所、)季長向中將曹司示之、申承了之由云々、清景退出、抑有方大將之時、以大將命催之、今大將辭退之間也、仍以年預將命所相催也、自今日中將爲神事、其法、曹司之內、不入僧尼、月重輕服、水之輩、於女院御所方者、雖郭內不憚之、且又先例也、又於女院者、不奉忌之、但參御前之時、他尼并月水女房不同坐也、又於重服之者、惣以不參郭內、又曹司前立神事札、今日〔源中納言雅賴(卿カ)來、數刻交語、及晚歸了、此〕夕著職事等(信光、國行、)催公卿摺袴、各有承了由報狀、入夜依召參女院御所、故法務母上參入彈箏、天曙歸家、(今日自然方違也、)

十一日、(辛丑)〔天〕晴、申刻、著直衣參內、謁龍顏、入夜詣關白第、即以被出逢、春日使之間事條々令申、

及夜半歸了、

十二日、壬寅〔天〕晴、以季長朝臣示遣時忠卿許云、御産七日內、若春日使相當者、可勤前駈之者定指合夜々役歟、可然之樣、可被計沙汰者、報云、鳴絃役之外、不可及沙汰、可存此旨云々者、入夜定能朝臣來、儲御隨身幷御馬等事、可申院之由、示付了、

十三日、癸卯〔天〕晴、自關白許被示送云、（光長、奉行、）梨原儲事、任注文可致沙汰之由、別當僧正所申也云云、卽遣請文也、及晚參女院御方、仰光盛介問春日使雜事定日次於在憲朝臣、十五六日、十九日等吉云々、今日仁王會定、（上卿隆季卿、）

十四日、甲辰〔天〕晴、物忌也、自院注給諸國所課散狀、（親宗朝臣奉行、）褂、布、單重等大略領狀、於祿絹者、親宗朝臣不辨知先例、偏介催凡絹、忽不能催改、仿家所用意也、凡其外依指合御産、諸國不可有實勤、私致用意之由、申院了、然而被相催之間、自然有其勤等歟、此夕左京權大夫光盛補家司之後、始申吉書、職事國行傳覽、今日春日使之間條々事、仰光盛定、明後日（十六日、）可有之由、仰之、又殿上人摺袴事、可遣御教書之由、同仰之、〔入夜邦綱卿來、數刻言談、雖物忌、强不堅之上、及昏黑之故也、〕此日秋季仁王會也、（檢校實綱、實宗等云々、行事辨親宗、）

〔十五日、乙巳〔天〕晴、昨今物忌、然而午後外入來、今日巳刻、大外記賴業參上、依物忌不謁之、一兩月依所勞沙汰居、昨日仁王會始出仕、久依不參所參也云々、〕

十六日、丙午〔天〕晴、此日定春日使雜事、秉燭土御門大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源中納言、（雅賴、）等來、（宗家最前來、仍於內出居、暫言談、）余出賓筵、（尋常上達部坐也、）召人、左京權大夫光盛（束帶、）持硯紙等、（冗硯置折敷、在筆二卷、墨一廷、硯瓶、檀紙二卷、例文一卷、）參上、（須先參上、奉仰之後可持參也、而忘持參、失也、）居廣庇、（予坐當間、）置硯、拔笏取副例文、膝行、昇長押進之、余取之置前、光盛復座之後、披見、（作載天喜天仁等定文也、）余置前、次此間、職事信光、國行等著衣冠、持切燈臺掌燈等、立光盛前右方、在打敷、光盛作氣色、摺墨卷返檀紙、染筆、爰余與奪之、（其詞云、定春日祭使雜事、光盛書了候氣色、又讀云、一裝束、舞人下襲、此後光盛開置土代置之、）光盛書定文、〔畢〕、放紙與卷定文、（土代幷紙殘、挿懷中、）撤硯具等、以定文盛折敷、挿笏膝行持來之、余取文置前、（折敷在座前、）光盛拔笏退下、余披見了卷之、差遣邦綱卿、次第見了、取上之、余取之、相加例文、置座前、目光盛、々々

參進、余給二通、（以文下光盛方、）爲光盛挿笏取之、（置折敷、）退下拔笏、如本置硯具、加例文定文等、取之退下、次初役人出來、撤常燈了、此後暫與卿等談語、頃之人々退出、今日、邦綱、宗家等卿直衣、雅頼卿束帶、定以後、差分職事等、催公卿所課饗、幷先日催殘公卿摺袴等、此次關白中將摺袴事、以職事同觸之、又陪從隨身等裝束催之、於舞人裝束者、中將可參啓殿下也、定文者、家司下奉行職事、々々下所司、々々侍所上障子押紙一枚、其中納〔言〕定文、是故實也云々、今夜光盛稱書改明日可進之由、取之退出了云々、

定文書樣、（以天喜、天仁等定文與奪之、）定、

春日祭使雜事、

一裝束、

舞人下襲、

關白殿、

陪從裝束、

左大將、（以闕左府之處、有障云々、仍入也、天仁、故殿爲右中將勤仕使、而作進右大將家忠卿、以左大將雅實被入定文、以後例入之、）

隨身裝束、

藤中納言（中御門中納言所課也、而件人正中納言也、仍不可載權字、只稱中納言、又非凉也、仍以今號藤中納言也、後代人定混資長卿歟、）

行事信季朝臣、

家司少納言、

一饗、

立日、

使陪從、　右衛門督、（中納言別當忠親、）

上達部殿上人、　權大納言、（邦綱、）

諸大夫卅前、　參河守朝臣、（右少將顯家、）

加陪從卅前、　資頼朝臣、（土左、）

還饗、

使陪從、　右兵衛督、（中納言頼盛、）

上達部殿上人、　左衛門督、（中納言中宮大夫時忠、）

諸大夫卅前、　美作守朝臣、（兼輔、）

加陪從卅前、　時房朝臣、（備前、）

家司光經

行事太皇太后宮大進朝臣、（付酒部所、）

一祿、

絹、

綿、
布、　家司左京權大夫、　職事上野守、
行事光盛、　賴高朝臣、
一雜具、
唐鞍、　引馬鞍、
手振十二人、　家司季長、　馬副八人、　職事左馬權助、
行事前和泉守朝臣、　國行朝臣、　御出奉行也、代々多入ニ雜具行事ニ也、
一鋪設裝束、
家司　成光、　家司　盛方、
行事豐前守朝臣、　前民部少輔朝臣、
家司陸奥守式部少輔、　家司前大宮大進、
範季朝臣、　行賴朝臣、
散位職事、
兼親朝臣、
季長子、院殿上人、
御厨別當也、先例多入ニ雜具行事ニ、而其息國行入レ之、父子相並之條、似レ無ニ便宜ニ、加之天仁、清實朝臣爲ニ御厩別當ニ、入ニ鋪設行事ニ、其子雅職入ニ雜具行事ニ、逐ニ彼例ニ也、
一掃除、

右衛門尉、　左衛門志、
檢非違使、明法博士、　檢非違使、
行事基廣、　重成、

治承二年十月十六日

抑饗、自レ院以ニ土左美作兩國ニ、被レ宛ニ定四ヶ度饗ニ了、土左立日、美作還饗、仍入ニ定文ニ之間、今二ヶ國不足、故雖レ不レ可レ有ニ質勤ニ、相計所レ入ニ參河備前等ニ也、此四ヶ國之中、土左ハ叶ニ天喜例ニ、備前ハ叶ニ延久例ニ、自然合ニ吉例ニ、尤神妙、土左國者、左大臣知行之國也、事體雖レ似ニ無骨ニ、自レ院被ニ宛定ニ、隨又領狀了、仍非ニ本所ニ進止ニ、又爲ニ勸仕之國ニ之上、叶ニ天喜之佳趾ニ、仍所レ入ニ定文ニ也、何況先例未ニ必論ニ親疎ニ耳、延久例、午日有レ定、今度自假ニ彼例ニ、是吉祥也、

十七日、丁未、雨下、公卿所レ課饗等、各領狀云々、摺袴又同前、申刻、左大將送レ書云、陪從裝束事、欲ニ調進ニ之處、禪林寺律師、其名忘却、去十五日入滅、何樣可レ候哉、爲レ隨ニ重仰ニ、所ニ馳言上ニ也云々者、答下服暇無ニ左右ニ之由上了、件律師、俊忠卿息也、將軍者、彼卿外孫也、

十八日、戊申、天晴、左右廳頭參入、先内々注ニ進舞人以下參入之輩ニ、又光盛參入、申ニ殿上人摺袴散狀皆悉領狀ニ云々、府生賴文（來）云、可レ勤レ饗之由被ニ仰下ニ、而

被レ下二新制一之由承レ之、風流之間可二用心一歟如何、
仰云、今度之制、祭使過差風流可二停止一之由、未二聞
及一者、不レ可レ乖二近代此祭之例一歟、
十九日、己酉天晴、俊光朝臣來、寛治二年春日使貢資卿
記、相持之由令レ語、件人彼卿外孫也、陪從裝束事、無下
可二相觸一之人上、仍私所レ欲レ調也、
廿日、庚戌天陰、午刻、左將曹兼任參來、自レ院可レ候二中將
殿御共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仍所二參入一也、御出立所并刻
限可レ承云々、如レ法巳刻可レ參レ院、殊可二早參一之由仰
了、博陸被レ示云、師武尚申二故障一云々、又關白隨身下
臈中臣忠友來云、伯父去八月晦日死去云々、以二此旨一
申二關白一之處、可二申上一之由、有レ仰、所二參上一也云
云、件男可レ入二舞人一、仍所二來示一歟、仰可レ有レ憚由一
了、
廿一日、辛亥〔天〕晴、頭中將定能來、今夕有三行二幸于院
御所一法住寺殿、云々、出立所可レ催二給殿上人一之由、可レ奏二
內旨一、示付了、
廿二日、壬子雨下、申刻參二女院御所一、入レ夜歸來、關白被
レ送二書札一云、師武可レ參之由召仰了、度々仰依レ爲二
本意一、加二助成一所レ令レ參〔也〕云々、申二畏思給之由一
了、
廿三日、癸丑朝間小雨、午後天晴、此夕行幸還御云々、
召二右近府廳頭清景一、仰二條々事一、舞人任二天仁例一、余番
長之外、不レ可レ有二他番長一之由、仰レ之、又召二光盛一
仰二次第事等一、又以二使者待一、示二送大理卿許一云、出立
日、檢非違使可レ被レ催事、鴨河可レ被レ渡二浮橋一事、淀
渡之所可レ被レ催二遣檢非違使一事、已上先規已存、任
レ例可レ有二御下知一歟者、
廿四日、甲寅〔天〕晴、申刻、檢非違使基廣參來、仰二出立所
并京中掃除事一、依レ入二定文一也、此次申云、今日參二別當
亭一、被レ仰云、春日使御出立所、可二參入一之檢非違使
等、加レ催了、須レ尋二申本所一也、道志參入似レ無二便宜一、
汝祗候者也、內々尋二問奉行人一可レ致二沙汰一、又可レ參二
淀渡所一之檢非違使、被レ召二仰明基一了、爲二御不審一條
條所レ令レ申也云々、同刻左近廳頭範直參上、舞人光近
猶可二約出一之由召仰了、又申云、舞人馬事、近例春日
祭使無下渡二大路一之儀上、仍本牧馬各儲二南京一、敢不二京
上一、且久安、仁平等例、各用二私馬一云々者、此非二右廳
頭清景昨日有二申旨一、仍所二召問一也、此日酉刻、中將爲
レ申二舞人半臂下重一、參二關白御許一、直衣如レ例、共人二

人、（経家朝臣、季信、）騎馬共人二人（定成、信光、）随身褻等如恒、此次、識随身事、同可申之由、相含了、歸路之次、參內被召御前云々、入夜歸來、戌刻、大納言邦綱卿來、謁之、水精地鞍、申出可進之由、所示也、

廿五日、（乙卯）〔天〕晴、藤源兩納言來、各謁之、許定春日使之間事、又自白河殿被送水精地鞍、加撿知返獻、臨期可申請也、又右二位中將被借送馬一匹、小馬也、爲乘替先日所借請也、仍被送歟、令乘中將見了、返遣了、酉刻、左三位中將知盛使侍送摺袴、以外早速也、（加重袴幷洼加利粗［本イ］袴、袴地不瑩也、）〔今夜依方違、參宿女院御所〕

廿六日、（丙辰）雨降、此日於春日御社、奉供養自筆般若心經十三ヶ卷、（從一卷、）每月朔日所奉書寫也、是去年分也、連々有障、自然懈怠及于今者也、且ハ宿願之上、春日使事、如思可遂由、所祈申也、以覺乘得業爲導師、被物一重、布施一褁、所加遣也、（但昨日遣之、）此日春日使出立所裝束始也、兼日問日次於在憲朝臣、（光盛奉行、）午刻著烏帽直衣臨其所、奉行家司光盛著束帶參候、鋪設行事行賴、兼親等著衣冠同候、（他行事等不參、）懸母屋簾一間、敷始弘筵一枚、大略敷盈等、下賜指圖、於光盛令行之、

今日右近廳頭淸景參上、申當府官人參否、幷舞人馬事等、本牧馬尙不可京上之由也、先例舞人以私馬騎用云々、仍猿馬不相叶者、可用私馬之由、加下知、雖不可問事之狀、仰含了、

御裝束始事終、光盛已下退出、

自今日女院御余直廬、余參仕御所、可爲出立所之故也、中將余同宿也、入夜頭中將定能朝臣來、示合使之間條々事等、

廿七日、（丁巳）天晴、寅刻、定能朝臣告送云、中宮有御產氣者、欲參入之間、又示送云、非御產氣、煩胸給云々、仍不參、法皇御鳥羽、依浮說之告、未天曙忽以還御、卽渡御彼宮云々、巳刻、重告示云、猶有御產氣、人々多參入、早可參入者、此間左少辨兼光來、（依先日召也、祭之間社頭儀、爲令示聞中將也、）申云、殿上人等可催之由、一昨日被仰下了、卽令相催之處、未承散狀、十人許盡催出哉云々、卽令謁中將、已終、余著冠直衣、（前駈衣冠、綱代車、依車副迎參、牛童遣之、季信連車、隨身一人參會、）參中宮御所、（六波羅第也、）先是左大臣已下、公卿廿人許參候、各直衣、（淺黄指貫也、御產以後翌日著薄色、先例也、）左大臣、土御門大納言、藤大納言、源中納言等

在寢殿西庇座、余加此座、左大將已下十餘人在中門、尋常公卿座二棟廊也、而依為孔雀經御修法仁和寺宮被修也、壇所、以寢殿西庇南二ヶ間為公卿座、依其座狹少、人々群集中門廊也、以中門南廊釣殿也、為御讀經所、公文從儀師實賀在其所行事、御驗者實詮僧都、顯智法印等、奉祈之、事體非火急歟、未及御祓、小時、宮權亮維盛朝臣内大臣嫡男、有告示左大臣事、不知何事、即左大臣退出、疑是御產非忽事之由、內大臣令告示歟、此後人々少々退出、此間於寢殿南庇、被供養五大尊、中宮大夫時忠卿日來造立之、今日奉供養、供養了、給布施、右兵衛督賴盛卿取被物、少將時家朝臣取布施、也、一裹、即導師其人可尋問、退出、舁出御佛等了、大進基親出來、余問案內、申云、自今曉聊煩御胸給、又有逆吐事、然而非御產氣歟、但陰陽師八人、皆占申御產氣之由、其時刻皆以相違、於泰親朝臣、申明日可有御產之由退出了云々、先是小輔僧正昌雲參入奉祈之、今日始參云々、渡御物氣、即退出了、未刻余退出、後御產事無聞云々、此日自院賜餝馬牽馬等、各置其鞍、令騎試中將、各返上了、唐鞍引馬鞍等、今日取寄之也、

廿八日、戊午、〔天〕晴、終日沙汰明日雜事等、中御門中納言調送隨身裝束、從以下雜具、余許調之、出公卿侍臣等送摺袴、自院廳被送遣諸國所課祿、褂、袴、單重、布、凡絹等、式日在別、自親宗朝臣院北面、光長殿下職事、等之許、注送役諸大夫散狀、又別當卿以檢非違使久忠、示送云、明日可參入之官人、進奉八人、但其中候中宮之籠、若有不參會事歟、猶所相催也、浮橋事下知了、隨又為明基沙汰、已所令渡也、可行淀渡船事之檢非違使即久忠、依分配可罷向也者、條々承了、件事有沙汰、尤為本懷之由、令答了、久忠又申云、先例奉行渡事之時、渡船口佐カ少之間、有其煩事也、仍以行事辨若職事、御教書付諸國、令責催渡船者例也、今度如何、豫觸行事辨兼光之處、隨本所仰、可申沙汰之由、所申也云々、余案之、度々春日使記渡船事、為諸國沙汰之由、無所見、仍私致沙汰、而今以久忠申狀、重廻思慮、事理可然、何況天仁為隆記云、檢非違使向淀行渡船事云々、以之思之不付諸國者以何可行哉、縦又雖無先例、至于此條不可有難、仍仰光盛以御教書仰遣兼光之許了、入夜自白川殿被送摺袴以美作守基輔、

爲使、件袴捴摺袴也、光奇也、申畏給了之由、今夜備裝束了、酒部所幄立骨、於殘者、明朝可張也、余加撿知、光盛季長等祗候、亥刻、右近廳頭淸景進本府差文、職事國行覽之、左近先日覽之、同刻自關白御許、以職事重章、給舞人半臂下重、及壹裝束四具、加毛沓、申畏給之由、又關白息中將以信賢、殿下職事、被送摺袴、及深更邦綱卿調送雜色八人、取物四人裝束、女院御庄之美作國等所課、皆悉所進也、昨今、檢非違使基廣重成等掃除庭上門外等、但是大略許也、所々召人夫、日來所掃除也、

〔治承二年十月晦〕廿九日、己未天顏快晴、雲脚盡散、此日右中將良通爲春日祭使發向、以九條亭爲出立所、裝束在指圖、卯刻、余著烏帽直衣、令懸舞人陪從裝束、以侍廊障子上三ヶ間、爲懸裝束所、副西北障子引網懸之、職事國行著衣冠祗候、侍男共布衣、役之、先懸舞人裝束、以南爲上、以摺袴引重々袴、其裾出摺袴、懸上、故實也、其末懸陪從裝束、以半臂下襲懸上、異舞人裝束、此間、奉行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上、饗饌未持參、頻以催促、舞人陪從遲參、再三加催、此間、源大納言被來、暫居殿上人座、及巳刻、舞人陪從等來、不悉來、召西廊南面賜裝束、家司職事四位已下、著衣冠束帶役之、各取一具、出自障子上南妻戸、於中門廊南緣上結之、件所、案切笞瞬也、件舞人陪從〔著布衣冠、進跪砌下取之、不參之舞人陪從〕裝束、自侍所方、預給廳頭淸景、此間余居西廊簾中行事、頃參西面妻戸簾見之、源大納言獨在殿上人座、余招入簾中、暫談話、次持參饗饌、次第居之、諸司官人著衣冠役之、依人數不足、侍男共著布衣相交役之、

上達部饗、各綺折敷、高坏三本、無飯、七人料、讀須著座之後居也、而依可遲之、兼以居之、

殿上人饗、黑柿机五前、依座短不居滿七前、兼居飯、

已上、土御門大納言所課、件饗、四府督相替役之、而左兵衛督有輕服日數、仍一府闕如之、所相親公卿勤之者例也、仍所宛彼卿而已、

舞人饗十二前、黑柿机十前、依座短略今二前、於饗者、居滿十二人料了、兼居飯、

陪從饗八前、朴木机八前、居滿了、兼居飯、

已上右衛門督忠親別當、所課也、

諸大夫饗五前、居中門廊紫端疊前、兼居飯、攝政關白家者、撤殘人所案盤、居件饗也、

加陪從饗卅前、居隨身所、

已上、土左國所課也、先例二ヶ國勤之、而今度自院被催之間、一國被宛兩方饗、然而於定文者、加入參河國了、

又張酒部所幄、儲調具、其中雜具、

次余改著束帶、於東對南面發遣幣帛、陪從陸奧守範季、奉行

職事頁從、之後、著二冠直衣一、著二薄色堅文織物指貫一、無二此衣一、次良〔通〕著二裝束一、此間、公卿侍臣少々來集、闕腋袍、黑半臂、打下襲、紅打衵、萠黃衵二領、紅單衣、白浮文織物、表袴、紅大口、冠、垂纓、紫檀地螺鈿細劔、水精柄、關白中將元服之時、余加冠引出物劔也、依レ小川レ之、紫淡平緒、補貨鳳、銀魚袋、家無二銀魚袋一、仍所レ借二川頭中將定能一也、泥繪冬扇、笏、襪、帶、落花形、散位定成奉レ行之一、基輔政季等著二布衣一、相共奉レ仕之一、

自二關白之許一、以二前筑前守以政一被レ送二落花形一、納レ帶筥、此間源中納言、雅賴、頭中將定能、朝臣等來下著二裝束一之所上、定能朝臣云、賴文去夜補二將曹一之由、所レ承也云云、將曹者、除目之時所レ補也、然者給レ祿之時如何、依レ有レ疑示二合源納言一、源納言已蒙二院宣一了、不レ可レ知二除目之有無一、可レ賜二將曹祿一云々、理可レ然、參議猶以二上皇仰一任レ之、時中例、況自餘官哉、仍可レ增二祿員數一之由下知了、今日使勸盃瓶子取、可レ用二左中將泰通朝臣一、有二返日領狀一、而忽依二內裏召一參上、難二參會一之由所レ申也、送二消於季信之許一、先例、四位近衞司取役也、而見參之殿上人中、無二近衞次將一、經家、信基等朝臣雖レ爲二四位一非二次將一、定能朝臣雖レ爲二近衞司一、藏人頭也、攝政關白家之外、貫首不レ勤二雜役一也、粗檢二先例一、雖レ爲二藏人頭一、親二昵之人於大臣家一勤二所役一、非レ無二其跡一、治曆三年後二條殿著袴之時、于レ時京極殿執政以前也、藏人頭隆綱勤二陪膳一、又堀川左府上表之時、以二藏人頭宗輔一爲レ使、准據例如レ此、又天仁元年春日使、頭修理權大夫爲房朝臣取二瓶子一、是雖レ非二次將一、依レ爲二貫首一從二此役一歟者、爲二貫首一之次將、與下非二貫首一之四位上、以二何人一可レ令レ取二瓶子一哉、以二源納言一問二人々一、于レ時、來集之卿相、源大納言定房、土御門大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藤中納言實長等也、各在二西廊簾中一、一同申云、定能朝臣已於レ家爲二親昵一、如レ此事、依レ人可レ有二斟酌一、雖レ爲二藏人頭一、令レ取二瓶子一之條、可レ無二其難一者、仍以二此旨一相二含定能朝臣一了、舞人陪從未レ參、頻相催、及二未一刻一、申二參集之由一、余居二西廊東第一間一、同間西邊立二屛風一、爲レ隔二公卿之來集一也、簾中一、使著二裝束一了、未レ懸レ裾、同居二此所一、次上達部著レ座、出レ自二西廊簾中一、經二陪從座前并寢殿西簀子南廣庇等一、自二座後一著レ之、定房、隆季、邦綱、宗家、實長、實守等卿著レ之、〔親〕雅賴依レ無レ座不レ著レ之、雖レ設二七人座一、茵三枚、圓座四枚、先例也、雖二納言一著二圓座一也、六人著レ之後無二其所一也、實賢、成範等卿、人々著座之後來、此三卿在二西廊簾中一、雅賴卿行レ事、延久公卿行レ事例也、次殿上人頭中將定能朝臣已下、著二殿上人座一、各集二會中門廊一、經二同南緣并陪從座前一、自二座後一著レ之、定能、經家、經房、信基、光長、基親等也、次諸大夫

可著座而不著歟、次余召人、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上、
余仰舞人陪從可著座之由、光盛申云、舞人三人(此殿例臨身、)未參、始召問之時、申皆參之由、今又申此
由、不足言也、但隨見參且可著座之由、仰之、
(是延久四年例也、)次舞人著座、(昇自中門廊西妻、經同南簀並陪從座末及寢殿西庇北第一間我座後等著座、東上南面、上臈二人著南面、但當時遲參、)次陪從著座、(其路同舞人、但我座之後無所、仍踏座上著之、南上東面、)
次酒部所人著座、(下家司親重、並諸司二三分、同下家司也、)次一獻、中務權大
輔經家朝臣於中門取盃、(樣器二三獻同之、)經陪從座前并寢
殿南廣庇、入自南庇西四間、居舞人座前、(上臈三人未參、)
勸之、散位範保取瓶子相從、(恐垸瓶子也、)散位雅亮勸陪從、
(經座前、春日器、)次五位取瓶子、(胥盛瓶子也、舞人陪從同時勸之、)各巡流了、此獻、
舞人不撤盃、於上達部、延久、寬治例也、次二獻、權
大納言定房卿於南廣庇西第一間取盃、(諸大夫傳之、)自同
庇東行、入自寢殿南庇第四間、居舞人座前勸之、
安房守定長(殿上人、)取瓶子相從、散位親行(四位可勸也、而光經朝臣廻東方、奉行者不可召之、寄五位、尤失也、)勸陪從、次五位取瓶子、舞人陪從同
時勸之、源大納言即復座、須第一舞擬第二卿之後
復座也、舞人擬盃儀、
第一舞人(當座第一、)受盃、經座後末等、自西庇出南
庇東進、居第二卿(經季)前擬盃、第二卿取盃、(此間、勸盃)(公卿可(復座)而今日早以復座、如何々々、)自第二舞人、々々進居第一舞
人西邊、(二人相並、其路同第一舞人、)受盃、(此間、第一舞經本路復座、)即擬第三
卿、(邦綱卿、)次第如此、至最末卿(實守卿、)相過擬之、(須至殿上人座擬也、而依日暮略之、)
天仁、大治、久安、仁平、已上四ヶ度、初獻有擬
盃儀、今度須遂天仁例也、而憶事理、臨時祭
庭座、第二獻有此儀、加之、江次第、賀茂祭使出
立儀、又第二獻擬之、天仁以後例、頗以有疑、然
而至春日祭、初獻可擬歟之由、相存之處、延久
經信記、寬治爲房記等、二獻擬盃之由、有所見、
以之思之、恐天仁以後例存失儀歟、仍今度
遂延久寬治例、二獻有此儀、
次勸粉熟、(先舞人、次陪從、次上達部、次殿上人、如此可勸也、而先舞人、上達部、次殿上人、陪從、居之失也、)
上達部殿上人數別居汁、(上達部檜折敷、諸大夫役之、殿上人白折敷、次五位役之、)
陪從料懸汁、(舞人、諸大夫役之、陪從、次五位役之、已上共有折敷、)次公卿以下著箸、舞人
(後問、誰人可申上哉、出座有其沙汰云々、先隆季卿出、疑實守云、仁平度、朝隆卿爲大辨藏人頭、在殿上人第一座、申上之、准彼例者、殿上人上臈、可申上歟、隆季云、殿上人中、辨官可申上歟云々、爰定能朝臣云、本所存旨、參議可申上歟云々者、仍實守卿申上、即下箸云々、余案之、參議可申上也、殿上人上臈、及辨官、共無理、)此間、檢非違使著座、(大夫尉先者、資長昇八尺床子二脚、立酒部所幄南邊、(南北妻)、其後著也、)小時起座、須三獻之後起座也、次三
獻、(先光盛進座下、問示隆季卿、而依左手加灸治、進退有煩、勸盃可有恩免云々、仍邦綱卿勸之、)邦綱卿勸

盃、（其儀同二献、此度不擬盃直下、）侍從家俊（殿上人、）取瓶子、散位範保勧陪從、次五位取瓶子、次陪從發笛篳篥〔音〕、（二献欲發、余加制止、）次賜挿頭花、散位定成（余職事、）取挿頭花草整（件草盤如泔器、漆如形彩色也、上立櫻十二枝、欲冬八枝、）其居中門廊西戸内、（須居砌子上、而妻戸前也、）殿上人經家朝臣已下、次第取之、經陪從座末入自寢殿西庇北第一間、自殿上人座前南進、自母屋東進、於舞人座前、挿各冠、拔笏經本路退下、（先是三献之間、敦直已下舞人三人著座、）次諸大夫範保已下取之進、自陪從座前挿之、次舞人陪從經本路退下、（先舞人退下、）次南廣廂敷菅圓座十二枚、（諸大夫役之、）次上達部移著、（自上臈著之、直南面、此事有兩説、或先北面、勧盃之後南面、或又如今日、若無北離歟、）次居肴物、（諸大夫役之、人別給折敷、高坏一本、）此間陪從進中門内、發歌笛聲、次舞人進庭中、舞求子舞了、歸入之間、使勧盃於上達部、其儀出自西廊南面戸、（頭中將資實、）於陪從末前程南面跪、（突片膝、）挿笏取盃、（民部權少輔宗雅居折敷、脩受之、使取盃、件盃樣器也、）頭中將定能朝臣取瓶子相從、（子細被右、）使經陪從座前并公卿後等、居第一卿（定房）座上、瓶子取入酒、使氣色于定房卿、飲之、更入酒擬之、定房受盃擬隆季卿、（此間使拔笏、依不拔得定能朝臣令拔之、）隆季取盃之後、使起〔右〕廻、經本路歸、入自初戸、瓶子取先以退下、散位季佐取續瓶子、（不持參他瓶子、受取同瓶子也、天仁爲隆記云、諸大夫取續瓶子云々、今逐彼例也、）使即懸裾於砌居木戸内、（延久四年例、後二條殿勧盃了、著公卿座末、今日可逐彼例、而久安如此、寛治、天仁不然、仍今日不著公卿座末、尚可著歟、）次余出自同戸、加著穏座上、（北路如使勧盃路、座上有空圓座、著件圓座也、）次召人光盛參上、余仰云、舞人已下可罷渡者、次第渡南庭、行列、

先舞人、（爲先上臈一行、今日雖不仰、一舞、余番長下毛野府重爲第一、同下臈二人爲第二三、其殘皆本府近衛也、）

次餝馬、（儲左將曹秦兼任、同頼文等、引之、舍人居飼相制之、）

次馬副八人、（二行可立之、而二重立之、未曾有事也、）

次手振十二人、（二行、上臈二人、可持裝頸、總而忘却不持之、又以奇異也、於座雖尋之忽不能令持、）

次隨身四人、（二人迎參、仍只二人相並渡之、）

次引馬、（蹤迎參、仍舍人居飼引之、）

次陪從八人、（二行、和琴持之、交此中、初先舞人欲渡、余追歸令從陪從後、）

次童四人、（二行、）

次雜色八人、（二重立之、）

〔次〕取物四人、（取物如恒、）

次共人十七人、（一行、爲先上臈、）

四位、

前和泉守源季長朝臣、

五位、

太皇大后宮前大進源行頼、
前筑前守橘以政、
前皇太后宮大進源季廣、
前皇后宮大進源長經、
上野守藤原頼高、
散位源邦業、
散位源保行、
散位源信光、
散位源兼親、
左馬權助源國行、
散位源正綱、武士、
但馬權守源長俊、
六位、
蔭孫源兼時、皇嘉門院判官代季長子、
蔭孫藤原長正、院非藏人光經子、
勾當源國輔、行頼子、
勾當藤原業清、頁清子、
各著二布衣半靴一、六位同黒塗半靴、國輔著二毛沓一、各童一人相從、又相二具馬一、皆悉令レ牽二其前一、正綱獨令レ引レ後、共有二其說一事也、

渡訖、令レ渡二引馬一、舗師武、忠武、幷隨身二人、依レ遲參也、次公卿起レ座、余同起、歸入レ自二初戸一、相二伴中將一歸出二〔於〕中門廊西妻一、引二寄馬一、奉騎レ之、散位信光、令二抱乘一之、定成刷二衣裝一、此間、公卿群二立中門廊南緣一、余立二西面妻戸下一、共人等列二居中門外一、使出二西門一之後、余於二東門一乘レ車、網代車、牛童遣レ之、其盛一人著二衣冠一、前駈、令レ渡二舞人已下一訖之後、自二閑路一馳參二法皇宮一、七條殿、使參レ院路、自二九條一東行、自二富小路一北行、經二川原一、有二浮橋一、入レ自二七條殿南楼一、於二御所西門一下レ馬、頭中將、並信基朝臣等、豫參レ院、扶二持使一、參入、他殿上人等參二內裏一、

路頭行列

先琴持、本府仕丁、著二赤衣一持レ之、
次舞人、爲レ先二下﨟一、一行騎馬、本府牧馬不二持來一、仍各私設レ之、太異樣也、是先例云々、
次使、騎二乘馬一、院御馬疑白、
次隨身四人、二行、步行、
次童四人、二行、步行、
次雜色八人、二重、步行、
次取物四人、一重、步行、
次陪從八人、一行、爲レ先二上﨟一騎馬、
次餝馬、院御馬、背鞍、
次馬副八人、二行、步行、

次手振十二人、二行、步行、
次加陪從十六人、一行、爲先上﨟、騎馬一員、三人在此中、右十人、左六人、皆著束帶、
次共人十七人、一行、爲先上﨟、騎馬、
余先依召、親宗召之、候寢殿南簀子敷、無座、而使入門之間、親宗朝臣召之、降而告之、即入自中門廊西面戶參、先候坤角簀子、依重召進候南簀子、北面在余西、次覽餝馬牽馬等、各纜引之、一匝之後引出了、須舞人已下皆悉被渡也、而東方無可通之路、又皆悉行逢南庭之條、時刻可推移之上、於御棧敷可有御覽、仍被省路〔也〕、次伴中將起座至中門、法皇渡御々棧敷了、余召前駈季長、國行等、御出行事、〔等〕召仰行列不可違亂之由、廻東方自當上南門、廻也、織戶、乘車、直向改裝束之處、五條南、東洞院西、邦綱卿新造亭也、先例以內藏寮爲裝束之所、是郊之時占近邊之家擬之、今度近邊無可然之家、仍昭改程遼所、借用件家也、着、車下之、先是女房兩三來會亭主邦綱卿、參會內裏、待使〔之〕參內云々、小時又女房來、其實女院爲使母同車、密々渡御、不使人知之、借用人車也、余退出之後、舞人已下被渡院御棧敷云々、其行列如初、自七條殿西大路北行、經川原、自京極大路北行、自四條大路西行、自東洞院北行、自三條坊門西行、至西洞院門、陣口、即下馬、于時初乘燭、皇居閑院第也、布衣共人留此所、頭中將定能朝臣、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修理權大夫信基朝臣、侍從家俊、右兵衛佐盛定、民部權少輔宗雅、中務權少輔季信等來會陣口、相從使參入、舞人在使前、陪從、加陪從、謂左右官人、隨身、雜色、小舍人、童、餝馬、牽馬、馬副、手振等、相從參入、使進立弓場殿代、西中門外北腋也、陪從發歌笛音、藏人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奏事之由、即告召之由、〔使〕垂裾入自中門北小戶、候中門廊西緣南妻、擬長橋隆數圓座一枚、其沓脫身進寄取之云々、次舞人入自中門、進前庭舞求子、此間賜肴物於使、殿上五位二人、成家、惟基、役之、衝重二前也、次頭中將定能朝臣勸盃、五位藏人基親取瓶子、使飮了、置盃於前、次頭中將取勅祿、紅打御衵一領、後聞、取御單被出之、頭中將副白單衣給之云々、出自殿上之戶、懸使肩、使左手取御衣、右手持笏下自緣南妻、不著沓、進出砌西、四五尺許、向御所方北、拜舞、如常、訖、右廻出〔自〕初小戶著沓、經家朝臣令著之、賜祿於隨身上﨟、重武子宗雅傳取給之、次覽餝馬已下、此間使徘徊小板數邊、先餝馬、隨兼任、師武引之、頌文於路頭落馬、不參內裏云々、次馬副、次手振、取物等、路間納長櫃相具云々、而退參之、依暗夜不待、忽渡御前云々、尤不敢也、次牽馬、儲同前、忠武依布衣不引之、先例也、各叙覽了、引廻前庭、牽出了、先是給舞人陪從祿、出納取之、次使經本路欲退下之處、使從者可渡北陣之由、忽以其沙汰出來、此事依無先例、兼不召仰其儀、但臨期、邦綱卿、定能朝臣、經家等相議、准臨時祭

儀一被レ渡レ之、共諸大夫留二陣外一、而可レ被レ渡之由、有二勅定一、布衣之者可レ有レ憚哉否之由、定能朝臣雖レ申二出是非一、被レ渡二御前一之儀、只使退出、密々女房等見物之儀也、仍不レ可レ整二行列一、不レ可レ備二威儀一、只可レ渡之由、有二勅定一、仍皆悉渡二北陣一云々、於二西洞院西北門一有二御覽一、邦綱卿候二御前一云々、便於二二條町一陣口、騎レ馬、自レ町南行、自二三條坊門一東行、自二東洞院一南行至二五條一、依レ及二昏夜一、於二途中一乘レ車、歸來、此事非也、雖二夜陰一、尙可レ騎レ馬也、發二車於中門廊一、下レ自レ車、邦綱卿相從、定能朝臣已下殿上人等、同以相從、使卽解脫、舞人陪從〔々〕者等皆以分散、爲下改二裝束一歟上飢也、此間使二良盛一余職事、返二奉落花形於關白一、納二本宮筥蓋一、使未二歸來一之前、藤中納言資長來、余謁レ之、又皇太后宮大夫朝方同來、依レ不二聞及一、不レ謁レ之、件人使出之後、來二出立所一云々、及二戌終一、其人等來集、陪從小隨身等、冠、水干、狩襖、袴、股貫、帶劒、小舍人、同水干、裝束、毛沓、舞人、陪從、加陪從、等同レ織、亥刻、使著二直衣一、綾直衣、浮文指貫、無二出衣一、柏夾、帶劒、（鹿皮尻鞘、）但依レ不レ騎レ馬入レ車、乘レ車、搴レ車乘レ之、邦綱卿褰レ簾、禮節過分也、中務權少輔季信著二布衣一乘二車後一、寬治二年、大殿卿通頁朝臣、天仁元年少將宗能朝臣、大治五年右少辨宗成等乘二車後一、今依二彼等例一、所レ召二仰季信一也、明日自レ淀歸レ京、先例也、卽以下向、其路、自二東洞院一至二七條一、西折至二朱雀一南行、纏幷官人等乘レ馬在二車後一、諸大夫同相從、前後、侍同以相從、於二七條堀川一、官人行二除目一、政所封戶國成下文給レ沙二汰官人一、天仁例也、阿波越前等國、卽彼時例也、其儀右近廳頭惟宗、淸景、將曹、使車傍役レ馬曰、正體可レ如レ此、而淸景遲參、於二車邊一行レ之云々、尤失也、藏人頭刑部友貞、舞人、檢非違使安那定行、五位、藤井國兼、六位府生、已上同舞人也、看督長石作爲安、伴國延、已上除目儀、行二除目一訖、下二家司親弘一給下文、越前國、十石、阿波國五石、件下文家司光盛加レ判、是封戶國也、依二天仁例一行レ之、爲隆記云、賜二下文一云々、其上子細不レ見、今案二事理一、示二合人々一所レ行也、

子刻、着二淀休幕一、當二大路東邊一、本府立二三間幄一、東西行、四面引二斑幔一、其內敷レ疊、先例構二平板敷一、今度不レ然、本府懈怠也、立二屛風一、屛風及疊等、自レ京相二具之一、件幄後、八幡別當法印慶淸立二假屋一、黑木屋、葺二松葉一、敷レ帖立二屛風一、供二饌贄殿一、卜二近邊小屋一、御馬同引二至小屋一、贄殿供二御膳一、御庄々勤二毀已下雜事一、委注文在レ別、八幡別當同勤二雜事一、使不レ著二件假屋一、宿二本府幄一、是先例也、天仁八幡別當雖レ儲二假屋一、不二宿給一云云、依二〔降〕雨降恐一用二意件假屋一也、豫下家司刑部錄久行、道遠行來、所司內匠允重康、女房、同車、輔、讃岐等參候、近習人兩三〔卿〕、御幕邊敷二敷皮一祗候、御共侍等、少々同〔以〕祗候、

使出後、女房及余、歸二九條亭一、改二裝束一之所、鋪設雜事、其儲太過差、

今日來會卿、

大納言、定房、隆季、邦綱、
中納言、宗家（定イ）、實賢、實長、成範、雅頼、
參議、朝方、使出之後來、實守、
殿上人、
頭中將定能朝臣、　經家朝臣、
經房朝臣、　信基朝臣、
宗雅、　光長、　基親（業イ）、
季信、　棟範、　定長、
家俊、　盛定、
諸大夫、
光經朝臣、　範季、　範保、
雅亮、　親行、　季佐、
朝宗、　邦輔、　良盛、
定成、　〔光盛、奉行、〕
次五位、
親經、　忠廣、　貞光、
今日座事訖、欲移著穏座之間、隆季卿以右中辨經房朝臣示曰、先例、或於院有被御覽帶之事、若可然者、存其旨可申沙汰者、答云、本所不可申左右、只可在御定、久安有此例歟、其外無所見歟者、（經房以定能朝臣所傳示也、）今日無其事、

出立所裝束、
寢殿母屋三ヶ間、南庇三ヶ間、（西一間爲西庇分、）西廂四ヶ間、及南西廣庇、（西廣庇、爲敷陪從座假所構也、）中門廊敷滿長筵、（寢殿南簀子、中門廊之簀子等、不敷之、寢殿南西母屋庇之間、幷廂長押端有差筵、母屋不置鎮子、廂毎間置鎮子、妻戸間不置之、中門廊無差筵及鎮子、）南廂東鴨柄間、及母屋西第四間西面、幷北廂南面三ヶ間、西面一間、同西庇廂南第五間南面、（北孫廂南面也、）懸壁代、其上懸亘御簾、（母屋南西兩面、及南西廂、不懸簾、是先例也、又南孫廂西第五間西面、懸掩御簾、不出几帳帷、）副御簾立留四尺屛風九帖、母屋西第三間副東屛風、敷兩面端疊一枚、（南北行、去屛風一許尺、）自同間至西第一間、敷同疊四枚、（東西行、依間狹、頗引重數之、去屛風〔一〕許尺、）爲舞人座、（上﨟二人著橫座、）自南廂西第三間（加庇定、）西東柱、至同第一間（有西庇、）中央、東西行敷高麗端疊三枚、（不及西庇、西長押際三尺餘、）其上敷高麗端龍鬢三枚、其上加東京錦茵三枚（納言座、）高麗圓座四枚、（參議座、但雖納言者、此間座、只圖見參也、）爲上達部座、（東上北面、）自西廂南第二間、（加南庇、定、）至同第四間中央、敷紫端疊三枚、（依間狹、頗引重敷之、）爲殿上人座、（南上東面、）自西孫廂南第三間、（加南庇及張庇等、計之、件南二ヶ間、出廂也、第二間有刻階、）至第五間中央、敷緣端疊三枚、（依間狹、引重敷之、）爲陪從座、（南上東面、）中門廊西第一間副北壁、敷紫端疊三枚、（頗引重之、）爲諸大夫座、（東上南面、）侍廊障子上三ヶ間、副

西北障子引レ綱、每レ柱打二肱金一、南西等柱打二栗形一、懸二舞人陪從裝束一、舞人裝束以二袍袴一懸レ上、陪從裝束以二半臂、下重一懸レ上、寢殿北孫廂西第二三間加二西庇一定、敷二長筵一、無二差筵及鋪子一、北廂北面二ヶ間孫廂、西第三間東北兩面懸レ簾、皆垂レ之、同西第二間西障子、及北遣戸等不レ懸レ簾、副二北庇北面簾幷西障子一、立二廻四尺屏風四帖一、東間副二南屏風一立二二階厨子一雙一、東西妻、其上並二置冠筥、搔上筥、泔坏等一、厨子前副二東端一敷二高麗端疊一枚一、南北行、四間敷二高麗端疊二枚一、寄レ南敷之、東西行、爲下使著二裝束一所上、寢殿南孫廂南面二ヶ間、西間妻戸、東間格子遣戸、垂二御簾一、出二几帳帷一、女房不レ出レ袖、東子午廊西面三ヶ間、南第一間妻戸、同二三間格子、同南面四ヶ間、中二間蔀、東西端遣戸、垂二御簾一出二几帳帷一、女房不レ出レ袖、已上爲二女房見物所一、皇嘉門院、今朝爲二御見物一、竊以渡御、當二中門東屏東妻一、立レ屏五尺許、子午妻一、立二二丈幄一宇一、爲二酒部所一、其內北間頗寄レ南、立二火爐一脚一、南北妻、其北立二酒樽一、居二床子上一、南間立二二階案一脚一、南北妻、上階立二茶垸、瓶子二口一、下階置二酒盞、樣器土器、給折敷等一、案西立二七尺床子二脚一、爲二酒部所人座一、車宿屋西二箇間、尋常隨身所、母屋及北庇、敷二紫端疊六枚一、母屋四枚、東上對座、北廂圓[座]二枚、一行、爲二陪從幷一員官人座一、以二車宿二ヶ間一、爲下辨二備饗饌一之所上、車宿前東西行引二纐纈幔一、先例、出立所引レ幔之由、不レ見二舊記一、仍南庭不レ引レ幔、然而至二車宿前一、爲レ隱二饗饌一、辨備所尤可レ引レ之、仍以二今案一引レ之、

逗立日、裝束同レ前、但學二掌燈所々一、

　上達部座上下各一燈、

殿上人座上下各一燈、

陪從座上下各一燈、

中門廊一燈、

使著二裝束一所一燈、

供奉上下夾名、付裝束、

舞人十二人、當府番長已下勤レ之、

番長下毛野厚直、

近衞下毛野武宗、　秦兼茂、已上余隨身、

　刑部友貞、　伴　國延、

　石作正次、　安那定行、

　石作爲安、　藤井國兼、

　綾　行久、　紀　光次、

　立花武次、已上府者吉上之嫡也、

裝束、紅梅色袍、白單張半臂下襲、袍外關白所レ被二調進一也、青摺袴、八人之所ヨ課加二給之一、帶二給尻鞘劒一、有二懸緒一、平文、著二糸鞋一、

陪從八人、當府者勤レ之、

番長石作國次、　大中臣貞弘、

菅野國久、　近衛秦國澤、
〔藤井貞正、〕　藤井則友、
伴　恒久、　紀　恒友、
裝束、蠻繪袍、青單張半臂下襲、本左大將所レ課、而依ニ服暇一余調レ之、青
末濃袴、著レ沓、
加陪從八人、當府者勤レ之、交名不レ載ニ裝文一、異樣之者千云々、
左右加陪從官人十六人、
左近將監狛則近、
將曹大石左右イ範直、　豐原俊秋、
狛光重、
府生大石久直、　大石季景、
右近將監多好方、一臈、
將曹多近久、一臈、　惟宗清景、
多景節、
府生三宅盛正、　玉手宗清、
玉手近清、　紀　爲保、
下毛野武春、一臈、　豐原行光、
裝束、束帶、一員官人同前、
童傳官人、
左府生紀重延、　大神是弘、
右府生尾張則兼、　尾張兼遂、
立明官人、褐襖袴著ニ毛沓一、左近勤レ之、右祭無ニ右立明一、先例也、
左府生豐原公秀、　清原助成、　豐原公久、
物部安國、　秦　重次、　矢田部成吉、
藤井近安、　建部國[illegible]、　秦　末次、
建部安茂、　大神光茂、　尾張兼助、
藤井國正、　紀　有行、　大神武次、
建部成安、　紀　光末、　大神武吉、
春日共枝、　清原有里、
纐、
餝馬、
左近將曹秦兼任、候レ院、
參內、褐如レ例、唐綾襖袴、付ニ五節櫛一、海樣草鞋等、毛沓、揷レ笏、
發向、冠、白綾葛水干、狩襖、茜衣、末濃〔袴〕、
還立、冠、綾葛狩襖、淺黃、茜衣、紺末濃葛袴、
同將曹秦賴文、候レ院、
參內、褐、唐綾襖袴、付ニ蘿蔔一、毛沓、揷レ笏、
發向、冠、白唐綾水干、狩袴、紺葛袴、紅衣、股貫、
還立、冠、柿狩襖袴、末濃袴、茜衣、
引馬、

左府生下毛野師武、關白殿御隨身、
參內、冠、白唐綾上下、付二反鼻一、紅打衣、差帶、揷レ笏、帶劔、毛沓、
發向、冠、車輪文紺狩襖上下、黃衣、股貫、
還立、冠、木蘭地狩襖、萃袴、茜衣、
左番長下毛野忠武、余隨身、
參內、烏帽子、平禮地蘇芳之青唐綾狩襖、袴、〔付二樣々冬扇一〕紅打衣、蒲脛、
發向、立烏帽子、糸葛水干、狩襖、末濃袴、款冬衣、股貫、
還立、立烏帽子、糸葛狩襖、末濃袴、款冬衣、
御隨身、
中臣重武子、　下毛野原資子、實原助子、
下毛野忠武子、實師武子、下毛野原直子、
裝束蠻繪袍、獅子文帶レ之、蹴蹋半臂下襲、濃打衵、
裏濃蘇芳衵、濃單衣、二藍末濃袴、
合袴蒲脛巾、淺沓、綺尻鞘劔、虎皮文衣也、
平文懸緒、樺卷鞭、布帶、
中御門中納言所レ課、鹿惡物、於二余許一調二替之一、
發向、藍摺〔小加陪天、〕水干、狩襖、糸葛袴摺レ文、茜衣、冠、帶劔、股貫〔陪天〕、
還立、紺水干、狩襖、〔文ハ菜、〕紫緂衣、貫袴、摺二加陪天一、上下皆裁二入色々草一、
四人皆同裝束也、件兩日裝束、雖レ無二先例一、
內々調二賜之一、

小舍人童四人、
藥叉丸、　千法師丸、
金法師丸、　萬歲丸、
已上皆侍品者子也、金法師、御厩安〔司主〕滿方子也、
參內、薄物崩黃狩襖、袴結二紅葉一付レ薄、款冬打薄款冬衵、黃單衣、毛沓、有二錦花機及花帶等一、欄楯日扇付二紅薄
發向、綾物忌一、糸葛水干、黃染之紺葛袴、紺卷染衣、
還立、藍摺樹魚水干、〔裁二入色々草一、〕糸葛袴、〔摺レ菊、〕款冬袙、
四人同裝束也、件裝束兩日皆調二賜之一、雖レ無二先例一、內々所レ賜也、
雜色八人、
武員、余長、　月宗、　友弘、　行次、
千與澤、　開方、已上番頭、　盛久、　盛次、頭中將雜色、
裝束、半蘇芳狩衣、無レ襲、袴、濃打出衵、黃衵、青單衣、造レ菊黃白、付レ之、
取物四人、
月行、頭中將雜色、　宗里、同、
菊澤、余雜色、　國澤、
裝束、朽葉狩衣、朽青打衣衵、薄蘇芳衵、濃蘇芳單衣、造二龍膽一付レ之、

已上、装束色追㆓先例㆒所㆑用也、天喜雜色取物皆蘇芳、延久雜色蘇芳、取物朽葉、如㆓今日㆒、寛治雜色蘇芳目結、取物朽葉卷染、天仁無㆓所見㆒、大治雜色取物皆松重、久安同、寛治、仁平、赤色村濃也、今度須㆑追㆓天仁例㆒也、而雖㆑檢㆓諸記㆒無㆓所見㆒、於㆓寛治例㆒者、雖㆓寂吉㆒、久安例不㆑可㆓庶幾㆒、仍所㆑用㆓延久例㆒也、何況於㆓蘇芳色㆒者、代々已被㆑用、不㆑可㆑改之故也、又可㆑付㆑舊之由、人々相示、然而寛治以往例、皆以㆓單狩衣㆒也、隨則久安爲㆓狩襖㆒、仍彌所㆑遂㆓寛治以往例㆒也、

院御厩舍人二人、
　牓馬、
　　赤色襖上下、　款冬衵、　黄單衣、(不㆑著㆓打衣㆒、不㆑付㆑花、)
　引馬、
　　虫襖上下、　款冬衵、　黄單衣、(不㆑著㆓打衣㆒、不㆑付㆑花、)
馬副八人、(用㆓家司職事侍㆒、)
　季長朝臣侍、　光經朝臣侍、
　範季侍、　〔高佐侍〕
　行賴侍、　信季侍、
　國行侍、　盛方朝臣侍、
　　褐袴如㆑例、(褐指㆓染糸括㆒、)　濃打衵、同色〔單衣〕、
　　〔卷〕纓冠、　菉脛巾、
手振十二人、(當府近衛勤㆑之、)
　近衛凡武國、　田口枝行、　紀光時、
　安那安友、　立花武久、　立花則次、
　秦藏重、　田口枝友、　秦行里、
　紀恒安、　石作友安、　海國安、
　紫褐、(共色濃蘇芳也、不㆑指㆓括㆒、)　青末濃袴、(花昌イ)　青單張半臂下襲、
　蘇芳打衵、　青單衣、　細茅鳥尾冠、　菉脛巾、　付㆓藥袋㆒、(其緒皆革也、然通用㆓赤革㆒〔云々〕、又用㆓丸緒㆒之由、府者所㆑申也、而此藥袋、餝唐鞍之具也、仍不㆑能㆓改直㆒之、)
共諸大夫十七人、(四位一人、五位十二人、六位四人、)
四位一人、
　源季長朝臣、(從四位上、前和泉守、院殿上人、)
　　立日、唐綾狩襖、〔蘭地鳥丸地青文黄〕黄衣、重白衣、白單衣、〔款冬衣二領、黄革衣、〕薄色奴袴、
　　翌日、枯色綾狩襖、薄色〔黄色重〕白衣、白單衣、薄色奴袴、
　　還立、白唐綾狩襖、薄色衣、白衣、白單衣、薄色奴袴、
五位十二人、
　源行賴、(正五位下、大宮前大進、〔不㆑具㆑簡〕院殿上人、)
　　立日、白唐綾狩襖、唐花田衣、白衣、白單衣、薄色奴袴、

翌日、二藍綾香（衣イ）綵綾狩襖、黄衣、薄色奴袴、
還立、麹塵唐綾袴、花款冬衣、淺黄奴袴、
橘以政、正五位下、前筑前守、皇嘉門院殿上人、
立日、白唐綾狩襖、唐花田衣、薄色奴袴、
翌日、薄色綾襖、（二藍裏）黄衣、同色單衣、淺黄奴袴、
還立、比曾久唐綾狩襖、（濃表）款冬黄單衣、唐綾淺黄奴袴、
源季廣、從五位上、前皇太后宮大進、院殿上人、
立日、唐綾狩襖、（地薄紫文黄唐草）花款冬衣、黄衣、同單衣、薄色奴袴、
翌日、白唐綾狩襖、薄色衣、白衣、同單衣、奴袴薄色、
還立、薄色狩襖、黄衣二、同單衣、薄色奴袴、
源長經、從五位上、前皇后宮大進、皇嘉門院殿上人、
（平禮）立日、薄色田唐綺狩襖、（地白文淺黄）薄款冬衣、黄衣、同單薄色奴袴、
（平禮）翌日、比色唐綾狩襖、黄衣、黄單、薄色奴袴、
（立烏帽子）還立、白唐綾狩襖、唐花田衣、白衣、白單（淺黄奴袴）、
藤原頼高、從五位上、上野守、皇嘉門院殿上人、
立日、黄綵二藍織物襖、（青裏）濃山吹衣、黄單、薄色奴袴、
翌日、顯文紗（虫指）黄櫨狩襖、薄色衣、白單衣、薄色奴袴、
還立、顯文紗赤色狩襖、濃款冬衣、黄單衣、薄色奴袴、

源邦業、散位、已下皆從五位下也、院北面、具二童二人一、甚異様云々、
立日、顯文紗綵狩襖、濃款冬（衣）、黄單衣、薄色指貫、
翌日、
還立、
源保行、散位、院北面、
立日、赤色顯文紗狩襖、款冬衣、薄色奴袴、
翌日、黄綵二藍綵綺狩襖、款冬衣、薄色奴袴、
還立、浮線綾白狩襖、唐花田衣、薄色奴袴、
源信光、散位、不レ經二職人一、
立日、黄緯二藍經綾狩襖、唐茜衣、薄色奴袴、
翌日、顯文紗虫襖、款冬衣、薄色袴、
還立、白唐綾狩襖、紺衣、薄色奴袴、
源業親、散位、院殿上人、
立日、紺青丹狩襖、濃款冬衣、黄衣、黄單、薄色奴袴、
翌日、顯文紗綵狩襖、濃款冬衣、黄衣、黄單衣、薄色奴袴、
還立、浮線綾赤色狩襖、衣單同レ前、薄色奴袴、
源國行、左馬權助、不レ具二隨身一、皇嘉門院殿上人、
立日、唐綺狩襖、（地黄文白）濃款冬衣、薄色奴袴、
翌日、薄櫨綾狩襖、唐茜衣、薄色奴袴、
還立、浮線白綾、唐綾蒲萄染衣、薄色奴袴、

源正綱、前相模權守、皇嘉門院殿上人、
立日、唐綺狩襖、（地蘇芳文青、）唐款冬衣、薄色奴袴、
翌日、唐綾打出襖、紅色衣、薄色奴袴、
還立、枯色唐綾狩襖、唐酉衣、薄色奴袴、
源長俊、但馬權守、
立日、顯文紗出襖、濃款冬衣、黃衣、黃單、薄色奴袴、
翌日、顯文紗赤色狩襖、衣同レ前、薄色奴袴、
還立、顯文紗綠狩襖、黃衣二、紅單、薄色奴袴、
六位四人、
源兼時、皇嘉門院判官代、季長朝臣子、
立日、浮線綾裏款冬狩襖、濃打衣、蘇芳匂衣、三領、青單衣、紫奴袴、
翌日、顯文紗裏濃蘇芳狩襖、萌黃衣二、紅單、紫奴袴、
還立、顯文紗朽葉狩襖、（櫨）衣、單同レ前、紫奴袴、
藤原長正、院非藏人、光經朝臣子、
立日、顯文紗櫨狩襖、紫奴、袴濃打衣、蘇芳衣二、青單衣、
翌日、顯文紗松重狩襖、紫奴袴、黃衣二、紅單、
還立、顯文紗染付狩襖、（櫨供、）紫奴袴、柏染付款冬匂衣三、青單衣、
源國輔、家（司）勾當、行賴子、
立日、朽葉布狩衣、（以二青匂紫匂糸一置レ蝶、）濃打衣、款冬衣、青單、蒲萄染打奴袴、（以二白糸一置レ蝶、）毛沓、
翌日、二藍布狩襖、（以二白糸一如レ引二錦引一洲流、）唐款冬衣、紫莅染奴袴、

還立、布白狩襖、瑩之八夕袖尻頸、以二摺染唐綾一替レ之、唐酉衣、紫奴袴以二樣々錦一裁入、股斷、
藤原業清、家勾當、範綱孫、貞清子、平繪、
立日、布摺染狩襖、蝶染付、紫奴袴、款冬打衣、黃青裏衣、紅單衣、
翌日、蘇芳布狩衣、紫奴袴、紫黃、紅單衣、
還立、布赤色狩襖、（蝶鳥形木、）谷染紫奴袴、黃紅葉衣、蘇芳單衣、
共侍七人、
五位、
藤原貞親、民部大夫、
六位、
豐原奉賴、左馬允、
源資康、前大學頭、
豐原能時、瀧口、奉賴子、
爲貞、
宮道式房、内舍人、
藤原重經、女院侍、重長子、
下家司三人、
少從安陪親弘、諸行事、候二御共一行二梨原雜事一、
刑部錄惟宗久行、道途行事、并行二從御宿雜事一、
主稅屬有長、御衣櫃行事、
唐鞍、八子雲珠、鈴頸總、蘇芳染手綱、紫村濃差縄、（有レ總、）銀杏葉、
取物具、雲珠、笏筒、沓筒、豹皮有レ竿、頸總、鞍覆、胡床、熊皮有レ竿、
引馬鞍、水精地、竹豹鞯、紫末濃鞦、蘇芳染手綱、樂差縄、（青匂、蘇芳匂、各一筋有レ總、）
取物具、笠、雨衣、行縢、深沓、付二舍人一、

已上借ニ白川殿一用レ之、代々春日使所ニ騎用一也、
水精地鞍者、宇治左大臣息等不レ騎レ之也、
御車、不ニ新調一、牛童不レ賜ニ當色一、〔是先例也〕、
引替牛、十三頭、召ニ人々一、
御衣櫃二合、在レ覆青色、付ニ行事下家司有長一、
御笠、張筵、
祿唐櫃一合、朱染、無レ覆、付ニ行事下家司親弘一、
當色、外雜色五六人、御車副等召ニ具之一、此外雜事等、
在ニ別注文一、

十一月〔大〕

一日、庚申〔天〕晴、此日春日祭也、行事辨左少辨兼光、近衛使右近權中將良通等也、示ニ昨日來臨之趣於實守卿一、還立日有ニ故障一之由、兼日所ニ相觸一也、關白被レ送レ書云、昨日天晴風靜、神感炳焉、何況供奉上下皆以美麗、每事珍重之由、奉感不レ少云々者、一兩之卿相、今日送ニ摺袴一、此日神宿如レ常、
路間事、後日傳聞記レ之、
未明著ニ裝束一、先供レ饌、於ニ黑木屋一有ニ此事等一云々、直衣、衵、夾、野劍、鹿皮尻鞘、半靴、辰刻渡ニ淀川一、先乘レ車、移ニ乘船一、件船邦綱卿相ニ儲之一、季長、行賴、長經、兼親、國行、兼時等候ニ艫舳一、此外又設ニ河船一艘一、他御共人等乘ニ件船一、檢非違使久忠催ニ具諸國雜船一參上、此外女院御庄々、并美作國等、相ニ儲雜船一、雜人等以ニ件等船一渡レ之、自ニ夜半一漸所レ渡也、又御共人從者各私致ニ沙汰一云々、今朝經營雜事等在ニ別注文一、女房兩人季信等自ニ此所一歸レ洛、次於ニ美豆濱一騎ニ乘替馬一、二位中將鴾毛、舞人前行、共諸大夫并儲等、相ニ從前後一、申刻著ニ梨〔子〕原一、上下退下、酉刻著ニ束帶一、乘レ車向ニ列見辻一、宿院指レ下也、騎ニ餝馬一、于レ時秉燭、舞人於ニ馬上一擧レ炬、次使儲引レ之、隨身、馬副、童傳、官人、雜色等、皆取ニ松明一、於ニ御塔前一、令レ騎ニ引馬一、於ニ社頭西鳥居一下レ馬、正レ笏引レ裾、著ニ祓戶座一云々、加陪從官人、猶水干裝束、一員束帶、先例云々、
社頭祭祀之禮、仰ニ行事左少辨兼光一、令レ注ニ進之一、
祭禮了、自ニ西鳥居一退出、舞人於ニ南門外一騎レ馬、各高聲叫喚、皆悉放ニ本鳥一、取ニ松明一馳レ之、又使騎ニ乘替馬一、路間舞人亂遊至ニ于梨原一、其事不レ止、深更著ニ梨原一、舞人已下皆悉行レ祿、共人次第取レ之、祿法在レ別、
今夜饗已下雜事、又在レ別也、

宿所幟、七間萱葺屋、無板敷、府失也、以西三ヶ間、爲使休所、幔屏風等自京相具之、其東四ヶ間爲舞人座、立白木臺盤、女房大貳局豫參候、基輔朝臣同參候云々、

二日、辛酉、〔天〕晴、申刻著冠直衣、堂上庭中加檢察、此間光盛參上、余賜今日次第乃及力祿法注文、未及昏黑之間、辨備饗饌、其法如立日、上達部殿上人左衛門督、舞人陪從右兵衛督、加立盃肴物、及秉燭、公卿殿上人漸以來集、按察使中御門中納言等、秉燭以前來、待使之間、於西廊簾中、與卿等淸談、及戌四刻、使歸來入西門之間、上達部夫イ著座、如立日、使進立中門廊西上廂、南面、使直衣、柏夾紅打出衣、紫指貫、帶劒、(鹿皮尻鞘、)半靴、舞人陪從共人等相從、爰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勸盃於使、謂之立盃、取盃出自侍廊南戸、經中門廊南簀子、降自西妻、立、向使勸之、定成良盛共余職事、等取肴物、折敷、高坏、親行取瓶子、各相從、使飮了、置盃於肴物折敷、禮須舞人陪從列立也、(東上南面、)其盃可巡流、而寬治以後無此禮、又久安正禮〔法〕被行、此儀已爲不吉例、仍今度無巡流儀、余以今案、可置盃於肴物折敷之由、兼合使了、即使昇自中門廊西妻、入自同西第四間西面簾中、稱西廊、即簾中也、藤中納言資長褰簾、使於著裝束之所、即以解脫、不復出客亭、次殿上人著座、定能朝臣已下、次陪從進中門內、發歌笛音、舞人進庭中、舞求子、舞人陪從遲參、頗加催促、舞了相共歸、出自中門〔外〕、昇自中門廊西妻、各以著座、其路同立日、次一獻、修理權大夫信基朝臣勸舞人、瓶子定成、親行勸陪從、瓶子〔次〕五位、舞人〔擬〕盃於公卿、此事不可然、還立日擬盃之由、不見舊記、縱又雖可擬、第二獻可擬之、旁以不可然、仍制止之、次余以光盛竊示源大納言云、藏人頭在座、可被召就上達部座末歟者、即以召著之、定能朝臣經簀子著之、所設座七人料也、而所著卿六人、仍其座客間、立日卿座末無所、仍無召著貫首之儀、仍今日散彼爵而已、次可下粉熟箸、而不下之失也、粉熟須一二獻之後居也、而爲忽次第事、兼以居之、是又先例也、仍一獻之後可下粉熟箸也、次二獻、源大納言勸舞人、侍從兼忠、殿上人、取瓶子、光經朝臣勸陪從、瓶子次五位、次羞汁、先舞人、次陪從、次殿上人、役送如立日、抑光盛、上達部座欲羞汁、余制止之、彼座不居飯、仍又不可羞汁也、次下著、次賜舞人陪從祿、依寬治天仁例、略三獻也、殿上四位五位賜舞人祿、於中門廊取之、至各座賜之、其路同挿花、但自座後給之、其前有机之故也云々、此事可尋之、地下四位五位賜陪從、自座前給之、其祿法有差、具注左、次舞人陪從起座、經本路退下、次公卿起座、徘徊中門廊邊、次於西廊南面給饘及左右官人等祿、余示可坐簾中之由於人々、各以固辭、再三請之、兩大納言定房、邦綱、入簾中、宗家已下尙在中門廊、殿上人等群集同廊西一間、余居西廊東第三間南面簾中、頗卷簾、先召饘、光盛於中門廊西廊下行事之、兼任、賴文、師武、忠武、次第參入、賜祿有差、束帶大夫布衣共人相交取之、各下立砌下賜之、賜一人訖、更召他

人也、兼任、頼文等自不取御衣、立明官人等取出之、師武、忠武、自取御衣起、其殘物等、其子小隨身、出來取出之、(立明官人相共運之、)人々謂以、師武知禮、兼任、頼文不知故實者、次召右官人(好方以下十人、)給祿、次召左官人給之、次舞人之中、召余隨身三人、賜摺袴、皆悉賜了、人々退出、抑襱之外左右官人絹祿、於前不賜之、副目錄給沙汰官人、於隨身所座分賜之、又小隨身四人祿、於侍邊所司取之、加陪從八人有祿、童傳官人、立明官人等、絹祿、同給纏頭了、又院御厩舍人居飼等、同賜祿、(於閑所給之、)今日無纏頭事、依新制近年無此儀者也、

今日來集卿、

大納言、定房、邦綱、

中納言、宗家、(注イ)資賢、資長、成範、雅頼、

殿上人、定能朝臣、經家朝臣、信基朝臣、宗雅、光長、季信、兼忠、定長、

諸大夫、光經朝臣、光盛、(奉行、)親行、忠光、定成、頁盛、

依新制、其人不著紅紫二色及錦繡織物等、但於雜色打衣及笠風流者不憚之、今度之刺、不被裁祭使笠、車、及從者過差之條、仍申合關白之處、不可憚之由、有報狀、於其人者、非祭使一具之事、仍守服飾之制者也、今度諸國所課、依指合御産、存不可有其勤之由、祿物等皆悉用意之、臨期自院廳諸國所課褂等、少々所被催渡也、然而不及十之一、陪從裝束、依左大將服暇、余調賜之、還立日、使陪從裝、所宛右兵衛督(賴盛)也、而其後聞服暇之由、(但除服以後、)雖不須改宛他人、於還立日者、已非神事、仍不改替之、此條且非無先例者歟、今度指合御産之條、兼以成恐之處、其事無爲、加之、日來連日降雨、三ケ日之間、天晴風和、又供奉上下之中、一處無恙、皆是大明神之冥助也、何況以孤露之身、苟逐數代之跡、一悅一恐、於神明三寶、彌致謹愼之思者也、

歸路之間事、(後日傳聞記之、)

早旦、使著裝束、(色目同昨日、但出紅打衣、)行事辨兼光參入、於南面頗卷簾對面、辰時許起梨原、騎乘替馬、引馬隨等暫取其口、其諸大夫在前後、於鑪鮀遲(四カ)、(自法華寺鳥居一町許北、行路西邊岸上也、)陪從發歌笛留馬、西向、行賴師武等付馬口、自余猴候手地上、召府廳須給祿絹、(六疋、)親弘給之云々、次於奈良坂有紏盜人事、路西

有小川、道東留馬（西向）、行頼師武付口、自路西邊谷方、舞人武宗稱大夫判官、著赤衣、乍騎馬參使（傳イ）馬前、舞人兼茂稱看督長、帶白羽矢、取弓出來、其後持參犯人、下部二人引張之、看督長掛問之、申不犯之由、引入其身之後、稱盜人妻之者又持參了、召問之處、申可被問夫之由、仍重掛問夫、猶不承伏、仍及拷問之時承伏申云、犯用之贓物在所、和泉前司所知也、又大夫尉所知也云々、卽引入了、召廳頭給祿絹、次於母蘇杜見隨兵、杜南有野路、西邊留馬（東向）、付口人如初、隨兵十騎、使馬前、先正綱甲冑、次同調度懸（已上騎馬）、次武士十騎次第渡之、此中渡邉一文字名號有六人云々、見了、自此所乘車僅廿卅町許、其後又騎馬、申刻著淀渡、儀如昨日、船中儲破子（大納言所設也）、渡之、後著本府幄、卽有雷公儀、舞人三人冠上著檜笠、扱劔立匝前庭、其中被赤衣之者一人出來振鈴、于時廳頭淸景問之、被赤衣之者（雷公是也）、答之、有祝言等云々、其次給祿絹、御共諸大夫取之如梨原、祿法在別、次乘車入洛、於八條壬生又騎馬（乘替）、於竝督院（八條院御堂、雖中請之擬亭子院也）、門內暫留馬、舞人陪從改裝束、其後歸九條亭（云々）、

祿法、

梨原百五疋、

十二疋、舞人十二人、

八匹、陪從八人、

八疋、加陪從八人、

四疋、陪從官人三人之中將監一人料、

三疋、同將曹一人料、

二疋、同府生一人料、

八疋、左右官人十六人內將監二人料、

十八疋、同將曹六人料、

十六疋、同府生八人料、

六疋、纔四人中將曹二人料、

二疋、同府生一人料、

二疋、同番長一人料、

四疋、御隨身四人料、

三疋、纓頭三人料、

一疋、裝束師一人料、

一疋、唐鞍預一人料、

五疋、同持夫五人料、

一疋、　　草預一人料、
一疋、　　山邊預一人料、
　　已上寛治例也、　天仁例無二所見一、大治以後、不
　　賜二鑣及我隨身祿一、今度因二寛治例一也、
饍餚岡、六疋、
奈良坂、廿二疋、檢非違使、犯人、下部等料、
淀同二梨原一、但止二山邊一給二不張預一、　其外當公一人料一疋、仍百六疋也、
還祿、
鑣四人、
　左將曹秦兼任、院御隨身、
　例祿六疋、國絹卅疋、三結、不レ裂レ之、
　綾褂四領、　白褂二領、　摺袴三腰、
　半臂下襲、從御衣也、　蘇芳御衣三領、同、
　　已上賜次第也、已下效レ之、
右將曹秦賴文、同、
　例祿絹卅疋、
　綾褂四領、　白褂二領、　摺袴三腰、　打御袙一領、
　黄御衣三領、
左府生下毛野師武、殿上御隨身、
　例祿絹廿疋、二結、不レ裂、
　綾褂二領、　白褂二領、　摺袴二腰、　御袙一領、
　御衣二領、
左番長下毛野忠武、右大臣殿御隨身、
　例祿絹十五疋、一結、不レ裂、
　綾褂一領、　白褂二領、　摺袴一腰、　御衣一領、
左右官人十六人、先賜二當府一、次賜二左近一也、
右將監多好方、
　例祿絹三疋、　陪從官人祿絹三疋、　綾褂三領、
　白褂一領、　摺袴一腰、　濃袴一腰、
同將曹多近久、
　例祿絹二疋、　陪從官人祿絹二疋、　綾褂一領、
　白褂一領、
同惟宗清景、
　例祿絹二疋、　綾褂一領、　白褂一領、
　摺袴一腰、依二沙汰一官人結レ之、先例也、
同多景節、
　例祿絹二疋、綾褂一領、　白褂一領、
同府生三宅盛正、
　玉手定清、
豐原行元、

玉手近清、
紀 爲保、
下毛野武春、
已上例祿絹一疋、 單重一領、
但武春加二給陪從官人祿絹一疋一、
左將監狛則親、
例祿絹三疋、 綾褂三領、 白褂一領、 摺袴一腰、
同將曹大石範直、
例祿絹二疋、 綾褂一領、 白褂一領、
摺袴一腰、依二沙汰一官人結レ之、先例也、
同豐原俊秋、
例祿絹二疋、 綾褂一領、 白褂一領、
同狛光重、
例祿絹二疋、 白褂二領、
左府生大石久直、
同季景、
已上例祿絹一疋、單重一領、
御隨身四人、各例祿絹一疋、
童侍官人四人、同前、
立明官人廿人、各凡絹一疋、

院御厩舍人二人、
各六丈國絹十疋、 綾褂一領、
同居飼二人、各白布三段、
同飼口二人、各白布二段、
舞人十二人、
番長一人、白布四段、 近衛十一人、白布二段、
此中厚直、番長、 武定、 兼茂等、
各摺袴一腰、
陪從八人、
番長五人、各三段、 安主二人、各二段、
近衛一人、一段、
加陪從八人、各二段、
幷
六丈國絹三百九十九疋、
綾褂廿四領、 白褂十七領、
單重八領、 濃袴二腰、
凡絹廿疋、 白布七十二段、
摺袴卅腰、
諸國勤、自二院廳一被二依渡一也、
綾褂六領、 白褂十六領、

單重三領、　濃袴二腰、
布六十五段、　凡絹廿疋、
本家儲、美作國勤此中也、
絹三百九十九疋、　綾褂十八領、
白褂一領、　單重五領、
布七段、
院奉行人未練之間、皆催凡絹、重仍祿絹、本家所用意也、凡御産之間、諸國指合、如員不勤歟、凡近代之習、諸國之體、公事猶以如例、何況他事哉、
送摺袴人々、
白川殿、地摺袴、淺色打衵袴、蘇芳打衣、
公卿、
大納言、定友、平絹、　邦綱、地摺袴、
中納言、資賢、布、　兼雅、平絹歟、布歟、　資長、布、　忠親、布、
雅頼、平絹、
參議、　朝方、布、　教盛、平絹、地摺、　定通、布、　實守、唐綾美麗、
賴定、布、
散三位、兼房、平絹、隆忠、布、知盛、布、
殿上人、
定能朝臣、布、　通親、布、　泰通、布、　經家朝臣、布、
季能、布、　雅賢、布、　公守朝臣、布、　顯家、布、
伊輔、布、　資時、布、　兼宗、布、　兼忠、布、
盛定、布、　師家、布美麗也、關白息中將也、

三日、壬戌、陰晴不定、未刻微雨下、三箇日天晴、今日陰雨、神德也、新晴以可知、及晚景參院、付權辨親宗、春日使之間條々事、偏爲院御沙汰、果遂神事、畏申之由奏聞之、龍事、武士事、諸國所課事、役諸大夫事等也、即歸來之人告召之由、參御前、拜龍顏、預勅語、小時退出、參內、夜深歸家、今日送使於兩亞相、定房、隆季、示出立日來臨之慶、定房卿加示還立之日來慶、又送使於邦綱卿、今度出立之間事、多以勤仕、加之、改裝束、所經營過差、旁以感悅之由、示送之、隆季卿云、此度四條家云々、而使者及深更、向東山、空以歸來、仍明日更遣之、不足言、又源藤兩納言之許、同示慶之由、源納言兩日行事、藤納言來出立所之事、

四日、癸亥、〔天〕晴、召忠武、厚直、武定、兼茂等、加勘發、召籠之、依出立日遲參路間如泥、還立日遲參等過也、

八幡別當慶淸淀儲太以過差、超過先例、仍不堪感懷、賜馬一疋、又南都儲丁寧之由、示送奈良法印之

許、

五日、甲子、〔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所、去二日夜如本奉居替也、資泰朝臣去夜被除籍、又被召御座（成可及イ）（若狹國立石庄、）是今度春日使其致對捍之故也、此事、日來有其沙汰、余申不可有沙汰之由、是則資泰爲祠候關白之者、依有其恐也、然而昨日以女房被申子細於關白、々々快被放申云々、仍所被行歟、（共實、關白尙被結諍憤云々、太無用事也、）

六日、乙丑、〔天〕晴、昨今物忌也、智詮阿闍梨來、示今度大事無爲介遂之慶、凡今度仰寶礙（慶染王供、）信助（不空羂索供、）智詮、（北斗供、）等殊致祈請、今已無遂亂、佛法之効驗也、雖末代凝信力者、盍顯佛德哉、件三僧有得德行、不恥上古人也、

七日、丙寅、〔天〕晴、申刻參內、依御物忌堅、不參御前、於二間方謁女房、又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出來、招寄問大衆事、申云、少々有歸住之聲云々、御產事無他事之間、未及誡惡徒之沙汰、且可歸住之由被仰下云々、又座主宮被申云、日吉社破壞、加之拜殿血多付了、早被遣宮使、且加實檢、且可被修造云々、因之今明之間、可遣官吏、又可有拜謝之幣云々、秉燭之後、詣博陸之第、一切無人、僅尋出入見參、被示云、依寸白更發、不能謁、尤有恐云々、即以退出、依資泰事、有不快之氣色歟、爲之如何、歸路之次參八條院、謁女房、亥刻歸宅、

八日、丁卯、雨下、自今朝女院御方有犬死穢、仍閉中門、不混合、依爲御產之折節也、召廳頭清景勘發、今度使之間如泥事等、關白今朝被向字縣云云、法皇自今朝於今熊野被行八講、恒例事云云、後聞、件穢自去夜事云々、

九日、戊辰、天晴、賴業來、先日所仰付之雜例、且節會事許注出所將來也、抄出之體（了イ）尤優也、仍仰其由、未終篇、返給、可清書進之由所申也、仰明日可給由了、俊光朝臣來、

十日、己巳、天晴、本命日泰山府君祭、恒例事也、

十一日、庚午、天晴、爲方違參宿女院御所、中將自昨日聊有不豫事、大略風病歟、無溫氣、又不及殊大事、然而卜筮之處、申非重之由、穢限令許也、仍所參也、

十二日、辛未、天晴、辰刻、頭中將告送云、中宮有御產氣

者、巳剋參彼宮、（六波羅、直衣淺黄、指貫、網代車、前駈衣冠、）先是關白、左大臣、（寢殿庇座、已上在）左大將已下廿餘人（已上在中門廊、）參候、藤中納言、源中納言、左大辨、新宰相中將等、中門廊外緣懸尻列居、余昇自件所、入々降立入自妻戶、加着寢殿西庇座、同南庇諸壇、阿闍梨率番僧奉仕加持、御驗者等各揚聲奉祈、同西庇北障子北、孔雀經番僧等參候、各以讀經、於寢殿南階隱西邊砌下、宮主奉仕御祓、階以東簀子、陰陽師祗候、同奉仕御祓、（陰陽師員數交名不見及、可尋之、）持誦經卷數侍及下部等、南庭走遶、及午終、僧徒揚聲如雷、宮中周章、此間光能朝臣申關白云、五節帳臺御出、依御物忌不可作、然者神事奉行之人外籠候、御産何事之有哉之由、御氣色候（法皇自今朝御幸此宮、）者、關白許之、光能向中門廊、觸此由於諸卿、頃之、宮中頗落居、先是依御産御祈、被行免物、光能朝臣以囚徒目錄覽關白、々々合爪點下給、（十五人、）光能仰別當、々々申云、此中四五人許有重犯之輩、可隨重仰者、關白云、於重犯之者、不可被免、且可被相計者、光能朝臣又申云、須奏聞之後下知也、而事已火急、法皇御宮中、且加下知、如何者、別當所申也云々、關白云、尤可然、且早可被仰下也、其後可奏聞者、即光能朝臣仰別當了、及未終又宮中騷動、過於先度、僧徒加持之聲殆滿虛空、良久之後、中宮大夫時忠出來告人々云、御産成了、早可被降立者、（實光能來仰之趣如何、先是太政大臣參加此座、）關白以下降立中門內、（關白着沓立中門東緣、余太政大臣等立同南沓脫上、他人立中門外歟、）此間、大夫參上申關白云、法皇仰云、已皇子降誕、早可告申此旨者、人々氣色太以歡娛、尤可然也、誠是天之所授、社稷之靈也、即關白退出、相次余退出、參內謁龍顏、關白於御前被取出御劍（關白欲早出、而定能朝臣以兼光申觸御劍事云々、仍歸參被沙汰歟、）二腰、（一者鳥羽院御劍云々、不見及、一者當今御讓劍也、今度以件劍可被獻云々、）今度可被獻之御劍、入白織物袋、（表小龜甲浮文織物、裏單文綾、塗之、以銀泥、表伏平組、又有丸組緒、）件御劍蒔虎龍等、又以金彫入日形、（雲上乘之、）鮫柄、（有銀伏龍、）唐鐔、是皮緒等青革也、自本宮以權亮（承曆以後例也、）被奏事由之時、以件使可被獻御劍、是先例也、即關白退出、小時退出了、殿上人不可穢之由、被仰下、五節參入夜依爲七ヶ日內也、於公卿者大略著座了云々、余退出之後事歟、今日於內裏兼光云、浴殿光範朝臣親經等之由所承也云々、於親經者可然、（彼家爲吉例之故也、）光範太無由、彼家未勤此役、加之、件光範去春遭妻喪、産後入役已一期內也、非無事憚、今度於四

位者成光、光經之間可被點也、依人被用先例、是末代至退之政、何爲之、

十三日、〔壬申〕天晴、申刻奉幣吉田如例、陪從光經朝臣、奉行信光、陰陽師憲成也、昨日雖參御産所、即降去、未穢之故也、人傳云、孔雀經法賞、法印覺成任大僧都云々、〔御室被申任、覺成修護摩壇人也、〕七佛藥師法〔座主宮、〕賞、圓良法眼補法印了、〔件人弟子法眼云、勤仕護摩壇也、〕御驗者實詮僧都轉大僧都、

十四日、〔癸酉〕陰晴不定、早旦、定能朝臣告送云、依御物忌、不可有帳臺御出歟云々、又示云、一昨日酉刻中宮權亮右近少將維盛朝臣、〔內大臣嫡子、〕參左衞門陣外、付定能朝臣奏皇子降誕之狀、即以同朝臣傳賜御劔、於維盛朝臣被仰下可進彼宮之由上云々、〔納白織物袋、蒔給劔、佐女柄云々、〕又示云、依爲五節間、指所役之外、殿上人不可穢之由被仰下了、又貫首一人不可穢云々、

此日中宮御産三夜也、本宮被儲也、戌刻著束帶先參院、〔限廿ケ日可被忌云々、仍先所參也、〕以藏人申入、即以少將資時被仰云、可見參之處、此〔忩イ〕間煩咳病之間、念誦怱轉、不能謁、尤遺恨、後日如可參者、資時私示云、明日法皇可幸中宮御所云々者、大略三十日可被忌之儀、有變改歟、素不被甘心事也、次參中宮御産所、〔六波羅、〕著公卿座、先是關白〔在端座、其奥無對座、〕左大臣〔在奥座、已下對座也〕以下公卿廿人在座、即內大臣自東方出來、依左府指示著余次端座、〔須著奥座也、左府數訓未得其意、〕次公卿少々參加、小時太政大臣參入著奥座左大臣上、大臣四人著様、頗無其謂歟、端座、太相國、余、奥座、左大臣、內大臣、此定可著也、而內府著端之間、依無其處、太相國著奥也、次居關白及大臣四人饌、各折敷高坏四本、〔加飯、定、〕關白手長季長朝臣、奥兩大臣手長隆信朝臣、端兩大臣手長基輔朝臣、已上役送五位諸大夫也、納言已下饗素居之、〔飯同之、〕次采女六人著白裝束、〔其裝如常、女房白衣、白單、同唐衣、裳、濃袴等也、〕經上達〔○部恐脱〕座南廣庇、參候寢殿南面簀子、次供御前物、五位大夫七人於中門廊南妻〔內方〕也、取之、經同路、〔采女參進路也、〕傳采女供之云々、〔上臈取折敷參進也、如元永者、院殿上五位七人云々、然而今度如非院殿上人、地下體相交也、〕次五位大夫四人舁兒御衣案二脚、〔有白覆、〕立中門廊南第二間、〔南北妻、〕次殿上人四人〔公卿座末敷殿上人座、頗絕席、起件座也、〕舁件案、〔先右中將通親朝臣、右少將維盛朝臣等舁之、上臈在前如何、次右中將賴實朝臣、左少將清經朝臣等舁之、今度下臈在前、以之爲是、〕立寢殿南簀子階東間、各以退下、〔先是御膳役諸大夫退歸了、采女暫不退、公卿座二三獻之間退下也、〕次公卿座一獻、〔前和泉守季長朝臣（院殿上人）持參盃（居折敷）置關白前、右兵衞權佐盛定取瓶子、〕關白取之、〔季長取瓶子入酒、不可〕

然事也、殿上人取瓶子之時、持參盃之、地下四位不取酌、諸大夫取瓶子者可然、擬太政大臣、太相擬左大臣、左府擬余、余擬内大臣、已下次第巡流、（諸大夫取之、奥端座續酌、）次居汁、關白手長季長朝臣、（役送、諸大夫、）相國〔太政大臣〕并左大臣手長前馬權頭隆信朝臣、（院殿上人、役送同前、）余并内府手長右馬權頭基輔朝臣、（院殿上人、役送同前、）須三人別有手長也、而今二人不足、仍兼行歟、納言上臈一兩居訖、略末以了、次最末參議賴定卿申上、關白以下下箸、更食之如例、抑二獻後可居汁也、而大進基親誤一獻居汁、希代失也、大夫權大夫等於座雖仰此由之、居關白汁了後也、仍隨宜令居了、次二獻、藏人頭皇太后宮權大夫光能朝臣勸盃、（瓶子藏人高階仲國、）光能不取續酌、希異事也、次三獻、左京大夫脩範（散三位、）勸盃、（瓶子殿上五位右衛門佐經仲、）次又居汁、手長役送如初、下箸又同前、次關白被示可有朗詠之由、太相國云、先例不同、此獻可候歟、大略被問大夫歟、左大臣云、承曆五獻之後有朗詠也云々、然而大夫三獻可有之由令申、仍太相國出之、（先令月二反、無助音人、次徳是貪賢、家通等助音、次陵園、昭王、穆王、同人々助音、朗詠了、太相云、康哉帝道誰不歡娯云々、抑宗家卿在座何不助音哉、不審、）次四獻、參議朝方卿勸盃、（取續酌、二獻、脩範同取續酌也、瓶子侍從家俊、（殿上人））次居菓子、（手長役送同前、）次五獻、大夫時忠卿、（不取續酌、瓶子大進基親、）次居湯漬、（已上菓子湯漬、大臣之外、納言上臈少々居之、又不申下之、）次置箸手紙、（置各後下方也、大臣手長同前、但四位自持參之、可尋、）次撤座上饗、（關白及大臣也、手長役送同前、抑左大臣前饗散々被打散、仍如形撤之也、座狭之間、大臣之袖悉被打倒也、仍兩度共不被下箸也、）次五位大夫一人持參切燈臺、（白木、）撤本灯臺、（座上也、件灯臺、例黒染灯臺也、打敷又用本打敷、其色緑色也、）立替之、以件灯居切灯臺了、次同大夫一人持參圓座、置關白座前、次大進平基親挿笏持參筒瓮、經關白座上間并燈臺北、置圓座上、（立之、瓮入筒中、）次六位進丁指笏持紙置圓座、（其路同基親、）次基親置之、次權亮維盛朝臣置之、次公卿自下臈置之、（爲始脩範、其路皆同前、奥座人中納言已下經座末、（殿上座上也、）經廣庇、大納言已上經座後也、）至大納言上臈、（左右將、）置座之後、内大臣指笏取紙、經座中置之、作挿笏復座、次余指笏取紙、（件紙上置薄様一帖、除件薄様取紙一帖也、）膝行進寄圓座下置之、不拔笏退復座、（余除關白之外有端座第一、仍其程大進、膝行置之右復、）次左大臣指笏、（其實圍中、）起經座中置之、次太政大臣（笏圍中、）居寄（不及膝行、大略我座上、其程殊近之故也、）置之、次關白置笏取紙置之、次自下臈參上擲瓮、（進紙之人皆擲之也、）宗家家通兩卿初置紙之後、拔笏復座、令擲瓮之時、更挿笏打了、拔之復座、是大宮右府餘流説也、他人皆作挿笏復座、擲瓮之後一度拔之也、内府已上作法如初、此中失禮公卿二人、（朝方卿置紙之後、欲拔笏、思出不拔之復座、太見苦、實綱卿擲瓮之後不拔笏欲

レ起、依二左府及實房等諷示一、更既拔レ之後レ座、又以失也、次關白退出、次左大臣退出、次余退出、于レ時子刻許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大臣、太政大臣、左大臣、内大臣、余、

大納言、實定、定房、實房、邦綱、實國、

中納言、宗家、資賢、（擲以前早出、）時忠、忠親、賴盛、實綱、

參議、朝方、家通、實守、賴定、長方、早出、

散三位、脩範、

已上廿二人、

裝束儀、

寢殿西北廊東第二間以西六ヶ間、敷二滿長筵一、無二差筵一、障子等一、副二北障子一、不レ懸レ簾、件障子絹障子也、立二亘白綾四尺屏風一、綠地白紋錦、帯如レ例、茵絹也、庇懸レ簾卷レ之、二行敷二高麗端疊九枚一、東第二間端、敷二一枚一、其奧無二對座一、第三間以西對座也、爲二上達部座一、東第六間、件間西立二障子一爲レ隔、敷二紫端疊二枚一、對座、公卿座間有二絶席一、爲二殿上人座一、たイ件廊東第一間西面、向二上達部座一妻戸也、懸レ簾、非二檐簾例一妻戸簾也、放レ扉、女房出レ袖、南面幷寢殿南西兩面同出レ袖、皆白衣、同色打衣、表著、已上文龜甲、白綾裳、中間廊南二三間、副二西壁一敷二紫端疊二枚一、爲二諸大夫座一、寢殿南西簀子、上達座南廣庇、中門廊等不レ敷レ筵、上達部座上、殿上人座下擧レ灯、各一燈、中門廊同擧レ之、一燈、已上燈臺打敷如レ例、寢殿南面簀子階間東西、立二白燈臺一擧レ燈、打敷同白色也、件燈臺依二簀子狹一、刻レ階第二三程立也、上達部座大納言已下豫居レ饗、各打敷高坏三本、但突二居之一如レ恒、殿上人座立二黑柿机一居レ饗、諸大夫座前同立レ机居レ饗、東宿前不レ引レ幔、主殿寮啓所官人等、奉二仕立明一、

十五日、甲戌〔天〕晴、未刻、長光入道來、申刻、中宮六位進持二來去夜攤紙一、戌刻、中宮大進基親送二書札於基輔之許一曰、五夜七夜可下令レ候二御遊座一給上之由、院御氣色所レ候也、以二此旨一可二令レ申給一云々、報曰、近年殊廢亡、但事闕如者非二此限一者、今夜明月無雙、今日未刻法皇幸二中宮御所一、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康和例云云、件例不レ快、如二何之一、

十六日、乙亥〔天〕晴、此日中宮御産五夜也、戌刻著二束帶一參二彼宮一、著二上達部座一、先レ是太政大臣奧座第一、左大臣端座第一、但除二關白座一之外也、已下公卿十餘人著座、余著二端座左府下一、同時、内大臣著二奧座太相國下一、須下余著レ奧内府著レ端也、然而奧座甚無二便宜一之上、内府已皆二奧座一、仍著二端座一也、如レ此座、強不二組合一者也、良久、亥一點、關白參上著二端一座一、次勸二大臣五人一加二關白、定、饌一、各四本、手長如二三尺一、次采女六人參二進寢殿南面一、經二上達部座前廣庇一、次五位大夫等第一取二打敷一、持二御膳一參進、傳二采女一供レ之、次諸大夫等舁二御衣案一、入レ自二中門廊西

戸、立同廊、次公卿四人昇之、立寢殿南簀子、先實家、實守昇之、爲先上臈、次家通、知盛昇之、爲先上臈、第一第三昇一案、第二第四昇二案也、退下之時又上臈先退下也、次同大夫等取威儀御膳同供之、（件御膳臨期昇立中門内方、抑件御膳自寢殿西面妻戸可供之由、基親行之、而大夫權大夫等命之、令供自南面、是非如何、）次上達部座一獻、（前馬權頭隆信朝臣、居盃於折敷持參之、宮内少輔棟範取瓶子、殿上人也、隆信不取續酌、可然々々、）巡流如三夜、次二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笏懷中）勸之、殿上人仲國取瓶子、）次居汁、（手長同前、是冷汁也、大臣之外、大納言兩三居了之後、略已下了、）次賴定（末座、參議、）申上之、關白以下々々著之後、更如形食之、次三獻、（左三位中將知盛、瓶子棟範、依五位侍八無人數、兩度勸之云々、）居熱汁、（手長居次第皆如三夜、）次申上下箸同前、次四獻、（右大辨長方（取續酌歟、不見及）、瓶中務權少輔季信、）次居菓子、（手長役送同前、）次五獻、（權大夫忠親卿、瓶子民部權少輔宗雅、）次居湯漬、（手長役送同前、）次置紙、（手長如三夜、關白季長、奥大臣隆信、端兩大臣基輔、已下五位役之、）次撤關白已下五人餐、（手長同前、）次置圓座、（關白座前、五位大夫役之、）次立切灯臺、（白木用、本打數、）次大進基親持參筒簽、次自下臈進紙、（先六位進、次基親、次權亮維盛、次公卿、殿前知盛也、）其儀如三夜、但余在端第三、仍指笏取紙、起經座中跪圓座西邊置紙、起右廻（我座方也、）復座、（不拔也、）左相太相等乍居置之、關白又同、（已上不指笏、）次置紙之人各進打攤、（定房、朝方、初置紙之時落笏、仍懷中打之、家通作法如常、又中納言經奥座之後、尚中納言已下可經末歟、但依便歟、）每度太相入簽、太相欲打之時、關白入之、關白打之後、太相又入簽了、皆如三夜、今夜於此座無朗詠、次諸大夫等取菅圓座、敷寢殿南西面簀子、次關白已下移著、（懸裾於欄、如常、）次召人著欄下座、（北面六人自西中門著之、依數座、）次上達部座居肴物、（大臣手長四位大夫、各折敷高坏二本、一本ハ四位取之持參、今一本五位取之相從也、大納言已下略之、）次居召人肴物、次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勸盃、（大臣肴物參其路、仍余モ投欄下、此後他人々所爲如此、）瓶子藏人大進基親、次殿上召人六人參進公卿末、（上達部座、廊南廣庇邊也、）次置管絃具、（先持參笛筥、依人々命、持歸座末了、上臈無所作之故也、次持參琵琶、欲置余前、余讓太相、相讓余、頗經程之間、役人申云、可置閣下御前之由、奉行人所申也云々、即置余前去了、余尙指遣太相、堅以辭退、事已延期、仍余熟置前也、次箏、次和琴等也、）次糸竹合音、呂、安名尊、鳥破、席田、律、伊勢海、萬歳樂、五聖樂急等也、所作人、拍子資賢卿、琵琶余、（如形時々彈之、）箏侍從資盛、和琴少將雅賢、笛少將資時、笙少將隆房、篳篥中務權少輔季信、付歌少將維盛等也、實國不吹笛、家通不吹笙、太相不彈箏如何、後聞、資盛必可彈箏、資時必可吹笛之由、有豫議云々、近代事皆如此、余獨彈琵琶、尤輕々也、五聖樂終、頭給公卿祿、頭光能持參關白祿、即持歸了、次少將顯家取太相祿、頭中將賴實取左大臣祿、即持歸了、次少將隆房取餘祿、五位殿上人給納言已下祿、次自下臈起座退下、餘祿宗雅來受取了、關白最前欲退出、而暫

可レ被レ候之由、邦綱卿令レ申、仍歸入、仍退出了、
祿法、
關白（女装束一襲、織物褂一領、）大臣四人、（女装束一襲、）大納言（織物褂、中納言、參議、散三位、藏人頭、尋問可レ尋也、）
殿上人、四位、　五位、　召人、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大臣（太政大臣、余、）　左大臣、内大臣、
大納言、定房、　實房、　邦綱、　實國、
中納言、資賢、頼盛、　時忠、實綱、　資長、（早出）　忠親、　成範、（早出）
參議、朝方、　實家、　家通、　實守、　頼定、　長方、
散三位、知盛、
已上廿三人、
今夜裝束儀、及打出等、同ニ三夜一、今夜事内大臣所役云々、
今曉入道相國下テ向福原ニ云々、
十七日、丙子（天）晴、申刻、中宮六位進、持テ來去夜攤紙一、
此日大原野祭也、然而依ニ御産穢一不ニ奉幣一、又不レ修テ
申祓一、陰陽師同令レ穢之故也、
十八日、丁丑（天）晴、此日中宮御産七夜也、公家有ニ御養
産一、蓋先規也、戌刻著ニ束帶一參ニ中宮一、先レ是左内兩府
在ニ外座一、（關白太相等未レ參、左大將已下公卿十餘人同在レ座、）仍余經ニ上達部座末殿上
人座上一著ニ奥座一、（摂關白已下座居レ机、饗飯同居レ之、關白前二前、四大臣前各一前、大納言已下小机各一前、）
良久、亥一點歟、太政大臣參テ著ニ奥座一、（經ニ殿上人座末一如何、）相次關白參
入著ニ端座一、次勅使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也、（本官大進奉行人光雅遭ニ喪一、兼光神事奉行、仍基親勤ニ勅使一歟、尙無ニ事理一、内裏不レ穢、而以ニ穢人一用ニ勅使一、無レ謂歟、）進テ立ニ中門廊一、
亮重衡朝臣（承暦、雖レ被レ穢、權亮不レ任、仍亮有綱朝臣啓ニ事由一、彼例歟、）降レ自ニ中門外一
相逢、昇レ自ニ中門内一、進ニ大夫時忠卿座下一、（奥座也、）示ニ氣
色一、（此間時忠自ニ懐中一取ニ次第一披見、有下示ニ重衡一事上等、何事哉、）次經ニ上達部座前庭一、
參ニ進寢殿南簀子一、啓ニ事由一之後、暫歸テ出中門廊外
方一、即五位大夫敷ニ茵（無地鋪、）於公卿座末一、（端座、家通卿在ニ件座一、揆起レ座了、）又
昇テ立肴物机於其座前一、（加ニ承暦記一者、勅使參著之後立レ机歟、）次重衡朝臣降
レ自ニ中門内方一召ニ勅使一、即歸昇出レ自ニ中門廊南戸一
畢、次勅使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昇レ自ニ中門外一入レ自ニ
同廊西面戸一、經ニ諸大夫座前一、著ニ上達部座末一、次一獻、
藏人頭右近中將光能朝臣勸盃、（瓶子藏人仲國、著ニ青色一、）二獻、三位
中將知盛、（瓶子、）三獻、大夫時忠卿、（瓶子侍從成宗、）（殿上人、）次權大夫
忠親卿取レ祿（女装束一襲、）賜ニ勅使一、（勸盃及取レ祿人、於ニ中門廊諸大夫座上一請ニ取之一也、）次勅
使起レ座、（祿懸ニ左手一、）經ニ中門廊東縁一、下レ自ニ同南妻一、進出ニ砌
外一、（丈許、）向ニ御所方一、（艮、）再拜、出レ自ニ中門一、（歸昇行レ事也、）次撤ニ茵
肴物等一、家通卿復レ座、次内膳官人捧ニ御膳一參進、（内膳正取ニ打數一、官人已下捧ニ御膳一、又捧ニ白削木一之者前行、但留ニ中門一、）於ニ西中門一稱ニ警蹕一、經ニ前庭一

於南階、傳采女供之、先是采女六人參候南簀子、如先夜、供了、官人采女等歸出了、次八條院御使可參而未參、仍先公卿座一獻、前馬權頭隆信朝臣持參盃、瓶子少納言惟基、(殿上人、)次八條院被進兒御衣、其儀、彼院別當讃岐守季能朝臣參進中門、次權亮維盛朝臣起殿上人座、降向自中門外方、歸昇參進寢殿南簀子、啓事由退下、暫出中門廊外方、次五位大夫一人取菅圓座一枚、敷上達部座南廣庇東第一間、除遣合間也、南邊、次維盛朝臣降自中門內方召之、卽出中門了、實亮作法、次季能朝臣昇自中門外方、入西面妻戶、著廣庇圓座、北面、次賜祿、白大袿一重、袴、次季能朝臣降庭中再拜、出自中門、作法同勅使、卽撤圓座、次昇立兒御衣案一脚於諸大夫座前、諸大夫役之、置衣筥二合、有覆、次右中將通親、賴實等朝臣昇之、上臈在前、立寢殿南簀子階東間、卽退下、下臈先退下、還著殿上人座、次公卿二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瓶子藏人仲國、次居汁、手長役送如夜々、次賴定卿申上、次著下、次三獻、右兵衞督賴盛卿、瓶子安房守定長、殿上人、次居汁、申上箸下同前、次諸大夫座上敷紫端疊一枚、立肴物机三脚、已上次五位役之、次讀書儒三人、文章博士光範朝臣、大外記清原眞人賴業、(前明經博士、)宮內少輔親經、入自中門廊西面妻戶、著座、北上東面、賴業著親經上、此中親經遲參、勸盃以後參著、次亮重衡朝臣勸盃、瓶子取可尋之、次四位大夫二人取祿給之、四位、袿一重、袴、五位袿一領、季長、隆信、基輔等朝臣取之、次三儒降自中門內方、上臈先出、出砌外列立、北面、東上、再拜訖出自中門、次居菓子、次湯漬、次置紙、已上手長同夜々、次撤、關白及大臣等饌机、手長同前、次立切灯臺、件灯臺如例、三五夜用白灯臺、今用例灯臺、是非如何、次置圓座、次置紙、先藏人仲國、次五位藏人基親、次藏人頭光能朝臣、次公卿自下臈置之、次置紙之人自下臈擲箸、如夜々儀、次敷圓座於寢殿簀子、次關白已下移著、次召人著砌下座、次居公卿肴物、手長同前、次居召人衝重、次權大夫忠親卿勸盃於公卿、瓶子左衞門權佐光長、(殿上人、)次持參御遊具、箏置太相國前、琵琶置余前、笛筥置座末、次御遊、呂、安名尊、武德樂、席田、律、伊勢海、甘州、(只拍子、)所作人、拍子資賢卿、雅賢出歌、資賢取拍子、又時々歌之、琵琶余、箏太相國、笛少將維盛朝臣、笙家通卿、中務權少輔季信、頭中將定能朝臣、五節參入已後、可參會御遊之由、被仰下、仍雖參入遇參、遂余退出路也、和琴少將雅賢朝臣、御遊終、頭給公卿祿、各大袿也、關白以下大納言已上一重、中納言已下一領、大臣已上、四位取之、納言已下、五位取之、關白祿、光能朝臣取之、如例、置大臣袿了之後、內藏頭經房朝臣持參織物袿、關白祿也、須一度給歟、先例可尋之、卽持歸給隨身、次公卿自下臈起座、余祿、季信來受取了、余卽逐電退出了、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大臣、太相國、左相府、余、內大臣、

大納言、實定、　定房、　實房、　邦綱、　實國、
中納言、資賢、實綱、　時忠、　忠親、　成範、　賴盛、
參議、實家、　家通、　實守、　賴定、
散三位、知盛、

已上廿一人、

今日五節參入也、公卿、隆季、（大納言、）實守、（參議、）受領、（上野、左少辨兼行光知國也、加賀、權辨親宗知行國也、）依御佛忌無帳臺出御、可備設之、侍臣等之外、不觸御産之穢也、

十九日、戊寅、〔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方、又參御堂見作事懈怠龜惡事等、加催促、入夜歸來、此日殿上淵醉、殿上人等推參中宮云々、

廿日、己卯、〔天〕晴、此日、童女御覽、并中宮御産九夜也、御覽可被忿之由、定能朝臣告送、仍未一點著直衣（出紅梅堅文織物厚衣、堅文織物薄色指貫、）參內、先是藤大納言、花山院中納言等參候、殿上人頭中將之外僅五六人、殿上淵醉未始、關白未參、余參御所方、女房等著樣々衣居對東面并臺盤所廊、（皆推出其衣、非打出之儀、只居出之體也、是定事也、）少時、關白參入、申刻、殿上淵醉始、主上御引直衣、於上戶御覽、（立蔀、春年中行事障子於上戶也、）關白及余祗候、御□□之女房少々同以祗候、兩貫首（定能在奥、光能在端、）已下殿上人十人許、分居奥端座、今日三﨟家實（檢非違使右衛門尉、左少辨兼光子也、）有饗應、（多者今日二﨟有饗應、而家實依爲其人、召越有饗應歟、）朗詠、今樣、又定能朝臣取肴物、（在臺盤菓物也、）給之祖之時、定能懸手於紉、（○紉恐紐誤、）又左中將泰通朝臣來（在奥座、經上﨟等後進寄也、）刷袖、惣有五獻、寂末之度、定能讓下﨟貫首光能、仍家實經臺盤上、勸光能也、次萬歳樂、自下﨟次第亂舞如常、（六位等小板敷也、）即殿上人等起座、主上入御、御座對東面女房等之中、關白余同候、次殿上人等（祖者袒、）出自渡殿、經東北對等緣、廻五節所、（先藏人一﨟甚行進行、次六位等爲先下﨟、相從、次殿上人又爲先下﨟、兩貫首在最末、）抑殿上人等或祖右或祖左、人々所爲不同、通說祖右也、而御所方當左之時、依爲晴祖左、又一說也、共非失事歟、（定能、賴實、祖右、通親、隆房、祖左、自餘人猶不覺悟、）次余著殿上端座、（經上戶、）先是左大將實定、（出紅梅厚衣、濃色織物指貫、）藤大納言實國、（出衣唐物也、地蘇芳、文背爻背色同厚衣也、淺黄織物指貫、）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出紅梅厚衣、指貫同左大將、）等在座、左大將問內辨作法等大略、明日有勸仕之志歟、問余參否、答不定之由了、頃之、時忠卿（出衣黄裏青厚衣、指貫不見及、）加著、其後猶經時刻、申終、光能朝臣於上戶下告召之由、（上﨟頭定能可召也、而光能召如何、又入上戶、居座上、可召、不入戶如何、）次余已下著御前座、厚圓座敷一枚、余著之、其次疊一枚、第三圓座左大將被著之、御殿南廣（○廣下恐脱廂）西第

三間已西敷圓座、如常、(抑關白息三品亞相可參候之由、有其聞、而不被參如何、可尋之、)
關白被候簾中、次童女參上、(隆季卿、實宗等卿、兼光等也、親宗童不御覽、)經西
長橋、(透渡殿、放板敷、假敷長橋、)自廣庇東行、列居御前、(東上北面、自西第三間西邊西サ口口列居也、)下仕列居候庭中、(先一度童下仕參訖、又他所參也、下仕降自南殿階、(長橋傍也、)參上也、)皆悉居了、后置扇、(童下仕同時、)頃之、關白被仰云、早、
次童取扇起東行、左廻經本路退下、下仕同以退下、
次公卿自下﨟起座退下、即余退下、(時忠卿竟未退以前起座了、)
今日參入公卿、見端、
付童下仕等人、

隆季童、(侍從隆保、作イ 刑部少輔隆雅、)　同下仕、(藏人仲國、通業、)
實宗童、(侍從公衡一人、)　同下仕、(藏人基行一人、)
兼光童、(右衛門佐經仲一人、)　同下仕、(藏人右衛門尉家資一人、)

今日關白著綾淺黃指貫、不出衣、□□□□□□□□□
□秉燭之後歸家、改裝束、(束帶、)隨身前驅同改著裝
束、戌四點參中宮、先是關白已下公卿濟々著座、
(殿上人未著、)余經殿上人座末幷座後著奧座、(殿須經殿上人座上公卿座下也、而北間太狹無路、仍經此道也、左內府府著端、太相著奧、如七夜、)次殿上人定能朝臣已下著
座、次居大臣饌、(折敷、高坏、手長、如七夜々、)次上西門院御使、右近中將
賴實朝臣參進立中門、次權亮維盛朝臣(七口內、宮司(除公卿)者白殿、而今日著例下重、)起殿上人座、降自中門外方、相逢歸昇進大
夫座下、(在奧座、)示氣色、進寢殿南面、啓事由、歸出、降
自中門內方召之、出中門外了、先是(維盛啓事由之間也、)五位大夫敷圓座於上達部座南廣庇、(如七夜、八條院御使座、)次
御使賴實朝臣昇自中門外方、著件圓座、(北面、)次維盛
朝臣取祿(白掛一重、)給之、拔笏退歸、次賴實朝臣降庭
中、(祿懸左手、)再拜出中門了、次采女六人參進寢殿南面、
次五位大夫捧御膳、(第一取折敷、如常、)傳采女供之、次采女
退下、(無兒御衣、)次一獻、美作守基輔朝臣持參盃、(居折數、)侍從
兼忠取瓶子、次二獻、藏人頭左近中將定能朝臣(日來依不參、今日初參也、)(〇不恐術)祿不勸盃、取關白(續酌、)藏人左衛門尉、(檢非違使、)源基行
取瓶子、次居汁、(手長同、夜々、)次申上箸下、次三獻、從三位
太宰大貳親信卿勸盃、宮內少輔棟範取瓶子、(親信取次續酌、)
居汁、(手長同前、)下箸又同、次關白被示可有朗詠之
由、太相國云、今夜無術、可助音云々、仍按察使資
賢卿出今月、(自第二反人々助音、實國卿、家通卿等也、太相國始終不助音、已欲出音之間、實國取之助音、)
(仍不讒出也、)次德是、(二反、)次隆周、昭王、穆王、(三反、第三反實國出之、)次四
獻、權中納言實綱卿、瓶子侍從實明、次五獻、大夫時忠
卿、(瓶子大進基親、)次置紙、(今夜不居菓子湯漬等也、可尋、)次立切燈臺、次敷
圓座、次置筒(基親、)次自下﨟進紙、(先六位進、次基親、次維盛、次公卿、自下﨟進之、)次進紙之人撤筥、(奧座時忠已上經座後也、)皆如前夜々、次關

白退出、次左大臣退出、次余退出、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大臣、太政大臣、左大臣、余、内大臣、
大納言、實定、定房、實房、實國、邦綱、
中納言、資賢、(朗詠以後卽退出)宗雅、(神樂奉行人也、仍今日初參)時忠、忠親、親盛、實綱、
參議、教盛、(今日初參、)家通、實守、頼定、
散三位、親信、
　已上廿一人、
昨日可レ有二法勝寺參賀一、而延引、來廿二日可レ有レ之云云、
今日於二内裏一左大將言談之次云、花苑左大臣次第、口打レ攤之時、膝行者非二此限一、若不二膝行一攤レ竅者、拔レ笏揖云々者、此事久我太相國命之由、被レ記也云云、
今日上達部座立二例四尺屛風一、又打二出蘇芳句一也、
今日攤之間、親信卿擲レ竅之後、不レ拔レ笏、雖二人驚示一猶不レ得レ心、仍可レ拔レ笏之由關白被レ示、周章作レ立拔レ之、人々解レ頤、自又以切腹歟、
廿一日、庚辰〔天〕晴、申刻、六位進源兼資持二來攤紙一、

廿二日、辛巳〔天〕晴、定能朝臣示送云、去夜節會無二出御一、内辨左大將、外辨上卿三條大納言實房卿云々、未刻參二女院御所一、又見二廻御堂作事一、
廿三日、壬申〔天〕晴、傳聞、此日法勝寺僧徒參二賀中宮御産一云々、
廿四日、癸未〔天〕晴、申刻參二女院一、又見二御堂作事一、又余方立二贊殿屋一宇一、本贊殿無二便宜一之故也、女房及姬君、爲レ避レ犯出二向南一、及レ晚歸來、
廿五日、甲申〔天〕晴、書二始大勝金剛院額一、寳殿闇梨安祥寺堂額也、來月一日可レ遂二供養一云々、
〔廿六日、乙酉天晴、入レ夜參二宿女院御所一、依二方違一也、
今夜雨下、
廿七日、丙戌天晴風吹、參二御堂一見二作事一、申刻歸宅、〕
廿八日、丁亥〔天〕晴、早旦頭中將定能來云、去夜亥終許、自レ院有二急召一、卽以馳參、時忠卿候二御前一、仰云、立坊事、二歲三歲共只以二其例不一レ快、今年被二遂行一如何、且被レ仰二關白一可レ有二其沙汰一之由、只今參内早可二奏聞一者、卽參内奏聞之處、可レ仰二關白一云々、向二彼亭一仰二此狀一、被レ申云、如レ被二仰下一、二三歲共不レ吉、被レ待二四歲一頗似二延怠一、歲内頗雖二卒爾一、何不レ被二遂行一哉、

然者今年何事候哉者、歸參奏達了、後參レ院申二此之由一、仰云、早可レ有二沙汰一之由、重可レ奏レ內者、定能申云、奉行職事可レ被レ定レ仰歟云々、仰云、汝早可レ行云云、事已爲二大事一、重代之輩奉行宜歟之由、雖レ達二天聽一、已無二勅許一、只今參內可レ奏二去夜院宣一云々、即馳走レ內了、

入道相國一昨夕俄上洛、依二此事一云々、

廿九日、戊子天晴、酉刻參レ院、使二信基朝臣申入一、依二護摩之間一、無二御對面一之由、有二其仰一、次參內謁二女房一、戌刻退出、傳聞、親王宣旨來月二日可レ被レ行、而勅別當未レ定、仍五日可レ被レ行云々、又立太子藏人方奉行、被レ仰二光雅一了、彼家立坊事、能知二子細一之故云々、豫來月十四日吉之由、令二勘申一云々、又人云、十二月其例不レ快、貞仁太子延久四年十二月八日立、此外無レ例、仍可レ被レ待二四歲一歟之由、有二豫議一云々、恐案四歲立坊不レ可レ然、但吉事爲レ先二近日一、就レ中末代之政每事急速也、至二此事一强不レ可レ待二四歲一歟、月之吉凶强之沙汰也、只歲內被レ行之條、可レ叶二亂世之政一者歟、

卅日、己丑〔天〕晴、傳聞、博陸及前太相國參レ院、有二立太子內議一、時忠卿、中宮大夫、光雅、奉行職事、等參候、又大外記兩人在憲朝臣等應レ召云々、前相國豫參、是何料哉、未レ得二其意一、此日進二發守佐使左衞門權佐親雅一云々、內議可二尋記一也、

玉葉卷二十七終

〔治承二年冬下〕　〔戊戌〕

十二月〔大〕

一日、〔庚寅〕〔天〕晴、依二恒例一春日奉幣、朝間神事、中將同自二今月一可レ奉二毎月朔日幣一也、勤二仕使一之時、聊有二祈願事一之故也、今日寶嚴阿闍梨、安禪寺邊堂供養云々、導師東寺長者禎喜云々、額字、大勝金剛院、即以二此堂本尊名一爲二其號一云々、余下レ筆、依二强申請一也、邦綱〔卿〕行二訪供養之場一云々、家司當源邦輔、所レ望二申東宮藏人一也、仍付二定能朝臣一奏二院内一、又以二消息一付二時忠卿一了、藏人雖レ有レ者、非職不レ足歟、

二日、〔辛卯〕天晴、巳刻、頭中將定能來、申刻參二女院一、入レ夜歸來、今日若宮被レ剃二御髮一、内大臣奉二仕之一云々、

三日、〔壬辰〕〔天〕陰、傳聞、以了イ二當時中宮御所一、六波羅、可レ爲二立太子御所一之由、豫議二定之一、而舍屋狹少不レ能レ立レ帳、仍猶於二他所一可レ有二其儀一之由、云々出來、然而未レ有二一定一云々、

四日、〔癸巳〕〔天〕晴、御堂御八講結願也、秉燭、着二束帶一先參内、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參二御前一、於二二間一謁二女房一、此間左大將參入云々、余於二小板敷一談話良久、關白被レ參二御堂一了事イ之由告來、仍參二御堂一、朝座論議間也、次第如レ例、講師弘雅法眼、朝座問者東大寺惠珠、夕座問者同成寶、事訖行香、即余退出、參入公卿、關白、余、中御門中納言、別當六角宰相、左大辨等也、行香今二人不レ足、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刑部卿賴輔朝臣等、〇等下一本有立字加レ之、今日於二御堂一別當云、猶以二六波羅一可レ爲二立坊御所一、御幸事只今不レ聞云々、又御行始廿八日云々、又立親王八日、侍始同日云々、今日於二内裏一、左大將語云、去豐明宴會、内辨〔以二小忌一、用二宣命使一事、〕〇自以至事八字一本爲内辨所存云々之傍註所存無二殊失一、但以二小忌一、參議實宗用二宣命使一、其故見參參議如二小忌四人一、家通、實守、親定、實宗、須以二實守一可レ爲二御酒勅使一、而忘却仰二家通一、仍以二實守一可レ用二宣命一之處、先例家禮之人、不レ用二宣命使一故實也、而實守有二父子之儀一、仍不レ能レ賜二宣命一、

又家通不可兼行、頼定〔可〕向祿所、仍依有例示合人々、以賢守為宣命使也、人定加謗難歟、然而小忌勤宣命使、其例太多云々、

五日、（甲午）天晴、今夕始宿御堂御所、是造改之後所始宿也、不具女房、乘網代車、烏帽直衣下自門、毎事不能威儀、贄殿勸膳西新造廊之外、大略出來了也、今日可有院御佛名之由有催、而延引了云々、

六日、（乙未）〔天〕晴、辰刻參女院、（自御堂御所通中門所參也、）即歸家念誦之後羞食、未刻頭中將來、余可任傳之由世間〔謳〕歌、禪門相國示此由云々、或説、又左府可任云々、余雖不能出所望事、依不審、内々頭中將可任形勢之由、示付了、今日件事令相伺之處、仰云、内大臣可任之由定了、而自身不可任、左府可申任之由、令申トカヤ、聞食之樣思食云々、大略不許歟、但内府申任之條、他人不能左右、又非可懇望事歟、長光入道來、入夜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來、余謁之、今日上西門院御佛名有催、仍參入、而延引了、仍參中宮、其次所來也云々、

七日、（丙申）〔天〕晴、申刻、藏人中宮大進基親來、余着烏帽直衣謁之、基親仰云、伊勢大神宮宮司公俊遭父喪、而去年被下重任宣旨了、撿先例、或有拔（復イ）任之例、或有改任之例、今度何樣可被行哉、（所被副下宮勘申例一通、并宮司所望之者注文一通、）余申云、大神宮司者、只撰器量可被補也、公俊而在任之間、若有其功者、任復任之例、還補何事之有哉、若又有不治之聞者、可被改任歟、事理須重表之者、有神慮之恐歟、左右之間宜在聖斷、重仰云、若可被改者、以何者可被任哉、功一俊宗即公俊之弟也、為同服之者、任天仁例、十三ヶ月以後、可被任之由令申如何者、余申云、先例不必依功之次第、勘功程之多少、有登用事歟、然者成功之蹤之中、且尋功程、且撰器量可被計任也、暗難定申者、此次基親語云、御産之後被行事等、去月廿日着御生衣、大夫時忠卿調進之、依康和例、不被書銘云々、同廿三日法勝寺參賀、同〔日〕被始佛神事御祈等、神事（七瀬御祓代、厄御祭、各七ヶ日、）佛事不斷法、（房覺僧正、即被仰若宮御持僧了、）仁王講、（僧三口、於御所被行也、）各七ヶ日云々、今月二日被垂御髮、明日親王宣旨、可立親族拜之人有別催、他人殊不可參歟云々、明後日（九日）、侍始、其後於院御所、立太子定云々、十五日立坊、〔廿〕二日中宮入内、〔廿〕八日東宮入内、正月六日御五十日云々、頃之基親

退出〔了〕、

入夜主税助時晴參來、申天變之間事等、

一去十一月十三日壬申昏戌時、月掩犯皐大星、賢〔賢〕臣死、女后執政、宮室有火、大將死、天下有變令、兵起、

一同十五日甲戌昏時、月與鎭星同度、（相去二尺七寸所、）兵〔起〕、女主惡之、臣強君弱、天子惡之、天下有畏、

一同十六日乙亥酉時、太白犯哭星、（相去七寸所、）天子有哭泣事、

恭帝元熙元年七月己卯、太白犯哭星、同二年七月、劉裕受宋王、是年六月、帝遜位於宋、

一同十八日丁丑夜子時、月掩犯軒轅右民角星、大臣貴女有憂、有逆臣、有火災、女主有憂、有亂臣、不出二年、

一同廿一日庚辰曉寅時、月犯太微右執法星、（相去七寸所、）宮中亂、君政不行、大臣愼之、天下大亂、

一同廿九日戊子曉寅時、熒惑入犯元（宿カ）星、五穀以水傷敗、期九十日、天子有祠廟之事、亂臣在朝、忠臣不可以進、天下不平、多疾疫、

一從去閏六月上旬、塡星入東井中留守、去十一月中旬以後逆行、今月三日壬辰昏戌時、犯鉞伴星、（相去一寸所、）天子有喪、蠻夷來侵、天下大驚走、冬有大喪、明年春有大切事、民多死、有賜官祿事、

已上七ヶ度、時晴申云、凡十二三許所候也、然而略常途變等注出、重變等所經御覽也云々、

八日、丁酉、〔天〕晴、此日若宮親王宣旨也、依例催人々參入之由、昨日基親示之、仍相待催之處無音、先例或有外記催、而今度都無催、加之不立親族拜之人、強不可入歟、仍不參入、且是康和、元永、上卿之外、大臣不參之故也、申刻、法皇幸中宮、（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云々、日來於最勝光院、被修御念佛、今日結願、其後有御幸、□□抑此御幸何料哉、可尋之、）秉燭以後陣事訖、關白以下相引參本宮云々、晩頭邦綱卿來、示世間事等、傳聞秉燭左大臣已下參陣頭、中將定能朝臣、下御名字文、（言仁云々、藤中納言資長卿、撰申之、知仁、言仁云々、而被用言仁歟、）左大臣結申之、次被下藏人右少辨光雅、（光雅結申之、）次頭中將仰勅別當、（右大將云々、）次左府已下八人親族拜、（殿下被立云々、人以爲奇歟、）次相引參中宮之後、數刻四位別當未參之故云々、

家司、重衡朝臣、經房朝臣、資盛朝臣、

職事、清經朝臣、光雅、光長、

今日資長卿注送御名字勘草、（書檀紙一枚、無禮紙裏帋、其奏覽本續檀紙也、無裏紙、有禮紙、云々、）

勘申、

　御名字事、

知仁、

東宮切韻曰、陸法言云、知、猪移反、爾雅曰、知匹也、又云、仁、如隣反、禮記曰、上下相親謂之仁、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尚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禮記曰、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注云、知仁禮樂所存也、

言仁、

東宮切韻曰、陸法言曰、言、語軒反、說也、

尚書曰、嘉言無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注曰、嘉言無所伏、言必用也、如此則在位天下安也、

右勘申如件

　治承二年十二月八日　　權中納言藤原朝臣資長、

九日、戊戌、午上、〔天〕陰雪降、積地二寸、申刻以後天陰、此日親王侍始也、人々有別催云々、余無催、但近代事進退難測、仍尋遣奉行光長許曰、今日侍始、人々依催被參歟、先例如此、今度之儀如何、內々所相尋也、以行頼、（奉書仰遣之、）申云、尤可有御參之由存候、而未被仰下、只爲立太子定、自院被催之人々許、可〔御〕侍始之由、左衛門督所被申候也、但殿下ハ可有御參之由、仰候旨、同人可語候也云々、爲遁後日不參之過、遣尋之處、報狀如此、此上不能參入、且又康和、元永、無大臣參入、強不可奔走之故也、侍始事訖、卽有立太子定、（法皇自去夜御座此宮、渡殿上有此定、々〔畢〕還御云々、）子細可尋記之、今日有吉事奏云々、（左大臣奏宜、（欤イ）左少辨兼光、）

十日、己亥、〔天〕晴風吹、自一昨日五ヶ日、奉幣於春日御社、仍每朝修祓、（一昨日憲成、昨日晴光、今日泰茂、）又三ヶ日之間、午上爲神事、資長卿注送云、一昨日依御名字事、參中宮、有御幸、公卿侍臣濟々、源大納言褰御車簾、入御之後、經房朝臣召仰御名字事、卽進勘文、（入筥、）奏法皇、經房朝臣歸出、召光雅下給、可奏聞者、其後事不見給、退出了、御名字聊議定、臨其期被用言字候云々、又昨日晚景參宮、殿下御參、左府、左大將大宮、大納言、右大將、中御門中納言、花山納言、兩大夫、右兵衛督、右宰相中將、六角宰相等着饗座、次第事了、撤此座、爲院殿上、被定立坊雜事、左府與

奪、資長執筆、重衡朝臣奏定文、此間有侍事始云々、抑仁安度、以康和例書定文、天命愁殘、再勘此事、御名字又同前、山陵御書、同可草進之樣申入候、如此之間、不顧白髮出仕、萬人屬目候也云々、已上、資長消息狀、季長朝臣云、昨日爲所役參宮中人也、昨日依催、申刻參宮、晚頭人々參入、殿下遲參、度々被進人、秉燭之後御參、一切無御隨身、吉上、假一人取御沓、前駈僅兩三人、每事不具、頗見苦、御參之後、右府生厚景參入云々、爲順時俗、弃恥被出仕歟、可然可然、又役四位不足、仍經家朝臣、殿上人、勤殿下手長云云、參入大臣、關白、左府許也、入夜頭中將來、語昨日一昨日事等、

一昨日儀、最勝光院御念佛了、法皇幸六波羅、其後資長卿、奏御名字勘文、續增紙二枚書之、無裏紙、有禮紙、經房傳奏之、御覽了、以光雅被進內裏、此間定能參內、昏黑、左大臣、藤大納言、實國、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花山院中納言、兼雅、中宮大夫、時忠、別當、忠親、右兵衛督、賴盛、平宰相、教盛、左宰相中將、實家、六角宰相、家通、右宰相中將、實守、三位中將、知盛、等參入、關白同祗候、宣下之事可爲奉行、職事光雅所役之由、豫存之、而忽關白命云、定能可宣下者、即書御名字、定能傳之、增紙紙屋紙之間、聊有議定、遂自御所下給增紙書之、無裏紙禮紙等、書樣、

言仁、

可爲親王、

治承二年十二月八日

可有今上字哉否、取關白處分之處、不可書者、仍不書之、書了、關白取之被披見、返給之後、向陣就膝突、下左相府、々々被結申、定能仰云、可爲親王、即退歸、大臣召藏人右少辨光雅、被下之、先例必被下大辨、而寬弘被下頭左中辨、依無大辨也、以後例康和如此、未聞被下少辨之例、今度光雅之外、無辨官云々、並可被催諸大辨歟、光雅下知史、次定能就軾〔膝突〕仰云、以右近大將平朝臣、可爲親王勅別當者、大臣召光雅下知之、但其詞以右近大將平朝臣、可爲親王家別當云々、家字先例不審、宜問傍云々、爲擬弓場、次弓場拜、依關白命、忽撤中門外北腋立蔀、中門外北腋、東南兩面有立蔀、而今爲列立此所、被撤南方立蔀云々、先例、然卿列立之後加之歟、保延故〔殿〕如此、今作法何例哉、可尋之、訖、關白先以降立、次左大臣、花山院、中納言、中宮大夫、別當、右兵衛督、平宰相、三位中將等列立、北上西面、上首向無名門代立之云々、或又中門、西上北面列立歟、里內〔事〕可隨便、強放立蔀、不可然歟、付定能奏事由、拜訖相引、被參中宮、勅別當申三方

慶、院、(中宮、若宮、)此後事不見及云々、抑御名字事、前夜被問前太相國、左府等、前太相申言仁宜之由、左府申可爲知仁之由、於言仁者、不可然之由、(其恐具歟、)被申云々、仍以知言兩字、可被勘文之由、內々仰藤中納言云々、(藤內々尋問古今件字等、被問人々云々、)當日於內裏、關白被仰合賴業眞人、賴業申云、言仁反頗勝、於文〔前〕者無勝劣云々、關白被仰可用知仁之由、而賴業重申云、知字者、知ハ疋也ト云釋アリ、又屬ト云訓アリ、又世俗共人ト申事に混合歟、言字無此難之上、其訓我、云々、其意渡朕之儀、仍可被用言仁云々、〔仍被用言仁了云々、〕又親王下書、康和載令(命分)上字之由、有所見、仍雖申關白、不可然之由被示云々、又云、傳聞事大略、左府可被補歟云云、內大臣懇切申請云々、不及左右事歟、

昨日宮始儀、昏黑人々參集、關白以下着座、大臣料折敷、高坏、各四本、納言已下假立臺盤、(撥足、)居饌、各兼居飯、凡饌皆豫居之、諸卿着座之後、勅別當右大將參院御所、給侍名簿、(長已下、)召職事藤淸經朝臣下之、次一獻、(勸盃定能朝臣、〔口〕瓶子侍者右衛門尉家實、內藏人也、)次二獻、(勸盃家通卿、瓶子光雅、)次居汁、(關白手長經家朝臣、雖殿上人、依無地下四位也、左府手長季長朝臣云々、)次職事請經朝臣持參簡、先覽勅別當、(先面、次裏、)次持參御所覽之、退下立公卿座上、(橫立也、)次親王藏人、(季經子、)持參袋敷簡下、次廳覽吉書、次三獻、(勸盃賴盛卿、瓶子光長、)次覽家司已下令旨、(藏人進硯云々、)公卿座事了、撤臺盤立侍所、(殿上日給辛櫃〔忽取〕簡立其傍云々、)此間公卿等、佇立中門廊、(關白徘徊殿西條邊云々、)以本公卿座、裝院殿上裝束、次關白已下著座、〔有〕立坊定、左大臣與奪、資長卿書定文、以經房朝臣奏院云々、事之終頭、侍所事始云々、今夜請圓伊阿闍梨、令讀妙典、未刻、史持來奏報、家司陸奧守範季、傳取覽之、

十一日、(庚子、)天晴、午刻參女院、入夜退出、此日院御佛名云々、

十二日、(辛丑、)天晴、申刻、大外記賴業來、召簾前雜談、移刻退出、今日上西門院御佛名、云々、

十三日、(壬寅、)天晴、此日戌刻、女院渡御御堂御所、是非御渡之儀、召中將車、(牛童遣之、)候近邊之殿上人等、七八人許步行供奉、余奉仕御車寄、(烏帽直衣、)經九條大路、入自西門、寄御車於御堂東面、下御之後頃之余退出、明日御懺法、明後日阿彌陀講等、於此御堂可被行、其後可還御云々、西殿上廊未造畢、

〔十四日、癸卯、天晴、不出行、〕

十五日、甲辰、朝間雪降、午後天晴、此日有冊命立太子事、（十二月立坊、寳仁太子之外、無此例、尤有禁諱、然而二歳三歳立坊、又以不吉、被待四歳者、事似延怠、斟其忌之輕重、歳重月輕、因之歳内所被忩行云々、惡案太不甘心、）依康和五年、鳥羽院一歳立之、仁安元年、當今六歳立之、等佳例、有沙汰云々、奉行職事、藏人右少辨光雅、院方、隆季卿、幷内藏頭經房朝臣、（右中辨、）本宮、中宮大夫時忠、左衞門權佐光長（被補親王家司了、）等也、又關白殊被與其事、其外前太政大臣忠雅公、萬事口入云々、東宮事、殊被忌前官之人々、忠雅何故預此儀哉、未知其故、人以爲奇云々、法皇今日（卯刻、）渡御六波羅第、（中宮今宮同居、卽可爲東宮御所、中宮御座所也、）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云々、豫於法皇三條烏丸宮、可有立坊、依康和仁安例、當日早旦、可有晴御幸之由風聞、而尙於六波羅、可被行之由、禪門計申、仍二棟廊東第一二三間、三ヶ間南、廣廂上板敷、鉤格子、敷簀子、構高欄、（中間、疊、刻階無階隱、）母屋中間立御帳、爲東宮晝御座、寢殿不能立御帳（母屋分立柱之間其狹云々、）之故也、以東方廊爲中宮御所、於寢殿者、不被用兩方御所云々、是康和度、高陽院以西對爲東宮御所、以東小寢殿爲院御所、大寢殿非兩御所之例云々、彼者廣博家也、是狹少之地也、舍屋員少、准據憚多之由、時人所傾奇也、但歲末月迫之晴儀、爲人有煩、爲世多費、令順儉約之議歟、此條爲善政之由、又以謳歌云々、余此兩三日脚氣倍增、雖不堪出仕、殊有其催之上、今度當坊官之運之由、世人稱之、而忽以可被補他人云々、今日不出仕者、似有此意趣、事體非穩便、遂以有其憚之故、破以所出仕也、末代之法、孤露之身、於事損面目、但坊官全非懸望者也、是以出仕而已、申刻着束帶（蒔繪螺鈿劔、紺地平緒、有文帶、不付魚袋、）參內、（閑院第、）着仗座、先是左大臣（端座、）已下、公卿五六人在座、又相次兩三人着座、此後徒經時刻、是關白未被參之間、萬事遲怠云々、酉一點、關白參內、卽藏人右少辨光雅就軾、仰召仰事、（其詞不聞、）大臣召外記、（大外記賴業、）仰之、外記稱唯退下、次光雅又來、仰宣命之趣、（其詞以憲仁親王可爲皇太子、任康和例、（可加其年歟、）作宣命、）大臣以官人召內記、（大內記業實、）被仰下、（其詞同職事、）次內記持參宣命草、（入宮紙屋紙、不入親王名、）大臣見了目之、內記退下、次付光雅內覽奏聞、（不就御所、作此座被奏之、）此間召大外記賴業、被問諸司具否、頗以懈怠、召仰之後、不被仰宣命之趣以前、可被問也、但近代有此例之由、大臣自被稱之、可尋之、次光雅持

卿宣命草、仰可淸書之狀、大臣召内記給之、仰同旨、須臾持參淸書、大臣付光雅奏聞如草、御覽畢持歸、大臣召内記給之、被仰近可候之由、次大臣被示可就外辨之由、余起座於陣末馬道着靴、(左大將已下、人々同前、)入自東腋門、進立第一兀子前揖之、後着之、頗引寄下襲尻、案第一兀子前立床子、置式筥、無下式筥之儀、爲第二大臣(外辨第一、)之故也、左大將已下同着之、次權右中辨親宗、少納言仲家等、着床子座、(親宗越床子着之如常、仲家同前着之、最末之人或如此云々、)六位外記史各一人、參巽角腋、着後床子、史生等不着座、外辨座體、(此内裏、今日始著外辨、仍委所注也、)

殿上廊前立蔀外、引廻幔於三方、(西南東面幔、西端幔一帖、頗南方引去立之、仍東方有腋門、大臣已下經件幔門、副立蔀西上南面、立兀子一脚、其前立床子置式筥、)副東幔南北行、立辨、少納言、外記、史、床子等、(當參議座末立之、)

次余召召使、(二音、)召使暫(時)不稱唯、仍人々傳示、其後稱唯趍來、平伏地、余仰云、外記召セ、召使稱唯退出、次在外辨座之外記、經辨官座下、進余前跪地、余問云、大舍人ハ候哉、外記申候之由、又問曰、刀禰ノ列ハ候哉、外記申候由、余仰曰、候ハセヨ、外記稱唯復座、次開門、(即中門也、先是内辨、左大臣、著靴、取宣命、著南庇東第二間兀子歟、不見及、開門之後、闈司分居云々、)次召舍人歟、大舍人稱唯、此後少納言可進也、而聞開門聲先以進、頗早速也、聞舍人稱唯之聲、余已下起座出自腋門、臨列中門外、(西上西面、余起座之間、左大將已下、動座如常、)次少納言出自中門、於腋(中門外南北行、引幔一帖也、)南端召之、還到中門下、向西稱唯、出自腋南方了、次余已下經腋南入中門、(雖列之時、余不揖、他人作法不知、)進立標下、(余須練也、然而脚痛更發之上、已及晩陰、[了]、仍不練步、唯徐步也、太奇怪事也、)各揖、皆悉列畢之後、(于時日入、未採燭之程也、)内辨召宣命使、(其詞不聞、以扇被喚歟、)左兵衛督成範卿揖離列、經大納言列後、我列前、東行經大納言列末、北行入自軒廊東間、到東階下、傍南、一揖卽昇階、經東南簀子、於東第一間西柱下一揖、(頗向乾、)向西進指笏、(如次第者、於柱下可指笏歟、)賜宣命、不昇長押上、拔笏右廻、(若左廻歟、不見及、)經本路、於階下(如本儀南降也、)左廻一揖、右廻立軒廊西間北邊、(南面、)次内辨起座右廻、降自東第二間東頭、(立兀子間也、)經簀子、降自東階北邊、(有階下揖否、臨昏之間、不見[及]、後左府於陣被語云、件揖一切忘却、纔步進之後思出、更向階揖、至忽之甚也云々、)出自軒廊東間、(此軒廊二ヶ間也、以西間擬西二間、以東間擬東二間也、而今用東間、如何、一位大臣可經西間也、抑與宣命使揖哉否、不見及、)斜進自南殿巽程練始、南行經大臣列後、大納言列前、(經列間之時不練、)立加余上揖、次宣命

使、出レ自二軒廊東間一、（又説、歸立之時、立二東間一、出之時、用二西間一云々、但今作法常説也、）南行當二中門北扉程一、乍二南向一一揖、更折西行、就二宣命假位一一揖、次指レ笏、披二宣命一捧二目上一、更引下讀レ之、押二合右腋一、（是宣制一段也、）左大臣已下再拜、次又宣制一段、群臣再拜、（如二北山記一者、可二舞踏一歟、然而代々多以再拜、延久、康和、共以再拜也、）次宣命使拔レ笏揖、左廻經二尋常版東、親王標西一、（當二太政大臣標前方一、頗西立二親王標一、如レ常、）南行返西折復レ列、（或説、當二大納言列上一、作レ向レ南揖云々、然記以二件揖一爲二謬説一、今日無二此揖一也、）次左大臣揖離レ列、經二余前一也、（不レ揖、）退下、余已下從レ之、（各經二我列前一也、）於二中門邊一改二着淺沓一、各着二仗座一、（左大臣、更自二西方一被レ着レ端、余已下廻二東方一着レ之、參議一人不レ着、不レ敵也、）此後可レ有二坊官除目一、而光雅先來、仰二啓陣事一、（其詞不二聞及一、）大臣召二外記一、々々賴業參レ軾、大臣仰下可レ召二四府將佐一之由上、賴業稱唯退下、此後良久不二參來一、大臣度々雖レ被レ尋二催一、右近少將候二御所方一、不二告得一云々、大臣云、然者只尉可レ參也云々、然而猶以不レ見、凡啓陣事、奏二下除目一之後、可レ被二仰〔下〕一候也、而延久、康和、除目淸書之間、被レ仰レ之、（康和大臣進中請云々、）今除目以前被二宣下一、太以早速、大臣同被二傾奇一歟、將佐猶以不參之間、光雅就レ軾召二大臣一、々々參上了、余頭之起レ座參二御所方一、於二鬼間方一伺二見除目儀一、（先レ是隆季卿在二此所一、見二余來一、逐電去了、）於二御殿西面一有二其儀一、（尋常晝御座也、）主上御引直衣、關白被レ候二御座北間簀子敷一、（南面、）左大臣候二御座當間一、（東面、）同間北頭長押上、立二切燈臺一擧レ燈、次第作法如レ常歟、余始終不二臨見一、參二朝餉方一謁二女房等一、小時御前議了、大臣赴レ陣、人々少々着レ陣、或又立二小板敷邊一云々、須引二大臣一相率可レ參二太宮（本ノ）一也、然而先例不二必然一之上、余有二所存一、先以退出、暫參二女院一、使三人見二六波羅一、聞二人々參集之由一、參二東宮一、于レ時坊官拜之間也、余經二其前一昇レ自二中門北方一、徘二徊同廊一、卿相五六人仰（佇カ）二立此所一、關白在二殿座一、又公卿等多群二集東宮登御座一、太奇怪也、但倉屋狹少之間、更無二其所一、仍忽二憚群居一歟、坊官拜畢、左大臣以下昇レ自二中門外方一、余問云、可レ被下立二南庭一拜上哉如何、答云、不レ可レ立云々、余率二人々一降レ自二中門外方一、列二立中門下一、（東上北面、）此間垂二晝御座御簾一、（光長役レ之、）次亮重衡朝臣進出、示二氣色一參二御所一、（可レ昇レ自二中門外一、而昇レ自二內方一也、）啓二事由一之後、（就二晝御座簾下一也、）退歸降レ自二中門內方一、仰二聞食之由一、出二中門一了、次余已下列二立南庭一、（東上北面、殿上人在二此列末一、抑以二西二棟廊一爲二東宮御所一之間、前庭稍狹、仍中納言已下、出二中門外一也、殿上人在二此列末一、殆及二西門下一、）再拜了、歸立二中門外一、（上臈兩三、經二列前一退下如レ例、中納言已下、先以退立二本所一了、）余招二光長一問云、被レ下二昇殿令旨一了者、今間可レ奏レ慶、若可レ經レ程者、暫可レ昇二中門邊一歟

如何者、答云、早被レ下了、申次人只今所レ參也者、卽權亮維盛朝臣出來示二氣色一、昇レ自二中門外方一、如レ初參二進廂下一、降レ自二中門內方一、仰二聞食之由一、歸出了、次余已下再拜、不レ進二前庭一、乍二本所一拜也、次余已下昇レ自二中門外一、着二殿上饗〔座〕一、豫關白、傅、及兩大夫等在二端座一、余着二奧座一、自餘人々相分着レ座、參議不レ着レ座如何、次一獻、大夫宗盛勸二關白一、瓶子、大進光長、二獻、勸盃、權大夫兼雅卿、瓶子、權大進平經仲、次箸下、汁物兼居レ之、參議不レ着レ座之間不二申上一、晴以下着〔座〕例也〔歟〕、次三獻、勸盃、權亮維盛朝臣、瓶子、藏人ム隆光長、相祿傳云、三獻瓶子誰人可レ取哉、被レ答云、六位進可レ取レ之、忽不レ候ハ藏人何事之有哉云々、次余拔レ箸取レ笏退出、此後給レ祿、人々退出云々、關白、辨、坊官等留レ心歟、次御劔勅使、頭中將定能朝臣參上云々、後聞坊官除目御前儀了、光雅相二具御膳一、參二東宮一云々、又余退二出禁中一之後、左府被レ奏二除目淸書一、新宰相中將實宗勸レ之云々、藏人大進基親奏レ之云々、又淸書之間、被レ仰二啓陣事一云々、其後被レ下二除目一、次有二坊官拜一云々、此等事可二尋記一也、

宣命、　大內記業實、

現神止、大八洲所知須、倭根子天皇我、詔旨止、良萬勅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士民、衆聞食止宣、隨法爾、可有久、政止、爲弖、言仁親王乎、皇太子止定賜布、故此之狀乎、語氏、仕奉禮止詔、天皇勅旨乎、衆聞食止宣、

治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坊官除目、

東宮、

傅從一位藤原朝臣經宗、兼左大臣、

學士從四位上藤原朝臣光範、兼文章博士、

學士從五位上藤原朝臣親經、兼宮內權少輔、

春宮坊、今日、於レ陣左大臣云、先例、多東宮坊、春宮職也、而兼和度如レ此、仍可レ隨二後(○後一本作彼)例一也云々、

大夫正二位平朝臣宗盛、兼大納言右大將、

權大夫從二位藤原朝臣兼雅、兼中納言、

亮正四位下平朝臣重衡、兼左馬頭、

權亮從四位上平朝臣維盛、兼右少將、

大進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光長、兼左衞門權佐、

權大進從五位上高階朝臣經仲、兼右衞門佐、

少進正六位上平朝臣時兼、兼、

大屬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成學、兼左大史、

少屬正六位上安陪朝臣資成、兼檢非違使左衞門尉、

少屬正六位上安陪朝臣資元、兼、

主膳監、

正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光、

主殿署、

首正六位上惟宗朝臣章資、
主馬署、
首正六位上平朝臣盛綱、兼、
治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清書之時黄紙、傳、
別紙、兩大夫、學士、亮、已下、
一紙、已上三通也、
昇殿人々、
正四位下行左近衞權中將藤原朝臣定能、藏人頭、
正四位下行皇太后宮權大夫兼右近衞權中將藤原光能、藏人頭、
正四位下行右近衞權中將源朝臣通親、
正四位下行右近衞權中將藤原朝臣賴實、
正四位下行右近衞權中將藤原朝臣泰通、
正四位下行右近衞權少將藤原朝臣隆房、
正四位下行右中辨兼内藏頭藤原朝臣經房、
正四位下行讃岐守藤原朝臣季能、
從四位上行右近衞權少將源朝臣雅賢、
從四位上行權右中辨平朝臣親宗、
從四位下行左近衞權少將平朝臣清經、
從四位下行右近衞權少將兼參河守藤原朝臣顯家、
正五位下行右少辨藤原朝臣光雅、五位藏人、
正五位下行侍從平朝臣資盛、
正五位下行右近衞權少將源朝臣資時、
已上十五人、康和例云々、
藏人、
親宗子、親能、　泰經子、隆仲、
經房子、資經、　時盛子、平家也、
雜色、　追可二書入一云々、
一歳立太子例、
清和天皇、嘉祥三年十一月廿五日戊戌、
冷泉院、天暦四年七月廿三日、
鳥羽院、康和五年八月十七日、
近衞院、保延五年八月十七日、
二歳例、
陽成院、貞觀十一年二月一日、
践、保明太子、延喜四年二月十日、
華山院、安和二年八月十三日、
践、實仁太子、延久四年十二月八日、

三歲例、
薨、
慶頼太子、延長元年四月廿九日、
朱雀院、延長三年十月廿一日、
四歲例、
後一條院、寛弘八年六月十三日、
五歲例、
一條院、永觀二年八月廿七日、
六歲例、
當今、仁安元年十月　日、
七歲、無例、
八歲、無例、
九歲、
廢、
恒貞太子、天長十年二月三十日、
醍醐天皇、寛平五年四月二日、或十四日、
圓融院、康和四年九月一日、
三條院、寛和二年七月十六日、
後朱雀院、寛仁元年八月九日、
十歲、無例、
十一歲、無例、

十二歲、
後冷泉院、長暦元年八月十七日、
後三條院、寛德二年正月十六日、
二條院、久壽二年九月廿三日、
十三歲、無例、
十四歲、
仁明天皇、弘仁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十五歲、無例、
十六歲、
文德天皇、承和元年八月四日、
十七歲、
白河院、延久元年四月廿八日、
十八歲、無例、
十九歲、
村上天皇、天慶七年四月廿二日、
廿歲、無例、
廿一歲、無例、
廿二歲、
嵯峨天皇、大同元年五月、
面縛人、任傅、未曾有事、

康和立坊、爲房可レ任レ亮、敦宗可レ任二學士一、而共依レ爲二刑人一、不レ被レ任レ之、俊信一人、任二學士一、敦宗追任レ之、顯季任レ亮昇進之所、爲房補レ之、是皆背宮之事、殊避二忌諱一之故也、流刑之者、猶嫌レ之、況面縛之人哉、學士、亮等猶撰レ人、況於レ傅哉、時移風變、蓋此謂歟、莫レ言々々、

十六日、乙巳雪降、今日立太子第二日也、余依レ不二參仕一、今日關白以下、大臣等不參、以二宗家卿一爲二上首一云云、

十七日、丙午朝間雪降、辰刻以後晴、立坊第三日也、余猶不二出仕一、晩頭參二女院一、入レ夜歸來、今夜寶遍闍梨來、誦二法華經一、能讀也、今日關白幷傅、左大臣已下參入、三獻如レ例云々、

十八日、丁未天晴、

十九日、戊申雨下、

廿日、己酉陰晴不レ定、雨雪交降、今夜有下行二幸于法住寺一、爲二御方違一也、今日申刻、法皇爲二御方違一、臨二幸宇治一、因レ之關白自二一昨日一、向二其所一經營、兼數月有二此風聞一、仍被レ新二造御所一云々、凡其儲莫大云々、關白不レ候、逢二御幸一、忩以上洛云々、余爲二方違一、向二賴輔入道爾直廬一、又女院依二御方違一、渡二御御堂御所一云々、今夜行幸以後、定能朝臣來、示二條々事等一、今夜被レ任二中宮亮一、四位左衛門佐保盛云々、此外無二任人一云々、

廿一日、庚戌天晴、卯刻歸宅、今曉行幸還御云々、又午刻許、法皇自二宇治一還御云々、中將三品事、自二女院一被レ申レ院、頗有二許容之氣一云々、

廿二日、辛亥天晴、巳刻參二日野一、申刻歸宅、恒例毎年之參、自然懈怠及二于今一也、用二人車一、其人車馬、任意如二先々一、今夜中宮初入內云々、東宮廿一日可レ有二入內一云々、清經朝臣、叙二從四位上一、官賞云々、

廿三日、壬子雪積レ地二寸、今夕於二法皇宮一、被レ行二往生講一、毎月十五日可レ爲二恒例事一云々、太相國已下、堪二糸管一之輩應レ召、但外人不レ入二此列一云々、未刻、頭權大夫光雅朝臣來、余着二直衣一謁レ之、仰云、明日可レ被レ行二京官除目一、日來左相府、被レ申二可レ參之由一、(而)今日俄申二所勞一、仍可下令レ參二執筆一給上者、令レ申二承了之由一、晩頭源中納言來語、又長光入道來、

廿四日、癸丑天晴、此日京官除目也、一夜儀、亥刻着二束帶一、先參二女院一、依二御佛名一也、資長卿一人候レ座、余不レ待二事訖一參內、關白未レ被レ參、奉行職事、光能朝臣參院、

未歸參云々、余參御所方、謁女房了云々、語云、中將殿、今夜可有御慶〈三位之様〉所承也云々、余悦無極、正月朝覲行幸歟、將叙位歟之間、可有沙汰之由申入了、而忽聞此告、誠不慮事也、但光能未歸參、其後可有一定歟云々、此間關白被參、余申中將所望事、未聞及、若有沙汰者可存此旨、云々、〈女房語云、臨關白所被承也云々、而今被稱未聞及之由、疑不甘心事歟、〉其刻許光能歸參、其後關白依召被參御前、及寅刻余赴陣、〈先是頭報已了、〉左大將已下公卿三四人在座、余先着奥、即移端座、直履之後、使宮人置軾、〔頃之〕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就軾仰召仰事、次召大外記頼業、右少辨光雅、等仰之、〈其詞如常、〉此後良久移刻之後、藏人來召、余已下揖之、此間左大將起座、〈不可取宮文之故歟、〉實守卿同起了、〈本所候之輩、實定、實國、兼雅、實守等也、而兩人起座在陣腋、〉宮文人數、今一人不足、人々曰、殿上方別當權中納言等所候也云々、仍先以官人觸之、官人歸來、申旨不足言、大略不示聞歟、雖重相示、官人之體、有若亡也、須付職事若以外記沙汰也、然而彌依可經時刻、隨宜招着實守卿之後、召外記、〈六位候小庭、〉仰宮文、即外記三人、取宮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弓場、〈余、實國、兼雅、實守等也、〉外記立納言後了、余揖〈納言以下答揖、〉着殿上、關白豫被坐奥座、關白云、官人來小板敷下、責可寄宮文之由云云、切腹次第也、大略忠親、實綱等、隱居片角之間、以關白存件等卿之由、官人相示歟、勿論有若亡事也、兩卿隱居太奇怪也、次關白被着御前座、相次余參着、次實國、兼雅、實守等、置宮文着座、次主上召關白、〈被引寄御簾如例、〉關白着圓座、傳召下官、下官先着我圓座、依重召着第一圓座、引寄裾祗候、依天氣奏闕官帳、次第如先々、仍不記、次縿大間、〈依燈遁座、召男共、令重立之、〉今夜用縿置四五枚一度押帖之說、依早速說也、次任式兵、次召院宮御申文、〈實家卿、〉此間關白賜御硯宮申文、被撰之、次任民部省奏、次關白撰給申文少々、余先取可袖書之申文置前、袖書之間、實家卿持來院宮御申文、〈除上西門院之外、悉持來也、〉余取之置硯上、〈縦可袖書、申文暫入一莒、〉排笏押宮奏之、返給置前、取袖書申文、先注袖書、〈三通、〉召實守卿、〈今夜、被定申前守通武功過、件卿雖可說頗、未從其役、仍召起賜之、〉令下勘之、實守取之退下、依可有所役、即復座、余引院宮御申文裏紙、並置硯左、〈上也、〉此間關白、撰賜申文十餘通、返上殘申文於御所、被早出了、〈明日、明後日、物忌云々、早出歟、但先是度々鷄鳴了、〉余問內覽有無、被答

云、不可有者、余取申文等、分置座前硯下等、先任院宮當年給、（見合任人注文、件折紙具申文、所賜也、）次委見申文等之處、追賜申文之中、有可袖書之申文十通許、仍召資家卿、（此間資守讀之、資家只今無所役之故也、）令下勘之、又撰見顯官申文之處、只史申文一通也、仍取笏奏事之由、無分明仰、若御猶歟、仍召奉行職事光能、尋問云、顯官擧必可有也、而關白撰餘申文之中、史申文一通之外、無顯官申文、若大束之中、有申文者、内々申出、可持來者、光能云、索其外不候云々、仍勿論無顯官擧、頗希有事也、然而非執筆之失、後代人勿謗之、但往代粗有此例歟、近代之間、未曾有事也、次欲任課試者之處、筥文之中、無件勘文、又任人注文之中無之、仍任文章生、次任京官等、無指次第、只任注文、計便宜所任也、此間入日了、此中陰陽寮違奏、入注文、而與違奏狀有相違事、仍以光能朝臣問外記、申云、此違奏甚異樣、所載僻事等也、爲奇不少、被問太寮之後、追可有沙汰云云、余奏事由、勅云、然者下名之次、可有沙汰云云、仍件申文入一筥、凡任人等之中、三分之二無申文、仍度々召光能、令書進申文等、此間功過定事

訖、左大將持來定文、余取之覽入第一筥、左大將、并實國卿等退出了、所殘只兩宰相、中將許也、京官等任了之間、實守卿持來下勘申文等、（此間天曙、日未出、）余次第任也、次資家卿持來追下勘申文等、各任之、此間資長卿着座、（清書上卿也、）兩宰相退出了歟、余皆悉任了、奏事由、奏大間、入第一筥、次布叙位、余召五位藏人兼光、令進續紙、（二卷持來、）余取之置前、取笏候氣色、卷返叙之、書了放紙餘卷之、入第一筥、次取出成文封之、（普通說、卷大間、返賜之後、可封也、而今用異說、先封成文也、）其儀如常封了、（寄物取成文、）置座下方、横置替筥、捧笏奏大間返給、（功過定所、成殘申文、并進（發）申文、留御所、唯此一通也、）復座拔笏置替筥、以成文入第一筥、硯筥并第三筥中調入了、又置替筥、捧笏取大間筥、（叙位、大間成文等也、）揖起座、於御倚子前、賜資長卿退下、於弓場殿代、招兼光、宣下檢非違使事、又付同人、奏良通叙三品之慶、歸來仰聞食、余拜舞退出、（于時辰剋、）今日内給名替、不下勘任之、是一說也、又卷重申文等、（名替、國替、等之類也、）作重挿成文、是一說也、今日議始、參大間之間、關白命左大將云、受領文可召云々、實定卿召辨直始行、須申文書候之由、蒙可定申之命之後、可被定歟、見合（忠親卿歟、實綱）

歟、（晴之間、諡不見及、）實家書定文、實守讀帳、今日始讀之也、又居火櫃銜重、（關白未被出之間也、）勸盃、（頭定能朝臣、瓶子光雅、）關白退出之後也、今日春宮御給、藏人一臈平親能、任大學亮、（東利例尻付）云、（東宮坊當年御給、）余退出之次、參院立中門、付藏人奏事由、拜舞、昇候中門邊之間、以候北面之下臈、（信盛）云々、被仰出云、（信盛直不示、以季信所申也、）以去夜まて一定とも不存、猶不審に思給し爾、成熟し、返々悦申不少、可見參之處行法之間自不申、尤遺恨云々、余招寄信盛奏、抃舞餘身、面目可足、令仰彌添恐悦之由了、良通生年十二歲、家例多十四叙三位、（大殿已下、故殿如此、）至余十二歲叙三位、時人稱之早速、令恐怠不墮此跡、誠是希有之中希有也、去月勤仕春日使之間、旁有叶神慮之證等、今浴此恩、豈非神德哉、何況素所望、正月行幸賞、并叙位之次、以坊官賞可叙之由也、而歲內成就、法皇今度必可被叙之由、被奏內、自內又尤可然之由、被申院云々、誠運之令然也、抑以余坊官賞所叙也、今夜賴政叙三位、第一之珍事也、是入道相國奏請云々、其狀云、源氏平氏者我國之堅也、而於平氏者、朝恩已普一族、威勢殆滿四海、是依勳功也、源氏之勇士、多與逆賊、併當殃罰、賴政獨其性正直、勇名被世、未昇三品、已餘七旬、尤有哀憐、何況近日身沈重病云々、不赴黃泉之前、特授紫綬之恩者、依此一言被叙三品云々、入道奏請之狀雖賢、時人莫不驚耳目者歟、今夜博陸中將師家、叙四品也、

廿五日、（甲寅、）辰刻退出、未刻外記持來大間成文、（加入硯筆等、）依無清書了、參議左少辨兼光勤之云々、父子勤仕歟、邦綱、資賢、宗家等卿、并定能朝臣等來慶、此外人々多來、大夫隆職來云、今年不堪奏等、未被行、左府依所勞不能出仕云々、可有御參之樣、兼光所申也、明日可被行荒奏也、未被行公事所宛申文、位祿定、施米大粮等也、不堪申文、同定等、素所付官奏也云々、余答云、日來〔未〕風病不快、相扶參除目、退出之後前後不辨、如只今者難出仕、但得少減者、可出仕、且可調文書歟、抑不堪奏依一上讓、次大臣所候奏也、若又可有上催、兩方共未承及、蒙催之時可申左右也者、子刻許、兼光示送可參勤之狀、申所勞無術之由了、今日依日次不宜、中將拜賀事、自明日可沙汰也、關白送書被賀中將三品事、

廿六日、乙卯、天晴、自今暁風病之上、咳病相加、不知爲術、兼光重催云、今日雖參者、明後日廿八日可參仕云々、隨今明有樣、可申左右之由返答了、今旦召左京權大夫光盛、仰三位中將拜賀事可沙汰之由了、御出事、國行可奉行之由仰之、依天仁三年故殿御例（之儀）所行也、問遣日次於在憲朝臣之許了、豫見也廿八日吉也、仍内々仰其旨了、

廿七日、丙辰、天晴、風病猶以不減、三位中將拜賀、明日（廿八日丁巳）爲吉日之由、在憲朝臣所注申也、入夜送使者於兼光之許云、明日官奏、左府參否如何、所勞猶無術、於事宜者、更不能辭遁事也、可被計申者、使者歸來云、明日荒奏、左府相扶所勞、被參入也云々、光盛申明日拜賀雜事等、

廿八日、丁巳、天晴、此日三位中將拜賀也、天仁三年例行之、今夕春宮初可入内給云々、仍殊所忩行也、（自女院御所出立也）巳刻光盛參上、申所々申次散狀、未刻余（參）女院御所、同刻自院賜御牛（黑斑牛、右將曹秦頼文爲御使相具也）、於中將曹司南面見之、頼文（參）來之、引退之間、侍左馬允奉頼受取、傳給車副、（牛童遲參之故也）更召頼文於緣際、賜中將衣一領（濃蘇芳色）、美作守基輔傳取給之、申下基輔（依爲院司、可參朝覲行幸、御裝束所之故、着衣冠也、）頼文取之退下於門下（閑）所、賜牛童併飼口等祿、（牛童手作布五段、飼口同布二段、）所司政職行之、申刻、源中納言（雅頼、直衣、）來、余於西廊方謁之、相次土御門大納言（邦綱、束帶、）來、居同所、同刻、中將於曹司着束帶、（冠垂纓、蒔繪螺鈿金鏡劔、紫緂平緒、（縹黄風）、有文玉帶、（件帶、申請關白）袍（立涌雲、申（將）關白、先例也）黑半臂、打下襲、紅打袙、萠木袙二領、紅單衣、縮線綾表袴（裾）、紅大口、襪白黄、檜扇、淺履、）定成、信光等奉仕之、裝束訖降立東對、（中將曹司也、余并夫人居此所、夫人今且先以參入、）南面、民部少輔宗雅取履、使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先申、余再拜、次使同人申慶儀、又再拜、（此間其人、頭中將已下、前駈諸大夫等、在庭上、）訖歸昇堂上、（經庭殿南面也、）廻西門南、降自中門廊内方、立中門内、（東面、此間邦綱、雅頼等卿、降立中門外、）使別當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申事由、（經家先示氣色、昇自中門内方、於庭殿西面申事由、退歸仰聞食由、）拜舞即出中門、（須立中門拜也、然而今度便宜也、）北行向邦綱卿小揖、（西廊列立中門廊西出廊、南上西面、）於西門外乘車參院、

路頭行列、

先居飼二人、（當色二行、）

次御厩舎人二人、（當色、赤色黄衣二行、）

次一員、（右府生束帶、番長、狩胡籙、）

次前駈、　五位八人、（騎馬二行、爲先下臈、）

大宮大進行頼、（院殿上人、）　上野守頼高、

前豐前守能業、　散位定成、

散位良盛、　　散位兼親、(院殿上人、)
左馬權助國行、　　但馬權守長俊、
次車、(檳榔毛、余車也、不新調、先例也、)
次隨身四人、(褐衣、藺胡籙、白狩袴、垂之、)
次衞府長、番長忠武、(褐上下、緂冬衣、不平緒、)
雜色十八人、
牛童持榻、(犬小院丸、當色、朽葉、萠黄衣、)
赤衣仕丁、持雨皮張莚、(當色、)
舍人持御笠、
次扈從殿上人三人、(天仁例也、)
頭中將定能朝臣、
民部少輔宗雅、
侍從兼忠、
於七條院殿西門外下車進中門、付院部經家朝臣、奏事由、歸來、仰聞召之由、(此次告昇殿、)拜舞了候殿上、退出、(唯今爲合始之間、無御前召云々、)參東宮、付大進光長、啓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便仰昇殿、)再拜了、昇候殿上、退出、(邦綱卿參會、退出之間、降立地上云々、)參內、入自左衞門陣代、經床子座前、(于時上官一人在座、仍揖而過云々、)進弓場殿代、付頭中將定能朝臣、奏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告召由、)拜舞了後、昇候殿上、次主上出御晝御座、次職事告召之由、卽經上戶參御前、(御殿西面簀子、依敷圓座、中將候圓座邊云々、)小時退下、卽入御、次參中宮御方、經堂上、(從者廻北面、于時未及秉燭之故也、)降立西中門、付大進基親、啓事由、再拜、次參博陸、(先是兼光於內裏、傳關白命云、依行啓參東宮了、不可令光臨給云々、然而猶所參也、)不進中門、兼光出逢云、參東宮給了云々、(其實未被參、然而爲不謂稱此由、如何々々、)仍不拜退出、參八條院、進立中門、使別當前兵衞佐光實朝臣申此由、拜舞、(依召重可拜、然而略之不拜、)參御前、退出之後、給一員幷隨身祿、(府生六丈絹二疋、番長疋絹、隨身四人疋絹、)又雖可賜車副、舍人、居飼、牛童等祿、余敍三位、拜賀之時、不給之、仍今日隨彼例也、於內裏頭中將留了、今夜參東宮、行啓仍依可遲々、兼示此由也、宗雅於殿下留了、是關白御共、有先傾狀之故也、同兼申此由、兼忠一人始終從之、於八條院取沓下襲裾等云々、
抑承保二年、二條殿敍三位、拜賀之時、被申請關白(大二條殿)袍帶等、仍今度遂彼例也、今夕被行下名云々、又東宮始入內、仰手車云々、右少將維盛朝臣、敍正四位下、家賞云々、又不堪荒奏、左大臣候之、
廿九日、(戊午)天晴、史持來奏報、家司行賴傳覽之、今夜

和奏、（左大臣）官所衣位祿定、施米大粮等、被二付行一云々、」

卅日、（己未）雨下、追儺、上卿權中納言實綱卿、參議稱ㇾ障不參云々、傳聞、關白室可ㇾ參二東宮一、卽可ㇾ候二入內御車後一之由、前相國結構事、一定之間、忽以停止、去廿八日行啓、只御乳母時忠卿室、候二御車一云々、此事甚太見苦事也、世間人彈指云々、而忽停止之條、子細不ㇾ審、或人云、時忠卿厭却云々、凡古來未ㇾ聞下執政之室爲二乳母一之例上、而棄ㇾ身口鈌二權勢一之間、自然甚事停止、是氏大明神冥慮歟、雖二末代一、墮ㇾ家棄ㇾ名事、能可ㇾ有二用心一事歟、今日返二上關白借給玉帶一了、

右治承二年（戊戌）冬此一冊墨付百參拾八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筆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二十八終

玉葉　卷二十九　治承三年正月

治承三年春夏

正月(小)

一日、庚申、天晴、卯刻、拜天地四方、(須寅刻拜也、而相勞風病之間、自然及此刻、)午刻手水、陪膳陸奥守範季、(依四位故障、用五位上臈也、)未刻着束帶、(紺地平緒、魚袋、餝劔、)(余所持餝劔只一腰也、仍借博陸用之、余劔所令帶中將也、)三位中將良通、同着束帶、(於女院御方曹司着之、來余方、餝劔、魚袋、紫淡平緒、不着中臂打衣等、)相共參院、七條殿、坐西對代簾中、(先是、他公卿等、多以居之、少々起座避了、)三位中將、同居此所、(先々數輩爲其座、今日弘遊許也、)小時、左大臣參來、坐同所、余仰良通、欲令起座、(與大臣同坐、無其禮之故也、)而左相府、頻以被招居、仍不起座、此間、與左府交語、頃之、內大臣、幷實房卿等、來此所、及申三點、關白參入又以被入、坐同簾中、(中將須避座、而依非其眼路、猶居此所、)其後、人々降立中門外、左府、余、內府、同以降立、(降自中門廊外方也、中將同降自此所、立加公卿列末、)關白降自中門內方、加立列上、次別當權中納言兼雅卿、(春宮權大夫也、)離公卿列、(公卿列、東上北面、如例年、)氣色關白、昇中門廊外方、(脫置沓於地上、)進寢殿南面簀子、就簾下、起左廻、降自中門內方、仰聞食(不聞只氣色許也、)之由、出中門、着履、獨立北方、次關白(御東去五六丈練始、今日甚徐練步、過例年、)已下、(練也、)左大臣不列立南庭、近年參議已下列後、今年只一列也、(良通立三段末、)次頭中將定能朝臣已下、七十餘人列後、(大略皆四品也、五位僅一兩人加末、依無其所也、)次拜舞如常、公卿、下﨟、(中將同之、)拜殿上人等、先以出中門外、再拜畢、關白揖、離列經列前、練步退下、左大臣已下、大納言已上、次第經列前、(不練、)退下、已上、皆昇中門內方、(關白可然、已下可出中門外也、寧大臣已上者、雖昇自中門內、大納言已下、猶可出中門外也、而皆悉用此路、無禮之甚也、)徘徊中門廊、關白、獨立對代南廣庇、(長押上也、)左大臣已下、停立中門廊也、即關白退下、相次左大臣退下、次余退出、(中將相伴、)參內參御前、謁龍顏、即入御、(中將同候御前、)其後以女房依歡樂難候節會小朝拜等之狀奏之、有勅許、仍參東宮、中宮御方等申入、即退出、(中將同參、)參女院、余幷中將、進南庭奉拜、(年來須如此也、而關白已下、不被存此儀、余又一身參拜、頗無便宜、今年、中將已爲公卿、仍相共所參拜也、舞踏如常、)之後、參御前、即歸家、今日、不賜一員祿、第三日出仕之時、賜腰指例也、

歸家之後、崗固如恒、（女房陪膳、）余出行之間、夫人幷姫君等、崗固了云々、次節供、余不着之、（陪膳行頼、）今日、須候小朝拜也、而自（然歟）舊年、有歎樂之氣、候院拜禮之間、彌以增氣、仍奏事由所早出也、左大臣、又稱扶、不被參內云々、余退出之後、關白參內、（先被參所々云々、）其後、有小朝拜節會等云々、（内辨三條大納言、外辨上宗家卿云々、）

今日出仕行列、

先余車、（如常、去年車也、）次隨身雜色等、其後中將居飼舍人、各二人、次一員、（府生番長、如拜賀日、是一家例也、）次前駈二人、次中將車、（新調毛車、不懸下簾、如常、）次隨身雜色、次其殿上人等也、

今日、院拜禮之間、左大將參入、諸卿列立中門外、未進、立南庭之程也、經諸卿前如例、（後無北路次、是例事也、）隨身不進出列前、可尋之、

二日、（辛酉、）天晴、此日朝覲行幸也、三位中將良通供奉、余參會院、如例年、巳刻着直衣、參女院御方、出立、中將今參畢、（於五條京極邊騎馬云々、）午刻、余着束帶、（蒔繪螺鈿劍、紺地平緒、）參院、行幸以前也、御裝束儀、異例年、寢殿母屋、幷東南西庇等、皆放出之、卷三方簾、法皇御坐、幷御拜座如常、副母屋北簾立亘屏風、西第一枚懸白袷、如常、（例年、南庇東第一二間南〔西〕面懸簾、是母屋御座之儀也、仍自去年改御裝束儀、）自余無相違、未刻臨幸、關白自閑路先以被參、暫語談、臨幸之後、先御拜、法皇押開御座後屏風出御、隆季卿置三衣筥、（先々、大臣勤此役、去今年、隆季卿勤之、何依母后不御坐、改此役人乎、）關白敷白袷之後、御拜如例、次改御裝束、垂母屋簾、撤御拜座、敷茵笠子、透渡殿等、敷菅圓座、次立胡床引陣、次主上重渡御、關白候笠子、頭權大夫光能、召公卿、左大臣以下、着御前、（余於南廣庇邊立加、自余在獎座、）上﨟兩三着座之間、關白被仰樂行事、（左中將泰通朝臣、右中將通親朝臣、）次振桙、次居衝重、（此間、兩〔方〕侍臣着欄下座、）次勸盃、（頭中將定能朝臣、瓶子五位藏人基親、）先是、萬歲樂、地久、舞了、（右一物忠節不候、若所勞歟、）次余退出、自舊年有歎樂之氣、昨今相勞出仕、猶依不快所忩出也、今日、實家、實守等卿、勤[illegible]班役、今日、中將下馬之後、入自北門、徘徊西對邊、欲着座之處、公卿員多、無其座、仍不着座、余退出之次、相具退出了、此日、中將供奉儀、

裝束、

位袍、　紅梅浮文織物、　樺散花、　半臂下襲、　崩浪表袴、
紅打衵、　紅大口、　薄色衵二領、　紅單、　卷纓、　緌、
紫檀地平胡籙、　蘇芳袷丸緒、　弓、　紫檀地螺鈿劍、　水精柄、
紅梅地平緒、　有文玉帶、　靴、　若紅梅下襲之時、不着蘇
平緒故實也、於紺地者無憚、

馬、紫白、　院御馬也、
鞍、黄地、　竹豹皮、　蘇芳総手綱、
随身四人、褐衣紅打、　朽葉、狩袴、　結レ柳付レ之、
童二人、浮線綾梅狩襖袴、濃打、衣取二結梅花一付レ之、萌杏、
馬副四人、装束如レ常、
雑色二人、白張、　武具、　有宗、
舎人、二監上下、　濃款冬衣、　居飼装束如レ常、
行列、
　馬副張二馬口一、　次随身、　次童、　次雑色也、
帰家之後手水、陪膳光経朝臣、歯固等如レ例、今日右中辨経房朝臣来、不レ謁レ之、
三日、壬戌、天晴、手水陪膳季長朝臣、歯固如レ常、両大外記、大夫史等来、又中御門中納言被レ来、余謁レ之、頭中将来、招二入内簾一謁レ之、語云、昨日行幸賞、少将資盛、資時、侍従清宗等、叙二四位一、皆不レ避二其官一云々、又云、御遊召人、拍子資賢卿、被レ黙二宗家卿子一、依レ不二出仕一、資賢取レ之云々、付歌雅賢朝臣、琵琶實宗卿、箏侍従兼宗、忠親卿息、今度始弾レ之云々、和琴實家卿、笛少将維盛朝臣、笙家通卿、篳篥定能朝臣、曲、呂、安名尊、席田、鳥破、律、青柳、更衣、萬歳楽、五常楽急[等]云々、右少辨光雅来、入レ夜、上官列参、進二見参一、又邦綱卿来、余謁レ之、
四日、癸亥、天晴、所司進二元三見参一、未刻、二位中将兼房直衣来、余謁レ之、元日入レ夜参院、昨日参二内幷殿下一云云、今年、強不レ可レ被二出仕一歟、
戌刻、頭権大夫光能朝臣来、余着二冠直衣一謁レ之、光能云、明日可レ被レ行二叙位一、可レ参二執筆一、左大臣、申レ障者、申下可二参仕一之状上了、此次、示下付行頼申二四品一事上了、六位外記持二来十年労一、不レ知二案内一之女房等、不レ搦レ余、作レ納レ筥返給云々、尤不敵、
五日、甲子、朝間天晴、午後雲掩、入レ夜雨下、此日、叙位議也、余奉レ仕二執筆一、早旦、召二遣大外記頼業一、申刻参上、以二職事国行一、進二十年労一、留レ文、入二硯筆紙等一、其様如レ常、於二件筥一、以二家司光経朝臣一賜レ之、又召二頼業於御前一、仰二叙位之間雑事一、頃之、退二下侍所一、以二光経一、付二橘氏爵名簿一、今年不レ召二氏人等一、只長者以政所二挙申一也、功過別当貞光云々、其様如二去年一、不レ載二功過別当之由一、頼業退出了、
亥刻参内、其後、奉行職事光能朝臣、為二御使一更参院畢、子刻、関白参上、同四刻、関白被レ示下可二着陣一之由上、仍余向レ陣、先奥、次端、令レ敷レ軾、即蔵人左少辨兼光来、仰二召仰事一、余便可レ仰レ之、而不レ仰、兼光退下、更以二

官人召弁、依無他弁、兼光參上、余仰云、今日可有叙位、召仰諸司了、（永久五年、故殿始候叙位〔給〕、頭弁召仰、退歸之後、更召弁被仰之、其後被仰外記、今日逐彼例、先仰弁也、）兼光唯退下、（此次仰云、中門撤孔雀間、而依雨儀、宮文可列中門、撤彼數束移南腋、可開中門者、）次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參軾仰云、今日可有叙位、文書相具候へ、（普通說、不異仰弁詞、今用一說也、）頼業唯退下、次藏人來召、（余揖、諸卿不揖如何、）次余以官人令見中門、（撤孔雀間否也、）官人歸來申旨、不足言、（大略有若亡也、）而間、召使於陣腋、申撤舉之由、次余召外記、（六位候仰小庭、）云、宮文候へ、外記唯退之後、良久不列、度々被催之後、外記三人、取硯宮文等、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立東中門、（余南面、納言西面北上、參議東上北面、）外記、立納言後、畢之後、余右廻、自中門内北行、出北腋小戸、昇自小板敷、着殿上端座、關白、先是、在奥座、次關白、着御前座、次余着座、次宗家、成範、頼定等卿、置宮文着座、（實房、實國、雖參入、不取宮文、未知其故者也、）次關白、依召着圓座、次余依召、（關白傳召如常、）先着第二圓座、依重召、更起進、着第一圓座、引寄裾、正笏候、次被引寄御簾、余小揖置笏、右、移一覧宮文書於次宮、殘留十年勞一卷、（小披見、）以右手取上同宮、以左手押硯於其跡、以十年勞宮置硯跡、又披見、挿笏押硯已下於座下、取十年勞宮、膝行就簾下、引廻文許、（是一說也、）褰簾奏之、小退披笏候、主上御覽了、押帳簾給、余忩挿笏、進寄賜宮、又引廻文許、退居本座、置宮披笏、置替硯與一宮、引寄第三宮、正笏候、次依仰小揖、召男共、藏人來仰云、兼光召之、藏人退下、即兼光參上、余仰云、續紙、兼光退下之後、數刻不進之、大略、兼不被沙汰歟、仍召男共催之、良久之後、兼光持參之、（二卷置柳宮、）余置笏、自座下方取之、（不取柳宮、）横置座前、取笏候、次依仰小揖、見合續紙取勝、欲卷返之處、續三枚、仍如本卷之、入第三宮、卷返今一卷續紙、（續六枚、卷返、作法如去年、向座下方、拶置卷返也、）置座前、横、取笏候、（又説、畏候氣色、子細見去年記、）次依仰小揖、搢墨染筆、一卷如本置筆臺、取續紙染筆、一卷、書從五位下、（第三枚銘目奥際、上置一寸五分書之、先間加階人敢於關白、）置續紙、欲叙式部之處、省奏不見、仍觸此由於關白、召兼光、問外記、申云、一丞藤原頼經、依辭爵、欲擧第二丞、而一丞無故辭爵、何可被引越哉之由訴申、如此之間、不能放擧狀之旨、本省所申也云々、關白被示云、雖無省奏、推可叙一丞者、仍余叙之、（藤原朝臣頼經尻付云、式部、依無省奏、無懸勺之儀、置端三行如恒、）讀申不讀尻付、次取民部省奏、（在第三宮、）讀申、（其儀如常、見去年記、）

置硯上、取叙位、染筆叙之、三善朝臣盛俊尻付云、民部、抑關者奏、余〔也〕先申關白云、所載奏函第三者也、置第一二、擧申下臈之條如何、只可叙歟、關白云、可問外記、以兼光問之、申云、一二函未者奏、仍第三函故奏之由、本省所申也云々、仍叙之、讀申置叙位、取笏奏云、院宮乃御申文、次召權中納言實綱卿、北問、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先例、納言參議共存之、仍示可合關白、左右只可相計云々、余先仰實房卿云、納言下臈誰候哉、申云、權中納言云々者、近代多用參議、余存舊例所用異説也、實綱卿、參進余後長押上、余仰云、院宮之御申文、實綱微唯退下、此間、關白仰實房卿云、受領〔申〕文候哉、實房召兼光問之、申候之由、關白仰可定申之由、即召文書定之、與奪實房卿、實家擬候、實守見合補定済定文、實綱退下之後、先欲叙王氏之處、無名簿、仍召兼光〔問之〕、此間、且叙藏人、問關白叙之、源基行尻付云、藏人、治式部上、兼光歸參、申云、顯綱王、仲資王、相論之間、不被仰下左右之間、不可取進擧狀之由、去年叙位之時、被仰下了、仍不進之者、關白云、然者兼可申此旨也、臨期被尋問之時、申此由、尤懈怠也、但今夜不可叙者、次氏爵等、源氏加封、以爪解之、引禮紙、入第三箇、不引悉紙、藤氏問長者、披紙不加封、只引禮紙也、抑家説多者、叙外記史之後、叙氏爵、仍去年如此、今年爲用異説、先叙氏爵、是又家有其例之故也、此間、實綱卿〈捧イ〉持參院宮御申文、四通、申云、自余所々、自是、可括其所歟、自餘頗荒涼歟、余取之、置硯上、縦、指笏押宮奏之、小退候、返給置前、引寄宮等置笏、申文在硯上、於御所被解封、引禮紙了、欲叙上官之處、有外記申文、無史申文、仍先叙外記、申文懸勾、入第一覧筥了、召兼光、問無史申文之由、先關關白、申云、一史成擧、爲東宮大屬、而忽以叙爵之條、爲無術事、若可有恩者、欲叙留屬、其事不可叶者、可被越次史者、第二史祐重、當時爲初齋院行事史、仍共不進申文者、關白云、依爲神事奉行、史不可拘叙爵、可問例者、重問之、申云、依神事奉行、不可叙之由、非令申、只第一辭爵、然者可被召越第二哉否、可在御定事也、而當時有奉行〔事〕之由、申遂許也者、關白云、可叙第一祐重者、則叙之、此事被尋問之間、且叙諸宮給、並史所叙也、余先問關白云、一二之間、必可被叙歟、關白云、然、仍置其所也、其儀、先硯上並置御申文、大宮、皇太后宮、春宮坊、女御琮子等也、隨叙細卷、懸勾、如恒、入第一覧筥、不引悉紙、次關白、給叙位勘文、并府奏一通、叙人注文等、余取府奏、暫置硯下、取叙人折紙、開置座前、取勘文、自端卷寄叙位之所、置硯上、縦、先叙諸司、隨叙注文引點、勘文には、可取之者、紫被引點也、此中、馬允遊房被引點、而不可叙之由、關白被示、仍不叙之、次叙府奏、申文入一筥、次叙外衛、只一人也、太見苦、已上、叙爵皆了、今日、無外階之者、次取笏、奏曰、入内一加階了勘文、次以男共、召兼光仰之、其詞如奏聞、

須未叙訖後下以前、及終頭可召也、而忘却及今、但是非失儀、持參之間、且叙加階、（但可有加階之由見注文、仍從上之所、置一行叙他人、）先從五位上、次正五位下、此間、兼光持來一加階勘文、申云、入内〔八〕可仕者不候、余進勘文於關白、見了返給、余不奏聞、讀申叙之、（先例也、）次從四位上、（今日不叙從四位下也、）次正四位下、次正二位、（兼雅、以院當年給叙正二位、時忠、以建春門院未給同叙之、是等又希代事也、）皆叙訖、先卷勘文、返上關白、次書年號月日、向座下、放奥餘、一枚也、卷之、入第三筥、叙位、一兩度覆勘訖、卷之置硯上、（縱、）移成柄十年勞於次筥、入叙位於一筥、暫〔之〕取笏候、相待功過定訖也、頃之、實房卿持來定文、余取之小披見、獻關白了、見了返給、余加入叙位筥、（叙位右、定文左、）置替筥、指笏、押筥奏聞、返給、又置替筥、取出叙位、置座前、横、先返入成柄十年勞等、次返入他文書等、（初爲奏十年勞所入之文也、民部省奏、幷續紙等、不入〔云々〕、）取叙位、副笏深揖退起、於御倚子前授、入眼上卿成範卿退出、（于時丑四刻、子四點儀始也、）

今日叙位、臨時加級之者、有其數、然而、注文無尻付、余問申關白、答云、臨時歟、但雖不被付、何事之有哉者、仍不注付之、近代有臨時尻付、又關白、先年所注賜之尻付之中、有臨時、仍去年注臨時尻付了、而舊籍等、撿見之處、臨時加級之者、無尻付、仍以此狀問關白、左右共不可有難云〔々〕、今夜、依關白命不付之、又叙二省之間、居火櫃衝重、依無藏人頭無勸盃、光能朝臣參院、未歸參也、定能朝臣、今日、依勞事不出仕、云々、

叙位書様、　叙人總三十九人、

正二位、

藤原朝臣兼雅、（院當年御給、）

平朝臣時忠、（前建春門院去承安二年御給、）

正四位下、

藤原朝臣光憲、

平朝臣經正、

從四位上、

藤原朝臣基業、（策、）

正五位下、

藤原朝臣伊輔、

源朝臣兼忠、（中宮去年御給、）

高階朝臣經仲、

藤原朝臣光輔、策、
平朝臣業房、
藤原朝臣定輔、
藤原朝臣信清、
藤原朝臣盛定、
藤原朝臣定經、父經房朝臣、造蓮花王院御塔行事賞讓、
從五位上、
藤原朝臣範賢、從下一、
丹波朝臣伊基、針博士、
藤原朝臣忠季、簡一、
藤原朝臣公經、上西門院當年御給、
從五位下、
一行消レ之、爲レ敍二王氏一設レ之、而依レ無二敍人一不レ敍レ之也、
源朝臣兼行、藏人、
藤原朝臣賴經、式部、
三善朝臣盛俊、民部、
源朝臣能宗、氏、
藤原朝臣宗國、氏、
橘朝臣貞光、氏、
清原眞人良業、外記、

惟宗朝臣祐重、史、
藤原朝臣雅經、太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賀茂朝臣有安、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平朝臣知宗、春宮坊當年御給、
藤原朝臣賴房、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藤原朝臣齊方、諸司、　七日被レ止二位記一了、
橘朝臣近輔、諸司、
中原朝臣賴基、諸司、　七日被レ止二位記一了、
藤原朝臣盛賢、諸司、
藤原朝臣季光、諸司、
佐伯朝臣友賴、諸司、
中原朝臣景盛、諸司、
源朝臣景賴、左近、
藤原朝臣章助、外衞、

治承三年正月五日

六日、乙丑、〔天〕晴、此日東宮御五十日也、於二內裏一閑院、有二此儀一、東宮五十日儀、古今未レ有、近衞院儲貳之時、有二百日事一、大略被レ摸二彼儀一歟、但稱二不快例一不レ被レ仰二彼時例之由一云々、昨日、大進光長、內々告下可二參入一之狀上、藏人幼少之間遲參、且所レ申也云々、藏人遂不レ見、今日早旦、頭權大夫光能朝

臣、送消息云、可候御遊座者、申左手有所勞之由了、未刻、又送書狀云、可候主上御共者、申承之狀了、申刻、着束帶（餝釼）參內、先參內御方、定能朝臣云、左大臣已下、候東宮殿上云々、余卽加彼座、（端、先是、左大臣、左大將、實國、忠親、敎盛、〔已上端座〕內大臣實房、邦綱、實綱、宗通、〔已上奥座〕）（在殿上座、）余雖須着奥座、依便宜、令着端座也、左大臣、招頭光能朝臣云、殿下有御着座歟、內々可伺者、光能歸來云、且可被始者、左府召宮司大進光長、參進、左府被仰且可初之由、先一獻也、（權亮維盛朝臣、）次二獻、（參議敎盛卿、）次參議家通卿、申上汁、（兼居汁、仍只可申上之由、左大臣被示之也、）次下箸、次供東宮御前物、（陪膳權大夫兼雅卿、役送可尋記之、）其儀不見及、次取居折櫃物、其儀〔又〕不見及、次三獻、（別當忠親卿、）次左大臣、余、內大臣、右大將（先是加着奥座、）等起座、參內御方、暫徘徊淸涼殿南廣庇〔座〕邊、次主上出御、（御引直衣、出自御殿北障子、立御西面北第一間、關白被候、左大臣已下候西面簀子敷、定能朝臣取御座御釼、候二棟廊南簀子、召御草鞋之間、經數刻、大略、光能朝臣兼不存歟、尤不便也、良久之後持參之、）經南殿御後、入御自北庇東面簾、（此間、又光能朝臣逐電、仍無可取御草鞋之人、恭召之間、經〔數〕時刻、關白褰簾、定能授御釼於女房〔了〕、）次左大臣已下、還着東宮殿上、（今度自座下方、若之、經殿西南、已爲主上御所之故也、）此後令奉含餠給歟、良久之後、罷出御前物、（陪膳不參、是先例也、）此間及秉燭、次改御裝束、

垂母屋簾、卷庇簾、供平敷御座、次主上出御、次頭光能朝臣召公卿、次左大臣已下、着御前座、（經殿西廣庇、并透渡殿、敷菅圓座、北上東面、關白、左大臣、余、內大臣、大宮大納言、三條大納言、五條大納言等、着廣庇座、實國卿進出之間、依無座退歸了、不着渡殿座、依爲大納言、存凡卑之由歟、又左大將雖參入、不着座、退出了、）次居衝重、次勸盃、（頭中將定能朝臣、五位藏人光雅、取瓶子、）次供御前物、（陪膳邦綱卿、指笏解釼、取打敷、參進、經西簀子、自御座當間、昇廣庇、參進、敷御座前、役送、參議散三位等、從公卿座末、可用陪膳同道、又抑公卿三人不足、仍光能參上申可令役、四位殿上人之由、關白與左大臣相議、被仰云、下﨟一人[illegible]可役、今二人藏人頭可役、四位殿上人不可然者、）光能朝臣、持參御酒盞、被追歸了、是先例也、供了陪膳、拔笏、經本路退下、次置御遊具、（先是、地下召人候透渡殿南砌、賜衝重歟、不見〔及〕、）次御遊所候人等着座、（實國、賢資等卿、候廣庇座、兼雅已下、候透渡殿座、殿上人召人、定能朝臣、維盛朝臣等許也、）次御遊、呂、（安名尊、鳥破、席田、）律、（伊勢海、萬歲樂、長慶子、）是等、皆承暦御五十日例也、（堀川院親王之時、於禁中有御五十日、彼例如此、）召人拍子、（資賢卿、）付歌、（維盛朝臣、）琵琶、（實國卿、除光能朝臣儀、余、申手所勞之由、而參上之後、無他人、猶可候之由仰之、而實國卿已祗候、着座之後、雖示光能朝臣、光能竊申關白、卽被免了、然而持琵琶欲置余前、仍以五位〔殘〕人、令取下實國前了、）箏、（兼雅卿、）和琴、（實家卿、）笛、（實國卿、）笙、（家通卿、）篳篥、（定能朝臣、）長慶子之間給祿、關白祿、光能朝臣取之退歸給、隨身如例、已下四位五位殿上人等取之、左大臣祿、賴實朝臣來受取之、余祿定能朝臣來受取之、內府祿淸經朝臣來受取之、隆季已下、乍持起座了、次主上入御、關白參進、褰御簾、（經簀子、入御座北間也、）左大臣已下平伏、次左大臣已下、

廻二初所一、自二西面一可レ出御之由、兼光令レ申、仍欲レ參二西面一之間、猶可レ出二御初所一云々、仍佇二立南殿御後一、即出御、(定能朝臣取二御劔一、光能朝臣進二御草鞋一、如レ初、)經二本道一還御、余謁二女房一、即退出了、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大臣、)左大臣、余、內大臣、大納言、(實定、隆季、實房、邦綱、實國、宗盛、)
中納言、(資賢、兼雅、時忠、忠親、雅賴、實綱、)參議、(敎盛、實家、家通、朝定、)
非參議、(親信、)

今日、主殿寮西壺、幷南殿庭立レ明、

七日、(丙寅)〔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四度、)巳刻新叙レ史、祐重來申云、依二第一史成擧辭一レ爵、引二超下臈一、被レ叙レ爵之條、似レ有二賞遷爲一レ愁、枉被レ止二位記一、暫欲レ積二奉公一、又有下欲レ經二極臈一之志上、此旨可レ被レ仰二遣職事之許一云々、余答云、此事、經二沙汰一被レ叙レ爵了、但兼光之許、可レ給二一行一、即以二季長朝臣一、令レ書二御敎書一遣了、其狀如レ此、

新叙史祐重有二申事一參上、彼日次第、粗仰聞了、然而、其上有二申旨一歟、可下令二尋聞一給上歟者、御消息旨如レ此、恐々謹言、

正月七日　季長奉、

謹上　左少辨殿、

此事、雖レ不レ可レ賜二御敎書一、上官申事、不レ可二默止一之上、見任史之中、頗有レ便二奉公一之由、隆職所レ申也、仍所レ給二一行一也、抑須レ付二奉行職事光能一也、然而、彼夜不レ候、遂以二兼光一被レ尋二沙汰一、仍所レ仰レ遣也、

今日節會、內辨左大將云々、有二加叙事一云々、

正五位下藤原範能、被レ止二位記一者二人、(藤原賴基、同齊方、)

八日、(丁卯)〔天〕晴、定能朝臣、送二消息一曰、昨日節會、未刻、公卿參集、依二加叙事遲々一、及レ申終レ事、〔始〕內辨左大將、有二失禮事一、不レ下二位記筥一、召二舍人一、外辨列立之後、更思出、被レ奏二叙位宣命一、外辨數刻列立、未曾有事云々、今日御齋會始、幷諸寺修正始〔云々〕、

九日、(戊辰)〔天〕晴陰、源中納言、注二進一昨日節會違例事一、又左大將送レ書、陳二內辨失禮事一、大略無二遁方一歟、只有二歎息之狀一、余報云、於二失禮一者、古賢不レ免事也、强不レ可下令二歎息一給上者、昔閑院大將朝光、不レ開レ門召二舍人一、(見二小右記一、近世之人、公任卿、有二此失一之由知レ之、甚不便事也、)今太相國、取二賭弓奏一之時忘レ弓、失禮之條、古今如レ此、將軍何强爲レ恥哉、但於二失禮一者、誠獨焉之失也、未曾有々々々、何況節會守二笏紙一給レ之、不レ可レ有二如レ此之失一、誠非二

直也事一歟、
十日、己巳〔天〕晴、女房、姫君等、參二女院御方一、今日、催二
三位中將御齋會加供一、撿二先例一、納言之後、勤二此事一歟、
見二長承元年知信記一、猶依二不審一、可三撿申二之由、仰二進
信季之許一了、宮咩奠、納言之後所レ行也、
十一日、庚午〔天〕晴、入レ夜、人傳云、齋宮母儀、前少將公重女、内女房、其名輔局、日來伺二候禁裏一〔云々〕、死去云々、但實否可レ尋二聞之一、
今夕家宮咩奠也、今日依二吉日一、始念誦、又毎月朔日寫
經、元日依レ無二便宜一、今日書也、
十二日、辛未朔雪降、午後雨下、參二女院御方一、未刻、東宮
少進時兼來云、可レ進二帶刀名簿一、未廿三日可レ有レ試云
云、申二承之由一了、以二侍資康一、訪二賴政卿疾一、自二舊年一
煩二赤痢病一、及二獲麟一云々、三位中將加供事、信季注申
云、先例無二所見一、仍問二〔彼卿〕父信範入道之處一、納言
以前、不レ可レ然之由、所レ申也、又大臣之後、可レ有二加
供一之由、見二政所抄一云々、仍今年、三位中將、不レ致二
其沙汰一者也、
十三日、壬申〔天〕晴、此日、女房、姫君、同車、乙童等、參二吉
田祇園等一、密々之儀、恒例事也、基輔違レ車、侍等五六
人在レ共、

十四日、癸酉〔天〕晴、御齋會、並諸寺修正終、院幸二法勝
寺一、博陸空被レ參二法成寺一云々、今日有二僧事一云々、
光雅問二送十六日參否一、答下依二所勞一難レ參之由上了、
頭中將示送云、除目十七日云々、今夜欲レ參二修正一、而
依二所勞一留了、
十五日、甲戌〔天〕晴、今日月蝕也、酉刻蝕初、子刻復、
末、修二金輪一、余並女房所也、愛染王、姫君所、等念誦各僧三具、今日未
刻、大夫史隆職來語云、去年秋除目、白川殿〔給〕所、被
レ載二大間一之者、本所不レ被レ申、又職事不レ知云々、仍
下名之時、被レ改任一了云々、此事執事全不レ過、於レ官
者、任二注文一任了、主殿允、於二姓名一者、就二申文一、藤経光、女御給、同名也、書載了、本所請文違失、不レ可レ懸二執筆之過怠一事
歟、難レ堪々々、
申刻、頭中將定能來語云、七日節會之間事、内辨、着二
堂上兀子一之節、度々見二笏紙一、又取二出扇一、次第見レ之
後、被レ召二舍人一、次第凡非二直之事一云々、其後、外
辨參列之間、始以覺悟、忽下レ殿、實守卿雖レ列、進二軒
廊一相議、其後奏二叙位宣命一、次密々召二二省一、無二其儀一、不レ召二内豎一、直召二二省一、密々也、賜二位記筥一了之後、被レ仰二敷尹一、此間、外辨
數刻列レ之、資賢卿、稱二難レ堪之由一、竊以退出云々、古

來、未有如此之違例云々、實定卿、自成奇異之思、被卜筮々々、

十六日、乙亥、今日節會也、余不參、戌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來、余着冠直衣謁之、仰可參除目之由上、此次語云、近年、大略閣下一身勤仕、此役頗可有無心之儀哉之由、有院內御氣色、以此旨申關白之處、全不可有其儀之由被申、仍忩可有御參之由、所被仰下也云々、天氣之趣、雖似優恕、還不知食案內歟、雖何度、被仰上﨟事也、余此次示云、近代除目、無任人申文之間、忽令書進、召職事問拜任之由緒、如此之間、空移刻甚無用事也、自今以後、兼日承存、任人可被尋置申文也、又不被下宣旨、雜々口(成カ)功等、可被入臨時內給也者、光能語云、今度可有公卿昇進之由、所承及也云々、頃之、退出了、今日、仰信季令作進去年秋除目公卿給」

後聞、今日、內辨左大將、無違例云々、

十七日、丙子、(天)晴、此日、除目初日也、余奉仕執筆、早旦、修諷誦於十ヶ寺、(八幡、加茂上下、稻荷、春日、大原野、吉田、法成寺、廣隆寺、清水寺、六角堂、)又仰祈僧等、令修念誦、執筆役雖及度々、猶依恐不虛之失也、未刻、大外記賴業、持來闕官帳、留文返給筥之次、納公卿給、(加二合停任、合三通、)并硯、筆、墨、(褁樣如例年、)賜之、(家司光經朝臣、若布衣傳之、初度着衣冠、後々不必然者也、)下名之時、被止白川准后給、(先日、聞被成改之由、(而)去夜光能朝臣云、總所被止也云云、)被任改中宮御給、(而公卿給、)除白川殿(給)、(依被止)中宮御給不知下名、付大間載之、(任人、已了也、雖被改(問カ、介イ)、有其御給、仍不能除之、又下名之時、雖被改任、至于公卿給者、就大間作載之故實也、)此子細、同食賴業了、又仰云、今日除目、可早速之由、被仰下也、秉燭之程、調具文書、可候陣頭者、申云、今日政始也、而上卿于今未定、重被譴責之由所承也、定以及夜漏歟云々、又申云、外記宿官、所望申能登介也、(賴業息、外記宜業可宿官也、)即退出了、秉燭着束帶、(蒔繪劔、打下襲、)參閑院、先是、公卿兩三參入、光能朝臣云、政未訖、仍外記未參云々、又關白未被參、余參朝餉方、實守卿窺候、余招寄交語、相公語云、去白馬節、有大違例、內辨左幕下、思失例節會、開(不開カ)門之、即召舍人、仰刀禰、外辨參列之間、始以覺悟、忽驟下叅敍位宣命、此間、竊以內竪取下位記筥、置東階邊、密々召儲輔代、內辨歸下、返給杖於內記之次、賜位記筥於輔代、一度置案了之後、內辨被仰敷尹云云、古來未有如此之失、將軍太歎息云々、此外、公

事雜談、殆移二時刻一、(今日、實守問レ余云、取二宮文一之時、最末參議取レ宮後、可レ揖哉否、余云、此事素不レ知之、但今案レ之、向不レ揖哉、其故者、若爲二答揖一、有二此揖一、六不レ可レ不レ揖之說而已、有下取レ宮之後不レ揖之說上、沒知、不レ知二答揖之有無一、只就二去立之作法一、有二此揖一歟、以レ之思レ之、素存レ可レ有二此揖一之由上人、依レ無下可二答揖一之人上、不レ可レ略レ之、又素存レ不レ可レ有二件揖一之由上人、六、勿論也者、相公務レ答、)良久、光能來告、事具了云々、及二亥四點一、關白被レ參、(今夜及二深更一之條、未レ得二其意一、)卽余着レ陣、(先奥座、次移レ端、)相次實房、實國、成範、實綱、家通等卿着陣、余直レ沓、令レ置レ軾之後、頭權大夫光能朝臣、就レ軾仰二召仰事一、余先召二外記一、(大外記賴業、)仰レ之、(其詞如レ常、仍不レ記、)次召レ辨(左少辨兼光、但件人、候二殿上一、依レ催遲參之間、頗以遲參、)仰レ之、(其詞同レ前、)子二點、藏人來召、次召二外記一、六位、仰云、宮文候作、外記唯退去、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二硯宮文等一、列二立小庭一、次余已下、列二弓場殿代一、(主殿官人取二松明一、前行、如レ常、)余東面、納言西上北面、參議西面、外記列二納言後一、次余揖、(公卿答揖、)着二殿上一、關白兼以坐レ奥、次關白被レ參二御前一、余改レ靴、同以參着、次四納言置二宮文一着座、(實房、實國、成範、實綱等也、)此後參議不レ着、頻〔蒙〕レ催之後、家通卿着座、(先以二男共一催レ之、猶以遲々、仍余及二實房卿一、頻催レ之、)次依レ召、關白着二簾下圓座一、次關白召レ余、次余進着二第二圓座一、(作法如レ常、)次依二重召一、着二第一圓座一、(更起着レ之、如レ例、)次依レ仰小揖、置レ笏移三置一宮文書於二次宮一、(四所籍、頗引下テ置レ之、)留二關官二一卷一、(小披見、)以二右手一、取二上一宮一、以二左手一、押二上硯宮一、以二一宮一置レ前、更披二見關官帳一、(各端兩三枚、)卷レ之返入、挿レ笏押二下硯已下一、取レ宮膝行、廻レ宮、褰レ簾奏レ之、小退拔レ笏、敬屈〔而〕候、御覽了、押二張御簾一給、余忩挿レ笏進褰レ簾、賜レ宮引廻復座、置二宮於前一、拔レ笏、如レ本置二替宮一、引二寄末之宮一、取二四所籍一、並二置一宮一、(懸二硯於宮上耳、其次第、內授進大、以レ西爲レ上、)取レ笏候、次依レ仰小揖、置レ笏取二出大間一、置二硯上一、(縱、)卷二取禮紙一、自レ奥卷レ之、押平メテ入二硯宮一、(硯下小板上、)次逃二右足一、綫二置座上一、(綫二置兩三枚一、一度折目チ付、是容易之說也、其長二尺五寸許、)次居直、取レ笏候、次依レ仰置レ笏摺レ墨、(五百度、)染レ筆、二卷、取二內豎勞帳一、讀申、(其作法如レ常、)押合候二氣色一、(無二指勅許一、)置二硯上一、見二寄物一、(卷合入二硯宮一、)開二大間一、染レ筆任レ之、置レ筆讀二申大間一、取二勞帳一、(置二硯上一、)懸二寄物一、又取二勞帳一、讀申任レ之、

已上三人、(作法同レ前、頭散位喚等也、任二卷頭一、次第任レ之也、)

攝津大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國貞、內豎頭、

安房大掾正六位上伴朝臣爲助、內豎散位勞、

參河大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重國、喚內豎、

次余取レ笏奏云、院宮ノ御申文、次問二在座之參議於實國卿一、(實房卿、先是退出了、)申云、藤宰相、左宰相中將、(先可レ申二上臈一歟、宰相ハ下臈也、頗次第違例、)余召二實家卿一、(其詞、左近中將藤原朝臣、)件卿進二余後一、余仰云、院宮ノ御申文、此間居二火櫃衡重一、余任二內豎殘二

入ニ奏時、朱雀院籍等也、如レ本卷レ之、返ヨ入第三筥ニ、自ニ硯筥一第三也、
河内少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延近、奏時、
信濃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國兼、内竪、朱雀院籍、
次任ニ校書殿三人、頭、執事、散位等也、進物所、二人、執事、膳部、大舍人、三人、番長、散位、安和籍、等ハ、作法皆同、仍委不レ注レ之、
河内大掾正六位上秦忌寸友兼、校書殿執事、（頭カ）
山城大掾正六位上内藏朝臣重久、校書殿執事、
出雲少目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國貞、校書殿、散位勞、
大和大掾從七位上桒宿禰吉次、進物所執事、
丹後大目從七位上秦忌寸牛用、進物所膳部、
伊賀大掾正六位上安陪朝臣重久、大舍人番長、
下總掾正六位上橘朝臣延次、大舍人散位勞、
石見少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行兼、大舍人安和籍、
任ニ校書殿一之間、勸盃、頭中將定能朝臣、瓶子五位藏人基親朝臣、關白撤レ予、
予暫置レ筆取レ盃、目ニ實國卿ニ、擬了又任レ之也、任ニ進物
所ニ之間、諸ニ任人於大間ニ、未レ勾ニ勞帳一之間也、實家卿持ヲ參院宮御申文ニ、上西門院、從三位平朝臣等ハ、自是者、余取レ之、暫置ニ座前ニ、勾ニ勞帳ニ、覽入ニ
第一筥ニ、取ニ御申文一置ニ硯上ニ、縱、揷レ笏押レ筥、取ニ御申
文ニ、奏聞儀如レ恒、小退、拔レ笏候、返給之時揷レ笏賜之、
後、座置ニ御申文ニ、於レ前拔レ笏引ヨ寄筥ニ、取ニ御申文一置ニ
座前ニ、横、任ニ進物所大舍人等ニ之後、取ニ御申文一置ニ硯
上ニ、縱、件御申文、於ニ御所ニ撤ニ禮紙ニ、被レ卷ヨ籠一通之中ニ、此間、關白、撰ヨ給袖書申文等ニ、
先レ是、余返ヨ給院宮御申文ニ也、即被レ取ヨ下大束中文ニ、關白取レ之置レ前、撰ニ申文一見ニ目錄一也、余取レ之置レ前、
取ニ當年内給御申文ニ、置ニ硯上ニ、自余注ニ袖書ニ、其作法如
レ常、但公卿當年給之内、
「一通ハ　右大將　宗盛　申文　右狀云　當年内給　云々　未　○此條以
曾有也余申關白關白被斷賜同折下方入同筥中
下至先任外國四人申文上付驗更出並衍文仍宜刪
余當年二合申文不下勘事
在座　之大臣申　文不下　勘之　故實也　雖　然審于　自申
文下勘　之云々　諸人之所知如　此理又可　然但　長治
二年　知足院殿　永久四年　故殿　等例雖在座之大臣至
于未給名替等者　必下　勘之雖　自給於當年二儀
合者　不下　勘云々　又家　祕書　同注　此旨　仍今日　遊彼
耳、
間　在座參議　於宗家卿　件卿置筥文之後追所參也先是實國卿退出了　宗家卿
申云　左宰相中將　藤宰相候　此申狀存次第可然　余召云　參議藤
原朝臣　不召兼國故實也　卽家通卿進來余賜文仰可令勘申
之由　此次仰文宜了、次任當年内給　不謂申故實也　所藏掾二人内舍
人一人也　當年内給學内舍人之例未見　然而　依爲内

給不難之（但其旨申關白々々同所被傾奇）先任外國四人申文上付驗
當年二合相交、仍拔取非二合之當年給申文等置
硯與一筥之間、（不付短冊）以件短冊付當年二合申
文、注袖書、內給已下名替等、可勘合否、二合、可
勘二合年、（巡給未給等不見也）書了置座前、（橫、）
此中、難書有三通、
一通ハ、皇太后宮諸國介名替、其年給ハ、注之無
御字也、雖非巨難、又不可不咎、仍示合關
白、可相計云々、余折下方、入第四筥了、（第三筥文甚多、可除筥之故也、）且是諸國介、多々被任、頗以見苦、
然而無瑕瑾之申文不無、故可留之、今付小
瑕瑾之、如此事、隨便宜而已、
一通ハ、大宮御申文、被擧內舍人、而右狀云者、
其年內官未給云々、諸宮內官御給ハ三分也、內舍
人ハ、以二分代、若臨時御給、被申任者也、而
以內官未給、望內舍人之條、理不可然、仍
申關白、關白云、所難之旨可然云々、仍又折下
方、入同筥了、（抑近年之間、諸宮內官御給、被任內舍人之例、同在之、是奇異事也、習其例所被申歟、尤不可然云々、）
一通ハ、右大將宗盛申文、右狀云、當年內給云々、
未曾有也、余申關白云々、被斷腸、同折下方、
入同筥了、
余當年二合申文、不下勘事、
在座之大臣申文不下勘之、故實也、雖然重于
自申文、下勘之云々、諸人之所知如此、理又
可然、但長治二年、（知足院殿、）永久四年（故殿、）等例、雖
在座之大臣、至于未給名替等者、必下勘之、
雖自給、於當年二合者、不下勘云々、又家祕
書、同注此旨、仍今日遵彼儀耳、
問在座之參議於宗家卿、（件卿、置筥文之後、追被參也、先是定國卿退出了、）宗家卿
申云、左宰相中將藤宰相候、（此申狀、存次第、可然、）余召云、參議
藤原朝臣、（不召兼國、故實也、）即家通卿進來、余賜申文、仰可
令勘申之由、（此次仰文宜了、）次任當年內給、（不讀申、故實也、）所
被擧二人、目二人、內舍人一人也、當年內給、雖內舍
人之例未見、然而、依為內給不難之、（但其旨、申關白、關白同被傾奇、）先任外國四人申文、上付驗、（付堅如例、）入第一
筥、
備前大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春成、（當年內給、）
伯耆少掾從七位上紀朝臣為里、（當年內給、）
備後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吉次、（當年內給、）

周防少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國村、當年內給、
次取ニ院宮御申文一、置ニ座前一、一々放ニ裏紙一、入ニ第四筥一、幷置ニ硯上一、之儀如レ常、北間、關白返ニ上御硯筥幷申文一、退出了、同時、在座公卿等、皆起座了、執筆之外、一人不レ候レ座、余奏ニ事之由一、依レ仰召ニ藏人一、人々仰下可ニ着座一之由上、歸來申云、皆退出了、一人不レ候云々、是未曾有事也、末代事、毎事如レ此、次始レ自ニ院御給一、次第任レ之、多ハ被レ加ニ載外國內舍人等一、此中、八條院御申文、仍申文上付レ臉、如ニ內給一、有ニ二通一、一通被レ申レ掾、一通不レ載ニ外國一、只被レ申ニ內舍人一許、仍入ニ一筥一、此〔一〕通、不レ引ニ裏紙一、聊有ニ所存一之故也、此外、一兩通、同有下不レ載ニ外國一之御申文上、不レ覺ニ悟其所一、皆引ニ裏紙一了、一通不レ引ニ裏紙一事ハ、中竟夜、若爲レ可レ入之事之用意也、
伊豫大掾從七位上中原朝臣盛保、院當年御給、
但馬少目從七位上立花宿禰行正、院當年御給、
備前少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盛澤、皇嘉門院當年御給、
土左大掾從七位上中原朝臣永清、八條院當年御給、
讃岐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行兼、中宮當年御給、
播磨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守次、東宮坊當年御給、
美作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磯廉、太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備後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貞方、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成文及ニ三通一之時、取下所レ放ヨ置第四筥一之裏紙一枚上、四倍ニ押折天、四度破レ之、如レ捻ニテ、取ヨ替懷中紙機一、大間數入ニ硯筥一、是一說也、常法入ニ第一筥一也、成文數、一筋、依ニ成文數少一也、引展天置ニ一筥一〔也〕、取ニ成文三通一、置ニ其上一、片匙ニ結レ之如レ常、隨レ任指ヨ添之一也、次任ニ公卿當年給一、余二合、此次任レ之、不ニ下勘一之故也、此中、關白申文二分代也、仍入ニ第一筥一了、各隨レ任懸レ勾、注ニ任國一、指ニ成文一了、
備中少掾從七位上安倍朝臣國久、兼實當年給二合、
丹後少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成重、右衛門督藤原朝臣當年給、
長門少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國次、權中納言藤原朝臣（資）當年給、
安藝少目從七位上酒井宿禰國安、參議藤原朝臣（賴）當年給、
（上ハ使部ニ任ズル例任ジ事）
次任ニ上召使一、申文在ニ硯筥一、注ニ任所一、指ニ成文一、雖レ申レ掾、依レ例任レ目了、
攝津少目從七位上紀朝臣國貞、上召使、
次任ニ諸道院々擧等一、各立レ籤、在ニ第三筥一、讀申任レ之、懸レ勾不レ注ニ任所一、返ヨ入本筥一了、件擧等不レ定レ夜者也、初夜任レ之、其例多存、保安元年、保延三年等是也、
安房少掾正六位上品治宿禰國長、明法道年擧、
備後大掾正六位上橘朝臣清次、北堂年擧、
佐渡少掾正六位上淸原眞人淸久、明法年擧、
豐後大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恒貞、算道年擧、
土佐大掾從七位上藤原朝臣月里、勸學院擧、
肥後大掾正六位上橘朝臣花●次、學館院年擧、

薩原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鶴方、（花山院年爵、）
下勘申文等、未持參、及深更、奏事由、卷大間、
置硯上、（不入目、）加禮紙、（逆卷之、子細見去年記、）封之、切緒餘、引
墨入第一宮、（關官入次宮了、）次〔取〕出成文、置硯上、封之
如例、引墨同人第一宮、次卷寄物、如本入硯宮、
了、成殘申文一、（○一之字九本多無、故此所亦可省歟、）卷籠一通、（依無短册也、）加
之、

入櫃、

成殘	太間	成束

次置替宮、挿笏、押下硯已下、取宮膝行、置宮引
廻、褰簾奏之、乍挿笏、復座之後抜笏、引寄硯已
下、調置宮中物等、取笏、深揖退起、右廻退出、于時
丑一點、
今日參入卿、
關白、　余、
大納言、實房、　實國、
中納言、宗家、　成範、　雅賴、　實綱、不着座、退出了、

參議、實家、　宗通、　實守、着座、即退出了、
今日政始、上卿宗家、實綱等卿、參議實宗卿（宗イ）云々、
弁長方、兼光等之外、皆參云々、
十八日、丁丑、陰晴不定、此日、除目第二日也、亥刻、着束
帶參內、（相勞風病之間、遲々也、）欲參御所方之間、於殿上逢
頭中將定能朝臣告云、相待御參、可有召之由、所
承也云々、仍余即着陣、（直端、）相次宗家、雅賴等卿、着
之、余以令置軾之官人召外記、（爲問文書也、）六位參
入、仰五位可參之由、未參之間、藏人來召、人々云、
弓場漏濕、無便列立云々、仍余召辨、撤孔雀間、
可開中門之山、欲下知之處、辨不候、然之間、藤
宰相賴定着座、仰件人、令下知官、（以官人召史、於座下仰之、參議若不候者、余以官人可傳仰官、而宰相候之、仍所令傳仰也、且又官人有若亡也、）此間、別當忠親卿
着座、官人申撤孔雀間之由、次余召外記、（六位、）仰
云、宮文候へ、次宮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立中門、
（余南面、宗家、忠親、雅賴、北上西面、參議賴定北面、）外記立納言後、次余着殿上、（經中
門內辨北小戶、如恒、）次關白、相伴着御前座、次置宮文着座、人々
（經中門內昇自同廊南妻也、）次關白着圓座、次〔余〕依召（關白傳召、如恒、）
直着第一圓座、引寄裾、正笏候、次押張御簾、給
余置笏、押下宮等、取笏膝行、就簾下、指笏褰

臨、賜筥置板敷、引廻退復座、置筥拔笏置右、見大間成文結目、（各取上見之、）置替硯與〔大〕間筥、引寄末之筥、正笏候、次依仰取出大間、置硯上、（縱、）以小刀切緒、（可切結目左際也、而切右際、小失也、）置小刀、引拔紙機、（自右引拔二倍也、）引機テ、入硯筥下、（小板）撤禮紙、自奥卷之、入硯筥上、（小板）逃右足、參置大間於座上、（一尺八寸許〔也〕、）居直取笏候、次依仰摺墨、取文章生內舍人等勞帳、（在第二筥、本第一也、而加置大間筥之後、第二也、自硯ハ第三也、）並置大間筥、先讀文章生勞帳、置硯上、見寄物、卷合入硯筥、染筆欲任之間、家通卿、持參去夜下勘之申文等、余取之置座前、先任文章生外國三人、（第一候御書所、仍除之、此旨申關白了、）次任內舍人、外國三人、（各勞帳懸勾返入本筥了、）

加賀少掾正六位上源朝臣兼季、（文章生、）
越後少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宗弘、（文章生、）
肥前大掾正六位上惟宗朝臣定弘、（文章生、）
遠江大掾正六位上平朝臣家兼、（內舍人、）
上總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成、（內舍人、）
信濃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康義、（內舍人、）

此間、關白撰給申文一兩、（宿官申文、院宮名替等也、）余名替申文、注袖書、召參議賴定、令下勘之、了、（此次可令悉勘之由仰、今夜下勘之文、多京官未給也、自存明日可勘之由勅、仍仰此由也〔云々〕、）先問在座之參議於左大將、召之如例、（但大將申云、藤宰相云〔々〕、于時候座之參議、家通、賴定也、共無兼官之參議也、仍混合兩人令申勅、）次任勸進申文等、卷重申文等、乍重任之、隨任取放一枚入筥、及三通之時、放取在一筥之八條院御申文、裹紙用紙機、（其作法如常、取替儀中紙機了、）去夜成束、幷今夜成文三通、結添之、大間數紙、撿入硯筥了、（或入一筥、兩說共存、）皆悉令任畢、

駿河權介正六位上橘朝臣賴基、（停中宮去年十二月臨時御給惟宗孝賢改任、）
武藏介正六位上平朝臣資遠、（停去年十二月臨時內給紀濟則改任、）
石見介正六位上伴朝臣知邦、（停上西門院去年十二月臨時御給中原信家改任、）
日向權介正六位上三善朝臣爲清、（停去年十二月臨時內給中原爲貞改任、）

已上、名替道（通カ）、次弟卷重之、

丹後權介正六位上清科朝臣重友、（停去年正月臨時內給數前介中原俊清改任、）

名國替只一通也、

次余正笏奏云、兼國轉任宿官了、勘文、（無指勅許、）次召頭光能朝臣、（以男共召之、）仰之、（其詞、同奏聞、）相待持參之間、無所作、正笏候、余申撚顯官擧事、關白撰給申文等、余先仰左大將云、被候〔之〕人々、皆悉可被召着者、大將以藏人被召人々、此間經程、仍余且目（文カ）大將給申文等了、（無申史之束、）關白撰給院宮京官未給、

公卿子息二合等一、余取レ之置レ前、待二勘文一、無二所作一之間、皆注二袖書一了、此中、左大臣申文、不レ載レ年、余問ヨ申関白一云、不レ載レ年之申文、若可レ書下可二勘給一否之由上歟如何、関白云、只可レ勘二合年一と可レ書也者、去年注下可二勘給一否之由上、失歟、仍兆定注了、又未給二合申文には、注下可二勘給一否之由上、是例也、此後猶不レ持ヨ参勘文等一、仍以二蔵人一、度々催レ之、此間、頼定卿、持ヨ来名替申文一、余取レ之任了、白川殿名替也、

肥後権介正六位上安倍朝臣成種、停二従三位平朝臣盛子去年十二月臨時給平定後改任、

良久之後、光能朝臣持ヨ参三勘文一、兼国加レ封、此事先例未レ見、関白同被二感奇一、転任宿官巻重、不レ加二礼紙一、又史相論転任事、并式部辞ヨ申宿官一事等上、注二折紙一副ヨ進之一也、余取レ之、皆献二関白一、々々〔云、〕解レ封放二礼紙一、見二兼国勘文一、如レ本加二礼紙一之後、見二転任宿官勘文一、各返給、余取レ之入二両勘文一於二大間筥一、放二兼国礼紙一、細巻入二第四筥一、自レ硯第四筥也、披二勘文一、読申置二硯上一、見ヨ合寄物與二所レ載勘文之例国一、且相計、且随二関白命一任レ之、随レ任懸レ勾、此事大失也、須レ引レ點也、以前両度如レ此、而今偏以忘却、至愚之甚也、他家或用二此説一云〔々〕、然而、全不レ受二師説一事也、今所為奇怪、皆任了、巻二勘文献二関白一、折紙同返ヨ上之一、此中、良通、兼国、所レ載例、近江備後等権守也、而共以無レ闕、仍任二伊豫権守一、知足院殿、令レ任二此国一給、逐二彼例一也、申ヨ合関白一所レ任也、

神祇伯 因幡権守従五位上仲資王、兼二任近邊一、
少納言 讃岐権守従五位下藤原朝臣仲家、兼二例国一、
侍従 備前権介従五位下藤原朝臣公基、兼二例国一、
図書頭 讃岐権介従四位下賀茂朝臣在宣、兼二例国一、
暦博士 阿波権介従五位上賀茂朝臣宣平、兼二例国一、
助教 加賀介正五位下清原真人信弘、兼二例国一、
木工頭 越前介正五位下平朝臣信国、兼二例国一、
大炊頭 備後権介正五位下中原朝臣師尚、兼二例国一、
近衛中将 播磨権守従四位下藤原朝臣師家、兼二例国一、
同上 伊豫権守従三位藤原朝臣良通、兼依二例国不一レ闕、相計任レ之、
少将 美作介従四位下源朝臣資時、兼任二近邊一、
能登大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敦季、文章得業生〔□〕例国、
加賀少掾正六位上菅原朝臣在高、文章得業生〔□〕例国、

次引ヨ放宿官勘文一、読申任レ之、随レ任懸レ勾、如レ恒、式部、依二辞申一不レ任レ之、依二関白命一也、

蔵人 遠江権守従五位下源朝臣基行、
外記 能登介従五位下清原真人良業、
肥後介従五位下惟宗朝臣祐重、
民部 武蔵権守従五位下三善朝臣盛俊、

今夜、可任之者皆任了、余尋申關白云、可然之雜々外任等不候歟如何、關白撰給余臨時申外國申文、余取之、任相摸介了、（尻付注名字了、）

相摸權介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季長、（紙實臨時申、）

此後、顯官擧未訖、仍且卷大間、卷（サマ）委見大間、欲卷終之間、左大將持來顯官擧、（賴定相公書擧、相加申文等、）余取之見擧、獻關白、々々見了、即被進御所、返給、被加置大束了、余卷了大間、加禮紙、（不開、逆卷如常、）封之引墨、入大間筥、次出成文、封之、以今夜成文替藏去夜束、如常、引墨加入大間筥、轉任勘文、加置成殘申文、次卷寄物、如本入硯筥了、次置替硯與大間筥、指笏押下硯已下、取大間筥、氣色關白、進寄奏之、（引廻如常、）復座之後、拔笏引寄筥等、調納物、取笏揖退下、于時子三刻、今日入夜雨甚下、今日任文章〔生〕之間、置火櫃衡重、任內舍人之間、勸盃、（定能朝臣、不取、嫁酌、是例也、）關白擬余、々擬左大將、（大將往還資子、）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余、大納言、（實定、實房、實國、）中納言、（宗家、忠親、雅賴、實綱、）參議、（家通、賴定、）

〔今日、入夜甚雨、〕

十九日、戊寅、〔天〕晴、除目入眼也、亥刻參內、參朝餉、及子刻、關白被參、言談之次、被語去七日節會之間事、內辨大失之外、又小失太多、恐眼之所及、每事不審云々、賜下名之間、昇階之後指笏、又不懸膝於階、取下名於兀子、〔下〕二省之時、先以披見、此等、皆未見之作法也云々、頃之、光能朝臣歸參、其後、關白、於御前被書任人、此間、余着陣、（置外座、）令置軾、實國、成範、實綱、實家等卿、同以着之、余先召大外記賴業、問文書具否、申候之由、余目之、外記稱唯退下、數刻之後、（于時丑三點、錄報已了、）藏人家實來召、次余召外記、六位外記參候小庭、余仰曰、筥文候へ、外記稱唯退下、筥文暫遲々、仰實家令催之、（以官人仰之、）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筥文、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立弓場殿代、如例、外記立納言之後二丁、次余着殿上、（關白豫在奧座、）關白、余、相共參御前座、次實國已下、置筥文、着座、（夾名見端、）次關白、着圓座、次余着圓座、（置第一如去、）夜、次賜大間筥、余置笏押下硯已下、取笏參進、於膝下指笏賜筥、（引廻如常、）退復座、置筥拔笏、見大間成文結目、返入之後、引寄硯於前、以大間筥、夾下置硯與一筥之間、引寄次之筥、取笏候、次依仰

徴唯、(小揖也、下效レ之、)已置レ笏取二大間一、置二硯上一、(縦、)以二小刀一切二其緒一、(自二結目右際一切レ之也、)自二右方一引拔、二倍ニ引折テ、頗縒テ入二硯筥一、(小板下、)撤二禮紙一、自レ奥卷レ之、入二硯筥一、(小板上、)次逃二右足一、參二置大間於座上一、(以二去夜〔折目〕一爲二寸法一也、)次取レ笏候、次依レ仰小揖、置レ笏摺レ墨、染二筆二卷一、返二置筆臺一、取下在二第二覧筥一(本一筥也、)之課試及第勘文上讀申、置二硯上一、(此間、關白給二任人注文、幷申文兩三通一、)披二大間一、染レ筆任レ之、讀二申大間一、懸二句於勘文一、不レ注二任所一、返二入本筥一、點二寄物一、勾二申文一、(短冊入二硯筥一、)入二大間筥一、抑件勘文所レ載、明經道准得業生、問者生、竿道准得業生、幷三人也、而所レ載二注文一、只問者生許也、仍問二申關白一之處、被レ示下可レ任二一人一之由上、仍不レ任二殘二人一、

主殿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爲宗、(問者生、)

次讀二申文章生散位勘文一、(在二第二覧筥一、)置二硯上一、任之儀如二課試一、但所レ載二注文第三一者也、以二此旨一申二關白一之處、就二申文之目錄一所二書出一也、以二第一者一可レ任者、仍隨二此命一、(所レ被レ下〔之〕申文、依レ不レ被レ任、乍レ付二短册一返二上關白一、須レ入二外記筥一〔也〕、然而依二近例一如レ此、)

大炊少允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國通、(文章生散位勞、)

此間、賴定卿、持下參去夜所二下勘一之京官未給、幷公卿子息二合申文等上、余取レ之、(件申文、卷二籠一禮紙一、仍撤レ之入二第四筥一、此事、先例未レ見事也、)

暫入二成文筥一、關白重撰二賜申文廿餘通一、余分二置硯上下座前等一、(當時令レ任〔之〕申文ヲハ、硯上ニハ置也、自餘置二座前一、追可レ任之申文、夾下置硯與二一筥一之間上、)先任二內舍人等一、大略無二申文一、仍問二申關白一之處、只可レ任、大略臨時內給也云々、仍〔申二關白一之處〕、任了、此中、臨時內給申文一通有レ之、懸レ勾入二成文筥一了、又有二白川准后二分代一、(當年、)申文一同懸レ勾、入二成文筥一畢、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昵口、(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平朝臣業綱、(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大江朝臣資忠、(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貞綱、(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平朝臣家綱、(從三位平朝臣盛子當年給二分代、)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行長、(臨時內給、)

內舍人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忠康、(臨時內給、)

成文三通積之時、取下放置二第四筥一之禮紙上、(所レ加二勘進一之申文之禮紙也、若無二可レ然之禮紙一之時、拔二申文奧一用之例也、)如レ例卷レ之テ、破二取之一二度、(依レ不レ可レ封二大間一不レ儲二其料紙一之故也、)卷二殘紙一、入二本筥一、如レ縒シテ、取二替懷中紙機一、結二合兩夜幷今夜成文三通一、如レ常、次任二連奏、諸司奏、諸道擧、幷臨時內給等一、京官之中、諸司二分等、不レ載二注文一、然而、任二申文一可レ任之由、有二關白命一、仍任レ之、是大略諸司奏也、雖二五位已上一、公卿等、

一列之官、一度任レ之、是早速終レ事之故實也、此中有二
平宰相二合申文一、仍注二袖書一、召二實家卿一、合レ下二勘之一、
不レ待二持參一任レ之、行二轉任一之間、持二參件申文一、取
レ之懸レ勾、指二成文二丁一、件京官等、令レ任次第體不レ覺、仍任官次第レ之、
侍從從五位上平朝臣光盛、
侍從從五位上源朝臣雅行、
皇太后宮少屬從五位下大江朝臣家兼、
縫殿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賢、皇嘉門院去長承三年御給、
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盛房、從三位平朝臣盛子去年給、
陰陽少屬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宣盛、
陰陽師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康光、連奏、
陰陽師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清康、連奏、中原季光不任替、
大學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康重、勸學院別當、
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盛時、臨時內給、
玄蕃權助正六位上平朝臣長繁、參議平朝臣二合請作忠子、（作一本作任）
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親長、臨時內給、
諸陵頭從五位上加茂朝臣在忠、
民部卿從二位藤原朝臣資長、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行季、
兵部少丞正六位上大江朝臣資政、

木工少允正六位上平朝臣俊重、臨時內給、
掃部少允正六位上惟宗朝臣康憲、明法擧、
彈正少疏從七位上大原宿禰友長、巡奏、
西市正從五位下中原朝臣政泰、
春宮大夫正二位藤原朝臣兼雅、兼、
權大夫從三位平朝臣知盛、
修理少進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久長、〔算擧、〕
勘解由主典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朝業、本使奏中原盛倫辭退替、
次諸武官等、一列任レ之、公卿五位已上、混合任レ之、如
レ初、此中、多以無二申文一、注文雖レ被レ載二功之由一、子細
不レ見之輩一兩在レ之、然而、依レ爲二遷官之者一、無二尻
付一、此次、終二大間一、與入レ日了、十九之二字、薄墨書入之、如レ常、
左近衞權中將正四位下平朝臣重衡、
權少將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基宗、
權少將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兼宗、
右近衞將監正六位上多宿禰延久、
左衞門佐正五位下平朝臣業房、兼、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爲村、
少尉正六位上源朝臣康實、
右衞門督正三位藤原朝臣成範、兼、

右兵衛督正三位平朝臣頼盛、（兼、）
佐正五位下藤原朝臣範能、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俊宣、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通遠、
少尉正六位上惟宗朝臣兼定、（初齋院御禊功、）
右兵衛督從三位平朝臣知盛、
少尉正六位上宮道朝臣清定、
左馬頭從五位上平朝臣行盛、
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重佐、（熊野遷宮功、）
少允正六位上源朝臣邦範、（豐受宮遷宮功、）
右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助久、（院臨時御給、）
次相二觸關白一、取レ勞奏云、瀧口所衆ノ勞帳、（無二指、勅許一、）即
以二男共一、召二光能朝臣一仰レ之、（共詞、同二于奏聞之儀一、）此間、撰二見顯
官申文一、一切無レ之、雖レ問二申關白一、被レ示二只可レ任之
由一、此間、光能朝臣持來二所勞帳一、依レ不レ加二禮紙一、
返二給之一、余取二出轉任勘文一、（在二成文筥一、）欲レ任之間、光能勞
帳、加二禮紙一持來、仍返二入勘文一、先取二勞帳一、放二禮紙一、
入二第四筥一、（自レ硯計レ之、）覽二關白一、々々見了返給、余取レ之、先
讀二申所衆勞帳一、置二硯上一任レ之、勞帳申文、共懸レ勾、
指二成文一、次瀧口如レ此、（各申文、注二任所一、勞帳ハ不レ然也、）

右兵衛少尉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基兼、（藏人所、）
申文、載二成功之由一、然而、尻付不レ注二其由一、縱雖レ非
レ功、所衆直任二兵衛尉一、於レ理無レ妨、仍申二合關白一、
不レ付レ之、瀧口所衆尻付、加二載成功之由一事、先跡
未レ見之故也、
左衛門少尉正六位上宮道朝臣式國、
申文、同載二功之由一、然而、尻付不レ注二其由一、只載二瀧
口勞之由一、而倩案レ之、瀧口直任二靭負尉一事、無二先
例一之上、理不レ可レ然、須レ載二成功之子細一歟、此條、
又先例未レ見、凡於二顯官一者、無二尻付一、是定例也、然
而、於二藏人、并督請、及得業生、給官一者、付レ之、准二
彼例一、雖レ注二付瀧口之由一、後代之人、瀧口直任二靭負
尉一之條、可レ成レ奇歟、以二此等子細一、申二關白一、々々
數刻被二傾案一、遂被レ示云、只不レ可レ有二尻付一者、仍
瀧口之上、塗レ墨了、保元之比有レ例云々、未二檢見一、
追可レ尋二勘之一、抑武官等、一列雖レ任レ之、於二瀧口所
衆一者、其次不レ任レ之、召二勞帳一之後、所レ任也、
次取二出轉任勘文一、披二置硯上一、（不二讀申一、故實也、）毎二一官一、行二轉
任一之後、新任如レ例、先民部、次史、次外記也、抑式
部轉任之間、聊有二不審事一、允亟一人、仍闕レ三也、大間

所載、大丞闕二、少丞闕一、（允丞公少丞之故也、）而任勘文行轉任、大丞闕一、少丞闕二也、而新任之者二人、大丞、少丞、各一人任之、可置少丞闕歟、將共任少丞、可置大丞闕歟、兩ヶ之間、有疑、取關白處分之處、彼（賤カ）命云、新任之者、無左右任大丞、雖不及沓、猶不穩也、共任少丞、可置大丞之闕、余申云、應德三年春、雖無新任之者、被行轉任、以之思之、猶可置少丞之闕歟者、關白猶被示云、先例、縱雖存、於理不可然、猶置大丞之闕、今度被任之時、又可行轉任也、凡諸官之習、不漏員數之時、其闕可在上之故也云々、仍隨命任之、勘文懸勾、指成文了、申文一切不見、雖尋申關白、只可任之由、被示也、

少外記正六位上大江朝臣惟景、

權少外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貞親、

右大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孝周、

左少史正六位上小槻宿禰國宗、

右少史正六位上惟宗朝正宣仲、

式部大丞、

大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宣親、

少丞正六位上源朝臣宗綱、

少丞正六位上卜部宿禰仲道、

關白、初所撰賜之申文之中、諸國權守之申文、四五通有之、而依不入注文、取集返上關白、（近代、權守介等、皆被載注文之故也、）被命云、只隨闕可計任云々、仍任之、須京官以前任也、而不被載折紙之間、存不可任之由、于今遲引也、隨任、申文懸勾、注任所、指成文、又雖無申文、關白以口宣、有被仰之類、即任了、

伊勢權守從五位下惟宗朝臣重能、

下總權守從五位下丹波朝臣基明、

越前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光章、

周防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資家、

筑後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保房、

次任中納言、參議等畢、

權中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實家、

參議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定能、（兼、）

次余觸關白、仰成範卿云、被參入人々、皆悉可被着座者、成範召藏人仰之、此間、頗經程、余依無所作、徒取笏祗候、關白被命云、且可調成文、（暇之隙々調成文、故實也、）仍被示此由也、余取出成文置前、（橫封成文之時、硯上

（綏閉レ之、或又前横閉レ之、今閉ニ便宜一横閉レ之、非ニ〔可〕正法一之故也、）大卷に成たるをは、披取テ、卷ヲ堅之一、謂レ首結ヲ固之一也、（片起）返ヲ入成文筥ニ了、此後、宗家卿着座、（資國早出了云々、）余取レ笏、仰ニ宗家卿一云、受領之擧、（作レ座仰レ之、例也、）諸卿、（宗家、成範、實家、賴定、并四人也、）起座了、次余取ヲ出大間禮紙一、（在ニ硯筥下一方小板下一、）披レ之、自レ奥外さまに卷返テ置レ前、取ヲ出寄物一、披ヲ置硯上一、先問ヲ申關白ニ云、被レ任之受領只一人也、草書、只可レ書ニ彼一ヶ國一歟、將就ニ寄物闕國ニ皆可レ書歟、如何、永久四年、闕國之中、不レ被レ任之國、只一ヶ國、所謂大和也、而不レ被レ書ニ草書一、以レ彼准レ之者、可レ書ニ令レ任之國一歟、但彼者、只依レ爲ニ一ヶ國一、不レ被レ書歟、今度、被レ任之國只一人也、草書之面、頗冷然歟、又案ニ事理一、先就ニ寄物一書ニ國號一、其後依レ仰書ヲ入名一、然者、闕國皆悉可レ書歟、此事未レ受ニ口傳一、隨レ命欲ニ進上一者、關白被レ答云、永久之例、慥不レ覺、案ニ事理一、可レ如レ示レ闕、國之號、皆可レ書也者、就ニ此命一、先書ニ國號一了、返ヲ入寄物於硯筥一、次草書、入ニ任人名一、（只一人也、）次披ニ大間一移付了、（不レ待レ擧任レ之、故實也、）申文懸レ勾、指ニ成文ニ了、草書指ニ懷中ニ了、

對馬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親光、

此後、待レ擧之間良久、仍見ヲ合任人注文於大間一了、

徒取レ笏祗候、雖レ須レ卷ニ大間一、案ニ道理一、不レ待ニ受領擧一、卷ニ大間一之條、非ニ穩便一、仍不レ卷レ之、次四卿復座、各起座、進ヲ居余座後一進レ擧、余乍レ持ニ笏於左手一、以ニ右手一取レ之、置ニ硯上一、（笏、）隨持參、如レ此皆取集之後、余取ニ關白氣色一之處、被レ示云、執筆可レ被レ奏歟、將又可ニ傳奏一歟云々、余申云、共有レ例、又所レ用之說也、左右可レ隨レ命、但進退無レ術、欲レ用ニ略儀一、然者、令ニ傳奏一給、可レ宜歟、（依ニ關白ニ爲ニ略儀一之故也、）關白被レ諾、仍〔取ヲ集〕擧冊ニ獻ニ關白ニ了、（即被レ進ニ簾中一了、）次余卷ニ大間一、（此間、又委見レ之、）入ニ成文筥一、（不レ加ニ禮紙幷封一、）次取レ笏、召ニ男共一、藏人參上、余仰云、五位藏人誰候哉、申云、兼光候、余仰ニ可レ召之由一、（此次令レ差レ油、）即兼光參上、余仰云、續紙、兼光退下、小時、盛ニ續紙二卷於柳筥一、持ヲ來之一、余取レ之置レ前、（不レ取ニ柳筥一、）取レ笏候、依レ仰卷ヲ返一卷一、（今〔度〕、一卷入ニ第四筥一、卷了、向ニ座下一卷返如レ常、）置レ前、取レ笏候、依レ仰、更摺レ墨、（先レ是、依ニ墨澁一、一度摺レ之、）染レ筆、逆上敍レ之、（敍人太多、殆可レ及ニ二枚一、而件續紙、二卷共一枚半也、若及ニ二枚一者、可レ書ニ半紙一、仍縮ニ書一枚之中一了、）書ニ年號月日一了、一返見ヲ合注文一畢、

正二位、

藤原朝臣兼房、

藤原朝臣實長、

從三位、
藤原朝臣雅長、
從四位下、
藤原朝臣資隆、
藤原朝臣憲佐、
源朝臣行賴、
橘朝臣以政、（治國、）
正五位下、
平朝臣信兼、（別功賞、）
從五位上、
大江朝臣通資、（治國、）
中原朝臣有安、（治國、）
治承三年正月十九日

向座下、放弃與餘半枚了、（卷之、入第四筥畢、）卷叙位、入大間筥、取出成文、置第三筥下方、（横、）置替硯與大間筥、指笏押硯已下、就座下、置板敷、引廻筥進之、小退拔笏候、返給之時、指笏進寄、賜之復座、拔笏置、替取成文、硯上縦置之、具結に結堅之、次以小刀先切去夜緒、（白結目左際切之、自下方引拔之、）二倍に引折テ、頗撚テ、入硯筥、（其貫懸中之、）次切初日緒如初、次切今夜緒餘、引墨入大間筥、調置筥中納物等、置替筥、指笏取大間筥、深揖起座、右廻退下、於御倚子前、授清書上卿宗家卿、歸出自上戸、（小板敷、人々群集之故也、）退出了、左衛門陣代之後、忠使宣旨事、（別當左衛門督平朝臣時忠使、宣旨左衛門尉久光、）忽以隨身召遣（兼光）、乍立下知了、于時雖天曙、人面猶不見之程也、人以謂早速事訖、余歸九（條）亭之後、日未出也、今日、知盛卿任兩官、（春宮權大夫、右兵衛督、）共不付兼字、是家說也、（或與官付之云々、）又資長卿、任民部卿、昔本位、（從二位、）叙位に叙正二位也、件卿、辭中納言、任民部卿、叙正二位也、又右少史惟宗宣仲出納云々、余不知此由、無申文、雖問申關白、不被示出納之由、仍直任上官了、而歸家之後、初聞爲出納之由、此事太遺恨也、爲藏人所出納之者、任上官之時、先必外國、（諸國掾有尻付、藏人所出納者、）次任上官、（無尻付、）此間、有秘事口傳等、而不知出納之由、直任了、當時之遺恨、後代之違例也、職事未練之所致也、縦元雖無申文、出納任上官者、皆申文、職事可持來也、又關白、何不被示此由哉、此次第雖無執筆之過失、後代之人、定成疑歟、今日、任課試之間、居火櫃衡重、任內舍人等之間、勸盃、（頭中將定）

能朝臣、關白擬余、余擬實國卿、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余、大納言、實國、中納言、宗家、忠親、成範、實綱、參議、實家、頼定、
今夜、被仰藏人頭、（右中將源通親朝臣云々、）定能朝臣、任參議兼中將、又不次之恩、過分之慶也、業房任左衛門佐、人以驚耳目、非言語之所及、左衛門督時忠、三度任別當、物狂之至也、非人臣之所行、
廿日、己卯、〔天〕晴、卯刻歸家、巳刻、外記惟景、持來大間成文、硯、筆、墨等、余暫令候外記、見成文等了後、令退出了、是先々、成文有無四度解事等之故也、未刻、新宰相中將定能來、問拜賀之條々、來廿三日云々
〔廿一日、庚辰、天晴、申刻、定能卿又來、示合拜賀條々事等、〕
廿二日、辛巳、陰晴不定、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也、余不出仕、三位中將、始進陀羅尼、（三百反、置折數、以茶紙裹之、以下家司爲使、進殿上之時、以隨身爲使、灌佛布施等是也、進院之時、以下家司爲使、先例也、）去比、院主典代所來催也、此日、又於東宮殿上、（禁中、）被定春宮御百日事云々、申刻、宗家卿來、
廿三日、壬午、〔天〕晴、今日、中宮母儀二品參内、（輦車宣下了云々、）

殿上人十六人前駈、此外、諸大夫四位已下十八人、（白川殿、家司職事云々、）此日、新宰相中將定能朝臣拜賀、帶螺鈿劍、有文帶、（余送之、）御堂餘流、用螺鈿有文、閑院一族、帶時絵無文云々、非此兩流之人所爲、雖問人々、不分明之由、豫問送、余撿先例、大藏卿爲房、天永二年二月廿三日、任參議、（元藏人頭、非大辨、）同廿四日拜賀、申請殿下、有文帶之由、見爲隆記、因之、今日所用有文螺鈿也、猶々可撿見事歟、車申請關白、牛所望院云々、前駈四人、（式部大夫二人、諸司助二人云々、）右兵衛權佐盛定連車云々、亥刻來余第、（職事信光、着衣冠、申次之、）呼入内出居謁之、語云、先參院、次參內、次中宮、次東宮、次關白、次八條院、次皇嘉門院、次此殿、次可向母尼上之許云々、又不具一員云々、此事、兼問余、答云、理須被召具也、但一人一族、多相具之、又雖不然、英華之輩、所召具歟、且可被尋倣輩者、忠親卿不相具云々、仍逐彼跡歟、實家、實守、兼雅等、具一員云云、此夜、行幸法住寺殿、來廿六日、可有還御云云、定能、不供奉行幸云々、今日、長光入道來、
〔廿四日、癸未、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方、主税頭定長參上、依召也、問醫道事等、〕

廿五日、甲申〔天〕晴、今日、乙童、密々參春日社、
廿六日、乙酉〔天〕晴、今夕、行幸還御云々、小童歸來、
廿七日、丙戌〔天〕晴、申刻、大夫史隆職來云、今月、可被行吉書奏之由、爲權辨親宗朝臣奉行、所被仰下也、問日次之處、明日廿八日、吉日之由、令擇申、先觸申左府之處、被申所勞之由、今日參陣、以藏人通業、奏事之由之處、參上可申事由旨、所被仰下也者、余答云、早可參勤、但先々、如此之時、職事奉勅來催者例也、大夫史來、傳綸言事、未聞事也、奉行職事、誰人哉者、隆職申云、未承其人、只素爲親宗朝臣奉行、被仰下了云々、余云、至于此條者、作奏之大臣、不能申是非、令然遂先規事許也、抑大辨、直辨等、早々相催、可令申散狀、兼又如法、申刻可參陣者、隆職退出了、酉刻、參女院御方、亥刻歸來、
廿八日、丁亥〔天〕晴、今日、官奏事、猶非無不審〔事〕、仍奉書於關白之許、使者返來云、被向宇縣了云云、爲奇不少、又問遣藏人辨兼光之許、基輔奉書、申刻、隆職申云、大辨、左大辨、直辨、權辨、等、所領狀也云々、酉刻、欲着東帶、先是、關白歸洛云々、而猶暫待兼光返事之間、卽持來、報狀云、今日、官奏事、藏人方、一切不承、及只今、親宗朝臣參上、申延引之由、時、始承及者也云云、次第尤不審、以作返事、問遣隆職之許了、此間、史仲宗來云、今日、官奏延引了者、問延引之由緒、申不知給之由、傳仰隆職可來之由了、入夜、隆職申送云、自今曉、宥所勞更發、扶得者、明日可參啓云々、凡今度官奏、次第違亂、親宗未練之所致也、
廿九日、戊戌〔天〕晴、午刻參院、使泰經朝臣入見參、歸來、傳仰云、可見參之處、今日、始熊野精進之間、恐々無他云々、次參內、參御前、申官奏之間次第、仰云其間事通親沙汰也、而不觸大臣、仰史歟云々、又關白、被向宇治之間、去夜所延引也云々、頭中將通親朝臣來觸云、來二月十二日、可有祈年穀奉幣、只今欲參啓之間也云々、答可參勤之狀、但神事有煩、頗臨期、重可被相催者、通親云、日時定當日歟、如何、余云、不可然、兼日可定申也者、余欲退出之間、女房示云、未奉見東宮、尤不敵、今日可奉拜云々、余參彼御方、女房若州、奉抱之、余參簾內奉見之、頂之、歸參內御方、申刻退出了、

玉葉卷二十九終

玉葉　巻三十

自治承三年二月
至同年六月

〔治承三年春下 二三月、歳次己亥、〕

二月〔大〕

一日、己丑〔天〕晴、未刻、大夫史隆職來、召㆓問去廿八日官奏延引、幷次第違亂之間事㆒、申狀、大略、親宗朝臣未練之所㆑致歟、此間、新宰相中將定能來談、申刻、藏人大進基親、送㆓書於季長㆒云、太神宮司公俊、〔依〕㆓重喪㆒、可㆑被㆓改補㆒、其弟俊宗爲㆓功一㆒、依㆓天仁例㆒、（天仁三年、有㆓如㆑此事㆒、而以㆓其兄㆒、十三ケ月以後、被㆓補替㆒云々、）可㆑被㆑補㆓俊宗㆒歟、將又可㆑被㆑補㆓次功裝㆒歟、可㆑令㆓計申㆒者、報奏云、（以㆓季長朝臣㆒、令㆑書㆑之、但余等消息之體也、）且依㆓功程之多少㆒、且撰㆓器量之堪否㆒、可㆑有㆓沙汰㆒歟、持㆑疑難㆑決者、可㆑被㆑行㆓御卜㆒歟、凡我朝之大事、莫㆑過㆓於神宮㆒、若被㆑補㆓小量之輩㆒、令㆑行㆓大祀之事㆒者、神事違例、連綿而不㆑可㆑絶、神慮又難㆑測歟、所詮、能可㆑被㆑撰㆓器量㆒也〔者〕、此事、去年有㆓其尋㆒、今仰又同前歟如何、

二日、庚寅、自㆑朝天陰、巳刻以後雨下、未刻、頭權太夫光能朝臣、送㆓書於行頼之許㆒曰、日吉社解狀三通、進㆓覽之㆒、可㆑令㆓計申㆒者、

解狀云、（今一度狀無㆓殊事㆒、仍不㆑注㆓載之㆒、）

日吉社司等解、申㆓請　天裁㆒事、

請㆘特蒙㆓　天裁㆒被㆖改㆓造大宮神殿已下舍屋等㆒狀、

檜皮葺三間三面神殿一宇、
同一間四面拜殿一宇、
同中門二宇、
同廻廊六十一間、
同十間三面彼岸所一宇、
同十間二面雜舍一宇、
同三間三面聖眞子神殿一宇、
同一間面竈殿一宇、

右謹撿㆓案內㆒、去月四日、衆徒合戰之刻、神殿舍屋、穢氣出來、仍掃㆓除其所㆒、可㆑行㆓淸祓㆒之由、去月廿日、被

レ下二宣旨一了、其所之土、依レ爲二不淨一、已可二堀棄一之由、被レ仰二下國司一了、然者、神殿舍屋、何不レ被二改造一哉、敬神之禮、淸淨爲レ先之故也、望請　天裁、任二解狀旨一被レ改二作件神殿舍屋等一者、將レ知二神事之異一他矣、今勒在レ狀、謹解、

治承二年十一月廿一日　小比叡神　、、、、、、

、、、、、

、、、、、

大社　、、、、、

、、、、、

重解狀云、

日吉社司等解申重請　天裁事、

請下特蒙二　天裁一任二先例一被上レ新二造大宮神殿、幷拜殿、廻廊樓門等一狀、

右社司等、謹撿二案內一、神殿有事之時、被二新造一者例也、近則、永曆元年、洪水出來、流二入二宮、十禪師神殿一、雖レ無二穢氣一、依レ恐二神慮一、仰二國司一被二新造一了、至二于廻廊樓門等一者、不レ可レ及二新造一、可レ加二修理一之由、雖レ被二宣下一、衆徒頻依二訴申一、大納言邦綱卿、奉二別勅一所レ令二新造一也、自餘之例、不レ遑二覼縷一、何況、於二今度事一者、希代之亂逆也、若不レ被二新造一者、神威定及二凌遲一歟、社家大事、何以如レ之哉、望請　天裁、任二先例一被レ新二造神殿已下舍屋等一者、將下存二先例之有レ限、彌仰中神事無上レ止矣、今勒在レ狀謹解、

治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祝、、、

神主、、、、

禰宜、、、成仲、

余報奏狀如レ此、使二人寄一レ之、

日吉社解狀三通、加二一見一、返二上之一、如二社司申狀一者、尤可レ被二改造一歟、但如レ此事、先可レ被レ問二例於官外記一歟、至二于此事一、縱無二其例一、准據例尤可レ被レ勘歟、隨二其趣一可レ令レ量申一事也、以二此旨一、且可レ被二洩奏一之狀如レ件、

二月　右大臣在判、

今日、請二寶嚴闍梨一、受二祕密之眞言等一、又智詮〔闍梨〕

來、〔護身〕、

三日、辛卯、〔天〕陰、未刻以後天晴、今日、大原野祭也、陪膳光經朝臣、行事國行、陰陽師晴光、

頭中將通親朝臣、送書於基輔朝臣許曰、來十二日祈年穀奉幣、依神宮穢氣、延引了云々、今旦、（〇旦一本作日）大納言實定卿、〔明回〕祈年祭、依太神宮穢氣、可延引之由、仰大外記頼業眞人〔云々〕、

四日、壬辰、〔天〕晴、朝小雪、明日、三位中將着陣之由、仰遣大外記、大夫史等之許、奉行家司光經朝臣、（信季所勞、光盛産穢、）參議散三位着陣、官外記雖無所役、一家之習、豫所觸仰也、酉刻、參女院御方、此間、依太神宮穢氣、祈年祭可延引了云々、

五日、癸巳、〔天〕晴、此日、三位中將着陣也、吉時午申云云、仍午刻、可參陣之由、出立之處、陰陽師遲參、欲過刻限、仍相待申刻、此間、主税助安倍時晴朝臣參上、奉行家司光經朝臣、（時晴、光經、共束帶、）仰陰陽師、令擇申日時、（今月五日癸巳、時申、）先覽三位中將、次覽余、（入筥、）未刻、中將着束帶、（唐草蒔繪劔、紫緂平緒、無文玉帶等也、）申刻參內、先是依召、檢非違使基廣參上、仰可制止路次狼藉之由、是天仁例也、其路、經高倉七條東洞院三條坊門等、於陣口下車、入自左衛門陣代、經床子座前、（於立部東邊下、隨身四人相從、右方前駈殿上人等、不經床子座前也、）于時、大夫史隆職、并六位外記史、兩三、居床子前、中將、向隆職揖而過、於陣東馬道立留、召官人、二音、官人參上、仰云、時間、官人退下、更歸參申之、（申時、）即着奥座、（納言座東一間、中央程也、）起居揖如常、不經程起座、經本路、（向隆職揖如初、）退出、（不參御前、直退出也、）

毛車、（車副一人遣之、路不上猶、故實也、）

前駈三人、（上野守藤原頼高、前豐前守同能業、左馬權助源國行、）

寛治、天仁、共前駈三人也、

扈從殿上人二人、（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治部大輔季信、）

隨身四人、（褐衣、白狩袴、乘之、帶胡簶、）

衛府長、着布衣候之、

雜色十人許、

今日、自女院御方曹司出立、如例、余不向其所、〔又〕中將又、不參余前、不參女院御前、着陣之日、不敬人、故實也、又僧服者、不參中將方、抑二月五日、知足院殿敍三位、御着陣之日也、今度、自然相當彼日、尤以吉祥也、今日、上皇、參籠石清水給云々、又內裏有帶刀御覽云々、此日、可被行吉書奏、而延引云々、今夕、方違如例、乙童、今夜始熊野精進、

余女房、共付二御幣、御明經等一、仍今日精進也、
六日、甲午（天）晴、未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入レ夜歸來、今日、
有二太神宮大宮司御卜一、上卿實定卿云々、
七日、乙未（天）晴、春日奉幣也、陪膳行賴朝臣、行事保
行、幣取木工助橘經時、陰陽師憲成、今日、新宰相中將
定能來、示二新年穀奉幣之間事一、來廿四日、七日之間、
可レ被レ行云々、廿二社之外、可レ被レ奉レ加二伊都岐嶋明
神一云々、又關白室來、十日可レ被レ參二東宮一云々、是
自二去年一有二風聞一事也、此日有レ政云々、上卿成範卿、」
八日、丙申（天）晴、春日祭也、近衞使新少將兼宗、春日使
亮重衡朝臣、行事右少辨光雅云々、此日、有二平野行幸
定一、上卿左大將、參議實宗卿、其後、上卿辨以下、向二陰
陽寮一、始二行幸事一云々、今日、法勝寺常行堂修二二月一
云々、
九日、丁酉（天）晴、入レ夜雨下、今日、猶神事也、但入レ夜
解齋、是例也、彼岸之間、可二念誦一、而明日、日次不レ宜、
仍今夜始二所作一、此日釋奠也、於二官廳一被レ行レ之、上卿
實定卿云々、
十日、戊戌（午上、天）陰小雨、未刻以後、天晴、終日念誦
無二他事一、今日遠忌也、送二佛經布施取等於光明院一、如二
例年一、此夜、關白室參二東宮一、殿上人、諸大夫、多以前
駈、出車二兩、檳榔毛云々、委可二尋記一、後聞（十日）亥刻、關白
室參二東宮一、其儀、庇車之後、出衣出車二兩、檳榔毛、侍各
二人、着二束帶一副レ之、前駈殿上人八人、濟道朝臣、（中將）顯家朝臣、（少將）
兼宗、（同）忠長、（少將侍從）兼經、（同）盛定、（兵衞佐）兼光、（左少辨）光長、（左衞門權助）此中、光長、爲二
後騎一云々、諸大夫十八人、四位四人云々、扈從公卿三人、
春宮大夫兼雅、中宮權大夫忠親、三位中將隆忠、兼雅卿（勤）二車寄一、檢非違使隨身
等、不二供奉一云々、先於二右衞門陣外一、舁二放車一、向レ門
立レ之、立レ榻、次藏人家實仰レ裝、次引二入車一、下家司六人、着二束帶一引レ之、前駈
上臈二人、（資泰、季長）付レ之、參入之後、不レ經二幾程一退出、有二牽出
物一、琵琶一面、兼雅卿取レ之、前駈季佐受二取之一、執政室、爲二乳母一之例、古今未
レ有、隨二時宜一被レ起二始例一歟、誠是可レ謂レ順二時務一、賢
哉々々、竊以可二彈指一、
十一日、己亥（天）晴、今曉、乙童、十一歳、熊野詣進發、先達智
詮阿闍梨、男共女房、各兩三相二具之一、民部權少輔宗
雅、同所二相具一也、寂密之儀、件宗雅參詣之體也、小
童參詣之由、外人不レ知レ之、抑依二先達智詮申狀一、產穢
七ヶ日以後、不レ忌レ之、尤可レ謂二正法一、定叶二神慮一歟、
服假、雜穢之事、不レ可レ乖二律令格式一、而近代、就二兒女
士之說一、多有二違法事一、還神慮有レ恐事歟、今先達之申

狀、實哉々々、今日、紛々相具女房等、詣最勝院、中將同相從、晩頭歸來、戌刻、藏人弁兼光、送書於季長曰、來十四日可參仕官奏者、至于十六日、有相势事、若可及其後者、早可參、必十四日可被行者、雖參仕之由令申了、依有彼岸之所作也、以私之要事、不可遁公事、然而、是爲佛事之上、官奏不可必指日之故也、亥刻、東宮非藏人源兼時(職事所來催也、)來云、來廿二日、可有御百日事、可參〔仕〕者、申承之由了、此日、實家卿着陣、(右中弁經房、勤中文〔云々〕、)又被定春日社假殿遷宮日時、上卿成範卿云云、

十二日、庚子〔天〕晴、〔申刻、施藥院使賴基來、給樂祿等、仰益多散可合進之由了、〕此日、春日御社假殿遷宮云々、辨兼光、今朝下向云々、

十三日、辛丑〔天〕晴、入夜陰、本尊前、焚薫陸香、祈請所求、(午時焚之、)古人云、無不果云々、圓轉神祭實家卿經房朝臣等行之云々、

十四日、壬寅〔終日雨下、臨晩殊甚、午刻、參女院御堂、見廻新造廊、女院日來御于此御堂也、〕今日、前山城守信家配流、(伊豆國、)上卿實國卿云々、

〔十五日癸卯、天晴、終日念誦無他事、主税頭定長來、示合湯治之間事、時忠着陣云々、〕、

十六日、甲辰〔天〕晴、彼岸之終也、念誦數遍滿了、〔申刻、施藥院使賴基來、令針齒下、又談醫道事等、〕此日、時忠卿初着陣云々、

十七日、乙巳〔天〕晴、〔未刻、參女院御方、〕今日、轉輪院修二月、上卿實國卿云々、

十八日、丙午〔天〕晴、此日、女院御堂修二月也、戌刻、着直衣參御堂、先是、僧已下參集、即事始、先神分導師、次初夜導師、行道兩度、亂聲等如恒、次大導師敎化如恒、此間、〔右衛門督〕成範卿參入、(束帶、)事訖、大導師祿、次給衆僧布施、(成範卿同取之、)次余退出、

十九日、丁未〔天〕晴、依遠忌、參女院御堂、於此御堂、修佛事、年來之例也、導師覺智僧正、忠親卿候座、余同出居、禮時了、忠親已下取布施、次被始恒例御舍利講、論義如常、邦綱卿參會、(忠親退出了、)事了、余退出、自今夜、被始御懺法、是又例事也、入夜小雨、此日、被勘行幸奉幣、幷祈年祭等日時、上卿左大將云々、又被定造立宇佐宮炊殿、立春日社廻廊日

時々、上卿同前云々、今日、平野行幸點地云々、
廿日、戊申、陰晴不定、方違如レ恒、頼輔入道南直廬也、今日、被レ行二祈年祭延引之由大祓一云々、權右中辨親宗着二行之一、參議史等不參云々、
廿一日、己酉、〔天〕晴、巳刻、藏人辨光雄、送二書於基輔許一云、明日、春宮御百日、渡二御宮御方一之時、可二祗候一、又御遊座、可レ有二所作一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云々、日來、風病不快、夜間得レ減氣、可レ參之由令レ申了、又御遊所作、（マヽ）廢忘年久、頗難レ叶之由、同令レ申了、宰相中將來、問二直物之事一、今日、被レ行二祈年祭一云々、依二神宮穢一、所二延引一也、
廿二日、庚戌、〔天〕晴、此日、春宮御百日也、下官欲二參内一、而聊有二可レ愼事一、仍不二參入一、觸二所勞之由於光雅之許一了、又付二邦綱卿一、内々申入了、今日儀、追可二尋記一、今日、雖二祈年祭後齋一、依二先例一、奏二絲竹一云々、
廿三日、辛亥、〔天〕晴、此日、參二詣日野一、是每年例事也、資長卿參會、暫以言談、申刻歸宅、酉刻、大外記賴業來、召二簾前一談二雜事一、語曰、昨日、祈年祭後齋也、而依二春宮御百日一、有二御遊一、可レ有レ憚哉否之由、大進光長、内々相尋、申二不レ可レ憚之由一了、至二于舞樂一可レ有レ憚、堂上御遊、先例不レ憚云々、又云、去十六日節會、被レ宣二下内敎坊別當一、左中將泰通朝臣、内辨左大將、被レ仰二外記一、先被レ下二知官事一也、然而、依二上卿仰一、欲レ成二宣旨一之處、職事光雅、暫不レ可レ成二宣旨一之由、令二相觸一、仍不二下知一、其後、未レ被レ仰レ官之間、于レ今不レ被二宣下一云云、
廿四日、壬子、〔天〕晴、入レ夜雨下、源納言、注二送一昨日東宮御百日之間事一、傳幷内大臣已下、濟々焉、拍子藤大納言、初度云々、（笙）笙家通、笛泰通朝臣、蒙二兼日之催一、而維盛朝臣、臨レ期所望、仍忽改定云々、打出紅薄様、餅百合、大夫調進云々、依二座狹一、早出了、委事不二見及一云々、
定能卿注送云、關白不レ被レ着二座殿上一、初獻重衡朝臣、左中將、中宮亮也、本瓶子經仲、大進、二獻知盛卿、中宮權大夫、瓶子宗賴、中宮大進、三獻實家卿、瓶子基親云々、御前座、關白已下着座、勸盃頭中將通親朝臣、瓶子五位藏人兼光、御前物陪膳實國卿、役人、參議家通、實守、賴定、長方、散三位雅長、參議定能、通親取二御酒盞一、未二進出一之間、陪從起座了、御遊拍子實國卿、琵琶少將隆房朝臣、箏兼雅卿、和琴實家卿、笛維盛朝臣、笙家通卿、篳篥定能卿、付歌雅賢朝臣、其曲、如二承曆御百日一、呂、此殿、席田、武德樂急、律、走井、萬歲

樂、廻忽云々、件樂、頗不吉云々、然而、依二承曆例一所レ被レ用云々、
余案レ之宗家不レ取二拍子一、如何々々、法皇御熊野詣以
前、可レ召二宗家一之由、被二仰切一了、而實國以二近臣一
推挙云々、件人、催馬樂、資賢弟子也、而其師云、甚未
練也云々、又御五十日之時餅、被レ宛二諸國一、是卽保延
御百日、大夫、權大夫、各五十合調進、依レ爲二不吉例一、
可レ被レ遂二其例一之故云々、而至二御百日之時一如レ此、
首尾相違歟、叅被レ忌二保延例一之條、強不レ可レ然事也、
今日、經家朝臣來語云、被レ補二齋院勅別當一了、甚以
難レ堪云々、
廿五日、癸丑、〔天〕晴、臨レ晚風吹、巳刻、參二御堂一、聽二聞御
懺法一、申刻退下、酉刻、邦綱卿告送云、主上有二御頭風
之氣一、但不レ及二殊事一云々、戌刻參內、謁二女房一、語云、
自二一昨日一聊令レ痛二御頭一、無二御溫氣一、自二今朝一御減
云々、小時退出了、
廿六日、甲寅、天晴、此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午終、着二直
衣一參二御堂一、卽被二始行一、二位中將兼房、三位中將良
通、已上皆直衣、候レ座、事了、兩中將取二布施一、次余參內、依
レ仰書二詩歌等一、謁二女房一、語云、今日殊御減云々、及レ晚
退出、今日、祈年穀奉幣定、上卿實國卿、參議定能朝
臣書二定文一、奉行辨經房奏二日時定文等一、又今日、右大
將被レ辭二所職一、以二左中將重衡朝臣一爲レ使、上二辭狀一
云々、
廿八日、丙辰、〔天〕晴、巳刻參二女院御所一、未刻歸來、自二今
日一始二湯治一、自二來月四日一可レ始二潮湯一、今日先浴二水
湯一也、但今日依レ爲二吉日一、如レ形浴二始潮一了、入レ夜、
俊成入道來、余謁レ之、終夜談二和歌事一、曉更入道歸了、
此日、乙[illegible]至レ自二熊野一、上下向、一事無二違亂一云々、
廿九日、丁巳、〔天〕晴、入レ夜陰、此日、祈年穀奉幣也、上卿
藤大納言實國〔卿、〕伊勢一社、有二別例一、依二內外兩宮礙一、祈年祭已下神事延引事也、八幡使、
實家、賀茂、長方、松尾、基家、平野、定能、當日奏二宣命草一、
閲卜畢云々、
卅日、戊午、雨下、俊成入道之許送二消息一、自筆、爲レ謝二一日
之遺味一也、其次和歌抄物、爲二秀契一可二傳受一之由、示
送、報狀云、

ふりにけるこのしたみつのあさけれは
かきつたふへきことのはそなき

返歌、

ちきりをはあさからすこそむすひしか
このしたみつのなによとむらん

三月〔大〕

一日、己未〔天〕晴、今日、法皇至レ自二熊野一、平野行幸御祈、九社奉幣、上卿實定卿、於二神祇官一發二遣使一云々、」

二日、庚申〔天晴〕、主稅頭定長來、〔問二湯治之間事一、又問云、益多散與レ薤合食、禁歟如何、申云不レ然、此外問二條々事一〕

今夜、光物飛二行洛中一云々、

三日、辛酉〔天〕晴、辰刻、關白被レ向二宇縣一、依二一切經會一也、今年殊被レ調二威儀一云々、先室家車、半蔀、殿上人前駈十餘人、院内地下若達等混合、各布衣、侍從忠季忠親卿二男、關白室自二幼少一養以爲レ子、爲二後騎一、次關白車、諸大夫前駈六人、次出車三兩、半物、雜仕等車、如レ恒、次三位中將隆忠云々、

四日、壬戌〔天〕晴、自二今日一浴二潮湯一、

五日、癸亥雨下、入レ夜止、今夕、依二御方違一、行二幸院御所一、七條殿初行幸、雖二凶會一、不レ可レ有レ憚之由、有レ定云々、依二凶會一、不レ被レ勘二日時一、是康和四年正月七日、行二幸鳥羽南殿一、依二凶會一不レ進二勘文一之例也、宗家卿仰二召仰一云々、留守上卿忠親卿、辨兼光云々、

七日、乙丑晴、今夕、還二御閑院一、無二反閇一、

八日、丙寅〔雨下〕、實定卿、仰下檢非違使基廣、久忠、可レ行二平野行幸一之事由於外記上云々、

九日、丁卯以二大中臣祐成一、可レ爲二大神宮大司一之由、實定卿仰二左少辨兼光一、先日被レ行二御卜一之處、依二〔丙〕合一也云々、件御卜、入二重服一之者、被レ行之條、奇異也云々、

十一日、己巳晴、今夜、被レ行二小除目一、上卿忠親、參議長方云々、又侍從藤原忠經、聽二禁色一、被レ仰二外記一云々、又忠親卿、聽二勅授帶劍一之由、頭中將仰二實綱卿一云々、

內大臣重獻二辭表一、敎綱作レ之、使右少將資盛云々、

十二日、庚午晴、潮湯、至二今日一九ケ日也、此日、密々女房參二籠日野一、以二母堂尼上參籠一爲レ名、昨日除目之次、關白中將師家、以二皇嘉門院御給一、敍二正四位下一、二階云々、今日、平野行幸御祈御讀經定云々、八幡、賀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住吉、日吉、北野、東大寺、興福、元興、大安、藥師、西大、法隆寺等也、其後有二巡撿事一、辨兼光、史、檢非〔違使〕、史生、官掌、左右京職事、參二向社頭一、上卿、宰相、外記等不參、依二寬治以往例一也云々、

此日、平野行幸大祓也、於二建禮門一行レ之、外記〔史〕諸司等參行、參議辨不參云々、

十三日、辛未雨下、自二今日一浴二五木湯一、毎日一度、有レ政云々、

大神宮司官府請印也、次有二止雨奉幣一云々、此日、行

幸御馬御覽云々、
十五日、癸酉、朝間霧塞、巳刻以後晴、此日、平野行幸也、
上卿左大將實定、當日被レ奏二宣命草清書等一、又有二召
仰一云々、法皇、於二一條町口御棧敷一、有二見物一云々、
關白追被レ參二社頭一〔云々〕、還御之後、被レ行レ賞、
頭中將宣下、
從五位上藤能頼、右少辨光雅、春日行幸行事賞讓、
源兼親、行事辨兼光讓、
從五位下中原孝周、行事史、
次召二少外記惟景一、仰下上卿、實定、參議、實宗、大外記、
賴業、等、追可二申請一之由上云々、
十六日、甲戌、自二今日一浴二水湯一、
〔十八日、丙子、多武峯物忌也、〕
十九日、丁丑、〔天〕晴、湯治今已了、女房今日退三出自二日
野一、
廿日、戊寅、自二今日一、法皇參三籠八幡宮一、十ケ日云々、御共人淨
衣、密々儀云々、
廿四日、壬午、〔天〕晴、此日、石淸水臨時祭也、使左少將隆
房朝臣、公卿上首隆季卿、不レ着二庭中座一、實房卿已下
勸盃、有二五獻一云々、使馬放之間、以二待馬一渡二大略カ云

二百七十四

云、今日春日遷宮、今日廿六日甲申、時亥二點、明日兼光可二參向一云
云、神殿多打二加傷金物一、仍被二改替一也、此日條事定、攝津、對馬等云々、
廿六日、甲申、晴、此日、伊都伎嶋奉幣使發遣、先有レ定云
云、又上卿實房卿、仰二右少辨光雅一云、安藝國伊都伎
嶋社、二月、十一月、上申日、宜レ奉二內藏寮幣一者云
云、奏二宣命一之後、召二使左近中將重衡朝臣一、於レ軾給
レ之、去年叡慮思食事、相叶之故、有二此報賽一云々、又
被レ加三奉金銀幣一、又二季祭、可レ預二內藏寮幣一之由、被
レ載二宣命一、今日酉刻、大炊御門河原西邊有レ火、巽風
忽吹、齋院卜定所燒亡、中御門南、京極西、宮內權大輔重賴宅、即渡三御左少
將有房朝臣宅一、冷泉北、室町西、修レ祓立レ榊云々、
廿七日、乙酉、雨下、今日、被レ行二軒廊御卜一云々、齋院卜
定所燒亡、幷平野社枯木折落事也云々、齋院卜定所燒
亡事、官外記勘三申准據例一、又卜定所雖二燒亡一、火焔未
レ付之間、不レ可レ爲二失火穢一之由、明法博士勘申云々、」
廿九日、丁亥、晴、今日列見也、先着二官廳一聽レ政、先有二申
文一、次列見、忠親、實綱、家通、長方等參勤云々、無二宴
穩座等一、齋院卜定所燒亡之故也、康和四年八月十一日
定考、依二伊勢離宮院屬候舍燒亡例一也、
此日、左大臣、左大將、實定、大納言、實房、實國、中納言、

實宗等、參詣安藝國伊都伎嶋社、中納言資賢、追參向云々、

卅日、戊子〔天〕晴、今日、春季御讀經定、上卿隆季卿、實綱、長方、爲撿校、光雅爲行事云々、

〔治承三年夏〕

四月〔小〕

一日、己丑雨下、今曉、女院密々參詣天王寺給、依今日々次不宜、去夜御出門、（渡御御堂御所、）召人車、御共殿上人八人、皆着淨衣、侍六人、三位中將同以參入、着水干裝束、不具隨身等、依殊恩也、出車二兩、今夜宿御邦綱卿寺江山庄云々、卽彼卿候御供云云、平座上卿忠親、參議家通、實守云々、三獻之後奏見參、又被行内官云々、

二日、庚寅〔天〕晴、午刻、法性寺座主道快被來、千日入堂了、去廿四日下京、今日始被來也、條々有被示合事等、大略世間事無益、有隱居之思由也、余加制止了、

此日、新三位賴政卿拜賀、依申請遣毛車、戌刻來、職事國行申次之、余依浴湯餘氣不快、不謁之、前騎六人、子息幷一族等云々、今旦女院、自寺江參御天王寺、有舍利供養、幷萬燈會〔事等〕云々、

三日、辛卯天晴、持來擬階奏、加朝臣返給、今旦、女院自天王寺還御寺江云々、

今日有奉幣賀茂、先被定日時使等、上卿源〔中〕納言、（雅賴、）參議、（實宗、）是被謝齋院卜定所燒亡事也、次被卜定齋院入御諸司、（仰官、先令勘日時、）兼友以下着小庭座、令卜申之、（左近府兵、中不卜、他司、）次被定御禊日時、（來九日、）幷御前次第使、（依參議不參也、辨通方書定文、）又覧御禊點地日時、今日未刻、中納言宗家、參議定能等、（昇進之後、初着陣、）着廳聽政、依史人數不足、無申文、（史三人參入、無座頭之故也、）有出立云々、今夕、齋院入給神殿云々、上卿參齋院、被定出車事云々、

四日、壬辰〔天〕晴、戌刻、女院御入洛、路次、幷天王寺等之間事、仰光經朝臣、令注進之、大納言經營、過差莫大云々、余遣書札、示感悅之狀、院藏人來、催灌佛布施、幷參入事、

五日、癸巳〔天〕晴、八條院藏人來、催灌佛事、

六日、甲午〔天〕晴、院主典代來、催三位中將灌佛布施事、

平野祭也、參議朝方、宗辨親宗參社頭、行事、假殿屋上有白骨、〔不〕知何物〔〕、即取却、社家進奏狀、不可祓之由被仰下之後、被遂行祭儀云々、松尾祭、右少辨光雅參向、行之云々、

七日、乙未、〔天〕晴、新宰相中將定能來、余依瘧治餘氣不快、隔障子謁之、示合乙童元服之間事、相公云、不可有童殿上者、只童時、先令參院内如何、余案此事、雖不可必然、近代之事、偏可依時議、先入見參之條、何事之有哉、仍内々見日次之處、來十七日吉日也、仍内々致其沙汰、

此日擬階奏云々、上卿成範卿云々、

八日、丙申、〔天〕晴、物忌也、依當神事、公家無灌佛、院已下出家之所々、被行之、三位中將、依催獻布施於院幷女院、（以小隨身爲使、）其銘名二字許也、小童出仕事、余重案之、不可必然、理須殿上童也、而依在（存イ）略儀、無其儀、中間參内、人以不爲可歟、仍思止了、又以此趣、示相公、〔之〕稱善者也、

九日、丁酉、〔天〕晴、物忌也、此日梅宮祭也、依相當吉日、始奉幣帛、其儀如常、陪膳季長朝臣、奉行國行、陰陽師有親、抑、去々年蒙是定〔之〕宣旨、須即可奉幣也、而彼年冬祭服假、去年兩度祭當衰日、今年依當吉日、所奉幣也、是則京極〔大〕殿、治暦元年、蒙是定宣旨、同二年不被奉幣、同三年四月祭、依當吉日、始奉幣之吉例也、宇治左大臣、是定以前、依被奉幣當社、是定之後、祭以前、擇吉曜有奉幣云々、〔梅宮祭也、〕

今夕、賀茂齋院、自里第（冷泉北、室町西、左少將有房朝臣宅、）入御左近府、上卿雅頼卿、辨朝方朝臣等參入、行事宰相中將定能爲勅使、（即供奉、是例也、）

前駈、

左衛門權佐光長、　右衛門權佐親雅、
左兵衛佐範能、　右兵衛佐基範、
左衛門尉平宗貞、　右衛門尉大江範信、
左兵衛尉藤原爲成、　右兵衛尉宮道清定、
已上御前、
左馬權助源國行、　右馬允平季久、
已上次第使、

左右京職、陰陽寮等供奉、

〔十日、戊戌、天晴、神心不快、昨日奉幣之間、觸風之故也、〕

十一日、己亥、〔天〕晴、先内々、問元服日次於在憲朝臣、注申云、十七日乙巳者、余重問云、廿三日辛亥如何、依爲辛日、不注申歟、吉例太多、強不可苦歟者、申云、雖有例、猶本文忌尤可被忌避歟者、余案之、

辛亥日、村上御元服、此外、辛日元服、其例非一、強不可忌避歟、然而、於有他吉日者、非此限、召少納言信季、且仰元服之間事、件人、所勞灸治、旁不能出仕云々、今夜、隱夜所參入云々、

十二日、庚子〔天〕晴、今日、問元服日次事於人々、其趣、十七日乙巳上吉也、加之、支干當二條殿御例、仍無左右可用彼日、而祭以前元服可有憚之由、見長元經類記、（通房元服之度也、）彼度、宇治殿被仰合人々、小野右府被申強不可憚之由、他人之申狀、或可憚、或不可憚云々、遂以延引、七月被行之、其後撿四月元服之例、（大殿、故殿、二位中將、當時殿中將、（師家）、）皆以祭以後也、通房例、於家不用也、仍延引于他月之條、不可然、但祭以前憚之條、雖經類記之外無所見、而度々四月例、多祭以後也、仍頗非無所憚、廿三日辛亥、雖祭以後、辛日可憚之由見文書、但先例如此、

天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辛亥、村上、（十五、親王時、）

應和三年二月廿八日辛亥、冷泉院、（十四、東宮之時、）

長元四年十月十七日辛卯、大宮右大臣、（十三、俊家、）

又戌日、幷不入吉日之例多存之、如此事、雖有本文之忌、用來事強不憚歟者、此兩日之間、可用何哉、抑於祭以前憚條者、不可營他事之故云々、而今度之儀、不及經營、最密儀也、仍強不可有憚歟者、民部卿、源中納言、兵部卿入道等也、皆云、祭以前更不可憚、他大事佛事等有例之上、近代、此儀不聞支干相叶吉例、旁可用十七日者、仍隨此答等、

十三日、辛巳〔天〕晴、此日、召左京權大夫光盛、仰元服事可奉行之由、依保元々年八月、當時殿元服例、可行之、彼度、依爲最密儀也、又元服之夜、可叙從上事、申關白、爲彼猶子可被申之由也、先例有如此之故也、有可申沙汰之報、禁色、昇殿事、元服夜不出仕之人、多後日被行之、然而、當夜又不可難者、可被計沙汰之由、同申之、報云、可被許者、雖當夜不可有難、早申事由、可示左右云々、

十四日、壬寅〔天〕晴、元服夜、從上事、幷昇殿之次、可被許禁色事、付定能〔朝臣〕申院、御氣色不惡、可申內之由有仰云々、

〔十五日、癸卯長光入道來、及晩雨下、〕

十六日、甲辰終日雨下、召豐前守成光朝臣、（正四位下、前文章博士也、）

×ノ所ニアル(異本)濟憲申云、若過レ酉者亥刻吉事也云々、

仰下名字可レ勘申一之由上、暫先内々注進之、良經、經通、家實等也、此中、經通者、公卿名也、然而文字甚善、又通字在レ下、尤可レ然、公卿名何事之有哉、又此外、行通、定通、隆通等、皆有二其難等一云々、余問二關白、及資長、雅頼等卿一、皆云、公卿名、御一家不レ被レ用之、良經尤佳云々、余案レ之、尤可レ付二通字一也、然而、公卿名可レ有レ憚、他名等有レ難、時通如何、儒士雖レ不二擇申一、以二此名一問二人々一之處、時平以後不レ聞、尤可レ有二禁忌一云々、尤可レ然、仍可レ用二良字一也、

十七日、乙巳天晴、此日、小童加二首服一、依二保元々年八月廿九日戊戌、當時關白元服例一行レ之、宸密儀也、但彼度、依二亮闇年一、不レ被レ申二請内御冠一、今度密々、申二請御冠御直衣等一、〔依〕二久安例一也、未刻、藏人左少辨兼光來、依二昨日召一也、余使二人傳仰一云、今夕、小童可レ加二元服一、而爲二關白御猶子一、可レ叙二從上一之由申入了、今夜、於レ陣可レ被二仰下一、是保元例也、其後内々、可レ被レ來二告叙位之由一也、(保元度、其父資長爲二藏人辨一、宣二下叙〔位〕一、即參上申二其由一、依二彼例一也、)兼又密密申請、内裏御冠、御直衣等、可二下預一云々、而如二此密儀之時、五位藏人不二持來一、只内々所レ被レ下也、(久安、藏人邦綱持二參之一、)存二其旨一、可レ致二沙汰一者、兼光申云、叙位事、可レ存二此旨一、御冠事、須下以レ如二六位藏人一獻上也、而兼光宣二下叙位一之後、相具欲レ參如何、非二外人一、雖レ爲二五位藏人一、有二何憚一哉、加之、殿下三位中將(隆忠)元服之時、如レ此、且又可レ隨レ仰云々、余云、左右只可二相計一、自レ是不レ可レ定二申御使事一也者、又申云、御昇殿事、今夜可レ被二仰下一歟如何、余云、其條又可レ隨レ仰、但所レ存者、出仕之時、可レ被二仰下一歟者、兼光退出了、申刻、奉行家司左京權大史光盛、(衣冠、)使二陰陽頭在憲朝臣一、(其身依二所勞一、以二其息陰陽助濟憲朝臣一、令レ進二勘文一、)令レ勘二申日時一、(入レ筥、)覽レ之、余留二勘文一、返二給筥一、

擇申、御元服日時、

今月十七日乙巳、　時酉、

×治承三年四月十七日陰陽頭賀茂朝臣在憲、

同刻、成光朝臣、令レ進二名字勘文一、須二持參一也、而依二頓病一自二路頭一歸レ家云々、

良經、　經通、　家實、

右擇申如レ件、

治承三年四月十七日　豐前守成光、

余案レ之、先年、三位中將元服之時、兄長光勘二進名字一、

不レ書二右狀年號署所等一、今以如レ此、不レ知二是非一、又署
所不レ書レ姓、頗不審也、
戌刻、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宰相中將、定能、等來、今夜依二
行幸一、各着二束帶一、共在二尋常上達部座一、余依レ疾不二出
逢一、加冠之時、爲二指出一所二相勞一也、宰相中將入ヨ來內
出居一、談二禁色之間事一、院御氣色趣也、先レ是、役人等皆參、而
依二內裏御使遲々一、及二亥刻一、依レ無レ心、余示二兩卿一云、
已以光臨、御志可レ足、行幸期至、早可レ被レ參者、宗家
卿參內了、定能朝臣、人數不レ候、尙申下可二祗候一之由上、
然而、早可二參內一可レ被二還來一之由示レ之、仍同以參內
了、而間、自レ內賜二御冠御直衣等一、藏人通業持ヨ來之一、件男祗二候余許一者也、兼
光相ヨ具之一、依二密儀一無下出ヨ逢御使一之儀上、又不レ賜二小
舍人祿一、只常祗候男共、取レ之置二曹司一了、是皆久安例
也、定能卿即來云、於二路頭一逢二御冠使一、仍所二馳還一
也、於二行幸一者、雖二一身不參一、不レ可二事闕一〔者〕、卽賜二
御冠於冠師一、惟イ、令レ放二巾子一、次余出レ座、衣冠、滿色指貫、
以二東出居南庇三ケ間一、爲二其所一、垂二母屋簾一、不レ立二屏風一、
依二密儀一也、雖レ不レ可二必垂二母屋簾一、女院密々渡御、有下可二御覽一之仰上、仍所レ垂也、　東第一間、不レ敷
レ疊、依レ可レ爲二加冠之所一也、同第二間、副二母屋簾一、
○簾下恐脫數字　高麗疊一枚、爲二余座一、同第三間、副二端長

押一、敷二同疊二枚一、引二違敷之一、及第二間中央、東頭、爲二公卿座一、座上下
舉レ燈、此外無二御裝束之儀一、以二西出居西庇二ケ間一、
爲二曹司一、副レ北立二厨子一脚一、可レ立二二階厨子二脚一、今依二略儀一立二例厨子一脚一也、
其間、敷二大文高麗三枚一、南間敷二高麗疊二枚一、上二庇
簾一、垂二母屋簾一、不レ立二屏風一、曹司與二客亭一、其所太
遠、然而、依二家便宜一也、
次召二光盛一、仰二人々可レ寄レ座之由一、卽三位中將良通、
直衣、宰相中將定能束帶、等着座、次諸大夫三人、撤二座上燈
臺一、定成、保行、信光、次諸大夫二人、置二圓座於東第一間一、長經、賴高、共女
院殿上人、從〔上〕五位上也、當時上﨟也、次童着二直衣一、童裝束、衣濃蘇芳衣一領、白生單二重織物、袴甲指貫、濃
下袴、扇、出座、定能卿扶持也、次置二雜具一、先治部大輔季信置
レ冠、次散位保能置二泔器一、次前加賀權守兼綱置二櫛巾一、
季信、內殿上人、殘二人、女院殿上人、共不着也、次脂燭二人、侍從家俊、衣冠、兼忠、束帶、
若二白重一如何、等、參二候圓座左右一、次諸大夫二人、能業、邦業、持ヨ參
替脂燭一、次理髮治部卿顯信朝臣、正下四位、內殿上人、參ヨ進圓座一、
理髮了、退ヨ下廣庇一、次余進二理髮圓座一、加冠了、渡二髮搔一如レ常、
復座、次理髮人更參、理レ髮、調二雜具一退下、次冠者
歸ヨ入曹司一、定能卿扶ヨ持之一、脂燭前行、此間、光盛參上、申云、藏人左
少辨兼光參上、申云、冠者爲二關白猶子一、叙二從五位上一

了、只今於陣頭所宣下也者、此間、初役人等撤雜具圓座等、次余歸入、此間、定能卿、爲供奉行幸退出了、次余歸出座、次大夫改着主上御直衣、(自余如元、)進廣庇、(今度三位中將扶持、脂燭前行、)二拜了歸入、次余又歸入、次於西曹司供前物、(折敷高坏十二本、蘇芳織物打敷、)陪膳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役送季長朝臣已下家司職事等、件前物不撤之、今夜不補家司職事、余例也、

奉行、　家司光盛、　職事國行、

大夫、今夜向南了、

今夕、依御方違、行幸法住寺殿、曉更還御云々、

十九日、(丁未、)終日雨下、權中納言忠親卿、參陣行警固事云々、右近、左右兵衛不參云々、

廿一日、(己酉、)〔天〕晴、賀茂祭也、使右少將顯家朝臣云々、過差之至、不拘新制、時人莫不傾奇、天氣不快、雖參內、不被渡北陣云々、又左馬助爲保、頗有不拘制事云々、中宮使大進基親、雜色令着打衣、人以不爲可云々、春宮權亮維盛朝臣、雖存守制之由、猶有過差之咎云々、於近衛使每事過法、因茲關白天氣不快、是依爲彼殿之結構也、

廿二日、(庚戌、)晴、權中納言實綱卿、參陣行解陣事、右衛門、右兵衛不參云々、

廿三日、(辛亥、)晴、自今日、法皇御參籠賀茂社、(十ヶ日云々、)

廿四日、(壬子、)晴、吉田祭也、上卿實家卿云々、余扶所勞、奉幣如恒、

廿五日、(癸巳、)雨下、申刻止、此日、春季仁王會云々、撿校實綱、先參陣、定闕請奏、咒願草云々、次參官廳行事、先於建禮門〔前〕、被行大祓事云々、南殿御殿卿相之分、祗候如常云々、

頼業記、

治承三年、

五月三日、(庚申、)權中納言忠親卿、着仗座被行流人事、觸大神宮訴之者六人、(大中臣範元、(配已)(常陸)(國)、平家綱、(出羽、)藤原〔遠〕光、(遠阿波、)大中臣高範、(長門、)大中臣惟範、(越後、)藤原俊成、(土佐、))筑前國住吉社神官三人、(佐伯昌助、(伊豆、)同昌守、(安房、)同昌家、(隱岐、))前左衛門尉源忠清、(殺害舍弟、綿貫、(佐渡、))仰左少辨兼光、令仰官符、參議實宗卿、少納言仲家、向結政請印、

四日、(辛酉、)於禁裏有御作文事、(題云、仙家日月長、)卿相以下獻之〔云々〕、

五日、(壬戌、)圓宗寺御八講始也、右少辨光雅、參寺行

之、今日、上皇自賀茂被還御、

八日、乙丑、圓宗寺御八講終也、右少辨光雅以下參入、外記史、勤堂童子代云々、上皇自宇治還御、昨日爲御方違御幸、昨今御共公卿、着水干袴云々、

十四日、辛未、申刻許、清水、祇園合戰、各放火、燒堂塔房舍、其中、清水惡徒、燒八坂塔了云々、

十五日、壬申、權中納言忠親卿、參議賴定卿、着聽政、興福寺別當玄緣、官符等也、同卿相參陣被行復任除目〔云云〕、

十八日、乙亥、尊勝寺灌頂也、中納言宗家卿參陣、被定申尊勝寺灌頂日時僧名、參議不參、權右中辨親宗朝臣、書僧名云々、

十九日、丙子、今日、廷尉等群集大理門邊、切強盜之翟右手云々、十二人、

廿日、丁丑、最勝講始也、大納言實定卿以下參入云々、」

廿一日、戊寅、權大納言隆季卿、參議長方卿、着仗座、被定申於法勝寺可被行千僧御讀經事、今月廿五日壬午、次被定賑給使事、參議賴定卿、少納言仲家、參結政、行度緣請印了、

廿四日、辛巳、最勝講終也、事了、被行僧事、權大納言實國〔卿〕召右少辨光雅仰之、此中、以權少僧都覺俊、補興福寺權別當云、

廿五日、壬午、〔天〕陰微雨、申刻以後大雨、今日公家於法勝寺、被行千僧御讀經、圖繪文六十一面觀音像、轉讀觀音經、午刻、上皇御幸、有惣禮事、大納言實定卿爲上首、權僧正玄緣爲講師云々、今朝、內大臣出家、年四十〔二〕、依病惱放出也、

廿八日、乙酉、今夕、依御方違、行幸上皇御所、七條殿、關白參入給、大納言實定卿、着仗座、有召仰事、明曉還御、

六月

一日、戊子、左近少將清經朝臣、聽禁色、權大納言實國卿、仰〔大外記〕賴業〔云々〕、

二日、己丑、權中納言雅賴卿、着仗座、被定申伊勢太神宮修造日時、始假殿木作、今月廿八日乙卯、時午、立柱上棟、七月廿八日甲申、時巳、奉渡御體於假殿、八月十七日壬寅、時寅、修理正殿、同日、時辰、奉渡御體於正殿、同日、時戌、幷可被造川合社日時等、奉渡御體假殿、今月九日丙申、時戌、立柱上棟、同廿八日乙卯、時午、奉渡御體於正殿、七月廿八日壬申、時戌、」

十日、丁酉、御卜奏、權中納言實家〔卿、〕參陣行之、

十一日、戊戌、月次祭、權大納言實國卿、參神祇官行之、神今食、權中納言實家卿、參議實宗卿、右少辨光

雅、少納言仲家等、參ニ神祇官南廊一行レ事、近日、右大將家穢充ヨ滿洛下一、仍今熊野六月會延引云々、然而、月次神今食被レ行レ之、甲乙次第不ニ分明一云々、

十二日、己亥今夕、行ニ幸土御門第一、大納言定房卿、行ニ召仰事一、内侍所同渡御、中宮、東宮、又行啓云々、依下令レ避ニ祇園神輿一給上、〔頭次〕有ニ行幸行啓一云々、東宮行啓、帶刀初供奉、殿上居レ饗云々、又不下令レ乘ニ移輦一給上云々、於ニ土御門殿一、雅樂奏ニ立樂一、近年依ニ月次祭後齋一不レ奏〔云々〕、

十五日、壬寅祇園臨時祭也、權中納言實家卿參入、奏ニ宣命一、侍從藤原朝臣定家爲レ使、其後被レ定ニ川合社遷宮日時一、（奉レ渡ニ御體於假殿一、今月十六日癸卯、時子、立ニ正殿柱一上棟、同廿八日乙〔卯〕、時午、奉レ渡ニ御體於正殿一、八月廿七日壬子、時戌、）

十七日、甲辰今夕、春宮自ニ内裏一（土御門）、行ニ啓院一（法住寺殿）、關白參給、大納言實定卿以下供奉、今度不レ被レ仰ニ輦車一云々、夜半、從三位平朝臣盛子薨、（年廿四、）先出家云々、故攝政適室、入道相國女、准三宮、於ニ主上一有ニ養母之稱一、

十九日、丙午今夜、白川殿葬禮云々、（凶會、）

廿四日、辛亥國忌也、今夜東宮、自ニ院御所一遷ニ〔御〕土御門皇居一云々、

廿六日、癸丑中納言實家卿、著ニ仗座一、被レ定下申立ニ日前國懸寶殿一日時上、（今月廿八日乙卯、時午、七月九日乙丑、時午、爲ニ用意一載ニ兩日一云々、）

廿八日、乙卯最勝寺御八講始也、午刻、上皇御幸、權大納言實房卿已下供奉、今夕、自ニ土御門殿一、遷ニ幸閑院一、大納言定房卿召仰、内侍所同遷御、中宮、春宮、行啓、

廿九日、丙辰大祓也、參議、辨、不レ參ニ朱雀門一、外記、史、又不參云々、勿論云々、

已上、仰ニ大外記頼業眞人一、所レ令ニ注進一也、依ニ所勞一、五六兩月不レ書ニ日記一之故也、

六月〔小〕

一日、戊子天晴、小槻有頼、持下來爲ニ書寫一先日所ニ下賜一之諸國申請雜事一帖上、（孝信撰、）留ニ新寫一返ニ給本一、仰下可レ傳ニ賜隆職宿禰一之由上、依レ爲ニ彼宿禰之本一也、小僧都範忠來、今日、依ニ恒例神齋一不レ謁レ之、令ニ人謝遣一、

二日、己丑天晴、申刻參ニ女院一、病後始所レ參也、雖ニ風病未ロ得レ減、推而可ニ行試一之由、定成令レ申、仍所レ參也、歸レ家之後、頗雖レ有ニ辛苦一、無ニ殊事一、今日、車副國貞

丸、爲二問注一重出二使廳一、無レ被二尋問一被二召籠一了云云、凡事次第、不レ能二左右一、大略時忠卿阿黨歟、然而近代事、無レ所二于訴一、爲レ之如何、廚家水無音、仍遣尋之處、自レ上有二抑留一、仍不レ可レ出云々、太難レ堪云々、

三日、庚寅、天晴、巳刻、定能卿來談云、中將淸經、被レ許二禁色一之由、昨日、經房朝臣所レ語也云々、又云、去月千僧之時、惣禮上首左大將、於二筵端一脱レ履、更不レ起膝行、進居二（是一説也）筵中央程一云々、第二隆季卿脱レ履之後、更起（是又常説也）、過二左大將下一、進居二筵前端際一、更見返テ目二大將一云々、又進寄二筵端一云々事、體極以見苦、隆季所爲奇恠、爲レ人欲レ顯レ失歟、縱雖レ目二大將一、不レ可二進寄一歟、大將作法、不レ知下爲二一説一之由上、偏處二失禮一歟、尤不便也〔云々〕、今日、法皇幸二山科一云々、

〔四日、辛卯、天晴、自二今旦一風病更發、〕

五日、壬辰、自レ夜甚雨、人傳云、山門堂衆、與二學徒一、今明可レ決二勝負一、一宗之磨滅時已至云々、可レ哀々々、

六日、癸巳、〔天〕晴、今日、法皇還御云々、又關白自二去二日一、被レ向二宇縣一、賜下纏二金銅一之裝束於田樂法師上、有二田植一云々、今夜歸京云々、

七日、甲午、陰晴不定、時〔々〕小雨、依二祇園御輿迎一、晝之間爲二精進一、是例事也、今日風病頗減、

〔九日、丙辰、天晴、晝之間、神心惱亂、〕

十日、丁酉、〔天〕晴、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申刻歸來、及レ晩、密々有二和歌一、分二左右一、當座有二勝負一、山門合戰事、今日、於レ院有二沙汰一云々、

十四日、辛丑、〔天〕晴、祇園御靈會、所々馬長如レ常、春宮御方同有レ之、法皇及關白〔有〕二見物一云々、余不レ見、云云、

十六日、癸卯、〔天〕晴、所勞猶以不快、仍自二今夕一、居レ物付二渡邪氣一、智詮阿闍梨渡レ之、

〔十七日、甲辰、天晴、佛嚴聖人來、問二所勞事一、〕

十八日、乙巳、天晴、早旦人傳云、白川准后、（盛子、入道前相國女、故中院攝政室）家、（一所資財庄園、〔皆爲〕二件人領一、生年廿四、）去夜薨去云々、重又聞二實説一、仍以二右馬權頭基輔一訪二喪家一、以二聞及一之由弔レ之、不レ憚二日次一也、又以二季長朝臣一、弔二二位中將基通一、件人卽遭レ喪觸穢云々、件准后、自二去春比一煩二不食一、漸々增氣、典藥頭定成、加二灸治一、然而猶依レ不レ減、又加二護身一、渡二邪氣一、其後雖レ有二少減一、不レ及二始終一、遂以亡去、天下之人謂、以二異姓之身一、傳二（領イ）預藤氏之家一、氏明神惡レ之、遂致二此罰一云々、余所レ思者、若大明神

答此事者、何十四年之間、不與〔其〕爵、何況此後彼〔カ〕資財所領等、豈被付藤氏乎、計以爲公家之沙汰歟、以之思之、神明之爵似無所據、抑或人傳云、入道相國、先年之比夢曰、自賀茂大明神、賜以一之寶山、其山高大、而難入門內、心底奇之、問子細使者、々々答云、我是春日大明神之御使也、（假令賀茂春日兩神同心賜此寶山云々、）暫可預置此寶山云々、件山上、藤花盛開、悉以掩之者、其後與故攝政親昵、不經幾程、攝政薨逝之刻、以後彼家、可隨禪門之由、被下院宣之日、理須致遁避也、而以先年之夢案之、我朝之神明、所被置定之事、定以有樣歟、辭退還以可有恐、仍愁受取之、暫所守護也、爲主之人可受繼者、定其期至歟、以人意輒不能進退之由、禪門被密語云々、（此事雖傳語、眞實之說也、）余以暫字案之、假傳預之人已以亡沒、至此時、財主可出來歟、爲宗之所〔可〕被付氏長者、其外所々、任理尤可被配分也、理之所當、未處分之地也、故攝政、男女子息有其數、尤可被配分、二品亞將、已爲成人〔之〕息、爲宗文書庄園、可被傳預之仁也、而此事更不可叶歟、如公家被傳預歟、是以、萬事沙汰之趣、所恐推也、更以不可遂、努力努力、悲哉、此時、藤氏之家門滅盡了、末代之事、神明天道、不有沙汰之限歟、

十九日、丙午、天晴、刑部卿賴輔朝臣、民部權少輔宗雅等來談世間事、關白、昨日被向宇縣、明日、法皇可有御幸、爲其經營云々、今夜、葬白川殿中山邊云々、二位中將、幷寺僧都等在共云々、火葬云々、彼兩人拾骨云々、世以不爲可、

廿日、丁未、〔天〕晴、或人云、白川殿所領已下事、皆悉可爲內御沙汰云々、恐推相叶了、可悲々々、但春日大明神、定有御計歟、

廿一日、戊申、〔天〕晴、以季長朝臣、大理之許、示遣車副之間事、

廿二日、己酉、〔天〕晴、今日、以國行、重示遣同事於大理、

廿三日、庚戌、甚雨、以檢非違使基廣、相副車副等、遣大理之許、爲糺訴訟之眞僞也、入夜、基廣歸來云、章貞看督長無遁申方、仍預給基廣、重可誡此事、使廳之耻也、又恐申不少云々、

廿五日、壬子、〔天〕晴、以使者、訪信季所勞、文書等、讓

其息信宗二八歳生年一了、其間事、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書二證
文一進レ之、今夜、爲レ遂二秋節一參二宿女院一、
〔廿六日、癸丑、天陰、早旦歸家、〕
〔廿七日、甲寅、天晴、此日、佛嚴聖人來、〕
廿八日、乙卯、〔天〕晴、此日、法皇幸二最勝寺一、御八講初日
也、入レ夜、渡二御鳥羽南殿一、加二修理一之後、所二渡御一也
云々、此日追二物氣一、今日早旦、參二女院一、
廿九日、丙辰、〔天〕晴、前少納言信季、已獲麟之由告送、仍
遣二使者一尋レ之、未二閉眼一、大略如レ無云々、又遣二父入
道之許一、白川殿薨奏贈位等事、有二其沙汰一云々、被
レ問二前相國、左府等一云々、大略淑子例歟云々、宇多養母云々、
六月祓如レ常、陰陽師晴綱、時晴子、陪膳行頼、役送信光、
已上衣冠、

白河准后薨逝間事、

養母事、

中宮温子、宇多后、延喜繼母、並養母也、

延喜七年六月八日癸巳、有レ事、
九日甲寅、葬禮也、
十日乙卯、右大臣、奏二諸道勘文一、有レ議、曲レ情從
レ恩、錫紵三日、廢朝五日、今案、爲二繼母一錫紵二日也、而依レ爲二養母一、爲二三日一歟、

郁芳門院、堀川院姉、並養母、

嘉保三年八月七日甲子、有レ事、
十六日癸酉、葬禮也、左大臣以下、着二仗座一、被
レ定二諸道勘申、御錫紵、廢朝等日數事一、有レ議、錫
紵三日、廢朝五日、依二延喜七年例一也、權中納言
大江匡房卿、留レ座行レ事、院別當右近少將源能俊
朝臣、參二陣外一申二遣令旨一、諸衞警固、固關付二國
司一、

尚侍從一位藤原淑子、宇多養母、贈太政大臣長良女、右大臣藤原氏宗室、

延喜六年五月廿八日庚辰、薨、
卅日壬午、召二中納言源貞恒卿一、令レ行二宣命一、幷贈
正一位事一、參議十世王、中務大輔源治朝臣等爲
レ使、又仰二穀倉院一、給二絹百疋、調布二百端一、止二葬
儀使一、仰レ令レ勘二詔書、宣命文等一、無二假母事一、而太上
法皇、常稱二養母一、故宣命文等有二此意一、位記狀云、當二上皇龍潛之時一、盡二阿保供養之勞一云々、
始レ自二今日一、下レ簾、不レ聞二朝政一三日、

御錫紵事、

准養母之義者、三箇日無二異議一、五箇日惣無二先

例一、（祖父母與二養母一同五月服也、然而、錫紵不レ過二三日一、）一日又無レ所レ據之故也、但無二日次一之時、或當日着除、或二日着除、或又不レ憚二日時一除レ之、

不レ視レ事日數事、

爲二養母之義一者、二等已上親也、三日不レ可レ聞二食朝務一、若偏爲二三位之儀一者、一日也、（爲二養母之義一者、不レ可レ有二此儀一、）

薨奏事、

爲二養母之義一者、尤可レ被レ行レ之、縱隨二出家之儀一、猶可レ被レ行レ之、選子内親王、（長元八年六月廿六日、）倫子、（天喜元年六月廿二日、）睦子、（承久二年三月七日、）等也、御服親之人、雖二出家之後一必奏レ之、

宣命贈位事、

准二淑子并代々外祖母等例一者、可レ被レ贈二正一位一歟、准二女御等例一者、可レ被レ贈二從二位一歟、但三位准后人、并有二養母之儀一者、可レ被レ贈二正一位一歟、

同使事、

准二延喜六年例二〔者〕一、參議一人、四位一人、可レ爲レ使歟、

二百八十六

件條近例、出家人止二此儀一、永久二年三月七日睦子、（外祖母、有二薨奏一、無二贈位一、）〔保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追二尊母氏外祖父一日）也、〕公子、（外祖母、）依レ爲二出家人一、無二贈位宣命等事一、但出家人、見存二叙品一、并准二三宮一、祐子内親王、（延久六年六月十六日叙二一品一、）悳子女王、（永觀二年十一月一日准二三宮一、）藤原全子、（久安六年正月廿二日准二三宮一、）皆出家之後也、可レ被二相准一哉、可レ在二時議一、

當日出家人不レ用二出家一歟事、

永延三年六月廿六日、太政大臣（賴忠、）薨、先下二頂髮一授戒畢云々、

七月廿日薨奏、有二謚號一、（廉義公、）贈位、（正一位、）等事一、

警固固關事、

郁芳門院時、（嘉保二年八月十六日、）諸衛警固固關、付二國司一、淑子時、（延喜六年五月廿日、）無二此事一、（但養祖母也、）外祖母倫子、（天喜元年六月廿二日、）睦子、（永久二年三月七日、）等、同無二其事一、可レ准二此等一歟、

右、大略注進如レ件、

六月廿五日　　大外記淸原賴業、

右治承三年己丑此春夏一帙墨付百十二枚者以三緣院道教公眞痕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臨之了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且加日課號玉葉爲後昆之模範不讓他卷藏而可祕之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記焉

玉葉卷三十終

玉葉　巻三十一

自治承三年七月
至同年十二月

治承三年秋冬　〔歳次己亥〕

七月〔大〕

一日、丁巳〔天〕晴、上西八條兩院幸鳥羽、

二日、戊午陰晴不定、早旦、信季之許遣人、使者歸來云、昨日死去了云々、可悲々々、入夜賴輔入道蒲直廬有炎上、然而即打滅了云々、放火云々、

三日、己未雨下、院幸法勝寺、女院遂還御云々、入夜雷鳴及曉更、

四日、庚申天晴、三位中將、西寺文殊會捧物催之、尋先例可勤仕、如八省加供、納言以後奉仕之、可准據歟、申刻、大外記賴業來、召簾前談雜事等、

〔今日午刻雨降、〕

五日、辛酉天晴、酉刻雨降、參女院御方、法皇幸法勝寺云々、

六日、壬戌天晴、酉刻雨降、參女院御方、外記貞親、持太神宮心柱卷布〔解〕落事文書、源大納言上卿、被廻文書云々、

七日、癸亥雨下、入夜晴、乞巧奠如例、節供範季、陪膳光經朝臣、今日法皇幸法勝寺云々、

八日、甲子雨下、自今日被行最勝光院御八講云々、

十日、丙寅天晴、入夜小雷、自今日、法皇於七條殿御所、被行五十ヶ日逆修、請僧十口云々、關白及太相國已下、公卿濟々參入云々、余依疾未差不參、

〔十一日、丁卯雨下、施藥院使賴基來針齒下、又於前令讀醫書、今日令服承氣湯、大黃與厚朴合煮也、厚朴牛減也、〕

十二日、戊辰陰晴不定、朝間雷鳴、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結願也、申刻、大夫史隆職參、召簾前仰雜事、

十三日、己巳〔天〕晴、此日寅刻、男子所生、其母、女院女房大貳、

十四日、庚午〔天〕晴、終日念誦、拜瓮送法性寺兩堂如恒、女院御方御瓮使、季長朝臣、

十五日、辛未陰晴不定、念誦、信性阿闍梨來、談最勝光院御八講之間事、證誠玄緣一人云々、或人云、邦綱卿、

去比獻ㇾ辭二大納言一之狀上、卽有二敕許一、左京權大夫光盛作二其狀一云々、又云、此間可ㇾ有二任大臣一云々

〔十六日、壬申、陰晴不ㇾ定、自二今日一服ㇾ薤、〕

十八日、甲戌、〔天〕晴、依二腹病更發一、加二灸治一十所許、早旦佛嚴聖人來、

〔十九日、乙亥、天晴、灸治如二昨日一、〕

廿日、丙子、天晴、長光入道來、其孫長正光經子、院非藏人、被ㇾ補二內非藏人一了、近日諸儒子、可ㇾ參二御書所衆一之由、被二責召一、長正其內也、而依ㇾ申二入子細一、獨被ㇾ許二昇殿一、折節爲ㇾ悅云々、又去比呈二述懷詩一首於二禎喜僧正一、御持佛、卽備二叡覽一、頗有二哀憐之天氣一云々、而今有二此恩一、旁被ㇾ優二功勞一之條、恐悅無ㇾ極云々、或人云、內大臣入道〔一門〕所勞危急云々、

廿一日、丁丑、〔天〕晴、辰刻地震、昨日白川殿有二贈位事一、上卿新中納言實家卿、宣命使右大辨長方卿、位記使橘以政朝臣云々、廢朝三ヶ日、音奏停止事、被ㇾ仰二下賴業眞人一云々、昨日贈位之間事、職事基親不ㇾ仰、官之人一、史一人不ㇾ參、奇異事也云々、

廿二日、戊寅、〔天〕晴、返二奉日記抄四帖、西宮五卷抄二、東記目錄一卷於關白一、件日記抄者、鳥羽院御自抄也、立二甲乙丙丁一被ㇾ抄ㇾ之、甲、資房記、乙、土右、丙、同、丁、爲房記也、但委見ㇾ之、乙端許土右記也、其奧幷丙端等、後朱雀院御記也、丙奧又後三條院御記也、而爲ㇾ使二人迷一、以二土右記一爲ㇾ號被ㇾ抄歟、此由無二丁見之人一、余以二此旨一先日申二關白一、々々始而覺悟、被ㇾ稱ㇾ有ㇾ興、人傳云、主上聊有二御不豫事一云々、則以二消息一尋二女房之許一、此一兩日聊溫氣御云々、

廿三日、己卯、〔天〕晴、今日院御逆修第二七日也、關白被ㇾ參云々、自二今日一、宰相中將定能病惱、及二大事一云々、仍度々遣二使者一了、

內御不豫事、又問二送女房之許一、只同事御云々、

〔廿四日、庚辰、〔天〕晴、入ㇾ夜小雨、女房示送云、御不豫雖ㇾ不ㇾ及二殊御事一、此四ヶ日溫氣未二散御一云々、定能卿所勞、大略同前无ㇾ減云々、〕

廿五日、辛巳、〔天〕晴、午後陰晴不ㇾ定、微雨間下、申刻、頭中將通親朝臣、送二書於基輔一曰、萬物沽價法、可ㇾ令二定申一者、其狀如ㇾ此、

近日萬物沽價、殊以違法、非二唯市人之背法一、殆及二州民之訴訟一云々、寬和延久之聖代、被ㇾ定二下其法一了、隨二去保延四年一、且用二中古之制一、且任二延久之符一、宜二

遂行之由、重被宣下了、今度猶可被用彼法歟、將又驪駒推移、時俗難隨者、新可被定下哉、就中錢之直法、還背皇憲、雖宜停止、漢家日域以之爲詳、私鑄錢之外、交易之條可被寛宥歟、其法可用寛和沽價之准直歟、又可依諸國當時之濟例歟、〔抑將〕新可被定下歟、此等之趣、殊可令計申給候者、依
天氣言上如件、以此旨且可令披露給候、通親恐惶謹言、

七月廿五日　右中將通親上、

進上　美作守殿、

禮紙狀〔也〕、
追イ

追言上、

參入言上之間、且爲御不審、內々所申上候也、於今申給之趣者、企參入可承候、以此旨可令申上給候、恐惶謹言、

請文案如此、

萬物沽價法可被定下事、可令計申之由、謹以承候了、抑如此事、以短慮輙難定申歟、去年被下制符之時、此事存爲朝家之要須之由、尤可被定下其法之旨、令言上許也、於其上之子細者、愚意暗難及歟、先被仰法家及官底使廳等、令注進子細之後、可及議奏歟、且以此等之趣、可被洩奏狀、如件、

七月廿五日　右大臣、在判、

此事暗不能注進價直事也、代々使廳之沙汰也、先法家勘申本條、幷使廳官底、令注進度々制符、且勘申當時官行事所、及藏人所色代撿納之制、諸國濟例等、斟酌彼是、且訪有識、且及群議、可被定下事也、凡我朝衰弊只在此事、仍去年雖令注申、新制之中不被載此事、不叶時議歟之由、令存之間、今有此沙汰、尤〔可〕謂善政歟、始終之沙汰、能可被計行事也、凡此貫首、萬事紊舊法申行云々、可謂賢々々々、但過法歟、

今日入夜參女院御方、初夜之後歸家、內御不豫未減給云々、

廿六日、壬午、朝間天晴、午後雨下、今日秋季御讀經始也、余依所勞不出仕、申刻、民部權少輔宗雅來語云、內裏御樂事、頗六借御云々、去夜於內裏、兼光密語云、

被レ行二御占一之處、南東神明祟之由占申、人謂〔以〕南者春日也、東者吉田也、又東三條當二皇居之東一、卽角振隼兩神歟、疑藤氏家門、倂爲二公家之沙汰一條、氏之神豈無二其徵一哉之由、内々有二云々一、不レ可二口外一云々、今日小兒自二產所一渡二南家一云々、凡此間事、余一切不二口入一、事體非二穩便一之故也、

今日召二檢非違使基廣、明法博士、召二問沽價之間事一、

廿七日、癸未、雨下、風病殊發動、基廣注二申錢賣買之間事一、近代渡二唐土一之錢、於二此朝一恣賣買云々、私鑄錢者處二八虐一、縱私雖レ不レ鑄、所行旨同二私鑄錢一、尤可レ被二停止一事歟、而如二先日職事御教書一、不レ可レ被二停止一之趣歟、尤無二其謂一事歟、基廣勘注之旨、叶二愚存一了、又尋二見年々沽價法一、天曆、應和、寬和、延久等也、長寬之比、此中雖レ及二此沙汰一、無二始終之事一〔云々〕、延久尤委細、叶二近世之法一歟、但猶召二市人一、可レ被レ行二中沽之法一歟、謂二中沽之法一者、賣人者指二高直一、買人者好二減直一、折中而有二裁斷一、謂二之中沽之法一也、」

廿八日、甲申、天晴、酉刻、大夫史隆職來、寬和延久沽價注文所町々二持參一也、召レ前問二仰雜事一、申云、一昨日季御讀經初日、左大將被レ定二申御前僧一、新宰相中將實宗書レ之、今度季御讀經、不レ被レ補二闕請一、近年皆可レ被レ補也、行事辨重方、再三雖レ申二其旨一、上卿中古以來不レ補二季御讀經闕請一之由、有二所見一、仍不レ可レ補云々、遂以不レ被レ補、頗違例也云々、又申云、去廿五日、叡山凶惡堂衆等、可二追討一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其狀如レ此、

治承三年七月廿五日、　宣旨、

叡山堂衆等、不レ憚二勅制一、不レ拘二座主制止一、猥成二狼戾一、欲レ魔二滅一山一、仍差二遣官軍一、可レ令レ追二却三箇庄、及寄住所々一、但於下範二橫河無動寺等一之輩上者、同仰二彼輩一、守二護坂本往反路一、可レ令二責落一、兼又逃二隱洛陽一之輩、宜レ令二檢非違使搦進一、至下于逃二移諸國一者上、仰二宰吏一召二進其身一、

奉行職事光能云々、件宣旨、初可レ遣二追討使一之由被レ載、而隆職申云、先例可レ追二討某國住人凶賊某一之由、所レ被レ載也、只可レ遣二追討使一之由、未レ見二先規一、何樣可レ候哉、若爲二追討使一者、可レ被レ載二其名一也、旁議不審之由、申上之處、於二其人一者、禪門可二計遣一云云、仍只如レ此可レ成之由、被二仰下一、仍〔成〕二宣旨一付二職事一之處、翌日一昨日朝也、猶改二追討使一可レ成二官軍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仍所二改成一也云々、良久退出了、　主上御不豫未二令レ減給一云々、

廿九日、乙酉、今曉、入道內府薨去云々、或說去夜云々、

八月、

一日、丙戌、〔天〕晴、未刻以後雨下、智詮闍梨來、明後日可レ入二大峯一云々、今日午上神事也、仍申刻來也、左京權大夫光盛、可レ爲二政所年預一之由仰了、小納言信季之關也、

三日、戊子、〔天〕晴、〔早旦〕參二女院御方一、〔卽歸來、〕或人云、延曆寺堂衆追討事後了云々、奉行職事光能、有二夢想事一云々、但是閭巷之說也、難レ取二實說一歟、

八日、癸巳、雨下、此日、院御逆修四七个日也、關白及大相國已下、濟々參入云々、

九日、甲午、朝間小雨、午後晴、午刻、三位中將參二院幷內一、於レ院按察資賢卿參會、入二見參一歸出、傳仰云、雖レ可二見參一、只今念誦之間也、後日必可レ參云々、次參內參二御前一、賜レ給披見云々、余依二所勞一久不二出仕一、又內御不豫如何之由、卽以二良通一傳二女房一、歸來云、御〔樂子〕無二別事一云々、今日前駈二人、牛童遣レ之、共人二人隨身等也、豈有レ障不二〔出〕來一也、

入レ夜頭權大夫光能來、隔レ簾謁レ之、談二世上事一、良經侍從所望、及禁色之間事、可レ奏二院內一之由示ニ付之一、」

十日、己未、〔天〕晴、治部卿顯信朝臣、申下梅宮領宇多庄內、畠所當事、可二免除一之由上、神主基忠所レ進請文也、遣二顯信之許一了、基輔奉、相ニ副以政基忠等文一、今日時忠卿、送二書於基輔之許一曰、

春宮御護刀召下無レ障二子息一之人七人上、小刀可レ被レ作候也、其內一柄、可二令レ獻給一之由、可レ令レ申二右大臣殿一者、依二御氣色一、執達如レ件、

八月十日　　左衛門督在判、

美作守殿、

卽以二小刀二、裹二檀紙二枚一進レ之、請文基輔所レ書也、凡此事次第、頗以見苦、如レ此事內々事也、須二女房傳仰一也、此人之沙汰、萬事如レ此、爲レ之如何々々、」

十一日、丙申、〔天〕晴、早旦隆職宿禰、注二送去夜除目一、少納言平信國、元木工權頭、左近將監源信政、右兵衛尉藤爲成、已上藏人、件衛府兩人、爲レ令レ勤二仕兩社行幸舞人一、所レ被レ任云々、上卿兼雅卿、參議長方云々、

午刻、典藥頭定成來、〔問二所惱一、申下屬二涼氣一可レ減之由上〕未刻、隆職來、申刻、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來、可下向放生會二云々、參議實宗可二下向一云々、今日定成語云、

白川殿被レ瀉二生蛭一、其長一尺餘、定成所レ見也、奇恠事也云々、
十二日、丁酉陰晴不レ定、及レ晩雨下、女房姫君、參二女院御所一、
〔十三日、戊戌終日甚雨、巳刻日景歟、
十四日、己亥朝間雨下、巳刻以後天晴、〕
十五日、庚子天晴、外記來云、來十六日可レ有二仗議一、太神宮〔心〕柱卷布事云々、上卿源大納言云々、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十六日、辛丑〔天〕晴、法性寺座主自二江文（撫イ）一被レ出云々、是堂衆等、件所可レ排レ城之由、風聞之故云々、
十七日、壬寅天晴、東宮非藏人兼時來語云々、去比禁中有二落書一、白川殿內府等事、西光法師怨靈之由云々、以二片假名一書レ之、七八枚許續テ書レ之云々、
又云、昨日內裏御寵犬、爲二奴犬等兩三一、被二咋殺一了、仍有二犬死穢一、又身體頗不レ穩、爲レ奇云々、余案レ之、頗涉二禁忌一歟、內々可レ有二御占一歟、
十九日、甲辰〔天〕晴、此夕家所宛也、年預家司光盛奉行、件人、去一日補二年預一了、然而補二家司一之時、申二吉書一、依二年預一重不レ申二吉書一、只以二吉日一下文加レ判云々、
廿日、乙巳〔天〕晴、資賢卿來、隔レ簾謁レ之、院邊聊有二申入事一、仍所レ招也、
廿二日、丁未雨下、此日、院御逆修六七日也、又有二祈年穀奉幣一、上卿藤大納言云々、
廿三日、戊申雨下、洪水成、菩提院御念佛結願云々、
廿五日、庚戌此日良經被レ下下被レ聽二禁色一之宣旨上云々、又被レ仰二昇殿一云々、然而小舍人不レ來、依二近代之家例一、內々不レ可レ來之由、觸二光能一也、
〔廿六日、辛亥雨下、隆信朝臣參、密々有二和歌一〕
廿七日、壬子雨下、此日石淸水行幸也、左大將供奉、未刻出レ京、曉鐘之後還御云々、
此日秉燭之程、着二直衣一參レ院、去二月以後、湯治幷所勞之間、于レ今不二出仕一、院御逆修、來晦日可レ有二結願一、廿九日又曼陀羅供云々、所勞此十日許有二少減一、仍可二參入一之處、彼兩日日次不レ快、今日宜、仍所レ參也、如レ此數月籠居之時、初出仕之日、着二束帶一參レ陣、可レ下二吉書一、或及二中文一、而近年服假之外、依二所勞一籠居、依レ爲二常事一不二必然一、就レ中下官之體、常有二此事一、仍每度不レ能レ著レ陣歟、參上之後、尋二近習之輩一、皆以退出云々、仍以二侍從家俊一入二見參一、以二季時法師一申入云々、歸來告二召之由一、仍參二御前一、于レ時長講之間也、御二坐御堂之御壺

爾、被損天王寺念佛堂也、先是太政大臣按察等、候御前長講了退出、

廿八日、癸丑午上雨下洪水、申刻以後雨止、入夜邦綱卿來、隔簾謁、依浴節也、

廿九日、甲寅(天)晴、此日、院御逆修相當七々日曼陀羅供也、上下束帶、導師前權僧正公顯、讃衆十二口、此内僧綱三口、未刻着束帶參七條殿、先是事始、余着座太相國左大臣已下公卿廿餘人着座、納言以上在前座、參議以下在後座、其座如臨時祭還下座、經僧座後納言座前也、于時導師讃師、御願文之間也、度者之使、頭中將通親朝臣、經御堂南東廣庇等、就導師右邊仰之、經公卿座前、僧座後也、着公卿座末圓座、先是敷人數之、即右衞門督成範卿取祿、褂一領、給之、通親取之、經本路幷南簀子、降自南面刻階、東進於巽角砌外、舞踏退下、隨身受取祿、同隨身令給之、説法之終頭、關白參上着座上、同被經座前也、説法了、五位侍臣重季、長明、二人、敷上禮座、兼不相存、敷刻不敷之、頻催之後敷之、次上禮師一人着件座、導師後也、禮了、一人先以復座、誦讃、此間供養法、秉燭之後讃了、導師教化、次行道、導師即著下座、讃衆復座、行道之間、爲先讃衆下臈、次導師、其後六弟子、各持行道具、先三衣筥、次香爐筥、次(如意)、次草座、次布施、太相國已下起座、群立南廣庇、五位三人、爲大臣三人手長、各經東廣庇、入自東面南第三間、御所際間也、置導師前、導師座南北行敷之、經僧座前復座、左大臣余(直)以退出了、于時戌刻也、

卅日、乙卯(天)晴、此日、院御逆修結願也、圖繪釋迦三尊、澄憲僧都爲導師、未刻參院、先是事始、關白太相國已下、左大臣不參、公卿數輩、着直衣在座、余經座前着座、于時演説佛功德之間也、説法優妙無比類、事畢賜布施、太相國已下取之、例時以前、余退出、參内謁龍顏、賜近代人之所書之卷物見之、此間關白被參、例時以後所參也云々、頃之余退出、今日書先日自院所下賜給未葉露大將第一、詞上相具參上、付親宗了、此日、被下新制卅二ケ條、通親奉行云々、

九月

一日、丙辰微雨下、右中辨經房朝臣參女院、被申丹波國賀舍庄顚倒事云々、今日神事如恒、

二日、丁巳雨下、終日書内御卷物詩歌等、交筆、自今日院供花云々、

三日、戊午自夜終(日)甚雨、酉刻參内、持參先日所下賜之御卷物上也、以女房傳奏、頻預勅感、小時出御、賜能筆十卷、又於御前書假名進覽、依勅也、

亥刻退出、此日、賦ニ歌合題等一、十首、基輔忝行、
四日、己未、陰雨不定、臨レ晩晴、自レ內賜ヨ預玄宗皇帝繪
六卷一、爲レ令ニ一見一也、
五日、庚申、〔天〕晴、此日賀茂行幸也、今日〔參ニ女院御
方一〕巳刻有安來談、語ニ白川准后甍逝之間事一、
六日、辛酉、〔天〕晴、早旦大夫史隆職、注ヨ送賀茂行幸賞一、
正三位隆忠、臨時、實宗、去春、平野行幸賞、長方、今度行幸參議、從五位
下中原仲重、行事外記、上卿、兼雅、辨、光雅、史、檢非違使等、
追可ニ申請一云々、俊經被レ超ヨ越長方一了、御侍讀如何如
何、或人云、知盛卿同敍ニ正三位一云々、
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上、申ニ舍人之間事一、今旦返下上玄宗
皇帝繪上、使治部大輔季信、
七日、壬戌、〔天〕晴、仲綱來申ニ賴政卿返事一、九月盡日、密
密可レ有ニ歌合一、件歌可ニ詠進一之由、先日以ニ仲綱一、所
レ示ニ彼卿一也、此間煩ニ痢病一、雖ニ神心不豫一、可ニ相構一之
由所レ答也、又隆信朝臣來、當座有ニ和歌一、
申刻、外記來催ニ例幣一、申ニ灸治由一了、
去夕賴輔入道有ニ吉夢一、太神宮幷春日御體、御ヨ坐余家
前庭樹一之由云々、
又一昨夜女院有ニ御夢一、高き長押上に、余及三位中將
〔等〕居之、其長押下に、關白幷其息隆忠中將等座之、
而之間、隆忠與ニ此三位中將一、タケヲクラフ、隆忠事外
にひきなり、彼は年齒兄也、又位階上﨟也、而事外に
たけひきなり、爲ニ此中將一尤爲ニ吉事一之由、心中に思
食之間、關白不レ被レ見、余幷中將は、尚居ニ長押上一云
云、是又最吉夢也、
去夜又信助阿闍梨、有ニ吉夢一云々、
八日、癸亥、〔天〕晴、早旦浴、自ニ今日一恒例念佛所レ始也、
巳刻、佛嚴聖人來、先談語之後、及ニ午刻一受レ戒、其後
始ニ念佛一、亥刻事了、今日二萬遍、
今日美作守基輔朝臣、被レ聽ニ內昇殿一、日來下官所ニ執
申一也、今有ニ恩許一、尤爲レ悅、
〔九日、甲子、朝間雨下、午後天晴、今日念誦八萬遍、〕
十日、己丑、〔天〕晴、〔今日念誦十一萬遍、〕　此曉法皇、上
西〔門院〕、八條兩院、皇大后宮等、被レ參ニ天王寺一云
云、
十一日、丙寅、〔天〕晴、今日念佛十萬遍、山大衆可ニ參洛一
之由風聞、仍遣ニ官兵一云々、先日以ニ官軍一、可レ追ヨ討堂
衆一之由、被レ下ニ宣旨一了後、及ニ數月一无ニ沙汰一之間、
堂衆彌得ニ其力一、因レ茲學徒等、憤下宣旨無ニ始終一之由上、

可ニ參洛一云々、
十二日、丁卯雨下、〔今日念佛九萬遍、〕傳聞大衆忽不レ可ニ參洛一、來廿二日公卿勅使以後、猶以ニ官兵一、可レ被レ追ニ討堂衆一之故云々、
十三日、戊辰〔天〕晴、今日念佛八萬遍、今日三位中將參內、基輔、秀信等在レ共、能業、信光前駈、被レ召ニ御前一云々、牛童遣レ車也、
〔十四日、己巳天晴、今日念佛五萬遍、〕
十五日、庚午〔天〕晴、今日念佛三萬遍、卽結願也、申刻佛嚴上人來、奉ニ供養一訖、哩字二體、（一體ハ金色、一體ハ赤色、）共弘法大師御筆也、盡未來際、每年七日念佛不レ可ニ退轉一之願也、賜ニ小布施一、（裝束一具也、）說法尤貴者也、
十六日、辛未〔天〕晴、自ニ今日一三ヶ日、奉ニ幣春日御社一、以ニ陰陽師遠成一修レ祓、余着ニ衣冠一、密々作ニ堂上一奉レ拜、雖ニ炎治相亂一、非レ參ニ社頭一、强不レ可レ憚之故、依レ有ニ所願等一也、
〔十七日、壬申雨下、今日晴光奉ニ仕祓一、〕
十八日、癸酉〔天〕晴、今日遠成勤ニ仕祓一、此日興福寺唐本一切經供養也、爲ニ公卿御沙汰一、可レ被レ准ニ御齋會一之由、被ニ宣下一、雅賴卿奉ニ博陸命一、作ニ進次第一、（件次第、檀紙立紙云）云、上卿權中納言實綱卿、辨、右中辨經房等、可ニ下向一之由、豫有ニ其沙汰一、而昨日俄停ニ止此等之儀一、被レ付ニ寺家一了云々、關白大被ニ欝申一云々、然而公卿勅使、御祈事之間、被レ修ニ大佛事一、猶不レ可レ然之由、有ニ其沙汰一云々、大略頭中將通親朝臣之所レ爲云々、禁中雖ニ神事一、散所佛事、先例不レ憚之由、關白再三被レ申、然而猶被ニ停止一云々、
十九日、甲戌天晴、參ニ女院御方一、恒例御舍利講聽聞、二位中將兼房祗候、及レ晚退出、
廿一日、丙子雨下、法皇幷上西八條兩〔女〕院、自ニ天王寺一出給云々、
廿二日、丁丑〔天〕晴、此日公卿勅使權大納言實國卿進發云々、
〔廿五日、庚辰天晴、密々有ニ和歌一、今日參ニ女院御方一〕
廿六日、辛巳〔天〕晴、定能卿來談ニ公事等〔事〕一、
〔廿七日、壬午參ニ女院御方一、兼房卿祗候、〕
廿八日、癸未〔天〕晴、入レ夜參ニ女院御所一、（御堂）宿仕、依ニ方違一也、是冬節也、
廿九日、甲申〔天〕晴、密々有ニ和歌一、（題九月盡戀、）翌日爲ニ加判一、遣ニ大貳入道之許一了、

〔治承三年冬　十月十一月　己亥歲〕

十月〔大〕

一日、乙酉〔天〕晴、昨日歌合、遣重家入道之許、爲加判也、此日平座、上卿三條大納言實房、參議長方、定能等參勤云々、

二日、丙戌天晴、此日蓮花王院惣社祭、試樂恒例事云々、今日終日調置大間等、相并百卅餘度也、又々可尋書之、或云、廿日比可被行除目云々、

三日、丁亥〔天〕晴、此日蓮花王院惣社祭也、

四日、戊子〔天〕晴、此日惣社祭後宴云々、已上三ヶ日、每年事云々、大夫可出仕之日次、在憲朝臣勘申云、今月七日、十日、十三日、廿五六日云々、

五日、己丑〔天〕晴陰、申刻參院、以親宗朝臣申入、歸來云、仰云有咳病氣、不見參云々者、卽參內、主上御坐中宮御方云々、秉燭關白、（〇關白下恐有脫文）頃之余退出、傳聞來九日、可有秋除目云々、又今兩三日之間、可有官奏云々、又來十日爲御方違、可有行幸于法住寺殿、自十三日、法皇御參籠八幡宮云々、

六日、庚寅〔天〕晴、巳刻、頭權大夫光能朝臣、送書於基輔許云、來九日可被行除目、爲申其事猶欲參入、且所申也云々、答有催者可參之由〔了〕、

七日、辛卯〔天〕晴、此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午刻事始、余（烏帽直衣）、三位中將（布衣）、等候座、小時前大納言邦綱參上、見中將在座退歸、更居座前板敷、余雖示可着座之由、敢不承引、中將可居止之由頻以示之、中將又辭之、已經數刻、仍余可令起中將之由、依示亞相、然而着中將上、事畢亞〔相〕中將、共以起座、爲取布施也、中將先取被物、次亞相取之、後聞中將雖固辭、邦綱強請先令取之云々、爲人褒亞相云々、事了女院還御御所、此日邦綱語云、雖被遣官兵、堂衆等無引退之氣云々、

今日朝間神事、依奉幣春日也、

八日、壬辰〔天〕晴、去夜官奏、（去年左大臣、直經房朝臣）、申刻、史成擧持來奏報、幷圓宗寺寂勝會日時僧名等、此日大外記賴業、召具式部丞、明旦可參之由、仰遣之、（光經奉）、今夜俄被行叙位、從三位藤師家、（只一人也）、上卿藤大納言云云、明日除書、可補中納言云々、生年八歲、

九日、癸巳〔天〕陰、但不降雨、此日京官除目也、午刻、大

外記賴業眞人來、使下家司光經朝臣賜中公卿給上、加二合停任巻籠一紙結中、并可賜式部二合停任勘文件二通巻籠一紙不結中、等、式部丞各稱障不參之由、賴業令申之故也、次賜硯筆墨等、裝様如年來、此次余問云、典樂寮醫師、在被官如加醫博士也、下、猶大階等、毎度如此無異途、而陰陽寮陰陽師、或在被官如陰陽博士也、下、或在被官上、屬下是非如何、申云、外記所存、陰陽師可在被官上也、重仰云、異典樂寮之條、有由緒哉如何、申云、不知由緒、只年來例也云々、所申不分明歟、申刻、六位外記持來闕官帳、留文返給宮、如常、同刻光能朝臣相觸云、今日除書、殊以可被忩行、秉燭以前可參內者、戌刻着束帶參內、關白只今被退出了、光能又參院了云々、上下一切未參、余參御所方、謁女房云云、拾遺事被申院了、有沙汰云々、子刻、關白參內、同刻光能朝臣歸參、小時余着陣、先奧次端、令置軾、先是實房、時忠、實綱等在座、右大辨長方參加、次光能朝臣仰召仰、余召外記賴業、辨兼光、等、各仰之、次藏人道業來召、次召外記、六位、仰宮文可候之由、小時宮文列立小庭、外記二人、史生一人、次余已下列立弓場殿代如例年、外記立納言後了、余揖納言已下答揖、着殿上端座、依關白在奧座、次關白及余、此間余改礼、着御前座、次實房、時忠、實綱等、置宮文着座、先是執筆座前、切燈臺燭、常圓座前立之、無可置宮文之所、仍余申關白召男共、五位藏人基親參上、仰可直之由、即基親直之、猶雖不正、强不仰之、已宮文公卿參進之故也、次參議一人着座、實宗、次依召關白及余、着圓座、關白傳召余、々着我座、如常、次依仰奏闕官帳、次給大間、二尺三寸、次任式兵、次召院宮御申文、右中將實宗、次任民部、次關白撰給袖書申文、先是被給大束申文、次注袖書、書兩三通之間、實宗持參院宮御申文、余取之傳關白奏之、書袖書了、召右大辨長方令下勘、仰文置、關白返給院宮御申文、一々度引禮紙、注之如常、任人注文關白給之、此中中宮御給御申文、與折紙有相違、申關白之處、可因折紙者、仍件御申文入第三宮了、又八條院二分代御申文、在此中、同入第三宮了、先見合注文、依爲不可任之者（收）入第三宮也（云々）、又皇太后宮御給、書様雖有違例、依載注文任之、御申文加成文了、及三通之時成束如常、但懷中紙捻忘却參內、仍忽以所捻之紙捻用之、次任課試、問者生一人、欲任文章生之處、不見注文、申關白、答云、下名之次可有沙汰者、仍不任之、次任諸京官、不論五位六位、一列官任之、此由先觸關白、々々聞之、是恐事之時儀也、先々又如此、及綜頭召轉任勘文、光能朝臣奉之、所任只史一人也、外記式

部雖有闕、不被任之、又民部丞二人、今度可叙爵、其替二人被任之、余申關白云、不召轉任勘文、任新任者、恐及少丞四人歟、欲召勘文者、叙位可在除目之後、外記不可知叙人、於理有妨、叙人爲大丞者、暗可轉任歟、此條已此先例、此等之間、持疑難決、但猶可召勘文歟、先規粗存、（隨筆記不覺悟、堀川左府執筆之年也、隨又余執筆、有如此事、依彼例所召勘文也、然而此等子細不申出、爲蒙關白處分所申請也、）又有可相准事之故也、（是亮闇年叙位者、除目入眼同被行之、任宿官之時、外記雖不知叙人、依召進勘文、可准據也、此由又不申出、有憚之故也、只中心所准擬也、）關白云、誠雖無事理、又不召勘文者、爭可行轉任哉、早可召者、仍召光能朝臣、仰叙人名、令進轉任勘文任之、于時未被下顯官申文、仍余申抛、關白被命云、所在只史申文一通也、民部叙負等、雖有任人無申文、以何可撰上哉、加之秋除目、必無顯官擧云々者、仍今日無顯官擧、（余所思、兼職事不撰入顯官申文、勿論々々、猶無顯官擧違例也、）此間所下勘之申文等、猶未進、仍相尋之、此間相觸關白、且任公卿官等、凡所載注文之者、皆悉任了、小時長方持參下勘申文等、余取之次第令任、此中皇太后宮未給二分代内舍人在注文、而稱有誤、外記留申文不上之、仍余申關白云、今夜不被任之、下名之次可有沙汰歟、將又以女臨時内給可任歟、答云、只可任、仍任了、（尻付云、臨時内給者、）凡名替國替等申文、其數太多、悉令任之間、諸國介、一度除目、殆欲及廿卅人、少々可被略歟之由、觸關白、關白被諾、仍所與國無闕之申文等、不任之、其外一兩申文略之、皆悉任了、取笏伺天氣、卷大間入成文筥、（闕官二卷、移入次筥、）取笏候、依仰召男共、藏人參上、問五位藏人候否、申基親候之由、仰可召之由、即參上、余仰云、續紙、基親退下、盛續紙二卷於柳筥持參之、余取續紙（不取柳筥、）置前取笏候、依仰見合續紙取勝、（今一卷入第三筥、）向座下繆置卷返之、即麾墨叙之、叙人（六人、）向座下放紙發、（叙位卷二枚、）卷叙位入大間筥、（放殘紙入第三筥、）取出成文、置第三筥下方、（東西妻、）以右手取上大間筥、左手押硯指笏、更押下硯已下、取大間筥氣色關白、進膝下奏之、小退拔笏候、返給之時、指笏取筥復座、拔笏置替筥、取寄成文置硯上封之、加入大間筥、又置替筥指笏、取大間筥深揖起座、於殿上御倚子前、授清書上卿、實綱卿歸出上戸、退出於弓場殿、忽思出招兼光、下知檢非違使宣旨、此次兩息一度浴朝恩、畏申之

旨、可レ奏之由示付、退出了、須レ拜也、然而事珍重之時、可レ如レ此、常途不レ可二必然一、是近代例
也、淸書參議定能卿云々、于レ時丑終寅始程歟、關白息
師家、去夜叙二從三位一、今夜任二中納言一、當時執政之息、
雖二此左右事一、年齡八歲、古今無レ例、經二今一兩年一雖
レ被レ任、有二何怨一哉、但今年可レ勤二春日使一、而爲レ不
レ勤二其事一、又爲レ勤二明年上卿一、所レ被二忩任一云々、兼
房、兼通、隆忠、良通、皆被二超越一了、各更不レ可レ爲
レ愁、攝籙之嫡子、先代無二相爭之人一之故也、就レ中於二
良通一者、今度被レ叙二正三位一、面目可レ足、兼通爲二權門
之親昵一、定有二所レ欝一歟、抑今度良通加級、兼不二申入一、
又不二思寄一、晴有二此恩一之條、若依二超越之條糸惜一歟、
全不二愁思一之處、遮以被レ塞レ欝之條、過分之朝恩也、
何況良經任二侍從一者、今度除書超越、惟非レ愁二恩賞一、
惟可レ悅者歟、兼光叙二四品一、少辨勞云々、又親經補二五
位藏人一、父俊經辭二大辨一所二申補一也、
今夜注二袖書一之間、有二勸盃一、先レ是居二八種衝重一如レ常、頭中將通親
朝臣、瓶子基親、
今夜除目以前、被レ下二邦綱卿辭書一云々、余着レ陣之
後、光能招二出實綱於陣腋一下レ之云々、
今日於二內裏一、人々語云、維摩講師成寶、東大寺惟方子、興福寺
衆徒、可二退出一之由結構、是稱二年少之由一云々、然而
憖可レ令レ遂之由、長者被レ命云々、又延曆寺堂衆等、初
搦二進張本一、可レ從二學生一之由、進二怠狀一云々、而猶官
兵等向攻之間、於レ今者、稱下不レ可レ惜二身命一之由上、欲二
相戰一云々、
十日、甲午〔天〕晴、午刻、外記持二來大間成文、硯筆墨等一、
仰二懈怠之由一、申云、卯刻淸書了、其後路次中間之間、
遲々云々、依二奇恠一暫令二召候一、申刻給レ暇了、此日仁
和寺宮、法皇子、御室弟子、爲レ受レ戒被レ向二南都一、殿上人廿人、僧
三十人、此中坊官々人、出世者々人、前駈、僧綱五人、公卿五人扈從、車
馬連レ路、見者如レ垣云々、今日關白被レ送二慶賀之狀一、
余又申二中納言中將之慶一、又宗家、資賢等之許、示二悅
由一、今夜下名云々、
今日、余自作二公卿給書、除目記一、此夕中宮退二出八條
亭一云々、
十一日、乙未〔天〕晴、未刻、大外記師尚來、依二兩息之慶一
歟、余仰下本朝世紀可二借進一之由上、申下可二持參一之旨上、
件文信西法師作レ之、寬平一代國史云々、而給二師元
朝臣一、令レ書二寫之一、傳在二師尚之許一、他人一切不レ持云
云、仍所二尋召一也、

三百

見二下名聞書一、朝方任二中納言一、光能任二參議一、經房補二藏人頭一、朝方任二納言一、恐心不二甘心一、參議昇二納言一者、古來當二任日一、不レ論二位階一、而八座之中、家通任日之一也、實守兼二數ヶ之理一、數位之中、兩二品亞將、世之所レ推、尤當二此仁一、乍レ置二此等之輩一、忽以任除、非二道理一歟、又賴實爲二一上之嫡子一、今度之頭尤可レ補歟、但經房又得二其理一歟、只賴實微運之令レ然歟、今夜爲二御方違一、幸二法住寺殿一、明夕可二還御一云々、今日定能來談、

十二日、丙申〔天〕晴、今日行幸還御云々、去夜行幸、公卿只一人供奉云々、希代事歟、

十三日、丁酉〔天〕晴、今曉、法皇參二籠八幡一給、十ヶ日可二御座一云々、

十四日、戊戌〔天〕晴、大外記師尚、持二參本朝世紀上帙十卷一、信西法師抄〔出〕也、

〔十五日、己亥天晴、大夫史隆職參上、入レ夜季經朝臣來語云、光經所勞大事云々、大略中風云々、〕

十六日、庚子〔天〕晴、長光入道來談、光經所勞事、自二去十日一殊增、三四日一切不レ食、但神心無二惱亂一、

十七日、辛丑〔天〕晴、今夕遣二古歌等於重家入道之許一、令レ撰レ之、夜半撰了進レ之、

十八日、壬寅〔天〕晴、此日密々歌合也、左右分レ方、撰レ歌所レ合也、今旦俊惠已下、左方人等、參二會殿中一、令レ撰レ之、及二秉燭一撰了、淸書之後合レ之、歌人七八人〔許〕參上、題十首、歌人廿人、左十人、右十人、各數日凝レ思、凡今度會、以二秀逸出來一爲レ望、心中祈二願之一、今夜不レ付二勝負一、明日遣二俊成入道之許一、可レ令レ判也、依レ爲二桑門一不二座列一、又依二判者一不二接座一、其儀密々也、余詠稱二女房事一了、傳聞今日申刻、光經朝臣卒去云々、仍卽以二使者一遣二長光入道之許一、凡前後不覺云々、余聞二此事一、悲歎無レ限、不レ能二左右一云々、

十九日、癸卯〔天〕晴、亥刻、權右中辨兼光、轉任之後拜賀、職事國行申二次之一、傳聞追二討延曆寺堂衆一使、更被レ仰二兩人一、知盛、經盛等卿云々、

廿日、甲辰〔天〕晴、今日遣二一昨日歌合於皇太后宮大夫入道俊成、法名釋阿之許一、示下可レ付二勝負一之由上、以二使者一訪二長光入道一、

廿一日、乙巳〔天〕晴、及レ晩參二女院一、傳聞右大辨重方、補二勸學院別當一云々、權右中辨兼光爲二執臣一、當二其仁一、重方強非下可レ被二猜應一之人上、是前相國被二申請一之

故云々、資長大歎息云々、

廿二日、丙午〔天晴〕隆職注ヨ送去夜臨時除目一、被レ任二修理宮城使、造東大寺使、防鴨河使等一也、此次中納言〔之〕中將、被レ叙二正三位一、余即以二消息一申二關白御許一、了、

廿三日、丁未雨下、入レ夜兼光、送二書於基輔之許一曰、中納言中將、拜ヨ賀女院、并右大臣殿御方一、申次可レ令二勤仕一也云々、黄門可レ被レ來二余亭一歟、抑大臣家々司、可二申次一歟、而自二本所一被レ就、基輔未レ得二其意一、然而只可レ隨二本所命一歟、疑者兼光、不レ尋ヨ知先規一、相觸歟、仍私重可二尋遣一定二之由、召仰了、使者歸來云、只所レ申可レ被レ申二沙汰一之由也、恐々之間、以二他筆一令レ申、仍如レ此僻事出來了、不レ可レ有二披露一云々、

廿四日、戊申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雨、午刻法皇御入洛、日來所下參ヨ籠八幡一給上也、〔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法勝寺大乘會一云々、今日中御門大納言之許遣レ車、相ヨ具下簾榻褥等一、彼人遣レ牛取レ之也、

廿五日、己酉〔天〕晴、此日中納言中將、師家、爲二拜賀一可二來臨一云々、仍早旦裝二客亭一、其儀尋常上達部座敷ヨ滿弘莚一、無二茵鎰鎭子等一、南西北三方立ヨ廻四尺屏風六帖一、北第一間敷二高麗端疊一枚一、爲二余座一、同第三間北柱下敷二同疊一枚一、其上加二地鋪一、記錄、敷二青端圓座一、納言座也、爲二中納言中將座一、件座、茵、圓座之間、聊以持レ疑之處、寛仁之比、長家卿叙二三位一、被レ向二右大將資平第一、即資平云、加二地鋪圓座等一云々、加レ之案二事理一、大臣之時可レ用レ茵、納言已下、尤可レ敷二圓座一也、彼祭使出立所、納言座用レ茵、參議座用二圓座一者、是亭主者爲二侍臣一、尊客者爲二卿相一、仍其禮過レ法、納言用レ茵、不レ可レ似二今日之儀一、又上表勅答使座用レ茵、是又不レ可二相比一、爲二勅使一之間、不レ可レ似二凡庇之儀一之故也、仍用二寛仁例一、弘庇不レ敷レ莚、依レ入レ夜兩座之間、逼二西屏風一、立二燈臺一本一擧レ燈、有二打敷一、戌刻、中納言中將、來立二中門外一、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相逢、歸昇申二事由一、余候座二寢殿西第一間妻戸內一、件間不レ出二几帳一、以東六ヶ間皆出二几帳一、即余降ヨ立梅樹下一、南面、美作守基輔朝臣、殿上四位持ヨ來沓一、隨身等取二松明一來向、次中納言中將入二中門一、對レ余而立一揖、次相共再拜、次余目レ之、納言答揖一兩度之後、余還昇着レ座、次納言昇レ自二南端一着レ座、次自二東方一引ヨ出馬一疋一、左馬權助源國行、藏人五位左兵衞尉藤原正濟等引レ之、隨身番長忠武、取二松明一前行、一匝之後、於二中門下一、壹岐守盛業受ヨ取之一、此間於二中門方一、賜二隨身腰指一、府生二疋、番長以下五人一疋、諸司官人不足之間、衣冠下家司相交役レ之、次中納言起レ座、經二本路一退出、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了云々、余裝束如レ例、蒔繪劒、紺地平緒、

被レ參所々、

內、東宮、院、此第、皇嘉門院、中宮、前太政大臣等、共人、前駈〔等〕可レ尋ヨ記之一、

子刻、中御門大納言宗家、爲拜賀來、職事國行出逢、稱出行之由、是先例也、寛治六年彼曾祖宗俊卿、任大納言、爲拜賀被向内大臣殿二條第、稱出行之由、自他吉例也、仍逐彼跡也、次被參女院御方、余於彼御所對面了、車副平絡笏等、余所借與〔用〕也、牛關白云々、

後聞、於關白亭無答拜儀、只給馬、是保安宗忠〔公〕、任大納言〔之時〕、被參故殿之儀、如此云云、

廿六日、庚戌、〔天〕晴、早旦以書狀、申納言來臨之畏於關白、宰相中將定能來談、

廿七日、辛亥、〔天〕晴、右少史倫職、持來大乘會立紙、

廿九日、癸丑、陰晴不定、自今日有犬死穢、

卅日、甲寅、〔天〕晴、法皇自來月二日、可籠給賀茂、而延引云々、仍侍從來五日可遂拜賀、

十二月〔小〕

一日、乙卯、〔天〕晴、今日、中納言中將着直衣被參所所云々、入夜被參女院云々、今夕、權大納言資賢卿拜賀云々、今日四不出日也、然而依先例、人々不憚歟、

二日、丙辰、〔天〕晴、申刻參女院、入夜史持來觀音灌頂立紙、此日所々申次事、各可相觸之由、仰光盛、

三日、丁巳、〔天〕晴、光盛進所々申次人請文等、其内親宗朝臣(院御方)、返事云、法皇御參籠蓮華王院、仍不被渡殿上、於事無便宜、隨重仰可申沙汰云々、重仰云、此三位中將元服之時、法皇及建春門院、御參籠最勝光院、雖然參其御所、遂拜賀參御前、但依不被渡殿上、雖無昇殿之儀、藏人於本殿上、稱書入簡了、且是依先例也、今度不可相違彼例之由、可仰遣親宗朝臣之許之旨、仰光盛了、即親宗返事到來、存此旨可申沙汰云々、又頭辨經房之許、光盛以御教書、雖仰遣、重以使者(信光)、注子細於折紙、條々示遣、歸來云、皆存此旨、可申沙汰云々、昇殿之間事、(即貫首對座事、)當日早旦、以六位藏人、可被下御裝束事、(是內々事也、兼日申設女房了、雖然爲申驚所仰遣也、)申次之人、無領狀之人者、自本所可相語之事、又今度逐仁平元年例、(故攝政殿、元服夜不被出仕、後日拜賀、次有初參、仍其儀同、今度之被遂彼例耳、)之由等也、

今夜有燒亡、別當時忠卿家近邊云々、

人傳云、山大衆猶以鬪諍、官兵等雖向坂下、不能

攻山上、徒抑留坂東運上之人物等之外、無他事、云々、又堂衆等、燒拂學生等城了云々、

〔治承三年十一月〕

五日、己未〔陰〕、午上小雨、未刻以後止、此日侍從良經拜賀也、（去八月廿五日、被許禁色、九月依有憚、未遂初參、問、去月九日任侍從、仍今日拜賀、初參所相兼也、）未刻、自院賜御牛、（黄牛、）左近將曹秦頼文爲御使、於南庭見之、頼文牽之、即於中門下侍受取之、更召返頼文賜衣一領、（女房衣也、薄崩木、）美作守基輔朝臣（布衣、）傳之、頼文取之退出、牛童飼口等給祿、（童布五段、飼口二段、）

申刻、源中納言雅頼、（束帶、須着直衣、若有他公事歟、）新宰相中將定能（爲供奉行啓、束帶巻纓、）等卿來、各爲訪侍從拜賀也、（余出客亭謁之、即欲出立之間、依内裏御裝束退々、解忘也、）酉刻、藏人左近將監源信政、持來御裝束、（半臂、下襲、表袴裏、赤色打袙、袍、柳宮、〔半臂、表袴、〕）民部權少輔宗雅（殿上人、）受取之、傳女房、依爲密々事、不賜祿、先例也、（仁平元年四月、故攝政殿初出仕之日、自内裏被賜御裝束、即當日早旦、六位藏人爲御使持來之、依内々事不賜祿之例也、彼度被下濃色御衣、依幼主與、今紅色也、本所餝同之、）依寸法相違、頗縫縮之、即刻出立、着相裝束、（位袍、打下襲、黒半臂、紅打袙、蘇芳袙二領、紅單衣、綾織物表袴、〔紅裏、〕紅大口、唐草蒔繪餝劒、紫淡平緒、馬腦帶、笏、泥繪冬扇、蘇枋淺沓等也、幼稚之若年濃色也、然而依申請内御裝束、所着紅色也、劒平緒笏等、先々慶賀之時、所用之物等也、帶借用定能卿、）定成、信光等奉仕之、此間定能卿來着裝束之所、

戌刻、着裝束了、先參院、（御參籠蓮花王院云々、然而人々所參拜賀也、）須先拜余及女房也、而依遲之恐、先所令參也、入自南門、於御所邊、付別當右中辨親宗朝臣、奏事由、（一度仰昇殿、）拜舞之後、依召參御前、定能卿豫參候、親宗相共扶持、頭之退出之間、親宗朝臣來仰云、着褻裝束又可參云々、依不被渡殿上、無昇殿之儀、藏人直書入簡了云々、次欲參中宮之處、已行啓（今夜入内、）云云、仍先參博陸第、於中門付職事親光、（陳兩、光、而依物之所勞、催件人、云々、親光衣冠云々、）申事之由、再拜、依召參簾中、即退下之間賜盃笙、（兼定傳宗雅、云々、）次參内、於殿上口、付右少將基範、奏事由、拜舞、依召參朝餉方、頭之退出、於殿上口撤劒笏、着殿上、（先日被仰昇殿、仍當日不仰之、）藏人通業付簡、頭左中辨經房朝臣對座、湯漬之後退下、更帶劒把笏、經堂上參東宮御方、付權大進經仲、啓事由、再拜、（昇殿事、條閑究亜衡朝臣、而不被仰云々、全不爲書云々、）次於中宮御方、付大進右少辨基親啓事由、再拜、次參皇嘉門院、付別當基輔朝臣、申事由、舞踏之後、雖可有昇殿之儀、依及深更略之、且又依召直以參御前、次來余第、付基輔朝臣申兩方拜、余及女房共二拜、（先余、次女房、）次招入簾中羞食、即歸南宅、出仕雜事、

車、八千鳥、
牛、院御牛、（安女牛、）
牛童給二常色一、崩木上下款冬衣、依レ制不レ若二單衣通帷一、又用二布下袴一、
雜色十人、
童一人、前内舍人友頭子、給二常色一、牛飼芳上下、（唐絹也、）黄衣、青單衣、依レ制不レ若二打衣一、
衛府番長忠武、標上下、款冬衣、
共殿上人、右馬權頭基輔朝臣、民部大輔宗雅、
同諸大夫、上野守頼高、左馬權助國行、
路頭、雜色二人、秉レ燭前行、家例也、
今日拜賀以前、奉二幣春日一如レ例、陪膳行頼朝臣、
奉行信光、　陰陽師晴光、依レ無二幣取一、職事取レ之立、
今日神齋如レ常、
六日、庚申、陰晴不レ定、戌刻許人告云、女院御方寢殿内煙
滿、然而未レ見二其焰一云々、即馳參、天井上板敷下等、
雖レ令二見廻一敢無レ之、疑風爐薪煙歟、遂無二奇事一、仍退
出、依二此騷一、近邊人々多參入、
七日、辛酉、〔天〕晴、此日臨時七社奉幣云々、殿上人爲レ使、
依二梅宮祭一奉幣如レ例、陪膳行頼、奉行定成、陰陽師有
親、亥刻、大地震無二比類一、
八日、壬戌、〔天〕晴、此日三位中將拜賀也、早旦修二諷誦於
三ケ寺一、吉田、崇神院、法成寺、所々申次事爲二光盛奉行一、昨日觸
遣了、秉燭着二束帶一、色目如レ恒、蘇枋螺鈿劔、紫淡平緒、有文帶、大殿御笏也、平緒先日侍從所レ用之同物
也、先々慶賀之時、每度所レ用也、不レ着二打衣一、　先申二女院一、申次經家朝臣、　次參レ院、申次親宗
朝臣、有二御前召一、預御二蓮花王院一、定能卿參會云々、　次參内、左少將有房朝臣申レ之、有二御前召一、朝餉云々、　次
中宮御方、申次大進左少辨基親、　次東宮御方、藏人申レ之、亮權亮、并兩大進等、皆所勞云々、仍只因二
見參一、付二藏人一申入云々、　次參二關白第一、家司中宮權大進光綱申レ之、被レ招入二出居一云々、依二所勞一不レ出二客
亭一之由、先以被レ謝之云々、　次參二八條院一、申次別當經家朝臣、依レ召參二御前一云々、
簾外、次來二余第一、申レ之、共殿上人申二兩方一、次歸參二女院一、
共人、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治部大輔季信、
前駈六人、
前皇后宮大進長經、上野守頼高、前豐前守能業、左
馬權助國行、前筑前權守良盛、但馬權守長俊、
隨身三人、今一人不參、仍召レ假、各白垂袴、壺胡籙、〔各白垂袴壺胡籙、〕無二一
員一、是天永、故殿、保元、當時關白、等吉例也、
毛車、牛、牛童犬小院丸、
雜色十人許、
兩人拜賀、院御物　籠等指合、又依レ無二日次一、所二遲
引一也、
九日、癸亥、〔天〕晴、入レ夜中御門大納言來、問二内辨事等一、
非二祕事一々等、報答了、其條々甚巨細、亥刻參二女院御

所宿候、依方違也、

十日、甲子、〔天〕晴、午刻歸宅、申刻、定能卿來、問節會之間〔不審、各々〕所存報答了、多是參議作法也、仍雖有不知案內事等、且加今案、且依舊規耳、

十一日、乙丑、〔天〕晴、此日五節參入也、公卿、權中納言朝方、參議實守、受領、遠江、甲斐、入夜甚雨、即晴、今夜不出仕、密々有和歌、抑五節參入、中丑也、而有丑二之時、或用上丑、或用下丑、是用新嘗會用中卯前丑之故也、有帳臺御出云々、

十二日、丙寅、〔天〕晴、五節殿上淵醉、御前試等、如例云云、

十三日、丁卯、〔天〕晴、此日童女御覽也、申刻着直衣、出表袴青厚衣、其表袴物也、衣平絹也、薄色堅文織物指貫、半蔀車、隨身上﨟冠如恒、參內、于時殿上淵醉之間也、於年中行事障子許、主上御覽、關白相具中納言中將被候、余依召同參候、女房一兩候、頭中將通親朝臣已下、殿上人十人許在座、頭辨經房未參、亂舞了、主上入御、關白、余、中納言中將等候御共、於對東面御覽、殿上人廻五節所如例、女房等居出又如例、殿上人廻了、此中、侍從時宗、〔時忠子、〕通宗〔通親朝臣子、〕等着指貫、結末拉之、共幼年也、次余着殿上、經上戶、如例、先是實國、裏濃紅梅厚衣、薄色綾奴袴、時忠淺黃奴袴、不出衣、等在座、次中納言中將、經右青瑣門小板敷等、關白至右青瑣門下、被相具、少將顯家朝臣同被相副、顯〔以杖〕扶持之、但不出青瑣門、着端座、出衣不覺悟、此間頭辨經房朝臣參上、頃之頭中將入自上戶來召、余已下參着御前座、今日、以圓座敷二枚、仍余着第二圓座、小時童女等參上、經西長押、居殿西第二間東邊以西、各殿上人等付之、新中納言朝方童女、侍從實保、少將實明付之、實守童、少將公守、侍從雅行等付之、遠江童、侍從兼忠一人付之、下仕同參候庭中、後、先一所童下仕參上之、次々如此令參也、皆悉參上了、甲斐參入御覽、共被免云々、置扇、或直置之、或殿上人取之〔令〕置之、小時各取扇、自殿庇東廻、更左廻退下、遠江童一人、早速退下、仍兼忠呼返之、一度令退下、次皆退下、次公卿自下﨟退下、余直參御所方、此間通親朝臣問明日參否、答可參之由〔了〕、關白同被參、各賜櫛兩三裹、次余退出、今日關白、淺黃綾指貫、不被出衣、候簾中付黃、殿上人中實保不出衣、自餘皆出之、他殿上人皆不出之、但時宣〔一人〕出之、

十四日、戊辰、晝間天陰、時々小雨、晚頭以後天晴、此日豐明節會也、戌刻着束帶、飾劒、魚袋、有文帶等如常、參內、先參御所方、關白被候、即余就陣奧座、相次定房、實房已上大納言、等參着、次參議三人賴定、實宗、光能等也、同着座、次頭中將通親朝臣來仰內辨、次余移外座、令官人置軾、直沓、以同官人召大外記、則賴業眞人就軾、仍問云、諸司ハ

候哉、國栖酒正ハ候哉、小忌ハ候哉、外記申云、參議候、上卿遲參云々、次仰云、外任奏ハ候哉、申候之由、每度申候之由也、〔外記申候之由〕仰云持參之、次賴業持參之、余置笏引寄筥、開禮紙於筥中、二倍ニ押折、見了、此間賴業退下、招頭中將付之、乍持笏、於右手押出、〔如常〕此次奏云、小忌上卿遲參、參議參候、且可被行歟者、頃之頭中將歸來、返給外任奏、余結申如恒、通親仰可令候列之由、幷小忌上卿雖不參且可被始行之狀、次余召賴業下外任奏、乍持笏給筥如例、仰可令候例之由、不仰小忌事、次示可被就外辨之由於諸卿、次定房已下就外辨、次余起座、於陣下屛外着靴、令押笏紙、笏上置、一寸四五分許、是故實也、如例令隨身番長忠武押之也、次取笏經陣前庭、進中門邊、此間以隨身令見引陣哉否、未引陣、仍頻加催、未御南殿、仍不引陣云々、此後及一時、仍余於陣邊休息、數刻之後、子刻、主上渡御南殿、近將引陣、卽出御、居胡床云々、仍余入自中門、着宜陽殿代兀子如例、次內侍出、次謝座參上之儀如例、今夜向西揖、向乾再拜、揖、〔之〕又先跪左膝、次開門、闈座上、催之、次闈司分居、同闈座上、先催之、次問着否、次召舍人二音、次少納言小忌、着版位、預知之、次仰云、刀禰召セ、少納言唯出、次外辨參列、小忌、參議定能爲上首、上卿實國不參云々、次仰敷尹、次外

辨謝座〔謝〕酒着座、爲先小忌、次人々訪五節所、小忌任座次列之、卽供右兵衛督光能一人留座、此間采女撤御膳几、卽供晴御膳、余及光能立、供了居、次供腋御膳、次仰光能令居粉熟、此事有兩說、或待諸卿歸着令居之、或不待居之、故殿內辨之時如此、仍不待居之、光能下殿催之、卽居之、先居小忌座、於粉熟者、人不着之所ハ、不居之、〔然而〕小忌座ハ、必居之也、光能申上、余乍居候天氣、御箸鳴、次臣下下箸如恒、次供御飯、次令居臣下飯汁、光能欲下殿、余命之不令下殿、仍以內豎催之、此間諸卿歸着座、居飯汁等了、申上下箸如常、次供白酒、給臣下、不待居訖食之、余、定房等如此、他人不食之、光能申上〔之〕、不知案內歟、次供黑酒、次給臣下、次供一獻、次臣下一獻、兩行唱平如恒、次仰光能催國栖、光能下殿催之、一節了復座、次供二獻、此間主上入御、諸卿起、內侍取劒璽了、歸入之後居、實宗卿揖、發躍、次〔勸〕臣下二獻、次召賴定、其詞、政大夫、先問在座參議於定房卿、仰御酒勅使、次三獻、大歌別當定房卿下殿、此後良久不發歌笛、暫而發之、次余召實宗卿、其詞、右ノ近イ護ノ權ノ介藤原朝臣、召大歌別當、其詞、大イ物[illegible]中藤原朝臣、定房復座、次仰光能、令下小忌大盤、又問大歌參哉否於定房、此間舞姬參集、大歌發笛、舞姬舞了退下、次舞姬拜、小忌先起、余

讓定房卿着陣、見宣命見參等之作法如例、於軾令外記指宣命見參於一杖〈共紙上指之、〉進弓場殿、付基親奏之、返給至軒廊、取宣命見參、則副笏參上、着座、召賴定賜宣命、召光能賜見參、小忌已下下殿、余不立拜逐電、密々參御前、〔卽〕退出了、抑見參參議四人、〈家通、賴定、實宗、光能〔等也〕、〉而本所思定、宣命使家通、御酒〔勅〕使賴定、召大歌實宗、祿所光能也、而家通早出了、件人着端座之間不知之、仍召大歌之時、須用光能也、而召實宗之間、宣命使、祿所、依難相兼上﨟、勤兩役、尤無心也、實宗、賴定、共光能之上﨟也、兩人之中、誰人可勤宣命使哉、廻思慮之處、宣命使ハ上﨟所勤也、仍點賴定、又件人先々對捍如此之役、頗奇恠、仍所點兩役也、召大歌之時、不問傍人召之、恐昧之所致也、仍始終違亂、然而又非無如此事之例、

今日座後無所、仍經南庇、入自座當間着兀子、是又例也、

今日入道相國入洛、宗盛卿去十一日首途、令參嚴島、而自路呼還、相共上洛、武士數千騎、人不知何事、凡京中騷動無雙、今夜出仕雖非無所恐、爲勤公事出仕、不可有橫災之由、深存忠、仍令企參仕之處、果以無爲、凡洛中人家、運資財於東西、誠以物忩、亂世之至也、

十五日、己巳、〔天〕晴、凡世間物忩無極云々、無聞實說、子刻人傳云、天下大事出來云々、不聞委事之間、寅刻、大夫史隆職注送曰、

關白藤基通、

　內大臣同、

　氏長者同、

止關白、

　藤基房、

止權中納言中將等、

　同師家、

　上卿權中納言雅賴、職事中宮權亮通親、

　詔書宣命等、權辨兼光作之云々、

余披見此狀之處、仰天伏地、猶以不信受、夢歟非夢歟、無所辨存、此事由來者、法皇收公越前國、〈故入道內大臣知行、因維盛朝臣傳之、〉幷被補白川殿倉預、〈前大舍人頭兼盛、〉已上兩事、法皇過怠云々、三位中將師家、超二位中將基通、任中納言、師家年僅八歲、古今無例、是博陸之罪科

也、凡此外法皇與博陸同意、被亂國政之由、入道相國欝緣云々、然之間昨日夕、禪門率數千騎隨兵入洛之後、天下鼓騷、洛中迯動、敢不可云、今日及昏黑、中宮、東宮〔兩宮〕、忽欲幸八條亭、自被奉相具、可赴鎭西方之由風聞、已兩宮行啓供奉諸司、出車已下、參集禁中騷動云々、爰禪門使重衡朝臣、奏內裏曰、近日愚僧偏以棄置、見朝政之體、不可安堵、世間蒙罪科之後、悔而可無益、不如賜身暇隱居迯地、仍爲奉具兩宮、所催儲行啓也者、忽遣勅使被仰此儀可被行之狀、卽以召上卿已下、有詔書宣命等之沙汰云々、（其實自今旦、右將軍及若州等、數遍往還、內々議定之後、被進使云々、）國家之敗由官邪、誠哉此言、

宣命、

天皇我詔旨良爲度勅、御使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度宣、從二位藤原朝臣者、功臣乃子孫度志且、朝恩乎可蒙支人奈留余依天、內大臣乃官賀、任賜布度勅乎、衆聞食度宣、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卿源中納言、雅頼、作者權右中辨兼光、

詔書、

詔、朕以眇身之沖昧、謬受聖人之大寳、臨衆海而涇渭難辨、只任利涉於元凱之舟、理政道而〔安〕危易迷、宜憑扶持於聖賢之救、內大臣藤原朝臣、苗緒于功臣、藻鑒于衆庶、姬旦曲阜之風、遺韵傳家、漢霍博陸之月、餘輝照性、熙帝之載非公在誰夫、萬機巨細百官總己、皆先關白於內大臣、然後奏下、一如舊典、庶叩元二之聖、永施合一之德、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卿同、　作者同、

十六日、庚午、〔天〕晴、卯刻、隆職宿禰來、余密召簾前、問世上事、申旨如風聞、件男殊有其志、仍所對面也、於外人者不可然、凡召仰家中男女、令禁高聲雜言等、今旦奉書於前博陸、報狀云、年來無變改、申承本意候、衘此仰銘心肝、先世之宿報、不能左右、今一度不見參候こそ、口惜候へ云々、披此狀之處、神心如屠、此八年來之間、無會釋事甚多、雖然執筆已下事、〔多〕在彼厚吻、臨此時、今一度面拜、中心所庶也、而下官依此事自含怨心歟之由、有所推察歟、忽行向彼第者、疑似有謀議、爲

自他一無用之上、路頭武士遍ヲ滿上下ニ、容易不レ能ニ往還ニ、就レ中彼殿邊、武士(守)護云々、仍旁有レ恐之故、乍レ思不ニ參謁ニ、猶如ニ禽獸ニ、悲哉々々、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今旦奉書於前博陸報狀之趣
井兼實公披此狀之處神心如屠此人年來之間無會釋事
甚多雖然執筆已下事在彼脣吻臨此時今一度面拜中心
所庶也下官依此事自含怨心歟之由有所推察歟忽行向
彼第者疑似有謀議爲自他無用之上路頭武士遍滿上下
容易不能往還就中彼殿邊武士護云々仍旁有恐之故乍
思不參謁猶如禽獸悲哉々々、○此一節原本追書、

申刻、定能卿來、院邊事、如ニ只今一者無ニ聞事ニ、於ニ世間沙汰一ハ被ニ停止一了、昨日以ニ法印靜賢一爲ニ御使ニ、兩度被レ陳ニ子細一云々、其後頗事似ニ和氣ニ、然而猶以有下可レ被レ搦ヲ召院近臣等一之由謳歌上云々、凡近日(之)巷說、縱橫無レ極、雖レ存ニ一定一歟、抑此關白之時、家貽ニ瑕瑾ニ、職付ニ大疵ニ、於ニ亂代一者、天子之位、攝籙之臣、太以無レ益云々、新博陸許送レ使、季長朝臣、爲レ遁ニ不說之恐一也、是諂諛之甚也、今夜明雲還ヲ任僧正幷天台座主等一云々、

前僧正明雲、

三百十

還任、上卿權中納言、左少辨光雅等奉ヲ行之ニ、

還ヲ補座主ニ、大內記業實草進、宣命勅使少納言惟基、宣

覺快親王、

辭ヲ退座主ニ、口宣也、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天皇我詔旨止、山中乃法師爾白佐倍宣、勅命乎白、覺快法親王乃僧正法師大和尙位明雲波、年臈高幾上仁、覺快法親王乃辭退代爾、重天慈覺大師乃門徒天仁之與言止覲乃業乎兼習利、故是以座主仁、重天任賜布事乎、白佐倍止宣、勅命乎白、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十七日、辛未(天)晴、人傳云、前博陸逐電、人不レ知ニ其行方ニ云々、但謬說歟、

一昨日、任大臣之儀無ニ宣制ニ、只昨日朝、外記持ニ宣命及詔書ニ、參ニ新博陸第ニ、關白自出逢レ之、受ヲ取之一云々、

今日有ニ解官除目等一藏レ左、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解官、

太政大臣藤原朝臣、　權大納言按察使源資賢、

春宮大夫藤原兼雅、　右衞門督平賴盛、

權中納言藤原實綱、　右近衛權中將藤原隆忠、
參議右兵衛督皇〔太〕后宮大夫藤原光能、
太宰大貳藤原親信、　越前守藤原季能、
〔右近衛權中將源雅賢、〕
右近衛權中將藤原定能、
大藏卿右京大夫伊豫守高階泰經　右中辨平親宗、
右近權少將伯耆守平時家、　備中守藤原光憲、
右近權少將參河守藤原顯家、　右近權少將源資時、
陸奧守式部權大輔藤原範季、　大膳大夫平信業、
藏人右少辨中宮大進平基親、　左衛門佐相模守平
業房、　美濃守藤原定經、　右馬頭藤原定輔、
加賀守平親國、　出羽守藤原顯經、
左馬權頭平業忠、　阿波守藤原孝貞、
河內守源光遠、　淡路守藤原知光、
周防守藤原能盛、　但馬守源信賢、
甲斐守藤原爲明、　大藏大輔中原宗家、
佐渡守中原尙家、　檢非違使佐大江遠業、
平扶行、　藤信盛、
上總守藤爲保、
右少將源雅賢、　左衛門佐常陸守高階經仲、

除目、
右中辨藤原兼光、　權右中辨藤原光雅、
左少辨藤原行隆、　大藏卿藤原雅隆、兼
修理大夫平經盛、兼　東宮大夫藤忠親、
大膳大夫藤原濟綱、　右近權中將藤原隆房、
右衛門督藤實家、　右兵衛督藤原家通、
加賀守藤原保家、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正二位藤原基通、　從二位藤原良通、
從三位藤賴實、中將女叙　從四位下藤光雅、
穀倉院別當淸原賴業、
殿下
兵仗事、　正二位事、已上業實奉レ之、
勅授帶劒事、　牛車事、
一座事、已上賴業奉レ之、
上卿藤大納言、　同日仰之、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十八日、壬申〔天〕晴、寅刻、隆職注ニ送聞書一、解官罷　卅九
人、除目又被レ行、此中將〔被〕レ敍ニ從二位一、凡不レ得ニ其
意一、中將賴實被レ敍ニ三品一、凡解官除目敍位等在レ右、今

夜又關白被二配流一、其間無二指沙汰一、而官申二請之一、仍被レ任二太宰權帥一、有二宣命一云々、又太政大臣師長解官、〔被〕レ追二越關外一了云々、檢非違使範貞、夜中責出了云々、此日吉田祭也、折節無骨、仍自二河原一立レ幣、行事國行、資實卿幷子息被レ追二出城外一了云々、今日又有二除目一、

天皇我詔旨ト勅、大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ト宣、

從一位藤原朝臣基房、坐レ事天、太宰權帥爾退給不、天下之人、此旨乎聞テ見懲倍志ト勅不大命乎衆聞食ト宣、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除目、

右少辨源兼忠、　春宮權大進〔藤〕時光、
尾張守平時宗、兼、　參河守平知度、
相模守藤範能、兼、　上總介藤忠清、
常陸介平宗實、　美濃守源則清、
越前守平通盛、兼、　伯耆守平忠度、
周防守平範經、　土左守藤成定、兼、
淡路守平清房、　讃岐守平惟時、
伊豫守藤隆成、　左衛門尉藤景尙、
同忠綱、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從五位下藤忠清、　源則清、

檢非違使　宣旨、
藤景尙、　同忠綱、

藏人　行隆、

辭退、
權中納言雅賴、

流人、
太宰權帥藤原基房有二宣命一、配二流本國一、
平業房、伊豆、

被レ追二却關外一人々、
資賢、　雅賢、　資時、　信賢、
已上上卿三條大納言、〔十八日〕、頭辨奉、

敕、風雲合レ契、則一天平以有レ道、魚水底レ功、亦四海靜以無レ波、誠憶哲后之化、皆依二良佐之力一、內大臣藤原朝臣智韜二淵謀一、神叶二岳峰一、已冥二累葉博陸之長嫡一、忽居二百官總己之重任一、柱石協レ用、家門之風傳レ聲、珪璋擢レ擧、邦國之光添レ映、仍賜二左右近衞府生各一人、近衞各四人一、以爲二隨身兵仗一、庶幾分二衞卒於霜仗之

間一、埒二榮輝於星階之下一、普告二遐邇一、俾レ知二朕意一、主者施行、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作者大内記藤原業實、

十九日、癸酉、雨下、卯刻、隆職又注二送聞書一、件事等續二加昨日記一、前關白被レ逗二留鳥羽南邊一云々、仍自被レ獻二御書一云々、自二松殿一被レ出之間、子細粗以傳聞、悲淚數行、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

自二今日一百ヶ日、奉二幣於春日社一、是日來之願也、而如レ此事出來、仍彌所二忩進一也、今日神事、修祓後二不レ可二神事一、數日之事先例如レ此、又於二南圓堂一、毎日奉レ摺二供一-養不空羂索經一卷一、同百ヶ日也、仰二付覺乘得業一了、自二今夜一、使下智詮阿闍梨修中不動供上、又令レ供二養心經千卷一、件祈等、自二去十月之比一、所二思立一也、自然懈怠、今夜又有二除目一云々、

除目、

權中納言藤良通、　右近大將藤良通、
太宰帥藤隆季、　右京大夫藤基家、
主殿頭高階爲清、　但馬守平經正、兼、
備中守平師盛、　若狹守平經俊、
伊勢守藤清綱、　能登守平教經、
阿波守平宗親、

治承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右兵衞尉藤基能、今日止二位記一、

止レ使　宣旨、

左衞門少志中原清重、右衞門志同重成、右衞門府生安倍久忠、

辭退、

主殿頭藤家綱、

停任、

伊勢守大中臣忠清、

使　宣旨、

源光長、　藤友實、

廿日、甲戌、〔天〕晴、卯刻、入道相國、送二書於賴輔入道之許一、遏而見レ之、其狀云、

二位中將殿、令レ任二權中納言一、幷右大將一給候之由、所二承及一候也、而聞書令二書落一候了云々、以二此旨一可二令レ申給一、恐々謹言、

十一月廿日　　靜海、

謹上、修理權大夫入道殿、

余披ニ見此狀一之處、先仰天之外無ニ他事一、生涯之耻辱、於ニ諸身一極了、萬事不レ及ニ沙汰一之間、此事出來、爲レ被レ塞ニ余之鬱一歟、須ニ固辭一也、而若辭遁之者、忽可レ當ニ絞斬之罪一、加レ之聊中心有レ所レ存、仍只悅恐之由、自書返報遣了、不レ知ニ子細一之人、不レ知ニ身之耻一、存ニ致レ望之旨一歟、何爲々々、惣言之、不ニ堅辭一之條、諂諛之甚也、只可レ失ニ生涯之期一也、先レ是隆職注ニ送聞書一、被レ行ニ除目一云々、子細在レ右、

午刻許人傳云、法皇御ニ幸鳥羽一、是爲レ伐ニ賴盛卿一、(在ニ六波羅一)云々、御所近々之故所ニ渡御一也云々、

未刻人來云、已寄ニ六波羅一合戰云々、凡夢歟、非レ夢歟、未ニ覺悟一、又云、伐ニ賴盛一事、諸無ニ實也云々、

今日午刻、禪門被レ向ニ福原一了云々、

申刻、大外記賴業來申云、今日午刻、頭中將朝臣奉行、二位中將殿、令レ任ニ權中納言、右大將等一給了、可レ奉ニ書入一、去夜除目之由、所レ被ニ仰下一也、仍所ニ參入一也云云、

同刻、大夫史隆職來賀ニ大將慶事一、〔入レ夜以ニ〕以政朝臣一、新博陸被レ賀ニ大將慶事二〕光盛明日可レ參之由、仰遣了、信助阿〔闍〕梨來、委仰ニ祈事等一了、

三百十四

廿一日、(乙亥)〔天〕晴、未刻光盛參上、仰ニ拜賀已下雜事等一、注ニ大概一、可レ經ニ御覽一之由仰レ之、仍注ニ折紙一進レ之、直付返給了、

酉刻、陰陽頭在憲朝臣參上、問ニ次第日次等一、政所始侍始等、來月七日庚寅、兵部省持ニ參移文一、及拜賀隨身所始等、來月十四日丁酉、此定仰下了、拜賀儲日、十五日戊戌之由、所レ申也、着ニ直衣一出仕、〔及〕着陣等日次、大略勘申、然而仰下追可ニ定仰一之由上〔云々〕、前博陸今日出家云々、

左大將以ニ使者一、被レ賀ニ右大將慶事一、覺智僧正來、今夜檢非遣使遠成自煞、又〔其〕家自放火了云々、

廿二日、(丙子)〔天〕晴、此日大原野祭也、自ニ河原ニ立之、如ニ吉田祭一、行事良盛、陰陽師晴光、余着ニ衣冠一出ニ家中一拜レ之、依下境節無中便宜上、自ニ河原一所レ立也、

前關白、昨日出家入道、大原聖人(世謂ニ本覺房一)奉レ授レ戒云云、今旦被ニ下向一了云々、其人上下、男女七八人許云云、其室同〔心〕出家、以レ髮切被レ獻レ之、爲レ令レ知ニ出家之一定一也云々、聞ニ此等事一、悲淚難レ抑者也、

傳聞、賴盛卿所領等、併皆以沒レ官云々、又業房配ニ伊豆國一之間、於ニ路頭一逐電了云々、僮本府者一兩、相

具下向之間、此事出來云々、又頭中將通親朝臣、已欲レ懸二其殃一、而希有雖レ免、猶懷二怖畏一云々、又聞太政大臣 去十九日 出家云々、又資賢一族、初越二會坂關一、赴二東國之方一、而忽遣二〇遣恐還山崎之方一、可レ赴二西海一云々、後聞相國不二出家一云々、

抑一昨日除目、隆季卿任レ帥云々、大宰帥者、親王所任之官也、仍他人無レ補レ之、納言已上、知二行宰府一之時、被レ任二權帥一、參議已下所レ被レ任二大貳一也、而前關白任二權帥一、赴二配所一、隆季今任二正帥一、希代之例也、隆季已任二正帥一、蒙二親王之宣旨一歟、是職事等、有若レ亡之所レ致也、外記又不二繆申一歟、但如レ此之亂世、不レ可レ及二是非左右一事歟、

廿三日、丁丑、〔天〕晴、早旦基輔朝臣、依レ被レ召、參二新博陸亭一了、午刻歸來云、故殿令レ隱給之後、一向相二濕御邊所一、罷過也、然間不慮事出來、年來一切籠居、萬事不レ審、於レ今者、彌所レ仰二御恩言一也、就レ中此間、有二思レ煩事等一、先如二先例一者、拜賀之日令レ覽二吉書一、仍來廿六日、拜賀吉書可レ遂之由、致二沙汰一之間、聊有下可二延引一事上、陣門申下可二延引一之由上云々、是非二彼被一レ示、世之所二云々一也、仍可レ及二來月上旬之比一、文書奏下之間、蒙二關白詔一之後、數日不二內覽一事、非二先規一之旨、職事等爵念之由、所二傳承一也、理可レ然、仍先以二吉日一可レ見二吉書一歟、將可レ待二拜賀一歟、是一、次當時居所無二寢殿一、於レ事無〔失イ〕二便宜一、仍可レ罷二渡六條堀川邊一也、而拜賀以前出行如何、二是、余報云、吉書拜賀等事、雖二何更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凡蒙二關白詔一之日、卽遂二拜賀一見二吉書一、定例也、而今度彼日無二其沙汰一、已經二數日一、於レ今者、被レ待二拜賀一何事之有哉、又吉書不レ可下必限二拜賀之日上事也、以前有二吉書一者、先被レ覽二吉書一、更不レ可レ及レ難、兩ヶ之間、尙被レ尋二問人人一可レ被レ決歟、至二于拜賀以前御行一者、更不レ可レ有二其憚一、但當日早旦宜歟、先々於二他所一、有二慶賀一之時、爲二拜賀一、當日早旦、被レ渡二東三條一、定例也、蓋被二准據一哉者、以二此等之趣一、答了、入レ夜基輔歸來云、毋承了、委細之仰爲二本懷一云々、抑余姿レ之、已被レ用二新關白之扶者一歟、世間之人口、皆所二察思一也、然而依レ思二故殿深恩一、雖二自レ今以後、如レ此之事不レ可レ存二隔心一、於二身之遺恨一者、全非二彼人之過失一、只可レ顧二宿運一歟、

今日巳刻、參二女院御所一、卽還來、

自二今夜一、始二愛染王念誦一、七ヶ日、可レ〔及〕二晦日一也、又令二信助阿闍

梨始同供、
廿四日、戊寅、〔天〕晴、前博陸、昨日自河尻被向福原了云々、武士等相具與、參迎、所相伴之人々、少々參了、少々留了云々、誠不能左右事歟、今日終日念誦、入夜全玄法印來、隔簾謁之、粗談世間事等、前大舍人頭兼盛自院被〔付〕白川殿倉〔ヲリシ〕者也、被切手了、又爲保被殺了云々突入海了云々、又云、爲天下安穩、被始卅壇護摩云々、
今夜爲方違、參宿女院御所、
廿五日、己卯、〔天〕晴、早旦歸家、基輔依召、參關白殿之許了、歸來云、承保二年九月廿六日、京極殿被〔蒙〕內覽宣旨、十月二日吉書、同十五日有關白詔、即日拜賀者、今度可逐此例歟、明日廿六日渡六條、廿八日覽吉書、來月欲遂拜賀如何、猶可被計仰云云、余答云、先被見吉書事、先度申不可有難之由〔了〕、況於有例哉、全不可有苦歟、抑拜賀以前、被渡六條之間儀如何、初度御行被用網代、頗可有憚、且天仁三年、法性寺殿叙三位、拜賀以前、被渡東三條當日之時、頗有議歟、見宗忠記、即注進之、爲有斟酌所申也者、入夜基輔朝臣歸來云、

三百十六

保安被用網代車御前同車之由、信範注申、仍存其旨云々、勿論事也、晚頭中御門大納言被來、依咳病隔簾謁之、入夜邦綱卿來、謁之如初、談世間事等、
今旦佛嚴聖人來、數刻謁之、
廿六日、庚辰、晴、傳聞前博陸、自福原被向淡路國了、共人只一人、殘黨皆追上了、武士等相具〔將〕去了云々、申刻、光盛參上、申大將拜賀、并侍始〔已下〕事、侍政所等臺盤、細工所作之、侍始事、爲女院御沙汰、仍主典代重永致沙汰云々、隨身所臺盤、康平伊豫守邦恒朝臣、元永左中辨爲隆朝臣、候〔作カ〕進之由、見下家司宗重注文云々、仍昨日、光盛可造進之由、仰之處、今日尋出爲隆記、引撿之處、全不記造進之由、爰宗重文注頗成疑殆、仍只同可爲細工所沙汰之由、下知了、今夜卒爾之間忽難叶、仍隨身所大盤、可造始日次、重可問之由、仰了、侍政所今日始之也、
或云、太相國未出家、又禪門遣召云々、
廿七日、辛巳、〔天〕晴、午刻、宮內少輔棟範、爲新關白使來、使基輔逢之、被示云、法成寺竪義、法相宗分、前長者非成業之者、賜請云々、而先例不詳之由、別當僧正玄緣令申、仍問例於寺家之處、注申旨如此、

被レ副二折紙一〔也〕、何樣可二成敗一哉者、

一前長者被レ請之人、新長者之時令レ遂例、

承保二年

法相承緣、本イ　天台兼禪、前長者被レ請云々、

一長者始不レ被レ遂二一方竪義一例、

治曆二年、大二條殿、　法相宗、不レ遂レ之、

保安二年、法性寺殿、　天台宗、不レ遂レ之、

一不レ被レ行二法相竪義一例、

治曆二年、　寬治七年、依二金峰山鬪諍一也、

天治五年、依二探題所勞一也、長寬元年依二別當題勘一也、

一不レ被レ行二天台竪義一例、

保安二年、　應保二年依二探題所勞一、

一兩竪義共不レ被レ行例、

保安元年、依二知足院殿勅勘事一也、

保延三年、依二東大寺一問勝眞訴一、不レ被レ行二法相竪義一、隨又彼レ止二天台竪義一、

久壽二年、天台立者、可レ立二因明一之由、被二仰下一、而三井寺問者、訴申不レ參、然之間、兩竪義共以止了、

一非成業奉仕事、

東大寺人、多以不レ經二維摩竪義一、勤二御堂竪義一之由、粗以承レ之、然而非二本宗事一不レ能二子細一、猶可レ放二本宗之人一也、但御堂竪義注記者、以二成業者一所レ令レ撰二請一、而三論法相之學者、未レ遂二維摩大會業一之輩、頻以參二勤御堂一注記、彼傍イ頗可レ謂二准據之例一歟、

已上折紙、注二載大略一也、

余答云、非成業無レ例之由、玄緣令レ申、又不レ被レ遂二一方竪義一之例、多以令二勘申一、然者今年不レ被レ行二西イ法相竪義一、何難之有哉、但猶法相宗非成業之者勤不、可レ被二尋問一歟者、關白去夜始被レ見二吉書一云々、

大將隨身所望之者出來、故秦兼淸子、前博陸下﨟云々、

關白去夜、被レ渡二六條堀川邊家一云々、傳聞、今日被レ仰二執事、權右中辨光雅、年預、春宮亮重衡、廐別當、上、參河守知度、下、右衛門權佐親雅、氏院別當、右中辨兼光、等一云々、

廿八日、壬午、〔天〕晴、傳聞一昨夕關白、被レ渡二六條一之儀、網代車、前駈衣冠六人、室家同車、出車三兩云々、其間次第、違亂多端云々、於二件亭一被レ見二吉書一、官方、右中辨兼光朝臣、藏人方、頭中將通親朝臣、家政所、權右中辨光雅朝臣、其座定房卿一人祗候云々、凡公卿可レ候レ座之由、兼以無二沙汰一、仍被レ催之間、及二曉天一云々、

今日造二始隨身所大盤一云々、依二吉日一也、細工所作レ之也、

廿九日、癸未〔天〕晴、傳聞前關白、自二福原一送二淡路國一
云々、又人云、奈良大衆蜂起熾盛云々、成下御寺可二放
火一之支度上云々、
南北二京、天魔充滿之比歟、

〔治承三年冬下　歳次己亥〕

十二月〔大〕

一日、甲申〔天〕晴、基輔語云、去夜依レ催參二法成寺御八
講一、戌刻事始、公卿源大納言定房、中御門大納言宗家
云々、奉行家司權右中辨光雅朝臣、殿上人七八人許
云々、傳聞南京大衆、殊以蜂起云々、
念誦事今日終レ之、七ヶ日之間所作、愛染王一字心三十萬反、不空羂索十萬反、不動十萬反、又自二去十九日一至二廿八日一、毎日心經百卷法ヲ樂春日大明神一、
二日、乙酉〔天〕晴、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今夜參二宿御堂御
所一、依下女院御方侍中犯土事上也、今夜新博陸以二基輔一
被レ問條々等、明日可レ申二御報一、
去夜有二最吉夢一、女房見レ之〔云々〕、
三日、丙戌〔天〕晴、巳刻歸宅、念誦之後、以二基輔一示二
博陸之報旨一了、被二問送一條々、
一一員之數事、
報云、左右將監已下、各一人定例也、
一隨身裝束事
報云、府生已上束帶、番長已下、白狩袴、壺、脛巾、狩
胡籙、是例也、但猶可レ被レ撿二度々例一歟、
一里內儀參二弓場一路事、
報云、雖二里內一猶可レ被レ經二床子前一也、隨身同可
レ相二從之一、
一參二東宮御方一路事、
報云、南殿御後宜歟、
一參二拜所〔々〕一事、參二女院一者、〔可レ〕及二四ヶ所一、如何云々、
報云、必可レ被レ參二女院一事歟、但四ヶ所尤可レ有
レ憚、長治二年、知足院殿關白之後、御拜賀南度被レ申
レ之、准二彼例一、後日被レ申二女院一如何、但左右可レ在二
御意一、
今日光盛參上、大將侍始、及拜賀之間條々雜事、申二行之
事、
傳聞、南都大衆和平了云々、或說不レ然云々、
四日、丁亥〔天〕晴、或人云、頭中將通親朝臣、參二博陸一
內二覽文書一、博陸被レ答テ云可レ在二勅定一之由上、通親朝
云、依レ事可レ待二勅定一、此答不レ足レ言、天下彌暗然、無

レ術之世也云々、此語風三聞世間一云々、尤不便事也、此貫首深無二思慮一人也、必當レ殃歟、又云、禪門攀緣未レ止云々、

同十二月四日、丁亥六日己丑京官除目任官當座可注進之由以女房被仰出應制兼實公仍可注進也云々、○本條原本追書

〔五日戊子天晴、申刻、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入レ夜民部卿發長來、共謁レ之、先レ是敎二着陣、及行事之間事、於大將一〕

六日、己丑〔天〕晴、世間亂之後、今日始參內、秉燭之後也、謁二女房一若州、密々〔云〕、自二去夏比一、主上避讓之叡念雖レ切、自然遲怠、而今大亂出來了、彌其事忿思食、仍明春可二必定一云々、且此趣竊可レ示レ余之由、有二天氣一云々、

又以二女房一被二仰下一云、京官除目、任官當座可二注進一云々、春除目任官一卷、被レ副二下之一、有レ誤者可二直進一云々、不審一兩在レ之、然而不レ能二改直一、如レ此之事、執政臣可二書進一、又外記及職事可レ承事也、仍粗奏二其趣一、然而更不レ可二外聞一、尙可二書進一之由、依レ有二再三之勅一、憖注二進之一、天性雖二至恐一、頗練三習除書事一、仍暗所二注進一也、定招二傍人之嘲一歟、然而綸旨有レ限、更不レ爲レ苦、其狀在レ左、

京官除目任官、相二逐春除目一事許注レ之、

三省奏、式部、民部、兵部、

依二省奏一任二諸國目一、

院宮當年給、

任二諸司三分一舊例、院宮數多闕官不足之時、召二任年次第勘文一、任レ之、

內給院宮公卿未給已下、

如二春申文一雖レ越二當年給之由一、猶未給也、

諸道課試者、如レ春、

當職文章生第一、

春任二散位一一、　秋任二當職一一也、

諸道擧

明經、　明法、

如レ春、但秋不レ任二外國一、

瀧口、

近例秋不レ任レ之、中古間有二被レ任之例一、多京官也、但非二恒例事一歟、

顯官擧、

秋不レ書レ擧、只撰三上申文許一也、

受領、

臨時雖レ被レ任無レ舉、
此外諸京官等、子細同レ春、
秋無二沙汰事等一、
四所籍、 當年内給、院宮公卿給、外國同レ之、
内舍人文章生、外國、
諸道諸院年舉、外國、
兼國、宿官、
文章生散位、
受領舉、
女房歸來傳レ勅云、深祕藏更不レ可二他見一云々、小時頭中將通親朝臣來示云、來八日可レ有二官奏一、左大臣所勞云々、若可レ有二御參一歟、答云、相二扶所勞一、今日出仕猶不レ快、仍難二參入一者、此頭一切不レ來二里第一、只待二參內之次一催レ之、太奇怪也、
抑余今日出仕、聊依レ有二冥應一也、然而赭面無雙、始終不レ可レ叶事歟、諂諛之甚可レ恥々々、今夜法眼道快、被レ來、自二明日一可レ始レ所之由、約束了、
七日、庚寅〔天〕晴、早旦參二女院御所一、未刻歸宅、此日新博陸拜賀云々、子細追可二尋記一、戌刻被レ參二女院御所一云々、以二侍從家俊一被二示送一云、明日着二直衣一可二出仕一、前駈布袴之由存レ之、又明後日始可二宿仕一、而件日官奏云々、其間衣冠歟如何、又其翌日可二退出一、其儀如何云々、答云、明日前駈布袴、并官奏之間衣冠、可レ如レ被レ仰、御退出之時御直衣、上﨟冠、前駈衣冠可レ宜歟、先例如レ此之由、所レ在也者、
今夜始二不動供一、一七ケ日、法性寺座主修レ之、殊有二祈願事等一也、今曉女房爲レ余見二最吉夢一、可レ信云々、
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來、執二申明日侍始之間雜事一、
八日、辛卯〔天〕晴、此日大將方侍始也、晚頭光盛參上、兼日下二侍交名一、各令レ加レ催、大略參集云々、秉燭之後、余召二光盛於簾前一、仰二家司職事已下事一、光盛退下、書二令旨一之後、覽二侍名簿一、五通、五位二人、有官二人、無官一人也、須二皆悉可一レ覽歟、嘉承明範記云、勅レ覽二名簿三通一云々、以レ之案レ之、今夜先覽二兩三通一、若二下部一歟、仍今度同可レ覽二三通一、而光盛申云、加二職事仰書一者四通、可レ有レ憚歟、仍余仰云、此事不レ可レ有二定數一、侍名簿五通、且可レ付二下部一者、仍所レ覽二五通一也、各有二裹紙一、卷二一禮紙一結申、是先例歟、可レ尋、余見了返給、仰云、可レ令レ覽二大將一、先例雖レ無二所見一、案二事理一、元服夜大夫爲二幼年一、仍只覽二嚴父一不レ覽二大夫一、今度夜仁也、已爲二納言已上一、仍尤可レ令レ覽之由所レ仰也、光盛參二大將曹司一、候二女院御所一也、大將於二簾中一見レ之、返給云々、次家司職事、家司三人、職事二人、先申二慶由於余一、余職事侍光申レ之、布衣、尤可レ着二衣冠一也、再拜、次參二女院御所一申レ之、國行申次、即加列云々、次申二大將方一、申次

同前鉄、次家司等退出云々、此間職事二人、侍十七人、着二侍所一数、居二交合子飯一、職事下着二侍一座、若之云々、謂二之侍始一也、三獻之後、下着起レ座云々、

家司、

季長朝臣、從四位上前和泉守、寬治清長朝臣補、吉例也、

光盛、正五位下左京權大夫、

光長、正五位下右衞門權佐、

知家事、

安倍親重、主税允、重代者也、

案主、

惟宗久行、刑部錄、

安倍親弘、親重子、

件兩人論二座次一、久行ハ帶二一職一、親弘雖二無官一、女院主典代也、久行雖二有官一、廳官也、仍其品玄隔之由雖レ申、猶下書之而、以二無官一不レ可レ爲二有官之先一、仍令旨先書二久行一云々、

職事、

兼親、散位、從五位上、季長朝臣子、

國行、從五位下、左馬權助、行賴朝臣子、

侍所司、

木工允藤重永、

政所出納、無二令旨一、以レ詞仰二下之一、寬治例也、

〔出納〕尙後、

侍交名、

五位、

孝盛、前出羽權守、民部大夫、

親經、前信濃權守、民部大夫、

重基、撿非違使、大夫、

貞親、民部大夫、

有官、

大神祐行、大舍人允、

紀久佐、縫殿允、

藤原重永、木工允、

中原實康、右衞門尉、

宮道式國、右衞門尉、

豐原奉賴、左馬允、

宮道式房、內舍人、

無官、

藤原厚康、貞親子、入學者云々、

豐原能時、奉賴子、瀧口、

藤原重經、重永子、

藤原盛景、家方孫、盛方子、

豐原奉弘、奉賴子、

紀業兼、重宗子、

厚康依レ爲二入學之者一、居二無官之上一云々、

雜仕女六人、侍始之時、六人參、先例也、

大子三人、娘女、女院御方大子、第一重代者也、今二人余方大子也、

娘女、　鶯女、　福壽女、

已上賜二裝束一、其式目白衣三領、白單衣、白帷、蘇
芳打懸帶、白裳、
連三人、
龜女、　乙女、　五節女、
乙五節等ハ、本大將樋雜仕也、龜女ハ女院御方第
四大子云々、仍爲二連第一一云々、已上不レ賜二裝
束一例也、
小舍人二人、
淸次、淸國子、　淸光、永友子、
家司、下家司、職事侍等、仰書下書等可レ縫二入之一、今日
關白着二直衣一被二參內一、無二出衣一、但織物指貫云々、其儀乘燭被二出立一、
毛車、懸二下簾一、
前駈十四人、
四位二人、季長朝臣、以政朝臣、
五位十人、盛業、長經、輔尙、季佐、光兼、信淸、親光、長俊、仲資、淸定、
六位二人、大宮六位進、、雅堯子、中宮六位進源兼資、（季廣子、）皇嘉門院判官代、
四位五位布袴、六位衣冠、兼資依レ爲二女院判官
代一、着二指貫一云々、
扈從殿上人二人、左中將重衡朝臣、侍從家俊、
隨身官人、近衞白襖袴、番長左二藍狩袴、右蘭黃狩袴、
幷褐衣、壺胡籙、皆如レ例也、
參內、經二左衞門陣弓場殿等一參上、今日始宿侍云、今
夜有二官奏一、左大臣作レ之（云々）、
今日酉刻、關白被レ送レ書云、今日始可二宿侍一、又官奏
也、而內覽之間可レ在二宿所一歟、將殿上歟、又出二御
晝御座一之時、可レ候二何所一哉云々、余報云、官奏內覽
事、共有レ例、初度事偏可レ依二吉例一也、無二所見一者、
案二事理一、殿上正禮歟、出二御晝御座一之時、執政臣候二
三尺御几帳之內一、恒例也者、
〔去夜有二最吉夢一、女房見レ之、〕
九日、壬辰、雨下、關白退二出自二內裏一、直衣、前駈衣冠、毛
車、隨身上﨟冠、下﨟烏帽云々、未刻被レ參二皇嘉門院一
云々、今日、史不レ持二來奏報一、如何（々々）、禪門上洛之
由風聞、未レ聞二一定一、
十日、癸巳、〔天〕晴、念誦如二日來一、未刻、大外記賴業、持二參
四節雜例、依二余命一抄二出之一、先日進レ草、今進二淸書一也、弁大將御監宣旨、及春日
上卿例等一、同刻、兵部卿入道信逆來、數刻談語、隔レ簾逢
レ之、多是新博陸、未練之間〔事〕歟申也、日來籠居人、
俄居二重任一、每事綢然、無レ術之由被レ命云々、此次語
云、御一家習、大臣之後、雖二攝籙以前一、以二室家一稱二北

政所、延久元永（承イ）例也、補家司供御供云々、此事未知、尤有興、又云、關白之後、被各別補藏人所侍所等事、有由緒、即不分之、一兩年之後、別被置藏人所也、其故大二條關白、最初被問中宮治殿云、先々即不置藏人所之由不見、爲之如何、御報云、必則不沙汰事也、然而脩閣者餘算（于時七旬稀有也、）（非幾）、此時不被分者、難期將來、仍只早可被置藏人所也云々、仍關白詔之、即被分置侍藏人所了、彼例非最吉、仍京極殿已後、故殿則不被相分也云々、此事又尤有興々々、

奏報之史來、昨日參關白、依無家司、入夜忩退出之間、不持參云々、又入夜史來云、十四日可被行定考云々、

十一日、甲午、（天）晴、資長卿以季長朝臣、兼光家司事披陳、大略可被成之由也、太以嗚呼也、

十二日、乙未、（天）陰、午後時（々）晴、召光盛補大將方職事、五位三人、（上野守賴高、前豐前守能業、（行イ）但馬權守長俊、）勾當二人、（源國基、（行賴朝臣子、））藤業兼、（能業子、）大將方令旨也、依爲侍始以後也、又隨身等付名、

去夜、余及女房見吉夢、

今日、有小除目解官等云々、

典侍藤原業子、　內藏頭藤原季能、
中宮權大夫同實家、兼、　近江守高階爲清、兼、
甲斐守藤宗隆、　丹波守平清國、
備後守藤原保房、　安藝守菅原在經、

治承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從五位上佐伯景弘、

解官、

近江守平親房、
丹波守藤行雅、

十三日、丙申、（天）陰甚雨、終日不止、光盛申所々申次雜返事、內、泰通朝臣所勞云々、仍可申沙汰之由、示遣經房朝臣之許、光盛奉行也、

〔治承三年十二月〕

十四日、丁酉、（天）晴、此日右大將拜賀也、去月十九日、任權中納言右近衞大將、其後自然日次不宜、又世間騷動之間、延及今日也、巳刻、余參女院御方、（烏帽直衣、）未刻、大將着束帶、（色目如例、但着紅打衵、淡平緒、（紺孔雀、）有文帶、京極殿御物等也、）此間兵部省持參移文、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相逢取之、入筥持來、先余見之、（無禮紙裏紙等、）次覽大將、（同光盛覽之也、）余及

大將在于同所、留文返給宮、光盛取宮退歸、給祿於移文使、（丞錄各疋絹、史生二人布二段、使部二人各一段、元一口例也、丞錄所司給之、史生使部下家司給之、）申刻裝束了、
先降立西中門內、（東面、右少辨兼忠令著沓、取下重裾、）付美作守基輔朝臣、申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即拜舞、（此間賜隨身腰差、將監已下疋絹、職事官賜之、）訖、直出自中門、於西門外乘車、此間余乘人車、（於東門乘之、）立九條高倉辻見物、
路頭行列、
先居飼四人、（給當色、如常、）
次御厩舍人四人、（給當色、虫襖上下、薄色衣、依新制不著單衣、）
次一員、將監將曹府生、已上束帶、（壺胡籙、）
番長、下毛野忠武、（白狩袴、壺、壓巾、狩胡籙、但番長近在車前、余番長沓渡也、）
次前駈十二人、（元永任大將同例也、康平元（御拜賀同、）廿人、承曆十六人、寬治廿一人也、今度折節頗無骨、仍強不盈人數、頗撰人、逐元永任大將同例也、）
四位二人、散位季長朝臣、（前大宮大進行賴朝臣、）
五位八人、（前皇后宮大進長隆、上野守賴高、散位兼親、光兼、前豐前守能業、左馬權助國行、散位仲資、但馬權守長俊、）
六位二人、（源國基、（行賴子、）藤原業兼、（能業子、））已上大將勾當也、
次車、（毛車、上簾懸下簾、黑斑牛、車副二人、（給當色、余長井大將方車副上腹也、）每辻稱警蹕、）
次下﨟隨身五人、（裝束同番長、）
下毛野武宗、（武春子、）　同厚久、（文イ）（厚助子、）
已上二人、余方第二三也、
中臣近行、（重武子、）　下毛野敦久、（敦隆子、實敦助子、）
同武賴、（忠武養子、實師武子、）
已上中將〔之時〕小隨身也、今一人清直、（敦直子、）殊以幼稚、仍暫止之、余方下﨟〔今〕二人召加之、
次雜色廿人、（共實十餘人、）
牛童、（犬小院丸、給當色、朽葉上下、崩木衣、不重單衣、持榻、）
舍人、（持唐笠、）　仕丁、（持雨皮張筵等、）
次扈從殿上人連車、
右少辨源兼忠、（乘八葉車、）
右兵衛權佐〔藤〕盛定、
依康平元永等例、無殿上人前駈、公卿扈從等、
先欲參內之處、日已欲暝、博陸第、今夕可有勸學院參賀、仍先向彼亭、暫扣車於門外、下車、（光雅觸々告御裝束之由於季長云々、）兼忠獻沓、大將進立中門下之間、主人當南階西圍柱而立、（執柄家司權右中辨光雅獻沓、康和右大將家忠拜賀之時、爲隆爲執柄家司獻之、主人履例也、）大將入自中門進立南庭、（當南階東間柱而立、少向主人、）（揖）之後、主客共再拜、次主人被目客、客辭之、〔目也、〕次主人左廻、昇自南階之間、大將揖右廻、昇自中門內方、經中門廊徐進、關白着座之後、大將着座、次牽出馬一疋、

諸司方五位一人、衞府一人引レ之、一匝之後、於二中門内砌一、右少將兼忠指レ笏受二取之一、傳二給前駈五位上﨟長經一、〔々々〕賜二隨身一引二出之一、此間大將揖起レ座、自二中門廊妻戸一退出、引レ馬之間、賜二隨身腰指一、將監已下疋絹、次參內、開院、於二陣口一下レ車、入レ自二左衞門陣代一、經二床子座前一、于レ時無二上官一、幷仗座小庭一、隨身相從、進二立弓場殿代一、北面、付二右少將實明一奏二事由一、歸來仰二聞食之由一、舞踏之後、藏人告二召之由一、更不レ拜、昇レ自二弓場殿方一、經二鬼間一參二御所一、主上御引直衣、女房等祗候云々、小時經二南殿御後一、禮須レ經二南庭一、然而隨レ使也、共殿上人相二從隨身一、經二南庭一、前駈自二北面一參會、降二立西中門一、先申二中宮御方一、中次亮通盛朝臣、再拜、次於二西透廊一、申二東宮御方一、中次大進光長、再拜、次直自二右衞門陣一退出、參二八條院一、進二立中門一、付二別當前馬權頭隆信朝臣一、申二事由一、舞踏、依レ召參二御前一、簾前、頭之退出、來二余第一、進〔立〕二中門内一、使家司光盛先申レ余二拜、次以二同人一申二母儀一又二拜、須下以二嫡定一申上レ之、而件人爲レ參二博陸御共一、自レ路留了云々、尤奇怪、兼忠一人相從也、此間余賜二隨身腰指一、侍所司取レ之、將監已下疋絹、次招二入簾中一勸レ食、次歸二參女院御方一、先レ是余召二光盛一仰云、隨身所別當、季長朝臣、能業、代々例被レ補二二人一也、康平高房朝臣、行房、元永爲仲朝臣、朝隆等也、御廐別當行賴朝臣、光盛退下、各觸二其人一之後、召二番長忠武一、仰二隨身所別當一、康平有二下樹一之由、見二定家記一、然而元永爲隆記依二近例一無二下樹一云々、仍遂二近例一也、大將歸二參女院一之後、始二隨身所一、四車宿廊西妻二間也、其儀番長忠武已下、取二松明一來迎、別當兩人相卒着二其所一、別當橫座、東第一間副二東壁一、南北行敷二高麗疊一枚一、橫立二小大盤一、北上西面着也、其末二行、東西行、敷二黃緣帖一、立二盃盤一居レ羞、着座之後、番長忠武勸盃、武宗取二瓶子一、一獻了、起レ座退出去云々、

先レ是賜二權隨身祿一、將監三疋、將曹二疋、府生番長近衞各疋絹、是康平元永例也、大治番長已下不レ賜レ之云云、府生已上所司給レ之、番長已下家司賜レ之云々、又本府進二隨身差文一、是又康平元永例也、

今日早旦、修二諷誦於七ヶ寺一、賀茂、春日、大原野、吉田、崇神院、法成寺、六角堂、

昨日終日甚雨、今日天顏快晴、天地和合炳焉者也、

今日大將出、即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束帶、是被レ訪二出立所一也、逃參之條頻被レ謝、余相逢、

十五日、戊戌、〔天〕晴、關白以二基輔一被レ問二條々事一、着陣事、上表事、臨時客事、大饗時、

十六日、己亥、〔天〕晴、今旦以二基輔一欲レ示二關白報一之間、信範入道入來、余隔レ簾謁レ之、信範入道云、着陣之間事、昨日有二申落事一、先例關白着陣無二申文一、而今度可レ有二其儀一之由、官所レ申也、是先例、皆大臣之時有二申文一、今度自二散位一直任二內大臣一、奉二關白詔一、混合可

レ有二着陣一、尤可レ有二申文一之故也云々、余所存答レ之、

一着陣事、

關白着陣例、雖レ無二申文一、今官所レ申、理可レ然之上、保安三年、法性〔寺〕殿轉二左大臣一給、〔于レ時爲二關白一、〕御着陣有二申文一、此例官所二勘申一也、尤可レ被二准據一也、又寛仁元年三月四日、宇治殿任二内大臣一、同十六日攝政、其後有二御着陣一歟、彼時申文有無、可レ被レ檢歟、但保安近例、不レ可二外求一歟、

一上表事、被レ問云、今年歟、明春歟、

今年明春、共不レ可レ有レ難、但年内猶可レ宜歟、

一臨時客事、被レ問云、明年必可レ行歟、

寛仁、宇治殿、承保、京極殿、共蒙二關白詔一、明年被レ行レ之、嘉承、知足院殿、蒙二關白詔一之後、明後年被レ行レ之、法性寺殿、保安二年關白詔、長承始有二臨時客一、經二十餘年一、但是聊有二由緒一歟、知足院御籠居之間、知レ此之禮、殊不レ被二執行一歟、今度事偏可レ在二御意一、但白川殿有二養母之儀一歟、然者朞年之内、聊可レ有レ憚哉、可レ在二時議一者、

一大饗事、問狀同前、

子細同二臨時客事一、〔但〕大臣初任饗樣器也、關白初度饗朱器也、知足院殿、康和元年蒙二内覽宣旨一、請二氏長者印一、同三年有二大饗一、樣器、長治二年十二月、蒙二關白詔一、嘉承二年有二大饗一、朱器、若准二此例一者、雖レ請二長者印一、有二樣器之饗一歟、雖レ然今度案二事理一、可レ被レ用二朱器一也、

已上條々、信範甘心退出了、抑如レ此事委細不レ可レ示、於レ事可レ悲二身運一、然而偏爲レ報二故攝政殿恩一、不レ顧二世毀一、具以答レ之、自レ今以後又可レ同、

此間雅頼卿來談二世上事一、納言辭退之事、未二事切一云々、進二納言一申、任二兼忠於右少辨一、而禰附之遂、不レ可レ避二納言一之由、有二其氣色一云々、然而自レ上不レ被二仰下一、仍如二唯今一者、唯存二辭退之由一也云々、

今晩、春宮行二啓入道相府八〔條〕亭一、關白已下、公卿濟々云々、去夜關白問送云、明日行啓劒、蒔繪歟螺鈿歟、又隨身裝束如何、答云、劒螺鈿也、隨身裝束、於二騎馬供奉之人一者、狩胡籙、褻脛巾也、但猶有下執二埀袴一之人上歟、自レ車供奉之人、若垂袴歟、可レ依二先例一者、

今日信範來語云、久壽故殿御記、如二去夜御報一、尤有レ與、隨身裝束埀袴之由、分明被レ記レ之云々、

十七日、庚子、〔天〕晴、〔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申刻歸來、長光

入道來語二最吉夢一、仰而可レ信、去月廿五日丑刻夢云
云〔〕入レ夜大外記頼業來、召二簾前一談二雜事一、美作國
賜二廳宣一枚一、依レ有二申事一也、
今日、有安有二來示事一、此日有二官奏事一、左大臣、
〔召二智詮阿闍梨一示二付祈事一、
今夜依二方違一、參二宿女院御方一〕
十八日、辛丑〔天〕晴、早旦〔歸レ家〕、召二右近廳頭清景一、
仰二來廿一日着陣之間事一、光盛參上下二知之一、又大夫史
隆職、申文事、大辨事、直辨事、頭辨經房朝臣、吉書事、大外記頼業眞人
殊難レ無二可二沙汰一事一、着陣之時、觸二官外記一恒例也、等之許、來廿一日可レ着レ陣、任レ例
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仰遣了、光盛奉也、又可レ着二本府一
之間、次將三人吉例也、可レ參、而各稱二未刻故障之由一、無二
領狀之將一、仍以二使者一、頭辨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仰遣了、
今日史持ヨ來奏報一、
〔入レ夜、法性寺座主被レ來、示ヨ付祈事一〕
召二兼清〔子〕一、候二松殿一下臈也、仰下可レ爲二大將方番長一之由上、即
仰二明日可レ參之由一、給二裝束一了、入レ夜來ヨ催明日内御
佛名事一、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十九日、壬寅天陰、午後微雨間降、此日右大將着二直衣一
始出仕、余着二烏帽直衣一、午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今日依二闕
自可レ被レ着レ陣、爲レ違二刻限一遣レ尋之處、吉時未刻云
云、先遣二使者一、聞下被二參内一了之由上、頃之申刻、大將
着二裝束一紅打衣出也、濃紫浮文織物奴袴、〔文カラヒシ、〕帶劔、〔蒔打絲紫革裝束、〕持レ笏、〔余新造笏也、〕參内、大將
參二陣口一之間、關白着陣了、於二二條町口一被レ逐レ車之間云々、入レ自二左衞門陣代一、昇二小板
敷一、大内之儀、納言不レ用二小板敷一、依レ爲二凡人一隨二便宜一用二此路一、他人又如レ此、自レ縁東行、着二殿上
端座一、着二束帶一之時、帶二劔笏一殿上、不レ着二殿上一、而元永二年故殿任二大將一着二直衣一出仕之候殿上、依レ召參二御前一之由見二御記一、仍
逐二被跡一、依レ召經二上戸一今度大經小板敷、經二端座一出二上戸一也、大内之時用二下口一、此内裏依二下臈一無二便宜一、上下
以二上戸一爲レ路、鬼間等一、參二朝餉一、數刻祗二候御前一、及二秉燭一退
出、今度退二出自二弓場殿方一也、來二余亭一、招入羞レ食、歸ヨ參二女院御方一、
今日召二府廳頭清景一、仰下以二秦兼重一兼清子、本名清武、今改レ之、余所レ付也、
可レ爲二番長一之由上了、
前駈六人、代々吉例也、寬治元永如レ此、
散位兼親、　前豐前守能業、　散位保行、
左馬權助國行、　勾當源國基、　藤原業兼、
〔已上衣冠、〕
共殿上人、
美作守基輔朝臣、　治部大輔季信、已上束帶、
隨身、
番長秦兼重、今日始所二召具一也、〔兼清子、〕
給二當色一、二藍上下、濃欵冬衣、黄單、依二新制一不

レ着二打衣一、先例皆所レ着二打衣一也、狩胡籙、蘂脛

巾、冠、

近衞五人、次名如二拜賀日一、

給二當色一、萠木上下、款冬衣、帶劔、烏帽、

檳榔毛車、車副二人、

雜色十人許、

早旦修二諷誦於三ケ寺一、吉田、崇神院、六角堂、

廿日、癸卯〔天〕晴、入レ夜小雨、官中二大辨難レ參之由一、仍以二使者一、侍、遣二左大辨長方卿之許一、示二可レ被レ參之狀一、有下相二扶所勞一可レ參之報上、頭辨經房朝臣注送、次將散狀、右中將隆房朝臣、少將實明等領狀云々、非依レ未レ着レ陣、〔到二〕當日早旦一、可レ着レ陣云々、召二檢非違使季光一、仰二明日路頭掃除事一、

入レ夜宰相定能來、竊來也、談話之後退出了、

廿一日、甲辰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雪、此日右大將着陣也、辰刻、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上、此間史來申二大辨直辨散狀、直右中辨兼光云々、巳刻、右近廳頭清景、持二來日奏幷大粮移等一、今日可レ候二文書一也、光盛取レ之覽二大將一、返給畢、依二先例一也、午刻、陰陽頭在憲朝臣參上、束帶、光盛令レ勘二申日時一、今月今日甲辰、時未云々、余先見レ之、次覽二大將一、未二一點、大將參內、先問二刻限於在憲朝臣一、裝束色目如レ例、蒔繪劔、紺地平緒、不レ着二打衣一、先レ是仰二檢非違使季光一、掃二除路頭一、又制二止狼藉一、是又先例也、路之間不レ卷レ簾、故實也、入レ自二左衞門陣代一、經二床子座前一、隨身相從、右中辨兼光朝臣陣二居床子前地一、仍揖而過云々、幷陣座前小庭、東中門南庭、西透廊西中門等一、件路之間、隨身許相從也、共人前駈等廻レ自二北西一參會也、於二同中門外一、召二官人一問レ時、清景歸來申云、時未、引レ音申レ之云々、抑着陣之日、先問レ時恒例也、而着二仗座一之時、於二宣仁門外一問レ之、今先着二本陣一、仍於二右近陣邊一問レ之、下官今案也、案二事理一所二教訓一也、次着二本陣一、兩度揖如レ常、次中將隆房、少將實明等、着二橫切座一、次將監進二日奏一、入レ筥、置二日奏一、禮紙、實明取レ之置二大將前一、結レ座問也、次將復座之後、更取レ硯、將監傳レ之、置二日奏筥一、左廻即復座、次大將披二禮紙於筥中一、二倍二推折也、披二見日奏一、左手持レ之、以二右手一摺レ墨、染レ筆書署、名二字也、大臣八省二朝臣一也、置レ筆如レ本卷レ之、加二禮紙一入レ筥、取レ笏目二次將一、〔々々〕來取二日奏筥一、返二給將監一、次取二移筥一持來、大將披見、無二禮紙一、了返入、取二封紙一、細切レ紙也、加二入移筥一進、書レ封返入、取レ笏目二次將一、〔々々〕又來取レ之給二將監一、更歸參取二硯筥一賜二將監一、次將監舁二黑案一立二小庭一、置二櫃於案上一舁レ之云々、是失也、先立レ案之後、可レ持二參櫃一也、此間大將居二向座末一、西也、將監申二事由一、披二印櫃一請レ印了、舁

レ案退下、此間將監有二作法等一云々、毎度加二官姓名一、申二請可レ行之事於大將一、々々毎度目レ之、如二次第一者、惣五个度可二申請一也、而今度闕レ續此三个事許申請云々、次將等退下、次大將起レ座、經二本路一着二陣奥座一、經二小庭一廻、未レ着レ之也、次左大辨着二横切座一、示二氣色一大將目レ之、之後、着二床子一見レ文、頭之大將移二着端座一、令二官人置一レ軾、以二作官人一令レ置レ之、移レ刻之後、大辨着レ座、ホスイ申二申文之由一、大將目レ之、大辨顧二而左少史一、小槻國宗大夫史隆職子也、捧二書杖一、進二居小庭一、大將目レ之、史稱唯、就レ軾奉レ文、大將置レ笏、以二左右手一取レ文置レ前、見二史座定一、見レ文之儀如レ常、鈎匙文二通、常陸美乃等也、史馬料、次引二拔禮紙一、置二板敷端一、史取二展置二杖上一、次大將先下二鈎匙二通一、一通ッ、下レ之、史毎度結申、大將仰二々詞一申給へ、次下二馬料一、史給レ之、大將目レ之、史取二書杖一退下、次頭辨經房朝臣下二吉書一、臨時公用、、、大將結申、經房仰二々詞一、大將微唯、卷レ文返下、同辨經房結レ之、大將仰二々詞一、宣旨了一々へ、辨稱唯退下、次大將起レ座、經二床子前一退下、

隨二本陣役一次將已下、

中將隆房朝臣、　　少將實明、五位、

已上兩人、今旦先以着レ陣、實明雖レ申二衰日之由一、猶可レ着レ陣之由、被二仰下一云々、

抑家例、多ハ次將三人着レ之、今度各依レ有レ障、僅被レ催二出二人一也、本府之催不二相叶一、仍奏二事由一、爲二經房朝臣沙汰一、被二催出一也、於二隆房朝臣一ハ、余私相二語之一、

將監、

將曹、

候二申文一辨史、

左大辨長方卿、右中辨兼光、左少史小槻國宗、

下二吉書一職事、

頭左中辨經房朝臣、返二下同人一了、

本陣文書、

日奏、

大粮移、

着陣吉書、

常陸、　　美濃匙文、

左大史成學馬料、

今日、令レ勘二日時一陰陽師事、

康平、道平、有行、　　嘉保、道言一人、

元永、光平、宗榮、泰長、

今度依二嘉保例一召二一人一、雖レ須レ依二元永之例一、泰

親勤ニ仕齋籠御祭一、時晴所勞、此外上臈之輩、殊無ニ召仕之者一、仍逐ニ一人吉例一也、

今日前駈八人、

兼親、　能業、　良盛、　國行、　長俊、

保行、　源國基、　藤原業兼、

共八三人、

基輔朝臣、　宗雅、　季信、

隨身裝束如レ常、

番長蔚黃狩袴、不レ賜之、

已下白襖袴、各蔚胡簶、

〔此日關白初度上表云々、付ニ中務省一歟、又崇院着レ袴、典侍結レ腰云々、又有ニ官奏一云々、左大臣〕

廿二日、乙巳、〔天〕晴、巳刻、史持ニ來奏報一、家司能業申レ之、

廿三日、丙午、〔天〕晴、佛嚴聖人來、又長光入道來、參ニ女院御方一、及ニ亥刻一歸來、女房聊不例、仍招ニ智詮一護身、

廿四日、丁未、天陰、及レ晚雨下、寶嚴阿闍梨來、談ニ吉夢事一、

廿五日、戊申、〔天〕晴、入レ夜成光朝臣來、大將內々可レ有ニ賚始一、仰下可レ爲ニ師匠一之由上也、召レ前文談、移レ刻退出、

〔治承三年十二月〕

廿六日、己酉、〔天〕晴、時々小雨、未刻、頭中將通親送ニ書狀一、問ニ內裡穢氣之間行幸事一、自ニ去夜一、內裏有ニ五體不具穢一云々、其狀如レ此、副ニ外記例一、

自ニ今夕一、內裡五體不具穢出來候、而來廿八日可レ有レ遷ニ幸五條東洞院亭一、穢中臨幸之例、外記如レ此注申候、就ニ寬弘例一者、有ニ遷幸一、穢限以後、可レ被レ奉レ渡ニ賢所一之處、件穢可レ及ニ來正月一日一、元三間、賢所各別御之條、其憚可レ候歟、可下令ニ計申一給上〔候〕之由、內々御氣色候、須ニ參入言上一候之間、穢事成レ憚、且所ニ言上一候也、以ニ此旨一可ニ令レ申給一歟、恐惶謹言、

十二月廿六日　　右中將通親奉、

進上　美作守殿、

〔禮紙〕

追言上、

不參之條得御意、可令披露給候歟了、恐々謹
言、
外記例、無勘申字、并右狀署所年月等、
穢中行幸例、
寬弘二年十一月廿七日辛未、今夕從太政官朝所、行
幸東三條院、中宮同行啓、竈神自內膳司、奉渡東三
條、但朝所有犬產穢、依件穢、賢所不渡御、十二月
九日癸未、今夕賢所、自太政官渡御東三條、
永保三年十月廿八日庚子、依御方違、從堀川殿、行
幸六條殿、從去十三日、內裏有卅ヶ日穢、
十一月二日癸卯、自六條殿、還御堀川殿、
承曆四年二月廿二日、自內裏、欲遷幸中宮御領、西
洞院第、自去七日、內裏有三十ヶ日穢、穢中雖有行幸、無賢所渡御
例、而數日賢所御坐他所、頗可有其憚、仍行幸延
引、
安元二年六月、依祇園御輿可渡陣中給、雖可
行幸他所、穢中之間、賢所不可渡御、仍行幸停
止、
請文狀、
元正賢所各別之條、於先例者不知給、案事理、
尤可有其憚歟、以此旨可被洩奏之狀、如
件、
十二月廿六日　　右大臣、在判、
禮紙、
外記例返獻之、
今日有安來、有示事等、大將書始事、在憲朝臣注申
云、今月廿八日辛亥、時申者、成光朝臣來、廿八日可
參之由、仰遣了、
廿七日、庚戌、〔天〕晴、午刻大外記賴業來、召前雜談、讓
位二月廿七日之由、風聞云々、又云、明日行幸延引、
依穢中、賢所不可渡御之故云々、或人云、件穢、
時忠卿構出事歟之由、人々疑之云々、〔大將少有所
勞、然而不及大事、及晚參女院〕今夕御佛名
也、然而余依所勞不快、不着座、未始以前退
出了、
廿八日、辛亥、〔天〕晴、自夜雪降、但不及積地、此日雖
可有遷幸五條東洞院亭、邦綱卿宅、內裏觸穢之間、件穢五體不具云々、但穢體非無疑殆、人々結構之由、有沙汰云々、依賢所不可渡御延引、明
年可有遷幸云々、
今日申刻、大將密々有書始事、其儀、曹司南庇三ヶ間、

上庇簾、垂母屋簾、二行敷高麗〔端〕疊、奥東第一疊、前無對座、件疊前立黑漆文机一脚、（在金物、但無硯巾、）其上敷例紙二枚、（其左右押付机、）其上置五帝本紀一卷、（香表紙、黑漆軸、紫組、紙二枚、非如立文、）其傍右方、置角筆文机、南方敷圓座一枚、爲師儒座、申刻、豐前守成光朝臣（正下四位、）參上、（衣冠、）其後大將着冠直衣出座、以職事能業（布衣、）召師儒、即成光朝臣參着圓座、置書參進、開在机之書、復座、披自所持之書讀之、（其詞曰、史記集解序、）弟子受傳、（如師詞、）次師卷書退下、次弟子入內寢、密議無祿、日時勘文、兼日召在憲朝臣、是又依密議也、是皆余時例也、抑天仁二年十二月、故殿有御書始、（于時御年十三、四位中將、）爲遂彼例相待之處、不慮昇納言兼將軍、若專其禮者、可招迹期之嘲、仍密々有此儀也、

又今日召右近臨頭清景、仰可爲府年預之由、於中將隆房朝臣、（於大將方、能業傳仰、）清景歸來、申畏承之由、府年預者、不奏事之由、大將進上也、仍相計所仰也、兼內內告示此由、入夜隆職來、談世上事等、

今年官奏四ヶ度、（吉書二度被行也、）而荒奏和奏、兩夜依大臣命、史盛景給文不稱唯、大不審也云々、余案之、見文了返給之時、申可作文、大臣無答、史不稱唯、定例也、至奏覽了還陣、返下文之時、每文開令見上卿、隨目每度稱唯、皆下了之後、申成文可作文退下、是例也、而吉書奏之時、史存例稱唯、依大臣之咎、後兩度一切無稱唯云々、事外唯例、未曾聞事也、

又云、關白着陣之時、無官方吉書、故殿關白御着陣之時、覽官方吉書、即奏下、今度關雖相儲無其辭、又申文以前、被下藏人方吉書、希代例也云云、

〔廿九日、壬子、天晴、及晚參女院御方、入夜有安來談、〕

卅日、癸丑、〔天〕陰、入夜雨下、關白被送消息云、今日可參女院御方、必可見參云々、未刻許被參云々、余參會、小朝拜節會敍位等之間事、條々被尋之、就中練樣、一切未習不知云々、仍委敎了、降立壺庭、兩人共練之大略、未被練習歟、及晚被退出、余歸宅、追儺云々、此次前兵衛佐長房、（本名光資、後盛入道子、）任右馬頭云々、

右治承三年己丑此秋冬一帙眾付百五枚者以三緣院道教
公眞蹟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畢
抑法性寺忠道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
性寺兼實公且加日錄號玉葉為后昆之龜鑑其雲抄不讓
他秘握而可貯深奧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三十一終

玉葉　卷第三十二

治承四年春〔上、正月、歳次庚子、〕

正月〔小〕

一日、甲寅〔未〕レ晴、此日無二私四方拜一、内裏五體不具穢、遍滿二天下一之故也、内裏猶有二四方拜一、是先例云々、於二人臣一者、有レ障之時不レ行レ之、延久二年依レ觸二禁中犬死穢一、無二四方拜一之由見二土記一、午刻先手水、（陪膳季長朝臣、）次齒固、申刻着二束帶一、（色目如レ恒、餝劔、魚袋、紺地平緒、）相三伴大將一、（其裝束又如レ恒、餝劔、魚袋、紫緂平緒、）參內、（于レ時秉燭、）諸卿列三立中門下一、（西上南面、年來例西上北面也、是又有二先例一歟、）未レ進三立前庭一之間也、予加二其列一、（余及大將、於二弓場殿代一著レ靴、）即關白已下列三立南庭一、（西上北面、各經二列後一、如二例年一、關白被レ揖也、）公卿兩三人未二立了一之間、左大將實定參入、經二列後一立三〔加〕余下一、侍臣等列訖、群臣拜舞、次關白已下右廻退下、（關白小被レ揖也、又余離レ列退下之間、大將頗退居、可三家禮之人經二我前一之時、兩三步退居者例也、今列雖レ不レ過二其前一、准二堂上動座之儀一所レ居也、）余及大將於二弓場殿一、着二淺履一、直退出了、左相府爲レ勤二內辨一被レ着レ陣了、次參二女院一、余大將相共進二南庭一、拜舞了參二御前一、頃之退出、

今日行列、

先余居飼舍人等、

次前駈八人、（無二四位一、）

次余車、

次大將居飼舍人、

次同前駈四人、（五位二人、六位二人也、）

次大將車、

次共殿上人二人、

次一員六人、（〔左右〕將監、將曹、府生也、）

次番長二人、

次余隨身雜色〔也〕、

次一員、（府生已上三人如レ恒、）

次番長一人、

次隨身雜色、

今日大將可レ參二關白拜禮一之由、內々有二其告一云々、此事不レ可二必然一、於レ如二大饗一者、不レ論二親踈一行向例也、至二拜禮一者殊屬之人、并雖レ爲二一族一不レ異二門下之客一人々（能實、忠教等之類、卽是也、）所レ拜也、大將雖レ可二相親強一非レ可二行訪一、就レ中如二大將之輩一、先々爲二上首一相訪者例也、如二風聞一者大將上臈可レ及二五六人一云々、於レ事似レ無二用心一、然而近日之事以レ恐爲レ先、又倩案、故攝政殿遺德、何強避二誹謗一哉、因レ茲欲二行向一之間、關白先以

參內云々、雖有恐又何爲哉、今夜節供、（陪膳行輔朝臣、）去夜追儺之次、被任右馬頭、（〔前〕兵衛佐長房、本名光〔賴〕、俊盛入道二男也、兄季能爲內藏頭、今又如此、可謂繁昌歟、）熊野湛政叙法橋、此外無任人、及深更依方違向南、（侍從與祖母同居之家也、）翌日早旦歸宅、（今夜侍等少々誡綴窓、依有奇恠事等）也、

二日、乙卯、天晴風吹、午後手水、（陪膳行輔朝臣、）申刻大將出仕、今日用螺鈿劔、（蒔繪螺鈿金樋也、）不付魚袋平緒、昨日同物也、先參八條院、次參內裏、次參中宮東宮等、次參博陸第、申昨日不參之恐云々、酉刻左大辨宰相長方來、余相逢久談移刻、秉燭之後退出了、即頭辨經房來、同謁之、語云、今日有東宮御藏餅事、去年依長治例自院被進餅、今年仰內藏寮召火切餅進朝餉、召東宮亮重衡朝臣、被奉中宮御方、更女房隨身件餅（〇更餅之間恐有脫字）東宮中宮共參上、於內御方東西妻戸有此儀、博陸奉仕之、女房役之云々、去年大夫參上、今年不然云々、長方、經房、兩人共云、昨日節會、內辨左大臣下名催國栖之節、（忽忘イ）不復座退出、其後左大將被行內辨〔事〕云々、經房又語云、昨日內辨未著宜陽殿兀子以前、被尋內侍出否、仍不待着兀子、內侍臨檻、其後內辨著兀子云々、次第顚遂亂歟、今夜亥刻許近邊有燒亡、（九條北、唐橋、宮小路邊云々、）頗雖物恐即打滅了、今年有火事之厄、以之可爲其愼、於今者不可有此恐者也、召使來催大將可參行幸之由、

今日右少將實明來右大將之許、（大將候女院之間不謁、余以人謝遣之、）

三日、丙辰、沒日、九坎、天晴、參女院御方、先是手水、（陪膳季長朝臣、）今日辨官少々來、昨日上官列參如恆、

四日、丁巳、天晴、此日可有行幸五條東洞院亭、而俄延引來十日云々、其間有樣事云々、近日事萬事皆如此、不便々々、戌刻頭中將通親朝臣、以消息催叙位執筆、尤奇恠也、然而依折節不可答如此事、申可參之由了、但甚輔奉書也、須自筆書返報、先先皆如此也、然而通親忘禮、仍余又用奉書也、此條非忘禮已先例也、今日叙位略次第一通、遣關白許了、依被請也、凡近日之事唯失耳目、還斷腸者也、

五日、戊午、天晴、此日叙位議也、余候執筆、巳刻頭中將通親朝臣來、余着冠直衣謁之、通親仰可參執筆之由、余申可參之由、又仰云、皇嘉門院御給々甚輔、而依有上﨟等難被叙、可被申他人者、余答申本所可示左右之狀、此次語昨日行幸延引之

子細、大略行降申出事云々、小時退出、午刻少外記定親來云、頼業眞人依被忩召参内裏、忽難早参、且令参六位外記也云々、賜硯筆紙等、（装様如例年、職事定成〔傳給、須家司傳賜也〕而各依迎参、川職事、尤失也、）又付橘氏々爵名簿、（不加封、如例、）先是進十年勞帳、留文返給筥了、

亥刻著束帶（蒔絵劔、紺地平緒、）参内、（随身下臈白襖、袴、上臈例染狩袴、各不著紅梅也、）参御所方、先是關白被参候御前云々、外衛爵〔之〕間、宗盛卿之許忽有被仰合事、只今被遣御使了云云、此間徒然睡眠、關白出來、可今夜作法令見次第、大略余所注與之次第也、又邦綱卿來示行幸延引之子細、及丑刻宗盛之使歸來云々、余著陣、（先奥、次令置軾也、）〔令置軾、〕頭之、頭中將通親朝臣來召諸卿、（今旦通親云、依爲式日、不可有召仰之由存之、且可隨仰云々、余云、共無其難也、不被仰何事之有乎、仍無召仰也、抑代始被召者例也、不然之時六位召之、今夜召之條可尋先例、但古昔有如此之例歟、）余小揖、（他人存召仰之由歟、不揖、）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参膝突、仰宮文、頼業稱唯退下、次外記三人取宮文列立、余以下列弓場殿代、次余著殿上、（關白候在奥座、）次關白及余著御前座、次賢房、實國、朝方等、置宮文著座、参議三人著座之後、（故實不待著訖一人著座之後召之、今夜不然、）主上引寄御簾給、關白微音稱唯、進著簾下圓座、（東面、）次關白召余、（氣色許也、）余微唯進著圓座、（先著我座、依重召更起、進著第一圓座也、）次依仰奏十年勞、（其儀如常、）次依仰召續紙、（余召男共、即五位藏人親經参上、來仰退下進之、）置前取笏候、次依仰卷返續紙、其儀用異說、（座前橫置之、白端卷之、至第二枚續目、（今夜依加階人員少、至第二枚、恒例三枚也、）內サマニ以左右手外サマニ卷之、又至第二枚（合四枚也、）續目、對端ノ卷寄タル方ヲ前ニ置テ取、奥テ外サマニ卷之、初ノ第二枚續目ニ至テ、卷留ル也、）此說他人一切不用云々、以前兩度用正說、（向座下、終置之說也、）今度依有所存用異說也、此後雖可候氣色、又依存異說不候之、直摺墨、（依無硯瓶之水、召藏人給瓶、令入水、）染筆書從五位下、（先問叙人數於關白也、）置叙位座前、（橫、叙位定テ前ニ橫置也、）〔取〕式部省奏、（第二宮ニ在也、）讀申叙之、次叙民部同前、次奏事由召寶守卿、〔仰院宮御申文事、次叙王氏、（名簿在硯上、付短冊、不加封也、）余先取笏、奏曰、王氏爵四五年來不被叙、是則正親正顯綱與神祇伯仲資、（已上兩人共、顯廣王入道子也、顯綱ハ兄、位階上臈也、）王氏之長者相論、其事未決之故也、而今上擧狀、（顯綱狀也、）若被宣下歟、不然者自由上擧頗以不穩、叙否之間可在勅定者、仰云、可問外記、余召通親云、問外記、外記申云、可擧王氏之由、未被宣下、但去〔秋〕奉幣使之時、顯綱王、可爲王氏之長者由被仰了、加之、父顯廣王在俗之時、雖不蒙可擧氏爵之勅宣、以爲王氏之長者、年來上擧、隨又所被叙來也、但此上

左右可レ有二御定一者、余奏二此由一、勅云、共有二何事一哉、且又可三計奏二者、余申云、古昔親王〔家〕二宣旨一擧レ之、雖レ然顯廣之時年來上二擧狀一、又被レ叙畢、今不レ可レ異二彼例一、何況奉幣之時、五位之王備二其役一、積年不レ被レ叙者、尤不便歟、但今夜不レ被レ叙、追宣下之後雖レ被叙、又何事〔之〕有哉、左右之間可レ隨二勅定一者、重〔仰云〕、顯廣之時、〔有レ議〕二殊宣旨一上二擧狀一、任二彼例一可レ叙レ之者、仍叙了、先レ是問二外記一之間、先叙二藏人一了、高階仲國、以二關白口宣一叙了、此間、實守卿持三參皇太后宮御申文一通、殘所々自レ是云々、余取二副笏一、申文員少之時副レ笏、是故實也、進寄置レ笏奏聞、取レ笏少退候、返給之時、又進寄置レ笏、給レ文副レ笏復レ座也、次叙二外記史一、次叙二氏爵等一、次叙二件御給一、次叙二勘文一、關白給二勘文并申文二通折紙等一也、先是、叙二二省一〔了〕、自二簾中一被レ出二硯筥蓋申文一、關白取レ之置〔前〕、少左、勘文無二其中一、依二余申懇一自二簾中一追被二指出一也、從下欲二叙了一之間、余奏二事由一、召二殿上辨一、兼光、以二藏人一召レ之也、仰云、入内一加階了、勘文并退下、此間叙二從下之殘一、并叙二外從五位下一人一了、猶依レ經レ程、竊叙二加階等一了、此間持三參兩勘文一、有二禮紙一、余撤二禮紙一傳二關白一、々々見了返給、余取二一加階勘文一入二第三筥一了、依レ不レ可レ被レ叙也、讀二申入内勘文一叙レ之、取末、、、、書レ之、或說書二取前一、然而永久五年被レ書二取末一、追二彼跡一也、皆叙了、卷二勘文一與二關白一、成文等入二第一筥一、各不レ引二裏紙一、又不レ結如レ恒、次叙位與書二年月日一、放二棄餘紙一、卷レ之入二第三筥一、卷二叙位一一兩度覽二勘文一見二合折紙一也、置二硯上一、縱、撤二第一筥内物等一、成柄十年勞等也、入二次筥一、取二叙位一入二第一筥一、置二替筥一、挿レ笏進二簾下一奏レ之、返給、又置二替筥一、拔レ笏調二筥中雜具等一、取二出叙位一副レ笏、深揖起レ座退下、於二殿上倚子前一授二成範卿一、參二御所方一謁二女房一、奏下大將可レ勤二仕春日上卿一之間子細上、勅云、尤可レ然云々、即退出了、

今夜有二勸盃一如レ恒、

參入公卿、

關白、基通、　余、

大納言二人、　實房、　實國、

中納言三人、　成範、　朝方、　實家、

參議三人、　實守、　實宗、　長方、

抑今夜史成擧申文、申下可レ叙二留春宮大屬一之狀上、仍余奏二事由一問二外記一、康和仁安共有レ例云々、奏二此由一、仰云、然者可レ叙者、仍叙レ之了、

治承四年正月五日、今夜大將始二宮咩奠一也、令二木工允重永讀二祭文一、大將著二衣冠一〔取レ笏〕、臨二祭庭一、

家司季長朝臣、候二御共一申二沙汰一也、〔著二衣冠一云々、〕
自二納言一始二此奨一先例也、重永補二大將家令一也、
仰二光盛一了、
叙位書様、
從四位下、
藤原朝臣斂經、策、
從五位上、
藤原朝臣定家、簡、
藤原朝臣仲家、
藤原朝臣保房、皇嘉門院當年御給、
從五位下、
康信王、寛和御後、
高階朝臣仲國、藏人、
藤原朝臣宣親、式部、
藤原朝臣盛致、民部、
大江朝臣惟長、外記、
中原朝臣成擧、史、
源朝臣信定、氏、
藤原朝臣邦明、氏、
橘朝臣經久、氏、

大江朝臣親實、皇太后宮當年御給、
大江朝臣資弘、内記、
藤原朝臣倫長、東市正、
平朝臣家繼、諸司、
藤原朝臣親貞、諸司、
中原朝臣家經、諸司、
中原朝臣貞久、諸司、
藤原朝臣景康、諸司、
紀朝臣實有、左近、
紀朝臣久光、外衞、
大江朝臣遠清、外衞、
藤原朝臣遠清、外衞、
磯部宿禰行職、入内、
外從五位下、
坂上宿禰忠成、諸司、
治承四年正月五日
六日、己未、天晴、白馬奏之間事敎二大將一、終日習レ禮無二他事一、
七日、庚申、天陰、小雨間降、此日白馬宴會也、余勤二内辨一、大將可レ取レ奏、仍早旦修二諷誦一、余三ケ寺、吉田、崇神院、六角堂、

大將七ヶ寺、（賀茂、春日、大原野、吉田、崇神院、法成寺、六角堂、）又大將祈仰僧等、終日令致祈念、已刻頭中將問參內刻限、答未刻可參陣之狀、未終余及大將著裝束、（余紫綾平緒、大將紺地、共蒔餝魚袋等如例、）相共參內、（余前駈六人、大將前駈四人、隨身上﨟例染狩袴、下﨟紅梅狩袴如常、經宗朝臣、季〔信〕扈從、各在大將車後、）於陣腋頭中將通親云、御裝束成了、數刻所被奉待也云々、卽余著陣奧座、（此間大將在陣腋、余移外座之後、可有陣之故也、家禮之人如此、）先是左大將已下、公卿五六人在座、次頭中將通親朝臣（懸裾於餝、）來、仰內辨、（其詞令候內辨歟、）余揖之、通親退歸之後移著外座、召官人令置膝突、（此次以同官人令直沓、）次右大將著陣奧座、次更召官人召外記、頼業參候軾、余問諸司御弓奏、國栖造酒正 外任奏等 候否、每度申候之由、（但左馬頭申障不參者、）余仰可持參之由、（設未聞外任奏之時、仰詞如此例也、）次頼業稱唯退下、持參外任奏、余披見之儀如例、次以官人招頭中將付之、此次奏御弓奏可付內侍所事、幷左馬頭申障事等、通親參上之間、六位外記進小庭申代官、與奪如例、（余以官人今之間可申代官之由、所報仰也、須仰大外記、而忘却不仰、仍以官人所傳仰也、是必シモ此間非可申、爲念不所行、是又例也、）次頭中將返給外任奏、余結申、頭仰云、令候、列云々、次仰云、御弓奏事聞食了、左馬頭代右兵衞權佐盛定者、次余召頼業下之、兩條同仰下了、頼業稱唯退下、此間大將起座了、（余可起座、〔依家禮也、〕）次余起座、於陣腋（陣座與床子座之間、出馬道、擬宜仁門外也、）著靴、令抑笏紙、經陣座前小庭、（隨身相從、先下﨟在余前、左番長一人從後、懸裾於弓、）進中門邊、相待內侍出、（此間大將還著陣了、被引諸卿、爲著外辨也、）小時、內侍持下名臨東階上、（通親扶持之、）余正笏入自中門、自砌北行經對前南庭、入自造合間、自軒廊西進、（此間隨身在對南庭、不進出、）於東階下插笏、（無揖、或說揖之、）昇階一級、（依階短不及二三級、）懸左膝取下名退降、拔笏（無揖、揷之時揖者、此內〔時々〕又可揖之、）取副下名、左廻經本路、著宜陽殿代兀子、召內豎、（二音、）內豎稱唯、進立砌外、余仰云、式省兵省召セ、內豎稱唯出、次二省丞入自中門、列立砌外、（式部立西、西上北面、）余正笏先召式省、給式部下名、次召兵省、賜兵部下名、（其儀如恒、）二省退了、次余起座暫歸入中門方、此間中御門大納言、及實守等卿出來、余示付大將取奏之間、不可被見放之由、次引陣天皇御帳中、近仗居胡床、次余著宜陽殿兀子、次內侍臨檻、次余謝座參上著座、（西面一揖、向乾再拜一揖、經軒廊西間、皆如常、今日日未沈西山、仍如法練步、）次開門、次闈司分居、（已上余加催、〔如常〕、）次余起座、於東階下（不出柱外也、南面而立、）誂召內記、取敍位宣命、（如恒、先見之、）昇自東階、自簀子北行、（此息居依間數縮、整盤兀子床子等、及東庇東邊依無北路、東簀子東北、假構立部爲路、卽徹東庇也、）昇自母屋東面北邊、

自二奥座後一西進、到二屏風下一去三尺許一留立、直ク取ヨ
立杖一テ兩三步進寄、身ヲ隱二屏風一テ以二左手一付二內
侍一、兩三步退歸、𨻶向二西北方一、拔レ笏右廻、立二母屋北
第二柱下一、（其實母屋第一柱也、然而以二東庇一擬二母屋一、仍暫稱二第二柱一也、向二西南一而立、）內侍出二御屏
風下一、余少忩ニ進寄テ挿レ笏、兩三步々寄、以二左手一
取二書杖一、又兩三步退歸テ、留立テ左手取レ書、右手
取レ杖、以レ杖打ヨ懸書上一、左廻經二本路一、立二本所一
返ヨ給內記一、介レ卷ヨ整宣命一、拔レ笏取二宣命一、參上著
レ座、即懐二中宣命一、次召二內竪一、（二音、）內竪稱唯參進、（此間堂上擧レ燈、庭上立レ明、）
余仰云、式省兵省召セ、內竪稱唯退下、次輔代
參進、余先召二式省一給二位記筥一、（挿二笏於左尻下一如レ恒、）次召二兵省一
給レ之、輔代置二庭中案一了、次余召二舍人一、（二音、）次少納言
就レ版、余宣、刀禰召セ、次外辨參列、余仰二敷尹一、外辨謝
座謝酒、昇レ殿著レ座、（左大將爲二上首一、左大將、源大納言、藤大納言、中御門大納言、右兵衞督、右宰相中將實
宗等著二端〔座〕一、帥大納言、三條大納言、右大將、右宰相中將實守、堀川宰相、三位中將等著二奥座一、右大將依ヨ余在二端座一、著二奥座一也、）
次余仰二實宗一催二敍列一、次召二宗通卿一、（召詞、右ノ兵ノ舍人ノ司ノ藤原朝臣、先向二傍人一
召レ之如レ例、）賜二宣命一、宗通復レ座之後、余已下起レ座、（先レ是右大將下
レ殿、依二家例一也、）列二立左胡床南頭一、（里內之時可レ撤二胡床一、而不レ撤之、立二南頭一、仍北南迫二幄絹一、無二宣命使
路一、尤是無二便宜一事也、）次宣命使就レ版、（經二列後一、末並尋常版位東等一如レ例、）宣制兩段、各再
拜、宣命使左廻、經二尋常版位北東等一復レ座、（無二曲折揖一、）次

余已下右廻復レ座、次敍人賜二位記一、拜了退之後撤二宮
（余イ）案等一畢、可レ立二親族拜一也、而早速下レ殿之間、敍人未
レ拜云々、然而公卿拜舞了（立所如レ初、）復座、此間敍人拜了
出云々、次第違亂大失也、余棄レ恥出仕、天譴也、今
致二此失一、尤可レ然々々、左右大將不レ復レ座、留ヨ立軒
廊一見二白馬奏一、（左大將立二西間一、右大將立二東間柱外砌一也、一二間之中柱南頭、立二烏頭瓶一、然而不レ及レ妻所、仍
各立二此所一也、）先左大將參上奏聞了、右廻、（土御門流如レ此、花園受二彼說一、閑院之流又習二花
園說一、仍被二右廻一也、作法優美、）經二東簀子南庇等一復レ座、右大將昇レ自二
東階南頭一、自二簀子一西行、昇二母屋北邊長押一、副二北際
子一頗留立、左大將過二其前一之間相交代、西進天到二
屏風下一取ヨ立杖一、兩三步進寄天付二內侍一、左廻、（余家說如レ此、
但〔宇治〕左大臣、後年被レ用二右廻說一云々、）〔復レ座〕、作法無レ失、又優美、爲レ悅不
レ少、（於二軒廊一取レ杖之間、依レ長、仰二隨身一令レ切レ之云々、先持レ杖計二寸法一、給二隨身一令レ切之、左大將不レ切云々、）次余仰二
實宗一令レ〔取〕二版標等一、次白馬渡、次晴御膳、群臣立、
供了居、（余仰二參議一令レ催之、）次腋御膳四盤供了、仰二實宗一令レ催二
臣下紛熟一、即居了、申上余候二天氣一、御箸鳴、臣下應
レ之、次供二飽羹御飯、進物所御厨子所等、御菜汁物等一、
次催二臣下飯汁一、各居了、又次第申上下レ箸如レ恒、次
供二三節一、次一獻、國栖奏、仰二實宗一催レ之、次二獻、御酒
敕使、（賴定卿、）三獻、舞姫奏、余取レ之、儀如レ恒、（依二內敎坊別當不參一也、）

次催舞妓、即進舞々臺、發樂及萬歲樂之間、余示下可立女樂拜之由於實定卿、著陣見宣命見參等、令外記插一枚、(共挿)相共進立軒廊、於東階下取杖奏聞、返給杖於內記、取宣命見參等、參上著座、召實宗賜宣命、(須賜實守、而件人早出、仍以實宗用宣命使、)召賴定賜見參祿法、(依實守早出、一身兩役也、)余讓宣命拜於實定、逐電退出了、先是大將退出、三獻了、未奏舞姬奏之間也、

今日參入公卿、

大臣、(余、)

大納言六人、(實定、定房、隆季、實房、實國、宗家、)

中納言二人、(良通、朝方、)

參議四人、(家通、實守、賴定、實宗、)

散三位、(賴實、)

右大將拜任之後、未被下御監宣旨、是職事未練之所致也、今日欲取白馬奏、未被下御監者不能取奏、仍余觸申、節會以前被宣下了云々、

八日、(辛酉、)天晴、左大將送書札、被賀右大將作法優美之由、人々感歎云々、爲悅爲悅、女房參詣吉田崇神院等、(姬御前相具之、)基輔乘車、在共侍三人、家密儀每年事也、但崇神院(今)年始參也、

十日、(癸亥、)天晴、此日自閑院第、行幸五條東洞院邦綱卿亭、(去年天下大亂之後、早可有遷幸他所之沙汰出來、因茲邦綱修造件亭、土用以前僅五六ヶ日之間、大略成了、人以爲奇異、而之間忽穢氣出來、其後去四日又延引、七日(內)無遷幸他所之例之故云々、)右大將始供奉、戌刻著束帶、(蒔繪螺鈿劍、紺地平緒、有文帶、不著打衣、卷纓、此外相具平胡籙(蒔繪螺鈿)弓絃等、召仰之後可帶也、)參內、御輿出御左衛門陣之間參會、忽帶弓箭供奉云々、

陣中行列、

先番長已下爲先下臈、隨身四人前行、馬右方(番長、)一人、下臈三人、最末持主弓、(隨身賜狩袴染分也、)

次乘馬、(隨身下臈第一二張(ノ)口馬右方、舍人長貞琳、(給當色、)崩木上下濃山吹衣、)居飼(給當色、)等相副之、

次馬副六人二行、(第一者持笏、馬副等不取松明也、)

次雜色二人、(雖陣中依乘馬、追おヤイ前、正法雜色不可追、隨身可追也、然而幼少隨身等不能追、雜色之おヤイサキ、仍雜色竊追也、)

路頭行列、

於陣口、(二條町、)番長騎馬、(取弓幷松、)

前行舍人、(當色赤色、)居飼(同給當色、)等在其前、

次馬、(張口同前、)

次下臈隨身三人、(取松明、)

次馬副六人、（不レ取二松明一、）

次雜色二人、（同前、）

御輿出レ自二左衛門陣一、自二西洞院一北行、自二二條一東行、自二東洞院一至二五條皇居一、入レ自二御左衛門陣一、（大將已下、於二左衛門陣末程一下レ馬、）於二兵衛陣前一、（中門外門內也、）右立レ南、左立レ北、兩大將前行、於二中門一暫相二待御輿一、兩大將共進立二南階左右一、（左立レ東、右立レ西、）各隨身相從發二前聲一、（鈴奏之時不レ進レ之、）諸卿先レ是列二前庭一、（北上西面、）次下御、立レ自二廻御帳前一給之間、左大將已下稱二警蹕一、鈴奏等了名謁、中將隆房問レ之云々、卽公卿及兩大將、爲レ先二下臈一退下、右大將直〔以〕退出來二余方一、卽歸二參女院一了、今夜行幸、次中宮行啓、（出車五兩、檳榔毛、）次東宮行啓、公卿被レ指二分三方一云々、賢所御竈神等、今夜渡御云々、〔今夜大將前駈四人、共人二人、〕今夜關白騎馬供奉、在二行幸後行啓前一、其後有二職事等一云々、」

十一日、（甲子、）天晴、此日女房姫〔君〕御前、共參二（中イ）女院御所一、右大將八省加供、自レ官催レ之、付二政所一申二上家令二進奉一云々、先例自二納言一始レ之所二勤仕一也、

十三日、（丙寅、）天晴、今曉家女房爲レ余見二吉夢一、巳刻參二女院一、此間右少將實明來二余方一、以レ人示二大將一云、可レ申二請春日祭陪從半臂下襲一者、（彼少將勤使之故也、）對曰、早可二調

獻一候、此御所無二便宜一之間不レ諧〔云々〕、（是大將答也、）戌刻大將參二法成寺修正一、元服之後今日始所レ參也、仍擇二吉日一所レ參也、直衣如レ例、（雖レ須レ出レ衣、今年無二兀子一云々、仍不レ出レ之、）半蔀車、（新調、）前駈四人、隨身上﨟布衣冠、下﨟烏帽、法咒子之間參入、先レ是長者被レ參、中御門大納言、新中納言朝方等追參云々、及二終頭一大將退出、今日法性寺座主來、語二去年西塔釋迦堂本佛、幷七社御正體、動搖給之間子細一、

十四日、（丁卯、）天晴、及レ晚陰雨、春日上卿事〔大略延引〕、倚案二此事一、猶折節無骨之上、〔世間之人不レ〕語二武士一、又難二出來一之故也、御齋會竟有二僧事一云々、

十五日、（戊辰、）陰晴不レ定、邦綱卿示下可レ遂二春日上卿一之狀上、然而猶延引了、

十六日、（己巳、）朝間天陰、午後晴、未刻春宮藏人來催曰、來廿日可レ有二御著袴、幷御貝栞事一、可二參入一者、申二承之由一、件藏人藤原親家、主稅殿頭爲清男云々、

十七日、（庚午、）天晴、光盛參上、召レ前仰下大將今年可レ上年給（任二納言一次年二合任、據例也、）申文、幷封戶之間事可二尋沙汰一之狀上、自二內裏一被レ仰云、可レ書二進東宮御著袴、主上御進退作法一、（女房奉書、）申下不レ知二子細一之由上、重仰云、猶可二書

進者、凡知此御作法執政臣、可備顧問者也、何況此事不知案內、然而再三之綸旨不能〔申〕左右、〔〕

十八日、辛未、天晴、召春宮〔大進〕光長、問御著袴〔之間〕子細、獻物之間事、博陸辭遁云々、如何々々、

十九日、壬申、天晴、早旦自內裏被仰下曰、御著袴之間、被奉結御腰、〔師〕鎰歟片鎰歟、又御直衣はこへ可引出歟、可籠歟云々、申云、雖不知先例、片匙可宜歟、又御直衣可被籠、尻、又今日參入可言上子細者、未刻關白以棟範被示送云、永治故殿御記無所見、尤遺恨、余又左大臣可問獻物云々、而令列庭中給之條、若無骨之由有御存知歟、然者可承存者、報曰、御記事承了、獻物事、仁安之度左府問鄙生、爲上首列庭中、今更何可存異議哉、凡以勿論事也、抑今度獻物、尤可令問給歟、長治、堀川左大臣、官位共爲上臈、仍知足院殿于時內覽右大臣、不被問之、永治、故殿雖可令問給、依優花園左大臣、又不令問給、仁安、前博陸不被問之、已無理、何況於今般者、左大臣已爲〔傅〕、而被問獻物之條、豈以可然乎、執政臣問獻物之例、不可勝計永承天永御賀、及東宮元服等、度々有此例、者、同刻故攝政殿若君之母尼、以前皇后宮亮季經朝臣件尼、此朝臣之姉妹也、有示事、件若君可有首服之間事也、酉刻著直衣參內、今年余䋄代車不調、仍借用大將䋄代車也、依召直參御前、朝餉、御著袴之間條々、有被尋仰事等、

一御袴腰結樣事、

依今朝下官申狀、片鎰之由有御存知之上、頭中將通親朝臣申云、長治之度、堀川院被問仰久我內大臣、而左方ニ片匙ニ可結之由、有所注置、卽進證文、彼大臣自筆也云々、而左字誤歟、須結右方云々者、余申云此事尤有興、傳家之人猶貴事也、但左字全以非失歟、〔已自〕筆云々、何有書失之疑、何況女房〔袴腰一〕不引廻、仍可結于右、至于男袴腰者、〔引〕まはして可結、然者前後左何不被結哉、而結于左方有謂、表袴腰ハ後之左ニ結之、以之思之、男袴腰可結左歟、然者引まはして左方ニ片鎰可被結也、不可有異議歟、或說前ニ引まはして師鎰可結云々、然而無可指南之證文、久我相國自筆已可爲規模、於今〔者〕可令付彼牒給歟、□□勅定被申旨可然、明日可存御此儀者、

一御はこへの事、

申云、凡人著袴之時、引直衣造尻、如主上御引直衣、春宮何異之哉、毎事可違主上例者、御拜何因哉、（主上諸君共在左右也、）何況引直衣有はこへ之條、古今未聞者、敕云、人々多申此旨、同可存御此儀、

一稱事、

長治知足院入道記、不〔注〕著御之由、〔疑不著御〕歟、永治仁安共不召之云々、近例已不著御〔歟〕、加之其著御之體、詳無存申之人、不如不著、御所存如此、猶可被尋人々歟、鄙生無所習傳、仍件子細暗難申披者、敕云、仁安度慥不著之由所覺悟也、今度同不可著御者、

一御裝束事、

以指圖（中宮大進宗頼所圖也、）合式文（左大臣造進、件式不得御意事、太以多云々、）委御覽、其後奉仕御裝束了（大夫忠親卿、大進光長、中宮大進定頼等、相共奉仕之云、）渡御、余及通親朝臣候御共、巡覽了還御、此間余談忠親、議獻物引立之事、長治、永治、仁安、皆入自東中門、東上列立、准彼者、今度自西參進、西上可列歟、大夫云可然、但彼皆以東爲春宮御方、仍雖自東參入、御座以東爲上、故東上列立歟、今般西方東宮御方〔也、又以〕東爲上、仍進自西、東上列立、道理〔可叶、次〕余云、此儀素所存知也、其上重加案、院拜禮小朝拜等不依御所便宜、隨前庭狹少、有東上西上之差別、然者不可依御所之上下歟、大夫承諾、此後相共臨其所見之、而縱雖西上、立南殿進南、仍末列之人可立南殿庇下溜上、尤無便宜、仍猶可爲東上之由内々令議了、此後余退出了、經房朝臣云、琵琶事以令申御旨、奏聞之處、敕云、可催賢宗云々、（昨日可候御遊座之由有催、而近年荒癈之上、左手有恙、不可叶之由申上了、）八條二品煩二禁云々、因之禪門上洛、前大將同下向云々、抑今日博陸所示送之獻物之間事次第、凡不得心奇異也、

廿日、（癸酉）天晴、此日皇太子有魚味著袴〔等事〕、三歳著袴爲吉例之上、來月依可有讓位事、所被急行也、魚味當于五ヶ月、世俗云廿ヶ月食之云々、然而先例不必然歟、午四點著束帶、（蒔繪劔、紺地平緒、）參内、（先是關白參候、傅左大臣未參、魚味事未始云々、）參御所方、小時參著東宮殿上、（東宮御在所、坤間角子午廊也、以北爲上、西庇爲殿上侍臣候所、東有立蔀、）臺盤居饌、（無勸盃、先例也、）左大將已下、公卿七八人許在座、頃之傅左大臣參入、招大進光長、問獻物人事、可取御氣色之由示之、（本左大臣可問之由、載次第、而忽有議、關白可被問之由、有其沙汰、閑被内議、有此奏聞歟、）光長云、〔御眞

栄〕刻限至云々、傳云、每事可忩行、且又可奏內御方云々、次供朝饌、一御臺盤、陪膳権大夫知盛、仰左中将泰通朝臣昇之、二御臺盤、通盛朝臣、隆房朝臣昇之、次四位已下役送、供御座前、供了知盛候南簀子敷、良久春宮出御御座、亮重衡朝臣奉抱之、出自御帳東間、奉居晝御座、此間關白著御前圓座、經知盛前著之、次重衡朝臣召左大臣及余、此間春宮獨居、敢無面嫌之氣、兩人共參著簀子圓座、他公卿〔不〕著座先例也、次知盛卿參進、居御座東邊、奉食之、先餉、〔次御飯、次讀汁、〕奉食之、此間御進退敢非幼稚之儀、殆有成人之風、可貴々々、次重衡朝臣奉食之間、件朝臣隱候御帳東邊也、參進奉抱入之、關白已下小平伏、次余先起座復殿上座、次左府、關白重被參內御方了、暫之余起座參內御方、此間著御々裝束、御引直衣、紅打衣、白御衣、紅張御袴、重衡朝臣奉仕之云々、此間被進東宮御裝束、於臺盤所方、藏人受之、授之敕使泰通朝臣、余竊見件御裝束、小葵文浮文織物御直衣、(打紅)紅打御衣文、(葵白文有)白綾御衣一領、(同文)同單衣、(單文)紅張三重御袴、(有裘差)御帶、(御直衣地也、)御扇、(泥繪、)疊一帖、白練小葵文綾、面白平絹裏三幅也、懸緒弘三寸許、帖之裏打、參置衣筥蓋、件筥蓋鶴松置口、主上御裝束了、召御前有被尋仰事等、御袴腰結樣、見土御門右府記之由、通親朝臣注申之云々、白川院御著袴、于時後三條院坊御時、卽春宮之若宮也、結右之由被記之云々、又昨日如申、堀川院御著袴之時、又我相國自筆證文、奉結左之由注之、共爲憶說、申是非難知之由、爲之如何云々、余申云、左右在御定、余本體不知事也、但須被用土右記歟、而案事理猶可結左歟、〔凡〕男萬事用左、又普通表袴腰左結之、至女房袴有結右、不引廻腰之故也、然者可有男女之差別歟者、敕定云、所申可然、可被用長治例者、此間大將參入、同被召御前、暫間頭辨經房朝臣申刻限至之由、先是、自內御方被獻御裝束幷御膳具、自中宮又被調獻御裝束云々、件事等不見及、可尋之、卽出御々帳西間母屋、出自額間、此間左大臣及余候南簀子、關白撤西庇烏居障子候其中、先無便宜歟、如何、通親朝臣取御座御劍前行、經房獻御草鞋、經御殿南西簀子、數進入御自造合間南面、御殿與中宮御所之間造合也、關白參御簾、此間、左大臣、余、相共經中宮御所南簀子、著東宮殿上、相次關白來著、經臺盤上著奥座也、左大臣及余在端、小時右大將參上著奥座、經座末也、先是余參主上御共之間、大將無可參東宮御方之道、仍廻北對北可參之由仰含了、此間御着袴畢、供東宮御膳、幷改御裝束云々、良久、通親朝臣告出御之由於關白、了、卽起座參上、居西階間簀子、次公卿等皆悉降立屏中門南庭、東上北面、左大臣已下皆降、自東宮殿上南椽也、大將余不起座以前降、依家禮也、次権大進時光、大進光長等、授獻物於左大臣余等、諸大夫等授左

大將已下、皆指笏取之、件獻物體如御賀之時、或籠或平籠等付松枝也、右手持柄左手籠了、下ウラチ持也、付松枝タルカチハ、上ニテ持也、傾上左手低右手也、左大臣已下、經透廊件廊三ケ間子午廊也、數板數也、不南砌外、列立南庭、東上北面、子細見昨日記、公卿一列、上首左大臣東雖立進、猶依地狹、中納言已下、渡廊南一間之砌、西サマニ立出也、殿上人一列、通親朝臣已下、經房不立也、諸大夫一列幷五十抜也、皆悉立了、左大臣咳嬖、于時關白居向東方問云、何ゾノ物ゾヘ也、作向北可問而向東尤失也、左大臣申云、御子ノ宮ノ奉リ給御贄、余已下可稱申、而各不出音、只氣色許也、各只御贄ト可申也、頭出御之時不可申物名之由、見西宮抄云々、具在永治宇左記、但多稱物名之由見舊記者也、次關白仰云、膳部ニ給ヘ、今度不問、大臣不傍行、又不召ニカシハテ、只氣色許ニテ、今ハ膳部可參上、高聲被行也、尤違例了、次自西方膳部等參進、經列前也、受取公卿所持之獻物、公卿作立授之、各卽拔笏而立、殿上人已下作持退下、次左大臣揖、經列前退下、次余同前、大將退入列居之如例、次ニ皆揖退下也、余已下還著東宮殿上座、左府不見、若有要事歟、次頭辨經房朝臣、居殿上之妻戸下、告召之由、余示云、左大臣不被候歟如何、經房不答、左右仍余起座欲參之間、左大臣參上、仍留立過被人了、左大臣已下著御前座、關白、左大臣、余、三人ハ著簀子座、左大將已下著坤廊座、尋常中宮殿上云々、次居公卿衝重、次勸盃、

頭中將通親朝臣、瓶子五位藏人親經、衝重之間、經房與時光聊以口論、事及諠譁、次供主上御膳、陪膳大納言實房卿、參議散三位等役(供)、賴定、實宗兩人稱警蹕、自餘不稱之、理須稱也、朝覲行幸之故、依爲院御所不稱之歟、但長治永治記、不注警蹕之由如何、可尋之、最末三位中將賴實、持參御酒銚子、至陪膳之許、實房候氣色、依御目不供之、賴實持歸了、恒例朝覲行幸、及五十日百日等之時、不及參著御(帳)前、自路持退、而長治授陪膳之由、見(□□□□□□□□)日記、然而正ク結之由又不見、仍今日被遂彼例也、次置御遊具、次敷召人座於階下、階以西、東西行、敷之、而地狹之間、召人等少々候座後也、次殿上、地下召人參上、居地下召人衝重、如恒、次御遊、前右衛督(在)左大將前、須以五位殿上人可令取下、余暫々雖示其之由、不覺悟、只以手押遣源大納言前、仍所作人不能取笙笛、爰隆季卿召五位殿上人令取下之、此間頗經程也、呂、穴貴、三段二反、鳥破二反、席田、鳥急、賀殿急、(律)、伊勢海、一反、萬歳樂、此間給諸卿祿、頭中將持參、存例不參其前、伺氣色、而依無目、如法持參置前、此時被目歟、不見及、通親持歸了、左大臣已下給祿如常、此間主上入御、關白總參テ可褰御簾、(而)不被存之間、主上簾下蹔立給、頗似無骨歟、公卿平伏、卽余起座祿ヲ投給召使等中了、左大臣同前、但其息三位中將、來逢取之歟、不見及、兩人歸參、依可候還御々共也、已欲還御之間、以經房被仰左大臣云、被行賞之後可還御如

何、左大臣頗以閉口、持レ疑良久、數刻佇立、誠以無二用心一、凡忽可二還御一〔之〕由、左大臣示二關白一、仍職事取二脂燭一、持二參御草鞋一之間、忽此儀出來、次第散々、此間公卿等獨在二御前座一、是又不レ可レ然、凡主上未練、關白有若レ亡、左大臣物總被二申行一之間、毎事違亂、衆人屬レ目、良久之後遂以還御、余依二寸白更發一逐電退出、此旨觸二女房辨内侍一了、

祿法、（關白女裝束、自余大臣白袷一重、納言已下同掛一領云々、）

御遊所候人、

拍子、（宗家卿、）琵琶、（實宗、一切不レ彈如何、）箏、（家通、頗彈レ之、）

和琴、（實家〔卿〕、）笙、（隆季卿、）笛、（實國卿、）

篳篥、（依レ無二東宮殿上人之堪二其能一之間、地下召人吹レ之、）

右兵衞權佐盛定、可レ被レ許二昇殿一之由、今日關白執申、然而無二許容一歟、長治地下召人吹レ之〔云云〕、凡定能卿可二出仕一者、此時尤可レ被二召出一之由、先日有二敕定一云々、而時忠卿抑留、今盛定昇殿強不レ可レ然之上、上臈之季信出仕、何盛定拔群可レ有二沙汰一哉、聖主存二此旨一不レ被レ許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左大臣、　右大臣、

大納言、（實定、定房、隆季、實房、）

中納言、（實國、宗家、時忠、忠親、實通、成範、朝方、實家、）

參議、（家通、實守、賴定、實宗、長方、）

散三位、（基家、脩範、實清、知盛、賴實、）

忠親、知盛螺鈿、自余、關白已下皆蒔繪劔也、

良通用二紫緂平緒一、

良通獻物了、不二還昇一退出了、依二余命一也、

今日事子細、可レ尋二訪忠親卿光長等一者也、

今日御冥榮之時、御裝束白細長也、

廿一日、（甲戌、）天晴、施藥院使丹波賴基參上、針二齒下一、

廿二日、（乙亥、）天晴、信助、智詮等來、

有安來云、宰相定能可二出仕一之由、有二沙汰一云々、是余先日仰付事也、尤悦思不レ少、晩頭右近臘頭清景、持二來府奏三通一、請二大將之判一、（一通御賀功、一通以二弓場殿功一申二兵衞尉一云々、一通臘頭清景依二奉公勞一、欲レ作二將監一者、）余仰云、任二大將一最初除目府奏放二數通一之條不レ可レ然、清景將監忽不レ可レ申、又兵衞尉功先例不審、以二左右近府奏一任二兵衞尉一之例、相尋可レ申、但成功不レ空、追可レ有二沙汰一、於二今度一者只可レ上二一通一也者、則御賀功之者府奏、大將加二名二字一賜了、今二通申文留二置之一、福原禪門今日下向了云々、

廿三日、丙子、天晴、傳聞、御著袴之由(日カ)、關白被著東宮殿上之間、打散掌燈云々、余退出之後事也、入夜西京方有火云々、去御著袴日、余祿自取起座、無可受取之殿上人、仍投給召使等之中了、于時隨身等不見近邊之故也、而余隨身等欲賓取彼祿、納言祿召使賜之、大臣之祿不然云々、而件召使參上、今度祉申可被許之由、余裁許之、召使喜悅、再拜而退出云々、件召使古物云々、

廿四日、丁丑、午上〔天〕晴、晚頭雨下、入夜甚雨大風、未刻許藏人左少辨行隆來、余謁之、烏帽直衣、行隆仰曰、五條堀川後院町、可有造營、而堀川材木商人、依爲陣中可不通、此條可計奏者、申云、先天子之政、以無人愁爲先、五條以北永可不通、爲世人爲商客、必有所愁歟、加之後院町被造皇居、先例未聞、猶直被尋皇居之地、相計彼是可被左右歟、行隆云、後院者不付太上皇事也、只天子之被置御物之所也、何有禁忌哉如何、余云、所申非指禁忌事、凡古來彼町、無被造皇居之例、加之偏爭非上皇之被官哉、太上天皇御座之時、强無此沙汰、只付院廳有進止歟、太皇不御坐之時、自公家被補別當有其沙汰、然者何强擇後院之地、可爲天子之居哉者、行隆諾即歸參了、酉刻參女院御方、亥刻歸來、

廿五日、戊寅、〔天〕晴、午刻頭中將通親朝臣來傳勅云、自明日可被始行除目、可候執筆者、余著冠直衣謁之、申可參之狀、通親云、日來左大臣被申可參之由、而去夜俄辭退、右手腫不能取筆云云、又傳勅云、給料學生三人爭訴秀才、給料次第、第一季光、第二賴範、第三通業、而通業勘先例依爲侍中可被補之由、訴申云々、何樣可被仰下哉、又望申學問料之輩數人、交名在別紙、被副各解狀、尊一誰人哉、同可計奏者、申云、秀才事、通業依侍中、申可被抽賞之由、非無其謂、又儒道之習不超次第、兩ケ之〔間〕、左右只可在勅定、抑於賴範者爲永範朝臣之孫、尤當其仁、季光通業之間、所詮可依學生之名譽歟者、學問料事、又可依才幹之優劣、但如所望之輩交名者、未擧一子之上、上﨟儒士尤可預內擧之恩、今一人自解之中、以候殿上之者可被登用歟者、通親云、此事被問左大臣、被申之趣只同前也云々、又云、式部之輔所望之者太多、於御前可有議云々、又明經道之輩、上連署之奏狀、申可擧諸司二三分之由、筭明法兩道課試之者、春秋除書雖給

官、其外猶擧任諸司三分、明經道何有相違哉、加之古昔多有此例、而正暦年中當道、被置問者生八人以降、課試數多給官不希、而近年敢無遂課試之輩、推擧之間遐爲道之煩、且依上古之例、且任他道之跡、欲預恩容者、此事同可及議定云云、又云、侍中可有闕、皇嘉門院藏人被擧三人之由、承之如何云々、余云未承及、但自一所被擧三人定、僻事歟、各私成其望歟、頃之通親退出了、大外記式部丞等、明日可參之由仰遣了、爲下公卿給也、申刻三井寺僧都覺詮被來、余謁之談法文、小時被歸了、酉刻隆職宿禰來、談世上之事、余問後院事、申云、專付太上天皇事也、行隆之案太嗚呼、可嘲云々、晩頭信範入道催進公卿給、

廿六日、己卯、陰晴不定、時々雪灑、此日春除目初日也、余奉仕執筆、早旦修諷誦七箇寺、賀茂社稻荷、春日、大原野、法成寺、六角堂、午刻、大外記頼業參上、先召簾前問仰雜事、頃之退下侍所、以家司行頼朝臣賜公卿給、加二合停任、并三通、卷籠一禮紙結中、是給外記料也、二合停任勘文、已上二通、卷籠一禮紙、不結中、給式部料也、及硯、以檀紙二枚裹、押入上筆墨、白管筆二卷、本不卷紙、平墨一挺、以例裹、紙一裹之如常、已上裹檀紙二枚、捻上下、下如例年、非立文、等、式部丞雖催不參、仍傳外記例也、秉燭着

束帶、蒔繪劔、紺地平緒、縫梅常所用也、相伴右大將、唐草蒔繪劔、紺地平緒也、縫參內、五條東洞院皇居、南殿淸涼殿相並、東禮御前座以西爲上、伏（作イ）座二間太以狹少、先參朝餉方、大將同之、謁女房、小時著陣奧座、大將不著、依家禮不可列弓場也、但人數不足者、令列例也、相次中御門大納言宗家、左大辨長方等着座、次頭中將通親朝臣來、就座下仰召仰事、其詞不分明、余顧居向之小揖、通親退下之後、余移著端座、長方平伏、予着〔座〕訖、揖之後起直也、以扇直履、使官人置膝突、此間三條大納言實房、右宰相中將實宗等着座、先請益如常、以同官人、使仰可召外記之由、卽外記頼業貞人參軾、余仰云、自今日可有除目、召仰諸司、頼業稱唯退下、次以官人召辨、卽左少辨行隆來就軾、余仰詞同仰外記、行隆微唯退下、次以官人更召大外記、仰云、文書相具々リヤ、申候之由、余目之、頼業稱唯退下、此間余示人々曰、筥文者納言所役也、此外納言不被候歟如何、實房云、花山納言、右衞門督等、各〔來〕著陣〔之〕云々者、余曰右大將祗候、然而依家禮不可列立、但人數不足之時、立列定例也、參議取筥文、又爲流例、爲之如何、人々曰當時人數無不足、強不可事闕歟者、仍不召着大將、頃之藏人就軾召諸卿、余小揖、諸卿一同可揖、不然失也、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參候小庭、余仰云筥文候、外記稱

唯退下、宮文暫遅々、仍仰參議催之、〈長方以官人催之、〉次外記三人史生一人、取宮文列立小庭、〈西上南面、如常、〉余已下經小庭幷立部西邊、列立弓場殿代、余東面、〈當北第二間而立、〉〈中門廊外緣未放也、〉納言西上北面、〈實房、宗家許也、〉參議南上西面、〈實宗、長方等也、〉〈定能依家礙不立歟、〉外記取宮文列立納言之後了、件弓場殿代、中門外北腋殿上前屏外也、余參內之節見之、已無其所、仍問通親朝臣之處、答云、假雖有可候弓場殿之儀、强不可然之由、有其沙汰、仍所不用意也云々、余云、雖不及作屋、立立部可被引幔也、如當時者、可有列立之便宜者、仍通親下知、令引幔於東南二面、〈南幔四頭不及溜、四五許尺、以之爲入路、〉余欲着陣之時、東幔甚迫西、仍令退引之者也、次余揖〈納言參議答揖、〉左廻、脫沓置於沓脫、昇椽入自北腋戶、經小板敷、着殿上端座、〔小〕蔡盤頗下方、先是關白居倚子前、次關白及余〈改履也、〉〔改履〕出自上戶、經年中行事障子北、自中門廊北行、自渡殿前廣庇西行、經御殿東南簀子、着御前座、〈兩面端疊一枚敷御座東間、其東小絕席敷、綠端疊三枚、爲納言座、閇南庇東面妻戶、其內敷同疊二枚、爲參議座、御座北間御簾下、敷圓座一枚、爲執柄座、當御座間、敷圓座二枚、爲大臣座、關白座與執筆座之間、立切燈臺、舉燭、(有打數) 又納言座前上下立燈臺、(先例件燭一燈也、可尋之)庇不懸簾、擬廣庇之故也、垂母屋御簾、關白座後爲居障子不撤之、擬昆明池障子歟、後關白經長橋云々、可然、余路不得〔心〕、然而聊有所存者也、〉次實房、宗家、實宗、長方等、取宮文置之、其路經靑瑣門代、〈點上戶南間開戶爲件門、卽小板敷之際(或一本作鞍)也、〉幷長橋御殿簀子等、入自南庇東第一間、經參議座後末等、抑豫實房卿問余云、宮文之路如何、余云可在御計、但已被設靑瑣門代、須用其路歟、實房稱善、〈兩人之所存、可用中門廊南端東面戶云々、其理不可然、今依余命經被路也、〉次主上被引寄御簾、〈此間隆季追着座、此後頃之家通又着座、〉關白微唯、揖經簀子着簾下圓座、次主上引寄御簾給、關白召余、〈氣色許也、〉余微唯、經簀子先着次圓座、隨重御氣色、起更着第一圓座之儀如例、次依仰奏正權闕官帳、其儀如常、〈但置宮於板敷、引廻、是無長押之儀也、故實也、〉返給復座、依仰參大間、〈一尺五寸許、燈臺依迫座、召男共令立直之後參之也、〉次依仰摺墨、任內竪三人、〔頭散位喚〕

伊勢少掾正六位上紀朝臣友廣、〈內竪頭、〉

出羽少掾正六位上清原眞人能淸、〈內竪、散位、勞、〉

遠江少目正六位上縣宿禰牛貞、〈喚內竪、〉

次先奏事由、召參議家通卿、〈召詞、右兵衞督藤原朝臣、先問在座之參議於隆季卿、〉召之、仰院官御申文可召之由、次任內竪殘二人、

伊賀目正六位上田口宿禰武永、〈奏時、〉

武藏掾正六位上秦宿禰末弘、〈內竪、天曆錄、〉

次任校書殿三人、

和泉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國次、校書殿頭、
肥後大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有末、校書殿、散位、勞、
下總大掾正六位上高橋朝臣午包、校書殿執事、
此間家通持二參院宮御申文一、余取レ之置二硯上一、押レ宮
取二御申文一、不レ指レ笏、如レ本置二座下方一也、進寄奏レ之小退候、不レ持レ笏、返給之
時、進寄取レ之、復レ座暫置二座前一、橫、次任二進物〔所〕二
人、大舍人三人一、四所籍先奏二闕官帳一之後、移二置第一筥一、隨二任了一返二入本筥一、如レ例、
大和少掾從七位上〔大江〕朝臣有次、進物所執事、
備中大目從七位上秦宿禰牛里、進物所膳部、
上總大掾正六位上賀茂朝臣吉末、大舍人番長、
下野掾正六位上高橋朝臣國兼、大舍人、散位、勞、
能登少目正六位上藤井宿禰友里、大舍人、本籍、
次余示二當年內給、幷院宮公卿給可レ給之由、於關白一、
關白撰出之間頗經レ程、先給二當年內給、幷公卿給兩三
束一條、先任二內給五人一、成文入二第一筥一、如レ例、
參川大掾從七位上中原朝臣久廉、當年內給、
丹後大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景澤、當年內給、
大和大目從七位上海人宿禰久成、當年內給、
上總權目從七位上中原朝臣宗安、當年內給、
請文書二中原宿禰一、然而依レ爲二內給一不レ離レ之、改二直戶一任レ之、

備中大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友國、當年內給、
次任二院宮當年給一、此〔中〕皇嘉門院御申文、被レ加二載
二分代一、仍任二掾一人一、申文裘付レ驗加二成束一、抑今度隨
レ任放二裹紙一置レ前、卷二申文一指二成束一、卷二裹紙一入二第四
筥一也、當說入二第三筥一是又一說也、自二硯筥一第四筥也、法皇御給無レ之、尤憐事也、
安藝大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恒松、皇嘉門院當年御給、
周防大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宗貞、上西門院當年御給、
阿波大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貞方、上西門院當年御給、
伯耆大掾正六位上藤井宿禰成清、八條院當年御給、
周防大目從七位上中原朝臣近國、八條院當年御給、
伊豫大掾正六位上草部宿禰末光、中宮當年御給、
讚岐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正恒、中宮當年御給、
播磨掾正六位上高向宿禰國廉、春宮坊當年御給、
伊豫大目從七位上錦宿禰末國、春宮坊當年御給、
出雲少掾正六位上丹波朝臣則行、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加賀大目從七位上藤井宿禰牛方、前女御琮子當年給、
及二三通一之間成レ束如レ恒、取二替懷中紙一結如レ恒、此間又撰二給公
卿給兩三束一、余取集置レ前、橫、注二御書一、此中率雜書太多、仍折二下方一入二第四筥一、召二定能卿一、仰下可レ令二勘申一之由上給レ文、仰二文數一、次
任二公卿當年給一、只余給一人也、關白不レ被レ上二年給申

文一如何、若先例歟、將無二沙汰一歟、
越後目從七位上中臣朝臣則行、兼實當年給、
自給書二名字一、是又先例也、尋常ニハ書レ官也、
次任二上召使一、申文在二硯筥一、雖レ望レ掾推テ任目一如レ例、
攝津大目從七位上宗岡宿禰兼次、上召使、
夜未レ及二五更一、仍任二諸道擧諸院擧等一、返テ入本筥一、
安藝小掾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季盛、北堂年擧、
長門大掾正六位上源朝臣國安、明經年擧、
日向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季業、明法年擧、
壹岐掾從七位上大中臣朝臣貞國、算道年擧、
伯耆少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武次、勸學院年擧、
大隅掾正六位上秦忌寸經久、奨學院年擧、
駿河權掾正六位上橘朝臣武久、學館院年擧、
次取レ笏奏下皆任了、可レ卷二大間一之由上、先氣二色關白一也、有二天
許一、御氣色動也、即卷二大間一加二禮紙一封レ之、件紙捻、設二成束一之次入二筥一、〔今〕取出也、
切二緒餘一引レ墨加レ常、次入二成文筥一、國官移二次筥一、次取二成
文一封レ之、以二紙捻一筋一可レ封レ之、成文員少之時故實也、而忘却捻二二筋一、仍令レ封之時、以二一筋一結レ之、切二其餘一入二懐中一、
引レ墨加テ入大間一、大間右、成文左、置テ替筥一、指レ笏押二硯已下一、奏
聞之儀如レ常、復レ座之後拔レ笏、如レ本引テ寄硯已下一、取
レ笏深揖退下、參二御所方一、小時退出、

三百五十二

今日有二勸盃一如レ例、頭通親朝臣、瓶子親經、隆季卿經二簀子一來受
レ盃、巡行如レ常、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大臣〕、余、
大納言、隆季、實房、實國、宗家、
中納言、兼雅、良通、實家、
參議、家通、實宗、長方、定能、
書二補書一之程事、
普通說奏二院宮御申文一、返給之下書レ之下勘也、或
說任二內給一書二補書一、又或說任二院宮公卿當年給一之
後書レ之、長治二年任二院宮當年給一之後注二補書一、其
後被レ任二公卿當年給一、今日遂二彼例一也、
去年任二納言一人、當年給二合下勘事、
他家說依レ無二事疑一、不レ下テ勘之一、五節二合又同、而
家說皆下テ勘之一、永久四年春除目、故殿執筆初度、權中納言
重資卿上三二合申文一、件人去年月日任二納言一、今年始上レ之、注二補書一被三下
勘一、仍今日右大將二合申文下テ勘之一、
件申文書樣如レ例、任二天喜五年京極殿去年十月任二給中納言一、天永
三年故殿去年正月任二給中納言一、等例一、以二出納一擧レ之、依二余時

例一任二加賀掾一、（但明日任レ之也、）
今日不レ放二四所籍簽一事、
除書之祕事、至極在レ之、如二世間風聞一者、讓國已近、
御前之儀暫以可二中絕一、今度可レ謚二執筆之奥事一歟、
今夜尤可レ備二此作法一、而京極殿已後至二于故殿一、四
代之間已無二此事一、宇治左大臣兩度有二此事一、已不快
之例也、仍雖レ存二故實一、不レ顯二此作法一、一者雖レ似二
遺恨一、又非レ無二所存一、堀川左大臣只一度有二此作法一、
故殿於二其座一有二御覽一、但頗不レ似二家說一云々、
廿七日、（庚辰、）〔天〕晴、除目中日也、早旦修二諷誦一等如二昨
日一、戌刻著二束帶一參內、先參二御所一、以二女房一被レ仰云、
明經道申下擧二諸司一二三分上事、今夜可レ有レ定歟如何、
申云所レ申有二裁許一、入眼之次可レ被レ任者、今夜必可
レ有レ定、又必今度不レ可二事切一者、雖レ非二除書之次一、只
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歟、兩ヶ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者、重仰云、
若今夜可レ定者、何程可レ有哉、又可レ被レ下二奏狀一歟、
申云、其程全不レ可レ有二定期一、但顯官擧之後宜歟、又可
レ被レ下二奏狀一也者、此間通親朝臣、觸二示人々參集之
由一、余着レ陣（直著レ端先例也、）令レ置レ軾、此間實房、宗家、長方等
著レ陣、余召二賴業一問二文書具否一、小時藏人來召、欲
レ仰二宮文一之處、公卿不レ足二宮文員數一、仍以二官人一令
レ尋二殿上方一、此間賴定卿著レ座、次余召二外記一（六位、）仰二宮
文一、次宮文列二立小庭一、次余已下列二弓場殿代一、（如二去夜一、）次
余著二殿上一、關白及余着二御前座一、（隆季卿候二坐殿上端座一、）次實房、宗
家、賴定、長方等、置二宮文一着レ座、（此間隆季追着座、不レ取二宮文一如何、）次
關白依レ召著二圓座一、次余又依レ召直着二第一圓座一、正
レ笏候、次以二大間宮一押二張御簾一給、余小忩置レ笏押
レ宮、取レ笏進二就簾下一、指レ笏褰二御簾一、給レ宮置二板敷一、
引二廻復本座一、置レ宮拔レ笏、見二大間成文結目一、（取出見レ之、）置二
替宮一取レ笏候、御簾動、余微唯置レ笏取二出大間一、以レ刀
切二結緒一、（自二結目左一切レ之如レ常、）引拔（自レ右引拔如レ例、）如レ入二硯宮一シテ納二
懷中一、撤二禮紙一自レ奥卷レ之、入二硯宮下方一、糝二置大間一
（一尺八寸許、）如レ常取レ笏候、（此間居二火櫃衡重等一、）次依レ仰搢レ笏、先取二文章生
勞帳一（在二第三宮一、）讀申、押合候二氣色一、（無二指敕許一、）置二硯上一披二見寄物一、
（卷合還入二硯下方一、）披二大間一染レ筆任レ之、置レ筆讀二申大間勾勘
文一、如レ本置二硯上一、置レ筆更取讀申、（今度無下押合候二氣色一之儀上、）任レ之
如レ初、如レ此任二三人一了、勞帳入二本宮一候、御書所之
預注二付其由一、除二件預一之外三人、任二北陸西海道等一
也、或先任二內舍人一、是常作法也、今度依二長治二年例一、
先任二文章生外國一也、此間勸盃、通親朝臣隆季受レ盃

如レ例、
能登掾正六位藤原朝臣公經、文章生、
越後大掾正六位上高階朝臣隆仲、文章生、
肥前少掾正六位上高橋朝臣信尙、文章生、
次任二内舍人外國一、作法同レ前、但無下押合候二氣色一之儀上、又任二坂東國一、皆任了、撈帳返ヨ入本筥二了、大間取レ闕、内舍人、三人中務省被官也、
尾張大掾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貞綱、内舍人、
信濃少掾正六位上藤原朝臣俊康、内舍人、
遠江大掾正六位上平朝臣家俊、内舍人、
此間定能卿、持下參去夜所二下勘一之申文等上、余取レ之暫置レ前、任二内舍人一了、任二件申文等一、此内二分代申文等、乍レ付二短冊一置二一筥一、自餘皆悉任了、短册入二硯筥一、成文及三通一之時、在二第四筥一之申文ヲ取テ、撤二短冊一置レ前、披二申文一四倍ニ折テ、破二其奧一四度、置レ前、卷二申文一、如レ本付二短冊一、返ヨ入本筥一、取二破置之紙一様レ之、如レ形取ヨ替懷中紙捻一、以二去夜成文并今夜成文三通一、結ヨ添之、今一筋紙捻同入二一筥一、爲二大間一也、又說入二硯筥一也、勘上文任二一兩一之間、申ヨ蔽顯官申文可レ被レ下之由於關白一、于レ時始被レ撰之間頗經レ程、撰ヨ給申文等一、余取レ之置レ前、任殘申文等同所也、但不二混合一也、取レ笏目二隆季卿一、件卿經二簀子一來居二余後一、余置レ笏取ヨ集申文等一、自二座下方一給レ之、仰下可レ令二擧申一之由上、隆季置レ笏取レ之、副レ笏復二本座一、次第見ヨ下申文一、定能卿書レ擧、諸卿座前立二燈臺二本一擧レ燭、先例一燈也、而此貫首執二二燈一、然而猶召二切燈臺一、又召二所硯一、已上上卿下ヨ知之、此間余奏二事由一、召二通親朝臣一召二三勘文一、兼國、轉任、宿官等也、持參之間任二勘上文一畢、
加賀大掾從七位上秦宿禰恒里、右近大將藤原朝臣當年給二合、
安藝掾從七位上藤井宿禰成武、春宮大夫藤原朝臣、安元二年給二合、惟宗信高不レ給二任〔符〕一秩滿、仍改任、
豐前介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盛康、停二太皇大后〔宮〕、治承二年臨時御給、淸原助忠一改任、
良久不レ持ヨ參勘文等一、仍召二男共一令レ置二掌燈一之次、早可二持參一之由傳ヨ仰之一、頃之通親持ヨ參三勘文一、兼國加二禮紙一、轉任、宿官、卷重加二禮紙一、余取レ之不二披見一、傳二關白一、關白一々披見返給、余取レ之、轉任宿官暫入二一筥一、撤二兼國勘文禮紙一、入二第四筥一、讀申次第任レ之、以二所レ載之例之國計一任レ之、隨レ任二一人一勘文合レ點、不レ懸レ勾〔也〕、皆任了、付二兼字一如レ恒、卷二勘文一、不レ加二禮紙一、返ヨ與關白一〔畢〕、
加賀權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定能、兼、

阿波權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重方、兼、
出雲介從五位上藤原朝臣公國、兼、
土佐介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兼經、兼、
阿波介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家經、兼、
能登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隆實、兼、
伯耆權介從五位上菅野朝臣季親、兼、
美作權介正五位下和氣朝臣定長、兼、
安藝權介從二位上丹波朝臣康明、兼、
美濃介從四位上藤原朝臣光範、兼、
越前權介從五位上藤原朝臣親經、兼、
美作介正四位下藤原朝臣泰通、兼、
周防介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實明、兼、
伊豫權介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兼宗、兼、
伊豫介從四位上平朝臣清經、兼、
播磨介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光長、兼、
次取下在二成文筥一〔之〕兩勘文上、剩ヲ取二宿官一、轉任猶還ヲ入一筥二了、讀〔申〕置二硯上一任レ之、此史成擧不レ載二勘文一、仍召二通親朝臣一問レ之、通親問二外記一申云、康和仁安申下可レ敍二留春宮屬一之由上、遂有二裁許一云々、仍不レ載二宿官勘文一、又不レ被レ任之、仍除レ之者、以二此旨一奏聞了、其外四人皆任了、
隨レ任懸レ勾了、卷レ之指二成文一了、
尾張權守從五位下高階朝臣仲國、
肥前介從五位下大江朝臣惟景、
越中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宣親、
相模權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盛致、
新敍史成擧、依レ爲二東宮屬一、不二宿官一、今夜除目以前、以二口宣一所レ被二仰下一也、是康和仁安例也、
此外有二雜々外任等一者、可レ任之由示二關白一、答云、無二可レ被レ任之者一云々、此間又尋二公卿子息二合、幷院宮內官未給御申文一、關白撰二出子息二合申文十通許一、甚多、給レ之、余依レ無二所作一、此間注二袖書一了暫置レ前、次余奏二事由一、以二男共一召二通親朝臣一、召二瀧口所衆勞帳一、〔其詞云、〕瀧口所衆勞帳者、多ハ入眼夜召レ之、而長治二年春中同被レ召レ之、依二彼例一所レ召也、 通親退下、頃之置二兩勘文於柳筥一持ヲ來之一、依レ不レ加二禮紙一、余返給、通親頗雖レ有二執之色一、愁取レ之退、各加二禮紙一持參、須レ卷ヲ籠一禮紙一也、而各別加二禮紙一又失也、然而只仰ヲ聞此旨一、不レ能二返給一、余撤二一通禮紙一入二第四筥一、卷ヲ籠一禮紙一入二成文筥一畢、不レ覽二關白一、又不二奏聞一、抑、隆俊卿爲レ頭之時、不レ加二懸紙一進レ之、其後或有下執二此儀一之輩上、然而爲二執筆一之故實、必令レ加ヲ進禮紙一、是內ヲ覽大間一之

時、有可入之事故也、或又無件禮紙之時、有說說云々、然而故京極殿、二條殿、故殿、度々返給、被仰可加禮紙之由、仍余守彼例仰此由者也、此間余取出成文、少々調之如本還入、余觸示關白云、明經道之事可被定者、且可被申出奏狀、進顯官擧之次爲下給也、關白申請此旨、卽被下奏狀、關白置前、暫之隆季卿、副顯官擧幷申文等於笏持來、余取之置前、給明經奏狀、先是余〔乍〕(乞カ)取關白置座前、仰云、明經道任竿〔道〕明法〔例〕申可擧任內官之由、可被定申者、隆季取之還座、余以顯官擧幷申文等與關白、々々進擧於御所、於御申文指大束了、故實、卷籠申〔文〕於擧之中進御所、今所爲違例歟、各見下奏狀、此間數刻從以祇候、仍內々示合關白卷大間、是又非無先例、暫不加禮紙置硯上、維、余取笏祇候、人々見申文了、隆季卿仰定能云、明經道任竿明法例、申可奏任內官之由、〔可〕否之間、宜令定申者、卽自下﨟次第定申之、參議等進片足申之、

定能卿發語申云、明經博士等申可擧內官事、成範卿已上取條之狀如此、但各明經道と申也、余如定能申狀、如奏狀者非無先例、被裁許何難之有哉、

長方申云、明經道申任竿明法例可擧內官事、實宗、定賴、如此當道惟重、先規已存、被裁許可宜、但課試之輩、得業生問者生相並令任、近代之例也、若此上被許內官之擧者、恐今度之除書可有三人之給〔官〕、仍得業問者之間、任課試次第、可被任一人、〔其上〕被許內官之擧、何難之有哉、

賴定卿同定能卿、但不申同之由、各申意趣、

實宗、兼雅、成範、宗家、各申可在勅定之由、實房申難被許之由、子細分明不聞、

隆季申云、四道之中以明經爲宗、但至此條者、絆已爲新儀、又可謂過分、加之若被許內官者、恐自今以後課試永可絕歟、除目之時、〔不上〕課試及第勘文、後鑒如何、所存思給者、減定課試之登科〔者〕、何有生徒之煩費哉、猶必可有裁許者、憖停止一人之給官得業問者之間也、之由、可被下宣旨歟、凡此事不甘心、此上事可在勅定者、

余申云、當道之所申、非無所據、正曆以往其例已存、何謂新儀哉、被置問者生以降、自然不上擧狀歟、今任人々定申旨、得業生問者生之間、依

課試次第、被任一人、其上被許内官之舉（者）、何異彼明法竿之兩道哉、仍不可有過分之難、但正暦以後此舉絶久、裁否之間宜在叡慮者、關白申云、可在勅定者、

次隆季卿副奏狀於笏持來、余取之與關白、々々被進御所了、次余問宗家卿（隆季卿退出了）、召左大辨長方、給京官二合申文、仰明日可勘進之由、次余大間加禮紙封之、（如昨日、）入成文筥、次取出成文封之、（去夜成文ハ員多、今夜成文ハ數少、仍不被拔盡、撰拔取去夜成文三四通許、加今夜成文拔之、封之如恒、）加入大間筥、（右成殘申文、中大間、左成柄、）置替硯筥、指笏押硯已下、取大間筥進寄奏聞、復座拔笏引寄筥等、取笏深揖退出、

今夜成殘申文、

院宮二分代御申文、（付短冊、）轉任勘文、二所勞帳等也、

今日參入公卿、

關白、

大臣、余、

大納言、隆季、　實房、　宗家、

中納言、兼雅、　成範、

參議、賴定、　實宗、　長方、　定能、

今夜除書以前被宣下秀才（賴範通榮第一、依無名簿被超、季光）下﨟二人了、給折、大江匡範、（維光朝臣子、）藤長正、（故光綱朝臣子、）内非藏人、

廿八日、辛巳、（天）晴、入眼也、戌刻著束帶參内、參御所方、即主上出御、（御直衣、）仰云、今夜可有式部輔定、其期如何、余奏云、全定期不可候、只議中間可被仰下候、此次勅云、先々顯官舉、相加申文所被進也、而去夜不令進申文如何、申云、定所見候歟、又仰云、天文密奏封上、執政加名字二字歟、片字歟如何、奏云、此作法未知給事候、但上字許書之候歟、重仰云、然也、故入道所爲如此之由側傳聞、又前博陸此定也、（而）此關白被書名二字如何、申云、同定所見候歟、又有勅語等不能委記、此間關白於西南方被書任人折紙、主上渡御其所、余著仗座端座、令置軾之後、召大外記賴業問文書具否、此間、實房、實國、實宗等卿著座、相次家通卿著座、良久之後（子二點許歟、）藏人來召、次余召外記仰筥文、次筥文外記列立小庭、次余已下列立弓場代如去夜、次著殿上、關白相共著御前、四卿置筥文著座、次實定卿著座、次關白及余依召就簾下圓座、（余直著第一、如昨日、）下給大間筥、（見結目、置替筥、如昨日、）次依仰繼大間、如昨日、又依

仰摺墨、取出課試及第勘文、讀申置硯上（押合候氣色、）任之、（先關白給任人折紙、余給大間筥之後、被下申文、關白撰分任人申文等、）明經問者生一人也、文章得業生雖載勘文、如折紙者被任式部丞、仍轉任之次可任之、故暫不任、卷勘文返入本筥、（但不混合、又可取出之故也、）任文章生散位一、（讀申、）如初、勘文還入了、

内匠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行貞、（問者生、）

織部佐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知孝、（文章生、散位勞、）

次給、諸司奏、諸道擧等、幷他申文取之撰分置之、見合注文且任之、先擧奏之類也、此次任内舍人等、此間長方卿、持參去夜所下勘之公卿子息二合申文、余取之暫入一筥、〔任〕他京官等之次、見合注文之處、一人不見、仍返獻關白、須〔投〕入第三筥也、然而近代如此之申文、爲後日沙汰返與執柄、又一說也、仍所〔爲也〕、成文及三通之時、破申文與成束、如去夜、但〔兩夜〕成文（一束也、）幷今夜三通結添之、又如常隨任指也、

内舍人正六位源朝臣秀房、（臨時内給、）

内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忠信、（臨時内給、）

少内記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業貞、（本局擧、）

圖書少屬正六位上藤原宿禰宗時、（本寮奏、）

大學少屬從七位上中原朝臣末次、（本寮奏、）

主計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行政、（本寮奏、）

主稅少允正六位上紀朝臣職重、（依爲遷官者、無尻付、元刑部錄也、）

内膳典膳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季重、（明法擧、）

東市正六位上小槻宿禰公尙、（算擧、）（東市下恐脫正字）

此間式部輔事、可定申之由被仰下、關白撰出申文五通（一通成光朝臣申權大輔、殘四通皆申少輔申文也、）給之、余一々披見了、傳仰左大將云、人々皆悉可被召著、有可被定之事者、此間余可任者少々任之、此中以内竪奏、有任少典鎰之者、而無請文、仍召通親朝臣、令進請文任之、〔又任諸〕國權守、雖五位隨便任之、

美濃權守從五位下卜部宿禰兼基、

出雲權守從五位下當野朝臣季定、

太皇太后宮權大屬從五下當野朝臣知康、

兵部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忠兼、

少典鎰從七位上藤井宿禰依時、（内竪奏、）

中宮大進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宗頼、（件人勘解由次官也、而不付兼字、失歟、元權大進也、）

人々着座之由、左大將申上、余目之、大將進居余〔座〕後、余賜申文等、仰擧申式部輔之議可定申之由、大將取之副笏復座、各見下申文、此間任武

官幷五位已上官等、（但雖二五位已上一、隨レ便先レ是少々令レ計任了、）此次大間入レ日、
兵庫寮奏、任二武官等一之次任レ之、是今案也、依レ有二便
宜一也、靱負尉等此次任レ之、
左近衛權中將正四位下源朝臣通親、
左衛門佐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公淸、
權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爲成、
權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朝綱、
右衛門佐從五位上藤原朝臣隆雅、
右兵衛權少尉正六位上源朝臣信政、
左馬權頭正五位下源朝臣宗雅、
右馬權助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秀高、
兵庫少屬從七位上藤井宿禰宗淸、（本寮奏、）
次取二出轉任勘文一、自レ奥次第任レ之、行二一官轉任一、新
任之者、（新任者讀二申之一、如レ常、）申文指二成束一、凡任官之中、無二申文一
之者甚多、或尋二奉行職事一令二書進一、或又後不レ然、抑通
親朝臣兼申云、史轉任之間、右少史基康、（本官內匠允、）倫職、
（本官民部錄、）去年秋除書同時拜任、（基康下名、加之付二本官一爲二上臈一、）基康雖レ爲二
上臈一、倫職依二上日勝一、以二倫職一可レ被レ行二轉任一者、即
倫職載二勘文一、任二申狀一行二轉任一〔畢〕、
民部大丞正六位上源朝臣光行、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敦季、（文章得業生、）
雖二頭官課試者一、有二尻付一先例也、
式部大丞正六位上源朝臣宗綱、
大丞正六位上卜部宿禰仲道、
少丞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範頼、
少丞
左大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盛景、
右大史正六位上小槻宿禰國宗、
左少史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倫職、
右少史正六位上大江朝臣宗遠、
少外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俊淸、
權少外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淸俊、
此間人々定二申式部輔事一、所望人等、成光朝臣、（申二權大輔一、式部省之習、大輔之問置二權官一人一、仍所レ申也、）光輔、（位階第一、無官、）尹明、（位階第二、當時爲二兵部輔一、）光綱、尹範、（年齒不レ及二三十一、位階從下最末、當時帶二中宮少進一、但祖父永範卿辭二大輔一、以二尹範一申可レ被レ補之由一云々、然而申文其狀不レ見、又被レ仰二其旨一也、）已上五人也、
定能卿發レ語申云、可レ被レ補二式部輔一事、（已上人取二條之狀一、皆如レ此也、）
以二成光朝臣一被レ補二權大輔一、何事〔之〕候哉、
若可レ被レ補二少輔一者、光輔尹明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者、
長方申云、成光朝臣可レ被レ補二權大輔一者、

實守、成範、共同之、（實國不候座如何、）

實房卿申狀不分明、（但成光雖被任相大輔之由歟、少輔事不聞及、可尋之、）後問實房申云、成光可被任權大輔者、〔但少輔有權官〕闕、而被任權大輔如何、可被問例云々、

實定卿申云、成光權大輔可宜、若可補少輔、依策勞可被補尹明者、

余申云、聖明之世依官撰人、儒官之習可為先才漢、成光朝臣被轉權大輔、尤可然、抑當時所闕正少輔也、被補權大輔者、權少輔可被轉任、此條雖先規忽不覺悟、何強為巨難哉、但猶任恒例可被任少輔者、儒中之習以策勞為先、尹明之間所申雖可然、或又依位階被登用、如此之事依時儀歟、而尹明身為八省輔、已非無一職、光輔為位階第一、其身無官也、被施無遍之化者、頗可謂當仁歟者、成光權大輔、光輔少輔之間、可在敕定、

關白被申云、成光〔々〕輔、可在敕定者、

敕定云、權大輔猶非常事、於少輔一同可定申者、

定能申云、依位階上臈、可被任光輔者、實守申云、依策勞可被任尹明者、長方已上除實定之外、皆同定能、實定同實守、〔但〕（但各不申同之由、只申同事也、）余觸白共舉光輔、

敕定云、就人々多定申、以光輔可令任少輔者、定說（説ヵ）、左大將持來申文等、余取之留光輔申文、殘四通返獻關白、須〔投〕入第四筥、（白硯第四筥也、）而返與關白頗失也、但又非無此例、次任瀧口所衆等、勞帳懸勾指成束、（先放禮紙入第四筥也、）入所衆一﨟申衞府、仍以第二者任了、依御定也、

掃部少允正六位上中原朝臣知景、（藏人所、）

左馬少允正六位上藤原朝臣遠明、（瀧口勞、）

次任光輔幷公卿官等了、光輔申文指成文了、但通親左中將、武官之列竊以任了、通親一度任兩官、仍共不付兼字、故實也、

式部少輔正五位下藤原朝臣光輔、

權少輔範季雖為位階上﨟、不轉任、先例也、

神祇大副從三位大中臣朝臣親隆、

大祐正五位下卜部宿禰兼貞、

參議正四位下源朝臣通親、

次余仰左大將云、受領舉、（先氣色于執柄、如常、）各起座了、此間取出大間禮紙書受領案、重任國皆悉載案、先

書國號了、更書入任人、披置硯上、
山城、　久季、
河内、　康綱、
和泉、　仲基、
攝津、　以政、
伊賀、　隆職、
安房、　定長、
下野、　範光、
陸奥、　實雅、
出羽、　信兼、
越中、　業家、
伯耆、　基輔、
播磨、　行盛、
美作、　公守、
紀伊、　爲盛、
筑前、　貞俊、
筑後、　廣賢、
豐後、　宗長、
壹岐、　俊光、
次任草書移入大間了、任折紙付兼字、隆職任

伊賀而無兼字、仍余申懸付之、一兩未任了之間、人々復座、次第進擧册、各封之如恒、余乍持笏於左手、以右手取之、置硯上、縦、皆取集、氣色關白、置笏押下硯已下、取擧册進寄奏之、留御所、復座任了、草書指懷中了、申文懸勾指成束了、重〔任載除〕目、無尻付、是家例也、

民部、　山城守從五位下紀朝臣久季、
大夫尉、　河内守從五位上源朝臣康綱、
藏人、　和泉守從五位下高階朝臣仲基、
管國一、　攝津守從四位（五イ）下橘朝臣以政、
大夫史、　伊賀守正五位下小槻宿禰隆職、兼、
重任、　安房守正五位下藤原定長、
同、　下野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範光、
功、　陸奥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實雅、
功、元和泉、　出羽守正五位下平朝臣信兼、
重任、　越中守從五位下平朝臣業家、
遷任、　伯耆守從四位下藤原朝臣基輔、兼、
重任、　播磨守從五位下平朝臣行盛、兼、
美作守從四位下藤原朝臣公守、兼、

重任、紀伊守從五位下平朝臣爲盛、從上也、而皆ニ從下ニ失也、
筑前守從五位上平朝臣貞俊、
〔外記〕筑後守從五位下大江朝臣廣質、
豐後守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宗長、
式部、壹岐守正四位下源朝臣俊光、
次奏ニ事由一、卷ニ大間一、不レ加ニ禮紙一、不レ封レ之、入ニ成文筥一、取ニ出成
文一、座下方横置レ之、以ニ大間筥一置ニ替硯筥一、指レ笏押
レ筥、進寄奏レ之、拔レ笏少退候、返給之時、指レ笏給レ筥復
レ座、拔レ笏置ニ替筥一、取ニ寄成文一、結ニ固之一、四五通許拔ニ取之一、以ニ小
刀一切ニ兩夜結緒一、先切ニ中夜緒一、自ニ結目左際一、自ニ右方一引拔テ如レ入レ筥シテ指ニ筒中一、
〔入ニ硯筥一レテ〕次切ニ初夜緒一同レ前、次所ニ拔取一之申
文等細卷指レ之、次以ニ小刀一切ニ緒餘一、引レ墨加ニ入大
間筥一、又置ニ替筥一、指レ笏取ニ大間筥一、深揖起レ座、於ニ殿
上御倚子前一、授ニ淸書上卿成範卿一了、拔レ笏退出了、今
夜無ニ叙位事一、淸書參議實宗定能等云々、
今夜參入公卿、
關白、　余、
大臣、
大納言、實定、　實房、　實國、
中納言、成範、

參議、家通、　實守、　長方、　定能、
今曉(暁イ)女房及姬(御前イ)君侍從等、密々令レ參ニ春日社一、基輔朝
臣、保能、信光、良淸等、騎馬在レ共、□□□□用ニ人
車一、出車一兩、以ニ覺乘得業竹林院房一爲ニ宿所一、女房姬
(御前イ)君今夜參ニ御社一、侍從明曉可ニ參詣一也、
廿九日、壬午、〔天〕晴、巳刻、外記持ニ來大間成文硯墨筆等一、
入レ夜女房自ニ春日一歸洛、今曉侍從參ニ御社一、依ニ密々
儀一着ニ衣冠一、持レ笏、良淸爲レ取レ幣同着ニ衣冠一也、藤氏正預有
政申レ祝、元服之後初〔度〕參也、仍給ニ大褂一、又幣袋之、
女房姬(御前イ)君等幣不レ裹レ之、以ニ侍從參一爲レ名、女房等參之
由深以祕レ之、余及大將、此便付ニ奉幣帛一、侍從參ニ若宮一、
同有政申レ祝、又給ニ大褂一云々、其後各竊參ニ南圓堂一、
由ニ御燈明一、次參ニ東大寺一、同前、巳刻出ニ奈良一云々、宇治昨
今良俊法橋致ニ設之沙汰一、然而不ニ逗留一、直過了云
云、

玉葉卷第三十二終

玉葉　卷第三十三

自治承四年二月
至同年三月

〔治承四年春下　歳次庚子〕

二月〔大〕

一日、癸未〔天〕晴、大將始可レ行二祈年祭一、招二源中納言一、令レ致二其間作法一、宰相定能在二此座一、又大夫史隆職、〔注二進〕神祇官裝束指圖一、有二不審事等一、召寄可レ尋也、晩頭立二春日幣一、陪膳季長朝臣、行事良清、陰陽師晴光、今旦、以二職事國行一、送二陪從半臂、下襲、靑末濃袴等於二春日祭使、右少將實明之許一、是大將遣也、國行依レ爲二大將方職事一、爲レ使也、件裝束六具也、

二日、甲申〔天〕晴、巳時許、大外記賴業來、召二簾前一、仰二雜事一、此次仰下大將可レ行二祈年祭一之間事上、申云、祈年祭者、一大納言左大將、分配也、可レ觸二申此旨一云々、此次申下明經道可レ擧二內官一之間事上、依二隆季卿一言一、此事停止、爲レ道爲レ歎云々、余又密下談於二紫宸殿一可レ有二卽位一之趣上、賴業深有二甘心之氣色一、但冷泉院依二御惱一、於二紫宸殿一有二此禮一云々、頗非レ吉歟、如レ此事只可レ依二時議一者歟、今日召二光盛一仰云、大將可レ行二祈年祭一之由、可レ仰二官外記一、刻限巳時者、卽以二御教書一仰二遣隆職、賴業等之許一、今日未刻、五位藏人親經來、催二祈年穀奉幣上卿事一、申二所勞之由一了、〔前施藥院使邦基來、問二醫道事等一、又問二余所勞近日風病十日發發、事一、申云、可レ始二少湯治一者、〕今日終日神事如レ例、依二春日祭一也、

三日、乙酉〔天〕晴、入レ夜大夫史隆職參入、召レ前問二神祇官正廳座不審事一、申云、六位史官掌等相共奉行、五位史殊不二尋行一之間、分明不二覺申一、就レ中宮中之習、以二裝束司記文一、爲二證據一、而彼記文不レ載二此儀一、又年々例不レ同、只所詮以下被二仰下一之趣上可二相存一云々、仍注二西宮、十卷抄、幷十五卷抄等也、北山、江次第等文一、相二加先日所レ進指圖一、少押レ紙、下二給之一、今日未刻、右中辨兼光參入、申云、祈年祭所二奉行一也、若有下可レ承事上者、兼可二存知一者、仰云、巳刻可二參仕一、幣物已下事、不レ可レ被二懈怠一者、大將于レ時在二此第一也、

四日、丙戌、〔天〕晴、此日祈年祭也、右大将奉ニ行之ハ、始従ニ神態ニ也、依ニ寛治六年、知足院殿、于レ時中納言中将、天永三年、故殿、于レ時中納言中将、等例ニ所レ行也、早旦修ニ諷誦於七箇寺ニ、八幡、賀茂、〔上下〕春日、大原野、吉田、六角堂、法成寺、大将自ニ今旦ニ神斎、諸社祭、一日潔斎定例也、忌ニ僧尼、重軽服、姙者、月水女等ニ、皆如レ常、辰刻浴、即来ニ此第ハ、神事之日、出ニ立自ニ女院御所ニ不レ可レ然之故也、午刻着ニ束帯ハ、色目如レ常、唐草蒔繪剣、紺地平緒、令レ参ニ神祇官ニ、出立之間、新宰相定能卿来訪、直衣也、前駈六人、泰親、頼高、能業、長俊、匀当二人、国基、業兼等也、扈従殿上人二人、基輔朝臣、季信、随身装束如レ例、番長染狩袴、下臈〔白襖〕袴、已上壺胡簶、亜袴、常出仕定也、祭儀訖参内、申刻帰来、大将候ニ内裏ニ之間、官史生、官掌、太政官召使等来、給ニ禄ハ、其間事光盛注ニ進之ハ、申刻、右弁官史生国行、官掌為宗、已上延、仰レ官、召使六人、仰ニ大外記頼業ハ、人数相ニ叶寛治例ハ、参着、交名、召使今名也、和気助安、宗岡延延、和気延安、同助貞、宗岡吉延、同延大、副ニ御随身所西壁ハ、敷ニ紫帖一枚ハ、為ニ史生官掌座ハ、北上東面、其前居ニ懸盤饗二前ハ、其下ニ二行対座、敷ニ圓帖四枚ハ、為ニ召使座ハ、其前居ニ机饗十前ハ、下家司衣冠、勧盃、三献、出納取レ酌、居レ汁食了賜レ禄、下家司親弘分ニ賜之ハ、

史生、　官掌、染絹六丈各一疋、

召使、凾絹〔ロ〕六丈各一疋、雖ニ六人参入ニ給ニ十人料ニ了云々、

政所対饗、給料、

史生事、

近代之例、諸家之習、官掌召使給ニ禄ハ、史生不レ有ニ此列ハ、就レ中長承三年、宇治左大臣初度神態、不レ召ニ史生ハ、而寛治六年、知足院殿御勤仕之度、召ニ史生ニ之由、雖レ見ニ為房記ハ、官外記之間不審猶残、問ニ隆職頼業等ニ之處、各申状不ニ分明ハ、彼寛治史生名惟任云々、勘ニ同年匡房記ニ之處、元三参入之史生之中、有下云ニ是任ニ之者上、是与レ惟其訓惟同、疑字様混乱歟、仍猶可レ為ニ官史生ニ之由、仰ニ隆職宿禰ニ了、

祭儀、以ニ大将口状ニ記レ之、

於ニ郁芳門ニ下レ車、召使向来迫レ前前行、大夫史隆職来ニ門下ハ、申ニ御装束子細ハ、就ニ去夜定仰之趣ニ奉ニ仕之ニ云々、入レ自ニ神祇官北門ハ、自ニ壇上ニ東行、着ニ門内東腋座ハ、先立ニ座下ニ揖、突レ膝、東面ニ居定、又揖、次設ニ式筥ニ、勘数レ献、作法如例、牛帖也、次召ニ召使ハ、二音、召使称唯進立ニ南庭ハ、仰云、外記召セ、称唯退下召レ之、近例外記先申ニ代官ニ云々、然而依ニ初度ニ不レ申レ之、是又先例也、次大外記頼業入レ自ニ同門ハ、進就レ軾、先例五位外記史強不ニ参入ハ、而寛治六年、大夫史祐俊参以参候、天永三年、大外記師遠、大夫史盛仲等各以祗候、今存ニ彼等古例ハ、各可ニ参入ハ歟、就レ中五位外記、従ニ如レ此之儀ハ、可レ謂ニ竭忠ハ、上卿仰云、諸司ハ具タリヤ、頼業申ニ候之由ハ、又仰云、幣物ハ具タリヤ、申ニ候由ハ、上卿目レ之、頼業称唯退下、或召使問レ之、或又以レ史問レ辨、而寛治以後家習問ニ外記ハ、仍随ニ彼例ニ也、又江次第同注下可レ問ニ外記ニ之状上、次上卿起レ座、両揖如レ常、自ニ當

間降砌下、〈或就東西〔行、自〕中門降砌下〔云々〕、其理可然、但當中門不登階、〔又其〕墀不高、仍随宜可用、〉〈當間之內、並所敷設也、〉升自正廳〈是也、聊北顯、〉北面、經東南砌上、〈庭間随身〉〈懸諸於弓〔被〕昇砌上〔之〕其後自取之、於巽角程垂之云々、〉立南面東第一間〈有妻戸、〉長押下揖、昇天着座、〈件座西面副東壁敷之、自座後着之揖如常、召使直履〔者〕云々、〉此間召使取下在北門座之式筥上、走來先置此座前、〈上卿未着座之前置之、〉次王大夫着西第一間座、〈件座東面相對天數之、〉次上卿召召使、二音、召使稱唯、進立南庭、上卿仰云、式部省サヲ刀禰入マツレト宣ヘ、〈微音仰之、但召使猶聞程也、字末頗不分明、〉召使稱唯、經幣案東、出南門召之、即行事右中辨兼光朝臣、式部少輔光輔、〈先例多用代官、而寛治在貞、天永有光、共正員參入、仍模仰其父長光入道令參者也、〉諸司等、入自南門、着南廳座、先是神祇官人等、牽御馬着西廳座、此間召使參進、申云、左馬寮御馬未參云云、〈此事於北門座、問事具否之時可申也、今申此旨、尤奇、〉其後暫而召使又參上、申將參之由、即引立御馬、〈左右各十一疋云々、〉又西廳東南邊、繋白猪居白鷄、〈入物云々、〉次神祇官人降居西廳前座、次上卿起座、〈兩揖如常、先召之使問可降座哉否、〔是非〕作法、爲忽遽失、可問云々、〉自當間降砌下、自砌內西行着砌外座、〈先立座後揖ナ〔天〕着座之後、又揖如常、南面着之、件座當東二間敷〔也〕、〉王大夫同降座砌前座、〈件座當西二間敷之、〉辨已下同降居南廳前、〈但被隔幣棚、猶不見云々、〉〔ロロロロ〕次祝師進庭中座申祝詞、〈十段度別稱唯云々、〉即拍手、〈兩段、〉上卿已下從之、〈上卿拍子作法、不令有聲、手のさきをあはせて、やならく〳〵うちあはすなり、〉次中訖祝詞退座、次御豆〈人抱之云々、〉出來廻伊勢幣、三匝之後歸去、次頒幣、先伊勢幣衞士受取了、便出東門了、〈此間可平伏、而余忘却不致其由、仍不平伏云々、余失也、〉次頒諸社幣等、召使參進、申春日幣立了由、即大將起座、〈兩度揖、如初、〉不還着堂上座、直以退下、〈是又家之習也、〉留立正廳東庭、〈今度不經砌上也、〉召召使仰云、諸社幣猶可奉分之由、可仰辨者、即出北門赴郁芳門之間、召使歸來申辨報旨、〈畏承了云々、〉大夫、外記、史、幷式部輔等、同相從云々、於郁芳門乘車參內、數刻候御前云々、今日始終發前聲、伊勢幣出日是廢務也、晉奏停止、然而隨身不止前聲、是皆先例也、

正廳座事、

西宮十卷抄云、

大臣入自後〔戸〕、着東第三間北〔壁下方〕、南面、納言參議着東第一間、〈入自巽角、西面、兼置式筥、〉〔王大夫〕西第一間、〈東面、入自坤、或用代官、〉

同十五卷抄云、

東第三間北壁下設大臣座、〈南面、入自後戸、〉東第一間敷參議以上座、〈西面北上、入自巽角砌着座、〉自西第一間敷王大夫座、〈東面北上、入自坤角砌着座、〉同廳前庭左右敷參議

幷王大夫座一、（東參議以上、西王大夫座、中央可レ有二大臣座一、皆南面、）
北山抄云、
大臣南面、入レ自二北面東戸一、參議已上西面、入レ自二東妻一着レ之、王大夫東面、並北上、延長二年伯安則申、先例、大臣入レ自二西戸一、納言入レ自二東戸一、參議入レ自二東壁下一云々、而儀式及元年例如レ此、
江次第云、
上卿入レ自二東妻一、着二西面座一、（東第一間、撿非違使式、大臣者入レ自二北面東戸一、自餘入レ自二東妻戸一、）
王大夫入レ自二西妻一、着二東面座一、（西第一間座也、或用二代官一、）
已上納言座、可レ在二東一間一之證文也、
長元七年土記云、
着二東第二間一、（〔入レ自二東第一間一、〔西〕面、〕）
寛治六年爲房記云、
經二東南庭一爲二西第三間一、爲二上卿座一、（南面、）王大夫座、在二西第一間一、（東面、）
長承三年知信記云、
入レ自二南面東三間戸一、令レ着二同間母屋座一給、（西向、先例入レ自二南面東一間一、令レ着二第一若第二間一給云々、而所司申云、大臣入レ自二北面東第二戸一、着二第二間一、納言入レ自二南面東第三間戸一、令レ着二同間母屋一、仍今日御座此定也、第一二間者妻戸不レ開之者、）
已上記等、皆以相違、炳知、行事官等憖不二尋行一之間、每度有二相違一歟、仍任二三抄之文一、可レ敷二一間一之由、豫所レ仰二隆職宿禰一也、
壞二同廳東西一間隔一事、
隆職申云、太神宮正遷宮之時、以二彼廳一爲二行事所一之間、東西一間隔レ之、其後于レ今不レ壞二却之一云々、仰云、當時無二其用一者、以二行事所之例一、不レ可レ備二常途之儀一、但若塗レ壁者、自二閑院一當二大將軍方一歟、（當今於二閑院一、經二〔四十五〕日一、去正月十〔日行幸五條第〕二、未レ及二四十五日一、故御〔忌付己〕閑院一、自二彼院一〔可レ有二方角之沙汰一也〕、）且〔依二先例一〕可レ令レ致二沙汰一〔者〕、重申云、件〔隔妻戸也〕、仍可〔レ致レ扉〕云々者、今日如レ此、
上卿不二復座一事、
寛治爲房記云、
拍手之後、復二本座一可レ被レ分二幣物一、是式文、而左府示給云、任二中納言一後、始奉仕日、宇治殿仰云、不レ着二本座一、乍二臈座一伊勢使發遣之後、早可二罷出一者、可レ依二其說一者、
天永中右記云、

上卿乍庭中座、伊勢幣幷春日幣使立之後、
自砌下座所退出給也、是殿原行給之儀云
云、
就此等之記、不可復座之由、諷諫大將、
而於神祇官、大夫史、幷右少辨兼忠等、存
他家之例、可復座之由、再三令申、然而大
將不承引退出云々、長承發遣幣之後、復
座云々、尤無證據事歟、
祭主不參事、
長承知信記云、
祭主三位、入自西第二戸、着同間母屋座云
云者、
余案、祭主爲公卿之時、可着正廳座歟、
但可着第一間也、二間之條、失錯歟、今度
親隆卿、依服假不參、仍無此儀、
五日、丁亥、天晴、未刻許、參女院御方、入夜歸來、基輔
自內裡退出云、主上聊御風氣御云々、
六日、戊子、〔天〕晴、未時許參內、御風氣別事不御云々、
時忠卿祗候、於臺盤邊暫交語、此次語云、大將殿
御進退作法、殆過成人之礙、萬人所奉感歎也

之由、則業眞人來、談祈年祭之間事、深以奉遐狀
無止事也云々、今日主上御覽二品壺禰、（中宮母儀）進種
種引出物云々、晩頭退出、此間謁邦綱卿、
八日、庚寅、天陰、申刻以後雨下、戌刻許、關白以基輔
（今日被仰可參之由云々、）被示云、來〔十一〕日、若君〔可有元服、
可然者、〕爲加冠有渡御哉如何、且基輔〔相計、不
可無便〕者、可披露此旨云々、報云、早可參、但
日來所勞、今日殊倍增、無別事可參者、去夜聊
有夢想、今夜致祈念、明日可左右也、今度加冠、旁
難堪、凡近日之恐身爲體、偏奉任神明三寶者也、
大明神定有御計歟、
九日、辛卯、午上〔天〕陰、未刻以後晴、依大原野祭、奉幣
如例、陪膳行賴朝臣、〔行事〕定成、幣取木工助橘經說、
陰陽師憲成、關白重示送云、御心地事、返々歎申、若
無渡御者可延引、早々可承左右云々、〔內裡御
風氣、猶不快御云々、仍女房之許送書札、返報云、
于今無御減爲歎、但殊御事不御云、〕
十日、壬辰、天晴、此日遠忌也、至申刻念誦催送、布施取
等如例年、內裏御風氣猶不快御、十二日行幸、有延
引之儀云々、今夜有炎上、陰陽師泰親、時晴、泰茂

等宅燒失、

十一日、癸巳、終日〔天〕晴、及晩陰、入夜雨下、此日故攝政殿二郎若君元服也、（母顯輔卿女、卽彼殿女房也、鍾愛無双、後號六條殿、〔彼殿卽世之時落飾爲尼、當時現存〕件若君生年十七、中古以來未曾有此例、〔度々〕雖有出家之儀、自然依違、于今不遂之間、去冬大亂之刻、早遂可有首服之由、入道〔相國〕再三〔發〕言、今爲得陸之養子、所被遂行也、被遂保元々年余元服例云々、）下官雖點加冠、此事〔甚〕無用心、然而自出仕之日、如弃生涯、加之聊依有存旨、不乖時勢、當時後代爲招謗之基歟、早旦雅賴卿（自昔扶持彼若君之人也、）注送名字等、問其可否、敦綱擇云、基輔、基良、基賴、此外敦實、忠良云々、余答云、三基皆不甘心、敦實者大夫史孝信同訓也、忠良可宜者、申刻、關白被問余裝束、答可隨本所之議定之狀、重被示云、直衣々冠之間可宜、可爲略儀云々、又不可有請加冠之使云々、戌刻着衣冠、（不帶劔笏、浅黄奴袴、）乘檳榔毛車、前駈五位八人、（束帶、）殿上人二人、（基輔朝臣、季信、共束帶、）扈從隨身、褐衣垂袴如例、依略儀公卿不相伴、同刻向博陸第、（六條北、堀川西、六條面棟門東禮無透渡殿、）寢殿南庇東六箇間幷東面二箇間放出之、（從庇簾垂、母屋簾副立四尺屏風、不敷莚、東第六間南邊、敷菅圓座、爲關白座、同第三間〔階間也、〕以東副母屋屏風、敷高麗端疊、爲公卿座、第一疊敷東京茵、〔無地錦對座等、〕爲加冠座、同第二三間端、敷菅圓座二枚、爲同座、東庇北二箇間、敷紫端疊、爲殿上人座、中門廊敷諸大夫座、）門外扣車、使前駈見主人已下着座哉否、歸來示着訖之由、卽下車昇

自中門〔廊〕外方、經二棟廊（件廊垂簾不出几帳、惟爲公卿會集〔所〕歟、尋常公卿座也、）南緣、經寢殿東〔簀子〕（殿上人座後也、）〔等〕、入自南庇東面南第一間妻戸、（殿上人座上也、）經奥座後、着西座、關白在第六間、（過西屏風東面居、須件間東邊傾向北可居也、轉遂之間太無便宜、）大納言定房、中納言忠親（春宮大夫、）等着奥座、（定房衣冠、忠親束帶、此外無他卿、太無人歟、就中參議一人尤可參歟、此座邪居饌、飯同居、關白及余前不居之、）次殿上人隆房朝臣已下着座、（人數委不見之、）次家司宮內少輔棟範參上、有申主人之事、（不知何事、）頃之居余饌、（同前、陪膳、）折敷高坏四本、飯同居之、陪膳資季朝臣、役送諸大夫、他公卿饌同折敷高坏也、次居主人饌、（陪膳以政朝臣、）次一獻、治部卿顯信朝臣勸盃、（瓶子諸大夫、）博陸受盃擬余、余相共居寄受盃、其間太遂於事有煩、（顯信取盃、關白及余給酌、）隆房朝臣受之、座次居汁、（主客陪膳同前、先居余汁如初、納言手長盛業、殿上人不見及、）雖居訖、依無參議、無申上之儀、關白已下々箸、次二獻、忠親卿起座、於寢殿巽角簀子取盃、（居指笏取之、）經南簀子居關白東頭、（北面揖、）勸之、拔笏揖卽起了、余如初居寄受盃、關白被居寄之間、打散前饌了、頗似無用意、（恭）巡行如初、（忠親盃渡殿上人座之後復座、）次居菓子、（手長同前、）此次以政可直居關白前物、而〔不直居退下如何、〕次關白召光雅、〔暫之光雅〔參候〕〕南簀子、〔關白被仰可問時〕之由、光雅退下、歸參申至之由、（光雅參退之間揖如恒、）次諸大夫二

人、取圓座二枚敷南階西間、（余座與主人座之間也、）次殿上人三人置雜具、（宗雅衣冠、実後居泔坏、兼定取櫛巾、）次若君自東方經簀子着奥圓座、（先是忠親卿、起座相副扶持之、若君裝束〔直衣〕（如例綾丸文也、）二重織物、紫指貫、裏濃蘇芳、衣三領、青單衣、）次脂燭二人參上、（右兵衛權佐盛定〔居左〕、右衛門佐隆雅居右、共帶劔指笏、）次諸大夫二人、持來替脂燭、（盛土器居折敷如常、）次理髮、右近中將隆房朝臣、（解劔置本座、取笏參進、）進就理髮圓座、置笏於右、先披櫛巾、此間若君伏逃足、（不紐、）隆房以解櫛梳左方、以小本結結之、次梳上右方、（不結之、）梳合之、（解左本結也、）以長本結卷之、（左手指長方ヲ纈テ以短方三四反卷之、）結堅以櫛引髮幅、（先左、次右、）置櫛以本結長方卷之、結固之後、取櫛梳髮末、以髮搔分之、以檀紙卷之、（先是竊自懷中取出紙燃、髮末多出無殺之儀、）二筋、當座例了紙タケヲ二重押帖天卷之、（自紙、）以紙捻一筋、（不横之、）結之、以箏刀切之、（刀刃ヲ上ニ向天漸切之、）作卷紙置櫛巾、次梳右方髮、末以檀紙卷之、切之如左髮、切可取入、（〔于〕各不撤卷紙、）〔入櫛中、横、入巾子二〕退下、隱東面方、（須候〔簀子〕、隱閑所之〔條〕甚〔奇怪〕、紫白物之燕〔也〕、）〔次余扱箸起、（而）余替着理髮圓座、取冠引入巾子絹、取髮搔入額、（先左、次右、）返置髮搔復座、次隆房朝臣參上理髮、（先左、次右、）帖置櫛巾退下、復本座敷、次忠親卿起座、出自南面東第一間參進、冠者起座、（脂燭前行、）歸入之後、

忠親復座、次主人起座、自西間入簾中、向着裝束之所歟、次初役人撤雜具、次撤圓座、次撤替脂燭、次敷加冠座、（諸大夫一人、取高麗疊敷冠者〔座〕跡、先例二人取之歟、次又一人取唐錦茵敷北上、無地鋪、）次居前物、陪膳季長朝臣、（生平絹打折敷、〔折敷〕高坏十二本、飯須居左、而居右失也、）次居理髮前物机歟、良久關白歸出、被目余、余起座移居加冠座、次源大納言（定房）起座、於巽簀子取盃、（依不指笏、作立取之、）經簀子來、居余座下方、（上無其所、今依便宜所為歟、）擬余、余再三讓主人、々々無承引、仍余受盃擬主人、々々目忠親卿、（此間定房起座、守立巽角簀子、忠親復座之後、歸着座、）件卿經南簀子參上、指笏賜盃復座、（其盃不傳殿上人座、隆房為第一、而依為理髮、不受此盃歟、）指笏、（盃置座前、）次余立箸、但不食、次五位藏人（東宮學士、宮內權少輔、）親經、經簀子參進、〔冠者敘正五位下之〕由、仰主人、々々目〔之、親〕經來、〔余座下、（昇長押近進寄也、）仰〕云、冠者可敘正五位下者、余問其名、親經云、可申御名歟、（此中狀、太不足言也、）余云、不聞名字者、以何可宣下哉、即示云、忠良者、余使仰下親經可召辨之由上、次權右中辨光雅〔來〕、居余前簀子、（依其程近不召上、）余仰云、正五位下藤原忠良、可傳仰內記者、光雅退下、次大夫降立中門、（前駈六人、取松明參進、經家朝臣取褶、）一拜了、（依雨下、不進出庭中、此間依笠遲々、數刻經程、）不還昇直參內、先例多還昇加

冠、退出之後參內歟、但又有不然之度歟、次忠親卿取野劔一腰、(入赤地錦袋、)經南簀子置余前、拔笏(實在懷中取出也、)退下不復座、次自西屏方引出馬一疋、(葦毛、五位二人取松明前行、衞府一人、五位一人、率之如常、)一匝之後引出於東中門內、余前駈能業(第一)上受取之、次基輔朝臣來取劔、次余拔箸起座、經本道退出歸宅、

若君長甚高、其髮及直衣襴頗有餘歟、人頗驚耳目歟、

今夜大夫參內、(於禁中賜禁色、改着云々、)〔中宮、東宮、皇嘉門院等〕(有贈物笙、入錦袋、件笙余所獻也、女院無笙之故也、)家司職事、并前物陪膳等、可尋聞之、今日關白、冠直衣堅文織物指貫也、府官人參上、立明如常、

〔十二日、甲午〕朝間天陰、午後晴、今日風吹、秉燭參內、堂上掌燈、(關白座北一所、公卿座末迫南東角一所、殿上人座前一所、)依御風氣不快也、謁女房、雖無殊御大事、御溫氣不散、又每日午刻許發御、其時頗御面赤云々、及深更退出、〕

十三日、乙未〔天〕晴、大將可親關白(兼雅卿女、關白養以爲子、)〔云々〕事、雖無日次、只三月可遂之由、自本所被忿云云、此事入道相國結構事云々、(兼雅女卽入道相國外孫也、)然而無吉日、爲之如何〔々々〕、

十四日、丙申〔天〕晴、晚頭參女院御方、申大將之間事、亥刻、上方有燒亡、五條坊門萬里小路云々、內裏邊五町許云々、余不參、又浴之後依愼風也、五條三位入道之許近〔之〕云々、仍遣侍訪之、

十五日、丁酉〔天〕晴、晚頭參內、左衞門陣之外、頭辨經房朝臣來逢、余過其前之間居地、相共參內、於鬼間之邊示有可申上之事之由、余〔相逢聞之、御卽位〕之間條々、有〔被尋問之事、爲申其事參上〕之間也云々、在憲、泰親等申狀、及外記例、并三通與之、(其狀在左、)」

被尋問事等、

一於何處可被行御卽位哉事、

一若於官廳被行者、可改立南門於民部省北垣、而七月以前有禁忌之由、在憲朝臣令申、仍欲延七月、又無吉日、爰泰親朝臣、禁忌月被立內裏諸門、其例不可勝計、宮城十二門之外、更無憚之由令申、但治曆例、依此憚、七月被立門了、今度可被忌避哉否事、

一若可被忌者、狹少之地、可縮行大議事、

一若可有延引者、七月中無吉日、又難及八月

以後敷事、
余於紫宸殿可被行之由申了、經房注付折紙、後日可給之由令申、（折紙狀見十八日記）經房退出了〔也〕、余參御所、（但不見參、）謁女房、御不豫事猶以不快、然而明日行幸、必可然之由、叡慮一決〔了〕、萬人可延〔引〕之由、雖計奏、〔更〕以無御承引云々、及亥刻退出了、
十六日、戊戌、〔天〕晴、此日自五條東洞院第、還御閑院、是來廿一日禪讓之日、依應德之例、自他所可被渡劔璽之故也、秉燭之程、大將參內、（蘇芳村濃織物、紺地平緒、隨身裝束如常、非染分、下臈白襖袴、上臈馬脂黃袴、并紫壓巾也、）及深更歸來、次第無殊事、公卿濟々供奉、大略行幸今度許歟、仍人々多參入歟、寶房勤仕召仰云々、今日大將馬副如例、前駈六人〔也〕、酉刻、藏人左少辨行隆、送書於基輔之許云、禪讓之日中宮必可御新主之宮哉否、可計奏云々、余申云、先例忽雖不覺悟、案事理、幼主之禮、母后尤可同居者、此後行隆倚入來、余候于女院御方之間、於彼御所謁之、行隆云、御報於路頭雖披見、猶所參入也、凡度々例多御同宿也、而崇德院近衞院等之例、尤不快、（彼兩代又以同居也、）仍有此儀、若〔君〕（歟イ）不可有御同宿者、今夜可有行啓閑院、且主上御樂之間、各別之御所不可然之故也、但必可御同宿者、又行啓不可必然云々、余申云、至于此條者、專〔不〕可被忌彼兩代之例、必母后可有同居、今夜雖有行啓、彼以前遷御、何事之有哉、又留御此第、更不可有難者、歸參了、此日列見云々、
十七日、己亥、〔天〕晴、傳聞去夜無中宮行啓云々、未刻、召使來催大將云、來廿一日可有讓位節會、可參者、申承了之由云々、申刻、大夫史隆職、持來太政官廳指圖、（治曆御卽位、於彼廳被行之指圖也、）爲寫取留之、隆職申云、不被退官南門者、庭上裝束一切不可叶歟、（凡イ）勿論事也云々、
十八日、庚子、〔天〕晴、外記來、催廿一日讓位可參之由、定能卿來談、御卽位之所事、注折紙遣頭辨之許了、有可奏問之報、
十九日、辛丑、〔天〕晴、故殿御忌日也、如例參女院御堂、（日來御于御堂、）佛事了退出、右大將候座取布施、其後有恒例舍利講、邦綱、雅賴等卿參會云々、邦綱卿着〔大將下云々〕、雅賴卿來此第、余謁之、御卽位所事、陳余所存之趣、納言頗有伏理之色、未刻、藏人辨行隆、明日有可被任之者、直物申行者、明日可宜之由

示レ之、報云、先日取二御氣色一之處、追可レ被二仰下一之由、蒙レ仰之後、于レ今無二承旨一、仍未レ下三知外記一、文書事自懈〔者〕歟、加レ之大事前日直物、頗無二便宜一歟者、入レ夜示下不レ可レ有二直物一之由上、

廿日、壬寅、〔天〕晴陰不レ定、巳刻、定能卿來、在二此第一〔之間〕、召使催二臨時除目執筆一、定能〔卿〕領狀了、申刻、五位藏人行隆來云、入道太相國被レ修三築大輪田泊一、件事依二延喜例一、可レ被二宣下一、右大將不レ可レ有二御奉行一之由、入道相國先日所レ被レ申也、而猶閣下可レ有二御奉行一之由、重有二其命一、奏二事由一之處、可レ奉二宣下一旨有二天氣一、仍所二參內一也、兼又件解狀、入道前太政大臣家ト書レ之、與二前筑前守貞能加署一、而尤可レ有二令字一之由存之處、出家之人解狀、家令加署之例、又以不二覺悟一、爲レ之如何、巳上事、職事能業傳二示之一、余相逢報云、上卿事承〔了〕、素右大將奉行、一切不レ可レ叶事也、改定之條尤可レ然、抑解狀〔署〕所事、實尤有レ疑、理須レ爲二自解一也如何、行隆云、官同所レ申二此旨一也、雖レ然此事必今日可レ被二宣下一、至二于今一不レ能レ通二福原一、又暗不レ可レ書三改解狀一、仍進退谷了、官重申云、以二口宣一可レ被二仰下一云々、余云、口宣猶無二其謂一、尤可レ有二解狀一事也、自解之條又勿レ論二於今一者、只家令可二加署一、何事之有哉、行隆郎下二申文一、余結三申之一、行隆仰詞云、依レ請、余卷レ文返三下同辨一、々結申、余示二氣色一、行隆卷レ文退下、此次語云、御卽位所事、令二申御一之趣、人々有二饗應一之上、入道相國尤可レ然之由被レ申旨、所レ承也云々、又先日被レ諮三問皇居地事一、五條堀川、人々皆不二甘心一、被レ問人々、左大臣、余、左大將〔輔〕師、大納言、春宮大夫〔云々〕、仍未レ定云々、晩頭參內、御不豫頗宜御云々、余依レ召參二御前一、以二應德爲房記御讓位之間事一、有二沙汰一、依レ仰余書二出次第一進覽了、今夜參上殊有二叙感一、頃之退出、于レ時除目未レ始、上卿藤中納言成範、新宰相定能等雖二參候一、事未レ始、奉行職事未レ參也、今日女房等問レ余云、明日取二劒璽一授二次將一之內侍裝束、節會儀歟、用二顯綱一云々、行幸之儀歟、案未混云々、余答二不レ知之由一、但案二事理一可レ用二行幸裝束一也、女房又云、先可レ有二節會召一、仍件內侍不レ改二裝束一可レ役歟之由、人々不審也云々、此條又尤可レ然、但主上可レ渡二御南殿一、仍只召二內侍一人一、可レ着二節會裝束一、今一人ハ不レ可レ然、仍兩人裝束相違歟、然者行幸裝束可レ宜歟、猶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之由答レ之、

廿一日、癸卯、〔天〕陰雨下、酉刻以後、雨脚止雲膚散、此

三百七十二

日有讓位事、（御歲三歲、）以應德三年例被行之、（主宮閑院第、新主宮五條東洞院、）幼主之禮、同居之儀、保安永治共以不快、各別之御所、長和應德、已爲吉例、仍强爲有各別之儀、去十六日所還御閑院也、余近日風痺不快、然而籠居有恐、雖須參節會、依脚病不可堪劍璽之供奉、又乍參內逐電退出、非無所恐、仍不參內、兼密々參入五條第者也、仍禁中禮儀、不能記錄、酉刻、右大將（卷纓、平胡籙、螺鈿劍、紺地平緒、）參內、（隨身狩胡籙、蘂壓巾、）戌刻、余參東宮、（不帶劍、所相具螺鈿劍也、）於殿上、（劍璽未渡御、仍無憚著殿上、）與春宮大夫忠親卿言談、此次有讓位之日、諸衞幷隨身裝束事、忠親云、仁安花山相國官人束帶云々、（此時右大將、）余云、兩主同居之時、有此例、所謂保安永治如此、御所各別〔之〕儀、未見此例、長和隨身狩胡籙、應德近衞官人著褐衣（不注胡籙來、）之由、見爲房記、仁安者別所之儀也、可追長和、應德例歟如何、忠親無又言、頗有伏理之色也、此間左大臣已下、上達部十人許、豫以參入、大臣語云、未刻奏勅符官符等、秉燭之後、警固召仰、戌刻節會、雖須前行、依不可堪行步、先所馳參也云々、亥刻、劍璽渡御、先行之公卿等、暫昇候中門廊邊、（此間余起座、隱閑所、依不供奉路頭、又不可列立、仍稱迎參之由、隱閑所也、）小時左右大將先入門、（左北、右南、）相次劍璽次將、（御劍左中將泰通朝臣、御璽右中將隆房朝臣、件劍璽有裝束、）次攝政各步筵道上、（但大將在筵左右、其筵道太狹、如荷圖、者其廣及七八尺、仍左右大將猶步其上也、）入中門、兩大將立南階東西、（〔兩〕大將共有去留之揖、）先是左大臣已下、列立中門內、西上〔南〕面、（自乾至巽斜列立也、庭上濕泥、人々之僕從亂入、凡狼藉無双、）〔至〕階下、劍璽、攝政、暫留立、先是新主出御、（御直衣、亮重衡朝臣奉抱之、此事非有議云々、幼主之例雖多、未有如此之事、慈承乘庇廉、是有故歟、亮聞儀云々、永治無所見、但宇治左府記云、如成人之禮、誰知無奉抱之人歟、今度傅大夫等相議、准御良案例、以亮備此役、未被仰昇殿以前、侍臣不能昇堂上、此條雖似忘禮儀、事不可默止、故〔謹〕宜不紊法云々、）攝政先昇自南階候筵子、（階東間、〔攝政先昇事未聞例也、〕）次御劍、次御璽、各於晝御座授內侍、（內侍二人、豫以紙候左右、）內侍取之入了、此間兩大將退歸、各昇自中門內方、候同廊邊、（他公卿先是昇候同廊、）抑攝政、應德嘉承之例、昇自中門、豫參御帳前、長和相從劍璽昇南階、（劍璽昇殿之後也、）今度之儀乖先規、如何々々、又兩大將、劍璽昇訖卽可退歟、而暫以留立如何、（後右大將云、守左大將之間、自然遲々云々、）內侍入了、次將退下了、此間、余相交人々徘徊中門、小時、攝政（在筵子西座、）召坊時一臈藤原時經、（頭辨經房朝臣子、）時經自砌參階下、（引裾、）承補藏人之由、退歸於殿巽庭拜舞、更應召自筵子參上、承命來仰左大臣、々々立中門廊也、（不聞其仰詞、）次左大臣已下帶劍、此間攝政降自中門廊之

外方、進立中門下、左大臣以下、同降欲列立之間、先攝政拜舞、（依庭濕於中門拜也、不奏事之由歟、抑須降中門內、獨身拜了歸昇、人々相共可列立中門外也、而無左右被降自中門外〔之間〕、人々存昇殿拜之由、相從之過、攝政之誤也、頗次第違亂也、）次諸卿相共拜舞、（昇殿勅授混合也、攝政存可奏事由、暫被相待、左大臣云、不可被奏、仍即拜舞、此事如舊例者可奏歟、而仁安度不奏、理須被奏也、）帶弓箭之人不撤之、次攝政已下昇自中門外、（攝政不着殿上、如何、）左大臣、并余已下着殿上、（右大將依爲幼少之者拜了、即令退出了、）人々僅四五人也、其殘不着之、頃之、頭辨仰禁色事於左大臣、（先例藏人先仰勅授事之時、即召外記於中門邊被仰之、禁色事、若陣承仰被宣下、而今度勅授事、未仰外記、又於殿上承禁色宣旨、共非先例歟、）次左大臣已下着陣、饗座、次頭辨來、仰內膳御飯、并御乳母禁〔色〕事、（內膳御飯事、倂宣下、同辨、）次大臣召大外記賴業、爲仰勅授、禁色等事歟、此間余退出、先是昇殿拜了之間、自舊主被進御衣、五位二人、（行隆、親經、共五位藏人也、）昇案經小板敷上戶等、持參之、此後事依不見聞不能記、

今日隨身裝束事、

式文云、近衞服中儀、

長和小記云、近將服中儀、（縫腋、壺胡籙、）攝政及左大將隨身狩胡籙、余隨身壺胡籙、

應德江記云、近衞次將縫腋壺胡籙、外衞闕腋平胡籙、六位糸鞋云々、（隨身裝束事不見、）

三百七十四

同爲房記云、近衞次將裝束同江記、但官人褐衣、外衞平胡籙、官人平裝束、云々、（隨身裝束不見之、）

已上劔璽渡御他所例、

永治宇治左大臣記云、攝政已下隨身官人束帶、番長已下壺胡籙、垂袴云々、

久壽記云、隨身等垂袴〔云々〕、

已上同居之儀、

永萬、仁安兩度共、攝政 左右 大將（永萬、右大將余不參、）隨身、壺胡籙 垂袴、官人束 帶云々、是則別所 之儀也、但仁安左大將（今左大臣也、）官人褐衣云々、但垂袴也、

就此等例案之、兩主同居之儀、偏准節會、官人着束帶歟、（此條猶以不審、立太子、任大臣等、官人若褐衣、讓位之禮〔同〕立太子等例、至隨身裝束有此相違哉、但已爲流例歟、）御所各別之時、劔璽渡御之行列、大途同行幸、仍長和帶狩胡籙、又應德記雖不載隨身裝束、官人褐衣云々、爰知隨身不着束帶歟、仍別所之儀、同居之禮、頗有相違歟、而永萬、仁安等、偏守保安、永治之近例、不尋御所各別之相違歟、仍束帶之條有疑、次狩胡籙 壺胡籙 之間事、應德之記不詳、長和之例炳焉、爲御堂餘流之人、豈存異議哉、仍余及大將隨身、狩胡籙莫壓巾也、

又以二此例一示二關白一、但永萬例、一向難レ被レ棄歟、此上可レ被二斟酌一之由加二示之一、而猶被レ用二長和例一、左大將又依二長和右大將實資跡一、用二垂袴一歟、且是久壽得二大將左大臣例一云々、彼已同所儀也、不レ可レ似二今度一歟、凡讓位之日、諸衛裝束首尾錯亂、難レ存二一偏一、只以二古賢之跡一、可レ爲レ證耳、

發二前聲一哉否事、

嘉承殿曆云、劒璽出御、余降レ自二對東面一、隨身不レ追レ前、保安故殿御記云、劒璽渡御、余相從隨身等來會、不レ發二前音一、

仁安左右大將、始終發レ之、口口不レ止レ之云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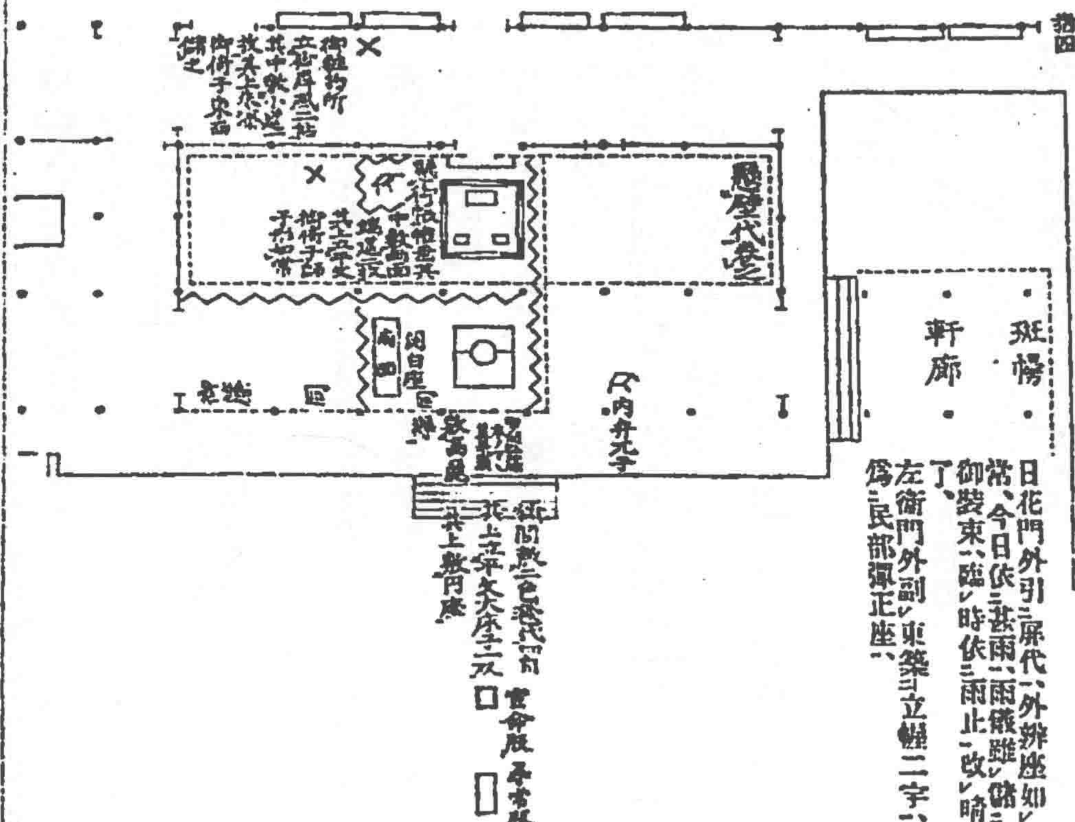
永萬攝政、亦不レ止レ之〔云々〕、

今案、參內之時不レ可レ止レ之、劒璽渡御之間、兩宮及路頭、可レ止レ之、其後拜舞及退出之時、又不レ可レ止レ之歟、凡今日止二前聲一之條、由緒不レ審、讓位之儀多、即大故之時有二此事一、仍止二前聲一非レ無レ謂、若慣二彼例一委不レ尋歟、將又神璽寶劒顯奉二持之一、行二列于路頭一、事已嚴重、准二伊勢幣發遣之時一、偏恐二事之崇重一、又止二前聲一歟、此儀頗非レ無レ謂、嘉承保安兩殿御記之意、臨二其期一似レ止レ之、隨又案二事理一如レ此、仍以二此狀一合二關白及右大將一、各從レ命耳、

內裏儀、以二右大將、及定能卿、隆職宿禰口狀一記レ之、

未刻、公卿參集、先レ是、今朝頭弁經房朝臣、向二左大臣第一、召レ仰可二讓位一之由上、大臣便仰二頭辨一、又仰二大外記賴業一云々、次頭辨於二藏人所一、仰二在憲朝臣一、令レ勘二申日時一、奏覽之後、下二左大臣一、大臣下二外記一、次有二固關事一、大內記、少納言等、未練散々、又仰二外記一令レ敷二所司座一之間、緣事所司不レ隨二所堪一、如レ此之間時刻推移云々、次有二警固一、秉燭之後、節會儀始、臨二節期一雨止、仍改二御裝束於晴儀一、云々、主上密々渡二給イ御南殿一、女房等候二御共一云々、內辨左大臣、外辨上首左大將、宣命使右衛門督實家卿、有二曲折一云々、宣制後段拜舞、次諸卿退下、勅授人撤レ劒、次內侍二人節會裝束、持二劒璽一、出レ自二夜御殿一、進立二晝御座母屋一、先レ是御帳渡二新主宮一、晝御座同撤レ之云々、以外違例也、雖レ撤二御帳一、不レ可レ撤二晝御座一、或又御帳、先例追渡レ之云々、此間攝政參進、居二御座北間庇一、相次左右大將進居二西簀子敷一、晝御座可レ改二南面一之由、隆季卿申行、然而有レ議、如二日來一西面也、左大將懸レ尻、右大將引レ裾、人々謂二左大將失一歟、次左中將泰通朝臣、右中將隆房朝臣參進、懸レ裾歟、可レ尋レ之、乍レ立受二劒璽一、立授立受事、左大臣幷通親朝臣所レ申云々、于レ時雨大將降レ自二南階一、劒爾相次降二同階一、右大將於二東中

隆職注送狀、謂位且被ニ宣下一事、相ニ催諸司一、



門ニ懸レ据、攝政從レ後、其路經ニ西洞院、二條東洞院等一

云々、右大將節會中間參內、仍不レ加レ列、隱候ニ御所

方一云々、劔璽渡御之後、舊主召ニ經房朝臣一被レ仰下可レ被

レ進ニ御衣一之由上、卽殿上五位二人、（治部大輔季信、民部大輔派定、）昇レ案立ニ

朝餉御前一、次召ニ御使行隆一、被レ仰下可ニ持參一之由上云

云、

攝政歸ニ參舊主御所一事、（以ニ攝政歸一記レ之、）

先於ニ新主宮直廬一有ニ吉書事一、次歸宅、又有ニ吉書一、其

後及ニ曉天一、（參）ニ舊主宮一、卽參ニ朝餉一、被レ下ニ院司交

名一、（縦紙、新院出御、節會御裝束帶〔也〕云々、此事可レ尋レ之、）攝政歸ニ出殿上一下、帥大納

言、（院執臣云々、）退出了云々、不審事々等、問ニ大外記賴業、大

夫史隆職、大內記業實等一、各申狀續テ加之一、

太政官符、伊勢國司、

使、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忠度、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末宗、

賞　勅符壹通、

驛鈴貳口、（壹口、壹口、）（伍尅、參尅、）

近衞貳人、　從各壹人、

太政官符、近江國司、

使、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懷家、

內舍人正六位上源朝臣貞長、
賫　勅符壹通、
驛鈴貳口、　壹口、伍尅、壹口、參尅、
近衛貳人、　從各壹人、
太政官符、美濃國司、
使、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光景、
內舍人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康光、
賫　勅符壹通、
驛鈴貳口、　壹口、五尅、壹口、參尅、
近衛貳人、　從各壹人、
右爲二固守一彼國着、件等人給レ契發遣、國宜二承知一、准二
固關使一依レ例施行、符到奉行、
左中辨藤原朝臣、　左大史小槻宿禰、
治承四年二月廿一日
同日　宣旨、
今日有二御讓位一、任レ例宜レ召二仰諸司一、
上卿左大臣於二里亭一被レ仰三下左中辨一、
當代勅旨田千町、任レ例奉レ充、
上卿同前、固關官符請印之間、被レ仰レ之、
已上於二閑院一被レ仰レ之、

同日　宣旨、
太上天皇御飯、宜レ令二內膳司大炊寮如レ舊供進一、
上卿同前、
同日　宣旨、
內藏寮申、臨時公用料米事、
兩藏人頭、各十斛、兩五位藏人六位藏人、四人、
已上各五斛、請奏各別所二奏下一也、
上卿、堀河中納言、
美作國年料米百斛事、
於二殿下御直廬一、右中辨兼光朝臣奏レ之、奉レ下二左大
臣一、
加賀國年料米百斛事、
右少辨兼忠、同於二御里第一奏レ之云々、
相催諸司、
神祇官、
大殿祭料、中臣齋部等官人祭物、藏人方沙汰、
中務省、
宣命版、幷尋常版位、外記相共催レ之、
內藏寮、
殿上人甃、　懸二御簾一官人、相具懸レ之、

大藏省、
六丈絹一疋、　白布二端、已上内侍所、綱褥料、
劔璽幷內侍渡御辻々料大幭、歟イ
式部彈正幄、　陣座幕、
大膳職、
公卿料饗、
木工寮、
函三合、長一尺二寸、方一寸五分、　木契三切、長三寸、方一寸、
搔板一枚、長二尺、弘二寸、　已上檜木、
幄骨、　幕柱、　外辨床子、
掃部寮、
御裝束役官人、堂上堂下、筵道、路次料、
黑漆案、一脚、內文請印料、　雜具運送、
主殿寮、
陽明門代幄、　所々幄、　堂燈五明、　炭　鉢、
大炊寮、
飯、
造酒司、
酒、
修理職、
內侍所料濱床脚、
穀倉院、
上官料饗、
左近衞府、
陣座盤、付差筵、　駕輿丁、內侍所幷腰輿渡御料、
右近衞府、
駕輿丁、同前、
左衞門府、
駕輿丁、同前、　松脂一裹、　衞士、鎰印、辛櫃、運送料、
右衞門府、
駕輿丁、同前、自餘同、
藏人所、
燎草三枚、　生絲一兩、
已上、盛二柳筥一渡レ之、先ヲ催二內藏寮一云々、

治承四年二月廿九日

大外記、大內記等未二注進一、仍不二類加一也、
廿二日、甲辰、天陰、及レ晚雨下、余不二出仕一、但未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御堂御所、先レ是關白被レ參、語云、去夜先昇二南階一事、依二左大將和讒一也、非二所存一云々、縱存二一定一者、何依二外人之讒訴一哉、何如、余粗示二聞子細一了、又不レ委二事由一拜舞事、守二左大

臣敎訓、非恐案云々、（是又不可依他人之敎喩、如何、）此條爲近例、何事之有哉之由示之、又云、於舊主宮、內侍授劒璽、於近將之時、乍立授之、左大臣、及通親朝臣所申云々、隆季卿居可授又可受取之由申之、不知可否云々、又云、東宮御時殿上臺盤二脚、仍一脚不足、應德大殿被造進、任彼例可造進之由、經房來觸、彼者外祖之儀也、不可似之由雖答、重貴別勅之由、仍造進了云々、此時從昨日不被仰昇殿、仍以基輔示經房朝臣、報云、是偏經房卑陋之隨一也、返々不可申盡、卽候院奏聞之處、觸前大將早可宣下者、一昨日禁色之人二人被聽了、彼次（歟イ）仰下之憚〔ニテ〕可仰云々、

廿三日、乙巳、天陰、時々雨下、乘燭着直衣（網代車、前駈衣冠、隨身布衣、只常出仕也、今日若着束帶可參歟、然而密々參入、仍夜陰着直衣參入也、參新院閑院第、壞陣座、床子座等、車宿隨身所如例、）去半町許下車、遜讓之、卽暫以如此、是例也、參御所謁女房、御不豫無別事云々、女房尙着唐衣、三ケ日可如此云々、或又祗候男共着布衣之後、可撤女房唐衣、是帥大納言所申也云々、初度御幸、來廿八日可渡御邦綱卿正親町第、來月四日人々可着布衣、同五日可有御幸八條院御所云々、申入余及右大將可加灸之由了、此間右宰相中將實守卿參上、又文談移刻、件卿語云、今日參內、雖聞可有陣饗之由、忩出了、昨日又人々參內、爲參着之間、無着饗之儀云々、堀川中納言忠親、借送小記目錄廿卷、卽件人抄出也、

廿四日、丙午、〔天〕晴、申刻許、雅賴卿來、余謁之、談雜事、納言語云、讓位夜於舊主宮內儀、授劒璽於次將之時、依左大臣申、乍立授之、而攝政云、憖乍居授之由、見應德御曆云々者、然者、何不被申其由、被用左府申狀哉、如何々々、又語云、固關之間、左大臣手振、不能書木契銘、仍自家懷中木契、於座取替之、甚見苦、古來未聞、人々嘲目云々、戌刻參女院御堂、今夜修二月也、卽事始、余、堀川中納言忠親、右大將良通、前權中納言雅賴等、參着堂中座、依大導師遲參、家寬法印勤之〔也〕、（宿裝束白袈裟、紫爲請僧所作也、）事訖退出、今夜女房爲聽聞參御堂、余歸家之後、大夫史隆職來、召簾前仰雜事、申云、今日終日於陣頭、讓位以後雜事、及次第日時等、有其沙汰、此次御卽位等事議定、人々申狀之中、閤下令申旨、上皇甘心、官外記又以服膺、大略於紫宸殿可被行之由、豫風聞云

云、此事被レ問レ官勘申之狀、內々持來、余見レ之無二殊
難一、返給了、隆職又云、一昨日昨日無二着陣饗一、總三ケ
日無二盃酌之儀一、違例也云々、經房朝臣示送云、侍從殿
御昇殿事、一日如レ令レ申、竊奉賫入レ簡了云々、
廿五日、丁未、〔天〕晴、終日念誦、新院主典代來催二右大
將一云、來廿八日可レ有レ御二幸土御門第一、可二參仕一者、
申二承了由一、今夜、漏刻博士賀茂憲成奉二仕火災祭一、又
陰陽助濟憲、同於二女院御方一勤二此祭一、今日攝政問送
云、初度御幸裝束不審、應德束帶、保安直衣毛車、前驅
束帶、今度如何、雖レ須レ追二保安例一、案レ理束帶可レ宜之
由、報答了、
廿六日、戊申、〔天〕晴、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余依二風病一不二
出仕一、公卿只右大將許云々、戌刻、頭辨送二書於基輔一
〔云〕、明日尊號事可二奉行一者、報云、依二所勞一不レ堪二
參勤一者、
廿七日、己酉、〔天〕晴、此日有二尊號事一云々、未刻許召使
來、催二右大將一云、明日可レ參二中宮行啓一者、依レ可
レ供二奉御幸一、不レ能二〔參仕〕一之由答了云々、今日申刻
以後天陰、入レ夜微雨下、攝政又示云、保安初度束帶
也、叶二報旨一云々、

廿八日、庚戌、終日雨下風吹、此日上皇雖レ可レ有二初度御
幸一、依レ雨延二引來月四〔日〕一云々、傳聞、昨日院廳始云
云、亦尊號勅書上卿三條大納言云々、又御卽位於二紫
宸殿一可レ被レ行之由、被二定下一了云々、余雖二至愚一所
レ申協レ理、仍所レ被レ用歟、今夜爲二方違一向二南宅一、
〔廿九日、辛亥、天晴、申刻有二聞及吉事一、酉刻、定能卿來
談、〕
卅日、壬子、〔天〕晴、外記史生持二來尊號詔書一、加二朝臣一返
給了、今日春日奉幣、南圓堂不空羂索經供養等、各滿二
百日一、仍營問神事、未刻修レ祓、衣冠、取レ笏、降レ庭拜レ之、入レ夜
左馬權頭宗雅來、談二世間事等一、

三月〔大〕
二日、甲寅、〔天〕晴、午刻、全玄法印來、談二世間事一、亦信助
阿闍梨來、又召レ前、施藥院使憲基、追二法性寺座主
〔之〕許一、爲レ令レ見二彼所勞事一也、新院藏人來、催下可
レ參二明後日御幸一之由上、申二所勞之由一了、又主典代來二
大將方一催レ之、申二可レ參狀一云々、入レ夜藏人左衞門權
佐光長、爲二拜賀一補二職事一之後、來、召二簾前一、今日開闢解陣、
上卿左大將云々、

三日、(乙卯)〔朝間天〕晴、巳刻以後陰、平等院一切經自女院被催、遣開封院司(別當季長朝臣)、長者不被向云々、依白川殿周忌内無舞云々、然而依有蝶鳥及行導等、有樂行事云々、

四日、(丙辰)朝間陰晴不定、午後天陰、及申刻雨下、今日上皇初度御幸、幷尊號之報書、坊官除目等也、右大將依先日催、酉刻着束帶(垂纓、蒔繪劔、紺地平緒、不相具壺胡簶弓等、随身、壺胡簶垂袴如例)、參院、(閑院第)共人基輔朝臣、季信、前駈六人、雑色等也、路頭行列、先舎人居飼、次移馬、次大將馬、(不張口上差縄)、次随身五人、(此中上臈持弓)、次雑色三人、随身乘松明、雑色不取之、雖大將任本位、供奉列立〔又同〕、是御幸之例也、亥刻歸來、

御幸儀、

諸卿參集、(關白及右大將候上達部座)、候對南廣庇邊、次出御對南面、(上長押庇簾、關白近被候)、御裝束御直衣也、(濃紫二重織物、(白丸文、)御指貫、紅打御出衣、例御直衣、)先是諸卿(右大將同之)、降自中門内方、着履懸褥列立南庭、(北上西面)、次寄御車於對南階、(居車攝政被進也)、諸司二分(着束帶)、十二人付御車轅、殿上人等乘松明、列居南庭、此間御反閇、(陰陽頭在憲朝臣奉仕之、給祿如常)、次乘御、(攝政搴簾、随身發前聲)、諸卿列居、次爲先下臈出、自中門、於門外乘馬、(殿上人先出)、御車懸御牛、(黒毛、御車副褐衣冠、菱壓巾、牛童同前)、召繼等取松明、相從前後左右、

路頭行列、

先六位、　次五位殿上人、

次四位殿上人、次公卿(缺)、次移馬、居飼舎人、(各四人二行)、

次四位五位院司各十人、(院司不足、召加他殿上人云々)、取松明供奉、

次御随身四人、(府生、番長、各二人、將曹追可被召、是白川院例云々)、

次召繼取松明前行、次御車、

次後騎左兵衛督平知盛卿、(御厩別當)、

次檢非違使左衛門督源光長、

次召繼等、

次攝政車、(随身前駈如例、但四位前駈二人在之)、

至正親町第入、自西門、寄御車於寢殿南階、先是公卿(東面北上)、殿上人等列居前庭、關白昇自中門廊參、褰簾下御、(随身發前聲)、此間雨脚頻下、仍公卿等更向中門列居、下御之後、各昇中門廊徘徊小時、右大將退出了、

抑寄御車之間、大將随身止前聲、依院御随身可發、御前憚之也、但參退之間皆追之、此等皆故實

也、今日公卿已下、皆束帶也、
御報書儀、可レ尋二記之一、
坊官除目儀、以下攝政被二注送一之狀上載レ之、
參入公卿、源大納言定房、皇太后宮大夫朝方、右宰相
中將、實守、實宗、左大辨長方等也、大納言左大辨等着座、自
餘公卿在二休所一、先例也、次攝政氣ヲ色左大辨一、參ヲ着圓
座一、以二五位藏人光長一、〔召二硯〕、續紙一、即持ヲ參之一、執レ筆
卷ヲ返之一、次召二頭辨經房一、召二帶刀勞帳一、此間給二申文一、
次持ヲ參帶刀勞帳一、見了返給、執レ筆次第任レ之、申文置二硯右一、
次覽二除目一、隆二柳筥一、取二柳筥一復レ座、結二成柄一返上、歸ヲ着
本座一、次召二淸書一、朝方卿給二除目一、於二休所一各披ヲ見
之一、
今日、愛染王百萬遍終レ功了、自二去年十二月二日始一
レ之、今日九十一日也、今日寶嚴闍梨來、告二吉夢一可
レ信、
五日、丁巳、〔天〕陰雨下、但朝間時雲散、早旦隆職注ヲ送聞
書一、大進時光任二刑部少輔一、太以冷然歟、此外帶刀等給レ官、大
夫已下全以不レ見、
巳刻、攝政被レ向二宇縣一、且者之後初度也、半蔀車直衣、隨身布衣
冠、下﨟布衣帶劔、前駈殿上人、藏人、五位相幷廿人

許云々、各衣冠、此中藏人頭重衡相交、遠履、他人皆半靴也、入レ夜
被レ還也、
宇治儀、
宇治川渡之間、依レ無二尋常船一、昇ヲ居車於〔無二〕屋形一之
船上渡レ之、於二平等院北面〔大〕門一下レ車、光雅獻レ沓云々、前駈之中有二君
達〔等〕一、何光雅當二此仁一哉、執事家司必不レ可レ取レ沓、先入二本堂御所一、次阿彌陀堂、次
歟カ口堂、次經藏、見二寶物等一之間數刻、邦綱卿、信範入道
等參會云々、信範入道稱可レ候二閑所一歟、而參ヲ會下
レ車之所一、相ヲ交前駈之中一、太見苦云々、及レ晩事了歸洛、
終日甚雨之間、萬事有レ煩云々、於二諸堂一皆有二諷誦一
云々、〔今日依二吉日一加二灸治一、不レ召二醫師一、灸本路也、
六日、戊午、天陰雨下、今日猶灸治、又召二大將一令二讀書一〕
七日、己未、〔天〕晴、今日、攝政内裏八省官廳神祇官、被二
歷覽一、密々事云々、晩頭、々辨經房來、催下明後日御卽
位定可二奉行一之由上、依二所勞一加二灸治一、仍申二其旨一了、
左大臣所勞云々、
八日、庚申、〔天〕晴、申刻、頭辨以レ書告二行賴一云、明日定
左府屬二夜陰一可レ參之由被レ申云々、
九日、辛酉、陰小雨、此日女房姬君等、密々參二稻荷祇園等
社一、只侍許在レ共能忍也、自二今夜一始二祈三一壇一、不動供

智詮、愛染王供信助也、此日被ㇾ行二御即位日時定、幷擬侍從定、伊勢幣定等一、又被ㇾ仰、禮服公卿上卿左大臣云々、委事追可二尋記一、

十一日、癸亥晴、午刻大外記賴業來語云、一昨日於ㇾ陣被ㇾ行事等、

先上皇報書勅答、源大納言爲二上卿一、即爲二勅使一參院、

次女官除目、上卿藤中納言成範、

次伊勢幣定、

次御即位定、同擬侍從定、親王代實宗、賴實等卿云々、

次被ㇾ仰二禮服公卿一、

大納言、實定、實房、中納言、朝方、實守、〔參議、長方、定能、〕

次奏三下高御座造始日時一、

今日依二應德例一、不ㇾ被ㇾ仰二大將代一、追可ㇾ被ㇾ仰云々、

此外文談移ㇾ刻、申刻、藏人少輔親經來、傳二上皇仰一云、賀茂祭之間、神館屋未ㇾ被ㇾ付二成功之者一、期日漸近、難ㇾ終二其功一云々、何樣可ㇾ被ㇾ行哉者、親經内々云、外記被ㇾ問ㇾ例之處、寄院之時無二此例一、至二于行幸之時一〔者、〕無ㇾ非二掛屋一之時、被ㇾ用二蔀屋一例也云々、申云、期日尙遠、猶被ㇾ付二成功之者一、被ㇾ責〔者〕、何不二出來一哉、但其事猶難ㇾ叶者、准二行幸之例一、被ㇾ〔用〕二蔀屋一、不ㇾ可ㇾ有二其難一者、同時、右中辨兼光、爲二院御使一來云、母后幼主須ㇾ被二同居一也、而偏幷二射山宮一、直二禁省一之條、於ㇾ事似ㇾ無二便宜一、仍其事不ㇾ可ㇾ叶、若非常事謂ㇾ如二火災一、出來之時、出御之間、如下御乳母奉二相副一之條上、非ㇾ無二事之憚一、爲ㇾ之如何、法皇皇女前齋宮、已爲二帝之姨一、骨肉之親也、中宮出御之際、以二彼内親王一、爲二其代一、令ㇾ候二禁中一之條如何、但非ㇾ有二立后一者、不ㇾ可ㇾ拋二同輿之器重一、加ㇾ之非二母后一、非二妻后一、祇二候内裏一之條、又以不ㇾ穩、又忽立后、不ㇾ叶二物議一、此等之間、加二斟酌一可二計奏一者、余申云、先乍ㇾ奉ㇾ置二母后一、忽立后之條、一切不可候、事涉二禁諱一、亦中宮〔之〕奇、仙洞偏御二于鳳闕一之條、實以不ㇾ可ㇾ叶、如ㇾ被二仰下一、前齋宮被ㇾ候二内裏一、尤得二便宜一、非二妻后及母后一之人參候、強不ㇾ可ㇾ有ㇾ難、且ハ可ㇾ依ㇾ人事也、往昔皆有二此例一、至二于帝之服親一者、更以有二何憚一哉、即選子内親王、世稱二〔大〕齋院一、依二〔村上御遺言一〕圓融院御時、片時不二出避一、被ㇾ候二禁中一、凡此外〔其例已多、〕准二彼等一可ㇾ無二其妨一歟、於二非常大事一者、不ㇾ可ㇾ及二兼日之案一、縱中宮常途雖ㇾ御二同居一、一日退出之隙有二此難一者、猶臨時處分也、又雖二前齋院后位以前一、雖ㇾ非二同輿之仁一、如三御乳母奉ㇾ抱天候二御輿一、ニハ不ㇾ可ㇾ似事也、仍内々有二御思慮一天、以二後齋

院被奉付尤宜歟、恐案如此者、兼光云、左府申狀以同前也云々、又語云、來十七日嚴島御幸、上皇御裝束御直衣〔也、濃〕紫浮文織物奴袴、御烏帽〔子〕直衣云々、余云、烏帽直衣可然、至于御指貫者、堅文薄色、若半色宜歟、如何、兼光云、尤雖可然、已自御服所調進了、强不可改之由、隆季卿計奏云々、又云、供奉行粧之人、參仕御送之體、被差分云々、小時退出了、入夜、參女院御方、

十二日、甲子、〔天〕晴、隆職宿禰來、御卽位之間、紫宸殿御裝束之間事、內々尋問之、入夜、爲方違向南宅、

今日召大將番長兼重、賜馬〔一〕疋、

十三日、乙丑、雨下、攝政送札云、來〔十九日可有行幸〕八條院、可騎馬哉、將乘車參自閑路如何、可計〔示云々〕、報云、共不可有其難、且可被檢寬治、保安等之例歟者、午刻、佛嚴聖人來、有法文談事等、〔今日入夜、轉讀心經數卷、法樂諸神、其中春日百卷也、自餘或廿一卷、或七卷也、殊致信心、又今夜滿愛染咒遍、丹誠已至、玄應盍答哉、〕

十五日、丁卯、〔天〕晴、終日念誦、智詮阿闍梨來、此日召右近廳頭淸景於大將方、問御卽位之間、本府雜事、申云、職事未被下知、仍不致沙汰云々、仰云、先例被尋付成功之體者也、而明後日院可有御物詣、還御之後有沙汰者、恐致懈怠歟、早向年預將許、可相觸此由、隨彼命可相示職事者也者、又騎射之間雜事、尋仰之、依日次不宜、不進注文、內々召問也、又以使者送頭辨之許、示備後國所領事、國司申狀、條々不當之由也、〔今日酉刻、一時無言念佛、定酉時、聊依有所果也、〕

十六日、戊辰、〔天〕晴、酉刻許、左少辨行隆、以書狀送基輔之許、問伊勢太神宮司可被改任哉否事、副去年仗議定文及問注記等、其狀云、

伊勢太神宮司、大中臣祐成、神事違例事、仗議幷問注記、謹以〔進上之、可有改任否事、〕可令計申給之由、可令申〔上給者〕、

院宣如此、行隆恐惶謹言、

三月十六日　　左少辨行隆、奉、

謹上　伯耆守殿

請文狀、

太神宮司祐成、可被改任哉否事、如問注記者、雖有遁申旨等、遷宮度々延引、頗有不叶神慮

之疑上歟、加レ之見ニ仗議之趣一、神祇官卜下申可レ被ニ改任一之由上歟、云レ彼云レ是、非レ無ニ其恐一、但先以ニ陳申之狀一、可レ被レ問ニ本宮及證人一歟、抑改任之條、若無ニ疑殆一者、能擇ニ其人一可レ被ニ登用一歟、至ニ于成功之條一者、何偏守ニ前後之次第一、須レ被レ尋ニ功程之多少一歟、但是器量相同、優劣難レ決之時事也、若有ニ堪レ事之輩一者、以レ彼可レ被レ爲レ先歟者、以ニ此等之趣一、可レ被ニ計奏一之狀、如レ件、

三月十六日　　右大臣

逐申、

定文及問注記返ニ上之一、

秉燭、院藏人爲ニ御使一、持ニ來金泥御經三卷一、（壽量品一卷、心經一卷、已上院御筆、又心經一卷、中宮御筆也、）傳仰云、明日可レ有レ御ニ幸嚴島一、於ニ彼社一可レ被ニ供養一御經也、手可レ書ニ進外題一者、卽下レ筆付ニ進御使一了、余雖レ非ニ精進一、事難ニ默止一、嗑嘲（啞嘲カ）書レ之、戌刻、人傳云、明日御幸延引了、山大衆蜂起（不レ知ニ何事一、）之間、忽然而延引、只今自ニ前大將之許一、示ニ禪門之許一云々、武士等充ニ滿路中一云々、今日長光入道來、申刻、右近廳頭淸景來云、以ニ昨日仰一、觸ニ年預將一之處、以ニ府解一可レ付ニ職事一之由、依レ有ニ其命一、今旦付ニ頭辨一之處、被ニ召仰一云、院御物詣以前、難レ申ニ沙汰一、且可レ致ニ用意一、于レ今不レ申ニ沙汰一、本府懈怠也云々者、淸景申云、其日可レ有ニ卽位一之由、自レ宮令ニ下知一之時、成ニ請奏所レ付也、而于レ今無ニ相觸一、仍進不レ及レ申ニ沙汰一之由、陳申了〔云々〕、卽以ニ年預隆房朝臣消息（送ニ基輔之許一、）〔所レ來也、〕件消息相ニ副頭〕辨返事一、余仰云、且〔注ニ功程一尋ニ成功之輩一、示ニ合年預將一、早可レ觸ニ職〕事一、自レ官不ニ相觸一之由陳申、一旦雖レ可レ然、于レ今不レ申ニ沙汰一、昨日被ニ召仰一之時始驚申、尤懈怠之由仰含了、又申云、可レ被ニ沙汰一之事等繁多、不レ可レ叶ニ將監二人之功一、仍可レ被レ相ニ副兵衞尉功一人一之由所レ申也云々、仰云、兵衞尉事、不レ可レ及ニ本府之沙汰一歟、早只勘ニ功程一、可レ觸ニ年預將一者、或云、行幸明日云々、但無ニ定說一、中宮明曉可レ被ニ入內一云々、今日有安來、彼事重以辭遁、近代之事只以ニ無爲一可レ爲レ先、〔以ニ一旦之榮一不レ可レ招ニ終身之恐一、仍再三所ニ固辭一也、件男今日下ニ向福原一云々、〕

十七日、己巳、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雨、自ニ今日一三箇日、奉ニ幣帛於大原野社一、依レ有ニ夢想事一也、仍降ニ庭上一修レ祓、又遙拜、（衣冠取レ笏、）入レ夜、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長來語云、

御幸延引事、昨日申刻依レ有二可レ示之事一向二大理第一、以二件人説一始所レ承也、園城寺大衆發起相ヨ語延暦寺及南都衆徒一、參二法皇及上皇宮一、可レ奉レ盗ヨ出兩主二〔之由、去八日〕成二評議一、其事〔自レ達ヨ前幕下之邊一、頗致二用心一之間、彼日〕默止、於レ〔今者可レ伺二御幸之間一者、猶以結構、事已〕一定、有二證人等一、因レ茲去夜以二檢非違使季貞一〔馳ヨ遣〕攝州二了、隨二彼申狀一、來廿一日可レ有二御進發一云々、大理又云、此事法皇自被レ仰ヨ遣前幕下之許一、仍爲二實説一云々者、此事偏天狗之所爲也、佛法王法滅盡了歟、不レ能二左右一、行幸猶明後日云々、此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精進如レ恒、今日淸景注ヨ進騎射雜事饗祿等一、

十八日、庚午、〔天〕晴、人傳云、攝州之使季貞、昨日歸洛、御幸猶明曉云々、又法皇自二鳥羽一、渡ヨ御五條大宮之邊家二、爲行家云々、武士等多奉二圍繞一云々、或云、依レ恐二衆徒事一、奉レ移二洛中一、於二一所一可二守護一、或云、奉レ具二上皇一可レ有二御物詣一之次、可レ御ヨ坐遠所一云々、縱橫之説、難レ存二一定一、又傳聞、主上此兩三日御不豫、自二昨日一頗六借御坐、御乳一切不二聞食一、又言語不レ輙、近習女房等難レ成レ歎、世間騷動之外無二他事一、如二御祈事一、一切無二沙汰一云々、萬人無二正念安堵之聲一云々、〔天魔偏得二其力一、佛神失二威力一歟、悲哉々々、〕何爲、

十九日、辛未、終日降雨、〔今曉上皇御進發了、法皇〕去夜欲レ渡ヨ御五條大宮爲行家一之間、六條壬生之邊不レ知二誰人宅一、設二鋪設一、裝二御裝束一、法皇不レ知ヨ食其子細一、到二四墓邊一給之間、前將軍獻二使者一、申下日次不レ宜後日可二渡御一之狀上、仍忽以還ヨ御鳥羽一、次第奇異事歟、今一兩日之間、猶可レ渡ヨ御五條大宮一云々、今夕雖レ可レ有レ行ヨ幸于八條院御所一、八條東洞院、依二主上御不豫六借一、御延引云云、

廿一日、癸酉、〔天〕晴、大將番長秦兼重相ヨ具弟男一來、召レ前見之、仰下可レ候二余方下﨟一之由上、未刻、信助阿闍梨來、談二最吉夢一、又云、來廿七日可レ參二高野一云々、此日二位中將兼房息小童、覺智僧正弟子、今日於二三井寺僧都覺尊白川房一、即爲二弟子一云々、出家、自二父中將北家一出立、藏人五位前駈三四人、此中兩人、自二女院一被二催遣一也、隆季卿息兩人在レ共云々、出家事訖、被レ參二女院一云々、

廿二日、甲戌、〔天〕晴、右近廳頭淸景來、申云、御即位雜事、以二將監二人一、功一、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頭辨可レ被二下知一也、兵衛〔尉〕功無二先例一云々〔者〕、

〔廿三日、乙亥天晴、申刻許、中御門大納言來、余謁レ之、頭之被レ歸了、今旦辰刻、地震、今曉女房有二吉夢一、仍俄熊野可レ立レ使之由、致二沙汰一也、〕

廿四日、丙子陰晴、時々雨〔降〕、召二大將番長兼重一、令レ乘二揚馬一、〔此日參二女院御方一〕

〔廿五日、丁丑天晴、左馬權頭宗雅來、談二世間事等一、去十六七日等之間、依二大衆事一御幸延引、世間忩々之事等也、不レ能二委記一〕

廿六日、戊寅〔天〕晴、右近府生持三來月奏二、取二大將判一、智詮阿闍梨自二今夜一始二精進一、來月朔日可レ進三發熊野一也、是余使〔也、余〕今日洗レ髮着二淨衣裳等一（常小直衣小袴等也、）潔齋、忌二月水姙者等一、降レ庭禮拜廿一反、又心經百卷轉讀、阿彌陀、藥師、千手〔觀音、〕十一面、不動等眞言、各千遍、此外阿彌陀大咒七反、藥師大咒百反、千手陀羅尼七反等滿レ之、又招二覺乘得業一、示三付春日祈事等一、自二來月三日一可レ參二詣春日一、又同日可レ奉レ供三養自筆心經一事等也、各能々可二密〔々〕一之由仰了、〔雖レ無二內心之過怠一、爲レ遁二外聞之恐怖一也、意趣等委示聞了、只生涯安穩而不レ可レ招レ災、殊又恐身之爲レ體、始終不審之由也、〕

廿七日、己卯〔天〕晴、取三寄右近府騎射雜具、幷御卽位之間雜具等二、見レ之、光盛參上沙三汰之二、〔今日定（淀カ）御卿來、一昨日下三向自二熊野一云々、〕

廿九日、辛巳〔天〕晴、午刻、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長來、傳二攝政命一云、來月二日平野祭、可レ被レ立二殿上使一、（當今初度也、）而彼日凶會日也、代初〔惡日之例、被レ問二外記一之處、天仁、仁安、〕初度被レ立二殿上使一〔之日、卽凶會日也、仍被レ逐二彼例一之處、未三着三〕御御束帶一、凶會日初着御、不レ可レ然之上、御不豫之後、未レ有二御浴殿一、旁御禊之儀不レ可レ叶、爲レ之如何、可二計奏一者、申云、雖レ被レ立二殿上使一、無二御禊一之例、先蹤多存、是雖レ非二初代一、今度事已難レ被レ行二御禊一歟、凶會日始着二御御束帶一、及二御樂之後一惡日御浴殿、若不可候、仍准二他時之例一、被レ立二殿上使一無二御禊一、何事之有哉者、申刻許、大夫史隆職來、內々示二紫宸殿御裝束之間事一、今日奉レ渡二熊野御正體鏡於使〔智詮〕之許一、余先奉レ拜レ之、

晦日、壬午〔天〕晴、及レ晚小雨、早旦智詮〔阿闍梨〕來、明曉進發、祈之間事、委仰付了、今夜余有二吉夢一、今日余奉レ書二金泥心經一了、（十三卷、爲レ奉レ獻二熊野三御山、三所、及若宮、王子、瀧下等一也、）又女房奉レ書二梵字同經三卷一、相具送二智詮之許一了、此外梵字

素紙摺ヲ寫法華經三部、幷王子心經等ハ、所レ奉ニ相副一也、件法華經三部外題、余書レ之、
今夜余心中詠ニ一首一、
世をおもふ〔こゝろの中をみくまの丶〕
神のめ〔くみをあふくはかりそ〕
須ニ書付〔進納一也、然而風聞有レ恐、仍中心詠レ之、神明權〕現定有ニ知見一歟、余自ニ壯年之當初一、鎭〔欲ﾚ世〕之及ニ澆季一、屢庶政之反ﾁ淳素上、若奉レ遇ニ社稷之主一者、盡レ守ニ六正之一一哉、故有ニ此詠一、

右治承四年庚子春此一狀墨付百貳拾九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闘書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摸寫之畢
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子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課爲後昆之龜鑑其末苗不讓他之本號玉葉祕握而可貯深奥者也
于レ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此一冊者慶安貳年己丑三月廿三日關白昭良公被借用書寫今日返給者也爲後證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三十三終

玉葉　卷第三十四

自治承四年四月
至仝　六月

治承四年夏上　　歳次庚子

四月〔小〕

一日、癸未、〔天〕晴、入レ夜陰雨、今日重召ニ寄右近騎射具一、仰ニ光盛一支ニ配家司職事已下一、大途逐ニ元永例一歟、申刻、持ニ來擬階奏一、余加ニ朝臣一、大將書ニ名字一返給了、自ニ酉刻一至ニ亥刻一有ニ炎上一、起レ自ニ八條一、至ニ六條一、余奉ニ使於關白御許一、依ニ燒亡近々一也、又遣ニ長光入道一、不レ取ニ出一物一、爲ニ灰燼一了、幷光盛免ニ除爲ニ了、等之許一、今夜書ニ始理趣經一、金泥也、今夜、御祓前駈定幷小除目云々、上卿中御門大納言、職事頭辨云々、

二日、甲申、〔天〕陰、終日奉レ書ニ理趣經一、早旦、大夫史隆職注ニ送去夜除目一、被レ任ニ齋院長官以下一、幷山城介、馬助等ニ云々、又藏人親家任ニ右近將監一、

三日、乙酉、〔天〕晴、大風、〔寅刻有ニ吉夢一〕今日、被レ告ニ申卽位之由於伊勢太神宮一、攝政被レ參ニ神祇官一、前中納言雅賴〔卿〕一人扈從、行事辨兼忠、上卿左大將、職事頭前亮重衡、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等參候云々、御手水了、問ニ事之具否ニ之後有レ拜、召レ使巳上所役、頭被レ立了云々、巳上事、雅賴所ニ注送一也、今日梅宮祭、〔付ニ〕奉幣一如レ恒、陪膳行頼朝臣、今日、於ニ春日御社一、奉レ供ニ養自筆心經金泥一五卷一、昨〔日〕奉ニ送之一、又奉ニ幣帛一、

四日、丙戌、午上〔天〕晴、未刻以後雨下、奉レ書ニ理趣經一了、實嚴〔闍梨〕來、奉レ書ニ梵字一、明曉、可レ送ニ高野信助阿闍梨之許一、來七日於ニ奥院一可レ奉ニ供養一也、〔今夜、爲ニ夏節一向ニ南家一〕

傳聞、平座上卿三條大納言、參議實宗卿、外記不レ進ニ祿法一、仍〔以〕ニ白紙一被レ奏、五位外記、依ニ炎上一各早出、六位外記不レ知ニ案內一、申ニ此由一、不レ足レ言云々、

〔五日、丁亥、天晴、早旦歸レ家、今日參ニ女院御所一、入レ夜歸來、〕

六日、戊子、陰晴不レ定、雷鳴、院還御、今日雖レ可レ有ニ延引一云々、召使來云、來九日可レ有レ行ニ幸大內一、右大將可レ參云々、申ニ承之由一、

七日、己丑〔天〕晴、於弘法大師影前、供養自筆心經一卷、此事忽然而俄所思立也、今日於高野奧院、奉供養金泥理趣經、又於高〔野〕、可奉供養心經之由、所存中心也、請佛嚴聖人、爲導師、事卒爾之間、只以長絹一疋爲布施、又今日、同聖人受心經祕鍵、右近廳頭淸景來、申御卽位當府雜事用途料成功之間事、被宣下將監一人功、而依可不足、可申請二人云々、余云、一人功何不足哉、專不可申請二人歟、但且依先例可進止者、今日奉幣賀茂、齋院不替之由也、

八日、庚寅〔天〕晴、定能卿注送云、昨日奉幣、上卿中御門大納言、使定能卿、可有幣物哉否、雖有〔其〕沙汰、依攝政被申、有幣帛云々者、余案之、長和、治曆、應德、無幣帛、天慶有之云々、不被追近代吉例、如何々々、入夜、藏人左少辨行隆、以書狀問送云、明日遷幸之間、主上可召御束帶、而雖不正、何事之有哉、如何々々、報云、幼稚之君、如法之條、不可叶、雖不正、必可召御束帶者、內々可尋申之由、女房被申之由、藏消息、事體太見苦、余返事、以基輔奉書遣之、

內裏無灌佛、出家所々有灌佛、余、及大將、皇嘉門院、八條院等、進布施、各以隨身爲使、大將布施、書名二字、如恒、女院御方奉行、別當經家朝臣、判官代能業云々、

九日、辛卯〔天〕晴陰、酉刻許、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長、爲攝政使來云、今夕可有遷幸大內、依例可被用移徙儀、而於御前座有盃酌〔及〕攤事等、其間、幼主獨御盃御座之條、專不可叶、先例雖幼主多御、未有如此之例、不御盃御座、被行此禮之條、偏以新儀也、又如重衡朝臣、祗候御傍、無例之上、事非穩便、若又可被止擲采之禮歟、彼是之間、進退維谷、迷是非了、欲承御案之旨者、報云、先被停御前之儀(盃酌、及攤事、)條、一切不可候、只任例可有出御也、而臨時不可叶者、卽以入御、全不可及難、其後被行如在之禮、尤可宜歟、此外不可及異議、節會之時、中間雖入御、御膳猶供之、自餘事、又皆行之、盍被准據哉者、光長密々云、此事、人々樣々有云々等、不設庇御座、可垂母屋御簾歟、將又如除目等之儀、垂庇簾、不設長押上座、於孫庇可有攤儀歟、又今如令申給、如形可

有出御歟、此等之間事不切云々、余案之、初之兩儀、共以不被甘心、只中間入御、全以不可有其難事也、

此日、新帝自五條東洞院邦綱卿宅、第遷幸大内、來廿二日於紫宸殿可被行即位之禮也、依天仁元年八月例、所被行也、行事上卿、辨權右中辨光雅也、右大將、秉燭以前參内、螺鈿劔、平胡籙、等如常、隨身著染分袴、又舍人、居飼、給裝束、雖夜陰事、依今上初度行幸也、先例又如此、普通例、夜行幸之時、隨身著白褂袴也、召仰之後、帶弓箭列立、次第存例、但母后同輿、其儀又如常、主上乘御、安御璽、撤御草鞋之後、近將參上、下格子、除中央間、時忠、知盛等卿、取几帳候左右云々、到大内、經待賢、建禮、承明等門、其外、設黄牛裝等如例、大將、下御之後退出、經階下、宣仁門等、自花德門退出了、依及深更、幼稚之者、可無便宜、仍所忩退出也、内裏之儀、可尋記之、

今日、新院自嚴島入洛給、入夜云々、今日依熊野御燈、明日遙拜、又有所作等、

十日、壬辰、終日甚雨、入夜天晴、年預中將隆房朝臣、以將曹清景、示御即位本府雜具之間事、仰返事了、

今日、以消息問日來不審於新院女房之許、今日新宮燈明也、所作等如昨日、今日齋院次官來催云、明後日御禊、可進上車牛者、申承由、

十一日、癸巳、天晴、光盛季長等參、又將曹清景參入、沙汰御即位當府雜事等、以將監成功二人、可致〔沙〕汰〔之〕由下知了、宣旨被載一人、然而今一人大將、故府奏可申沙汰之由仰了、又騎射雜事等、家司職事等、領狀之不足、〔充〕待等了、來十六日可被行御即位叙位之、右大將可參旨來催、申所勞之由了、今日那智燈明也、所作禮拜同昨日、明日齋院禊料、新大納言、依上卿也、斯借大將毛車、仍遣了、拜賀之時、申請車之例、相加下簾榻等、今度不然也、今日隆職來語云、十六日左府參内裏、許殿庭裝束之儀、實房賴實等卿相伴、左府實房直衣、賴實束帶、又頭辨經房兩大外記、隆職等參會、大略被定仰了、先去比隆職以今案注指圖、内〔々〕覽左府、大都無相違云々、又申云、去一日平座了、宗家卿爲上卿、被行齋院御禊前駈定、幷小除目、御禊明日而往已道虛、公家御衰日、一日之中、有三ヶ之難、然而依爲式日、不被忌避、此事兼日被問日時之處、擇申九日、而萬事不可叶之、仍以式日可行之由、被仰下了、仍所勘申

云々、又申云、去九日還幸之間、公卿祿褂不法、就中攝政祿、可用綾褂之處、諸國不濟之間、所用平絹、以外違例也〔云々〕、

十二日、(甲午)陰晴不定、時々小雨、此日初齋院御禊也、余依先日召獻牛、(第三車料、)牛童不給裝束、本所被設之故也、進車之時、車副牛飼等賜褐衣袴等、相副令進者、今度御禊、無六府之前駈例也、自明年可有件等前駈云々、晩頭定能卿來、語去九日還幸之間事、於宜陽殿有三獻、上卿左大將、其盃乍三獻不傳辨座、天仁例云々、經房、光雅、行隆等勸盃、少納言早出不候座、只辨官三人許也云々、又臺盤近(坦イ)角立之、依座下無其所、着奧座之人、經長押下嶺、或作着、沓到奧座末(筵上)、揖脫履昇着、或於筵西頭也、(柱外)揖、脫沓(或跪或不然、有兩說也)、進行云々、今夜人人多於座末揖、定能獨於筵外揖、但不用跪說云々、第二日、上卿實房卿、(布イ)令立上臺盤、仍座末有路、着奧座之人、昇自座末間西面、經臺盤末着座云々、又攤之間、御裝束如恒例、主上初日如形出御、即入御、第二日無出御云々、人々作法不同、但多分着奧之人左廻、而頼實卿右廻云々者、此事不審可尋、不論奧端、惣以有執左廻(右イ)之人、然而下官、於奧座人者、存可左廻(右イ)之由、(卿有存旨、)仍定能卿尋問之時、答此旨、從此命云々、未聞着奧座之人用右廻之例、但定有所見歟、如此之作法、守株不可加難事也、又即位之間、問不審事等、粗報答了、自七日至祭日神齋、有御禊年如此、傳聞、今日禊、典侍不渡大路、參會河原、違例云々、奉行職事親經、只仰可渡祭之由、不催御禊事、親經陳云、令催禊齋之由、典侍盡存哉云々、大略彼是未練事歟(也イ)、

十三日、(乙未)天晴、參女院御方、雖為神事、依不密、不奉忌女院、但於祇候女房等之有障者忌之、余候御前之間在壺禰云々、

十四日、(丙申)天晴、參女院御方、入夜歸來、

十五日、(丁酉)陰晴不定、賀茂祭也、近衞使右近少將基宗、(被許昇殿候云々、)中宮使亮通盛朝臣、馬助源正綱、齋院長官左少將實教朝臣云々、禊齋、上卿新大納言宗房、幷左中辨經房朝臣、余不見物、

十六日、(戊戌)朝間天陰雨下、午後天晴、祭還也、家中男女少々為見物行向、余不見物、攝政密々見物者、信

基朝臣、乘車後云々、太見苦事歟、
十七日、己亥、陰晴不定、未刻、雷鳴甚雨、申刻晴了、或人傳云、醍醐之邊、有行調伏法之〔禪門之〕人之由、世間風聞、未聞其人、大略令調伏禪門邊云々、甚無所據事歟、
十八日、庚子、天晴風吹、此日告祭也、奉幣如例、陪膳季長朝臣、奉行保行、陰陽師憲成、今日光盛參上、申騎射之間雜事、又先日左兵衞督知盛卿所示之西京地訴事、右近衞頭將曹濟景陳狀召進之、可遣彼卿許之由、仰基輔了、以件朝臣、令傳申之故也、
十九日、辛丑、天晴、右大將來二十六日可參臨時祭之由催之、申承之由、季經、頼輔、經家等朝臣來、及晩定能卿來、問即位叙位重行之由事等、爲方違向南、
廿日、壬寅、陰晴不定、大將聊有所勞氣、卜筮了、
廿一日、癸卯、天陰雨降、申刻以後晴、此日御即位叙位也、執筆左大辨長方云々、侍從良經叙正下、臨時也、攝政叙從一位云々、及明朝事訖云々、此御即位記裝束事可記、又可淸書也、
廿二日、甲辰、天晴、此日天皇即位於紫宸殿、（春秋三歳、）大極殿火災以後、未企出來之故也、粗撿先規、於他所即位之例、古來三ヶ度、所謂陽成院、（依大極殿災、於豐樂院有此禮、）冷泉院、（依御惱、於紫宸殿有此禮、）後三條院（大極殿及紫宸殿共無實、仍於官廳有此禮、）等也、今度紫宸殿與太政官廳、於何處可被行此儀哉之由、豫以議定、被問公卿九人、及兩大外記、大夫史等、遂所被用此殿也、（予細見先日記、）午刻着束帶、（蒔繪劔、紺地平緒、自大内臨幸之時、多用蒔繪劔（而）近久有儀、人々着螺鈿了、其後多以如此、今已無臨幸之儀、仍復舊儀用蒔繪、他人又如此、隨身、乘移、巡胡籙、）參大内、經陽明、花德等門、向紫宸殿、見御裝束儲、高御座之外、大略如康保式、（康保被用御帳也、）但少々有相違事等歟、具在指圖、仍不勞記、先々天皇御後房、小時母后被參休所、（以南殿北庇西第二三四間并三ヶ間爲其所、時忠、知盛等卿、取几帳候左右、女房等在御共、）頃之、以藏人左衞門權佐光長、被問時刻、（未刻、）申至之由、即天皇渡御紫宸殿高御座、其儀出御自仁壽殿、（稱之後房、）額間、（自同母屋際至于高御座後、敷筵道、先例筵上敷白布、其上供兩面筵道、而今度不敷布、單只筵上敷兩面、尤違例也、）御前命婦左右各二人先行、（五位藏人二人（光長、親經）就之、）次内侍二人持劔璽、（左劔右璽、今度式云、内侍候前後云々者、尋常行幸儀如此、至于即位之禮者、兩面之上、他人敢不蹐、因之劔璽内侍相並先行、古來之例也、未見候前後之文、今度式若慣常法歟、將有所存歟、衆人〔謂以〕失歟、○以柳原本補謂以二字）次攝政奉抱幼主、歩兩面之上、頭辨經房持御笏筥、五位藏人行隆取玉御冠、同親經持御沓、（赤色、）各以相從、御前命婦、留立高御座後階

左右男柱下、（入候之、後引還、）攝政昇自同階、奉居幼主〔於〕高御座上、（頭前亮兼衡朝臣、褰御座後帷、）兩內侍昇同階、褰東面帷、置劔璽於御座左方退下、次母后出自休所東面、被參高御座、（兩卿祗候如始、攝政暫退下、）次攝政參候御座艮角壇上、（座後立屏風、如例、）于時雖奉仕殿庭、裝束諸儀未辨備、奉行之潛、（左方行事左中弁經房朝臣、右方行事右中弁兼光朝臣、職事光長等也、）頻加催促歟、此間左右中務取物、諸司花樓陣近仗等、各以參列、（左右大將代共在右中將代在北、少將代在南、先例右近如此、左近以大將代列北、相互以相違爲〈本イ〉云々、今已相同、還似違例、）次典儀少納言藤原仲家率贊者二人、入自月花門、就床子、此後經時刻、仍以藏人、遣內辨休幕、（以春興殿東庇爲其所、）再三被相催、又左方親王代、右兵衞督家通卿遲參、同以催促、（本所被點右宰相中將實宗卿也、而去夜假稱疾不參、仍打入禮服於彼卿、家平以遁貧、倉卒之間及遲引歟、）申一點、內辨左大臣、着禮服、取牙笏、（押笏紙、不被取副下名、如何、）經敷政、宣仁等門、幷宜陽殿壇上、軒廊西二間等、（留立柱中、刷衣裳等、）於砌外練始、（足摩如例、）入自幄北面西間、自兀子前着之、（先揖後居如常、其前立黑漆小床子、置式筥、）意氣洋々、進退叶度、禮服之器量、誰人如之哉、可感歎々々々、

次兵庫頭範保（例束帶着靴帶劔、）就床子、（件床子、內辨幄南去一丈餘立之、）兩大外記、大夫史、就幄後床子、（南上西面、）次大內記業貞、率少內記二人、（已上例束帶淺沓、各持位記筥、）入自日花門、經幄南、入自西面、跪、膝行取廻筥、置机上、（大內記取兵部筥、少內記上﨟取式一、下﨟取式二、如此次第置故實也、而業貞取式一、下﨟內記取兵部筥之間、次第違亂、依內辨命更取替置之、其間作法失度、見者解頤、）次內辨召內豎、（二音、）頃之、內豎參上、立幄坤角、（着靴參上如何、）內辨宣、式乃司七兵乃司七召せ、內豎稱唯退下、小時式部丞藤原資博、兵部丞藤原定家、（各例束帶着靴、）入自日花門、經幄南、列立同坤角、（西上北面、）內辨宣式ノ司七、（臨此時自懷中取出下名副笏、頗以懈怠歟、）式部丞微音稱唯揖、經兵部前、至于幄南面中幄下、左廻、（可右廻歟如何、）指笏頗北、〈に〉〈さ爲〉傍行於同柱西頭（入西間也、）跪頗向北、一兩度膝行俠、內辨以左手給下名、丞以左右手給之、取副笏送、行立左廻經兵部後加本列、次內辨召兵部、給下名、儀同前、（但於幄南綱外指笏異式部、抑大極殿儀二省作法、於幄坤柱南頭指笏入自幄西面給下名、今經南面〔西〕間、若依便宜歟、可尋、）兵部退歸間、式部先以退下、相率出日花門了、次內辨召內豎、（二音、）內豎參上某所如初、內辨宣、式乃司七兵乃司七召セ、內豎唯出召之、次二省輔代卒允代入自日花門、列立幄坤角、（西上北面、允立後、）內辨宣、式乃司七、輔代入自幄西面、跪懷中笏、（所揖歟、）給位記筥退下、給丞皈參給、第二筥又給丞立本所、次召兵部給位記筥、儀同前、（內辨給筥問、置笏於前案、給了取笏、更召兵部、）

給之、（皆如正月七日儀、）二省率丞、經中務花樓陣等後、置庭中案退下、次内辨召近衞者一人、（召儀無別作法、只被川歟、）左近膓頭久直參上候幄南、内辨被催外辨鼓、（其詞不聞及、無指作法事也、）久直承仰不唯、出日花門了、次執翳女孺著座、（先是群集紫宸殿東西庇、西庇者尋常御膳宿也、仍中有壁、東庇尋常儀、無中壁、今爲對彼（假）捻壁爲隔、）其儀入自北廂東西面妻戸、着母屋東西第一間床子、（左西面右東面、幷三重就之如常、）須取翳參上、寄立座後壁了着座也、而件翳子豫以立之、内豎突手參上、尤違例也、（大極殿儀、北面東戸外立、件翳臨參上之期、内藏官人傳授之、此殿儀、件作法、頗可無便宜歟、縱雖無官人傳授之儀、踏翳於東面西庇、女孺等取之、可參上也、光（長）云、緣本座立翳、其例間有云々者、縱雖有其例、豈追失儀哉、甚以無謂、）次褰帳各出自宿所、（左恭禮門外三ヶ間、假爲其所、右明儀門外三ヶ間、假爲其所、）入自東西戸、（執翳同路、）着母屋東西第三間座、（西面、傳女房數人、取几帳子相從、若座了退歸、采女必一人留居座後、褰帳時爲扶持也、）次威儀命婦、左右各二人、出自北廂東西面幔、（左攝政休所、右母后休所、）着母屋東西第二間座、（相並、）抑威儀命婦着座之後、褰帳可着座也、今褰帳先以着座、可謂違亂、次左右親王代、（左兵衞督家通、右三位中將賴實、）殿上侍從、（左治部卿源顯賓朝臣、右木工頭源師泒朝臣、）少納言、（左平信國、右藤原惟基、）各着服帶劍、（兩親王代付玉佩、侍從少納言不付之、）入自敷政神仙等門、昇自南廂東西階、經簀子立位既、其儀親王代、進出南簀子、當東西第二間、留立相揖、入自同間、經侍從位既前、立親王既揖、（賴實經二間東頭、直北進可然、家通同可入二間西頭也、而經東頭之間、斜經侍從位既南西、頗似無便宜、）侍從同經南簀子、（無揖、）入自同間、立位既、（已上昇長押之時、左爲先右足、右爲先左足、大極殿儀、無此作法、依無長押上下也、）無少納言立南簀子東西第一間既、（各有揖歟、不見及、）次開長樂永安門等、件、佐伯兩氏各一人、着五位禮服、（雖不給位記、以前先例如此、）率門部各三人、入自長樂（左伴、）永安（右佐伯、）兩門、坐承明門内壇上、（用胡床、東西相對、）門部座壇下如式、先開門及兩氏着座事、可有執翳着座以前歟、雖然代々例多以如此、所謂應德等例也、就中保安、仁安等、内辨不着幄以前、堂上辨備了、殿上事不必守堂下之次第歟、次兩氏降壇北面而立、（依遲々、内辨密々被相催、）兩氏復本位、次兵庫頭、立座頗進出、向北敬折申云、刀禰召爪鼓令擊ム、（但不聞及、）内辨宣令擊ヨ、頭微唯復座、仰鼓師令擊之、（開門之後可擊召刀禰之鼓也、而開門以前、被（將）擊召刀禰鼓、未曾有之違例、雅賴、朝光、大將開門以前、召舍人歟、如何々々、）次門部開承明門、（諸門皆應、）次外辨公卿六人、（大納言、實房、宗中納言、朝方、實家、參議、長方、定能等也、朝方、長方、着紫色禮服、定能雖爲四位、依近例付玉佩、）入自承明門東扉、各就標位、（異位重行、西上北面、上首實房卿練步、其體如左府、大極殿儀、如式文者、雖可設版位、近代例多立標、於紫宸殿儀者、諸節皆用標、加之樂保式、載立標位之由、旁以勿論、）抑異位重行列、中古以來、不守記文、今度又如此、其立標位記案異、立大納言二人標、其末去南一許丈、立中納言二人

標、其末〔去三〕南五尺、立三位宰相一人標、中納言之後者一許丈立四位宰相一人標、就之案、違例有二、先任見任、可立標也、而就見參立之、前庭雖狹、何無立見任標之所哉、是一、次如記文者、大臣後立大納言標、其後立中納言標、（其末頗退立三位宰相標、）其後立四位宰相標、而大納言末頗退立中納言〔標之〕條、頗背記文之心、是二、但治暦、（經信、）保安、（中右、）等記所注、幷仁安之例如今日、又寛弘行成記云、宣命使、揖進出給大納言後云々、者此文頗中納言標、似有大納言末、（他年々記、可被異位取行由、更不録列立之子細、）就是等記、立今日標歟、雖異代之例、何必追先儀哉、何況此外代々已載重行由計也、不背記文歟、何弃彼用之哉、理不可然、兼日定能卿疑云、大中納言、若就近例、不重行者、四位參議可立何所哉、依治暦保安之例者、三位參議之末、頗退可立歟、如何云々、答云於治暦經信記者、例立之趣、記録有疑、（依事案不能叙之、）不足爲證、至于保安者、無三位宰相、偏不似今度儀歟、猶守記文、可被列中納言後者、今日守命列立耳、次式兵兩省列叙人、（不著禮服、）左右相分參入列立、次兵庫頭申内辨、令擊鉦、（其儀如常、）次左右執翳女嬬九人各取翳、經母屋庇西第一間、下簀子追〔行〕、（左西行、右東行、）入自中門、（左入自御座西間、其間狹自大極殿、仍自中央間、欲遶入之故歟、或說入自御座東西間云々、）列立廂、（東以西爲上、〔西〕以東爲上、但今日其立樣猥雜也、左右行事弁行之、）次左右褰帳起座、昇自高御座東西階、進南壇上、采女各一人持針糸、相副御帳、帷左右内さ爲に卷天、以針閇上之如八字、以小刀切糸餘、各復座、（東右廻、西左廻、）次執翳經本道復座、（寄立翳於後壁之後各床子、）宸儀始見、執杖稱警、（若宿居近杖胡床之蹕也、）式部稱面伏群官敬折（禮服公卿、叙人二者等也、内辨不立、）諸仗共居、次主殿圖書各二人、就鑪燒香、（主殿先主炭、圖書次燒香、）次典儀少納言仲家唱再拜、（兩三步進唱之、さいはい四字皆上聲也、其賛者唱之也、）賛者相傳、（今日相傳音不聞、）次外辨公卿再拜、次宣命使權中納言朝方卿、揖頗北進、又揖西折、經大納言後、當同上程、乍西面揖北折、（自此所練始、此事甚不得心、自離本列可練步也、自畫之大略、不可略作法、何況未見如此之例、尤可謂失儀、）經大納言列上、斜進就宣命版位、揖〔指〕笏開宣命、於右腋即推合、指上目上、更引下讀了、又推合右腋〔右廟〕、（謂之宣制一段、）群臣再拜、次宣制又一段、群臣再拜、（新造式宣制二段、今作法相違彼文、此事先例不同、寛弘四段、治暦延久寛承三段、如宣命文者、三段有例歟、）武官不拜、振旗稱萬歲、此間宣命使卷文拔笏取副文、揖左廻、練行於始所揖東折、（已後不練、）自列後復本位、（曲折揖如初、）諸杖居二一省（式部少輔光輔、兵部權少輔尹明、）召

給位記、叙人拜舞、（兩氏同立、）典儀云再拜、（一兩步進出唱之、口傳云、今度動身唱之、初進時立版下、仍今度不能進出云々、）贊者承傳、外辨叙人共再拜、次左侍從、（親王代也、）參議右兵衛督家通、揖經四位侍從前下簀子、（爲先左足、）揖西折進行、自東第三間西頭、頗屈行至第四間、更申腰揖、又屈北折昇長押、（頗遁東爲先右足、）兩三步北進、先大傍行三度了、深屈如欲居、小傍行三度、（頗與大傍行無差別、如何、）當御前跪、膝行三度、深揖起揚、又俛伏左右引笏頗退、（逆行三度許也、）奏云禮畢、（其音可高長、而甚微音也、堂下無聞者、レイヒツ、作四字、皆上聲也、）更起揚揖、膝退三度許立、（敬屈如欲居同初、）小傍行三度申下、（腰猶屈、）大傍行三度右廻、（可左廻歟、）中腰、（退時無屈行、）自初間下簀子、經本路後本位揖、（曲折揖如初、）次令擧垂御帳〔之〕鉦、（其儀如初、）次執翳女孀取翳進立、（如初、永治記云、自初進時至于今、作持翳所、是賓儀說者、）次褰帳參上、垂御帳、（采女如初相副以小刀切門上糸、）復座、次執翳引還、執杖稱蹕、此間外辨公卿自上﨟退出、（須擊退鼓後退出也、甚以爲早速、）次天皇還御後房、次兵庫頭申內辨令擊退刀禰之鼓、此間執翳、威儀命婦、褰帳命婦等退下、次內辨立揖右廻、出自幄西間、揀步、（去版二三尺許揀留、）經軒廊西二間、宣陽殿壇上、仙仁、敷政等門、退下休幕、次殿上侍從、各經本路退下、次予退出、參新院御所、（八條坊門、壬生二品家也、）謁女房、自昨日有御灸治云々、（七ヶ所、）典藥頭定成候也云々、粗奏今日次第退出、

今日參入公卿、（除禮服、）

攝政、予、左大將、藤大納言、別當、堀川中納言、前源中納言、右宰相中將、（實守、）左兵衛督、

人々伴侗殿坤簀子、見今日儀式、（各着沓、）但予及左大將、前源中納言等、初覽於殿東廂、見內辨作法、雖頗無便宜、案大極殿〔儀〕、人々群立〔翔角〕壇上見之、（愚記雖告之、中古以來流例也、）〔准彼〕者、此殿儀〔可停立東階〕上簀子、雖然內辨幄其程甚近、直下了之條、非無所憚、仍隱居東廂戶內、所伺見也、其後余交居右方執翳之中見物、是又雖不可、隨當時之便、左大將後出來、於同所見禮畢之儀也、

今日違例事、

一執翳女孀、空手着座事、

一二省丞入自幄南面、給下名事、

大極殿儀、入自幄西面給之、紫宸殿之禮、何可異哉、是內辨命云々、

一擊召刀禰鼓後、令開門事、

此事大違例也、古今未聞、後日大外記賴業云、內辨命也云々、

一宣命使棘半分、不棘半分事、
一自後房至高御座筵道、不敷布單事、
一外辨公卿、不待退鼓退出事、
御裝束儀見指圖、〔仍不委注之、〕人々交名及裝束、〔尋官外記、藏人方、及左右近〕衛府生、以注狀續加之、
外辨儀（定能卿注送之、）
外辨幄
當烏曹子南、南北行立之、（南西北引幔、東無幔、）幄南二許丈引幔、西折至幄巽角、（東南有幔門、）幔內南北行立上官床子、（弁座在前、北後設外記史座、）
剋限、二條大納言、新大納言、及定能等、入東幔門、經上官座上、入幄東着兀子、定能經床子下着之、不經幾程、右衛門督經同路着之、（隨身狩胡籙、菓巾、）此間近衛者一人走來、申外辨上卿〔云〕、可令打裝鼓者、上卿先以召使、被催皇太后宮大夫、左大辨等、早可被着之由、此間遮聲鼓了違式也、又上卿以召使上官等、可着之由被相催、爰右少辨兼忠、（不着禮服、）外記史等、入南幔門着之、數刻之後、皇太后宮大夫、（取副宣命於笏、）左大辨等、入南幔門着之、依遲參歟、次上卿喚召使、（二音、）召使稱唯進立、上卿前召兵部省歟、其詞不同、兵部丞橘經說參〔上〕進、被仰可擊裝鼓之由、（先是擊鼓了、然而猶仰之也、）頃之擊召鼓了之由、召使來告、仍各起座、（召使參前幔、）次第步運經左兵衛陣與左衛門陣間、當承明門東間、乍向西揖、北〔居〕折、（皆悉知此、）入同門東扉、列立標下、（南庭事依御出見不注進、）出承明門、於初所揖、東折退下、（三條大納言不揖之由、後日承之、）又親王代禮畢作法了、未擊退鼓以前、外辨退出之條、雖不可然、一人難留立候、仍退出候了者、
廿三日、（乙巳、）天晴、借定能卿禮服、及玉佩等見之、（冠同、）藏人少輔經親來、催祈年穀奉幣上卿、申所勞之由了、
廿四日、（丙午、）朝間小雨、巳刻以後天晴、未刻、典藥頭定成來、召前問醫道事、此次申新院御灸治之間事、申刻定能卿來、今旦相具山階寺禮服、參博陸返〔奉〕云、召使〔來二十七日〕可有〔國郡卜定、可〕參之由催、右大將〔申〕所勞了、
廿五日、（丁未、）天晴、召宿曜師珍賀、問余愼（分祚イ）之間事、又〔自〕明後日可始北斗供之由仰之、申刻右近廳頭清景來云、騎射射手事、〔申〕年預將了、可申沙汰

之由、所レ被レ申也、又本府裝料大粮米事、任レ例可レ申二沙汰一之由、年預將被レ示、仍以二解狀一可二申上一云々、穎輔入道、所勞獲麟〔云々〕、

廿六日、戊申天晴、此日石淸水臨時祭也、叓日無二日次一、因レ之不レ被レ行二試樂一、卽應德例也、使三位中將賴實卿、舞人四位四人、五位四人、六位二人、（此中一人新院判官代、）後聞、攝政着二垣下座一有二五獻一、依二納言員少一五獻、勸盃參議家通卿勤レ之、重盃定能通親等卿役レ之云々、舞人左少將公守乘二揚馬一〔云々〕、

廿七日、己酉天晴、此日國郡〔卜定云々〕、晝之〔間小雨〕、後聞、卜定上卿左大臣、〔執筆〕左宰相〔中將〕通親卿云々、定能卿依レ催、同以參入、然而依二職事一、命二通親一書二定文一云々、近江國丹波國等云々、

廿八日、庚戌天晴、未刻參二女院御方一、申刻、神心不例、歸宅忽企二湯治一、今日光盛參上、申二騎射之間事一、以二書狀一隨身等可レ被レ催二勤騎射一之由觸、攝政有上可二下知一之報上、

廿九日、辛亥天晴、午刻、隨頭淸景來、申二射手散狀一、當時返牽十五人、進可レ催之由仰了、今日申刻上邊、（三四條邊云々、）廻飄忽起、發レ屋折レ木、人家多以吹損云々、又同時雷鳴、七條高倉邊落云々、今日新文庫將來、依二吉日一置二始文書一、又白川邊雹降、又西山方同然云々、

五月

一日、壬子天晴、隨頭淸景來、申二騎射之間事一、眞手〔結〕日、隆房、實明、基範〔等、申下可二着行一之由上、荒手結〕日無二可レ着將一云々、猶觸二年預一可二相催一、且可レ示二大將命一之由被レ仰了、

二日、癸丑終日雨降、未刻、前大納言邦綱卿來、傳二新院仰一云、一昨日暴風、已爲二朝家大事一、御祈已下事何樣可レ被レ行哉、可レ令二計奏一者、（內々語云、只今宗盛卿等候二御前一、此事忽未レ及二其沙汰一、先忿參可レ申二此旨一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余申云、先可レ被レ問二例於二外記幷天文道之輩一、又可レ被レ行二御占一也、隨二彼等之趣一、如二御祈事一、可レ有二沙汰一、異常謂レ恠、辻風雖レ爲二常事一、未レ有レ如二今度之事一、仍尤可レ爲二物怪一歟者、此次邦綱謂云、三井寺被レ召之輩、一人已出來、（公顯僧正猶二進之一、）殘四人未二出來一、件張本等、世間云々之上、本寺有二落書一、其狀如二云〔云〕之說一、仍就レ彼被レ召二張本一云々、

三日、甲寅終日天陰雨下、但未申刻晴、自二本府一申云、荒多結射手、府官人已下、皆悉辭退、又爲レ賜二物具一、無二

〔可〕參之輩、爲之如何云々、即以御敎書仰遣年預爲〔隆〕房朝臣、及〔奉行職事親經等之許了、又〕院御隨身事、仰遣兼光〔之許了〕、又攝政隨身事、余以消息聞進了、各可被沙汰之由、有報狀等、今日、行縢、鞍、平胡籙、大路調進之、申刻、賴業眞人來、語御即位之間事、及一日暴風等之間事、午刻、法性寺座〔主〕被來、

四日、（乙卯）天晴、此日右府府荒手結也、大將賜雜具於射手、依嘉保（知足院殿初任）元永、（法性寺殿初任）應保、（余初任）等例所行也、大將與女院同居、彼御所不能備私禮、（非大禮故、）（又不能申請、）曹司又無便宜、仍早旦來余第、（女院爲御覽、密々渡御、）行此儀、巳刻、雜具等皆悉調具之、（支配所隨日、錄在別、）於前擇分上中下、此間奉行光盛、及役人等（大將方職事等也、）參入、午刻、射手等參集、院御隨身等、只今雖無領狀之者、今日重尋參否了之由、清景所申也、暫雖相待使者、未歸來、仍且懸裝束於寢殿坤（子午）廊前廣庇高欄、（件屋尋常上達部座也、）其儀、先大將坐〔寢〕殿西第〔一〕間南面妻戶〔簾中〕、（着直衣、其裝束無定體、只隨便宜用、）余密々居同所見之、〔同第二間以東出〕几帳、（帷不出、）次大將召人、奉行家司光盛（着衣冠、）參上、仰可懸裝束之由、（光盛候座上右行事、）次大將方職事（賴高、能業、長俊、國行、〔奉行〕、藤業兼、〔勾當〕）等、各取鞍行縢等、懸高欄、以北爲上、但

四百

（鞍不向北云々、仍向南懸之、北上懸行縢、）更取胡籙倚立長押、（初三反從之、依有煩余仰之、鞍上懸〔匿〕行縢、一度令懸之、）隨〔身〕射手之見參、十一具懸之、此間院御隨身、參否未聞、猶暫雖相待、頗向夕陽、仍大將仰光盛、召射手等、次第給之、（于時未二點也、）其儀先余隨身番長下毛野厚直、（布衣冠帶劍、〔有尻鞘〕已下皆效之、但兼武不帶劍、是一說云々、）（官人之外、或不可帶劍云々、）秦兼武、（兼成子、）同小男（兼清子、）未給名、等給之、各先取行縢鞍等、（左手取行縢、右手取鞍也、）更歸參、職事取胡籙、乍居廣庇、自高欄上傳給之、（如賀茂詣行裝束儀、）隨身取之退下、（余竊仰光盛云、先職事賜胡籙之後、其後隨身自取鞍等、符候歟如何、然而光盛稱先例之由、仍余強不仰之、）次大將番長秦兼重、（帶劍、同厚直、）參上賜之、（持樣如厚衣、）次召大府官人下毛野武次、秦重房等給之、（武春申云、胡籙一度可行、仍賜之、以胡籙匿行縢、）（上、取鞍前後退下、〔不〕尤有便之□歟、持樣如此、但〔納推〕兩人隨持得取之、）次召大將近衞下毛野〔武〕宗、（武治子、）同厚〔文〕、（厚助子、）中臣近行、（故重武子、依幼少〔先子取胡〕盛行縢、）（更歸參取〔鞍也〕、）下毛野武〔依〕（師武子、）等賜之、次召府近衞中臣忠友賜之、（他近衞不參、）各、賜訖向馬場云々、（其イ）者殘物具等沙汰給廳頭清景、（後聞、清景申可進人之由、不受取退出云々、尤不敵歟、）數刻之後、（于時）申刻、院番長播磨貞弘參來、遲參奇怪、雖須返遣、依爲院御隨身、更召前賜物具、（役人等皆退出、仍布衣之者信光役之、元永例布衣衣冠、相交役之、今度信光只一人布衣也、依衣冠之輩皆役之、今依闕如賜之、）貞弘一度取之退出、（後聞、貞弘申云、騎射雜具、於御前雖賜之、令持僕從向馬場之例、全不候、府沙汰、官人皆請取之、於馬場各所〔分〕賜也、仍密）

〔之〕預待所司、他人雖不然、依爲院御隨身、不執論云々、

騎射物具、

鞍廿具、（梅鞍黑漆、熊皮切付、〔有力革無下鞍〕）無文紺（或用紺布）腹帶二筋手夾二等也、不具轡鞍等也、

平胡籙廿腰、（黑漆前後緒皆革、胡籙黑漆、有伏輪金物、錦織、）立矢賦等、晉矢九、（尻散物、）鏑矢六、（尻鏁鈿、）各鷲羽（加カシトリ小羽、）丸緒六尺、

熊皮行縢廿懸、（一具別在小緂裏緒金物等、但調樣不同也、）

亥刻、府生持來手結、少將基範一人、着〔行云々〕、加封書名上字、大將披之、如本封之、（但其〔端〕切棄之、）引墨返給之、故實也、同刻、陰陽大允安倍泰〔茂〕來、行百恠祭、（於南庭行之、）此次去廿九日飄風事持占文、依爲希代事、結加之、兵有敗之占、尤有恐事歟、

四月廿九日、（辛亥）申時、飄風忽起、所過屋舍多以顚倒、卽成黃氣、如樓至天、其上有黑雲、右旋似蓋、又雷鳴雹降、

乙巳占云、風者天地之號令、陰陽之所發、示休咎動章神教者也、

漢書天文志云、迅雷風妖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師古曰、鄕讀曰響、）天地瑞祥志云、淮南子曰、人主之精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翼氏曰、君任小人、專權、則風觸地、（土上天也、）又曰、廻風發屋折木、飛沙走石、軍有敗、又曰、廻風數起、臣迷君政、春秋緯曰、天赤有大風、發屋折木、兵大起、京房曰、廻轉風〔入〕宮、人主愼之、太公曰、廻風暴起、營中欲發火、天地災記云、廻風入人室、飛人衣物、有驚恐凶事、師曠祕決云、疾風發屋折木、飛揚沙石、不出三年、五穀不豐、兵革縱橫、民出道路、京房易傳曰、雹下其狀如積氷、（水イ）此臣欲凌上之象也、

天文決要齊類云、雹下雷俱降、人君科絕失可救之、解怨結、招儒士、迎和氣、而無害、災異占曰、夏雹下大旱、貴人多死、

宋書五行志云、晉元帝大寧三年四月大雨雹、是年帝惡、

治承四年五月四日　陰陽大允　安倍泰茂、

五日、（丙辰）午上天晴、及晚陰、自本府持來節供於大將之許、一（折敷）一瓶、先例云々、又昨日所給射手之雜具之殘、今日自府進人所請取也、明日淸暑堂可請取也、太以懈怠、奇怪也、

六日、（丁巳）天晴、此日右近府眞手結也、未刻許、大將爲見物向馬場、乘藤宰相定能卿車、依爲密々儀、先

例召人車也、元永召宮内卿忠長朝臣車、（即御同車、）公卿、車先例雖不詳、案事理不可有其難、仍所用也、大將着冠直衣、與侍從良經同車、（侍從着布衣、薄青從合狩襖、白生單衣、濃紫奴袴、）女院女房、及余女房、同以見物、（女院御方三兩、余方二兩、但無各別之儀、混合乘用、依女院仰也、）出車五兩、（一車左中將泰通朝臣、二車左馬權頭宗雅、三車左少將兼宗、四車右兵衛權佐盛定、五車右衛門佐隆雅、一兩別共侍各二人、衛府、内舍人、瀧口、上日衆等相交、女院侍中衛府不足、仍余侍兩三輩加之、）各出彩袖、（樣々捧重也、但不若打衣、裳着只裳唐衣許也、）殿上人已下、君達諸大夫等、連車扈從、又大將共侍三人、（左衛門尉經成、右衛門尉武國、右馬允奉頼、各撰其所代也、）路頭行列、先出車、（依爲女院及余方女房也、若大將方女房見物之時、出車可在大將車後、）共人車前也、次大將車、次殿上人等車、次諸大夫車、（但諸大夫、頗引離天所參也、）到馬場副上手埒立置車、此時大將車立北、其南出車及共人次第立並也、共諸大夫等、季長、行頼等朝臣已下、下車列居大將車邊、是元永例也、（隆仲朝臣已下、參御車邊云々、）凡見物之蹤車馬成市、皆立下手埒方云々、年預中將隆房朝臣、少將實明等着行之、（嘉保、元永共次將二人所着行也、）乘燭以前、事訖歸來、未有如此早速事訖例云々、今日有所勞之上、有所思不見物、嘉保、（眞手結日、）元永、（荒手結日、）殿下共同車御見物云々、但元永眞手結不然也、

馬場儀、（傳聞記之、）

先大將殿職事及下家司、次五位等、（各交名在奥、）參馬場、（先例五位家司同參入、今度無可參之器、仍只職事參入、）次大將殿渡御、立御車於埒西、（三的北三四丈程東西立之、左近馬場儀、當三的立之、今日便頗立上之、御車頸木可懸埒之由、頭將示令申、然而被立榻也云々、）諸大夫等、列居御車左右、御車南立一許丈、立出車五兩、其南立御共人車、（已上乍懸牛立之、）

次中將隆房朝臣、少將實明等參入、昇自乙殿屋南沓脱着座、（隆房當第二間着奥座、實明當第三間着端座、）

次將曹清景（頭、）指笏、持參射手交名、（納筥、）幷口硯筥等、置少將實明前、

次將曹中臣近武（年預、）着座、（褐衣、襖袴、帶劍、持笏、）

次本府居次將饗、（官人役送之、朱漆高坏、）

次大將殿職事著座、

次射手揚馬、（次第不同、先例次第上之歟、）

府生下毛野武祚、　秦重房、　同兼仲、

番長播磨貞弘、（院、）　下毛野敦直、（右大臣殿、）

秦兼重、（大將殿、）　同恒久、　同公次、

近衛秦兼秋、（院、）同兼茂、（右大臣殿、）同兼助、（同小男是也、）

下毛野武宗、（大將殿、）　下野厚文、（同、）　中臣近行、（同、）

下毛野敦久、（同、）　同武依、（同、）　中臣忠友、

下毛野厚近、
將監中原資淸、
已上廿人揚レ之、右大臣殿、大將殿等、御隨身各賜二御廐馬一上レ之、
嘉保十八人揚レ之、其後左右近〔衞〕騎射未レ有下及二廿人一之例上、今度如レ此、人以爲二奇代一云々、
次射手等多申レ障、
各解二胡籙、劍、行縢等上結一、跪二乙殿屋東庭一申レ之、
隨二年預將命一退入、一切不レ被レ免レ障云々、
次立レ的、院御隨身、先例不レ懸之山、淸景申レ之、
一的右大臣殿御隨身、近衞秦兼茂立レ串、番長下毛野敦直懸レ的、
二的大將殿御隨身、近衞下毛野武宗立レ串、番長秦兼重懸レ的、
三的本府番長役レ之、
今日關白隨身不レ參、縱雖レ參不レ可レ役レ之、自レ下可二勸仕一之故也云々、淸景申二此由一、案二事理一不レ可レ然、如レ此之役、自レ上可レ勸レ之、闕如之時、可レ及二府者一歟、但可レ尋二先例一、
次持レ箭府生、出二居胡床一、乙殿屋北方、向レ西着レ之、
此間隆房朝臣加二着端座一、
次各射レ之、可レ射之數十三人、而十一人射了、大將殿還御、仍殘兩三人不レ射レ之、
武春、兼仲、兼秋、院、恒久、於二一的上一落馬、殆及二絶入一、
敦直、於二一二的間一落馬、　重房、　武宗、乍三中レ的、　敦文、落馬、
兼茂、　忠友、　敦近、
此間大將殿還御、于レ時日未レ沈二西山一、
次舞二求子一、府者六人立レ之、須二射手等立一也、而或早出、或又雖レ候不レ興二陪立一云々、尤違例也、不足之時、所レ召二加府者一也、
次物音、
此間本家居二穩座饗一、謂二之林歌饗一、黑柿机、
次五位四人貞光、重基、貞親、忠廣、役レ之、
次一獻、上野守賴高勸レ之、當座上臈也、次五位盛俊、傳レ盃、
次二獻、兼親取レ盃進出之間、大將示下可二持還一之由上、仍不レ及二三獻一云々、
次々將祿、各白大掛一領、兼親闕行、等取レ之、下家司等手長、
六丈絹十五疋、麻布百段、已上員數元永例也、兼渡二年預近武一了、淸景請二取之一云々、
六七番射之間、鬪諍出來、然而無レ程和平、其後四五番射了還御、不レ待二事訖一、元永記云、半訖程還御〔云々〕、乙殿屋鋪設、年預近武沙汰云々、又有二射手平張一、本府沙汰也、
後聞左大將被二見物一、諸大夫一兩列二居車邊一、殊不レ被レ忍云々、左大將見二右近衞射一、時人定有二嘲言一歟、於二密々一者更不レ可レ憚、顯現之條、可レ有二用心一歟、
又院右番長播磨貞弘、與二同下臈秦淸景一兼淸次男、聊口論、

稱二闘諍一卽是也、其間大將番長兼重、濟兄、頗有二加言一云々、太以奇怪、然而不レ及二殊事一云々、

今日御共人々、

前皇后宮亮季經朝臣、　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

右馬權頭基輔朝臣、　左馬權頭宗雅、

前讃岐守重季、　治部大輔季經、（保イ）

右少辨兼忠、　宮內權大輔親綱、

右兵衞佐親能、　少納言仲家、

治部卿顯信朝臣、　右兵衞權佐盛定等、雖レ領二〔御〕狀一、臨レ期故障出來不レ參、

前和泉守季長朝臣、　大宮前大進行賴朝臣、

前皇太后宮大進季廣、　筑前守貞俊、

散位保行、　散位信光、

左馬助正綱、　對馬守親光、

散位仲資、

參二馬場一輩、

職事、

上野守賴高、　散位兼親、

前豐前守能業、奉行、　左馬權助國行、

但馬權守長俊、

下家司、

親弘、

次五位、

貞光、　重基、　貞親、　盛俊、　忠廣、

立二求子一輩、皆府者也、（貞イ）

刑部友員、　伴國延、　安部定行、

藤井氏安、　物部友次、　藤井國兼、

吹二物音一樂人、

拍子、府生三宅守正、　笙、府生豐原行元、

篳篥、府生安部季遠、

出車前駈侍、

一車、左兵衞尉忠久、　內舍人定景、

二車、右兵衞尉重行、　瀧口能時、

三車、右馬允成行、　武者所重滿、於二女院一被レ准二百官一、仍在二瀧口上一、

四車、右馬允保憲、　瀧口友弘、

五車、內舍人親資、　女院上日衆信親、

射手、　御共侍、　進二出車一人〔々〕、

已上交名見レ端、

七日、戊午、天晴、早旦召二兼重一、問二昨日闘諍事一、申刻右中辨兼光朝臣來、依二昨日召一也、卽付二仲朝臣一召二進兼

重於院、與院御隨身有口論之間、爲謝其恐也、斂
刻之後、歸來傳仰云、如聞食者、件男無殊過怠、不
及被召問、又私不可及勘當、只誠將來可足
者、然而賜厩了、件男誠雖無重犯、交喧嘩之中、
太〔以〕奇恠、仍殊所加勘責也、院御隨身等、兼平、
兼次、淸景、明日可被召問云々、今日定能卿來、語
臨時祭之間事、參女院御方、少時歸來、
八日、己未、天晴、今日召院御隨身等、(兼平、兼次、淸景、)被問
〔一〕昨日鬪諍事、淸景召籠、兼平、兼次誠將來、被免
遣云々、
九日、庚申、天晴、參女院御方、入夜歸來、兼房卿同參
女院、自去夜左兵衛督知盛所勞、萬死一生、頗物狂
云々、
十日、辛酉、天晴、今曉入道相國入洛、武士滿洛中、世間
又物忩云々、今曉有夢想事、
十一日、壬戌、天晴、午刻、佛嚴聖人來、未刻參女院御方、
入夜歸來、賴業送廻飄勘文草、依先日仰也、
十二日、癸亥、天晴、申刻以後頗陰然、而雨不下、近日有
旱魃之愁云々、知盛卿平減云々、昨日禪門下向了云
云、今日召兼淸子男、賜扇二枚、又付名、(兼助、)自今
日七ヶ日、請二口僧修仁王講、又可奉轉讀同
經百部也、
十三日、甲子、雨降、參女院御方、及晩歸來、此雨天下爲
悅云々、傳聞法皇可渡御京中云々、
十四日、乙丑、雨下陰晴不定、依召參女院御方、卽歸
來、戌刻、鳥羽法皇出御京、以內藏頭季能朝臣家爲
御所云々、乘八葉御車、扈從車二兩、武士三百騎許、
圍繞前後左右云々、昨今風病上咳氣相加、頗以不
快、
十五日、丙寅、天晴、新院有御馬御覽、其中一疋、以御隨
身(番長兼次)爲使、被遣攝政之許云々、臨昏之間、京
中鼓騷、山大衆下洛之由風聞、但無其實云々、今夜
三條高倉宮(院第二子)配流云々、件宮八條女院御猶子也、此
外、縱橫之說雖多、難取信、自今旦余咳病殊增、
溫氣出來、
十六日、丁卯、陰晴不定、及晩小雨、隆職宿禰、注送三
條宮配流事、其狀如此、
源以光、(本御名以仁、忽賜姓改名云々、)
宜處遠流、早令追出畿外、
高倉宮配流事、被仰下之狀如此、但不被作官

府一者、配流人不レ作二官府(ケカ)一何例哉、然者不レ可レ被レ仰二上卿一也、
始維光王可レ配二土左國一之由、宣下云々、而後被二改仰一歟、只今奉行史申旨如レ此云々、
傳聞高倉宮、去夜檢非違使未レ向二其家一以前、竊逃去向二三井寺一、彼寺衆徒守護可レ奉三將登二天台山一、兩寺大衆可レ企二謀叛一云々、又件宮子若宮、(候二八條院一之女房腹也、自二所生之時一女院被二養育一、即遂ヨ候二其宮中一、)逐電之由有二其聞一、仍武士等打二圍彼女院御所一、搜二求其中一、先レ是於二女院御一身一者、奉レ出二賴盛卿家一(即件卿妻參上奉二相具一之)了者、即件若宮、奉レ求二出女院一、還御云々、素被二隱置一、太以恐歟、恐意案レ之、我國之安否只在二于此時一歟、伊勢太神宮、正八幡宮、春日大明神、定有二神慮之御計一歟、於二一身一者、中心無レ過、所レ恐只佛神三寶而已、後聞、八條院渡二御他所一謬說也、乍レ奉レ居二女院一、賴盛卿父子參入、不レ殘二一所一、令二搜求一云々、
十七日、(戊辰)天晴、傳聞昨日巳刻許、八條宮、(圓惠法親王是也、)以二使者一、示二宗盛時忠等卿一云々、高倉宮所二御座一、三井寺、平等院也、可レ被レ出レ京之由、所二沙汰一也云々者、因レ茲時忠卿、爲二彼御迎一進レ人、(內匠助某、(實名可レ尋、))又宗盛卿武士五十騎許着ヲ副二彼使一遣レ之、即八條宮下法師原三人相ヲ具之一、乘燭首途、子刻到二彼寺一、但不レ入二寺中一、群ヲ集小關外一、先以示レ證之、下法師遂參二御迎一之狀、即歸來云、今日沒以前、大衆卅人許相率、渡ヲ御京御所一畢、早可レ被レ歸云々、仍別當使幷武士等、參二八條宮一、先申二此由一、宮被レ答云、可レ被二出洛一之由、衆徒相議所レ申也、而忽思變、已凶徒等切二我房一了、其事無レ隱、於レ今者非二力之所レ及、自レ上任レ法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聞二此狀一示三事之次第於二宗盛、時忠等卿一、其後重沙汰之趣不レ聞、大略武士之卑陋、不レ足レ言事歟、凡昨日朝、彼宮逐電之由、聞進至二福原一了、其使(侍イ)今日可レ歸レ京、其後每事、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以二使者一遣二邦綱卿之許一、昨今依二所勞一、于レ今不二參院一、爲レ謝二其恐一也、其次示送云、高倉宮登山、可レ被レ引二籠無動寺一之由風聞、仍被レ申二彼山一、撿二校七宮一之處、不レ可二與力一之由、件寺住侶等、進二請文一了、仍七宮之遊、不レ可レ有二殊恐一云々、武者云、散ヲ在于諸國一之源氏末胤等、多以爲二高倉宮之方人一、又近江國武勇之輩、同以與レ之云々、凡此間巷說縱橫眞僞難レ云、
十八日、(己巳)雨下、雖二所惱不一レ輕、爲レ謝二不忠之恐一、參二

新院、上皇出御、若御御小直衣小袴等、龍顏憔悴、氣力衰給、去冬以來、御惱無隙、雖非重積旬月之間、筋力疲給歟、尤不便、今日遣門徒僧綱於三井寺等、申其左右云々、隆季、時忠等卿參上、頃之余退出、其後神心彌惱、

十九日、庚午雨下、傳聞、昨日所被遣薗城寺之僧綱之中、房覺僧正一人去夜歸洛、他僧綱等不出京云々、彼宮猶不可奉出之由、大衆申切了、凶徒七十人許、其中律上房尊上房、此兩人爲張本云々、此由今日奏院〔云々〕、山門不可與力之由、頻被制抑、仍如只今不然云々、但東光房珍慶一類、猶可與力由云云、或說薗城寺牒送南都云々、此條未聞一定、又八條宮、可被付使廳使云々、〔今日物忌也、〕

廿日、辛未雨下、人傳云、所留守之僧綱、示子細於衆徒、々々各可奉出宮之由承諾、仍昨日八條宮爲御迎被進人、有識二人并房官等被相副云々、就彼宮在所、欲奉出之處、宮作色云、汝欲搦我、更不可懸手云々、爰着甲冑惡僧七八人出來、追散彼有識已下、殆及凌礫云々、仍空以歸洛、事體不可叶、僧綱等之制止云々、又云、在京武士等、慴慄無極云々、　昨今物忌也、

廿一日、壬申朝間天晴、午後雨下、今日可攻薗城寺之由、被仰武士等、明後日可發向云々、前大將宗盛卿已下十人、所謂大將、　賴盛、　敎盛、　經盛、　知盛等卿、　維盛、　資盛、　淸經等朝臣、　重衡朝臣、　賴政入道等云々、人語云、大衆一同不可奉出之由、議定早了、宮曰、衆徒縱雖放我於此地、可終命、更不可入人手云々、意氣無衰損、太以申云々、見者莫不感歎云々、此間親昵彼宮之輩、及雖一度參入之人知音等、併被尋搜、人多可損亡云々、但於余者、憖無此恐者也、佛天可有知見歟、薗城寺佛法滅盡時至歟、可悲々々、但又所詮可依人之運報歟、不若免非道之橫災、不顯怨得病死、末代之人以之可爲冥歟、自今夜請智詮阿闍梨、奉始不動供、

廿二日、癸酉雨下、時々天晴、去夜半賴政入道引率子息等、正綱、宗綱不相伴、參籠三井寺、已天下大事歟、余尋聞此事、相扶病參院、今夕行幸于當時之院御所、院渡御八條御所云々、攝政被參、即被參內了、其後上皇出御、被仰天下事等、又謁女房、若斯、歎息無極

歟、小時余退出之間、邦綱卿於門下令見消息一通、予披之處、山大衆三百餘人與力了之由、山僧之消息也、驚思無極、卽余退出、入夜自南都人來云、奈良大衆蜂起、已欲上洛云々、者不能左右、又前將軍以下、京中武士等、偏以恐怖、運家中雜物、令逃女人等、大略可逃降之支度歟、太不吉之想也、〔疑〕彼一門、其運滅盡之期歟、但王化不空、深可憑歟、抑今日行幸、日次不宜、尤以不審、今日滅日也、過今夜明曉宜歟、如何々々、

廿三日、甲戌天晴、申刻、源納言來、談世上事、官兵引率洛中諸人、可下向福原之由、近日誕奇、卽可有行幸御幸、不殘一人、可被相具之由云々、南都大衆來廿六日可入京之由風聞、〔凡世間之事、〕非直也事歟、不過之者、只仰天道、憑神明、信三寶、凝謹愼許歟、

廿四日、乙亥陰晴不定、後夜室家爲余見最吉夢、又覺乘得業、先日仰付祈、爲知生涯之吉凶也、今日送書稱告云、先日御祈事、可成就之由、夢想之告候也云々、依恐路次之落失、不載子細、人傳云、南都衆徒、可寄責前將軍家云々、仍彼家中大騷云々、定能卿來、談世上事、

廿五日、丙子陰晴不定、昨日座主登山、山僧可攻三井寺之由、爲相語云々、過半有承諾之由風聞、參女院御方、禪門明日可上洛之由云々、去廿三四兩日、或女房爲余見吉夢云々、

廿六日、丁丑天晴、入夜雨下、卯一點人告云、奈良大衆已上洛云々、又云、衆徒僻事也、坐三井寺宮、賴政入道相共、去夜半許、逃去向南都、依得其告、武士等追攻云々、至于辰時、其說縱横、未有一定、巳刻、余着直衣參上皇宮、（八條坊門大宮、日來御所依爲內裏、去廿二日所渡御此亭也、）先是公卿五六人參候、余直參御所、上皇出御、先內々以女房被尋仰云、薗城興福兩寺衆徒、巧謀叛危國家、仍末寺莊園併可停廢歟如何、余申云、於今者偏謀反之地也、左右只在勅定、但事已大事也、一身難計、早可尋問參入之卿、又可被召遣左大臣歟者、仰云尤可然、又可遣召左府云々、午刻、檢非違使季貞爲前大將使參院、時忠卿相逢、申云、賴政黨類併誅殺了、切彼入道、兼綱幷郎從十餘人首了、於宮者慥雖不見其首、同伐得了、其次第寅刻許、得逃者之告、卽檢非違使景高、（飛驒守景家嫡男、）同忠綱（上總守忠清一男、）

等已下、士卒三百餘騎逐責之、于時敵軍等於宇治平等院、羞喰之間也、依引宇治川橋、忠清已下十七騎、先打入、河水敢無深、遂得渡、暫合戰之間、官軍不得進、得其隙引而降去、官軍猶追之、於〔綺〕河原、打取頼政入道、兼綱等了、其間彼是死者太多、蒙疵之輩、不可勝計、敵軍僅五十餘騎、皆以不顧死、敢無乞生之色、甚以甲也云々、其中無廻兼綱之矢前之者、宛如八幡太郎云々、小時平等院執行良俊、奉使者申云、殿上廊內、自殺之者三人相殘、其中具有無首之者一人、疑者宮歟云々、王化猶不墜地、逆賊遂被擒殺了、非啻王化之不空、又是入道相國之運報也、可恐々々、未刻、左大臣參入、暫而重衡、維盛等朝臣、（重衡乍着甲冑參上、依仰也、維盛改着衣冠、）參候御前、像語申戰場之子細、件兩人先會合大將之家、景高等寄向之後、猶可分遣大將軍一兩之由議定、欲奏事由之間、此兩人無左右馳向之間、於一坂之邊、見敵軍之首等、相共歸來云々、此後數刻、女房又來云、兩寺事猶如何、余申云、於今者如風聞得勝了、兩寺末寺庄薗、不可及停廢、所以何者、依僧徒之凶惡、沒官社寺之所領、於理不可然、只可被懲肅惡徒也、

今日入道相國、可致上洛云々、其後每事可有議定歟、是內々所申也者、良久、明日可有定、巳刻可參入之由、被仰下、又行隆仰、左大臣已下人々、皆悉退出、余同退出、參女院御方、申子細歸宅、自今夜大將聊所惱、

廿七日、戊寅、朝間雨下、辰刻以後天晴、此日於院殿上、被定兩寺凶徒罪科之趣、余着直衣參上皇宮、（今日於官廳、被行百座仁王會云々、而余不知此事〔者〕、以直衣、先是左大臣已下、皆以着束帶、仍余密々參御所了、）女房奏云、今日仁王會之由不知給之間、院殿上定、先例多直衣也、仍存其旨參入、而人々皆着束帶、一身着直衣候座、非無事憚、須退出改裝束之處、時刻可推移、可然之趾、多以參候、微臣獨雖不預其議、有何妨哉、但可隨御定者、被仰暫可候之由、此間經時刻、前大將宗盛、大納言隆季、邦綱、別當時忠等候御前、有內議歟、隆季卿着上達部座之後、藏人左少辨行隆進寄、仰左大臣、（其詞不聞及、）大臣竊被尋余歟、隆季卿云、依直衣申可憚之由、不可被着座歟云々、（候御前之間聞及歟、抑申可隨仰之由、而無其仰、仍不蒙重仰之間、不能進着者〔也〕、）大臣云、納言猶以無憚、何況大臣哉、乍參入爭不被候座哉、事已大事也、尤可

預議、早可申可有着座之由者、即行隆來膝
下、催可着座之由、余云取御氣色之處、不承重
仰之間、所遲々也者、爰以女房被仰早可着座之
由、仍余即着座、(與第一座也、左大臣兼候端座、先是他公卿等皆悉着座已了、)余問仰詞於
左大臣、々々示云、源以光巧謀叛、逃籠薗城寺、彼寺
凶徒同意之間、遁其所赴南都、興福寺惡徒又以與
力、(狹イ)未遂前途之於路次、雖誅殺頼政入道以下軍兵
等、彼以光漏其內歟、世之所疑、若移住南都歟、
但此條不分明者、彼兩寺衆徒謀叛事、何樣可被計
行哉者、即大臣見遣座下、仰可被定申之由、左
宰相中將通親朝臣發語、自下﨟定申如恒、取條
之詞、或爲先薗城、或爲先興福、案事理須依
寺之次第也、仍余爲先興福、左大臣同之、
各定申趣、(不違之、如此之定式、職事注折紙、今日不然、)通親發語申云、

薗城寺事、如風聞者、衆徒退散云々、付師主緣
者等、尋召張本、可有沙汰者、

興福寺事、與謀反之賊同意、其罪不輕、何況其
人移住哉、早遣官軍、可被攻彼寺、其上末寺庄
薗、併可被停廢者、

實宗卿申云、

四百十

薗城寺事同之歟、(雖不聞及、)興福寺事、須被遣官兵
也、但一宗磨滅之條、可有思慮、仍先可被召張
本、惜申之時、可被遣官軍歟、

頼定、 實守、 實家、 朝方、 雅頼、 忠親、
宗家、 實房、已上八人同之、

隆季卿申云、

薗城寺事、召張本可有沙汰、就中日來被召置
之輩候云々、被尋次第無其隱歟、早付後輩
尋與力張本之輩、可有沙汰歟、興福寺事、日來
再三經沙汰了、而凌礫長者使、氏院有官別當
已下、及恥辱、謀反非一、罪科惟重、加之、於今者
一切不拘於制止、任法可有沙汰之由、別當
權別當共所申也、其上不可及異議歟、然者若
可被追討者、雖片時可被忩遣也、彼寺兵强
之地〔也〕、徒經日數、定其勢萬倍者歟、所謂從賢
而遲、不如恐而速、以思之、必可被忩追
討也、此上事可在勅定、

余申云、

薗城寺事、同帥大納言定事、興福寺事、與力於逆
賊、欲率危國家、凌礫長者之使、不通往反之

路、謀反之至、罪渉叛断、可被遣追討使之條、尤可然、但以宣旨若院宣、一旦可被尋子細歟、所以何者、若被遣官兵者、社寺悉可為灰燼、一宗之磨滅更不可疑、縱雖不進宣旨請文、追可歸其使、經次第之沙汰、被遣官軍、為後鑒可宜歟、為令表佛法亡滅之條、有御思慮之由也、何況源以光、移住彼寺之條、未分明者、只依同意之過怠、不顧滿寺之破亡、遣追討使、可被攻敗者、更非此限、若依賊徒之在否、可有追討之有無者、聞食彼之左右、可被進退歟、是理之所致也、縱塞路次、雖妨往反、彼人憖於逃籠者、爭不遂其趣哉、謀叛者凶惡徒黨之所令然也、滿寺僧綱以下、併不可與事歟、今朝之間、自有所風聞歟、今日遣使者者、明日午上可歸洛、其後被遣官兵、敢不可及懈怠、仍先被遣使、隨其趣可及追討之沙汰者歟、此上宜在聖斷者、

左大臣同余申狀、但此上雖有被申旨等、意趣不過之、仍重不能記錄、爰隆季卿重申云、各議定之上、委披露沙汰之趣、重可被評定之由、內々御氣色所候也、凡此事條々、委細有其沙汰、為□（由歟イ）不可叶之由、玄緣、臧俊等申切了、仍何故可被遣使哉、此條一切不可候事也、縱遣御使、通何路、可遂誰人哉、勿論云々者、忠親聞此語、問行隆云、昨日事以後、猶塞其路、又追歸御使歟如何、行隆申云、不然、此事等、皆昨日以前事也云々、隆季重云、此條無所據事也、不可依昨日之前後、謀叛之由申切了、於今者不可有異議、更不能被遣使者云々、者先可被遣宣旨院宣歟之由、余所申出也、而隆季不甘心、殆欲不遂天聽、緈甚非常、偏守形勢、不知王法破滅、強稱此子細、極以奇怪、仍余作色云、昨日事以後、衆徒之心、爭不變哉、彼宮移住之由、縱雖無其疑、一旦可被仰聞子細也、何況其條已不分明、不尋彼之在否、嗜被追捕之條、非思慮之所及、只為被磨滅法相一宗歟、是又何益哉者、左相同稱此趣、隆季有不說之色、即行隆參御所、奏議定之趣、（奏聞之後、入道相國歟、）示歸來云、各皆可被候、彼宮被誅伐之由、只今自南都所申長者也、猶有不審事等、被相尋之間也云々、爰左相府目余咲云、塞往還之路、不通音信之由承之處、今言上此趣、如此、

就レ之案レ之、彌不レ知ニ逃隱之實否一、被レ發ニ軍兵一之條、可レ謂レ庶ニ〔天〕大亂一者歟、隆季不レ言、行隆歸參了、數刻之後來、仰ニ左大臣一云、薗城寺事、付被ニ召置一之惡徒上、且尋ヲ搜張本一、可レ有ニ沙汰一、興福寺事、任ニ兩丞相定申狀一、先遣レ使者、且仰ニ謀叛之子細一、尋ニ以光之在否一、隨レ狀可レ被レ遣ニ官軍一者、即左大臣以下退出了、余參ニ御所一見參之後退出、參ニ女院御方一、大將猶不快云云、次歸レ家、今日定隆季 通親等申狀、可レ謂レ不レ知レ耻、可ニ彈指一々々、只〔察〕ニ權門之素意一、不レ知ニ朝家之巨害一、雖レ然已不レ被レ用ニ其申狀一、可レ嘲々々、

今日參入公卿、

左大臣、余、

大納言、隆季、實房、宗家、

中納言、忠親、雅賴、（前官、然而被レ免ニ本座宣旨一了、）朝方、實家、實守、賴定、實宗、

參議、通親、

今日仁王會未レ竟、有下伐ニ得彼宮一之聞上、法驗不レ空、彼天慶將門、夕講未レ終之間、得ニ斬首之告一、經ニ仁之功力、古今所レ同、以可レ貴々々、

廿八日、己卯、天陰雨下、爲レ見ニ大將所勞一、女房參ニ女院御方一、余同參入、入レ夜共歸來、未刻、大夫史隆職來、召レ前談ニ雜事一、持ヲ來紫宸殿即位指圖一、又談ニ世上事等一、

廿九日、庚辰、天晴、今日物忌也、

卅日、辛巳、天晴、大將新修ニ泰山府君祭一、未刻、邦綱卿告送云、來月三日、可レ有レ行ニ幸于福原一、上西門院同可レ渡御一之由有ニ其聞一、仰天之外無レ他云々、申刻、大外記賴業、同示ニ送此由一、又晩頭行隆示送云、三日行幸、忽被レ縮ニ二日一了云々、凡非ニ言語之所一及、留ニ京洛一之輩、併以可レ恐〔事〕也、公卿僅兩三人、殿上人四五人許、可レ候ニ御共一云々、天狗之所爲、實非ニ直事一、生ニ合亂世一、見ニ如レ此之事一、可レ悲宿業也、昨今物忌也、今夜被レ行ニ勳功賞、僧事等一、

刑部丞藤爲家、忠清勳功賞讓、左衞門尉藤光安、景家讓、

右衞門尉藤景康、忠清讓、左兵衞尉藤忠光、

□□□□藤則綱、景高讓、右兵衞尉藤友綱、同、

從三位平淸宗、前右大將追ニ討源以光一、井賴政法師已下一賞、

從五位下藤景高、使如レ元、追ニ討賴政法師一賞、

同忠綱、使如レ元、追ニ討以光一賞、

又被レ行ニ僧事一、

權大僧都良弘、轉法輪法賞、權少僧都實海、五壇法賞、

權律師勝遍、同被讓、

東〔大〕寺修造事、(中壇請客ノ申請、)全玄、覺成、(追可二申請一、)以二權少僧都寶全一、天台本房、妙法房寄三進中宮御祈願所一、置二阿闍梨三口一、

治承四年夏下　歲次庚子

六月〔小〕

一日、壬午〔天〕晴、午刻參院、明曉、福原遷幸、(行幸、及兩院御幸云々、)已以一定云々、余以二使者一、問下可レ參二福原一哉否於入道相國上、報云、無下可二寄宿一〔之〕所上、仍忽不レ可レ參、追自レ彼可レ申二案內一云々、先レ是、昨日候二上皇之招客一之處、仰云、參二御共一之輩、偏以禪門之左右也、一切不レ〔被〕レ仰二是非一、只聞食許也云々、仍所レ問也、今日、於レ院謁二邦綱卿一、其顏色頗有二怖畏之色一歟、今日大將所惱頗宜〔云々〕、

二日、癸未〔天〕晴、卯刻、行三幸於入道相國福原別業一、法皇、上皇、同以渡御、城外之行宮、往古雖レ有二其例一、延曆以後、都無二此儀一、誠可レ謂二希代之勝事一歟、敢無下知二由緒一之人上、疑可レ被レ攻二南〔都〕一、(大衆猥蜂起、敢無二和平一云々、)之間、可レ有二不虞之恐一歟、又餘黨猶不レ休、爲レ禦二彼怖畏一歟、云レ彼云レ是、不レ可レ及二洛中之恐一事歟、或說、可レ有二遷都一云々、縱雖レ可レ然、忽臨幸如何、事體可レ謂二物恠一、必有二其徵一歟、又云、留二洛陽一之輩中、有二可レ蒙レ刑之者一云々、凡異議紛紜、巷說縱橫、緇素貴賤、以二仰天一爲レ事、只天魔謀レ滅二朝家一、可レ悲々々、遷幸儀、(以二見物之傳說一注レ之、)自二八條連(里カ)一至二草津一、武士數千騎、二行並レ轡夾二幸路一、先入道相國、駕二屋形輿一、

次女車一兩、　次女房輿二、(二品、及攝政之室家云々、)

次行幸、(鳳輦、)供奉人々、　公卿四人、

左大將實定、　別當時忠、　宰相中將(實守、通親、)　近衞司、

左中將泰通朝臣、　右中將隆房朝臣、　職事頭前亮重衡朝臣、　頭辨經房朝臣等也、

隆房朝臣着二狩裝束一、(褐衣布帶、白狩袴、〔浮線綾云々、〕萎壓巾、狩胡籙、螺鈿野劍、有二尻鞘一、)是城外之儀云々、太以不レ被二甘心一、如レ此事可レ依二時宜一事也、後聞、隨身狩衣、小袴、烏帽云々、

次攝政、(乘レ車、前駈二人、殿上人二人、騎馬在二車後一、)

次內侍所、

藏人左少辨行隆、　左少將有房朝臣等候レ之、各騎馬云々、

次御竈神、

上卿右衞門督實家、　辨右少辨兼忠、各乘レ車、但辨

依レ仰、自二草津一歸京云々、
次御幸、
公卿、　帥大納言隆季、　前大納言邦綱、
殿上人、左少將通資朝臣、　同時實朝臣、
右中辨兼光朝臣、已上、可レ從二行裝一、
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
右京權大夫信行朝臣、
安藝守在經、已上、京出許云々、或說在經可レ參二福原一云々、
次出車二兩、
次前大將宗盛卿、駕二手輿一、
今夜就二大物一、明曉御二福原一、
内裏、平中納言賴盛家、
上皇、禪門之別座、
法皇、平宰相教盛家、
攝政、安樂寺別當安能房云々、
參入輩多以無二宿所一、如レ立（座イ）二道路一云々、
三日、甲申、天晴、源中納言雅賴來、談二世上事一、或人云、遷
都不レ可レ然云々、付二便脚一、送二書於院女房、及邦綱卿
之許一、
四日、乙酉、天晴、法性寺座主道快、中御門大納言宗家等

來、各相逢謝二遣之一、此夕、參二女院御方一、今日、以二使
者一、觸下白地可二參入一之由於邦綱上、人々多參入云々、
五日、丙戌、天晴、傳聞、南都大衆成二一途一了云々、定和平
歟、民之慶也、
六日、丁亥、天晴、遣二邦綱卿許一使者歸來云、雖二白地一無二
御宿所一者、御參不レ可レ叶、如二只今一一切無二其所一、猶
相尋且又付二形勢一、自レ是今一兩日之間、以二飛脚一可
レ令レ申云々、又云、去四日夜、主上自二賴盛家一遷二御
禪門別庄一、太上皇御所也、則居替給云々、家主賴盛叙二正二位一了、奉レ超二
右大將殿一、不レ可レ說々々云々、余全不レ爲レ苦、物狂之
世、不レ足レ論二是非一、勿論々々、
七日、戊子、天晴、興福寺衆徒和平了、所二逃籠一之者等、上
下相幷卅余人、隨レ仰早可二召進一之由（寄イ）令レ申云々、又
切二院雜色本鳥一、幷凌二礫有官別當一、及破二長者宣一之
輩、同以搦出了、早可レ進云々、然而近日、禪府遷都之
外、不レ及二他沙汰一云々、今日、參二女院御方一、祗薗御輿
迎如レ恒、雖二天下穢一、本社沙汰、先例不レ憚云々、
八日、己丑、天晴、邦綱卿以二書札一示送云、御參事伺二形
氣一之處、遷都之間事、可レ被二仰合一、仍可二參仕一也、而
一切無二其處一、仍參二候寺江別庄一、郎件卿山庄也、自二彼所一早旦

參福原、入夜可歸寺江之由、有院宣、又入道相
府被存此旨、早可下向云々者、來十三日可首途
之由報答了、宗雅來、談福原子細、白地此兩三日上洛
云々、自今日七ヶ日、屈二口僧、行仁王(講)、爲
拂災難也、
九日、庚寅、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方、入夜歸來、此日、花
山中納言兼雅卿女子、(攝政爲子、以)初參女院、來廿三日可
娶大將云々、須待彼日也、而入道相國、先令
參入女院、其後密々可會合之由候、或被申女
院、仍先以所參入也、件女子、生年十一歲、入道相國
外孫也、參上儀偏以密々事也、乘實父納言車、諸大夫
二人騎馬在車後、出車一兩、侍從忠經車也、(即兼雅卿息男也、)
侍二人相具之、雜仕二人、小女一人、出立自花山
院云々、今夜、女院有御對面、以西子午廊、爲其
居處、自今日、侍女院進物所、着膳也、此人可親
大將之由、此兩三年、雖有其儀、殊不進思、自然逃
過之處、去月晦、只可進入女院御所之由、忽然而
被申請、其上不能是非、若辭遁者、豈安生涯哉、
仍愁所被請取也、
十日、辛卯、天晴、法性寺座主被來、數刻談語、示付祈事
等了、長光入道、季經、經家等朝臣來、談世上事、季
經語云、去月十三日大雨下、是則賀茂神主重保、於
寶前講祈雨和歌、彼靈驗也云々、雖末代信力之所
至不空者歟、可貴々々、雖子細多、不遑記錄、傳
聞、所逃向南都之衆、少々搦進了、此中有相少納
言宗綱云々、(件男、年來好相人、彼宮必可受國之由奉相、如此之亂逆、根源在此相歟、不可々々、)
十一日、壬辰、天晴、及晚小雷、參女院御方、傳聞遷都
事、大略雖爲一定、被待下官之參入云々、此事敢
無可定申之趣、只可隨形勢也、萬人如此、一身
不諂者、其害擧足可待歟、
十三日、甲午、天晴、此日、余相勞所惱、參福原離宮、申
刻出京、(狩衣、直衣、網代車、)共人最略、定是彼所之風儀也、
季長朝臣、　季信、　資忠、　信光、　國行、
(已上、各打梨布衣也、)　侍四人、　隨身上﨟二人、
女房車一兩、
到草津乘船、(二尾、邦綱卿船也、水手八人、)所相具之女房四人、同
乘此船、雜船等、召女院御庄、終夜浮淀川、近日炎
旱、河水干乾、淵變作瀨、船筏滯停、雖忩不速、
十四日、乙未、天晴、寅刻、就前大納言邦綱寺江山庄、暫
以休息、未一點乘船、女房等不從、到于大物御

レ輿、（高屋形輿、同所レ借ニ用前大納言ー也、輿舁十二人、寺僧都被ニ借送ー、）共人四人乘レ馬、（資忠留ニ寺江ー、）侍二人、（今二人留ニ寺江ー、）隨身二人同乘レ馬、此間頭辨以ニ御教書ー、問ニ遷都之間三ヶ條事ー、依レ爲ニ路頭ー、不レ能ニ公報ー、（子細在レ奥、）戌刻到ニ福原ー、於ニ湊川邊ー又乘レ車、（大納言牛車等也、牛童遣レ之、）亥一點、就ニ大納言宿所ー、乍レ乘遣テ入之ニ、下レ車休息之後、改テ着ニ直衣冠等ー、（前駈二人、着ニ衣冠ー、）先參ニ新院御所ー、（頼盛卿家也、去四日渡御、以ニ本御所ー爲ニ内裏ー云々、）于レ時及ニ子刻ー、依ニ御寢ー、不レ入ニ見參ー、〔參テ〕謁ニ女房ー退出、（欲ニ參内ー之處、及ニ深更ー、仍明日可レ參、）就レ寢、

十五日、（丙申、）天晴、早旦、大夫史隆職來、談ニ遷都之間事ー、（持テ來奈良京舊指圖ー、）相次頼業眞人來、各謁レ之、又前大納言來、巳刻着ニ直衣ー、（車如ニ昨日ー、）隨身二人同相從、先參内謁ニ女房ー、（主上御寢云々、）以ニ藏人兼時ー、招ニ頭辨經房朝臣ー、昨日所レ被ニ尋問ー之三ヶ條、示ニ子細ー畢、

一左京條里不足事、

右南行〔及〕ニ五條ー、東行及ニ洞院ー、西大路不足之條、可ニ何樣ー哉、其地狹少者、若可レ被レ縮ニ宮城ー歟、

申云、須ト依ニ地形之廣狹ー、被上定ニ條里之進退ー、不足之條、暗難ニ計申ー、如レ被ニ注下ー者、減ニ於平〔安〕城ー、殆可レ謂ニ〔過〕半ー歟、隨而被レ縮ニ宮城ー、何難之有哉、若可レ被レ縮者、其町數尤可レ有ニ議定ー歟、南北五町、東西四町、如何、

一右京、平地不レ幾事、

右宮城西有ニ小山ー、隔ニ件山ー可レ被レ用ニ其地ー、隔レ山之條如何、加之平地不レ幾、山太相交、被レ用ニ右京ー、不レ可レ及ニ其難ー歟、

申云、如レ被ニ仰下ー者、山太相交、高下不レ等云々、專難レ用ニ京都之地ー歟、但非ニ大山ー、非ニ深谷ー、漸々成レ功者、盖同ニ平地ー哉、又當時於レ不レ可レ及ニ事之妨ー者、忽雖レ無ニ其沙汰ー、何事之有哉、如レ此事隨ニ便宜ー、可レ被ニ相計ー歟、

一大嘗會事、

右任ニ式文ー、今年可レ被レ行之處、期日以前、宮城〔若〕難ニ出來ー者、於ニ何處ー可レ被レ行乎、遷都大嘗會、彼是共大營也、同時被ニ遂行ー者、諸國煩多、民力定疲歟、何樣可レ被ニ進退ー哉、

以ニ前條〔々〕ー、殊加ニ斟酌ー、可下令ニ計言上ー給上者、依ニ新院御氣色ー、言上如レ件、以ニ此旨ー可下令ニ申上ー給上、

經房恐惶頓首謹言、

申云、謂ニ大祀ー、謂ニ遷都ー、共是國家重事也、相並被レ行者、國費多歟、暫返テ御舊都ー、被レ遂ニ大嘗會ー之

後、一向有遷都沙汰尤宜歟、且是表神事之不輕、欲遷都之無煩之故也、但遷都事、必可被忩行者、又以勿論雖須〔延〕行大祀、撰式以來曾無此例、仍新宮之造營、併雖終其功者、猶可備禮儀之所々、成不日之功、可被早遂歟、其條不可叶者、縱雖無例、延引之外又如何、

經房云、外記勘申云、七月以前、卽位之〔主〕、明年被行大嘗會之例、大同、弘仁是也云々、

申云、其是撰式以前事也、不足爲例者歟、

又云、於離宮被行大嘗會如何、是新都造營難叶、仍當時御在所等、少々造加舍屋、被行如何云云、

申云、於離宮被行大禮之條、縱雖有〔古昔之〕例、專難遵行歟、

此外經房有相語旨等、

次參新院、依召參御前、頃之退下、謁女房〔等〕、此間時忠卿參上、於御前召經房朝臣、仰下云、改和田都、以小屋野、可爲其地、早遣木工寮、可打定其地、和田之京、町數狹少、雜議萬端、衆人不甘心、萬民有苦色、於小屋野者、頗有便宜云々、但恐心案之、不如無遷都、女房等語云、遷都〔萬人〕莫不歎息、或有流涙之〔族〕云々、上皇不被〔仰是非云々〕、又聞相少納言宗綱、被〔拷問〕之間、申〔種々〕事等云々、又行隆來示云、都地改定小屋野了、此旨可申之由、禪門所申也云々、未刻歸宿所、此間兼光來、暫以談語、酉刻乘車出福原、於初所改乘輿、二里許行之間、腰痛太以難堪、仍乘馬於廣田社前、改乘手輿、今度用陸路也、亥四刻、就寺江路之間、被吹滾風、心神惱亂、仍浴湯、今夜〔汗〕不發、

十六日、丁酉、天晴、風病更發、浴湯兩三度、〔汗〕快出、今日送消息於禪門、及邦綱等之許、又〔御院〕女房之許、

十七日、戊戌、天晴、昨日返事等到來、各告送云、以播磨印南野、可爲京云々、邦綱示云、嚴嶋內侍女託宣可改小屋野之由云々、又大夫史隆職、同告此旨、傳聞昨日有小除目、故攝政御息大夫任侍從、又被任上官受領等、具不記之、又有敍位解官等事、上卿左大將、執筆通親云々、又外記中原俊康、被止巡年云々、今日又數度浴湯、

十八日、己亥、天晴、今日只一度浴、明後日爲上洛也、今

日依二所勞一、可二上洛一之狀申レ院了、

十九日、庚子天晴、邦綱卿告送云、昨日左大臣以下、參二近邊一之公卿等、參三會院御所一、被レ尋三問園城寺僧徒一、可レ被レ行二罪科一之趣、各任二定申旨一被二宣下一云々、僧綱廿七人、解二却見任一、沒二官所領一云々、隆職示送云、雖レ有二此沙汰一、未レ被レ下二宣旨一云々、昨日進レ院御返事到來云、早可二上洛一云々、

廿日、辛丑天晴、寅一點乘レ船、申四刻付二淀橋爪一乘レ車、日沒以後歸レ家、上下共人同二下向之日一、今日又浴湯、

廿二日、壬寅天晴、湯治如二昨日一、所勞又發動、隆職注送云、三井寺僧徒罪科之趣、被レ下二宣旨一了、其狀如レ此、

園城寺惡僧等、違二背朝家一、忽企二謀反一、仍門徒僧綱已下、皆悉停二止公請一、解二却見任幷綱位一、又末寺庄園、及彼寺僧私領、仰二諸國宰吏一、早々收公、但於下有レ限寺用上者、爲二國司沙汰一、直付二直家一、所司經二其間用途一、莫レ令二退轉一、

治承四年六月廿日

又無品圓惠法親王、宜レ令レ停二止所帶天王寺檢校職一云々、

又去廿一日、被レ行二僧事一、至玄法印任二權僧正一、〔土堰法賞、〕此外雖レ多不レ記、又座主明雲補二天王寺別當一、山僧補二此寺別當一、往古雖レ有レ例、近代多被レ付二園城寺一、而今過三絶彼寺一抽三賞叡山一之間、有二此恩一〔歟、凡〕此沙汰之間、左少辨行隆有下成二怖畏一事上云々、

廿三日、甲辰陰晴不レ定、此日密々有二嫁娶事一、右大將良通、通二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卿娘一、件人、去〔九日〕參三候女院一、子細見二先日記一、非二執レ聟之禮一、非二迎レ婦之儀一、最略密々沙汰也、元儀關白爲レ子、可レ被レ迎二大將一云々、而忽遷都事出來、仍其儀相違歟、早旦仰二家司季長朝臣一奉二仕裝束一、於二日來女院御所一有二此禮一、以二女院殿上一渡二余家一、以二渡御一爲レ名、其實密々御二座東面方一也、其儀、寢殿南面母屋庇三ケ間懸レ簾、上二母屋一垂二庇一、母屋中央間立二障子帳一、依二略儀一不レ立二御帳一也、御渡之時、被レ立二帳一也、如レ法帳、其內南北妻、敷二繧繝端疊三枚一、其上敷二例莚一、於二錦緣一禮須レ用二上白一、依二略儀一敷二例莚一也、其上置二沉香枕二一、庇中央間、東西行敷二同疊二枚一、其上敷二唐錦茵一、禮數二龍鬢一、其上可レ供レ茵、依二略儀一不レ敷二龍鬢一、同間西頭南北行、若二北柱一如レ例、立二泥繪屏風一居二其中一也、東二階一脚、上層北置二火取一、南置二泔器一、〔在レ蓋、〕下層北置二打亂筥一、南置二唾壺一、二階南置二唐匣箱一、在レ蓋、其南置二鏡筥一、在レ蓋、其南立二鏡臺一、茵前頗東置二脇息一、其西置二硯筥一、已上依二前狹一、口疊上置レ之、口母屋西第一間母屋際、立二几帳一基一、其內南北行、敷二高麗〔端〕疊二枚一、其上加二東

京錦茵、南庇東西間副奥端、二行敷高麗端疊各二枚、同庇三ヶ間、副庇簾立几帳各一基、（下格子也、）東間東障子際立燈臺、（在打敷、）擧燭、西庇三ヶ間、卷庇簾、爲出居、南第一間副奥障子、敷高麗端疊一枚、（南北行、）爲主人座、同第二三間副東障子、立厨子一雙、（其後可立屏風、依略不立之、）同間副長押南北行、敷高麗疊二枚、南第一間南邊擧燈、中門廊敷紫端疊一枚、（依間數縮敷二枚、）爲諸大夫座、侍障子上等如例、本上達部座如元、凡依略儀、不敷所々弘莚、晩頭女房參彼御方、（候女院御所也、）乗燭、余同行向見廻、裝束子細載右、以寢殿北面爲常居所、以其北子午廊爲中居、以北對爲女房局、亥刻、（吉時也、）先女房（年十一歳、）入座帳中、次大將著直衣冠、（依略着直衣、但着濃袴、禮須着衣冠、若布袴也、）經南庇東障子、（出立日來曹司、依省略不經廢外、自內々行向也、）先居帳前茵、此間女房大貳局、持劍相從、彼方女房上臈受取之、置帳中枕上、（外刄、西柄、）又召贊殿打火、燃付塗籠中燈爐、（禮用贊燭火、今度無此儀、仍以權議用打火、）即大將入自帳西面、（元永入自南面、應保入自西面、今日依應保例、）解裝束、（單衣下袴脫之、）蹔臥、此間北面居饌、（禮於南面可供、是執聟之儀也、今度非其儀之上省略也、仍不供五菓、只於北面供例饌也、）居訖、女房申案內、即大將如元着裝束、就之〔如食〕、（無其實、）即罷出侍所、其儀女房、於西面北妻戶叩手、職事參上取之、次供嗽、次大將出西面出居、即歸入向樋殿、（在日來曹司、）如元着裝束、歸入帳中、脫裝束、（今度皆脫之、）付職事、職事三人着侍大盤、女房等只着裳唐衣、不着表着、打衣、張袴等、依略儀也、今夜民部卿貸長卿、相具其息右中辨兼光來、（戶部直衣、兼光束帶、）余密々謁戶部、抑今夜、依略儀不調衾、只可用宿衣云々、而女房方宿衣、爲浮線綾、難用吉事、大將方又兼非可用意〔之〕事、日來宿衣唐綾也、忽雖新調、不〔可叶〕今夜之要事、已欲闕、然間大將母云、余時衾在御倉、是已雖爲吉例之物、爲略儀之上、又難用舊物、仍不及沙汰之處、事已闕如、於今者無計略、偸取出彼衾用之、自然叶吉例、又不可闕今夜事歟云々者、事尤可然、仍取出件衾、兼置帳中、即大將母置之、雖須覆衾、三ヶ夜同宿無便宜、此程略儀、有衾覆之儀、遂可謂忘禮、是只爲不闕事、所廻權儀也、仍無衾覆之禮、事訖余及女房歸宅、

廿六日、（丁未、）天晴、參女院御方、入夜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自福原送札狀云、

神今食事、

右今月依レ穢延引、來月九日於二舊都一可レ被レ行候、采女歸參、奏二事由一之後、可レ被二解齋一候、而山海相隔、途路有レ程、不レ待二采女歸參一、只計二其程一、先可レ有二解齋一歟、於二采女一者、雖レ不レ被二相待一、任二行程一可二參奏一歟、將又不レ可レ參歟、宜下令二計申一給上者、

新院御氣色如レ此、以二此旨一可下令二言上一給上、光長頓首謹言、

六月廿五日　　左衛門權佐光長奉(上イ)

進上　和泉前司殿、

量レ程暗有二解齋一者、采女歸參專無二其要一之由、令レ申了、後聞采女猶歸參云々、

廿九日、庚戌、六月祓如レ例、

右治承四年庚子夏此一帙墨付八拾一枚者以三緣院道教公手澤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畢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目錄號玉葉爲后昆之軌則其雲抄不讓他秘握而可貯深奥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三十四終

玉葉　卷三十五

自治承四年七月
至仝年十二月

治承四年秋冬　〔歲次庚子〕

七月〔大〕

一日、辛亥〔天〕晴、傳聞、山大衆蜂起、欲拂座主云々、

二日、壬子〔天〕晴、最勝寺御八講結願云々、傳聞、去月廿八日有小除目云々、山城守行隆、(左少弁如元、)大和守兼忠、(右少弁如元、)此外不記、抑被任大和守、南都事殊可有沙汰之故云々、

三日、癸丑〔天〕晴、法勝寺御八講始、天台座主明雲爲證誠云々、凡諸寺八講、併延曆寺僧也、自間自答古來無例、云々、

四日、甲寅〔天〕晴、此日、左(右カ)大將嫁娶之後始出行、申刻來余第、其儀着冠直衣、(不帶劍、不取笏、)乘半蔀車、(懸下簾、車副二人、如例、)隨身、上臈布衣冠、(女郎花上下、紅引倍支、)下臈五人布衣、(其色思々、)帶劍前駈六人、(五位四人、六位二人、)右兵衛佐盛定(殿上人)爲扈從、呼大將於前羞膳、(女房陪膳、)少將歸(口カ)了、余行始之時、毛車隨身褐衣、又參院內、今度(每度)每事用略儀之上、無可參公所、只自彼亭來此宅、其程不遠、其儀可略、依爲初度引移馬許也、

五日、乙卯晴、自新院爲右中辨兼光奉、可被獻法勝寺御瓮哉、將年代相隔、可從停止哉之由、被尋問、申不能停止之由了、但鳥羽院御時、圓宗寺御瓮、被付寺家、雖然今度不似彼例也、

〔六日、丙辰晴〕

七日、丁巳〔天〕晴、節供如常、(陪膳季長朝臣、)乞巧奠又如例、大將方無此儀、大臣以前無先例之故也、又嫁娶之後三年、不取入索餅於家中云々、今日拂書籍虫如常、法勝寺御八講結願也〔云々、七夕定式日歟、入夜、參女院御堂、爲違秋節也、〕

八日、戊午〔天〕晴、此日、大將室始出行、戌刻來余第、其儀半蔀車、(車副二人、髻蹕如例、)大將番長兼重、著布衣在車後、雜色十餘人、出車二兩、(左馬權頭定雅、右兵衛權佐盛定等也、共殿上人也、各衛府二人副之、)左少將兼宗朝臣(忠親卿息、)連車、扈從前駈、五位八人、[illegible]車

於寢殿南面、大將著布衣、自中門來會寄之、頃之歸了、（銀瓶入薫物、爲引出物、女房取之、入車中也、）今夜、大將女房渡東面也、自今夜余渡物氣、（智詮阿闍梨、）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初日也、證誠同法勝寺、

〔九日、己未〕

〔十日、庚申〕

十一日、辛酉〔天〕晴、上野守賴高、自福原上洛、來云、爲右中辨兼光奉行、欲持參唐繪御屏風一帖、爲被書色紙形也、而院中無人之間、兼光不上洛、以使者可被申之由、被仰下、仍以賴高所令申也、被即持來本文二枚、禁忌之字太多、可計除之由、被仰下云々、屏風、今明之間可持參、且所參啓也者、當時所勞之間、不能下筆之由令申了、

十二日、壬戌〔天〕晴、今日申刻、行賴頓死、此五六日有熱腫、不及殊大事之間、今日蛭飡之後、不覺成了、（了イ）忽以出家、臨終尋常、爲悅々々、余最前之從、廿五年積奉公、今年六十七、可哀々々、今日、中御門大納言來、依狹不謁、

十三日、癸亥〔天〕晴、或人云、遠行之蜜被召返、勅勘之人優免云々、但前關白及前相國、不入此中云云、

十四日、甲子〔天〕晴、及晚拜瓮送法性寺兩堂、如例年、今日爲新院御沙汰、三寺被獻瓮供、（法勝寺、安樂壽院、最勝光院等也、）法勝寺事、兼日被問人〔云々〕、余申不可被停止之由、子細見先日記、今日余依狹加少灸治、傳聞、奈良大衆二舁（異イ）成了、別當僧正與一乘院法印爲敵、兩方之大衆相逢爲拂云々、又聞、去十二日、若宮御殿鳴動、御戸開了、自其內鏑二筋被射出、有其聲云々、白晝事衆人見之云々、

十五日、乙丑〔天〕晴、人語云、去十日夜半、欲奉盜出春日御正體、大衆起合奪留了云々、或云、別當僧正祉司等同意、爲奉移福原所爲云々、仍大衆爲拂別當、或云凶徒之所爲云々、眞僞難知歟、誠我氏欲盡、可哀之秋也、

十六日、丙寅〔天〕晴、大外記賴業告送云、福原暫可爲皇居、開通道路、可給宅地於人々、但不及廣云云、

〔十七日、丁卯晴、炎旱御祈、來廿五日奉幣云々、凡國土已弊、不可敢云々〕

十八日、戊辰〔天〕晴、今日前豐前守成光朝臣卒去、儒士

之中、云才學文章、云口傳故實、於當世頗得其名者也、可惜可哀、此日法性寺座主來、

十九日、己巳〔天〕晴、此日、姫君着袴也、早旦仰家司季長朝臣、奉仕御裝束、其儀、寢殿南庇當障子帳前、東西行敷繧繝端疊二枚、其上鋪龍鬢、加唐錦茵、爲姫君座、同疊西頭南北行、泥繪四尺屛風一帖、其內立二階一脚、上層南邊沿坏、其北置火取、下層南置打亂筥、其北置唾壺、二階南置硯筥、依略儀不立唐匣鏡臺同筥等、御座前頗左置脇息、御座東西副奥端二行、敷高麗疊、卷庇簾出几帳帷、女房不出袖、上達部座、殿上人座、障子上侍等如例、寢殿南簀子御座東間、立燈臺擧燭、反燈爐綱如常、吉時戌刻、余著冠直衣等、出居上達部座、右大將同著之、著冠直衣、先來、此外不是招他客、次奉行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參上、申云、皇嘉門院御參、余仰可召之由、卽判官代前豐前守能業、持御裝束、置余前板敷、蘇芳綾單重、〔表龜甲、裏單文、〕女郎花二重織物、三重表著、二藍二倍織物、小掛、濃引倍支、濃袴、納衣筥蓋、裝、赤色打蜓、被加扇色紙數帖也、退下之間、家司前和泉守季長朝臣、祿給之、白掛、濃袴、能業取之退去、不拜、依著衣冠不拜歟、次左馬權頭宗雅、殿上人、雖儲衣冠之由、著束帶、參上、取裝束、自南面妻戶進、女房、先是女房八人、上﨟二人、中﨟四人、下﨟二人、須有中﨟六人也、而忽故障出來、仍卒介召下﨟二人也、中﨟之中可然之人二人、勤取入〔勤取入〕御前〔物〕之役、上﨟二人及件役人二人、著蘇芳單重、女郎花表著、二藍唐衣、殘四人、女郎花單重、蘇芳表著、海賦唐衣、并濃引倍支、濃張袴等也、祗候南面簾中、姫君同座帳前、柏單重、裳袴也、女郎花單重、母上同相副、蘇芳單重、紅袴、不著物具、次余入簾中、大將同之、母上相共令著裝束、余結腰、向生氣方、先例雖無所見、以今案所爲也、姫君坐定之後、余召人、光盛參簾下、仰御前物可供之由、申未持參之由、仰重可催促之由、小時持參之、卽陪膳刑部卿賴輔朝臣、依無殿上四位、用地下四位、且品秩不賤之故也、抑件人著束帶、如何、不可然、殿上侍臣有便宜、地下人頗雖可著衣冠歟、取打敷、蘇芳織物、依新制、非二重織物、參上、女房取之傳陪膳女房、京極局、姫君乳母也、次季長朝臣已下八人、持參御前物、臺六本、盤二枚、依姫君不供酒盞也、皆居了、余含之三箸如恒、供了陪膳卽起座、自外不能出也、內々撤之遣乳母之許例也、事了入內寢、姫君脫裝束、大將歸參女院御方、余及大將隨身、上﨟已下皆布衣、立明、事了賜祿於左馬允奉賴、職事取之掛一領也、依奉仕御前物也、先々久信勤仕之、而依福原辭之、仍雖非重代仰之、

御前物役人、

季長朝臣、　長經、　賴高、　兼親、　貞俊、　光兼、

仲資、　長俊、

過三ヶ日可撤御裝束也、

今日依レ有ニ所思一不レ招レ客、天下騷動未ニ落居一之上、遷都之間、世間粥不レ穩、就レ中取ニ諸身一、萬事不レ可レ好ニ威儀一、仍所レ用ニ密儀一也、

廿日、庚午〔天〕晴、典藥頭定成來針ニ齒下一、其次語ニ新院御惱事一、不ニ快御一云々、又大推年袖之間、憲基進ニ勘文一、定成陣勘等持來、申旨巨細不レ遑ニ記錄一、彼是非レ無レ謂歟、去比恩免人々、賴業注ニ進之一、

前按察資賢、　前少將雅賢、資時、
前但馬守信賢、　前右兵衞督光能、
前大藏卿泰經、　前右衞門佐經仲、
前權右中辨親宗、

已上非ニ職事之沙汰一、內々被レ仰云々、

今日基輔參ニ向福原一、付ニ其便一人々許遣ニ音信一、

〔廿一日、辛未天晴、入レ夜參ニ宿御堂御所一、依ニ方違一也、〕

廿二日、壬申〔天〕晴、巳刻許歸宅、此日撤ニ御著袴御裝束一、依レ過ニ三ヶ日一也、

廿三日、癸酉〔天〕晴、〔午刻許、定能卿來談、〕未刻、知康入道來、語下定成與ニ憲基一相論之間事上、大推項背間論也、〔又左馬權頭宗雅來、談ニ福原之間事一、入レ夜參ニ女院御方一、聊依ニ不例御一、然而殊事不レ及、大將室頗不豫云、〕

廿四日、甲戌〔天〕晴、申刻、基輔自ニ福原一歸來、余申旨付ニ女房一申入了、仰云、所勞事返々不便聞食、屛風色彩形、强不レ可レ忩、以ニ病隙一可ニ書進一者、女房等語云、御惱殊重、御ニ不食一、惟悴逐レ日增給之上、〔日〕來溫氣御、此間又以御レ增、大略遂不レ可レ有レ憑云々、來廿八日嚴嶋御幸延引云々、關白及禪門之許、同問ニ不審一、各有ニ返報等一、大將室、今日溫氣散了、女院別事不レ御云云、

廿五日、乙亥〔天〕晴風吹、傳聞、今上二宮所惱危急云々、兼又關白不例云々、今日長光入道來、〔此日〕姬君着袴之後、始參ニ女院御方一、非ニ行始之儀一、只密々〔之〕事也、酉刻、大將室更發ニ瘧病一歟、

〔廿六日、丙子陰晴不レ定、未刻、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對面謝ニ遣之一、〕

廿七日、丁丑陰晴不レ定、此日、大將室祈ニ請十口僧一、限ニ山僧一請レ之、東大〔寺〕、興福、園城寺、公家被レ止レ公請私所レ又以レ不レ請之故也、以ニ法橋實顯一爲ニ惣講師一、修ニ百座仁王講一、佛經新圖ニ寫之一、又以ニ春寛法橋一加ニ持之一、又今曉、使ニ泰茂修ニ泰山府君祭一、申刻更發、一昨日未刻云々、無ニ其驗一尤遺恨、酉刻、權僧正全玄來、余謁レ之、新院御不豫事、殊所ニ相歎一也、大略始終不レ可レ有レ憑云々、

廿八日、戊寅、申刻以前天晴、同四點雷鳴雨降、傳聞、日來
雖レ有二御祈等一無二其驗一、仍佛嚴聖人、去比奉二禪門命一
祈レ之云々、若其驗歟、但無レ程晴了、〔長光入道來、明
日可レ向二紀州一、可レ參二詣高野一云々、〕
侍從發二心地一、雖レ參二詣蓮華王院一無レ驗、自二去廿四日一
病惱、今日三ヶ度也、明後日事、卜筮之處、可二加持一者、
廿九日、己卯、〔天〕晴、申刻雷鳴雨下、其後天陰、大將室猶
發云々、今日、山僧逃阿闍梨祈レ之、又始二觀音經讀經一、
〔季經々家等朝臣來、前施藥院使憲基來、今日新院被
レ辭二尊號隨身等一、依二御惱一也、俊經卿可レ書二其狀一云
云、〕
卅日、庚辰、〔天〕晴、隆信朝臣來、以二件〔朝臣〕入イ一爲レ使、訪二
俊成入道瘧病一、今日侍從發了、驗者猷勝阿闍梨也、〔僕
自二今日一脚病更發、〕邦綱卿示送云、〔々〕新院御惱、
雖二六借御一、忽不レ及二危急一、然者强レ病參入、專不レ可
レ然者、或人云、攝政之病殊重、如二瘧病更發一、溫氣不
レ散、又有二痢病之氣一云々、

八月〔大〕

一日、辛巳、〔天〕晴、大將室祈、造二立供一養一日不動明
王一、佛師明圓法眼、宗寬法印、加二持御衣一來、即又供養、驗者、花山納言被レ送云々、不
レ知二名體一、居二住參川國一云々、物體太異樣云々、巣
以無レ驗、未刻發了、今日定能卿來、
二日、壬午、〔天〕晴、午刻浴湯、此間、花山院中納言來、始來也、
余浴之後暫而出逢、于レ時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了、晚頭季
信自二福原一歸來、語云、新院御不例、六借御云々、又
攝政所勞瘧病云々、但其體非二普通一、更發之時其面赤、
又問日同以惱亂云々、戌刻、女房除服、母尼上姉卒去也、陪膳季
信役、兼親於二門外一除レ之、陰陽師漏刻博士憲成、今
日、侍從瘧病平全、猷勝祈レ之、
〔三日、癸未、完晴、今日大將室猶發了、驗者自二彼女房方一
請レ之云々、中納言阿闍梨云々、〕
四日、甲申、〔天〕晴風吹、未刻、大外記賴業來、持二來帝王略
論一部五卷一、依二借召一也、又先日爲レ加二點一、所二下給一之
貞觀政要、同進レ之、召二簾前一、問二世間事等一、申云、去廿
九日出二福原一、今月朔日入レ洛、遷都事不レ可レ弃二故鄉一
之由、被二仰下一了、福原立二離宮一、暫可レ有二經廻一云々、
不レ及二八省大內一、又大路小路隨レ便披レ之、撰二可レ然卿
相侍臣等一、可レ〔宛〕二其地一云々、大禮事延引之由、被二仰
下一了、其後猶今年可レ被レ行之由、雖二云々一、說未レ聞二

一定ニ云々、又云、嵯峨隱君子〔竿〕道命期勘文、〔追擬之仁〕和比有ニ此勘文一〇本註據一本補之不レ可レ改ニ平安宮一之由、有ニ所見一、貞觀之比、依ニ大極殿炎上一、時人可レ有ニ遷都一之由謳歌、且是古昔之例、大途經ニ八十年一有ニ遷都一、延暦已後、及ニ八十年一、疑其期至歟云云、隱君子聞レ之云、桓武聖主、點ニ下此地久可レ爲ニ帝都一之故上、新所ニ營給一也、東有ニ嚴神一、〔訓ニ賀茂一〕西有ニ猛靈一、〔訓ニ松尾一〕南開北塞、又見ニ下地宜足上レ可レ爲ニ帝都一、永代不レ可ニ變易一之趣、具被ニ勘錄一了、且是非ニ竿術之所ロ及、以ニ人意一不レ可レ測、天之令レ然之地也云々、而今有ニ遷都之儀一、我朝若有レ運者此事不レ可レ遂、我朝若可レ盡者此事可ニ成就一歟、國之安否只在レ此、事遂可レ見歟云々、又語云、新院有ニ御夢想事一、建春門院夢中參ニ院中一給、深懷ニ怨心一、其故遙弃レ我遷幸給、尤非ニ本意一云々、是又遷都不快之祥也、先レ是中宮有ニ御夢想、幷隆季之靈夢等一、〔件夢等見ニ去月記一〕不レ信ニ此等靈告一、猶被レ營ニ新都一、誠是天魔所爲不レ可レ疑、可レ悲々々云々、又云、去月廿九日、新院被レ辭ニ兵仗封戸〔等〕一、雖レ可レ被レ辭ニ尊號一、可レ被レ發ニ遣公卿勅使一、〔院御沙汰〕而止ニ太〔上〕皇字一之事背ニ先例一、因ニ此議出來一、於ニ尊號一者、暫不レ被ニ辭退一歟云々、後聞尊號猶被レ辭了云々、使藤大納言、奉ニ書草俊經卿、清書定長云々、

五日、乙酉、陰晴不レ定、申刻、小雨降風吹、大將室猶發了、驗〔者〕猷勝、〔傳聞〕、攝政所勞殊重云々、〔太略邪氣相加、又本病〔寸白幷樹病〕、不レ愈事、極有レ煩云々、〕賴高爲ニ攝政使一、持ニ來多武峯怪異占形一、〔御體破給云々〕、長者及氏公卿、己亥歲人可レ愼レ病事云々、余及大將、其歲相當之故也、

六日、丙戌、雨下、入レ夜、爲ニ方違一參ニ宿御堂御所一、觀音經讀經、今日結願了、昨日滿ニ七日一、然而依ニ日次不ロ宜、今日且所ニ結願一也、

七日、丁亥、時々雨下、此日釋奠也、〔早旦歸レ家、〕大將室今日宜レ發、驗者智詮阿闍梨、日來、每度有レ增、今日殊宜、可レ謂ニ効驗一歟、今日居物付也、今日湯治之後、持病更發、殆及ニ獲麟一、忽請レ僧〔智詮〕加持之間、頗落居、佛法効驗也、

八日、戊子、〔天〕晴、實顯法橋來、酉刻、頭辨經房朝臣送レ札云、來十二日以前可ニ參入一、福原新院御氣色者、禮帋云、大嘗會事、可レ被ニ豫議一云々、申下依ニ疾重一不レ耐ニ參入一之狀上、傳聞、去朔日、爲ニ時忠卿奉行一、召ニ經房朝臣一、大嘗會、猶今年可レ被レ行、於ニ當時御〔在所〕一〔福原〕

可レ被レ行、可三申沙汰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云々、而經房朝臣依レ申下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之由上、可レ及二僉議一云々、左大臣、及堀川納言等被レ召、是在京之輩之内也、實定、隆季在二福原一、自餘之輩、强不レ可レ預二僉議一歟云々、又傳聞、隆季卿密語云、遷都事凡猶不レ可レ叶ものを、無レ所レ撥沙汰かな、今始終可レ見云々、此語達二禪門之聞一、太以癸縁被レ講二不安之由一云々、凡此遷都〔事〕、頗後々之體有二沙汰一之間、依二此一言一、更起二勵心一被二骨張一云々、太以無レ由事也、近日之事、皆天魔之謀畧也、不レ能二左右一〔了〕攝政瘧病猶不レ愈、痢病又以不レ快云々、後聞、今日春寛祈落了云々、

〔九日己丑天晴、今日、大將室猶發了、但減レ自二一昨日一云々、〕

〔十日、庚寅天晴、自二今夜一大將室祈、始修二不動法一、女房冷泉局沙二汰、阿闍梨知詮一、〕

十一日、辛卯天陰雨下、左衞門權佐光長來、日來候二福原一、去六日入レ洛云々、呼二簾前一問二不審等一、先大禮事、一定於二福原一可レ被レ行云々、余問云、彼地可レ爲二帝都一之由被レ仰歟、將又於二離宮一可レ被レ行二大嘗會一歟、其條尤不レ可レ然歟、還二御古京一不レ可レ叶ハ、以二福原一被レ定二都地一之後、可レ被レ行二此禮一歟如何、申云、此條無二申出之人一、只如レ承者、如レ形造二營里内一、可レ被二遂行一歟、凡其間事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云々、又方角事爲レ被レ尋、召二在京之陰陽等一云々、又語云、新院御不例、聊宜御歟、但不レ及レ減、此五六日、昌雲僧正奉レ祈云々、攝政瘧病、至二于六日一未レ致二平愈一云々、大將室又發了、驗者大夫君圓隆、自二女房方一被レ請云々、但宜レ自二一昨日一、次第有レ減歟、

十二日、壬辰〔天〕晴、物忌也、多武峯怪異也、入レ夜獻二福原一之使木工允重承、歸來、云、禪門返事云、御不例返々歎承不レ少、聊も不レ快者、一切不レ可レ有二御參之儀一云々、新院御減之〔由〕承〔候〕、殿下已令二落居一〔給〕了、旁不レ可レ有二御不審一云々、攝政返事云、希有存命了、又御不例、尤歎思給云々、邦綱卿密々示云、新院御事御減之由、雖二云々一、全不レ然、大略一日之中、起居給事不レ過二一時一、御溫氣全不レ散、殆逐レ日弱了令レ見給者也、不レ可レ及二外聞一云々、又去比可レ有レ還二御古京一之議粗出來、隆季時忠等相議、被レ仰二遣禪門之許一之處、尤可レ然、但於二老法師一者、不レ可レ參二御共一云々、人々忽以與逆、其後都以停止了、大嘗會事、日來延引之由、相存之處、禪門被レ申云、何故不レ被レ行哉、太以不レ得二其

心云々、此語自風聞、忽此議出來、凡万事非言語之所及、只以目云々、又持來女房若州返事狀云、御所邊事、只同御事也、無增減云々、
傳聞、八條宮與房覺僧正、依愛童事、忽欲有鬪諍事云々、折節尤不便〔宜〕、不落居事歟、或云、件童、行乘僧都童云々、
今日、大將室有溫氣云々、不得其心、此日、新院御祈孔雀經法結願、（二七日、禎喜僧正、於東寺始之、）被仰勸賞了云云、
十三日、癸巳〔天〕陰雨降、此日、大將室至申刻（先々午終發也、）無其氣、仍驗者（一昨日同僧也、）給祿、（牛一頭、并單重、加裹者小袖等、）又相具小僧一人云々、（同給單重、）僧退出之後又發了、一昨日同事云云、後聞昨日溫氣未散、大略無更發、不斷事歟、而無左右給纏頭、太奇異云々、
十四日、甲午〔天〕陰、時々晴又雨下、光長稱參福原來、院御惱事、可問女房之由仰之、又攝政瘧病平愈、神妙之由、可傳申旨同仰之、午刻、法性寺座主來、被示合可〔被〕籠居之間事、雖制止、頗無承引歟、只生涯無益之由也、邦綱卿送札云、大嘗會猶延引之由、被仰之了、明年可被行云々、是期日近々、造作不可叶之故也、人々所定申如此云々、又新院御不豫、聊似有減、但御溫氣未散云々、又攝政瘧病、春寛令祈落之、而不蒙賞之由、大以腹立云々、
十五日、乙未〔天〕晴、時々雨下、大將室自一昨日溫氣未醒云々、仍於今者非瘧病之儀、邪氣歟、腹病歟、未決云々、
十六日、丙申天晴、女房參女院御方、季經朝臣來談、昨日時々雨下、
十七日、丁酉〔天〕晴、定能卿室、去夜產了、其後聊不快云云、仍遣使者問之、無殊事、但定能卿〔入〕產了云々、典藥頭定成來、問病子細、自今日、女院御方被始大般若讀經、
十八日、戊戌〔天〕晴、院主典代來、催大將方云、來廿三日、於法勝寺、爲御祈、可有藥師經千僧御讀經、可調進經卷、又可參入云々、以隆信朝臣問俊成入道所惱、又〔同〕院藏人來、催余分經廿卷、今日及晚雨下、今日以陰陽權助濟憲問福原方角事、申可有憚之由、
十九日、己亥〔天〕晴、大將室今日溫氣散了云々、禪門今日被參嚴嶋了、自彼可被詣宇佐云々、

廿日、（庚子）雨下、大將室俄煩胃、殆及危急、然而即復例了云々、疑邪氣所為歟、邦綱卿送札云、新院御溫、自去七月十一日、于今未令散給、又昌雲僧正依持病發動、此五六日不奉新云々、又云、禪門明曉（去十八日文也、仍十九日追發歟、）可被參嚴嶋云々、召主稅頭定長問所勞之間事、入夜民部卿資長來、為訪大將室病、自日野只今出洛云々、余依疾隔障子謁之、為方違、參御堂御所、依脚氣用輿、綱下乘入之、雖無禮、病無（氣イ）餝驕、為之如何、

廿一日、（辛丑）〔天〕晴、早旦歸家、自今旦大將病惱、及（及カ）巳刻疱瘡出遍身云々、仍召主稅頭定長女、醫博士經基等、令見之、共申疱瘡之由、（俗云ヘナモ云々、）

廿二日、（壬寅）雨下、今日物忌也、大將溫氣猶不散、其瘡多出云、

廿三日、（癸卯）〔天〕晴、物忌也、寫靈山院（橫川）額、遣申請上人許、件額權大納言筆也、而其板破損、其字消滅、修造彼堂之間、為打改新造額板、相副本所送也、事依善事、扶病下筆、本額雖字消、大途見其體、仍一點不違寫之、以至愚之暗質、寫先賢之遺跡、一々可悅、一々可恐、仍仰僧令全八字文、殊不勵明王等、抑件額寫本、素所相持也、（伊房卿使人寫取云々、）而校正本之處、相違太多、仍新寫留草了、大將今日頗有增云々、仍修鬼氣祭、又行仁王講等、

廿四日、（甲辰）〔天〕晴、入夜雨下、此日於法勝寺、被行千僧御讀經、（觀音經、）新院御祈也、

〔廿五日、（乙巳）雨下、經家朝臣來、語福原事等、昨日所上洛云々、新院御不豫、同樣御云々、〕

〔廿六日、（丙午）雨下、大將疱瘡出調了、溫氣散了云々、為悅不少、其室赤痢病、猶不快云々、

廿七日、（丁未）〔天〕晴、或人云、今年成菩提院御念佛退轉、禪門（講）不可有之由云々、偏被傾天狗了、不能左右了、

〔廿八日、（戊申）天晴、〕

廿九日、（己酉）〔天〕晴、未刻、頭辨經房朝臣來、日者為行千僧事上洛、明後日（日）二、又可參福原離宮、適向京都、爭不參哉、且為承御不例子細、可參也云々者、（以基輔朝臣傳示之、）答、只今可謁之由、但所惱之間、不耐出簾外、唯隔物乍臥可令申也、兼又光盛申者儒事、可申沙汰之由、仰付之頭辨、又云、備後

御領事、責取國司廳宣了、近日被止奏事、於事雖不得便宜、相構所申沙汰也、國司頻所濫、然而令申給旨有理、仍所被責者也、今度參上之時奏事之由、審副院宣可進、且所告申也云々者、件所最少所、雖不及執申、隆季所爲奇怪、仍訴申御沙汰次第、殊恐畏申、又私芳恩尤難謝申、就中境節如此事、不及沙汰之比也、殊悅思之由返答了、小時余於西面出居謁〔云〕、（隔母屋簾、余着小直衣、寄臥也、）先余示所勞子細、經房大有懸之〔氣〕色、又問遷都事、答云、藤原如只今者離宮也、明後年可被造八省云々、今年五節以前、可被造皇居、是禪門私造作也、彼人移徙之後、可被借召之儀云々、即件離宮之傍、占置八省之地、并可立要須之所司之跡等、此離宮即可用內裏、於大內者不可移建云々、件指圖、源納言造進之、堀川納言又加潤色云々、凡此儀不能左右、非言語之所及歟、大嘗會事、先度有沙汰延引、今又俄有此儀、又延引之子細、如何之由、問之、答云、先今月朔比以別當時忠卿被仰下云、（於御前仰之、）猶今年可被行大嘗會也、仍可被造營內裏、其間事、早〔々〕可令申沙汰者、爰經房乍恐申子細云、

大嘗今年被遂、是正禮也、而先日有沙汰延引、今迫期日之後、忽有此儀、恐神事懈怠之因緣歟、何況造內裏之條方角禁忌如何、延曆十三年、自長岡京被遷平安城之時、被犯王相方、（十月有遷都、而此京當北方、仍謂犯之、）以此例不可有〔方〕忌之由、有儀定歟、倩見沙汰次第、頗背違彼例、故何者、彼者自延曆十二年有其沙汰、內裏造畢、人家過半移住、同十三年十月遷幸之後、公事併於新都被行之、偏是遷都之儀也、於今度者、六月二日卒爾遷幸、彼時不被仰遷都之由、（是一、）其後雖有可被遷都之議、其地度々未定、當時御所、未被定仰可爲帝都之由、已似離宮、（是二、）舊都人屋一人未移住、諸公事併於彼都行之、（是三、）以此等之儀、比延曆例、敢以不符合、至不被避方忌之一事、被追用件例、道理不叶歟、加之、彼延曆例者移徙也、不可同犯土歟、又自長岡京當北之條、未被打丈尺、旁貽疑殆者也、日被尋問陰陽道輩、且被仰合有識卿相、尤宜歟、其議一決之後、可被仰一定歟、言上子細、雖有甚恐、爲後沙汰所執奏也者、時忠云、不可有方忌之由、賴業輿人所申也云々、爰新院御定云、周公營洛邑、無方

忌之由、令稱申云々、忽以澳家攝籙之例、難比本朝帝王之儀歟、經房申旨、一々有其謂、早以此等之趣、可相觸攝政者、卽參攝政第申此旨、被申可被問人々之由、歸參奏此趣、左大臣閣下、左大將都督、堀川納言等許、可召之、不可及廣〔云々〕、仍各催申之處、閣下無御參、自餘四人參入、去十二日於院殿上會議、先是、去八日於脇陣召陰陽師（泰親朝臣、季弘朝臣等也、在憲遲參、）幷兩大外記大夫史等、內々尋問此事、先方角事問泰親、泰親申云、先日議定之時不參會、雖不承子細、於犯土作事者、尤可被忌、勿論事也、但爲禪門之沙汰、被造可然之舍屋、彼人移徙之後、被借召、被用皇居可宜、公家之沙汰一切不可、然者、以此趣問季弘、〔定時〕、（先日議定時申不可有憚之）由（者也）、季弘申云、移徙犯土可同之由存之、而延曆已有移徙、今度犯土何事〔之〕有哉旨所存也云々、爰泰親大怒作色云、汝受誰人訓說、仕公哉、太奇怪也云々、季弘卷舌無申旨、只申可從父申狀之由、初爲諛時議、以詐僞奏君、今被糺決之日、爰詞從父命、誠是謀計之由、不忠之臣也、人以謂可取召息狀、衆庶莫不惡季弘云々、次問齋場所事〔於〕泰親、申云忌正方也、仍不可有憚、次問大嘗會之事、又申云先例不忌方角也云々、次問大禮事於兩大外記、大夫、史等、先賴業申云、大事不再擧、先度有延引之沙汰、更又有此儀、非無事之憚、猶可被延引者、師尚申云、孝謙天皇、於離宮有大嘗會、任彼例今年於離宮被行、何事之有哉、隆職申云、期日已迫、次第神事可遲々歟、今年被遂行者、爲守式文也、而日來無沙汰、今月以後有沙汰者、遲遂式文歟、猶於今者、明年可宜者、同九日、在憲朝臣參上、申云、泰親申牒狀尤不可有異議、抑福原者、自舊都當申方角、仍非正方、無妨于造齋場所云々、衆又先日議定之場、於方角事者、一切不可有沙汰之由、別當卿有其仰、仍呑舌退出了、以季弘申狀被據用之間、成恐之處、今又有此議、素勿論不足言事也云云、以此等之趣、去十二日被仰人々、忠親卿發語云、方角事、陰陽之兩儒申旨無異、餘人不能加詞、大犯事、於離宮被行、〔何〕事之有哉、但皇居爲禪門之沙汰、雖可被造、其所未出來、遮大嘗會事、有沙汰之條如何、被造齋場所、又以不可然、此

條何樣可候哉云々、隆季云、已爲朝家大事、難申左右、可在勅定、（人以術、有樣頗惡氣歟、）左大將、同忠親卿、左大臣、申云、次第神事懈怠有不法之事歟、於今者延引可宜、若必今年可被遂之由、有靈告者、非此限云云、奏此趣之處、可延引之由、被仰下了、次第如此云々、余雖不候會議之場、事爲重事、仍以奉行職事御狀、具注之、爲備後鑒也、經房又云、昨日參詣十ヶ所、其次見廻洛陽、一切未荒廢、恐遂可還此郡歟云々、季長朝臣歸自福原、入夜來示攝政邦綱卿等返報、新院御惱、殊事不御云々、女房返札云、〔々〕自來月可聞食御藥歟、又可有御灸治云々、又季長云、逢大夫史隆職之次、語云、近日天下暗然、余可內覽之由、有內議歟云々、此事不可然々々々、

九月〔大〕

〔一日、庚戌、雨下、〕

〔二日、辛亥、天晴、申刻、覺知僧正來談法文、〕

三日、壬子、陰晴不定、申刻以後雨下、主稅頭定長、持來略方抄一帖、（即定長抄之、與禪門之術也、）爲一見所尋召也、此次問所勞事、〔申云、脚氣之上氣病之所致歟、委思慮可令申云々、〕傳聞、熊野權別當湛增謀叛、燒拂其弟湛覺城、及所領之人家數千宇、鹿瀨以南併掠領了、行（明イ）明同意云々、此事去月中旬比事云々、又傳聞、謀叛賊義朝子、年來在配所伊豆國、而近日事凶惡、去比凌礫新司之先使、（時忠卿知行之國也、）凡伊豆、駿河、兩國押領了、又爲義息、一兩年來住熊野邊、而去五月亂逆之刻、赴坂東方了與力、彼義朝子大略企謀叛歟、宛如將門云々、凡去年十一月以後、天下不靜、是則偏以亂刑、欲鎭海內之間、夷戎之類不怖其威勢、動起暴虐之心、將來又不可鎭得事歟、依大亂、得國家之主、必以仁惠服遠者也、今則刑戮猥、而仁義永癈、天下之災、殊擧不足可待、不必只以十念〔之〕功力生九品之上刹、庶幾只在期南無安養教主、阿彌陀如來莫誤來迎引攝誓、恐身仕朝廷而幾年、丹府雖思社稷、經宿疲而多日、黃泉只在〔旦〕暮、現即憑春日之明神、當恐仰西方之教主、佛神合力、現當成願而已、

〔四日、癸丑、天晴、〕

〔五日、甲寅、天晴、定能卿來談、〕

四百三十二

〔六日、乙卯天晴、爲方違參宿女院御堂〕

七日、丙辰〔天〕晴、早旦女院渡御御堂、爲訪余所惱給也、余依行步不通、不能出仕、仍所渡御也、女院還御之後、余歸宅、〔主税頭定長來、余疾疑逆氣之病、持來病患論、其說余病作、仍注進其藥方等〕

八日、丁巳天晴、請佛嚴聖人受戒、自今日夕始念佛之故也、是恒例所作也、雖所勞殊重、此願不可退、仍枉所始也、凡今般之疾勝於先々、內心極弱非無其恐、入夜始所作、股膝不叶心、行步如不通、左右手健冷、又快難動、仍不能用念珠、只焚香知數遍、依聖人教也、又曰威儀之中、行住坐皆以不可叶、仍偏以臥也、是又依疾重、聖人許之故也、凡今度念誦須延引、萬人制之、然而多年之病疾、餘命在旦暮、若不遂此行終命者、奈後悔何、仍强所始終也、自邦綱卿之許、已賜地了、可請取之由、示送者也、

九日、戊午〔天〕晴、節供如常、陪膳季長朝臣、自福原光長注申云、新都兩度小火事（去月廿八日僧房、去五日盛俊倉、）之外、無別事候、新院殊有御減云々、天下之幸也、安藝御幸十二日延引、十月許云々、未聞定說、禪門十二日又被參安藝云々、關東有反逆之聞、去五日大外記大夫史等、依召參院有評議、可追討之由、頭辨宣下、左大將被成官符、維盛、忠度、知度等、來廿二日可下向云々、但凶賊總五百騎許、官兵二千餘騎、已及合戰、凶賊等遁入山中了之由、昨日（六日也、）飛脚到來云々、然者大將軍等發向、若有後于事歟云云者、（已上光長札、）〔今日念佛僅貳萬餘遍、所惱之間、每事不法爲願不少、然而强疾修念佛、在定知見者歟、〕

〔十日、己未入夜風吹、今日所修六萬遍許歟、〕

十一日、庚申自夜雨降下、去八日所遣福原之返札等持來、經房朝臣注送云、新院御惱、每日更發事雖不御、御溫氣未散云々、又關東事、（加光長申狀、）又云、五節未役五人之中、被催左大將右衞門督云々、（先日來臨之時、右大將勞川門イ雖獻之由遮示付了、仍亦此旨歟、）大夫史隆職、注送宣旨如此、

治承四年九月五日　宣旨、　左大將、（左中辨、）

〔左中辨、〕

伊豆國流人源賴朝、忽相語凶徒凶黨、欲虜掠當國隣國云々、叛逆之至、旣絕常篇、〔宜〕令右近衞權少將平維盛朝臣、薩摩守同忠度朝臣、參

河守同知度等、追中討彼頼朝、及與力輩上、兼又東
海、東山、兩道堪二武勇一者、可レ令レ備二追討一、其中
拔下有二殊功一輩上、可レ加二不次賞一者、
傳聞、近曾爲レ追二討仲綱息一、（楽二住關東一云々、）遣二武士等一、（大庭三郎景親）
（云々、是禪門私所レ遣也、）而件仲綱息逃二脱奥州方一了、然之間忽頼朝
之逆亂出來、仍合戰之間、逐二籠頼朝等於筥根山一了、
因レ茲被二追落一之由風聞歟、而其後上總國住人、介八
郎廣常、幷足利太郎（故利綱子云々、）等餘力、其外隣國有勢之者
等、多以與力、還欲下殺二景親等一了上之由、去夜飛脚到（來イ）
來、事及二大事一云々、但實否難レ知、如レ此事、浮說端
多歟、禪門來十二日可レ參二勢（熱カ）州一、又新院來廿一二日之
間、同可二詣給一云々、又熊野湛增、猶事二惡逆一、別當範
智與力了云々、
十二日、辛酉〔雨下、定能卿來、余依二念誦之間一不レ謁
レ之、來十八日參二福原一、今者、指公事之外、不レ可レ還二
故京一云々、〕後聞、禪門安藝詣延引云々、
十三日、壬戌朝間小雨、午後晴、筑前守貞俊來云、罷二入
東國追討使之中一、來廿二日可二發向一云々、信濃國已
與力了云々、入レ夜基輔還レ自二福原一、示二人々報旨
等一、

〔十四日、癸亥天晴、〕
十五日、甲子天晴、今日早旦、女院渡二御最勝金剛院一、依二
故御前御忌日一也、年來於二御所一所レ被レ行〔也〕、自今
以後、於二御堂一可レ被レ行云々、事了入レ夜還御、又例年
自二今夕一、被レ始二三七日懺法一、而今年無レ故延引、未
レ得二其心一、恒例被二定置一事、輙不レ可レ被二進退一事歟、
今日戌刻、余念佛結願畢、七ヶ日之間、滿二三十萬遍一
了、所惱無レ術、仍反數不レ幾、〔又心神散亂、遺恨多端
歟、然而扶二厚疾一强修レ之、三寶必々可レ有二知見一者
歟、〕又每夜轉二讀法華經一卷一、自二八日一到二今日一、滿二
一部一、是同恒例之勤也、秉燭以前偏念佛、仍不レ能レ讀二
數部一也、〔今曉女房夢、〕
十六日、乙丑〔天〕晴、自二今夜一、又居二物付一渡二邪氣一、依二
所勞殊無レ術也、知康法師來、今日女院密々御灸治云
々、
〔十七日、丙寅天晴、〕
〔十八日、丁卯天晴、召二春寛一令二讀經一、日來渡二大將室邪
氣一、明日可二追物一云々、〕
十九日、戊辰雨降、召二施藥院使頼基一、示二合療治事一、廿一
日可レ加二灸治一之由令レ申、但件男所勞無レ術云々、

氣力衰損、不能參上歟、憲基定成之間、可賜之由、申院了、而各未來、憲基藝州御幸御共云々、定成定上洛歟、傳聞、筑紫又有叛逆之者、禪門私遣追討使了云々、又熊野事、追日熾盛、然而、未及其沙汰云云、

廿日、己巳雨下、右大將遣馬於少將維盛朝臣之許、(在福原、使內舍人式房、)依下向追討使也、〔今日大風、〕

廿一日、庚午〔天〕晴、召知康法師、(覺遠、)加灸治、(卅餘所、)依所勞危急也、定成、憲基、雖申院未來、自明日入土用、待彼等者不可叶、仍付右京所召知康也、(給祿長絹三疋、雖少依爲常事也、)今日、上皇御參藝州云々、

廿二日、辛未晴、傳聞、東國事追日其勢及數萬、當時七八ヶ國掠領了云々、

廿三日、壬申〔天〕晴、右少將維盛朝臣已下、追討關東凶賊之使等入洛、(一昨日出福原、昨日宿小屋、今日入故京、)來廿七八日之間可有首途、但以一昨日爲出門、(明カ)爲吉日之故云云、傳聞、高倉宮、及賴政入道等、去朝比經駿河國、猶向奥方之由、有彼人々告札云々、件狀披露世間、奇異之又奇怪、無物取喩、彼宮子稱三宮、有幼少之人云々、若以件宮稱父宮歟、將又天狗之所爲歟、雖虛誕一旦如此之披露、未曾有事也、是則禪門失人望之間、於事爲彼欲表凶瑞、天下之士女閭巷、成奇怪之風聞者也、伯州莊園、停廢宣旨到來云々、(四ヶ所云々、)

〔廿四日、癸酉雨下、〕

〔廿五日、甲戌〕

廿六日、乙亥〔天〕晴、大夫史隆職宿禰來、只今自福原所入洛也云々、明日爲參定考、〔所上洛〕云々、入夜定能卿來、示五節之要事、

廿七日、丙子〔天〕晴、未刻、左大將參女院御方、以基輔示云、承御不例六借御之由、先所參此御方也、只〔今〕可參其御所、若中間申候歟云々、報云、雖有渡御、更不可及見參、所勞殊無術、適御上洛不見參、尤遺恨者、重示云、於此御所申案內、猶似無便、參中門邊、可承御有樣云々、努力々々不可被光臨之由、重再三制之、是則所惱眞實無術、面謁不可叶、又始被立過、乍不對面者、事似無義、仍強制之、右大將於女院御方謁之、數刻被候云々、入夜依召、乍乘手輿、參女院御方、有被仰事等、即以歸來、今日申刻、源中納言被來、日來在福

原一、爲二余所惱訪一、去夜上洛云々、隔レ簾謁レ之、
廿八日、丁丑天晴、傳聞、山大衆蜂起云々、酉刻、大夫史隆職來、召レ前仰二雜事一〔新都之間事、委細有二相語事等一、不レ能二具記一〕昨日定考、今日祈年穀奉幣、共以延引、諸國不レ濟二料米及幣料等一之故也云々、
廿九日、戊寅〔天〕晴、今曉、追討使等發向〔了〕云々、
〔卅日、己卯天晴、〕

〔治承四年冬〕〔歲次庚子〕

十月〔小〕

〔一日、庚辰雨下、定能卿來、只今下二向福原一云々、〕
二日、辛巳雨下、或人云、上皇昨日御下向云々、或又僻事云々、又傳聞、〔去月晦比、〕熊野湛增之舘、其弟湛覺攻戰、相互死者多、未二落〔候〕一云々、又近江國住人之中、有二被レ召之者一、相禦之間、度々合戰云々、凡近日在々所々、莫レ不二乖背一、以レ武治二天下一之世、豈以可レ然哉、誠亂代之至也、
三日、壬午〔陰〕時々微雨、入レ夜、大夫史隆職來、只今參二向新都一云々、自二今夜一、女院御方被レ始二行御懺法一、恒例九月十五日被レ始、今年延引也、傳聞、熊野合戰謬說云々、又傳聞、關東事已及二大事一、
〔四日、癸未天晴、〕
〔五日、甲申天晴、〕
六日、乙酉陰晴不レ定、入レ夜左衞門權佐光長來、明曉參二新都一云々、召二簾前一仰下所レ惱子細可二披露一之由上〕後聞、今旦新院自二嚴嶋一還御云々、
七日、丙戌〔天〕晴、賴輔入道、基輔朝臣等、參二福原一、爲レ令レ見二給地一也、以政朝臣參上、申下梅宮社司炎狀可レ付二職事一之由上、載三三ヶ條事一、依二炎旱一被レ行二御卜一之處、卜上申神社〔祟〕之由一、依レ當二其方角一、可レ注二申神事違例之由一、去七月被二宣下一、即注二進此事等一、于レ今無二沙汰一、仍重所レ申云々、仰下可レ付二光長一之由上了、
八日、丁亥〔天〕晴、入レ夜傳聞、高倉宮必定現存、去七月下二着伊豆國一云々、當時御二座甲斐國一、仲綱已下相具祗候云々、但不レ能レ取レ信、凡權勢之人、依二遷都事一失二人望一之間、如レ此之浮說流言、不レ可二勝計一歟、誠不便事歟、
九日、戊子〔天晴、入レ夜爲二冬節一、參二宿女院御方一〕後聞、去六日禪門參二嚴嶋并宇佐宮等一云々、
〔十日、己丑天晴、聽二聞御懺法一之後、及二午後一退出、〕
〔十一日、庚寅天晴、聽二聞御懺法一〕

十二日、辛卯〔天〕晴、今日逐ニ邪氣一、明日滿ニ四七日一、仍縮ニ一日一、今日所レ追也、
十三日、壬辰〔陰〕、賴輔入道、基輔等自ニ福原一歸來、給地猶未レ定、仍不レ能ニ打定一云々、
十四日、癸巳〔　〕
十五日、甲午〔　〕
十六日、乙未〔　〕
十七日、丙申（戊イ）〔天〕晴、傳聞、追討使於ニ遠江國一、爲ニ彼國住人一被レ射ニ危一云々、後聞謬說云々、
十八日、丁酉〔天〕晴、酉刻、右中辨兼光來、召レ前談ニ世上事等一、下ヨ向維摩會一、明後日可レ歸ニ參福原一云々、一乘院法印被レ勤ニ他寺探題一、所作優美、萬人莫レ不レ拭ニ感淚一云々、又衆徒有下申ニ長者一事上、其趣、勅勘之僧綱已下、可レ被レ免之由也、又兼光語云、去八月新院御祈爲レ行ニ御神樂一、參ニ賀茂社一之次、神主重保相語云、去比通ニ夜寶前一、眠歟非レ眠歟之間、御寶殿震動、于レ時故法性寺殿、正ニ束帶一御ニ坐寶殿傍一、又歎息而曰、無レ由キ遷都之有（イ）天、如レ此久寶殿モ令ニ搖動一給也トテ、事外ニ思ヨ食歎一タリト、見了覺了云々、此事實可レ恐事歟、又〔語〕云、五節臨時祭等之間、有ニ種々難義等一、可レ被レ問ニ人一云々、又云、新院御不例雖レ有ニ少減一、未下令レ復ニ尋常一給上云々、又次余所惱子細示聞了、良久退出、
十九日、戊戌〔天〕陰雨下、或人云、高倉宮被ニ誅伐一之由猶有レ疑、其故ハ、宮冠者ト云〔冠〕男、年來參ニ彼宮一、住吉邊ニ居住、宮渡ヨ御三井寺一之後、〔白地〕（日他イ）參入、依レ非ニ武勇之者一、即欲ニ退出一之間忽逃去、不慮之外奉ニ相具一、向ニ南都一之間、於レ路被レ伐了、件男年齡卅餘歲、容貌非レ醜、頗以優美、彈ニ和琴一吹ニ横笛一云々、稱下被ニ誅戮一之由上、宮ハ若此人歟云々、件男參ニ彼宮一之由、世人遍不レ知レ之、被ニ殺害一之由、又以日來不ニ風吹一、此間知ニ此子細一之輩謳歌云々、但宮若現存者、爭數月之間、其實不ニ風聞一哉、猶不レ被ニ信受一事也、
廿日、己亥〔天〕陰雨下、傳聞、延曆寺衆徒、熾盛蜂起、以ニ奏狀一付ニ職事一了、是可レ止ニ遷都一之由也、若無ニ裁許一者、可レ押ヨ領山城近江兩國一之由、成ニ支度一之由云々、今日申刻、大藏大輔泰茂來、召レ前問ニ天變及新都作事之間事一、申云、此間天變少々所レ見也、就レ中去九日流星殊重云々、但不ニ見給一候、福原之司天等所レ見也云々、又新都作事、竹柱之外一切不可候、爲ニ他人之沙汰一條、猶不ニ打任一事也、如レ法爲ニ私沙

汰一造畢之後借召者、不レ可レ有レ憚、凡作事指圖以下用
途等、一事已上爲二御沙汰一、只假以二他人一、爲レ名之條、
偏似レ謀レ神、矯餝之沙汰也云々、此事猶召二在憲泰親
等一、可二尋問一也、今夕定能卿入京云々、
廿一日、庚子、〔天〕晴、未刻、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隔二障子一
謁レ之、依二所勞猶不一レ快也、語云、去八日攝政上表、候二
其席一、其後暫經ヲ廻新都一、去十六日歸洛、大乘會事、候二
可二奉行一也云々、又語云、候二福原一之間、有下被レ尋
問一事上、在憲泰親等朝臣、爭ヲ申二御方違之間事一云々、
其趣、泰親申云、雖二大將軍方之內一、一所不レ留二御四十
五日一者、其忌可レ浮、仍可レ有二御方違一、且是例也、在憲
申云、以レ宿下不レ當二禁忌一之方上、所レ謂方違也、於二同大
將軍方內一者、雖レ替所、其忌不レ可レ浮、其理不レ當、其例
不レ聞、未曾有事也云々、者召二兩方勘文一、可レ決二羣議一
之由、令レ申了云々、余案二此事一、在憲申狀有レ理、泰親
申狀、偏諛二時議一歟、可レ謂二不忠一、申刻、南方有二火事一、
頻雖二騷動一、卽打滅了、此間二位中將來、依二物騷一不二
對面一、今日早旦、定能卿息兵衞佐親能來、只今爲二方
違一、相ヲ具父卿一向二大原一云々、
〔廿二日、辛丑、天晴、定能來、明後日可二下向一云々、今日
有二吉夢一〕
廿三日、壬寅、〔天〕晴、早旦、頭辨經房、送レ書問二新嘗會、
及賀茂臨時祭之間事一、其狀如レ此、
新嘗會、幷賀茂臨時祭之間事、
一新嘗會事
右五節豐明節會等於二此都一可レ被レ行、而新嘗祭依
レ無二其所一、於二本京神祇官一可レ被レ行レ之、辰日節會
小忌、卿相已下輙難二參會一歟、何樣可レ被二進退一哉、
兼又供二曉膳一了之後、釆女參內可レ奏二事由一、以二參
著日一可レ爲二其期一歟、
一臨時祭事、
右任二先例一、以二式日酉日一、雖レ可レ被二發遣一、行程不
レ可レ叶歟、未日發遣、以二酉日一可レ被レ當二參着日一
歟、兼又還立御神樂、有二先例一、雖レ經二日數一、以二歸參
日一可レ被レ行歟、若又准二石淸水之例一、於二社頭一可
レ被レ行歟、
以二前條々一、早可下令二計言上一給上者、攝政殿御消息如
レ此、以二此趣一可下令二申上一給上、經房恐惶頓首謹言、
十月二十二日　　左中辨經房上、
進上　伯耆守殿、

逐言上、

大外記頼業、師尙等申狀、進上之、御覽之後、可令返上給候、爲行大乘會日他昇上候也、事次候者、可令計披露給候、經房謹言、

〔外記例、可縦加之、〕以基輔、返事答自是可申之由了、〔定能來、明曉又可下向云々、〕

廿四日、癸卯〔天〕晴、今日女房參女院御方、此日御懺法結願也、中御門大納言、右大將之外、上達部不參云云、今日、法勝寺大乘會始云々、頭辨經房行之、

廿五日、甲辰天晴、先日經房所尋問之兩條、注折帋遣之、其狀如此、

新嘗會事、

卯日曉膳以後、辰日節會以前、推其行程、〔定〕難參會歟、任師尙勘申、於上卿辨者、待曉膳、祗候祭奠之庭、至參議少納言者、供夕膳豫參宴會之席云、後云是禮儀共以不可失、尤可被謙用歟、合卜之避相分着小忌之條、雖似有便、於禮乖理、何況如賴業申狀者、歷代已貽違例之文、當時爭追失儀之跡、論道理不當、謂先規難用、旁以不可然歟、抑以采女歸參之日爲其期之條、非恐意之所及、辰日歸參可相叶者、上卿以下又有何煩哉、不可及他議、作條依難叶、忽此沙汰出來歟、然者節會及巳午日歟、大嘗會之外、未曾有之例也、一切不可有延引之儀、彼采女縦雖不參會於宴會者、辰日必可被行也、

加茂臨時祭事、

未日立使、酉日參社、行程之所及、更以無異儀歟、御神樂事忽改還立之名、被准他社之例、雖有變流例之難、非無尊敬神之誠歟、何況以歸參日被行神宴者、支干相違之條、頗神事違例歟、准石淸水之例、於社頭被行御神樂、旁可叶時議歟、

今夕爲方違、參宿女院御方、

廿六日、乙巳〔天〕晴、午後歸宅、稱頭辨他行之由、昨日之使者歸來、仍又遣了、〔隆信來、〕

廿七日、丙午〔天〕陰、入夜雨下、早旦頭辨返事到來、以此旨可奏聞云々、昨日祈年穀奉幣之間、返事遲々云々、〔今日物忌也、〕

廿八日、丁未自夜雨下、午後陰晴不定、大乘會結願也、

延暦寺衆徒、訴遷都奏狀、披見之處、頗優美、所申得道理之故歟、左中將清通、今夜初參進名簿、

廿九日、戊申、天晴、傳聞、坂東逆賊黨類、餘勢及數萬、追討使尫弱無極云々、誠我朝滅盡之期也、可悲々々、未刻許、俄天陰、大雨大風雷鳴、是天變歟、可恐々々、

十一月

一日、己酉、〔天〕晴、傳聞、追討使維盛朝臣已下、被追歸了、已欲赴近江地之間、山僧可相禦之由風聞、仍更向伊勢地了云々、凡逆黨之餘勢、不知幾万騎、東山東海之諸國、併以與力、官軍之勢、本五千餘騎、被追落之間、僅不過三四百騎云々、凡不能左右、往昔以來、追討使空被追返之例、未曾聞事也、於今者、重不及相防歟、依人之惡逆、上皇令懸其餘殃歟、誠可悲事也、佛天定有冥助歟、所憑只是許歟、山僧又成種々之支度云々、又聞、熊野湛增彌乘勝云々、鎭西謀叛之者、又以不能征伐、積惡之所令然、感果時至歟、不與其惡之病士、只所仰三寶神明之護持也、今日依火事之虚聞、頗騒動、遂以無實、余爲治風燓桑灸之、其煙遙及、出自他屋之上云々、因之見者雖驚、敢不動搖、存此子細之故也、

二日、庚戌、〔天〕晴、主稅頭定長來、今日經房朝臣許送書札、報云、今日參結政、可見官奏之文、明曉籠夜可參新都云々、後聞、今日未刻、入道相國歸來云云、

三日、辛亥、〔天〕晴、邦綱卿示送云、新院御不豫、猶以不快云々、經房朝臣、日來在京、今曉下向了、余以消息所勞之子細示付了、爲令披露也、右近府廳頭清景來云、來十三日可有句之由、自外記所相觸也、舞樂有無不審云々、答云、不可有歟、但可問外記者、

四日、壬子、〔天〕晴、傳聞、追討使不向伊勢、只忠清許赴伊勢了、他人可入京云々、

五日、癸丑、〔天〕晴、傳聞、前將軍宗盛、可有遷都之由、示禪門云々、不承引之間、及口論、人以驚耳云々、又傳聞、追討使等、今日及晚景入京、知度先入、僅廿餘騎、維盛追入、又不過十騎云々、先去月十六日、着駿河國高橋宿、先是彼國目代、及有

勢武勇之輩、三千餘騎、寄甲斐武田城之間、皆悉被伐取了、目代以下八十餘人切頸懸路頭云々、同十七日朝、自武田方以使者、(相副消息、)送維盛館、其狀云、年來雖有見參之志、于今未遂其思、幸爲宣旨使、有御下向、雖須參上、程遼(隔一日云々、)路嶮、輙難參、又渡御可有煩、仍於浮嶋原、(甲斐與駿河之間廣野云々、)相互行向、欲遂見參云々、忠淸見之大怒、使者二人切頸了、同十八日、富士川邊搆假屋、明曉十九日、可寄攻之支度也、而之間、計官軍勢之處、彼是相並四千餘騎、作平定陣議定已了、各休息之間、官兵之方數百騎、忽以降落、向敵軍城了、無力于拘留、所殘之勢、僅不及一二千騎、武田方四萬餘云々、依不可及敵對、竊以引退、是則忠淸之謀略也、於維盛者、敢無可引退之心云々、而忠淸立次第之理、再三敎訓、士卒之輩、多以同之、仍不能默止、自赴京洛以來、軍兵之氣力、併以衰損、適所殘之輩、過半逐電、凡事之次第非直也事云々、今日着勢多、先以使者(馬允滿季、)示子細於禪門、禪門大怒云、承追討使之日、奉命於君了、縱雖曝骸於敵軍、豈爲恥哉、未聞承追討使之勇士、徒赴歸路事、若入京洛、誰人可合眼哉、不覺之恥貽家、尾籠之名留世歟、早自路可晴跡也、更不可入京云々、然而竊入洛、寄宿檢非違使忠綱之宅云々、於知度者、先以入洛、任禪門之八條家云々、大略以傳說記之、定有遺漏歟、但是供奉軍陣之輩說也、子細雖多、難及短毫者也、

六日、(甲寅)〔天〕晴、自福原或人示送云、重可遣追討使、敎盛、經盛等之子息云々、豈叶事之要哉、世上之嘲、只在此事云々、〔實嚴闍梨來、〕

七日、(乙卯)〔天〕晴、法性寺座主來、自二十一日可籠居善峯寺邊云々、今日、姬君習心經、及眞言少々、於件法眼、雖八專間、强不憚之、且先規存之故也、

八日、(丙辰)〔天〕陰雨降、物忌也、入夜、右近府持來旬番奏簡、大將加名字返給了、傳聞、可有遷都之由、雖被仰山僧等、忽不可然、大略被誘仰之體也、始終不可叶事歟、又前大將、並敎盛卿等、自可赴云云、凡遠江以東十五ヶ國與力、至于草木、莫不靡云々、

〔九日、(丁巳)天晴、〕

十日、(戊午)〔天〕晴、爲方違、參女院御所、今夜遣福原

之使歸來、歸都事、頗有二沙汰一云々、
十一日、己未、(天)晴、宗雅來云、遷都事可レ被レ令レ問二人人一之由、重衡朝臣所二示送一也云々、此日、遷三奉新造入道相國家一、於二此第一可レ被レ行二五節一、仍所二新造一云々、
十二日、庚申、(天)晴、入レ夜左中將淸通朝臣來、隔レ簾謁レ之、今日、右大將可レ參、帳臺御出、(杯)童女御覽等之由、頭弁以二消息一送二基輔朝臣之許一催レ之、大將自書二請文一、申二可レ參之由一了、傳聞、關東逆黨、已來三及美乃國一云々、仍先爲レ伐二美乃源氏一、遣二禪門私郎從等一、其後可レ被レ遣二追討使一云々、
十三日、辛酉、(天)陰、或人云、決定可レ有二歸都事一云々、爲レ悅不レ少、但凶黨不レ可レ依二此還御一歟如何々々、此日、於二福原離宮新造皇居一、被レ行二萬機旬一云々、上卿左大臣、出居左中將泰通朝臣不レ待二內侍出一昇殿、希代事歟、是左大臣命云々、可レ奇々々、
十四日、壬戌、(天)陰雨下、此日欲レ參二福原一之處、可レ有二歸都一之由、一定已了云々、仍爲レ聞二慥說一、暫以遲留、入レ夜人傳云、還都事、雖レ有二沙汰一、殆以後(乎)、于レ今定日不レ聞云々、仍明曉可二首途一也、昨日旬御鎰奏之外、被レ止二番奏庭立奏等一云々、

十五日、癸亥、天晴、大將相共辰刻出レ京、余烏帽狩衣直衣也、大將水干袴、共人七八人許、或車或馬、侍五六人、隨身等相從、又女房車一兩也、巳刻乘レ船、十餘町棹下之間、自二福原一飛脚到來、持三來書札一、披見之處、大將殿御下向、隨二重令レ申可レ候也、縱雖下出二途中一給上、必々可レ令レ留給一、於二子細一者、追可レ申云々者、(是禪門命也、)雖レ不レ知二子細一、無二左右一歸了、近日之事、萬事非レ無二不審一、何況縱橫之浮說、不レ可二勝計一、雖レ然天下之大事、不レ可二默止一、仍强レ病豫參、且是爲レ恐三憚時議一也、而自レ彼已被レ止二參入一、此上何故可レ企二推參一哉、仍以歸宅、牛馬皆返遣了、以レ輿赴二歸途一、大將暫騎レ馬、其後用レ輿、于レ時未刻、經家基輔兩人爲二新昇殿之者一、仍必可レ候二五節一之上、不參之子細爲レ令二申披一、所レ令參也、於二大將一者、可レ參二帳臺試及童女御覽一之由、崇レ催領狀、而無音不參之條、人以成レ言歟、今依二此告一自レ路罷歸之由、可二披露一之旨仰含了、
十六日、甲子、(天)晴、此日、大原野祭也、依二脚病一不レ能レ拜之間、自二河原一進發、又以二貯劍一腰一、奉三納春日御社一、(去十三日付二親乘得業一了、依二吉日一、今日所レ令レ進也、)又女房相三具姬君一、參二詣吉田社一、(余有二祈願旨一、)祇園等一、定能卿五節之間雜事、今日沙汰送

了、先日打出幷借物等遣了、巳刻自福原重脚力到來、昨日被示不可參之由、全非他事、依女院御不豫、幷余所勞、存無心之由、被止云々、又云、來二十五六日之間、可有歸都、五節於彼新都可被行、申刻、靜賢法印、來語賴輔入道宅云、去十四日出福原、彼時遷都事猶未定云々、時忠不甘心之故云々、

十七日、乙丑、（天）晴、傳聞、美濃源氏等、皆悉與力凶賊等、美濃尾張兩國併伐取了云々、又聞、熊野權別當湛增、令進其息僧、仍有宥免云々、又鎭西之賊、菊地權守、無指故、恩免云々、關東聞此等之子細者、彌察武勇之柔弱歟、

十八日、丙寅、（天）晴、今曉有最上之吉夢、自今日七ヶ日精進、可奉轉讀般若心經三千卷、（太神宮、賀茂、春日、各千卷、法樂、）是皆依靈夢所始也、邦綱卿送書云、一日還御事、返々神妙、此都大風、凡無物于取喩、人家多以破損、因之禰門被侵（書カ）申御風病歟云々、又示曰、大將殿還都之日、於鳥羽之邊可奉待行幸云々、此日物忌也、

十九日、丁卯、（天）晴、物忌也、傳聞、還都、來二十六日御出門、來月二日可有御入洛之由被仰、延曆寺衆徒大悅、始種々御祈等云々、今夜余夢天下勵靜事、吉凶未決、或人云、東亂及近江國云々、

廿日、戊辰、（天）晴、右中辨兼光來談、遷都之間沙汰起、事子細惟多、不遑記錄、

廿一日、己巳、（天）晴、閭巷云、近江國又以屬逆賊了、前幕下之郎從、下向伊勢國之間、於勢多、及野地等之邊、昨今兩日之間、十餘人梟首了、其中有飛驒守景家、（彼家後見、有勢武勇者也、）姪男、被伐了云々、甲賀入道、（年來住彼國、源氏之一族、）云々、幷山下兵衞尉（同源氏云々、）等、爲張本云々、未刻自福原人告云、還都被縮畢、來廿三日出門、廿四日著寺江、廿五日着木津殿、廿六日御入洛、必定了云々、愚案、若可有還都者、日來之間、早々可有也、以官軍於近江伊勢兩國可相禦也、而一切無追討使之沙汰、敵軍已充滿隣國之刻、忽以遷都、豈叶物議哉、莫言之々々、自今日三ヶ日、賀茂春日兩社奉幣帛、仍修祓、

廿二日、庚午、（天）陰雨下、傳聞、自關東稱一院第三親王（被伐害也、）宣、可誅伐淸盛法師、東海、東山、北陸道等武士、可與力之由、付彼國々、又給三井寺衆徒云

云、其狀、前伊豆寺仲綱奉云々、是等疑詐僞事歟、今日修祓、〔如昨日〕

廿三日、辛未〔天〕晴、入夜雨下、今日修祓如昨日、申刻人傳云、去夜、手嶋藏人某、（元祇候三條宮、近年夙夜禪門、并幕下邊）放火福原人宅、逐電向東國了云々、又聞、近江國併一統了、水海東西船等、悉付東岸、又以雜船筏等、渡勢多浮橋了、凡北陸道運上物、悉以點取了、大津之邊人家騷逃、凡皷動無極云々、三宮御坐遠江橋下宿、頼朝等在美濃尾張之境、先以美濃近江等國人之勢可推入大津及山科邊、以三井寺可先陣、隨形可寄宿法勝寺、及大內等云々、於今者、勿論猶以無追討使之沙汰、福原之邊人氣色自若、敢無驚之色、偏以醉鄉、適所在之武士、此兩三日之間爲出立追討使事、各賜身暇、下向本國、福原之勢僅一二千騎云々、大略運報盡了期歟、新院御惱危急云々、入夜下人云、歸都停止了、明曉故進人可聞眞僞也、傳聞、山與三井寺有鬪諍、依其事延曆寺可燒園城寺云々、後聞、宮頼朝等在駿河國云々、宮不審物也、

廿四日、壬申〔天〕陰、傳聞、還都必定了、昨日御出門、今

日着御寺江、明日渡御木津殿、明後日早旦御入洛云々、依近江騷動、還都可有猶豫之由、雖其議出來、猶一定了、法皇禪門同可有上洛、一人不可殘福原云々、今日泰親朝臣來、依先日召也、去今月之間、天變十餘度、其內禪門前將軍等、必定可有事、又天下可有大葬送云々、莫言云々、

廿五日、癸酉〔天〕晴風吹、此日、女房及姬君、參詣賀茂社、境節依無骨、能忍之召人、車侍男共、兩三人在共、無出車、又不裂幣、且依夢想所參也、今曉又爲余有最吉夢、來月可有吉慶之由也、余去十八日精進潔齋、至昨日七ヶ日之間、轉讀般若心經三千卷、結願之夜有此夢、仰而可取信者也、今日佛嚴聖人來、日來密々件僧祈可有還都之由、已成就、太以有喜悅之色、入夜光長來、五節之間、實家卿蒙可參童女御覽之催、直衣出衣參上之間、依未被聽直衣、被追歸了、職事未練之所致歟、尤不便云云、又帳臺試攝政被出、日來領狀、左大臣、右大將、時忠等也、而左大臣俄故障、右大將自路歸了、仍被召加實守通親也、左大將雖蒙催、素稱病不參云々、今夕行幸御幸、共着御木津殿云々、傳聞、近江勢非

幾云々、又北陸道頗有反氣云々、〔御逗留三嶋江之邊、今日入夜可有入御云々、〕

廿六日、甲戌、晴、早旦人告云、昨日大風之間、雑船多以入海、仍不着御木津殿、御逗留三嶋江之邊、今日入夜可有入御云々、午刻、藏人兼時送使者云、行幸已過御相撲辻、今暫而可着御草津、云々、仍右大將着束帶、（如紫蒔繪螺鈿劍、平胡籙、紺地平緒、）同參上、（于時中終、）雖須給染分袴、（朽葉、）事體不能正禮儀、還似守株、隨身不給染分袴、只例褐襖袴也、（上臈者菊、木如恒、）白晝行幸、仍夜陰之儀、攝政隨身又同云々、依先日之催、欲參會鳥羽之處、行幸早成、仍於七條朱雀辻、參會供奉、日末沉西山、着御五條第、（邦綱卿家、）供奉公卿、成範、時忠等許也、無公卿將、左大將不參、仍右大將稱警、少將有房役劍璽、中將一人不候歟、尤不便、行幸之體太以輕云々、右大將退出之便參新院、（撤老懸、但卷纓如元、）謁女房及邦綱卿等云々、余問御惱之安否於女房、（傳大將也、）歸來示報云、遂日有御增云々、余依疾不參上也、院入夜御入洛、御頼盛卿六波羅第、（號池殿、）法皇未刻許入洛、御故内大臣六波羅第、（號泉殿、）武士數十騎、路之間奉圍繞云々、去六月二日、忽然而遷都於攝州福原之別業、神不降福、人皆稱禍、依彼不可、致此災異、所謂天變地夭之難、旱水風虫之損、嚴神靈社之怪、關東鎭西之亂等是也、而依神明三寶之冥助、今有此還都、一天之下、四海之中、王侯、卿相、緇素、貴賤、道俗、男女、老少、都鄙、莫不歡娛、此事誠是散衆庶之怨、協萬民之望者也、抑禪門相國、忽變中心之懇志、聖主仙院、各歸上都之宮闕、人雖有悅色世還成奇思歟、但如云々說者、有條々由緒歟、先關東之謀叛、續起自遷都云、何者、禁四法皇、刑罸重臣、洛都占狹少之地、民人懷莫大之愁、皆雖假名於勅宣、其實只任雅意、此等之子細、逆心已炳焉、早遂遠境之鬪、各集近國之兵、伐亡平家之盛勢、欲起源氏之絕跡云々、是則去歲僭上之咎、今年遷都之徵也、君王若歸帝都者、賊徒何亡民烟哉、是一、次台嶽之衆徒、上度々之奏狀、遂面々之欝憤、是則依近都之便、占深山之居、各結方丈之草菴、互學圓頓之花文、然間依遷都事、無人于歸依、偏失活命之計、已爲離山之基云々、所申非無理、尤是可裁許、是二、次新院御惱、遂日有增、於遊士之行宮、若大漸之事出來者、欲遺終身之恨、枉可有歸都、

之由、院宣及再三、不能默止云々、(是三、)次禪門深悔積惡之重、爲憑神明之心、此儀出來云々、(是四、)依如此等之由來、忽不慮之還都、是天下之所謳歌、強非浮言歟、仍粗錄子細而已、愚意案、此事天地之變異四衆之天殃、何必依遷都、只惡逆之所令然也、若猶不〔委〕政於公者、定無還都之詮者歟、莫言莫言、〔今夜爲方違、參宿女院御所、〕

廿七日、(乙亥、)〔天〕晴、申刻歸家、以基輔問新院御惱事於近臣女房、逐日有御增云々、今日園城寺僧綱十餘人、依召參、上皇有被尋仰事、若同意關東之由有風聞歟、邦綱卿示送云、〔山〕大衆之中、於堂衆者併與近州之賊黨了、勿論之次第也云々、

廿八日、(丙子、)〔天〕晴、寶嚴阿闍梨來、明日可始修愛染王護摩之事、具示合了、今日使大膳權大夫泰親朝臣如法修泰山府君祭、依無物、賜龜甲地螺鈿鞍一縣、爲祭物、依夢想事也、仰長光入道令草都狀、以基輔朝臣爲使、余精進潔齋、泰山府君咒誦一萬遍、又着衣冠降庭拜之、亥刻、基輔歸來云、泰親殊致信心、奉祈請之由令申云々、必可有御夢想之事歟云々、傳聞、來月二日可遣追討使於江州云々、又若狹國(經盛卿掌吏務、)有勢之在廳、與力近州了云々、

廿九日、(丁丑、)〔天〕晴、午刻、頭弁經房朝臣送書云、東國逆亂事可被僉議、相扶所勞可參、新院御氣色云云、依疾不能參入之由令申了、於今者可被議何事哉、太無所據、只早々可被遣追討使也、申刻、大外記賴業來、依物忌不謁、先日所進借之帝王略論五卷返給了、賴業申云、明日可被行仁王會、來月二日可被發遣廿二社幣、以殿上人可爲使云々、入夜人傳、近江國武士數千騎、自今日申刻許打入三井寺云々、依此事、六波羅八條等邊、武士騷動、京中物忩無極云々、入夜時降雨、

卅日、(戊寅、)陰晴不定、午後小雨、傳聞、昨日近州之武士等不及數萬、(以イ)只船六艘着西岸、少々打入寺中、僧徒等問子細、爲點定船來之由、返答云々、惣其勢百騎許之中、於半分者點取船等、歸着東岸了、殘五十騎許、着船於前岸、猶留居西岸云々、且爲點定船等、且爲令伺事體所來歟、今日京中頗靜云々、酉刻、定能卿來、談旬五節等之間事、又天下怖畏事、誠萬人不遁之恐歟、人傳云、甲賀入道無

左右ニ欲ニ打入一之處、甲斐武田送レ人云、暫不レ可ニ寄攻一、我可ニ行向一、侍具テ可レ寄也、無勢ニテ被ニ追歸一者、可レ有ニ後悔一云々、仍爲レ相ニ具彼一、暫遲々云々、謂ニ甲賀入道一者、義兼法師也、刑部丞義光之末葉云々、

〔治承四年冬下〕

十二月〔小〕

一日、己卯〔天〕晴、早旦光長告送云、今夕可レ有ニ行幸一、右大將可レ令ニ供奉一者、出立之間、巳刻示ニ延引之由一、又午刻使者走來云、猶有ニ行幸一云々、然間、酉刻許、一定延引之由、重告示、如レ反レ掌、不レ知ニ由緒一、入レ夜人傳曰、伊賀國有下云ニ平田入道一者上、俗名家繼、故家定法師男、定能兄云々、件法師寄ニ攻近州一、伐ニ手嶋冠者一、蔭頼郎從、相井十六人梟首、二人搦得云々、又追ニ落甲賀入道義兼法師也、城一了云々、

二日、庚辰〔天〕晴、辰刻、追討使下向、近江道方、知盛卿爲ニ大將軍一、其外一族翟數猪相伴、慥交名可ニ尋記一、信兼盛澄等、同以向云々、伊賀道、少將資盛爲ニ大將軍一、前筑前守貞能相具云々、伊勢道、即國司淸綱行向云云、今日逆亂御祈、被レ發ニ遣十六社一、奉幣使上卿三條大納言實房卿云々、後聞、依ニ使不一レ足、被レ立ニ十三社一、云々、使皆殿上人也、行事弁兼光勤ニ稻荷使一云々、依ニ使沙汰一、及ニ丑刻一被ニ發遣一、未曾有事也、自ニ今夜一始祈ニ三一壇一、不空羂索、毗沙門、

三日、辛巳〔天〕晴、今曉、最勝最上吉夢、傳聞、今曉近州逆賊引レ栖逐電、到ニ美濃一燒レ邊、仍官軍勢多野地等在家數千宇、放火追攻云々、終日之間餘焰猶不レ盡云々、美濃源氏等五千餘騎、出ニ向柏原近江國之邊一云々、官兵近江道伊賀道相並、京下之勢三千餘騎云々、又人云、奈良大衆熾盛蜂起、人不レ知ニ何事一、境節尤奇怪事歟、山大衆三方相分了云々、一分座主方大衆、與ニ力官兵一、一分七宮方大衆不レ與ニ兩方一、一分堂衆之黨、與ニ力近州一云々、越後城太郎助永、於ニ甲斐信濃兩國一者、不レ交ニ他人一、一身可ニ攻落一之由、令ニ申請一云々、又上野常陸等之邊、乖ニ頼朝一之輩出來云々、依ニ還都之騷一、凶賊等頗勢衰者歟、但如レ此之傳聞、多是虛詐也、難レ存ニ實說一歟、或人云、去晦日院殿上定、左大辨長方奉レ宥ニ法皇一、可レ被レ召ニ返松殿一之由、再三令レ申、人々更以不レ同レ之云々、長方猶公人也、不レ諛ニ時勢一吐ニ直言一、感而有レ餘、誠是諫諍之臣也、可レ謂レ直可レ謂レ直、

四日、壬午〔天〕晴、申刻、大外記頼業來、酉刻、大夫史隆職來、各召ニ簾前一仰ニ雜事一、頼業退下之後、召ニ隆職一、共云、去月晦日、

於院殿上被議關東亂逆事之間、左大臣、被定申可改元之由、因之忽其沙汰出來、今月一日申刻、今夕可有改元定之由宣下、而官外記相共改元可有猶豫之由奏聞、外記申云、（踐祚明年被改元、恒例也、於年改元之例、平城之初大同是也、彼爲不吉、何況天慶將門之時無改元、彼已爲吉例、又二日可被遣追討使云々、改年號之翌日被行凶事、其理可然哉云々者、官申云、改元者兼日仰儒士召勘文、有議定、而當日申刻初宣下、未聞如此率爾之儀、加之二日可被成追討使官符、凡改元之後政始以前、雖被行如此之事、就中於追討凶徒之沙汰哉、云彼云是、旁不叶物議者歟云々、）仍爲行隆奉行被仰合禪門、禪門申云、案可有改元之由、全不計申、只左大臣被申此旨之由、承許也、左右難定申、但如承者、官外記申狀、其理可然云々、仍忽然而停止了、賴業云、昔將門謀叛之時、爲八幡大菩薩御使、社士一人降自天、來將門之前、（件男眼色青云々、）稱授朕位之由、因茲起謀叛之心云々、先年語此事於信西、信西云、有亡國之夭者降自天下云文、將門不知歟云云、又云、將門者有帝者之運者也、而尊意贈僧正調伏之法驗不默止、雖得將門之首、依降伏有王者之運者、尊意又經五ケ日天亡云々、又云、關東縱雖被征伐、謀叛之儀不可絕、必猶有大事歟、人之氣色太惡成了云々、隆職云、去月上旬之比、依時忠卿申狀、以權右中辨光雅爲推問使、可被遣美濃國之由、沙汰出來、卽爲彼卿奉行、被召仰光雅了、光雅退出之後、平辭退之、替被召仰筭博士廣房、廣房參禪門申子細、禪門稱不知之由、仍又停止云云、又云、遷都依彼卿抑留、暫以猶豫云々、人傳云、江州武士等併落了、三分之二、與力官軍了、其殘引籠城云々、又聞、奧州戎狄秀平、依禪門之命、可奉伐賴朝之由、進〔請〕文了云々、但實否未聞、此日、右大將參御堂御八講結願、朝座終程參入、行香以後退出、長者已下公卿七八云々、

五日、癸未、〔天〕晴、此日、雖可有臨時祭試樂、被停止了、素如此之時、不可思寄之儀也、傳聞、江州之勢、（加美濃源氏等之定、）四千〔餘〕騎、官兵勢二千餘、今日矢合、明日可合戰云々、去夜或者夢云、自大唐笠之鰭樣々ノ物ヲ彫付タル旗、數流ヲ付タリ、同白色也、件笠自陸自南北サマヘ持向云々、余案之、爲藤氏之一門、全非可怖、其故、自南赴北笠ハ、春日大明神爲護氏之人、令入洛給也、笠是三笠山之義也、爲平家頗不吉歟、其故、白旗入洛之條、非無其恐歟、今日余女房讃岐、令參春日了、是每年例事也、去月八日欲參、而卿依有夢想事、今日所令參也、又心經

十二卷、今日於二御社一奉二供養一、同每年事也、（每月朔日所レ搆之般若心經復一卷、歲末奉二供養一也、）武士等自二路次一不レ令三往二還雜人一云々、然而依二宿願有一レ限、猶以令二首途了一、〔〕明後日（七日）可レ參二賀茂臨時祭一之由、催二右大將一、申二可レ參之狀一〔了〕、

六日、甲申、〔天〕晴、申刻定能卿來、酉刻全玄僧正來、談二法性寺座主籠居之間事一、又云、彼法眼可レ被レ任二大僧都一之由所レ存也、而無二稚字一、全玄、僧正欲二辭申一、以後被レ任二大僧都一、爲二自他一尤可レ宜云々、余答下爲二本意一之由上、但此事、示三合彼法眼一、可二左右一也、此僧正只今非二師弟之儀一、得二其讓一之條如何、頗以不二相應一事歟、故法印最忠以二明雲賞讓一叙レ之、時人爲レ難、彼已爲二師弟一、況非二師弟一哉、尤可レ有二用心一事歟、但近代如レ此事、無二其沙汰一之世也、爲レ之如何、抑今曉、前源中納言雅賴卿家、有二狼藉事一云々、不レ知二此由一、今旦送レ札、及二午後一、報札到來、粗載二此由一、不レ能二謬念一、遣二使者一問二子細一、入レ夜使皈來云、納言被レ申云、先賜二御使一畏申、狼藉之次第、凡不レ能二是非一、今朝天已欲レ曙之程、靑侍走來云、讚岐少將殿御參、被レ申下可二見參一之由上云々、即着二衣裳一、欲レ出二客亭一之間、勇士兩三人、稱二得タリオウ一、即走二來眼前一、已欲二搦捕一、凡前後不覺、言語道斷、正ク雖レ不レ及レ觸レ手、大略如二閑繞一在二近邊一、此間又他勇士等昇二堂上一、剩取二女房等衣裳一、偏如二追捕一、小時時實少將入來、制二止狼藉一、其時勇士等退散、希有免二虎口一、問二由緖於時實朝臣一、答云、次官親能ト申者、候二此殿一之由有レ聞、依レ有下可レ被二尋問一之事上、所レ被レ召也、早可下令二召進一給上者、爰雅賴申云、此事極安事也、只可二召進一之由蒙レ仰、何不二召進一哉、所二遊申一之時、可レ及二苛責一、無二左右一顯二恥辱一之條、不レ能二左右一、件男去夜爲二宿直一入來、定候歟者、時實云、早可レ被二召出一者、即相尋之處、此夜半許白地出二門外一、其後于レ今不レ見云々、時實聞二此之由一、憖在二此殿一之由、前將軍所レ被レ聞也、猶可レ求云々、卽雖レ搜二求家中一、敢以不レ見、仍遣二勇士等於父廣季之許一、依二其身逃脫一、搦二得雜色一人一、卽以二此雜色一、可レ尋二出一之由、雖二推懸一、納言、父已現存之者也、全不レ可レ懸之由チ申テ不二受取一、其後愁率二武士等一、時實歸了、次第如レ此、是事先世之宿業也、猶可レ被レ付二使廳使一之由、有二風聞一、此上事左右只可レ任二宿運一、件次官凡被レ召之故者自二幼稚之昔一被レ養二〔育〕相模國住人一、自二彼國一成人、然間依下近々與二謀叛之首賴朝一年來爲中知音上、依二此

事、爲被尋問子細、所被召云々、（已上雅賴報旨、）凡世間濫吹狼藉、以辭不可演、以筆不可記、心浮之世也、此事爲時忠卿奉行云々、懸件人之沙汰事、人而莫不及恥辱、可彈指之世也、委趣非短毫之所及、依爲希異之勝事、錄十分之一而已、傳聞、近江國武士等三千餘騎、爲官兵（僅二千騎許、）被追散了云々、後聞、納言家狼藉事、非使廳之沙汰、只前幕下之下知云々、

七日、乙酉、〔天〕陰雪降、此日、加茂臨時祭也、去月式日、依遷都事延引、未刻、右大將參內、自去二日、（被遣追討使〔之〕日也、）禁裏爲警固云々、而不知其由、不具弓箭參內、見傍輩取寄壺弓等云々、如此之時、近衛大將、檢非違使別當等、多用平胡籙云々、但又有帶壺之例、所存以之爲是、但猶可勘歟、依降雪用雨儀御裝束、以中門內爲使陪從座云々、亥刻、庭座始、依使遲參也、右宰相中將通親朝臣爲使、舞人四位四人、五位四人、六位二人云々、有三獻、深夜深雪之間、公卿僅二人、寄插頭花、自餘殿上人取之云云、萬事無禮儀、鐘報之後、參社頭、翌日巳刻、有遷立御神樂云々、

八日、丙戌、〔天〕晴、此日依方違、參宿女院御所、當彼所艮方、依〔可〕有犯土也、去月二十六日違王相方、（冬至以後以北爲王、以艮爲相云々、）節分同月二十七日爲冬至之故也、仍爲不滿十五日、又今日所違也、王相分別之方違事、諸人不沙汰歟、余以今案問陰陽大允泰茂、申尤可然之由、即書進子細者也、全玄僧正以基輔有示事、無勵寺之間事也、

九日、丁亥、〔天〕晴、早旦、法性寺座主送札云、七宮依無勵寺凶徒事、忽被登山了、件張本不能被召出、遂及背法之沙汰、〔者〕、七宮不可被安堵、然者又此山籠不可叶之次第也云々、又山門僧皆登山、可祈念追討使事之由、有職事御教書、然而件條爲大綱事者、一身雖不登、強不可及別沙汰也、忽出洛之條、所願相違、尤遺恨之由、所示送也、仍以使者觸遣子細於邦綱卿許、依候新院御所、不得謁、空以歸來、明日又可進也、定能示送云、法皇與新院御同宿、又人々可參入之由、被仰下、定能在其中、靜賢法印以御教書（法皇〔奉〕御衛歟、）催之、而問日次之處、十二日吉之由令申、又十一日癡務之由、在憲注申、爲之如何云々、答云、癡務日、院參不可憚歟者、傳

聞、延暦寺衆徒之中、凶惡之堂衆三四百人許、得山下兵衛尉義經（近江國逆賊之張本、甲斐入道與件義經也、）語、以園城寺爲城、六波羅可入夜打、又所進向近江國之官軍等、塞其後、自東西可攻落之由、成結搆云々、因茲經雅朝臣、淸房（禪門息、淡路守云々、）等、追可被遣云々、又興福寺衆徒、遂日蜂起、稱宮大衆云々、有云四郎房者、堪武勇之徒黨、及四百餘人、是爲禪門之方人云々、而惡僧等數百人出來、搦件四郎房了、關東之賊徒攻來江州之時、自南京又可伐入洛中之由、成支度云々、此事不被信受歟、凡近日之事、併以非言語之所及、如此之亂、古今無比類者歟、入夜歸宅、傳聞、自去夜法皇與新院同居、有御面謁云云、

十日、（戊子）朝間晴、午後天陰風吹、早旦送使於邦綱卿許、示法眼登山之間事、即皈來云、全不可有御登山、御物籠之由、皆兼所申置也云々、又云、新院御不例於今者如待日、不及左右候云々、又云、只今自南都脚力到來、衆徒已欲入洛、終夜所走來也、大衆勢以外云々者、今旦爲追討山惡僧等、官兵行向之間、於山科東邊、衆徒降合、已以合戰、未事切云々、及申刻、大衆等引退、籠城了云々、入夜自南都告送云、大衆雖蜂起、僧綱以下依加制止、和平了云云、來十八日荷前、廿日除目等、可參之由、催右大將、申所勞之由了、〔又云、新院御不例、於今者必如待日、不及左右候云々、〕

十一日、（己丑）雪白風寒、傳聞、昨日山僧與官兵合戰、兩方之勢各廿卅人許、堂衆方四人被梟首了、官兵十人許負手云々、堂衆等引籠山中了、或說、可籠三井寺云々、又聞、南都衆徒、依僧綱等之制止、一旦雖和平、始終不知云々、來十三日可參中宮行啓之由、催大將、依風病申其由了云々、

十二日、（庚寅）〔天〕晴、傳聞、昨日官兵等寄三井寺、（山堂衆向一昨日引籠也、）及夜漏合戰、堂衆勢少引退、向江州方了、官兵等燒拂三井寺近邊、幷寺中房舍少々、不及堂舍云々、官兵方七十餘人蒙疵云々、又聞、江州賊徒等勢甚強、忽不可落得云々、武田之黨、來住遠江、伐取參州了、美濃尾張、又棄與力了云々、城太郎助永、已越信濃之由風聞、謬說云々、雪深而不可及人馬往還云々、又秀平可攻落〔之〕由、進請文之旨、有其聞、而行程之所推、其使不及歸參

之期、疑爲勵士卒之心、頗有虚聞歟云々、〔申刻人傳云、〕南都衆徒、此兩三日不蜂起之處、俄自昨日以外興盛、催末寺莊園之武士、五大寺一等、今兩三日之間、可企上洛之由、議定已了云々、不能左右事歟、酉刻、定能卿來語云、可參法皇御所之人々、公卿親信、定能許也、殿上人只資時一人云々、成範卿可爲執事院司云々、昨日初參、今日又參兩院、自彼所來也云々、又云、一日臨時祭次第、每事不可說、凡古來未有如此之例、事而莫不違例、奉行職事親經、素存可及夜漏之由、奇異也云々、又攝政稱物忌不參云々、基輔語云、還立御神樂之間、依所作陪從不足、近衞召人奉仕拍子云々、又聞、官兵等伐惡僧之間、邦綱所召仕之入道法師、（元木工允云々、）爲營重衡朝臣設事、兼日行向山科、聞重衡不向之由、隱居片岡之邊、存惡僧之由、梟首了、嗚呼第一事歟、

十三日、辛卯、〔天〕晴、南都衆徒、決定可上洛由、去夜半并今旦、兩度有告申事云々、但實否難知、入夜、刑部卿賴輔朝臣來、數刻談語、傳聞、前右中辨親宗朝臣、與賴朝音信之由風聞、依其事可被召問云云、又諸卿除左右大臣之外、左大將已下、併被催可進武士之由云々、是等奇異之政也、時忠所張行云々、右大將漏此列、尤冥加也、資長、俊經等舊故之儒卿、預此催、實是未曾有之沙汰也、朝廷之輕忽、以如此之事可察歟、今夜、中宮自內裏行啓新院宮云々、新院此兩三日、聊雖有御減、更無有其憑者歟、傳聞、前右中弁親宗、有通內事於賴朝之風聞、被召問從者（字六郎、執消息之筆者也、）之處、承伏了云云、

十四日、壬辰、〔天〕晴、酉刻、民部卿資長卿來、隔簾謁之、談世上事、歎息之外、無他事、傳聞、南都衆徒、十六日出門、十八日入洛、必定了云々、昨日以所司進折帋、其狀云、朝廷有欲滅法相宗佛法之旨、爲問子細、可遂上洛、奉爲公家、專不可無（欤イ）思食云々、（此事不知實否、可尋之、）又聞、山門凶徒、一旦雖被追散、猶結黨、學徒多與力了、座主方大衆、追日減少、凶徒等聞南都衆徒入京之日、降自西坂下、自南北可寄攻六波羅云々、禪門前將軍等、氣力衰了、郎從等多以逃散、所殘又無爭鋒之心云々、閭巷云、近江官兵等、昨日矢合、又〔伊勢〕武士等、欲寄攻美濃國、

云々、今曉有二吉夢一、可レ信事歟、

十五日、癸巳、〔天〕晴、一昨日、知盛、資盛等、攻二敵城一、甲賀入道、並山下兵衛尉義經等、徒黨千餘騎、即時被二追落一了、二百餘人梟首、四十餘人捕得、所レ殘併追散了、件首中有二甲賀入道一云々、後聞、無實、南都衆徒、雖二上洛議了一、凶徒僅五百人許、惣大衆等、依レ恐二當罰一、雖レ表二與力之由一、其實不二一揆一、況末寺莊園等、不レ及二催集一、又聞、江州被レ落之由、者旁不レ可レ及二怱之上洛一歟云々、大略隨二事之形勢一、巧二謀叛一歟、太以有若レ亡、言語不レ及之次第也、但如レ此事、多有二虛聞一、雖レ知二實說一歟、爲二左少弁行隆奉行一、女院御庄々、幷余〔方〕領等、皆悉可レ召二進武士一之由、被二仰下一、天慶例云々、是又人費民煩也、凡近日被レ行之事、一而莫レ不下亡二國家一之事上、可レ悲々々、以勝念誦如レ常、

十六日、甲午、〔天〕晴大風、南都大衆、已入洛之由風聞、然而無二其實一、今日重官兵等、攻二近江山下城一云々、可レ參二十九日御佛名一由、催二大將一、申二所勞之由一了、傳聞、禪門委二天下事於前幕下一了云々、

十七日、乙未、〔天〕晴風吹、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如レ例用二手輿一、松殿去夜歸京、被レ落二付其乳母大貳尼嵯峨亭一、暫以二彼所一可レ爲二居所一云々、

十八日、丙申、陰晴不レ定、此日物忌也、〔知詮阿闍梨來、語下爲レ余有二吉夢一之由上、去十二日曉、〕傳聞、法皇可レ知二食天下〔之〕政一之由、禪門再三被レ申、初雖レ有二辭遁之御詞一、遂以御承諾、又讃岐美濃兩國、可レ爲二法皇之御分國一云々、今日獻二恐札於入道關白御許一、嵯峨邊云々、悅二入除洛之由一也、左中將淸通朝臣息給二女院一、仁安三年御給目之次、可レ叙二五位從上一之由、付二頭辨經房朝臣一所レ令レ申也、又自二女院一被レ觸二仰攝政一云々、晚頭、寺僧都覺尊被レ來、余依レ疾不レ謁、乘燭之後被レ歸了、依二南都衆徒事一、宇縣之邊、物騷之間、此由兩三日出洛之由、所レ令レ談也、

十九日、丁酉、〔天〕晴、物忌如二昨日一、傳聞、來廿五日、中宮可レ有二院號事一、廿六日故攝政殿姬君、顯輔卿外孫、蒙二准后宣旨一、即可レ有二入內一、中宮院號之後、可レ被レ常二住上皇宮一、仍無レ人二于同輿一之間、忽此沙汰出來、即可レ爲二中宮之養子一云々、又聞、南都衆無二始終一、大略源氏黨類少少與二力凶惡之張一、雖レ然惣大衆加二制止一之間、和平云々、尾籠第一〔之〕事歟、又賴朝之勢十萬騎云々、三條宮在二坂東一之由、極謬說云々、又仲綱決定被レ伐了、

於平等院自害之聟、三人之中也、（已上右安說、）今日戌刻、大
地震、右大將以消息付御監、申馬允申文於頭弁、
了、
廿日、（戊戌、）〔天〕晴、早旦、犬咋入人足、（生足也、）（左カ）仍自今日七
ケ日、爲五體不具穢氣、女院御方令忌給、大將明日
可院參之故也、今日又物忌也、今旦外記持來闕官
帳、此次欲賜去春除目公卿給之處、依穢有憚、
以下不觸此穢之人、於門前忽書寫之、賜外記、（式部分國給之、依當時不候也、）此日京官除目初日也、（執筆左大辨長方卿、）
廿一日、（己亥、）〔天〕晴、物忌如咋、今日申刻、右大將參新
院、謁女房、問御惱之安否、逐日御增、於今者不
能起揚給云々、卽參法皇御方、（與新院同居、）以定能
卿入見參、依御所中間不參御前、次參中宮御
方、時忠卿入見參云々、今日除目竟也、執筆同人云
云、重家入道日來煩喉痺、自今日巳刻及獲麟、於
今者、無覺悟之心云々、仍以使者問之、答不覺
之由、今夜夜半許、重家入道入滅、尤足哀慟、重代相
傳之上、頗有其志人也、卽遣使者問之、
廿二日、（庚子、）天晴、今夜、一院御佛名、左大將已下、公卿
十三人、殿上人廿八人參仕云々、傳聞、來廿五日遣
官軍於南都、捕搦惡徒、燒拂房舍、可魔滅一宗云
云、先今明之間、以大和河內等國人、守護道々、其後
可被寄官兵云々、當我氏滅亡之時、受生之條、
只可〔愧〕宿業者也、
廿三日、（辛丑、）〔天〕晴、外記大夫師景參、召前問天變事、
有大喪兵革等、尤可恐云々、件男志與小一條大將
濟時卿自筆記三卷、（天祿二年二卷、同三年下一卷、）不慮所傳得也云
云、來廿五日院號、幷准后等事、延引了云々、是依重
家〔卿〕事、准后延引、隨而又院號、明春可被行云々、
余以使者、無動寺七宮被辭退事、此法眼固辭寺
務、仍必可被受取之由、示遣全玄僧正之許、是故
上蓮院座主行玄門跡相承之所也、七宮暗被辭去、他
人令補歟、爲門跡可爲遺恨、暫全玄知行之後、隨
便此法眼被受取、次第神妙歟、仍殊所示遣也、報
云、此事雖固辭、去十九日已被仰下了云々、尤悅
思不少者也、明日新院御佛名之由、藏人來催、申所
勞之由、今日、維盛朝臣爲副將軍、下向近江國云
云、
廿四日、（壬寅、）〔天〕晴、傳聞、甲賀入道、山下兵衛尉等、未
被伐、籠山下城、又尾張美濃等武士、欲相加彼云

云、或不レ然云々、如レ此之說々、皆以相違、雖二信受一事
歟、明日被レ攻二南都一、必定云々、此日被レ發二遣荷前使一、
先有レ定、元日擬侍從定同被レ行、雖レ無二大極殿一、依レ爲二代始一、被レ行レ之云々、（此カ）定能卿入レ夜來云、爲二
宇治使一、欲レ向之處、武士充滿、有二其恐一、仍不レ遂二前
途一、於二河原一遙拜云々、
廿五日、癸卯〔天〕晴、今日、藏人頭重衡朝臣、爲二大將軍一、
爲レ追ヲ討南都惡徒一下向、來廿八日可二攻戰一、今一兩日
可レ經ヲ廻宇治一云々、傳聞、美濃尾張武士等、早可レ被二
征伐一之由、牒ヲ送官軍一、而其勢不レ及二敵對一、故請レ被
レ副ヲ下勇士一、仍追被レ遣二維盛朝臣一下向、一昨日云々、又聞、
熊野別當以下、頗有下反二禪門一之聞上云々、後聞無實云々、今夕
下名云々、
廿六日、甲辰雨下、未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依二行步不ロ叶、用二
手輿一、如レ例、亥刻歸宅、南京追討使、今日經ヲ廻宇縣一
云々、隆職注ヲ送下名聞書一、殊事不レ見、穢限至二于今
日一也、傳聞、一昨日、廿五日、山階寺別當僧正玄緣入滅、是
大明神罰歟、但追討之前日遷化、幸運令レ然也、
廿七日、乙巳〔天〕晴、申刻、史持ヲ來尊勝寺灌頂、去十四日、圓宗
寺法華會、去十九日、等立紙一、各書二四半帋草子一、僅五六丁也、其上要
レ帋押ヲ折之一、此體先々未レ見、只如レ例書レ之、加二禮帋一
所レ進也、今度之體、定有レ所レ習歟、且問レ史之處、申下
不レ知二子細一之由上、不レ足レ言歟、追撿是持ヲ來弁官之體
也、於二大臣一者書二縱帋一云々、傳聞、自二河內地方一、被
レ寄二官兵一之間、爲二大衆一被二射危一、三十餘人被二射取一
了、其後被二追歸一了云々、宇治地官軍、今日發向、明
旦可二合戰一云々、奈良勢六万騎許云々、但不レ知二一
定一、今日、刑部卿賴輔朝臣來、尊忠僧都來、依二念誦之
間一不レ謁レ之、或僧云、三條宮在二吉野一云々、樣々之風
聞、實說不レ審歟、今日修レ祓沐浴、遙ヲ拜太神宮、春日
等明神一、
廿八日、丙午〔天〕晴、傳聞、去夜重衡朝臣寄二南都一、其勢
依二莫大一、忽不レ能二合戰一云々、狛川原之邊在家併燒
拂、或又欲レ燒二光明山一云々、主稅頭定長來、早旦遙拜
如レ昨、
廿九日、丁未〔天〕晴、巳刻人告云、重衡朝臣征ヲ伐南都一、
只今歸洛云々、又人云、興福寺、東大寺已下、堂宇房
舍、拂レ地燒失、於二御社一者免了云々、又惡徒三十餘人
梟ヲ首之一、其殘逃ヲ籠春日山一云々、至二于凶徒之被ロ戮
者、還爲二御寺要事一、七大寺已下、悉變二灰燼一之條、
爲レ世爲レ民佛法王法滅盡了歟、凡非二言語之所ロ及、

非二筆端之可一レ記、余聞二此事一、心神如レ屠、自レ昔天性之所レ禀、曾不レ惜二身命一、只欲レ不レ留二遺恨之名一、而去冬以後、取二諸身一極二生涯之怨一、當二此時一忽見二我氏之破滅一、以レ彼比レ之、敢不レ足レ爲レ喩、恨還爲レ悦者歟、凡佛寺堂舍雖レ滿二日域一、東大、興福、延暦、園城、以レ之爲レ宗、而於二天台之兩寺一者、度々遭二其災一、至二于南都之諸寺一、未レ曾二(○有恐脫)如レ此之事一、當二惡運之時一、顯二破滅之期一歟、誠是雖二時運之令一レ然事一、當時之悲哀、甚二於喪二父母一、憖生而逢二此時一、宿業之程、來世又無レ憑歟、天下若有二落居之世一者、早可レ遂二山林之素懷一、臨終正念之宿願、一期之大要也、淳素之世、於レ今者難レ期二其時一歟、仰レ天而泣、伏レ地而哭、拭二數行之紅淚一、摧二五內之丹心一、言而有レ餘、記而無レ益、努力々々、申刻、光雅送二書於基輔之許一、關白拜禮問二大將之參否一、長者已不レ歎、此事存二恆例之儀一歟、凡不レ能二左右一、長者有二出仕一者、已次又可レ從レ彼歟、可レ悲、

余元正不レ可二出仕一之由、日來存レ之、彌以無二異議一者、猶々大佛再造立、何世何時哉、不レ異二會昌天子之跡一者歟、

右治承四年庚子秋冬此一帙墨付七拾八枚者以三緣院道致公手澤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了

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課號玉葉爲后昆之摸範其末苗不讓他秘握而可貯深奥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三十五終

玉葉　卷第三十六

自治承五年正月 為養和元年
至同　十二月

治承五年春夏

正月

一日、戊戌晴、時々雪降、行步不レ堪之上、天下有二穢氣之疑一、仍無二四方拜事一、手水、陪膳季長朝臣、齒固如レ恒、早旦、余送二書於邦綱卿一曰、今日所々拜禮有無如何、天慶無二小朝拜、及節會之出御一、何況南都七大寺悉變二灰燼一、就レ中、東大寺事、公家專可レ歎思食一、興福寺事、氏之大事也、云レ彼云レ是、尤可レ有二哭泣之禮一歟、但此之由、不レ可レ及二外聞一、內々所二聞達一者、及二申剋一、報札到來、曰、於二節會之御出、及小朝拜一者、不レ可レ候之由、被二仰下一了、攝政又不レ可レ被二出仕一、於二院拜禮一者未レ定云云、相次右中辨兼光朝臣、告下送不レ可レ有二拜禮一之狀上、今日、右大將不二出仕一、酉刻、藤宰相定能卿來、先レ是、右大辨重方朝臣、不レ謁之、〇臣下恐脫來字 今日、大將、侍從共來、後聞、停二止小朝拜、幷關白、兩院拜禮等一、節會無二出御一、內辨左大臣、外辨上左大將、返二給外任奏一之次、親經仰二左府一云、國栖幷立樂、可レ令二停止一者、左府仰二大外記賴業一了、外辨著座之間、內辨讓二左大將一退出、國栖歌笛共止レ之、御酒勅使家通、宣命使通親、帶二弓箭一從、拜舞如レ例云々、

參入卿相、

大納言、

實定、平胡籙、螺鈿劍、　實國、　宗家、

中納言、

兼雅、　忠親、　賴盛、　成範、

實家、蒔胡籙、螺鈿劍、　朝方、

參議、

家通、常服垂纓、　實守、同二實家一、　實宗、同、

通親、同二家通一、

散三位、

賴實、同二實家一、

警固之間、被レ行二宴會一之例、天慶三年、平治二年等

也、撿天慶吏部日記曰、因警固、諸衞次官以上、帶弓箭、不用杖檢、但公卿兼武官者、依常儀云々者、此說之意、不帶弓箭歟、宴會已非解陣、武官何改禁固哉、疑節會儀服異他、餝劒、魚袋難改歟、若又拜舞著座之間、可无其便之故歟、但縱雖不知由緒、如此事、偏可依舊規之處、平治之例、已乖彼跡、衞府公卿多帶弓箭、事物騷之間、恐不尋習例、任意所爲歟、光賴卿獨爲垂纓云々、有識之人猶拔群歟、今般、大將若出仕者、可依天慶例之由、所存也、其故者、小野宮于時右大將、爲內辨之上、九條殿、衞府督、交外辨之中、共是公事之精微、人臣之規模也、所爲之間、推難處、失儀者歟、通親、家通存此例歟、抑、南京諸寺燒失事、悲歎之至、取喩無物、御寺已化灰燼、氏人存而無益、可弃俗塵者此時也、猶總世路未交山林、悲哉々々、東大寺者、我朝第一之伽藍、異域无類之精舍也、今當亂逆之世、忽臨燼滅之期歟、天然之理、人力何爲然、而當時之哀慟、不可默止、恐慮之所覃、須有廢朝之儀歟、朝廷之人、敢不存此儀歟、將又恐時勢、專不能發言歟、縡已希代、哭泣之禮、又可超過常篇者歟、遂□其儀者、奈後鑒、後聞、中御門大納言來、卽被參女院御方、□□余卽不聞之、不可說々々々、

二日、己酉、天晴、手水、齒固、如昨日、頭辨經房朝臣、權右中辨光雅朝臣、左少辨行隆等來、各不謁之、上官列參□時、今物忌也、

三日、庚戌、天晴、手水、齒固、如昨日、五位藏人親經、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卿來、余依狹不謁之、右大將依御寺事、元三之間、不可令出仕之由存之、而長者今日被出仕云々、區々末生、其禮不可過長者、還有恐歟、仍及晚出行、一員三人、前駈六人、隨身如常、共殿上人基輔朝臣、先參內、於陣中帶弓箭參上、攝政相共候鬼間云々、內裏近邊有火事、去四五町云々、然而、無程消了、攝政雜談移刻云々、彼殿退出之後、大將參院、法皇、上皇、中宮、三所同居、先參上皇御方、謁女房、問御惱安否、御減之由風聞、世間無極謬說也、追日弱令成給、次參中宮、於殿上邊謁女房、次參法皇、以藏人申入、退出、先來余第、卽歸參女院、了、出自內裏、卽垂纓、撤弓箭、公卿於他所不作衞府故實云々、今日、大將帶蒔繪劒、紫胡籙、御堂之餘流、元三日帶螺鈿劒之由、人皆所知也、而

殿暦之中、或用蒔絵、為一説之由、有所見、即彼殿、時々令帯蒔絵給也、雖然、此説非、普通大将、須用螺鈿也、而依警固、可帯弓箭之處、螺鈿釼、帯蒔胡籙之條、理不可然、延久御譲位、経信匡房等記、具所見也、平治乱逆、警固之時、人々多螺鈿釼、壺胡籙也、近例雖存、不足為證、仍付釼者、可帯平胡籙也、雖然、家已有用蒔絵之説、当此時、尤可用彼説也、加之、八省中院等行幸之外、雖大将、臨時警固之時可用壺也、雷鳴陣則如此、而寛徳警固之間、臨時祭左大将教通、帯平胡籙、誠雖可為證、猶似無其謂、仍去年臨時祭、大将用壺胡籙了、且依存此等之儀、随宜帯蒔絵釼、不知故實之譏、加謬難、敢不為苦耳、為後鑒、粗録子細者也、大外記師尚来、語男共云、東大寺、南大門許焼失、大仏殿免余焔畢云々、後聞太謬説也、

四日、辛亥天晴、伝聞、東大寺大仏殿、猶焼失了云々、入夜定能卿来云、以中御門大納言行幸賞、去治承元年、八幡、賀茂、行幸行事賞也、譲与之、欲申一階、三品也、可伝示摂政者、亥刻、参女院御方、依吉日、相扶所労、入夜所参入也、

五日、壬子天晴、未刻、外記持来十年労帳、此日叙位儀也、摂政直廬之儀、執筆左大辨長方卿云々、申刻、左少辨行隆、以書状、問御斎会講筵事、其状云、

八省御斎会講筵事、不可被用東大興福両寺僧候、今以延暦寺僧可被始行候歟、又可延引候歟、御計可候之由、摂政殿御消息所候也、以此旨、可令申上給之状如件、

正月五日　左少辨行隆奉

謹上　伯耆守殿、

相副官外記等申状、具不載之、

返事、基輔之奉書也、五位職事、以摂政命、不来向大臣第、以書状令通之條、太以奇恠、仍自不書返事也、

御斎会事、被注一紙候、仍進上之、所労無術之間、以他筆令申之由所候也、恐々謹言、

正月五日　伯耆守基輔、

折紙状云、

御斎会講匠事、

恭寂初之御願、海鎮、

齋莚也、式目有限、難改易歟、何況延引之

例、於二不快一哉、不レ用二維摩講師一之條、雖レ乖二聖代之勅一、被レ請二天台僧徒一之外、爭叶二當時之議一哉、

一延引例、

天曆八年正月八日、依二太皇大后御事一延引、同廿二日被レ行レ之、　此外無レ例、

一以二天台宗僧一、爲二講匠一例、

貞觀十年正月八日、於二大極殿一、講二最勝王經一、以二延曆寺僧法勢一爲二講匠一、

延曆十三年玄曰（日イ）、　延長七年禪喜、

承平三年信靜、　同七年基增、

天慶三年明仙、　天曆元年勢祐、

同九年房筭、　應和三年禪㴱、

貞元二年良源、　寬仁四年敎圓、

已上、雖二天台人一、　講師、

御齋會講師、

一以レ勤二維摩講師一、必可レ爲二御齋會講匠一事、

仁明天皇承和六年十二月癸亥、勅以下經二興福寺維摩講師一之僧上、宜レ爲二宮中最勝會講一、〇講下恐脫師字　自今以後、永爲二恒例一、

清和天皇天安三年正月乙丑、於二大極殿一、講二最勝王經一、以二元興寺僧道昌一爲二講師一、凡每年十月、興福寺維摩會、喚下諸宗僧、學業優長、果二五階一者上、爲二講師一、明年正月、大極殿御齋會、以二此僧一爲二講師一、三月藥師寺最勝會講師、又同請レ之、經二此三會講師一者、依レ次任二僧綱一、他皆效レ之、

以二諸宗僧一、可レ爲二講師一事見レ之、已上就二外記申狀一、畧注レ之、

官及綱所等申、無二延引停止之□〔□□□〕三

六日、癸丑、天陰、午□見、〇此下亦恐闕文　□□雅賴卿敍從□□一、被レ塞二三年追捕之怨一歟、定能卿、以二宗家卿行幸賞讓一、敍二三位一、誠可レ謂二殊恩一、通親卿、以二新院御給一、敍二三位一、院宮御給、被レ敍二上階一之例、近自二法皇御時一出來、希有事也、此外、季長朝臣、以二皇嘉門院御給一、敍二正四位下一、人以驚二耳目一歟、凡諸大夫、敍二四位之正下一、古來爲二希代之慶一、父季兼朝臣、老後被レ許二正下一、故殿殊有二御沙汰一事也、季長非下指二權勢之近習一、只年來寓二直女院中一、奉公不レ懈之所上レ致也、就レ中、超二越資泰朝臣一、可レ謂二過分之慶一歟、兼光、光雅等、敍二從四位上一、公時、公守兩將同レ之、此外無二殊事一、橘氏之爵、依レ無二可レ敍

之者一、不レ上二名簿一、民部卿爲二長、送二南部燒失注文一、依レ爲二希代珍事一注レ之、

注進、

興福寺中寺外、堂舍寶塔、神社寶藏等燒失事、

合、

一寺中、

金堂、　講堂、　南圓堂、

食堂、　東金堂、（并塔一基、）　西金堂、

北圓堂、　東圓堂、　觀自在院、（高陽院御願、）

西院、（在二堂四字一、此内一字、白川院御願、）　一乘院、（在二長講堂一、）大乘院、（在二堂三字塔一基一、）

中院、（在二堂一字一、）　松陽院、（在二堂一字一、）　北院、（在二堂一字一、）

東北院、（在二堂一字一、）　發志院、（在二堂一字一、）　觀禪院、（在二堂一字一、）

五大院、（在二五大堂一、朱雀院御願、）　北戒壇、（在二堂一字一、）　唐院、（在二堂一字一、）

松院、（在二堂一字一、）　傳法院、（在二堂一字一、）　眞〇下恐脫言字院、（在二堂一字一、）

圓成院、（在二堂一字一、）　皇嘉門院御塔、

總宮、　一言主社、　瀧藏社、

住吉社、　鐘樓一字、　經藏一字、

寶藏十字、　大湯屋一字、（但釜不二破損一、）

已上、堂舍三十四宇、寶塔三基、神社四所、寶藏、大湯屋等也、此外、三面僧房、四面廻廊、大小□門、□□□□□房、諸院、不レ知二其數一、□（欲カ）炎□（之カ）所□（坊カ）、尊教院内小房一宇、角院内小房二宇、窪院内小房二宇許也、

一寺外、

院御塔、　殿下御塔、　一切經論倉、（在二經論章疏形木一、）

率川社、　宿院、　佐保殿、

已上、燒失了、此外、堂舍、諸院、諸房、菩提院、又龍華院内堂舍諸房等、不レ知二其數一、皆以燒失了、但所レ殘、禪定院、并近邊小屋少々、春日山〔山〕内、新藥師寺西邊小屋少々也、

右、大略注進如レ件、

治承五年正月四日　　寺主大法師憲□（齊カ）

　　　　　　　　　　權上座法橋禪慶

　　　　　　　　　　上座法橋重慶

春日神主泰隆注文、

興福寺、（所司等注文同レ前、）

東大寺内、

大佛殿、　講堂、　食堂、

四面廻廊、　三面僧房、　戒壇、

尊勝院、　安樂院、　眞言院、

薬師堂、　東南院、　八幡、
氣比、　氣多、
已上、三箇寺、兩院、内外堂舎、僧房、在家、不レ知レ數燒失了、御佛一體不レ奉レ取二出之一、是依レ恐二官兵一也、
殘、
興福寺内小房二宇、東大寺内堂舎少々、寶藏、僧房少々、元興寺内、本堂已下、堂舎少々、僧房少々、龍藏院内、本堂已下、堂舎少々、僧房、(并カ)在家、三分(合カ)之二、新薬師寺邊、本堂、幷僧房、在家、禪□院内、堂□、僧房、□野田邊僧房、在家少々、
已上、是等許燒殘也、
於二春日御社一、官兵一切不二入來一也、
七日、甲寅、晴、白馬節、内辨左大將云々、右大將稱レ疾不レ參、持二-來奏於里第一加レ判、名字、返二-給之一、今旦、左大將卿送之、平治先人、謂二公能公一也、帶二弓箭一、仍元日追二彼跡一、今日同可レ然、左大臣不レ參之、内辨可レ當レ仁、而可レ撤二弓箭一哉否、北山、大將儀之意、可二撤却一云々、若可レ撤者、如レ本可レ爲二螺鈿劒一歟、將可レ改二帶餝劒一歟、若又螺鈿之上、可レ付二魚袋一歟、此等之間、迷二是非一了云々、報云、永觀讓位、濟時卿、右大將、不レ撤二弓箭一、然而至二于恒例宴會一□(者カ)、不レ可レ不レ撤、謝座之間、可レ無二便宜一之故也、何況、四條大納言意趣者、可二撤却一、旁以無二異議一歟、劒事、螺鈿劒、不レ付二魚袋一之條、一切不レ可レ然、中納言已上、相二具笏紙一參陣云々、就レ之案レ之、内辨之條、何無二兼日之案一哉、然者、相二具餝劒、魚袋一、奉二内辨一之後、垂レ纓、撤二弓箭一、改レ劒、付二魚袋一、何難之有哉、抑依二天慶例一者、可レ被レ用二節會服一之處、追二先公之跡一、已被レ存二愛固之儀一歟、然者、依二内辨一撤二弓箭一、猶可レ顯二彼意趣一之由、有二御存知一者、螺鈿之上、被レ付二魚袋一、雖レ持レ議、又非レ無二陳狀一歟、於二此兩條一者、偏任二賢慮一而已、傳聞、左衛門尉知康、法皇、近日第一近習者也、幷兵衛尉公友等、自二禪門之許一、被二捕取一了、於二知康一者、重被二禁固一云々、
今日、遣二武士一、今度不レ遣二大將軍一、只私郎從持二宣下一所二行向一云々、停二-廢大和國庄一、幷令レ安二堵無罪之僧綱已下一、可レ征二-伐有罪之凶徒黨類一云々、入レ夜定能卿爲二拜賀一來、于レ時丑刻、今日節會、依二加叙沙汰一、子終被二始行一云々、　内辨左大將、撤二弓箭一、改二着餝劒一云々、
八日、乙卯、晴、早旦、隆職注二-送加叙聞書一、資泰叙二正下一

了、又故中攝政女、(去年可レ有ニ准后之由、有ニ其沙汰一人也、)被レ叙ニ従三位一、又
去四日所レ被レ下之宣旨、幷解官等、
治承五年正月四日　宣旨、
東大、興福兩寺門徒、僧綱以下、皆悉令レ停ニ止公
請一、解ニ却見任幷所職一、兼又仰ニ諸國宰吏一、收ニ公所
領一、
解官、
左衛門尉平成宗、　同知親、同知康、
左兵衛尉大江公友、　源有義、同重清、藤原成仲、
晩頭、攝政送レ札云、今夜□可レ停ニ止咒師散樂幷大導師
登樂一、及三十二相樂等同可レ止歟、將又如何云々、報
云、尋ニ准據例一、可レ被ニ進止一歟、但憶ニ事理一、被レ止宜乎
者、又被ニ見送一、御齋會講匠事、人々申狀、左大臣已下、
藤氏公卿十三人也、其狀在レ別、　今日申刻地震、
今日、被レ始ニ行御齋會一了云々、講師、被レ請ニ東大寺
僧一云々、相ニ違去四日宣旨狀一、如レ汗之綸言、豈如レ此
哉、爲ニ此儀一豈可レ被レ請ニ南都僧一哉否之條、先可レ被
レ問ニ諸卿一也、次第違亂、首尾相違、近世之事、每事如
レ此者歟、但賞時之政、不ニ狂亂一者、還不レ可レ叶ニ時議一
者歟、

九日、(丙辰)晴、午刻、長光入道來、未刻、中御門大納言被
レ來、余謁レ之、入レ夜前施樂院使等、仍憲基來持ニ來大
椎第三度勘文一也、又語ニ新院御惱子細一、御面時々令
レ腫給、御腹御滿動、欲ニ猒止一、又雖爲□□□、好ニ薄衣一、
厭ニ暑氣一給云々、又御聲頗變、例大略無ニ其憑一事也、
但心神不レ異ニ尋常一云々、
法成寺修正、被レ止ニ咒師、散樂、幷大導師昇樂、三十
二相樂等一了云々、諸寺咒師、同被レ止歟、
十一日、(戊午)雪降、傳聞、熊野邊、武勇之者等、五十艘許、
打ニ入伊勢國一、射ニ取官兵一、三百餘人猶居ニ住〔居〕
國內一、(有別渴住ニ彼島一云々、)此事、去四日事云々、仍明日、給ニ宣旨
於伊勢國一、起ニ國內之勢一、可レ追ニ拂彼惡徒一之由云々、
又筑紫謀叛之者、(次イ)彌及レ事ニ惡逆一、仍九國與力、可レ奉
レ伐之由、同被レ下ニ宣旨一、又延暦衆徒蜂起、自ニ比良
野庄一、運ニ上御油一之間、近江國官兵、散々打散、煞
ニ害庄民一、此上被レ煙ニ滅南都一、卽是破ニ滅佛法一之條、
全非ニ他寺事一、圓頓之遺教、滅盡不レ遠之由、殊以鬱
結、依ニ件兩條之由緒一、雖ニ蜂起一、只今不レ及ニ熾盛一云
云、
又聞、御齋會講師、猶被レ用ニ天台僧侶一云々、但謬說

歟、可レ尋二眞僞一、後聞、猶被レ請二東大寺成寶一、
十二日、己未晴、申刻、人告云、新院御惱危急御云々、卽進二使者一問二邦綱卿、及兼光朝臣等一、又以レ書問二女房一、數刻之後、歸來云、日來御無力殊太、而今日殊有二御辛苦一、仍阿證房聖人召、有二御受戒一、其後頗有二御減一云云、又被レ行二御占一之處、明日明後日殊可レ愼御一云云、凡今五六日之內、大事可二出來一歟云々、傳聞、筑紫謀叛者高直餘勢、及二數萬一、仍九國仁可レ伐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其狀頗有二傾甕一云々、可二尋聞一、
十三日、庚申晴、左大將參二法成寺修正一、先參二院御堂一、他人不レ參云々、大將□須明□參此之間、日々風病更發、今日□有□隙所二參入一也、亥刻、余着二烏帽、直衣一、參二院御所近邊一、邦綱卿直盧、引二入車於門內一立レ榻、招二出邦綱卿、及兼光朝臣等一、問二御惱之子細一、余依二脚氣不快一、日來籠居、猶行步不レ可レ叶、仍乍レ恨不二參入一、而昨日及二危急御之由、有二其聞一、仍今朝、若大漸事出來者、奈二後悔一何、仍志之所レ之、參二近邊一欲レ入二見參一、是則深存レ忠之故也、邦綱卿先出來、傳レ勅云、病至而重、命在二旦暮一、遂今一度不二面謁一之條、殊遺恨思食者也、扶レ病强參上、尤悅思食者、奉二詔旨一之處、不レ覺之淚浮二雙眼一者也、大納言語云、今夜欲レ被レ始二行五壇法一、用途不レ叶之上、併多辭退之間、明日可レ被レ行云々、凡御有樣、於レ今者、一切無二其憑一、御面手足頗腫給、又殊令レ厭二熱氣一給、遙法二火氣一、游二御衣一、猶以爲レ重、身體更不レ叶二御心一、〔御心〕但御正念、一切不二違紛（給カ）一、起日、叡慮有二臨終之御沙汰等一云々、余問二惜レ命給哉否一、密語云、深有二其御心一、因レ玆、雖レ不下令レ堪二御灸治一給上、已及二數十所一了云々、聞二此事一、彌悲歎難レ忍、余云、太神宮、八幡、殊可レ有二御願一、又可レ被レ行二尊星王法一也、但事擬決定可レ有レ危者、御臨終之沙汰、不レ可レ有二他事一、近召二有智道心之僧徒一、常可レ被レ演二說往生極樂之至要一也、如レ此事、近臣之男女房等、偏成二忌語一、不二申出一歟、是極恐事也、此等條々、早可レ被二申行一者、頃之、納言歸參了、相次兼光來、語二御惱子細一、不レ異二邦綱卿之所レ言、余之所レ示又同レ前、兼光密々云、若大事出來者、中宮可レ納二法皇之宮一由、或人和讒、禪門、及二品、有二承諾之氣色一、而中宮聞二此旨一、枉被レ仰二出家事一已切、仍忽變二其儀一、以二至（○恐巫字）女腹之女子一、（世號二御子姬君一云々、）可レ替レ之云々、法皇平以辭退之故、日來不二一定一、猶事成就、明日（十四日、）必定可レ被レ遂二其儀一云々、夢歟、非レ夢歟、凡

言語不レ所レ及者也、良久而余歸宅、于レ時子終許歟、今夜爲レ違二春節一、宿二基輔朝臣家一、

十四日、辛酉晴、寅刻人告云、新院已崩御者、依レ不レ知二實否一、相尋之處、卯刻使歸來云、事已一定、丑終寅始程事云々、欲二馳參一之處、日來黏二病體一、夜前參二門外一、風冷相侵、心神殊惱、仍令レ參二大將一、出立之間、自然及二巳刻一、直衣垂纓如レ例、不レ能レ謁二女房一、只覽候二公卿座一、先レ是、人々五六人祗候云々、未刻歸來云、御葬今夜被レ用二最略儀一、隆季卿、兼光朝臣等奉行云々、今夜御齋會終、入レ夜被二始行一、上卿一人不參、右兵衛督家通、左宰相中將實宗等參上、以二參議一用二上卿代官一、古今未レ有レ例云々、鎮善勸二眞言院法一、可レ令二諸寺修正□□行一レ之、

十六日、癸亥晴、傳聞奈良□□邊事、猶不快、未刻、依レ有二可レ申事一、密々參二女院御方一、申刻、左少辨行隆來云、諸國之勇士、併有二謀叛之心一、仍先五畿內、及近江、伊賀、伊勢、丹波等國、可レ被下補二武士一、以禦中遠國之凶徒上之由、故院被二仰置一、□但每國、不レ可三必任二武勇之國宰一、只件等國、總而可レ被レ置二管領之司一、□依二新儀一、內々被レ問二大外記師尙一之處、勘申旨如レ此、卽持來之狀也、此事是非可二計奏一者、余申云、故院遺詔、不レ可レ及二異儀一、其上事不レ及レ申二可否一、早任二外記勘申旨一、可レ被二計行一者也者、余稱レ疾不レ謁、以レ人傳示也、件外記申狀、聖武天皇御時、七通道カ被レ補二鎮撫使一、每道、或一人、或二人、以二彼例一可レ被二准據一之由所レ申也、近日之事、不レ能二善惡左右一、只以レ被二計行一可レ爲レ是、敢不レ可レ出二異儀一者也、假令、鎮西之都、管二領九國二島一之例、可レ被レ換云々、酉刻、天文博士廣元來申、今曉寅刻、流星入二河鼓星一、天文要錄、大將愼レ之云々、余案レ之、近日武兵盛興、爲二彼大將軍一之者、可レ當二其愼一歟、只以二親衞將軍之名一、豈應二上天之誡一者乎、

十八日、乙丑陰晴不レ定、傳聞、官兵等入二美乃國一、攻二光長城一、相互死者多、遂梟二光長首一云々、彼國源氏等、光長之外、黨類不レ幾云々、而已誅二伐爲レ宗者一了、於レ今者、美乃尾張兩國、共以非レ可二敵對一云々、今夜又雪降、今日、攝政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云々、後聞、光長被レ伐事不定也云々、

十九日、丙寅晴、庭雪頗積、但不レ及二昨朝一、申刻、大外記賴業來、新院御事以後、雖レ不レ謁レ人、依二世間不審一、竊以召二簾前一、問二雜事一、申云、來廿四日可レ被レ奏二遺詔一、

後日可レ御ニ倚廬代一云々、御葬送之夜、不レ被レ獻ニ勅使一云々、是希代之例也、又云、昨日、左少辨行隆語云、以ニ前大將平朝臣一可レ爲ニ五畿內、及伊賀、伊勢、近江、丹波等總官一之由、已可レ被ニ宣下一云々者、頼業申云、於下可レ被レ總ニ領彼國等一之條上者、不レ可レ申ニ左右一、宣旨之趣、猶可レ被ニ思慮一歟、只職事爲ニ攝政御使一、向ニ彼第一可レ被レ仰レ之歟、竹帛之所レ載、猶可レ耻ニ後鑒一、就レ中、廢帝之時、以ニ惠美大臣一置ニ如レ此之官一、具見ニ國史一云々、其例不レ宜、旁可レ被ニ猶豫一事也云々、其後未レ承ニ左右一者、此事、頼業申狀、一旦可レ然、但近代之事、不レ及ニ是非一、此上更不レ可レ顧ニ誹謗一、後鑒還無レ所レ據事歟、左右只任レ法可レ被レ行也、就レ中、至ニ于如レ此之事一者、他人不レ及レ申ニ得失一事也、大將自ニ去冬一、所惱不快、今春頻以更發、仍自ニ今夜一、始ニ千手供一、阿闍梨智詮、又居ニ物付一如レ渡ニ邪氣一、後聞、總官之宣旨、猶被レ下了云々、

廿日、丁卯、晴、或人云、頼朝有レ病云々、如レ此事謬說多端、傳聞、禪門小女、世號ニ御子姫君一、巫女腹云々、納ニ法皇宮一云々、凡非ニ思慮之所一レ及、彈指而有レ餘、實心浮世也、今日故院初七日也云々、

廿一日、戊辰、晴、午刻、參ニ女院御方一、入レ夜定能卿來、抄ニ出節會一之間、參議作法持來、披見之處、尤優美也、足ニ稱擧一、語云、昨日初七日、左大將以下、公卿濟々、直衣、衣冠、卷纓、垂纓、各別云々、傳聞、頼朝夭亡謬說云々、」

廿二日、庚午、晴、申刻、中御門大納言來、無ニ殊事一、傳聞、山階寺兩金堂驗佛、奉ニ取出一了、十一面云々、於ニ金堂中尊眉間佛一者、未ニ出來給一云々、若遂失了給者、誠我氏之滅盡也、

廿四日、辛未、晴、此日、高倉院被レ奏ニ遺詔一、大藏卿雅隆朝臣爲レ使云々、子細可ニ尋記一、

今夜、主上御倚廬云々、先日、送ニ書於奈良法師許一、返札今日到來、曰、正藏院寶物、南圓堂觀□□音像カ皆成ニ灰燼一了、一切經十三部、自餘正教、不レ知レ數燒失了云々、但兩金堂十一面一體奉レ出云々、

廿五日、壬申、自レ夜雨下、美濃國逆賊等、被ニ討伐一了、籠ニ蒲倉城一、悉被レ誅了云々、作非、去廿日事云々、官軍被レ疵之者、及ニ數十人一、傳聞、以ニ法印信圓一可レ被レ補ニ山階寺別當一、以ニ權少僧都覺憲一可レ被レ補ニ別當一之由、禪門示ニ送邦綱卿之許一云々、今日、依レ無ニ日次之禪門佛事一、幷可レ着ニ心□喪カ之色一日次、於ニ在憲朝臣一、着服來月可ニ注申一之由問レ之、而今月廿九日云々、佛事來月廿五日

者、

廿六日、癸酉、晴、申時許、摂政以権右中弁光雅朝臣被問山階寺焼失之間條々事、余依疾不謁、以人傳示之、

一佛像、堂舎、皆悉□(成カ)灰燼、其中、西金□(堂カ)十一面觀音、高名驗佛也、而件佛一體、不慮奉取出了、(堂衆、其實名不覺、以發發奉懸抱出、當時奉安件僧□(房カ)、)可奉安置何處哉、先々雖有此災寺中未必悉焼失、仍奉移他堂、是定例也、至于今度者、拂地煙滅、寺中堂舎一宇不殘、龍華院、禪定院等、雖免餘焔、已寺外也、爲之如何、又件佛濫觴、如古老傳者、弘仁年中、有壽廣和尚、(實名不覺、)奉求出奉安置寺中金堂之處、御體太重、而敢不動揺給、欲奉居(六カ)西金堂、天、奉抱出之處、更無煩天奉移了、即輙推奉動、若可及御占歟、如何、此外、東金堂釋迦三尊、同奉出了、(當時、有所不分明、)又金堂中尊、眉間銀御佛、(大織冠被付御髮之御佛是也、)不知在否之處、舞人光近、翌日參上、奉求灰中、即奉見付之、件二尊安置之所、又如何、

報云、先佛者、以堂爲所居、縦雖不可奉出寺中、已無堂舎、無止之靈佛等、安置下僧之獎房、付冥顯有恐、縦雖寺外、暫被安佛閣、何難之有哉、其中、至于十一面像、猶可有思慮者、重可被仰合寺僧等歟、御占、古來之例也、但如此靈佛之進退、容易難決占卜歟、但殘疑者、左右又可在時議、

一修正、修二月已下、恒例佛事、併退轉、猶他堂可被遂行歟、將可斷絲(絶カ)歟、

報云、如此事、可依先例、但廻今案之處、佛像相殘給者、安置他堂、尤可被遂其佛事、佛堂共焼失者、付何可被行哉、此上事、且召問寺家、可有左右歟、

一春日御社、長者御祈、長日維(唯カ)識講、可被繼行歟、然者、可擇吉日哉、將又不可及日次之沙汰歟、先年、(本記不覺、)衆徒與別當不和之時、令斷絶了、其時以吉日所被始行也者、

報云、先例已存、不可及異議者、凡如此之大事、猶召寺家注文、其上被撿焼失之例等、有跡事付跡可被行、其上不決紕事等、注立條々可被尋氏人々也、只今之問狀者、事頗勞據者歟、且一身難量申、廣可及群議者也、此旨同報答了、光雅預法印消息(唯識講事)、於□(參カ)長、稱追可返給之由退出

了云々、件狀無ニ別事一、只如ニ光雅申狀一也、

廿七日、甲戌、陰晴不定、傳聞、去年冬比禎喜僧正、於ニ乙訓寺在ニ長岡京邊一、弘法大師影前一、祈ヨ請追討使事一、其後、江州平了、彼靈驗歟云、又聞、御齋會竟、無ニ番之僧綱一之上、依ニ故院御事一、無ニ論義一、又無ニ香水加持之儀一云々、此邊人家等、可レ爲ニ武士之宿館一之由、被ニ點定一云云、是禪門遐可レ被レ坐ニ前大將新造堂一、件堂、在ニ鴨河東一、當ニ九條末一、依レ爲ニ其近鄰一、有ニ此沙汰一云々、事太狼藉也、仍遣觸了、今日、故院二七日云々、公卿十人許、素服之外、人未レ着ニ亮闇一云々、酉刻許、前大將送ニ使於賴輔入道許一曰、禪門、并宗盛、可レ居ヨ住東岸之堂邊一、仍近邊之地、殊大切思給、御領之中、河原邊、少々乍ニ御領一申語、可レ宛ヨ賜郎從一之由、所存也云々、即申ニ女院一、可レ計ヨ示返事一由有レ仰、仍令レ圖ニ地體一、自レ是可レ送由答了、此事、太以難レ堪之次第也、凡日本國之中、立錐之地、不レ可レ有ニ安穩一之歟、可レ悲々々、法印消息、季長返ヨ遣光雅之許一了、返報曰、返賜了、昨日御返事、委申入候了、子細可ニ注進一之由、被レ仰ニ所司一了、申云、僧綱等、可ニ注申一云々、隨ニ彼申狀一、重可ニ參啓一也者、

廿八日、乙亥、晴、定能卿來、余奉ヨ爲故院一、可レ着ニ心喪服一事、雖レ不レ及レ取ニ御氣色一、有レ事次ハ可ニ披露一之由、示付了、公事作法之間事、條々有ニ尋問事等一、

廿九日、丙子、晴、巳刻、長光入道來、午刻、信範入道來、語ニ雜事一、此次語云、此之間、可レ被レ補ニ山階寺別當一之由、有ニ其沙汰一、任ニ先例一長者付ニ職事一、頭弁經房、奏聞、即返ヨ仰長者一、長者下ヨ知權右中辨光雅一、光雅仰レ官、隆職申ニ先例一、攝政之時、被レ勸ニ如レ此上卿一事、不ニ覺悟一、若可レ被レ仰ニ他上卿一歟者、光雅申ヨ上此旨一、長者仰云、氏事異レ他、仍先例又如レ此、於下不レ兼ニ大臣一之攝政關白上者、尤他上卿可ニ下知一、官之申旨、不レ存ニ先規一歟云云者、又語云、松殿攝政之間、被レ坐ニ簾中一之時、頗卷ニ母屋簾一、此攝政不レ然、人以爲レ奇云々、仍尋申之處、御記之中、可レ卷レ簾由不レ見、松殿所爲有レ疑、若被レ守ニ江次第之說一歟云々、良久言語、今日、余奉ヨ爲故院一、可レ着ニ心喪之服一、日次先日問ニ在憲一、注ヨ申今日之由一、重問レ時之處、子刻、但有レ憚、不レ進ニ勘文一云々、子刻、於ニ別棟屋出御一、着レ之、今日不ニ出仕一、

裝束色目、

薄色直衣指貫、各有ニ同色裏一、

鈍色衣一重、普通近來聞白衣也、而寂承、知足院殿、若ニ鈍色張單一給、逐ニ彼例一也、

白下袴、無文冠、巻纓、例履、裏押二鈍色練絹一例、亮闇白衣云云、而頗其色濃、仍押二鈍色一之、但例、亮闇猶有レ押二鈍色一之人上云々、
實守卿、送二書於基輔之許一、問下可レ着二心喪之服一之間
條々不審上、粗答了、
傳聞、故中攝政姫君、來月十一日、密々可レ被レ參二内一、侍
從忠良可二相伴一、出車二兩、不レ可レ出レ袖云々、
今月、依レ爲二吉日一、於二故院御墓所一、修二諷誦一、有二諷經文一、余加署、
供二養阿彌陀經一巻一、是則、來月十二日、結緣經供養御
佛、爲二余所課一、而後日、女院御衰日、尤有二其憚一、仍先
如レ形、所レ奉二供養始一也、以二三昧僧第一一、爲二講師一、布
施一裹、遣二侍一人一、密々令二供養一也、入レ夜頭辨送
レ書、問二中陰行幸事一、
其狀曰、
近日、可レ有レ遷二幸八條第一否之由、聊其儀候、仍中
陰之間行幸例、被レ尋二外記一候之處、賴業、師尚等、
申狀如レ此候上、可下令二計申一給上之由、内々中宮令
旨所レ候也、以二此趣一、可下令二披露一給上、經房恐惶頓首
謹言、
正月廿九日　　左中辨經房、
進上　伯耆守殿、

禮紙、
逐言上、
欲二參入一候之處、事已急事也、且可レ申之由、被二
仰下一候之間、乍レ恐言上候也、可下令二計披露一給上
候、經房恐々謹言、
賴業申狀、
中陰内行幸例、注二進之一、可レ在二時議一候、於二御周閑
中行幸一者、勿論候、延久五年九月十六日、自二内裏一
遷二幸高倉殿一、嘉承二年十二月九日、自二大炊殿一遷二
幸六條殿一、尤嘉例候、賴業誠恐謹言、
正月廿七日　　大外記清原賴業請文、
保元々年七月十一日庚戌、卯刻、御腰輿、自二高松
殿一行二幸東三條一、今日遣二官軍於白川一、令レ追二散凶
黨一、其後遷二御高松殿一、今日有二鳥羽院遺詔奏事一、二去日有二鳥羽院御事一、
永萬元年八月廿八日甲辰、自二高倉殿一遷二幸海橋
立一事、二條院御事、中陰内也、
師尚申狀、
中陰間行幸例、
保元々年七月二日、鳥羽院御事、

十一日曉、天皇行二幸東三條第一、爲レ禦二凶徒一也、差二遣官軍於白河一、凶徒敗績之後、巳時遷二御高松殿一、

永萬元年七月廿八日、二條院御事、

八月廿八日、天皇自二土御門第一、遷二幸海橋立第一、內侍所同渡御、去比、天台衆燒二淸水寺一之間、南京大衆又以蜂起、世間騷動、若依二此事一、有二遷幸一歟、

右大略、注二進之一、非二打任事一、五十日以後、有二遷幸一、可レ宜候歟、但若爲二急事一者、非二此限一、師尙恐惶謹言、

返事案、

行二幸於八條亭一事、爲二指急事一者、不レ可レ及二議定一事歟、若非二殊事一者、中陰以後尤宜歟、保元不レ足レ爲レ例、永萬又難レ備レ證之故也、以二此旨一、可レ被二啓達一之狀、如レ件、

正月廿九日　右大臣(花押)

禮帋、

外記申狀二通、返二侍之一、

抑非二白地之臨幸一者、賢所定渡御歟、而穢中有二其憚一歟、旁近日之行幸、不レ叶二物議一者歟、

今曉、見二嘉吉夢一、

卅日、丁丑、陰、雨下、先日、前將軍所二申請一之御領地事、注二指圖一、仰二遣子細一了、未剋、權右中辨光雅、送二書於季長之許一、申二興福寺御佛間事一、副二寺家注文一、其狀如レ此、

興福寺御佛、安置所事、寺家注文進二覽之一、內々可レ經二御覽一之由所レ候也、修二月以前、被レ仰二左右一候者、可レ及二遲々一候、仍乍レ恐且所二申上一候也、恐々謹言、

正月廿九日酉剋　權右中辨光雅、

謹上　和泉前司殿、

寺家注文、

金堂釋迦眉間奉レ籠銀釋迦小像事、

舊記云、康平三年庚子五月四日夜、興福寺金堂燒失、翌日求二出釋迦眉間銀佛一、容顏自存、敢無レ損云々、而今度火事之後、正月一日、御寺御監光近、臨二壇上一、奉レ求二件像一之處、丈六烏瑟、雖レ成二灰燼一、其形猶如レ存、自二彼中一、求二出銀像一、佛體沸而無レ形、當時安二置春日寶藏一、奉レ渡二何處一、常樂會、佛生會等、可二勤行一哉、

東金堂後戸、釈迦三尊像事、（脇士、觀音、虛空藏、）件像、自新羅國所貢佛也、前々炎上之時、皆以奉取出了、而今度、不能奉取出、中尊無首、脇士兩軀、或全體破損、或半身損壞、當時奉渡新藥師寺堂、（東大寺末寺、）又同堂正了知大將、希代靈像也、寬仁炎上之時、自踊出、時人號之、云踊大將、而今度、十大師辨基、綴奉取出御首、安置龍花院小房、寺外、件等像安置何所、可被行修二月哉、（自二月一日、至于七日、修之、寬壽四年始行、至去年無退轉、）

西金堂、十一面觀音本緣事、

件像者、壽廣和尚、（尾張國人也、住南京、學法相宗、才幹軼人也、德行超群、僧綱任和尚、）過行椅問坂之前、菅谷池邊之間、暗有音喚已、壽廣令然詞、瞻視四方、敢無人、于時、存鬼喚由、護身結界、俳徊之間、西田中、又有此音、行彼所、尋求之處、十一面觀音像、額已上自土所出現也、爰壽廣歡喜掘出、洗土泥、自負來、奉立南大門、祈之、何堂可奉安置哉、思惟之間、童子自然出來示云、安置西金堂、云々、和尚不信、欲安全（金カ）堂、負之如盤石、仍欲安西金堂之處、擧動如輕毛、自南端戸奉入之、（天長二年乙巳二月五日、別當修圓僧都時、）自爾以降、南扉于今無開、而今度燒失之刻、本師嚴宗、捨身入堂內、自炎中奉懷出、奉安置嚴宗小房、（件小房、在西金堂後松院、寺中所殘小房三字內也、）件像、安置何所、可被行修二月哉、（自二月一日、至于七日修之、自貞觀十一年、至去年、全無退轉、）

返事案、季長奉書、

御佛等安置所事、寺家注文、經御覽、返上之、如狀者、修二月自明日可被始行事歟、去年有此災、迫期日申上之條、尤懈怠候歟、於今者、有免除焰之佛閣者、先奉安置其所、可被遂行佛事歟、被差遣御使、寺僧相共、計便宜之所、令致沙汰、尤宜候歟、抑屑間御佛、沸而無形云々、已是大事候歟、如此之時、准據之例、早可被尋候歟、且可令披露此等之趣給、此上事、先日大概被申候了、猶子細候者、隨其趣、可被申之由、所御消息候也、恐々々々、

正月卅日未刻　　季長奉、

禮紙、

追啓、

昨日酉刻御教書、今日未刻到來、御使懈怠候

歟、

去廿五日、禪門小女、（號安藝御子姫君是也、）納法皇之宮、只如付女也、號冷泉局云々、後聞、名號未付、爲御猶子之儀云々、尤此事可彈指、

二月

一日、戊寅、陰晴不定、時々雪降、攝政被參女院、傳聞、謀叛賊源義俊、（爲義子、號十郎藏人云々、）率數萬之軍兵、超來尾張國、官兵被兩度合戰、暫休息近江美濃之邊、忽不可寄戰云々、

今曉有夢想、

二日、己卯、天晴、晩頭、中御門大納言被來、隔簾謁之、小時歸出了、山階寺燒殘佛像等安置所、幷可行佛事之間事、人々申狀尋出、攝政見之、被尋問人人、

左大臣、（被申可被渡別院若未寺之間之由、）

左大將、（被申傍寺之中、可然之所、可被安置之由、又可被問官外記、寺僧等云々、）

新大納言、（被申假構小堂、安置彼像等、追撰吉日、可被始行修二月歟、將不違式日、於當時安置之所、可被行歟、兩條可在長者宣之由、）

堀川中納言、（被申可被尋永承元年例、於修二月者、於當時安置之所、可被行候由、）

左大辨、（被申可被移寺内、並又七大寺之中、可被撰便宜之所之由、）

大外記師尚、（申可被安置別院若末寺等之間之由、）

此上被下知之趣、重尋了、

傳聞、常陸國勇士等、乖賴朝了、仍欲伐之處、還散々被射散了、此由、飛脚到來、今明被遣官兵者、自彼（後イ）可攻之由申上云々、但實否難知歟、

又聞、中陰内行幸事、人々一同、申不可然之由、仍延引、可及來三月云々、今日、法皇渡御最勝光院南御所、（件所、故建春門院御所、）

三日、庚辰、天晴、攝政返事云、修二月事、任例以式日、可被遂行、御佛安置所、禪定院可宜、且寺僧可相計之由、仰下了云々、故院御料、結緣經御佛、可爲余沙汰云々、仍召範季仰付了、

傳聞、賴朝寄攻常陸國之間、始一兩度、雖被追歸、遂伐平了云々、是又實否難知、一昨日自彼國上洛之者說云、縱橫之說、隨聞及注之、（但於事外之浮說者、不能注、）遂可見虛實歟、

去朔日曉、季長朝臣、爲余見吉夢云々、此中有太神宮御事、彌可信歟、今曉、同朝臣所召仕之侍、見同夢云々、

或人云、禪門之女、參法皇之間、有種々事等云々、天下之災難奇異、只在近日、漢家、本朝、往古來無比類之世也、

四日、(辛巳)雨降、朝間雪下、傳聞、故高松院御庄、幷京地等、被讓獻故建春門院、仍高倉院御傳領、而登霞之刻、被奉處分中宮之由、時忠卿申法皇、(御處分之實否雖知、時忠之所行歟、)不聞分明之仰、中陰之間、號中宮令旨、推以奉行、法皇內心不說云々、

五日、(壬午)天晴、申刻、俄陰小雨、即晴了、午刻、佛嚴聖人來、依請也、未刻、主稅頭和氣定長、相具皆利勸樂種參上、於前令和之、桂心、檳榔子、於余許儲之、近代、桂心甚不法、仍於余許、有其氣味之內方許削取、用之、申刻、參女院御方、着心喪服之後、須參本所、而依行步不通、不能參上、密々以手輿參女院御方、依爲連々事、撰無憚之日、始所參也、今夜子刻、姬君病惱、有溫氣、

六日、(癸未)天晴、午刻、泰茂持來太一定分厄勘文、此次、問姬君所惱事、惡治身之上、(所)土公成祟、無殊大事云々、泰親、憲成等、占申殊重由、基輔來自院云、結線經誦經物事、子細不分明、嘉承記只注其員數、不載所課人、(謂時範記、)隆季卿令案云、若可付御佛歟、是非宛申之儀、內々可相伺云々、此等旨、棟範所申也云々者、余云、嘉承誦經物、基隆、敦兼等朝臣、(各百疋、)家保(五十疋、)等、勤仕之、見師時記、更不可及不審、但先例、縱雖然、今度可付佛者、左右只可守本所下知歟、抑誦經文事如何、願文書垂也、(無著所、)隨又、嘉承諷誦文如此、但彼度、受領等、備進其料物、至于今度者、下官可勤仕者、尤可加署歟、而與願文相違之條如何、又乖先例歟、進退之間、可隨本所之成敗也、早承重議定、可相存者、以此旨、可令棟範由、仰基輔了、此事、奉行之人等、不見師時記歟、只任彼例、有沙汰、不可及事之煩歟、如何々々、又嘉承之例、佛具有所課人、造花佛供等、付彼勤之、而今度不新調佛具、仍又付佛可沙汰云々、其由仰範季了、傳聞、昨日自倚廬代、還御本殿云々、但今度不被下椽宣旨、依嘉承例也、主上不着御服之故也、今夜、依吉日、姬君祈、修土公鬼氣祭、依卒爾、召近邊居住之門生、

七日、(甲申)天晴、午刻、典藥頭和氣宗成參上、依召也、令

見姫御前身、聊赤小瘡出之故也、申云、非疱瘡、依溫氣出來熱氣也、所勞之體、疔氣相交、但不及殊大事歟云々、今夜、漏刻博士憲成、修土公鬼氣祭、

此日、相當春日祭、然而被停止祭了、又爲穢中、仍不可有神齋之儀歟、而祭付社猶被行之由、存之間、猶忌僧尼、服者、月水等、及晩聞祭停止由、然而其後、此輩不出來、如此之時、有神齋哉否、重可檢先例也、余自昨日風病、咳氣競發、前後不覺者也、基輔來語云、昨日、中宮被行佛事云々、又仰旨申棟範、以此旨、觸隆季卿、可申左右之由、所申也云々、

八日、乙酉天晴、今曉、姫君祈、使大藏大輔泰茂修泰山府君祭、今日、件所勞頗宜、但溫氣未散、召憲基令見、申狀如定成、入夜、大夫史隆職參來、日者所勞、久不參云々、去五日、被定高倉院御齋會事、又被行開闢事、已上上卿、中納言兼雅卿、但不被仰解陣事、去年、東國被遣追討使之刻、被仰警固、但無開闢事、仍被奏高倉院遺詔之日、有固關、無警固之儀、故又雖被仰開闢、不及解陣之沙汰歟、又云、昨日被仰下京中在家、可被計注之由、左右京職官人、官使、檢非違使等注之、但國使不入云々、又遣官使、檢非違使於美乃國、點渡船等、可渡官軍之由、同以宣下、已上、公卿別當卿、又被下宣旨注出持參也、其狀如此、

治承五年二月七日　宣旨、

頃年以來、諸夏不靜、災異發呈、兵旁起、思其表示之指、偏是魔緣之所致歟、自非假佛力、何以安人庶、宜下知神社、佛寺、諸司、諸家、及五畿、七道諸國、顯不動明王像、寫尊勝陀羅尼摺等、讀等懺數遍、數只任其力之堪否、勿定其數之多少、遂供養於如說、攘厄難於未兆、

件宣旨、上卿左大臣、職事經房云々、事已爲新儀、各差使可觸廻、兼又成宣旨、可分京中諸家之由、經房所申也云々、

同日　宣下、

以前越中守平朝臣盛俊、宜爲丹波國諸庄薗總下司、

件宣旨、上卿時忠卿、職事行隆云々、余密々問云、以宣旨、被補庄薗下司、有例哉如何、答云、未曾聞云々者、

今夜、內藏助晴光、修土公鬼氣祭、

九日、丙戌天晴、去夜、姫君溫氣散了、汗快出了云々、爲レ悅不レ少、傳聞、今日被レ渡二源義基頸、幷其弟二人等一、（乍二生捕一得之、仍不レ刎レ頸之前、被レ渡云、）故院中陰之內、似レ無二其義一、如何、但近日事、不レ能二是非一歟、又聞、關東反賊等及レ半、越二來尾張國一、以二十郎藏人義俊一、爲二大將軍一云々、其勢不レ知二幾千萬一、官軍疲二度々之合戰一、頗有二弱氣一云云、又左兵衞督知盛卿、依二所惱一、俄企二歸洛一、來十二日可二入洛一、其替、頭重衡朝臣可二行向一云々、大將軍歸洛、爲二不吉之徵一之由、天下謳歌云々、尤然事也、左大將送レ札、問二亮闇裝束不審等一、自二今日一始二小湯治一、依二風病發動一也、

十日、丁亥天晴、此日遠忌也、送二遣佛經、布施衆等於光明院南堂一、如二例年一、雖二湯治之間一、於二爐邊一唱二阿彌陀名號、眞言等一、申刻、藤相公定能來、節會除目等之間、注二出參議作法一、爲レ示二合件事等一也、粗答了、故院結緣經誦經物事、被レ宛二催舊臣之受領等一之由、棟範示二送基輔之許一云々、是依二先日余返答之趣（旨）一、有二沙汰一歟、安知、嘉承之例、人々委不レ存歟、傳聞、實國、實守等、雖レ非二素服之列一、着二御服一、（其色黑云々、）隆季卿雖レ賜二素服一、著二鼠色一云々、是依二近習之親疎一、有二服色之淺深一歟、

十一日、戊子天晴、今日、中院攝故姫君、密々可レ入內一、而依二每事不具一延引、可レ有二來十七日一云々、申刻、藏人左少辨行隆來、依レ疾不レ出二客亭、呼二簾外一、（廣庇長押下也、敷圓座、先以レ人不レ可二出逢之由謝一レ之、）謁レ之、行隆云、可レ有レ行二幸八條第一之由、先日雖レ有二其儀一、人々（下官在二其中一、）被レ申下可レ被レ過二中陰一旨上、仍延引、而此間、主上聊有二御不豫事一、爲二御所之凶一之由、頗有二其驗等一歟、如二女房一、內々殊所二欝陶一也、加之、故院於二彼內裏一、御不豫出來、始終非レ吉、（件御祟、全非二五條內裏之凶一歟、如何々々、）仍旁遷二幸八條亭一、所二忩思食一也、保元、永萬、雖レ不レ可レ爲レ例、已又非レ無二蹤跡之事一歟、何況、帝者之儀、以レ日易レ月之禮、於二倚廬代一、被レ過二十三ヶ月一了、於二其後一者、中陰之前後、强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歟、仍猶有二遷幸一之條如何、但可レ爲二殊巨難一者、非二此限一歟、兼又若可レ有二行幸一者、同輿之人如何、中攝政姫君、來十七日內々可レ有二入內一、雖レ然、未レ有二后位一、粗被レ尋二我朝之例一、非レ后之人、同輿之例、曾無二所見一、爲レ之如何、若帶二准后之宣旨一者、不レ可レ有レ憚哉、此條同可レ被二計申一者、余申云、先中陰內行幸事、先日被二尋問一之時、申二所存一了、其上於二

殊急一者、不レ可レ及二左右一歟、但偏可レ依二御藥事一者、御祈禱、御療治、全不レ可レ依二其所一、今所レ被レ疑者、御所之凶許歟、若然者、早可レ被レ行二御占一也、雖二彼趣一、若忩、可レ有レ遷二御他所一之由、令二占申一者、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不レ然者、猶被レ過二中陰一、可二穩便一歟者、行隆重云、密事、非二御藥一事一、武勇之輩、守二護內裏一之間、非二其例一者、可レ有二忩行幸一之樣、禪門所レ被レ存也云々、余申云、深所レ申、於レ有二殊御用一者勿論、只不レ可レ及二議定一、早可レ有二遷御一事也、此上不レ能二左右一者、同輿人事、嘉承、二條大宮、（道子內親王是也、）被レ擬二母儀一、有二同輿之沙汰一、雖レ非二后位一、同輿不レ可レ有レ憚之由、人々議奏、然而、卽位之日、載二宣命一、有二立后一、然者、今度依二彼例一、立后之後、同輿雖レ可レ然、事已無二止事一、可レ有二急速之行幸一者、縱雖レ無レ例、准后之人同輿、有二何事一哉、漢家之禮、不レ限二必后位一、霍光同二輿宣帝一之由、匡房卿、嘉承之度所レ申也、凡非二霍光一人、漢朝總有二三糸之禮一歟、然者、當時后位無二其人一、中陰及閏月之間、立后忽不レ可レ叶云々、今度之行幸、准后宜下之後、同輿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但退猶可レ有二立后一歟、其故、於二今度一者、他儀不レ可レ叶、仍以二新儀一、雖レ有二准后之同輿一、猶須下以二后位一備中其仁上、故退可レ有二冊命一之由所レ申也者、行隆、此次、語二鎭西、伊勢等事一、肥後國菊池郡住人高直、有二謀叛之聞一、仍九國與力、可レ奉レ伐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了、又熊野惡徒等、越二來伊勢國一、伊裝宮近邊、燒失了、已欲レ及二內外宮一之間、和泉守信兼來逢、希有伐散了、少々伐取、其外逃脫之輩、多以入レ海云々、此外、於二關東事一者、委不レ聞、此間、廻二伊勢國一船、可レ着二須萬多渡一、其後、官軍可レ寄二攻尾張國一之由、所レ聞也云々、小時退出了、今夜、召二女院侍等一、（ナカ）條加二勘發一、依レ有二過怠等一也、今朝、上日衆五人召籠了、

十二日、己丑、天晴、此日、故院結緣經供養也、余依二先日定一、奉レ渡二御佛一、（副二送文一、件送文、無二家令之署所并右大臣家字一、只書二與也、依レ爲二內々之事一也、）

三尺普賢菩薩像一鋪、（二幅、差二赤地錦緣一、以レ紫亂レ與、是雖二不可一、今案也、其外、付二絹裏一、又綠裏、用二白唐綾一軸、平文有二金物一、）

佛臺一基、（其躰、如二衣裄一、平文、有二金物一、行事（架カ）棰範、雖レ仰二黑漆之由一、嘉承、平文之由、見二師時記一、仍如レ此、第二層打二賓金一、爲レ懸レ佛也、）

造花佛供如レ例、（造花、綵色之佛供、染佛供四坏、例白佛供二坏、）

佛供等、嘉承例者、付二花机等所役一歟、而今度、無二佛具新調一、仍付レ佛可二調進一之由、棟範所レ申也、

被物一重、中陪衣、依レ無二過差一調レ綾、而人々多調二織物被物一云々、

絹裘一、布五段、

佛布施一裘、例絹裘也、綿五兩歟、

已上、納二長櫃二合一、赤衣仕丁持レ之、衣冠下家司相二具之一、此外、基輔朝臣相具所レ參也、件佛已下事、一向範季所二勤仕一也、

今日、御導師、慶智律師云々、御願文、兼光朝臣所レ作也、人々捧物、皆被物云々、入レ夜、二品有二佛事一云々、東國追討使大將軍左兵衛督知盛卿歸洛、依レ疾也云云、

十三日、庚寅、天晴、早旦、女房密々參二詣廣隆寺、六角堂等一、未刻、藏人左少辨行隆來、呼二簾前一、問二子細一、先日所レ被レ尋之行幸之間沙汰也、就二余申狀一、御樂幷御所事、被レ問二官依二穢中一、召二陣外一、內々問レ之、寮召二藏人所一問レ之、等一之處、申旨各別、就レ何可レ被レ行哉、須レ用二官卜申旨一也、然而至二今度一、不レ可二必然一、事體猶有二行幸一者、可レ宜歟云々者、申云、先日被二尋問一之處、有二殊急事一者、不レ可レ及二議定一、早可レ有二行幸一、依二御樂之一事一者、御所之凶有無之條、可レ被レ行二御占一之由令レ申了、付レ之被レ問二官寮一、申狀各別之時、被レ用二官申狀一者例也、今可レ被レ棄二其狀一之由、難二定申一、此上事、只可レ在二御定一也、恐慮難二定申一者、行隆內々語云、若有二行幸一者、來廿日可レ宜之由、所二擇申一也云々、行隆所二持來一之卜形等如レ此、

御所吉凶、幷行幸事、

官、

卜二吉凶一事、

問、五冬皇居吉凶如何、

推レ之、吉歟、

問、有レ行二幸他所一吉凶如何、

推レ之、不快歟、

治承五年二月十二日、神祇權少祐卜部宿禰兼衡

權大副卜部宿禰兼友

寮、

御所吉凶、

占、今日己丑、時加レ巳、正月節、徵明臨レ巳爲レ用、將騰蛇、

中小吉、靑龍、終大吉、天后、御行年、已上徵明、騰蛇、
卦遇反吟、
推之、被用皇居、有御樂事、不吉歟、何以言
之、用幷御年上、帶騰蛇、是主御樂事、又三傳
爲無氣、卦遇反吟、是主御所不吉之故也、
、、、、、、、 資元、
、、、、、、、 廣元、
、、、、、、、、、、、、、 業俊、
、、、、、、、、、、、、、 季弘、
、、、、、、、、、、、、、 泰親、
、、、、、、、、、、、、、 在憲、
御不豫事、
官、
卜御不豫事、
問、依何咎祟所致哉、
推之、依御身過、幷土公祟所致歟、
問、依御不豫被加護身吉凶如何、
推之、被加護身、半吉歟、
年 月 署所同前、
寮、

日來、御心神不例、依何祟所奉致哉、
占、今日己丑、時加申、〈正月節、宜日時、〉奉勝光臨卯爲用、將
天空、中河魁、朱雀、終天岡、大裳、御行年、已上傳送、
勾陣、卦遇虎視氣踏〈防、施イ〉路、
推之、依御惡治身、土公咒咀成祟、所奉致之
上、靈氣加咎歟、丙丁壬癸日、御增減之期也、
年 月 署所同前、
凡、此行幸之沙汰、狂亂也、何強被訪諸人哉、只任
雅意可被行事也、今日、入夜雨下、長光入道來、
十四日、辛卯、天陰雨降、可被奉供養不動尊勝陀羅尼
等事、自官觸女院廳云々、
攝政送書云、行幸、猶來廿日一定也、同輿人、來十七
日密々可參內、准后以前同輿、何樣之事哉、不審云
云、報云、廿日以前、盍被宣下准后之事哉者、
十五日、壬辰、天晴、傳聞、鎭西謀反之猥、逐日興盛、燒
拂太宰府了云々、季經朝臣來、談姬君入內之間事、
爲事不具云々、光盛參上、持來諫言抄四局、件光盛
所抄出云々、件書以假名書之、女房爲易讀
也云々、事太無所據、仍以眞名可書、重仰了、件
抄、先年之比抄始、自然不終功、近日抄了云々、主稅

頭定長參上、仰醫道抄物事、可注進療治方之由也、件抄所仰名醫五人也、典藥頭定成、（合藥方、）前藥院憲基、（病源抄、）施藥使賴基、（藥種功能、去々年、賜證類本草一部、令抄出之、是則此事之濫觴也、彼時、未及他抄等之沙汰、去比、各仰一事、可令抄進所思企也、仍定成、憲基等、召仰了、（後日、仰灸穴事了、））主稅頭定長、（療治方、）主稅入道知康、（法名覺蓮、可仰養性之方、未召仰之、此間可仰也、）於灸（後日仰之、穴事了）治之要穴者、手自可抄出也、人神所在事、當時依無其要、不令抄之、何況家々說々不同、古來醫家之論、只在此事、仍一人之抄出、難備指南、旁不及召仰也、

十六日、（癸巳、）天晴、召使來催云、明日、可有行幸八條亭、右大將可參仕者、當時有所勞、不能出仕、相扶得者、可參之由令申了、大將未着亮闇之服、連々依無日次也、着吉服、供奉行幸、專不可然、可止美服之由、被宣下了、人定驚眼歟、於內々事者、着吉服出仕、雖無其憚、至于行幸者、已大禮也、非神事之人、吉服之條、甚非穩便之上、日者病惱、當時不快、仍申所勞之由了、攝政以消息、被告行幸之由於大將、同申所勞了、未着亮闇服之子細、同相示了、又大將、以書狀、觸所惱不可參之由於頭辨了、傳聞、知盛卿歸洛了、其替、重衡朝臣可向之由、有其儀、然而其儀忽變、可被遣鎭西云々、傳聞、今日被渡賊首十八人、使廳請取云々、中陰內、頻有此事、如何々々、

十七日、（甲午、）天晴、此夜、行幸賴盛卿八條亭、先是、故攝政姬君、（生年十九、）密々入內、即同輿云々、我朝非后位之人、無同輿之例、然而被下准后宣旨之後、可有同輿之由、有過日之沙汰、忽立后不可叶之故也、事彌倉卒、仍准后宣旨、猶以不被下歟、每事只有議、而無始終、不能左右事也、後聞、參內之後、有准后宣旨云々、傳聞、熊野法師原、燒拂阿波國、追捕在家雜物、資材、米穀等之類、不遺一物搜取了、又源義俊、（爲義子、世稱十郎藏人、）居住尾張國、其勢三萬餘騎、在美乃國官兵等、僅七八千騎云々、賴朝未越足柄關、先以義利之勢、分四手、可寄攻云々、又聞、鎭西謀叛之者張本徒黨十六人同意云々、爲余見宜吉夢之由、有告送之者、有太神宮冥助事歟、深可信々々、□□今日、依七宮不食所勞、法眼被出自西山也、

十八日、（乙未、）天晴、基輔來語云、去夜行幸、及曉更、同輿之人遲參之故云々、自母堂之家、先向攝政八條亭、

四百八十

其後參內、夜半云々、攝政須被待彼姬君來臨之處、先以參內、人爲奇云々、件姬君入內之儀、侍從忠良、車前駈、衣冠六人、共殿上人、宗雅、盛定等、出車二兩、半物一人、雜仕二人云々、基輔參會內裏云々、自陣可被下車之處、雨脚如沃、仍穪輦車被下〈略イ〉云々、行幸供奉公卿、宗家卿之外、無納言、信範卿着吉服云々、又近衞司無人、忽被譴責之間、少將兼宗、元雖着諒闇、未調儲束帶之間、着吉服供奉、人以屬目云々、此日、新院五七日也、導師澄憲僧都、六十僧、〈此中有七僧〉左大臣已下、公卿廿餘人參入云々、或帶劍取笏、或不然云々、此事、先例不同歟、

十九日、丙申、天晴、巳刻、參女院御堂、〈日來御坐御堂〉今日、故殿御忌日也、導師覺智僧正、〈非イ〉公卿不參入、季經、賴輔朝臣等已下也、余佛事、同懸置佛供養、如例年、酉刻歸家、

傳聞、主上御不例、大略平減云々、後聞、今日攝政被向淨光明院、公卿、朝方、雅長等、候寳子、攝政候壺禰簾、信範入道、祗候其傍、人以屬目云々、

廿日、丁酉、天晴、召憲基朝臣、問大將所惱事、又明後日、廿二日、可加灸治、可參之由、召仰了、

酉刻、隆職來、召簾前、談雜事、世間事、大略相語事等、

一去十七日行幸、大殿祭有無評定、遂准穢中之儀、不被行之、凡中陰內、雖過三十日、諸社祭被停止、准彼例、不被行之、但於中陰以後者、雖亮闇中、被行件祭也、保元行幸別儀也、永萬又穢中也、仍不及其沙汰、觸穢以後、中陰之內行幸、今度已爲初度、仍有議云々、

一新院中陰之內、被渡賊首、未曾有事也、就中、不被下解文、使廳請取之例、古今未聞、被誅謀反之輩之時、先所被下賊首解文也、如此程事、職事可相存候、使廳又可憖申、彼是不足言歟云々、

一去正月五日、東大、興福、兩寺僧綱、可解却見任之由、被下宣旨了、被補山階寺別當之時、依不審起、兩條之間、一ハ、主上御倚廬代之間、如此事宣下、其例不覺悟、如何、二ハ、可解却見任之由、被宣旨之後、未被仰下還補之由、然者、只載綱位、可除官職歟、如何、光雅云、凡不可及是非、倚廬之沙汰勿論、又前

官之不審、不可及沙汰、以權大僧都仁圓、爲別當、以權少僧都覺憲、爲權別當之由、慥承攝政之仰、此上不可及異議、早可載此狀云々、仍任命所下宣旨也云々、

一一日比、左少辨行隆仰云、有可召東大寺所司之事、別當已解任、付誰人可召哉、隆職申云、付造寺長官兼光朝臣、可被召也者、然而不承引、付綱所召之、僧無例事也、其次、行隆云、禎喜、全稱不被解官旨、頻執行寺領事、凡力不及云々、

一京中在家被計事、大略、公家知食富有之者、可被宛召兵粮米之故云々、但不可限兵粮米、院宮、諸家、併可被奉宛、是天下飢饉之間、割富與貧之義也云々、

良久退出了、

傳聞、關東事、閣下宮不御坐之由、多有乖頼朝之者、甚物忩、又其勢雖云數萬騎、全不可叶物要、尤嗚呼也云々、是又不知實說、

廿一日、戊戌、天晴、未刻、法性寺座主被來、數刻談語、入夜被還了、傳聞、坂東軍陣、太以物騷、梟冠者、不知名、召具十郎藏人義俊、請降、來官兵方之由風聞、但義俊被捕之條、果以僻事歟、不被信受、

廿二日、己亥、天晴、巳刻、俄雪降、即晴了、此日、大將加灸治、前施樂院使丹波憲基朝臣、參勤之、灸所十三所也、醫師賜御衣、并牛等、女房參女院御方、余同參、依此事也、今日、新院藏人來、催來月三日御正日粥時、申承之由了、

廿三日、庚子、天晴、小兒頭在西甍、是五體不具、七ケ日穢也、然而、近日天下皆有穢氣之疑、諸人不參詣神社、仍不及立札、申刻、定能卿來、問公事之間不審、此間注出參議作法等云々、

入夜外記大夫〔師〕（○師恐史誤）師景參上、持來素書一卷、依先日召也、今日依吉曜、持參之由所申也、此書、相傳之人甚少、先年祖父師遠、自白川院下給、深以祕藏、傳在彼家、余聞此由、仰可加一見之由、雖子孫、容易不可傳授之由、師遠書起請、仍恐懼甚多、進退惟谷、竊致祈請之間、夢中有可許之告、（其狀在別紙、他事等相交、爲師景、爲余、總以最吉之祥也、）仍手自終寫功、今日所持參也、靈告嚴重、殆拭感淚、余謹正衣裳、以讀合之、（余披新、師景持本也、）張良一卷書即是也、黃石公於圯上授

子房一傳二之登師傳一之書也、而余不慮得レ之、豈可レ不レ悅哉、抑張良一弓之書、或稱二六韜一、或謂二三略一、其說區々、古來難義也、然而、晋簡文帝說、尤足レ爲二證據一、何況、六韜者、卽太公之兵法也、黃公更授二子房一之條、其理頗不レ當歟、三略者、張良自所レ作也、然者、於二圮橋之上一、自二黃公之手一受之書、卽以二素書一可レ謂二眞實一、彼三略者、傳二得此書一之後、所二制作一歟、世人深不レ悟二此義一歟、但區々末生、難レ決二是非一、只任二一旦之愚案一、爲二後鑒一錄二子細一許也、又此書相承次第、加二匡房說一者、彼張良末胤、渡二我朝一、所謂、張修理不レ知二實名一是也、件男傳二持此書一、爲二故資綱中納言家僕一、仍令レ進二主君一歟、在二彼中納言家一云々、其子家資卿之時、進二白川院一、自二彼院一、師遠所二下賜一也、余案レ之、件書端、小野宮右府以二此書一、有下被レ送二入道中納言顯基卿許一之狀上、資綱者顯基子也、以レ之推レ之、彼張修理、祗二候資綱卿之許一之間、以二其因緣一傳二此書一歟之之由、匡房卿致二邪推一歟、實資公、已傳二此書一、何必限二張修理一哉、是又愚案也、定不レ叶二正說一歟、

廿四日、辛丑天晴、今日、小御堂修二月也、中御門大納言一人參仕、先被レ來二此第一、余及大將、共依二所勞一不レ候二其座一、

廿五日、壬寅天晴、申刻以後天陰、雨雪間下、早旦、請二佛嚴上人一、習二大金剛輪眞言一、大將加二灸治一之後、未二更發一云々、又咳止了、爲レ悅々々、此日、公家於二最勝光院一、奉二爲高倉院一被レ行二御齋會一、上卿兼雅卿云々、又六七日也、

廿六日、癸卯天晴、此日、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也、雅賴卿一人參仕云々、傳聞、關東徒黨、其勢及二數萬一、官兵尩弱、仍俄前將軍宗盛已下、一族武士、大略可二下向一、來月六七日之比云々、重衡鎭西下向停止了云々、

廿七日、甲辰傳聞、邦綱卿煩二二禁一、禪門病二頭風一云々、民部卿資長、一昨日於二日野一出家、今日使二季長朝臣訪レ之、無二指疾一、只遂二年來之素懷一也、雖レ遇二亂世一、未三曾當二其殃一、次第昇進無レ怨、昇二正二位中納言一、又任二民部卿一、其息、帝者侍讀、四位中辨也、涯分榮望、專爲レ足、遂以遂二本懷一、誠末代之幸人也、

廿八日、乙巳雨降、傳聞、邦綱二禁有レ煩、今日加二灸治一、百六十帖云々、憲基治レ之、定成云、物體雖レ非二殊大事一、次第療治相違、病者身弱、有二其怖一云々、憲基云、於レ瘡全不レ可レ有二其恐一、只身體衰損、此條難レ治云々、總以非

無恐事歟、病者彌以憔、敢不受飲食云々、又聞、禪門頭風、事外有增云々、又中宮不例云々、

廿九日、(丙午)天晴、此日、高倉院御法事也、導師公顯僧正、攝政已下、公卿多以參入云々、

　子細可尋記、

今旦、余奉為故院、於御墓所、奉供養佛經、是、嘉承、知足院殿於香隆寺、被修佛事之例也、彼譜像、是又繪像、阿彌陀三尊一鋪、(二幅、迎接像也、)色紙經一部、素紙六部、以慶智律師、為講師、三昧僧六口、為題名僧、季長朝臣、相具參上、誦經文、余自加署也、嘉承、重仲朝臣、相具參上、依彼例、令進家司也、但季長布衣也、兼光、基輔等參入、無他人云々、入夜、余着冠直衣、(心喪服、鼠色頗濃服也、)先參法皇、(最勝光院南御所、)依無入、付女房申入、即女房令謁、次參高倉院御喪家、(六波羅頼盛卿家、號池殿云々、)謁女房、問御惱、及御臨終之間事、悲淚難抑、心神如屠、數刻之後退出、前院登霞之後、連日雖催參入之志、行步不叶、思而涉、(○涉下恐脫日字、)近日聊有其減、仍抛萬事參入、凡去年六月以後、今日始所出仕也、用人車、(八葉、而上車也、)前驅布衣、隨身不發前聲、又牛童遣車也、

今日、以基輔朝臣、遣禪門、幷邦綱卿等之許、訪疾、出仕以前、刑部卿賴輔朝臣來云、可下向豐後國、是彼國住人等、企謀反、追出目代了、凡依鎮西謀叛、可被遣追討使云々、(但近日、其儀停止了云々、)若然者、當國可滅亡、取諸身、任國之外、無他計略、云賊徒、云追討使、旁以國中損亡之基也、仍國司下向、可鎮住人梟惡、不可被入追討使於境內之由、令申禪門、已有可許、仍所思立也云々、但事已類物狂、萬人不甘心、其實又非無恐之故、殊精進潔齋、祈請賀茂春日二社、其趣、若下向可有後悔者、可蒙其告、又故障出來、可被止此下向也、不然者、存有冥助之由、可下向云々、大略質物狂歟、王法已以廢了、謀叛之遊民、豈敘用國宰哉、還可及非分之恥辱歟、返々不便之支度也、但件人、殊為先信力、先々、多預佛神之加護之人也、然者、祈請之旨、定感應歟、傳聞、尾張之賊徒等、少々越來美乃國、射散阿波民部重良之徒黨、相互被疵之者有數、官軍方、有云池田太郎之者、捕件者、作生(持去)了云々、此事實事也、然而、彼邊祕藏云々、

閏二月〔大〕

一日、丁未、天晴、觀性法橋來示二祈事一、書二願書一賜了、自二明日一可レ始レ祈也、家中無レ物、仍給二平絹一筋一了、所レ願意趣、偏思二祉〔稷〕之安穩一也、若余在生之間、其事不レ可レ叶者、可レ有二夢想之告一、又至(知イ)二生涯安否一、一向可レ赴二後世菩提一之由也、入レ夜、有安來云、禪門之所勞、十之九者、無二其憑一云々、又邦綱卿所勞、太以有二怖畏一云々、又云、筑前國司貞能申上云、兵粮米已盡了、於レ今者無二計略一云々、仍爲二忩攻一、前幕下俄欲二下向一之間、依二禪門之病一、後了云々、

二日、戊申、天晴、早旦、寶嚴阿闍梨來、受二一切成就明印、菩薩眞言等一、及レ暮、佛嚴聖人來、受二愛染王印一、余自二廿八日一潔齋、滿二大金剛輪眞言一千遍一、爲二此加行一也、自二今日一、余始二念誦一、又寶嚴、智詮、信助、佛嚴等、各能々可二祈念一之由、仰含了、同心合力、可レ顯二法驗一之時也、侍從所勞、猶未レ愈云々、佛嚴行向見、申ト無二別事一之由上云々、今日、眞言一萬反、以レ使訪二禪門、邦綱等一、

三日、己酉、天陰、今日、高倉院七々御法事也、導師覺智僧正云々、

余依レ催、送二咒願粥時於彼院廳一、

折敷高坏十二本、折敷面、押二白生絹一、無二下絵一、

同襲四本從僧料、

副物絹、五十疋、 代布五段、

差二副下家司一、送二院廳一、

有二送文一、端注二右大臣家一、月日下、有二家人之署一、

禪門所惱、殊進口、邦綱卿二禁有レ增、公家、自二昨日一御樂、但今日頗宜御云々、中宮又以不例、凡天下之躰、以レ詞不レ可レ云事歟、在二美乃一追討使等、一切無二粮料一之間、可レ及二餓死一云々、坂東賊徒、勢逐レ日萬倍云々、大略、萬事至極之時也、今夜、新院御事了、人々分散、女房等少々留候、中宮行二啓泉殿一云々、今日、咒及二五萬反一、

四日、庚戌、天晴、雨降、傳聞、邦綱卿、去夜渡二六條之邊青侍家一出家云々、爲二素懷一之上、依二所勞危急一也、以二基輔朝臣一訪レ之、有二恐悅之報一疾之體、非レ無レ恐云云、今日五萬反、入レ夜、傳聞、禪門薨去云々、但實否難レ知、可二尋聞一也、

五日、辛亥、天晴、禪門薨逝、一定也云々、仍以二基輔朝臣一、弔二喪家一、中宮、二品、前大將等、居二一所一、弔二其三人一也、巳刻、大夫史隆職來、雖二

念誦之間、依二世間不審一、召レ前問二雜事一、語云、今旦參レ陣、左少辨行隆密語云、去夜、法皇宮、武士群集之由、有二風聞一、人以爲、法皇與二前幕下一有二變異之心一、誠是天下衰亡之至也云々、昨日朝、禪門以二圓賢法眼一（亂二國家一之濫觴、天下之賊也、）奏二法皇一云、〔悤〕僧早世之後、萬事仰二付宗盛一了、每事仰合、可レ被二計行一也云々者、勅答不レ詳、爰禪門有レ含レ怨之色一、召二行隆一仰云、天下事、偏前幕下之最也、不レ可レ有二異論一云々、非二啻東國之寇一、又有二中夏之亂一歟云々、小時退下了、相續、賴業眞人來、余始二念誦一了、仍不レ謁レ之（也イ）、

准三宮入道前太政大臣淸盛、（法名靜海、）者、生二累葉武士之家一、勇名被レ世、平治亂逆以後、天下之權、偏在二彼私門一、長女者始備二妻后一、續而爲二國母一、次女兩人、共爲二執政之家室一、長嫡重盛、次男宗盛、或昇二丞相一、或帶二將軍一、次二子息、昇進恣レ心、凡過分之榮幸、冠二絕古今一者歟、就レ中、去々年以降、强大之威勢、滿二於海內一、苛酷之刑罰、普二於天下一、遂衆庶之怨氣答レ天、四方之詞奴成レ變、何況、魔二滅天台法相之佛一哉、只非レ堙二滅佛像堂舍一、顯密正敎、悉成二灰燼一、師跡相承之口決抄出、諸宗之深義、祕密之奧旨、併遭二回祿一、如レ此之逆罪、無レ非二彼之〔脣吻〕一、倩案二修〔因〕感果之理一、爲二敵軍一亡二其身一、被レ懸二首於戈鋒一、可レ曝二骸於戰場一、免二弓矢刀劒之難一、病席終レ命、誠宿運之貴、非二人意之所一レ測歟、但神罰冥罰之條、新以可レ知、日月不レ墮レ地、爰而有レ恐者歟、此後之天下安否、只奉レ任二伊勢太神宮、春日大明神一耳、

今日五萬反、

此日、請二佛嚴聖人一、奉レ供二養佛經一、

一字金輪、　不動明王、

愛染明王、　孔雀明王、

毘沙門天、

已上、奉レ圖二一鋪一、

守護國界經一部十帖、大孔雀明王經一部三帖、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部十帖、王法政論經一帖、仁王般若經二帖、（新譯、）

已上黃紙、朱軸、墨字新也、

件佛經、圖寫供養之旨趣、且爲レ拂二當時之厄難一、且爲レ鎭二天下之夭殃一也、若所願成就、備二王佐之器量一者、以二此佛經一、仰二五畿七道之諸國一、以二每年正月八日一、爲二式日一、於二國分寺一、奉二圖寫一供養、卽置二長日之所

作可限未來際、專以上春之齋會、可祈中夏之安寧也、自今日、每朝供香花、爲可期海內安穩、願求成就也、所願之趣、多在社稷、佛天何不施哀愍給哉、懇地尤深所仰悲願也、

今日、經房朝臣送札云、明日、可被議定東國反逆之事、可參院者、申所勞之由了、

六日、壬子天晴、此日、於院殿上、被僉議關東亂逆之事云々、余依所勞不參、攝政雖參、不候座、居閑所云々、左大臣已下、公卿十人參候云々、前大將宗盛卿奏院云、故入道所行等、雖有不叶懇意之事等、不能諫爭、只守彼命、所罷過也、於今者、萬事偏以院宣之趣、可存行候、先關東兵粮已盡、無力征伐、如故入道之沙汰者、西海北陸道等運上物、併點定、可宛彼粮米云々、此條又何樣可候哉、若有可被宥行之儀者、可被計仰下歟、又猶可被追討者、可存其旨、召公卿等於院、僉議之後、奉一決之趣、可進退也云々者、依此申狀、有今之群議云々、議奏之趣、可尋問、余恐案、此定甚無由歟、被宥行之儀、爲朝有恥、太見苦事也、而征伐之條、遂不可叶者、聊可被述其由緒也、所謂、內亂之逆臣、蒙天罰夭亡了、於今者、法皇可知食天下之由、皆可告知遐邇歟、前幕下返權於君、暫可令表隱遁之由歟、此兩條、共不然者、被宥行之條、首尾不相應、又賊徒不可和平、都以無所據之沙汰歟、縱又雖可有此儀、法皇一旦不可受取、再三可被懸仰幕下歟、而一問一答、有御沙汰、果以有後悔歟、莫言々々、今日、念誦五萬反、

七日、癸丑天陰、雨降、昨日僉議、問實守卿之處、返事如此、

昨日群議之趣、雖有少異、大略一同候歟、左大臣、大納言四人、隆季、實房、實國、宗家、中納言三人、忠親、朝方、實家、參議二人、家通、實守、候殿上座、經房朝臣傳仰、綸旨云、關東逆亂之間、依天下飢饉、御祈不合期、又兵粮已盡了、賊首群集尾張國、猶可被追討歟、若又被宥行之儀如何、一同申云、先被下院宣、隨其狀跡、可有沙汰、云御祈、云兵粮米、隨堪可有沙汰之趣候、重仰云、被成廳御下文、其狀如何、又使者誰人哉、西海有謀反之聞、又如何、人々申云、西海事、同可被下廳下文、使者事、兩樣、或主典代、若廳官、或四位

院司云々、狀跡事、或一通、載國々、可令廻見、或國國各別、付國司可遣、其後、人々退出、今日、左大臣、帥、堀川納言參入、廳下文之間事、其沙汰可候之由承及候、大略、暫休征伐、先以院宣、可被宥之儀候歟、

傳聞、今旦、以僉議之旨、爲使靜賢法印、被仰遣宗盛卿許、於門外、以能圓傳示仰旨、幕下返奏云、猶於重衡者、來十日一定可下遣也、然者、東國勇士等、乖賴朝、可隨重衡之由、可載院宣者、靜賢云、若爲此儀者、被遣院宣無益、只一向不可遂征伐之儀事歟、桼付令申給之狀、已有群議、今被報奏之旨、依違了、何樣可候哉云々、重示云、招賴盛、敎盛等卿相議、重可令申云々、凡次第、切腹事也、余愚案相叶了、大將縱雖有猶豫之申狀、重有問答、不可有後之違亂之樣被定同議了、可及議定也、然者、何有此異論哉、

八日、甲寅、雨降、彼岸之終所作滿呪遍了、今日、四萬反、凡七ヶ日之間、卅萬反也、此日奉供養不動尊畫像、幷尊勝陀羅尼等、依先日宣旨也、以智詮阿闍梨爲導師、

申刻、法眼道快被來、今旦、典藥頭定成來、爲問侍從所勞所召也、無別事云々、此次、問邦綱入道病、申云、萬死一生、無憑云々、

九日、乙卯、天晴、傳聞、一昨日、隆季忠親等卿參院、議定廳御下文之趣、仰俊經卿令草之云々、今日、俊經卿持參件草、其趣、已無所據、仍此儀、不可然之由、有法皇之仰、然而、前幕下只賜此狀、先立遣之、相緩、可遣重衡之由、申請云々、御使召繼云々、廳下文狀、可注載之、

入夜、靜賢法印來、談世上事、每事不足言、天下滅亡期、當此時、太以歎息者也、

廳下文、可書入、

十日、丙辰、天晴、傳聞、時忠卿所勞云々、重衡朝臣來十三日可下向、今旦、先檢非違使景高、相具院宣、以召繼爲御使、發向云々、

十一日、丁巳、天晴、左馬權頭宗雅來、談世間事、今朝、以季長朝臣、訪邦綱入道所勞、逐日有增云々、定成、憲基、共申怖畏之由云々、

十二日、戊午、陰晴不定、訪邦綱卿所勞、只同事云々、今夜、中宮、幷前大將等、渡居六波羅喪家、猶本八條河

喪中陰之內一、依二前幕下命一、不レ顧二先父之追善一歟、重衡堪二武勇之器量一之故、殊應二此撰一云々、思案、重衡者、其身向二南都一、滅ヲ亡東大、興福兩寺、法相、三論二宗一者也、四所明神、七堂三寶、定與二冥罰一歟、因レ茲、作レ在二父喪一、忘二哭泣之禮一、赴二合戰之場一、果以可レ報二彼逆罪一者也、造意之禪門、已當二其罰一、下手之重衡、豈免二彼殃一哉、天然之理、得而可レ知、努力々々、

十六日、壬戌、雨下、申刻以後天晴、大納言入道所勞、定成、憲基、共申二必死之由一、憲基、今旦得二身暇一退出了、其後、筑紫醫師法師出來、加二療治一、自二本針穴一擠ヲ出膿汁一、五六坏、其後、心神頗落居、辛苦又減氣云々、但猶無二其恐一事歟、今日、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七日、癸亥、天晴、傳聞、越後城太郎助永、依二宣旨一、已發ヲ來甲斐信乃國一之由風聞、爲二無實一云々、及レ晚、隆職來語云、筑前々司貞能郎從、一昨日上洛、私有二相觸事一來向、語云、官兵其勢萬餘騎、尾張賊徒僅三千騎許、刹那之間、可二攻落一、日來、船遲々間、于レ今不レ戰、五百餘艘已付了、於レ今者、賊徒之敗績、不レ可レ經レ程云云、今日、光盛持ヲ來帝王略論一、先讀ヲ合第一局一、邦綱入道、筑紫醫師、雖レ加二療治一、無レ驗云々、

原云々、經家朝臣來、重喪之後、今日、初召レ前、問二重家入道臨終之間事一、佛厳聖人、顯眞僧都等、爲二善知識一云々、傳聞、關東已欲二伐入一、官軍陣中物騷、飛脚頻到來、申二此狀一、重衡明旦可二馳向一云々、

十三日、己未、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重衡今日出門、明後日可二發向一云々、

十四日、庚申、天晴、早旦、遣二使於邦綱卿許一、今日、憲基加レ針云々、仍所レ訪也、使者歸來云、膿汁快出、苦痛頗減、而無力彌增云々、午刻、全玄僧正來、邦綱入道、大略無二其恐一云々、晩頭、右京權大夫師光來、初參之後、今日始所レ召レ前也、談二和歌事等一、件人、和歌之外、無二他藝一、且依二此事一、所二初參一也、今日、於二高倉院御喪家一、女房等、奉レ鑄二銀普賢菩薩像一、各書二一品經一、奉レ供養一、澄憲僧都爲二導師一、說法燃レ耳云々、

此日、有二禪門甍奏一、雖レ爲二出家之人一、依二康和三年例一、被レ行云々、從二今日一廢朝三ヶ日云々、

十五日、辛酉、天陰、雖レ有二雨氣一、未レ降、今日、追討使藏人頭正四位下平重衡朝臣、相ヲ具院廳御下文一、（先日、泰盛持向之由風聞、異說云々、）所二發向一也、今日、宿二宇治一、來十九日、可レ着二美乃、尾張之境一云々、隨二兵萬三千餘騎一云々、雖レ爲二重

十八日、甲子天晴、長光入道來、談二世上事一、法性寺座主被レ來、爲レ訪二邦綱卿所惱一、密々自レ是可二行向一云々、晩頭、前施藥院使憲基來、召二前一、問二邦綱入道所惱事一、申云、去十四日加レ針、同十五日、筑紫醫師法師出來、搾二出濃汁惡血等一了、其後、苦痛頗減氣、然而、更無二其憑一、殆依二此療治一、大事可二出來一云々、

十九日、乙丑天陰、及レ晩小雨、早旦、典藥頭定成來語云、邦綱入道必死也、去十四日申二其由一了、不レ可レ過二今月之内一云々、筑紫醫師療治、於レ今者無レ益歟、病體悉損了云々、又傳聞、賴基同申下不レ可レ過二今月一之由上云々、遣訪之處、辛苦頗減之由、有二返報一、今日、參二女院御方一、此間、定能卿來、談二院邊事一、

廿日、丙寅天晴、午刻、藏人左少辨行隆、爲二院御使一來臨、余依レ疾不二出逢一、以二季長朝臣一、稱二此旨一、行隆云、依レ爲二大事一、以レ人不レ可レ申、只參二御緣邊一、可二申入一云々者、仍招二簾前一、長押下、廣庇、謁レ之、行隆傳レ仰云、東大興福兩寺惡徒、依二謀反事一、被二追討一了、其後、寺領、及僧徒領、併收公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了、嚴刑雖レ宥之故也、其趣忽雖レ不レ可レ變、恒例佛事等、併退轉、無二過怠一之禪侶等、悲二歎此事一、就レ中、東大寺大佛御身雖レ全、御首燒損遠近見聞之輩、莫レ不レ驚レ眼、雖レ如レ形可レ遣二掩假佛殿一之由、寺僧等、欲二結構一之處、寺領等沒官之間、無レ力レ於二經營一云々、云レ彼云レ是、聞食歎不レ少、因レ茲、寺領幷寺僧領等、如レ本可レ被二返付一哉、若然者、宣下之趣、似レ無二始終一、又惡徒等濫行、向後不レ可レ絕、仍覽不レ可レ及二此沙汰一歟、兩箇之間、思慮可二量奏一、抑於二興福寺事一者、長者定被二計申一歟、然而、且爲二御存知一、所レ被二尋仰下一也者、余申云、先衆徒惡行、累世積年、遂依二謀叛之聞一、被レ遣二追討使一、是皆依二惡僧之所行一、被レ施二嚴肅之刑罰一也、敢非二佛像正教之過失一、又非二禪侶堂舍之擁怠一、然者、僧徒之所領、猶可レ依二罪之輕重一、何況、於二佛寺之領一哉、然而、已被レ下二沒官之綸旨一、不レ歷二幾旬月一、忽改易之條、雖レ有二輕忽之難一、已被レ補二山階寺別當、權別當一了、其上、被レ返二寺領一、更有二何憚一哉、重案二事情一、關東鎮西謀反事、已大事也、如レ此之時、祈二請佛法一、可レ待二彼効驗一之處、都無二此沙汰一、殆似レ致二魔滅一、今被レ返二付寺領等一者、三論、法相之侶、必專二丁寧之祈禱一、四海八埏之民、定休二辛苦之煩費一者歟、但除下惡僧等巧二無道一所二掠領一之公田、人領等上之外、可レ被二返付一歟、至二于向後一、

濫行不レ可レ絶之條者、召ニ彼兩寺門僧綱已下一、殊可レ被レ誡ニ將來一歟、此上左右、且可レ在ニ時議一者、行隆又云、近日、猶南都僧等、與三力謀反一之由、粗有ニ其聞一、此條如何、余云、猶於レ有ニ此儀一者、又忽何及ニ寬宥之沙汰一哉、勿論之事歟、但尋三搜眞僞一、事實者、任レ法可レ有ニ沙汰一歟者、余問云、兩寺營作事、無ニ其沙汰一歟如何、行隆云、先只可レ被レ付ニ寺領一否、議定了之後、定及ニ如レ此之巨細一歟、如ニ只今一者、未レ及ニ其沙汰一云々、歸參了、以ニ季長一、訪ニ邦綱入道一、大略、如レ不レ辨ニ前後一云云、

廿一日、丁卯、天晴、傳聞、左相府、同申下可ニ返付一之由上云云、左府余兩人許、被レ尋云々、

廿二日、戊辰、陰晴不レ定、邦綱入道、不覺成了云々、傳聞、熊野法師原二千余人、越ニ尾張一了、爲ニ與力一也云々、今日、賴輔入道出三京自ニ勝尾寺一、（自ニ去月廿九日一參籠、）即向ニ大納言入道之許一了、

廿三日、己巳、雨下、申刻、人告云、邦綱卿入道、已入沒畢者、即遣レ使弔レ之、棟範出逢云、此未刻許一定了、臨終殊神妙、悅思不レ少、以ニ黑谷聖人一、爲ニ善知識一云々、件上人、出家戒師也、邦綱卿者、雖レ出レ自ニ卑賤一、其心廣大也、天下諸人、不レ論ニ貴賤一、以ニ其經營一、偏爲ニ身之大事一、因レ玆、衆人莫レ不レ惜、但平禪門滅ニ亡藤氏一、此人頗與ニ其事一歟、故有下蒙ニ神罰一之疑上、可レ恐々々、

廿四日、庚午、朝間雨下、午後天晴、傳聞、六波羅邊、一族之輩、自ニ昨日一集會、有下令ニ內議一事等上、郎徒等逃去、不レ令三人聞ニ其趣一云々、世人懷ニ怖畏一歟、

邦綱入道、今夜葬送云々、侍男共之中、爲レ余多見ニ吉夢一、此十余日之間事云々、此日、女房參ニ女院御方一、今夜、使三大藏大輔泰茂修ニ泰山府君祭一、（赤山イ）依ニ夢想一也、件男、先々此祭施ニ効驗一也、

廿五日、辛未、天晴、申刻、參ニ女院一、晚頭、覺乘得業來、語ニ南都事一、法夜上洛、明曉可ニ下向一云々、此日、法皇渡三御法住寺御所一、公卿侍臣供奉云々、恐案、今度御幸、不レ可レ被レ整ニ威儀一、只密々可レ有ニ還御一也、如レ此事、無ニ申行之人一歟、後聞、公卿七人、殿上人八人供奉云云、

廿六日、壬申、天晴、傳聞、攝政不豫云々、今旦、覺乘得業來、只今下三向南都ニ云々、此次語云、故藏俊僧都云、春日御社御正體、眞實者、金剛般若經也、慥有ニ所見一云々、今聞ニ此語一、余所レ見之夢想、正夢之條、更無レ疑

事歟、仰可レ信者也、今多年之所願、決定成就之期也、感涙難レ抑者歟、佛神照二丹情一、垂二玄應一歟、

廿七日、(癸酉、)自レ夜雨下、申刻以後天晴、今日、依二夢想告一、受二金剛般若經於信助阿闍梨一、主税頭定長來、示下合女房湯治之間事上、自二明日一可レ始也、

廿八日、(甲戌、)物忌也、行二仁王講一、今日、女房始二湯治一、五木湯也、

廿九日、(乙亥、)天晴、物忌也、傳聞、熊野那智御山、強盜亂入、常住客僧一人、而不レ留レ跡、已成二荒廢之地一了云云、近日、瀧下靈像之石(稱二飛瀧權現一是也、)砕失了云々、是本山魔滅之徵也、可レ悲々々、

前右大將宗盛、有二病氣一、然而、頗祕藏云々、

卅日、(丙子、)雨降、入レ夜甚下、雷鳴、傳聞、攝政之所惱、二禁云々、其物雖レ安、其所有レ厄云々、又敎盛卿煩二二禁一云々、近日、此病頻聞、有レ樣事歟、如何々々、

三月

一日、(丁丑、)陰、風吹、朝間雨下、前施藥院使憲基來、爲レ示二合女房湯治之間事一、所レ召也、此次語云、攝政自二去廿八日一、煩二二禁一、然而減了、今日行水、又被レ渡二六條亭一了、(日來被レ坐二八條一、)云々、傳聞、秀平可レ追二討賴朝一之由、進二脚力一、令レ申二前大將一、不レ經二院奏一、直示二報狀一了、早々可二攻落一之由也、但秀平全不二動搖一、只以レ詞、如レ此令レ申許也云々、官兵等、未レ渡二尾張河一、依二水溢一也、來五日可二合戰一云々、

二日、(戊寅、)陰晴不レ定、未刻、藏人宮內少輔親經初參、(謝二二字、)召二簾前一談話、此次語云、近日、雖レ有二祈年穀奉幣一、依二天下穢氣之疑一、(親門發逝事、)過二其日限一、可レ被二發遣一云々、又云、高倉院中陰以後、欲レ被レ行二政始一歟、(改二平敍一、)之處、依二外記不一レ候、于レ今未レ被二遂行一、六位外記、見任只一人也、而現病云々、又云、中下旬之間、可レ被レ行二春除目一云々、此外、雜交レ談、其後、退出了、申刻、參二女院御方一、入レ夜歸來、傳聞、尾張武士等、引二退遠江一之由、日來風聞、極無レ實云々、義俊(十郎藏人、)以下數萬、皆在二尾張國一、敢無二動搖一、官兵明日(三日、)可二寄攻一云々、是實說也、阪東賊首、以レ斯(新イ)爲レ先云々、

三日、(己卯、)朝間小雨、巳刻以後天晴、法性寺座主被レ來、數刻談話、晚景被レ歸了、節供如レ常、家司等、皆有二所勞一、仍無二陪膳一、不レ可レ爲レ例、光明院領、大和國七ヶ庄事、觸二國司一、國司觸二前大將一、大將云、可レ進二證文一云

云、
四日、(庚辰、)天晴、傳聞、三日合戰延引、來七日云々、定能卿來、談除目事等、文書少々借與了、亥刻、女院御所炎上、先渡御々堂御所、(大將、并其室同之、)其後、余歸家、令御禊餘熖、遂免了、誠是佛神之感應也、此間、攝政被參、女院渡御余家、其後、攝政退出了、人々少々參入、頭辨同參、及深更、余渡居南尼上家、(先是、女房等渡了、)此後、華山院中納言、參女院云々、又女院未渡御余家之前、自院有御使、(北面下﨟、)

五日、(辛巳、)天晴、去夜火事、不聞及之輩、今日多以參入、左中將淸通朝臣來、入夜中御門大納言被來、

六日、(壬午、)天晴、泰茂來、又典藥頭定成來、問余脚氣事、申云、暫不可加療治、只以行歩可為治云々、申旨等有其理、此日小除目、近日、六位外記只一人、又見病、公事等闕如、仍為補外記、春除目以前、所被忩行也、伊與守信章、(院御分、可知行備前之由、有御氣色、然而重衡可知國務、仍如元可知食伊與之由、前大將令申云々、)右少將公衡、依祭使闕如、被任之云々、又檢非違使光長、被解官、日來被梟首之由風聞、或又不然云々、未定之間、有此宣下、宊知、決定現存歟、人以為嘲哢歟、總以忽不可及此沙汰歟、又出雲重任、朝方卿知行國也、件卿、日來院御蟄居之間、頻奉音信之由、有其聞、今於事有哀憐、顯其驗歟、傳聞、東國勢甚以強大、容易不可敗散云云、凶黨等相議云、官兵等、併入立尾張國之後、盡員可討伐之由云々、凡官兵兵粮併盡了、更以無計略、事之成敗、近日可見云々、稱宮之人、決定在伊豆國、眞僞之間、雖難知、所號如此云々、是等說、皆難被信歟、入夜、左大將被參女院、以藏人示云、只今欲參啓之間、老母家近邊有火事、因忩退出了云々、今日除服、(新院御服也、)出河原、陰陽師漏刻博士憲成、陪膳季長、役兼親、余着例亮闇直衣、(鈍色也、)日來、所着之薄鼠色直衣、指貫等、賜陰陽師了、嘉承之例、除服之由不見、然而、思事理、爭可不除哉、雖諒闇中、於其色頗濃者、尤可除之也、仍除服了、

七日、(癸未、)天晴、參女院御方、早旦、天文博士廣元來、火星留舍南斗、及十餘日、大將軍愼也云々、又云、道之祕事、在太白經天、只以晝見奉奏、專不可然事也、不當午而當午、以為經天、有可得心之様也、不知口傳之如奏親、只以晝見稱之、尤詭也云々、此外、談道之祕事等、不遑具注、傳聞、今

日、尾張合戰之日也云々、後聞、不レ然云々、
八日、甲申天晴、物忌也、
九日、乙酉天晴、物忌也、
十日、丙戌天晴、參二女院御所一、藏人宮內少輔親經來、非二指公事一、只所レ參也云々、傳聞、前大將、有二食瘕之病一云云、或云、不レ然、天性大食之人云々、
十一日、丁亥雨降、午刻、頭辨經房朝臣爲二院御使一來、余謁レ之、經房云、鴨社遷宮當二今年一、而神領等、爲二所々領一、被二押取一事等、度々雖二訴申一、無二裁許一之上、關東神領等、併爲二賊徒一被二虜領一了、社家之力、不レ可レ堪二造宮一、先例、爲二本社之沙汰一、所レ被二造營一也、仍任二他社例一、被レ付二成功一、爲二公家御沙汰一、可レ被レ成二土木一之由、彼社司進二解狀一、此事、已爲二新儀一、何樣可レ被レ行哉者、申云、於二訴訟一、任二道理一、可レ被二裁許一歟、關東神領等事、所レ申無二疑殆一、但彼社領、不三必限二坂東一歟、以二他領、幷神封等之力一、猶可レ勵レ勤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歟、所詮之不足、又不レ可二默止一、被レ付二成功一、何事之有哉、年來爲二社家之沙汰一、偏爲二公家御沙汰一之條、不レ可レ然事歟者、經房云、左府申狀同前也、此次、經房云、座主明雲、勤二仕新院御祈一、七佛藥師、修中崩御、其後、公家御祈等、可レ被二禁忌一歟、而長日御修法、不二結願一、又追討使御祈猶勤仕、此事、先例不二覺悟一云々、非二勅問一、私事、次所レ示也、偏可レ依二先例一之由、答了、愚案、若可レ憚者、彼御祈等、即可二結願一歟、而于レ今勤仕、忽及二此沙汰一、如何々々、
十二日、戊子天晴、午刻、權右中辨光雅、爲二攝政使一來、余呼二簾前一、旅庇、逢レ之、光雅云、造興福寺之間事、條々可レ被二計仰一之由、所レ候也者、
一燒失之所、可レ遣レ使否事、不レ知二先例一、又遂レ期了、強不レ可レ遣レ使之由、有二令レ申之趣一、如何、又長者可二下向一哉否、如何、
答云、於二御使一者、必可レ被レ遣、全不レ可レ依二遂期一、於二長者下向一者、今度不レ可二必然一歟、
一於二南圓堂、維摩堂一者、任二度々例一、爲二長者沙汰一、可レ被二造營一、其事始二今月廿四日一之由勘申、而金堂已下事、可レ爲二公家御沙汰一、其間有二未定事等一、期日以前難レ決二其事一、儲日四月十日也、而賀茂祭以前如何、被レ問レ例之處、於二少佛事等一者、雖レ不レ可レ勝計一、如レ此之大事、猶可レ有二思慮一哉如何、
答云、如レ此事、尤可レ有二忩沙汰一也、今月廿四日旁宜歟、其事難レ叶者、又祭以前、何事之有哉、散所佛事、先

例强不レ憚事也、
一於二事始一者、諸堂同時雖レ可レ被レ行、至二棟上一者、六七月之間、金堂已下不レ可レ叶、於二長者一、令レ沙二汰堂一者、年内必可二造畢一、仍彼兩月之間、必可レ被二上棟一也、被レ上二假棟一如何、
答云、棟上之時、長者已下、氏公卿可二下向一歟、而只被レ上二講堂、南圓堂棟一、無二金堂之沙汰一、尋似レ忘二本體一歟、又假棟之條事、可レ謂二輕忽一歟、但如レ此大造作、神社、佛寺、八省、内裏等之中、有下被レ上二假棟一之例上者、准二據其例一、同日被レ上二金堂之假棟一、何難有哉、
一火災事、任二先例一、可レ被レ申二三社一也、而亮闇中、諸社祭、不レ被レ立レ幣、此條如何、
答云、此事難題也、凡亮闇之間、不レ被レ立二氏社幣等一、未レ知二其故一、公家已有二奉幣一、臣家何憚哉、然而、行來已尚、忽難レ改二舊規一歟、至二于臨時大事一者、不レ可二默止一事歟、但都可レ被レ憚二奉幣一者、又可レ被二發遣一之由、難レ申歟、進退惟谷、思慮已迷、諒闇中奉幣、若有二上古之例一者、可レ被二准據一歟、但憶不二覺悟一、可レ被レ捨歟、亮闇中、無二私奉幣一、已爲二流例一、然者、雖レ不レ被レ立、又非下疎二神事一之儀上歟、猶訪二有識之士一、可レ被二左右一也、

一今度、以二何度例一、可レ被二遵用一哉、永承雖レ爲二吉例一、其後無レ程有レ災、爲レ之如何、
答云、康平、金堂燒失、長者不レ被二下向一、兩事相似、今度如何、又嘉保爲二吉例一、此兩度之間、可レ被レ用歟、
光雅重云、於二後二條殿例一者、他事所レ被二忌避一也、至二此事一如何、
余云、於レ有二其儀一者、勿論也、不レ及二左右一者、竊案レ之、被レ忌二先祖事一、如何々々、
一年來之例、於二春日御塔一、被レ行二唯識會一、而依二燒失一、於二御社一可レ被二移行一、御經同燒失、須三新寫二之處一、御塔新造之時、同可レ被レ供二養新寫經一、其時可レ被レ寄二今度新寫經一哉、此條可レ有レ議、仍於二今般一者、只以二寺家所在之論一、可レ被二遂行一之由、欲二定仰一、如何、
答云、會釋可レ然、
光雅又云、依二亮闇一、可レ止二舞樂一之處、於二御社一被レ行者、猶可レ有二舞樂一之由、舞人光近等所レ申也、如何、
答云、元於二御社一、被レ行二此會一者、可レ有二神事改滅之恐一歟、至二于此事一者、被レ移二行御塔之法會一也、然者、

依二亮闇一被レ止二舞樂一、何難之有哉、但神社法會（者イ）、雖二亮闇一、有下不レ可レ止二舞樂一之例上歟、一旦可レ被レ問レ例歟、
光雅退出了、
相次、大外記頼業來、談二世上雜事一、東大寺勸草所三持來一也、又語云、秀衡進二宣旨請文一、其狀云、廻二謀策於魚麗之陣一、拂二賊徒於鳥塞之邊一云々、然而、專難二信用一者歟云々、
晩頭、參二女院一、召二施樂院使頼業一、令レ見二大將灸治之跡一、聊依レ有二不審一也、入レ夜歸レ南、
十三日、己丑天晴、傳聞、去十日、官兵等欲レ渡二墨俣一之間、遮二尾張一賊徒等越來、五千餘騎也、而重衡舍人男金石丸、高名者也云々、告レ之、因レ茲相防、自二巳刻一、至二申刻一合戰、賊黨等千餘人被二梟首一、其後三百餘人溺二河水一亡滅了、大將軍等、多以伐取了、猶官兵等渡二墨俣河一、襲二殘賊等一云々、是去夜、飛脚到來、稱申云々、十郎藏人行家、本名義俊云々、被レ泝入レ河了、定夭亡了歟、然而、不レ入二梟首之中一云々、余案レ之、重衡無爲無事歸洛者、誠神冥殆似レ有レ疑者歟、始終定有レ樣歟、莫レ言々々、今日、女房頻加二灸治一、
十四日、庚寅天晴、女房姫君、密々參二詣廣隆寺、六角堂等一、光盛參上、讀二合帝王略論第四卷一、
十五日、辛卯天晴、大將唯頗屈云々、仍召二主税頭定長一、令レ見レ之、申下無二別事一之由上、此次、余問云、神在レ心之時、何部通悍レ之歟、如何、申云、華盖王堂已下（上イ）、至二于巨穴一悍二中心一行一也、於二二行三行一者、不レ悍レ之云云、今日、祇園一切經會、依二亮闇一無二舞樂一、
十六日、壬辰天晴、和康法師來、仰下可レ抄二進灸穴一之由上、是仰二名醫等一之抄物中也、先日、欲レ仰二養生事一、而僧案レ之、灸治事猶重、基家殊所二習傳一也、仍召二仰之一、五位藏人親經來、非二指大事一、只所レ來也、余不レ謁レ之、以レ人問二近日公事等一、申云、來月可レ有レ行二幸閑院一之由云々、又來廿四日可レ有二除書一、廿七日祈年穀奉幣云々、此次、相下觸右大將可レ加二灸治一之由上了、定能卿來語云、來廿七日可レ有二日吉御幸一之由風聞、未レ有二一定一云々、
十七日、癸巳朝陰、巳刻以後晴、參二女院御方一、傳聞、秀平爲レ責二頼朝一、軍兵二萬餘騎、出二白河關外一、因レ茲、武藏相模武勇之輩、背二頼朝一了、仍頼朝歸二住安房國城一了云々、又越後城太郎助永病死了云々、但此等事、難レ取レ信、如レ此浮說、先々皆以虛誕也、然而、後日爲

存知眞僞、隨聞及注之、

十八日、甲午天晴、物忌也、傳聞、堀川宰相賴定卿薨逝云云、經賓孫、經定子、無指藝業、爲朝非殊要人歟、相傳之家領有數、頗其家富云々、召淸書、仰下除目之時府奏不可過兩三通之由、成功之輩、雖其數多、一度除書、不取上七八通之府奏、仍尋成功次第、及功程多少、可上府奏之由、所仰也、

今日、被實檢興福寺燒失之跡云々、氏院別當兼光、長者家司光雅、勅使行隆等也、又被實檢東大寺、勅使行隆也、

廿日、丙申天晴、信範入道來、語造興福寺之間事、去十八日、遣勅使已下實檢、即日、可有杖儀幷造寺除目之處、國宛事、行隆不申定、下向、仍延引、來廿四日云々、廿五日、可有三社奉幣、此事、被問人々、忠親、雅賴等卿也、雅賴申、可有奉幣之由、忠親申、只遣使可被告申之由云々、疑問中、無奉幣、仍有此沙汰也、幷多武峯、稚岡等告文云々、來月九日、可有事始云々、此外、談雜事等、攝政不知和漢事之條、頗歎息歟、法皇、來廿七日、可有日吉御幸云々、世人不請之歟、

廿一日、丁酉天晴、酉刻、藏人左少辨行隆、爲院御使來、余依風疾、隔障子謁之、行隆云、東大寺、興福寺、八省、三ヶ大作事、一時相遇、東西國有亂、水干損無極、如此之間、秘計難及歟、總以爲大事之上、先當時、被尋申事二ヶ條、一者、來廿四日、可被行造興福寺除目、幷同國宛議定、而於講堂、南圓堂者、爲長者沙汰、可被造營、金堂已下、爲公家御沙汰、可被宛諸國之處、東國、大略不及沙汰、所殘之國々、多被宛八省造作了、仍無可然之國歟、此條如何、二者、南都僧徒等申請、大和國、如元、全分被付寺者、金堂、幷築垣等、試可相勵之由所申也、可被裁許哉否、如何、余申云、先國家大事無過之、安民肩、而大厦可成功之趣、幷此間子細、委曲思慮、可計奏之由、可被訪公卿及有識士等歟、以短慮卒爾不及計申、抑於被尋問此條、先造八省國々、可被除否事、大極殿、朱雀門、小安殿等、尤可被除、於廻廊支配者、強不可被避歟、此國宛事、須議定之後有沙汰也、而期日已近々、然者、只先可然之國、少々可被計載歟、即大和國被宛之條、未及其儀歟如何、此條、追可奏子細、當時只驚一旦許也、縱雖何國、先被計宛、議定之後、追可被左右也、於講堂、可被行維摩會、□仍年內可造畢之由、長者結構、仍金堂已下事、又有急沙汰云々、次大和國、併免

給僧徒一之條、尋不レ可レ然、於二大和國一者、委有二沙汰一、興福寺事、一向可レ被レ付歟、若又東大寺可二相營一歟、如レ此之間、評定思慮之後、可レ被二左右一、忽免給之條、必有二後悔一歟、凡興福寺之間事、一向被レ仰三合長者一、彼被二計申一之上、又可レ有二其沙汰一歟、且以二此等趣一、可レ被レ奏也者、□行隆、此上條々、雖レ有二相示旨等一、忽不レ能二左右一、大概不レ過レ斯歟、御佛被レ鑄之間事、可レ被レ下二知識之詔一云々者、　丑刻、女院御所燒亡、余不二參會一、出レ自二御所之內一云々、卽幸二御堂御所一、余居所希有免了、凡廿日之內、兩度有二此災一、非二言語之所レ及、女院御生中、令レ遭レ火給事、加二今度一七ケ度也、每度出レ自二御所內一云々、於レ今者、不レ可レ有二此恐一歟、去比、兩家有二狐恠異一、共占二火災之由一、果以符合、又熒惑守レ斗、爲二大將愼一之旨、先日廣元令レ申、同以相叶了、余重厄之年、旁以天然之運也、云而有レ餘、攝政被レ參、

廿二日、戊戌天晴、女院御堂御所、四壁不レ全、有二其恐一、仍移渡二御賴輔入道南直廬一、未曾有事也、愁生見二如レ此之事一、可レ悲々々、殿上、留二御堂御所一、爲二表御坐一候之由也、今日、兼雅、雅賴等卿爲レ訪來、各隔レ障謁レ之、

廿三日、己亥天晴、攝政送レ書云、興福寺國宛、幷造寺除目等、明日可レ被レ行、而高階仲基望三申次官一、如レ仰相計可レ示云々、又云、八省、東大、興福兩寺、造作等事、遍可レ被レ問二人々一之由、昨日所二傳承一也云々、余報云、檢二先例一、可レ被二計定一也、仲基、重代爲下被二召仕一之者上、何事之有哉、但先例、能被レ撰二器量一事也、晴難二計申一者、

廿四日、庚子晴、一日晴、女房參二院御所一、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爲レ訪也、日來依二所勞一不二能行一云々、此次、談二除目事等一、今夜除目始、執筆左大將、長方卿云々、幷有二造寺除目、國宛定等一云々、

廿五日、辛丑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攝政被二示送一云、昨日除目、今朝事了、又依二奉行人懈怠一、造寺除目延引、不便云々、伯耆國稻積庄、去年被レ付レ國了、不レ停二止庄號一、而昨日以二靜賢法印一、申レ院云、件庄雖レ不レ停二廢御領一、去年被レ付レ國之次第、偏非二國司進退一、子細不レ能二注載一、如レ元爲二院廳沙汰一、被レ仰二付可レ然之人一、尤宜歟者、今旦勅報之趣、靜賢示送、其狀云、進申之條、返々神妙、然者、可レ宛三賜人々一、重可二觸申一之由、有二御氣色一、其次仰

云、尋常御情性、猶甘心思食、可レ奉二相憑一之由、所レ候
也云々、余重申云、件庄可レ宛二給人一之條、凡及二沙汰一、
早々可レ賜也、抑御定之趣、殊恐畏申之由、同以令レ申
了、今日、召二泰茂一、問二火事占一、申云、女院御病事、余
可レ有二吉慶事一云々、但聊可レ愼二口舌、鬪諍一、卅日之
內、壬癸日、物忌日也云々、
廿六日、壬寅、天晴、物忌也、未申刻許、雷鳴小雨、去夜半、
重衡朝臣入京云々、法皇、明日欲レ幸二日吉社一、而依二天
下穢氣之疑一、并前幕下制止一、延引、但可下參二籠今日吉一
給上云々、有二穢疑一者、雖二今日吉宮一、無レ憚哉如何、除
目入眼也、
廿七日、癸卯、天晴、見二聞書一、知盛任二參議一、親信卿給二周
防一、藏人巡時經、經房子、任二肥後一、頗不便歟、
安房國謀反之者掠領、其外無二他計略一、日來所レ期、藏
人巡年云々、而被レ任二肥後一、如何々々、但被レ停二廢新
立庄園一者、事宜歟、法皇、今度除目、不レ可レ被二口入一
之由風聞、而親信給二受領一、又經房頗有二不快之事一之
由諷歌、今如レ此者、每事似レ被レ遂二御意趣一、如何々々、
尾張相國入道、入洛之慶、內々示遣、以二女房一、傳二達親
法師一也、有二恐悅之報一、

廿八日、甲辰、天晴、經家朝臣來、申二吉良庄訴事一、又聞、坂
東勇士等、已超二來參河國一、實說云々、官兵等併歸洛、
又無二兵粮一、得二其隙一可二襲來一歟、尤可レ有二用心一事
歟、
廿九日、乙巳、天晴、昨今又物忌也、晚頭大夫史隆職、來二
門外一、問二造寺除目延引子細一、申云、先例、大臣爲二上
卿一、而今度各無二御參一、又國宛事未レ定、并兼光不慮
觸穢、中宮五體不具穢、依二此等事一延引、只今、其期不レ聞云々、
早旦請二佛巖聖人一、示二合祈事等一、有二夢想事一、同示合
也、此日下名云々、

〔治承五年夏　辛丑〕

四月〔大〕

一日、丙午、〔天〕晴、書心經五卷、傳聞、去比前幕下許有落書、其趣、法皇欲幸日吉者、與山僧同意、爲登叡山也、僧綱一兩幷頼盛卿等與此事、卽御幸之隙、可入夜伐於前幕下之許之由、成謀議之旨、具載件落書、因茲、彼家中用心殊太云々、如此之事、無所據之輩所爲也、太以不便也、見下名聞書、無殊事、

二日、丁未、〔天〕陰、雨下、實嚴闍梨來、示合祈事、

三日、戊申、天晴、未刻、參女院御所、自院伯耆御厨之間事、有被仰旨等、勿論次第也、大略可棄國之時歟、入夜、上方有火、泰親朝臣來、談天變事、（鎭星入犯輿鬼、）占文不輕云々、

四日、己酉、雨降、伯耆御厨間事、以靜賢申入了、未聞勅報、二位中將兼房被來、余謁之、

五日、庚戌、天晴、午刻、定能卿來、申刻、隆職來、召簾前、談雜事、戌刻參院、依御行法之間、無御對面由、有其仰、卽退出、

六日、辛亥、天陰、雨降、參女院御所、今夕、爲御方違、渡御御堂御所、自燒失之所、當塞方、滿十五日不可宿之故也、自今以後、不可有、只一度可違之由、先日泰茂令申也、入夜、右少將公衡、爲請賀茂祭陪從裝束來、大將依所勞灸治等、不謁之、以職事能業申之、答可調送之由了、

七日、壬子、天晴、物忌也、未刻、頭辨經房來門外、數刻佇立、依不便、開門招入中門邊、但依物忌不謁之、以人示云、今年可被行改元哉否、踐祚次年、被行改元例也、而諒闇年例、有古昔〔別〕例、近代不然、可令計申、（被副兩大外記勘申例、）兼又中宮、（重喪、）可有院號、拜舞、綴祿等有無如何、正暦東三條院例、具趣無所見聞、可令計申者、余申云、寛平、承保爲最吉例、雖及第三年、被過諒闇可宜歟、但頃年、東西有亂、中夏不靜、依如此之難、有改元之儀者、被用延暦等例、又何事之有哉、院號事、尋先例可被計行歟、無所見者、愚案之所及、拜舞、綴祿、共以其理不可然歟者、（已上、申次男未練、仍注付一紙、內々給之、而頭辨乞取件折紙了云々、）頭辨云、改元事、左大臣被申〔之〕旨、只如令申給、院號事、被問人々四五人、忠親卿申旨、又以同前、他人申狀未承云々、改元事者、左府、余許被問之云々、

入レ夜、右近廳頭來、申ニ大神祭使闕如之由ヿ、憖不レ可ニ闕如ニ之由、召仰了、且觸ニ年預ニ可レ付ニ職事ニ之由仰了ヿ、後聞、新任將監宗景勤仕云々、

八日、癸丑天晴、依レ當ニ神事ヿ公家無ニ灌佛ヿ女院御灌佛、於ニ御堂御所ニ被レ行レ之、別當基輔、判官代兼親、外記來催云、明日、院號定可レ參者、申ニ所勞之由ニ了、

九日、甲寅天晴、物忌也、或人云、坂東武者、已來ニ尾張國ニ云々、大將女房、日來有ニ所勞ヿ大略似ニ瘧病ニ歟、而此兩三日、毎日兩三度更發云々、傳聞、明日可レ被レ行ニ祭除目ニ云々、天下人云、法皇與ニ前幕下ヿ內心不和、定又內亂出來歟云々、親範卿入道、以ニ寶嚴闍梨ヿ有ニ示事ヿ余不ニ承引ヿ、

十日、乙卯陰晴不レ定、傳聞、昨日院號延引、是法皇依ニ御物詣ヿ今熊野不レ可レ有ニ御幸ヿ仍所ニ延引ニ云々、愚案、御幸何故哉、未レ得ニ其意ヿ今夜被レ行ニ祭除目ニ云々、亥刻、見ニ聞書ヿ鎭西住人種直任ニ太宰〔權〕少貳ヿ先例可レ尋、

十一日、丙辰天陰、時々小雨、坂東武者等、已越ニ來三河國ニ云々、

十二日、丁巳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雨、或人云、自ニ去年御卽位之比ヿ進レ之、紛失云々、未曾有大事也、此事不レ被ニ信受ヿ然而、定說云々、不レ能ニ左右ニ〔也〕、

五百

十三日、戊午雨下、雷鳴、未刻、參ニ女院御所ヿ入レ夜歸來、

十五日、己未陰晴不レ定、佛嚴聖人有ニ示合事ヿ、

十五日、庚申天晴、大外記賴業來、數刻交レ語、賀茂社司持ニ來葵ヿ及レ晩、光長來語云、明日賀茂祭、近衞使可レ給レ祿哉否、人々不審、延久不レ行レ之、天仁爲房記、給レ祿如レ例云々、而亮闇年、不レ可レ賜ニ御衣ヿ若內藏寮褂歟、然者、又如レ例如何云々、余案レ之、不レ可レ給歟、如ニ天仁天曆ニ者、不レ賜レ祿歟、入レ夜、右大將、遣ニ陪從半臂ヿ下重、末濃袴下袴等於近衞使公衡之許ヿ參三平參三、行長權一合、職事長俊爲レ使、

十六日、辛酉天晴、賀茂祭也、近衞使右近少將公衡、

十七日、壬戌天晴、物忌也、自ニ今日ニ始ニ念誦ヿ

〔十八日、癸亥天晴、物忌也、〕

十九日、甲子雨下、依ニ吉田祭ヿ神事如ニ例年ヿ但不ニ奉幣ヿ亮闇例也、

〔廿日、乙丑午後天晴、〕

廿一日、丙寅天晴、或人云、昨日自ニ常陸國ヿ有ニ上洛之下人ヿ四十餘日、遂ニ前途ヿ廻ニ北陸道ニ入洛云々、件者

相語云、秀衡已歿之由無實也、賴朝可レ娶二秀衡娘一之由、相互雖レ成二約諾一、未レ遂二其事一、凡關東諸國、一人而無下乖二賴朝旨一者上、佐竹之一黨三千餘騎、引二籠常陸國一、依レ思二其名一、一矢可レ射之由令レ存云々、其外、一切無二異途一云々、禪門逝事、第八日風聞了、又同心之助永、共以夭亡、爰賴朝且雄稱云、我於レ君無二反逆之心一、以レ奉レ伐二君御敵一爲レ望、而遮蒙二天罰一了、佛神之加被、偏在二我身一、士卒之心、彌可二相勵一者也云々、因レ茲、禪門薨去之後、坂東諸國、彌以一統了、於二上洛之條一者、追討使襲來之時、即追歸、其次可二伐入一之由、成二支度一云々者、樣々浮說之中、此說頗可レ備二指南一歟、仍粗記レ之、

廿二日、丁卯、傳聞、坂東之武士等、其意各別、武藏國有勢之輩、多乖二賴朝一了云々、凡近日之風聞、朝暮有レ變、遂二其動靜一如何、

廿三日、戊辰、至二今日一念誦、

〔廿四日、己巳、天晴、參二女院一、〕

廿五日、庚午、天晴、藏人宮內少輔親經來、非二指公事一云云、余召二簾前一、文談移レ刻、語云、改元可レ及二來七八月一云々、

廿六日、辛未、天晴、參二女院一、今夜宿二御堂御所一、可レ有二御作事一之地、自二當時居所一當レ西、大將方、仍爲レ違二其方一也、

廿七日、壬申、甚雨女房參二女院御所一、

〔廿八日、癸酉、〕

〔廿九日、甲戌、〕

卅日、乙亥、此間、院有二十度御講一、其中、證憲僧都、說法之中、多吐二世上不可一云々、

五月大

一日、丙子、晴、傳聞、賴朝已欲二上洛一云々、是武藏之有勢之輩等、有二異心一、凡各不二〔一統〕一之間、其勢殊不レ減之前、爲レ遂二素懷一云々、騎射、襲祿事、本府黨申、日來一切忘却、仍忽致二其沙汰一、依レ爲二諒闇年一、今年無二荒手結一云々、

二日、丁丑、天晴、右近府々生正保來、申二騎射將不レ着之由一、即以二件府生一、隆房朝臣之許、可二催沙汰一之由、兼又可レ被二着到一之旨、大將示送了云々、又召二廳頭淸景一了、今日、請二佛殿聖人一、令レ見二大將所勞一、

三日、戊寅、甚雨、大將室、日來病惱、此兩三度、隔レ日更

發、有發心地之疑、仍驗者立一二卜筮、依令占、左右近府臨頭
請覺寛内供、平愈了云々、悦亦不少、左右近府臨頭
清景、仰騎射之間條々事、
四日、己卯、終日甚雨、此日、依亮閣、無府荒手結也、
五日、庚辰、天晴、參女院御所、清景來云、實明朝臣、申可著騎射之由云々、
六日、辛巳、晴、此日、右近府眞手結也、依亮閣、不給祿、又不送饗也、長保、見實資記、嘉承、見宗能記、不賜祿、於饗者、如何之由、所見也、然而、保安故殿大將御時、於初年者被送饗祿、於後年者、只送祿櫃、不賜饗之由、有所見、加之、亮閣年又不送饗祿之例存之、就此等案之、不亮閣年、猶不賜饗、何況於亮閣哉、仍饗祿共不賜也、又大將職事等、不催遣也、左近府又同之云々、入夜、府者持來年結、大將加一見返給云々、傳聞、吉野大衆等蜂起、有稱宮之子之人云々、仍自院被仰奈良大衆可尋出件小宮之由云々、
七日、壬午、陰晴不定、日來祈、今日結願、實嚴所修也、
〔八日、癸未、晴、〕
九日、甲申、雨下、此日、今比叡小五月、有競馬五番、仍依亮閣、不給纏頭云々、
十日、乙酉、雨下、漏刻博士季親來、召問易筮之間事、基輔自春日下向、昨日所參詣也、
十一日、丙戌、晴、基輔云、今曉有最吉夢云々、
十二日、丁亥、雨下、參女院御所、法性寺座主註送云、或僧見吉夢云々、
〔十三日、戊子、甚雨、洪水、〕
〔十四日、己丑、甚雨、同昨、〕
十五日、庚寅、陰晴不定、此日、月蝕也、請智詮、北斗念誦、所相具弟子也、今日、余百日所作結願了、今日奉幣春日社、付幣料於正預也、
十六日、辛卯、天晴、自今日服樂蒜、
十七日、壬辰、天晴、宗雅來、語世上事等、其中有攝政未練〔習〕事等、
十八日、癸巳、天晴、權漏刻博士菅野季親、相具其子季長〔來〕、所召問五兆占事也、此日、易物忌也、
〔十九日、甲午、〕
廿日、乙未、易物忌也、
〔廿一日、丙申、〕
〔廿二日、丁酉、〕

廿三日、戊戌天晴、此日、余參院、以親宗、被仰念誦之間不謁之由、（其實無御念誦、偽稱之、如何々々、）

〔廿四日、己亥參女院御所、〕

〔廿五日、庚子天晴、今明日物忌也、〕

廿六日、辛丑天晴、此日、大將參院内、中宮等、直衣如例、單衣、紅下袴、指貫、括籠之、但猶組垂腹白也、此日有小除目、泰經任伊與、雅賢還任少將、重衡叙從三位、任左中將也、

廿七日、壬寅天晴、自今日、被始行季御讀經、帥三條大納言、上卿藤中納言、左武衞藤相公、源相公羽林等參入云々、此日、參女院御方、

廿八日、癸卯此日、未申刻許雷鳴、

廿九日、甲辰晴、參女院御方、歸宅之後、定能卿息武衞親能來、今日參院云々、今日、晴光持來五行大義、

卅日、乙巳天晴、此日、季御讀經結願、有僧事云々、

六月

〔一日、丙午〕

〔二日、丁未〕

三日、戊申天晴、女房姫君、物詣吉田、祇園也、密々事也、今日、漏刻博士季親來、申易筮、五兆等事、

四日、己酉天晴、向覺智僧正六條壬生家、明日、女院可渡御之故也、

五日、庚戌天晴、酉刻、頭辨經房朝臣來云、院宣云、藏人頭有其闕、所望輩三人、清通朝臣爲近衞司、及位階第一、尤當其仁、若無恩者、可被許三品之由、令申者、泰通朝臣、先例不依必位階事也、云奉公云殿上人〔望〕與清通朝臣非同日論、上﨟、爭乍置泰通、被補清通哉之由令申者、維盛朝臣、以坊官、超越數輩上﨟、補藏人頭、兼可任中將之由、令申者、三人之所望、一決叜迷、宜令計奏者、又申云、清通勞當其仁歟、雖然、泰通所申者、又非無其謂、維盛又被賞坊官之條、不能申左右、惣以此條、專難計申、偏可在勅定〔事〕也者、頭辨云、攝政、左府等、所被尋問也云々、亥刻、女院（大將密同車、）渡御楊梅壬生〔之〕邊家、（覺智僧正第所進借也、）非御幸之儀、殿上人不供奉乘車、或自閑路參會、余又借人車、與大將同車、候御〔供〕、女院所召大將車也、及深更歸宅、件家有堂、本主業景法師云々、而遂事之刻、家地資財等、皆契狀、賜撿非違使景高、

云云、過覺智僧正相傳、伊勢國所領、當時爲二彼僧正
之領一、女院無二御所一之間、暫可レ進二借之由一、所レ申也、
而本主、凡卑之上、又逢レ事者也、旁以可レ有二其憚一
之由、余再三令レ申、又有二議定一、而當時一切無下可二渡
御一之家上、此兩三月之間、親疎雖二借召一、或有二難之障一、
或爲二凶所一、或慳惜、如レ此之間、已計略盡了、當時之御
所、暑熱之間、片時無下可二御坐一之方法上、仍不レ顧二衆
難一、枉所二渡御一歟、且是非二深難一之由、重所レ有二議
定一也、其故者、業景法師、自二彼家一被二搦出一、若爲二出
立所一者、尤可レ被レ憚、而彼時逐電之間、自二他所一被二
捕得一、其後、自二下人小屋一出立天、所レ赴二遠江國一也、
仍非二重忌一、何況、三重之本主、強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覺智
僧正、已爲二當時之主一、無レ〔妨〕於レ爲二〔御〕所一、加之、
如レ此寶物、家地等、轉々之後、殊不レ及二本主之沙汰一之
故也、抑件法師、爲二院近臣一之間、歸洛之時、若可二歸
預一哉、然者、今之渡御、可二無骨一、仍内々被レ伺二院御
氣色一之處、早可二渡御一之由、有二御報一云々、以二定能
卿一所レ被レ申也、
六日、辛亥天晴、及レ晩、大夫史隆職來、召二簾前一、談二雜
事一、所レ持二參東大寺勘文一也、此次語七月廿日比、自二

太神宮一奉二奏狀一、是十郎藏人行家、奉二告文於神宮一
〔之〕由也云々、
七日、壬子天晴、未刻、參二女院御所一、壬生路也、人レ夜歸二九條一、
〔八日、癸丑〕
九日、甲寅以二基輔一訪二二品一、依レ遭二其母喪一也、此日、
召二陰陽助濟憲一、問下女院御所可レ被二修造一之間日次上、前
前爲二予沙汰一不快、仍今度、爲二女院御沙汰一、所レ被レ造
也、今日、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也、
十日、乙卯天晴、辰刻許、參二女院御所一、此日、自二閑院亭一、
行二幸賴盛卿八條亭一、爲レ避二來十四日祇園御靈會路一
也、秉燭之後、右大將參内、其後、予歸宅、及二亥終一、有二
行幸一云々、
今日、大將供奉事、
裝束、　　亮闇束帶如レ常、
平胡籙、黑染瓶、有二銀伏輪一、鈍色丸緒一、　　矢角半手、
弓、塗柄鈍色𢇛、并細弓柄、同鈍色紺也、
鞦、緑螺鈿、切符、菸席、手綱、緋、
或用二蒔繪一、梨地無文蒔繪云々、鞦一、而忽不レ能二新調一、又無二相
持之人一、仍付二常説一、所レ用二緑螺鈿一也、猶可レ用二
蒔繪一事也、

隨身、鈍色狩袴、白單衣、
狩胡籙、上帶不改替、只如本、是保元永萬兩殿下
例也、他人替之、用鈍色云々、
毛車下簾、淺黄、末濃、如常、
今日行幸、無閑司奏、鈴奏等、又不仰邦綱云々、
但於八條亭、有名謁、是皆先例也、
今夜、於八條亭、有除目、少將維盛朝臣、任右中
將云々、
十一日、丙辰、
十二日、丁巳、天晴、右中辨光雅朝臣、爲攝政使來、隔
障子謁之、被尋問條々等、
一金堂已下、爲公家沙汰、可被造營、於講堂、
（維摩堂是也、）南圓堂者、長者可沙汰、食堂、寺僧可沙汰、
而於維摩會者、自被始行其會以來、未曾出
寺外、仍年内必雖可被造畢講堂、其功莫大、其期
既近、若無合期之勤者、可被移行食堂之處、
同以難終其功之由、寺家所申也、若然者、准如
常樂會、於禪定院（當時被安置燒殘御佛等、別當房也、）被行者、已寺外
也、留會於興福之文、已可相違、仍必於寺中可
被遂行也、縱非講堂、食堂、可然之別院（如一乘院也、）出來
者、可被用其所、而云寺僧、云長者、各相營兩
堂之間、不及他沙汰、忽難出來、或者和讒申云、
福原之都、入道相國有新造之亭、去年爲皇居、被
行五節已下公事等了、然而、彼都棄置之後、其家
又不及沙汰、壞渡件屋、建立別院、自終不日
之功歟云々、此條如何、可相計者、
答云、件家造營子細、棄置之旨趣、皆不知給、偏可
依彼沙汰之趣也、若爲内裏被造營者、尤可有
禁忌、又可有謗難、偏爲社家被造營之後、暫借
召爲皇居、還都之時、被返賜了云、又有何憚哉者、
一諸堂佛寺、於南都可被始歟、將於此京可
被始歟、又御衣木、誰人可加持哉、
答云、可被檢康平〔之〕例也、案事理、於南都可
被始歟、加持之人、無疑東寺眞言師歟、其仁在禎
喜歟、
〔一〕事〔始〕之時、行事官已下、可着吉服哉否、
答云、專不可着吉服、神事奉行人、古昔猶有不
改亮闇之例、（如日時定也、）何況、非神事、無故改其服、
還可毀禮歟、
已上、興福寺事、

一近日、御社怪異頻示、殊所二恐思一也、倩案二事情一、造三營廻廊二、不レ叶二神慮一之趣、付二冥顯一有二其證一、而大衆推而造レ之、其後、長者已下至二于造國司一、併以有二不吉一、遂法相之一宗滅亡、疑滿徵歟、仍可レ被レ壞二件廻廊一哉否、恐案難レ及、可二計示一云〔々〕、

答申云、此事、爲レ朝爲レ氏、已第一之大事也、以二人意一輙難二計申一、疑難レ決之時、以二卜筮一決レ之、古今之習也、然而、其事猶似二沓通一、所二存思給一者、限二日數一、以二有智淨信之僧徒一、令レ參三籠御社一、又殊獻二幣帛一、長者殊致二謹愼一、被レ立二御願等一、可レ被二祈請一也、若日數內有二靈告一者、可レ被レ隨二其趣一、不レ然者、其期日、可レ被レ行二占卜一歟、

光雅又云、如レ此事、一切不レ知二子細一、且隨二聞食及一、召二光雅、兼光等一、尋二子細一、可レ被二計仰下一也、以レ之可レ爲二本懷一云々、

世間事、毎事奇異歟、生涯無レ益、無上菩提之外、他事無レ由云々、

如レ此之問狀等、就二返答一憚多、實進退惟谷者也、

十三日、戊午、□□外記、持三來大神宮御領近江國福永御厨文書一、爲レ有二仗議一、被レ廻二諸卿一云々、上卿藤大納言云々、

十四日、己未、□□□前源中納言來、依レ族隔二障子一謁レ之、傳聞、自二東國一送二牒狀於山上一、其趣、可レ勸三修我方祈一者、東國末庄、所領等用途併可レ沙三汰一送山上一云々、而座主以二件狀一、令レ見二前幕下一、又經二奏聞一、大衆聞レ之、大怒云、先可レ觸二衆徒一也、而引籠相觸、所二尤□奇怪一也、仍座主與二大衆一不和云々、大衆蜂起之次第、〔太〕以無二其謂一事歟、

十五日、庚申、天晴、此日、被レ行二造興福寺行事官除目、幷國宛定等一、上卿左大臣、其外公卿四五人參候、右兵衛督家通執筆云々

又被レ行二小僧事一云々、國宛、只任二先例一、被レ宛二東國等一、悉在二此中一云々、酉刻地震、此日有二行幸還御一、〔云々〕、

隆職注送旨如レ此、

上卿左大臣、　執筆右兵衛督、

源大納言、　三條大納言、　新大納言、

右衛〔門〕督等、被レ候二仗座一、

治承五年六月十五日　宣旨、

陰陽寮擇二申可レ被レ造二興福寺一雜事日時上事、

木作始日時、

今月廿日乙丑、　時午二點、若申、
立柱日時、
七月廿八日　、壬寅、　時寅二點、　若辰、
立柱次第、先東、次西、次北、次南、
上二梁棟一日時、
同日壬寅、　時午二點、若未、
依レ件行レ之、
可レ造二興福寺一國々、
金堂、
近江、　丹波、　播磨、　美作、　備中、
讃岐、　伊豫、
已上、各一間、但東西妻、近江、播磨、
廻廊五十間、
攝津、　甲斐、　信濃、　上野、　若狹、　能登、
加賀、　越中、　越後、　出雲、　筑後、　肥前、
已上、各四間、但加賀、越後、五間、
僧房、
尾張、　參河、　美濃、　丹後、　因幡、　伯耆、
安藝、　土佐、　筑前、　肥後、
已上、各十一國、

經藏、
淡路、　伊賀、　越前、
鐘樓、
和泉、　隱岐、
中門一宇、
但馬、
此外、講堂、　南圓堂、　南大門、
內大臣、
食堂、　上階僧房、　寺家、
東僧房一宇、以二氏知識一造レ之、
治承五年六月十五日、
造興福寺使、
長官藤原兼光、兼右中辨、元造東大寺長官、
次官高階仲基、兼和泉守、
判官大江仲守、兼左大史、
主典中原盛言、右衛門志、
同　日
治承五年六月十五日　宣旨、
陰陽寮擇下申於二室生龍穴一可レ被レ行二祈雨御讀經一
日時上事、

今月十五日甲子、　時未二點、

讀經日時事

令三法印權大僧都信圓率二古淨侶一、限二五箇日一、轉二讀
仁王般若經一、祈二請甘雨一、其施供物、用二大和國正
税一、

同擇下申於二神泉苑一可レ被レ行二祈雨御讀經一日時上事、

今月十六日辛酉、　時午二點、若申、

依レ件行レ之、

權大僧都俊朝、院御二幸祇園社一別當賞、
權少僧都全眞、還着、
　出雲、御二幸祇園社一撿校僧正明雲讓、
無動寺撿校、
　覺快親王、　還補、
　同日、
國宛定以前、被レ行レ之、上卿新大納言、參議右中
將、通、
〔十六日、辛酉〕
十七日、壬戌、天晴、參二女院御所一宿仕、
十八日、癸亥、天晴、自二去夜一女房不例之由告來、仍午刻
退出、大略瘧病歟、大將同相具、入レ夜大將歸參了、自二
今日一法眼被レ參二籠葛川一了、
〔十九日、甲子〕
廿日、乙丑、天晴、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爲二院御使一來云、
當時太元、阿闍梨勝遍也、尊實弟子、而去年園城寺亂之
時、爲レ鎭二其事一、五月廿七日欲レ被レ始二行件法一之間、
進廿五日凶徒被二伐平一了、雖レ然、爲レ銷二餘殃一、猶被二
始行一之處、其後天下彌騷動、忽有二遷都一、又東西謀
反、于レ今不レ被レ遂二征伐一、已如レ無二法驗一、仍近日爲
レ平二東國一、可レ被レ始二此法一之處、勝遍不快、可レ被レ改二
他人一之由、被レ仰二合仁和寺宮一之處、其師尊實如レ元
可レ修之由、被二計申一、兩度勤仕、賢覺法眼之例也、仍內々召二支度一、有二
其沙汰一之間、猶一身兩度勤修、爲二希代之例一之上、尊
實行二此法一之間、天下又不レ穩、傳二習此法一之人多在
レ世、何如無二他人一、強可レ被レ還二仰舊阿闍梨一哉之由、
自他宗輩遍以傾申、因レ玆、習法之輩、可レ被レ注申二之
由、被レ仰二仁和寺宮、幷禎喜僧正一之處、各注二進之一、
宮六人、禎喜四人、太略撰二門弟一、不レ撰二知法一歟、然間、信隆
已講隆賢、賢覺之流、實心弟子、殊以望申有二申狀一、件者、不レ入二兩
人注文一、又安祥寺實嚴阿闍梨、雖レ非二懇望一、當仁之
由進二折紙一、此等之間、可レ被レ仰二誰人一哉、可二計奏

〔申〕一者、〔申云〕、俗家專不レ知二案內一、猶宮、長者已下、
可レ然之僧綱等、可レ計申一事歟、寶殿者、粗知二其法器一、
弘法大師之流、無下可レ出二彼右一之者上歟、自餘之輩、
又各師主注二申之一、此上事、且可レ在二勅定一、又同於レ傳二
受此法一者、撰二行業知法之輩一、可レ被レ仰也、至下于被
レ改二勝遍一之條上者、理可レ然事歟、於二其人一者、依レ不
知二子細一、不レ能二定申一云〔々〕、
廿一日、丙寅女房、午刻發了、知詮祈レ之無レ驗、爲レ歎
不レ少、
〔廿二日、丁卯自レ夜雨下、〕
廿三日、戊辰女房巳刻發了、今日、驗者同レ前、又以二六口
僧一、尊勝念誦〔祈〕、引音、
廿四日、辰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レ常、
廿五日、己巳天晴、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來、傳二院宣旨一、
前參議光能、雖レ被レ許二出仕一、爲二四位之前參議一之
人出仕例、貞信公之外無レ例、事體尤似レ有レ憚之上、
彼朝臣申云、籠居之間、於二超越之輩一者、非二此限一、
今昇進之人々、加二座右一之條、非レ無レ所レ怨(敷イ)、仍欲レ被
レ許二本座宣旨一、其事若難者、被レ下二准參議宣旨一、勤二
仕參議之役一如何者、此事無レ例歟、叡慮不レ決、宜
レ令二計奏一者、申云、准參議宣下、無二先例一、世上定
驚二耳目一歟、至二于本座宣旨一者、於二四位參議一、雖レ無
レ例、於二本座一者、近例人別事也、被二宣下一、強不レ爲二巨
難一歟、但當時、雖レ被レ許二本座一、頗無二其詮一歟、抑此
條、雖下不レ被二仰下一之事上、被レ許二三品一、被二召仕一、全不
レ可レ有二其煩一事歟、本已爲二卿相一、叙二三位一、不レ可レ及二
御猶豫一事歟、此上事、可レ有二聖斷一〔者云々〕、光長云、
被レ尋二左相、攝政等一云々、
今日女房瘧〔病〕祈落了、驗者同レ前、以二同人弟子
三口一始二千手經讀經一、智詮賜二單重幷牛等一、他僧給二
單衣一領一、
廿六日、辛未此日、東大寺行事官除目云々、〔造〕佛造寺
等長官、共行隆也云々、
廿七日、壬申此日、侍從着二始亮閑一、(冠透冠也、幷直衣指貫等也、)
廿八日、癸酉傳聞、自二去廿五日一、客星出二內天一、(壬辰傍云々、)以
外變異也、不レ能二左右一、天下大事、擧レ足可レ待云々、
廿九日、甲戌參二女院一、攝政會參、談二雜事一歸宅、六月祓
吉服也、陪膳季長(吉衣冠也、)

治承五年秋冬 七月四日改元、爲二養和元年一也、〔辛丑歳〕

七月〔大〕

一日、乙亥陰晴不レ定、未刻、右中辨兼光朝臣、氏院別當、爲二長者使一來曰、被レ始二御寺御佛一之間、有二條々不審一、金堂、食堂御佛、爲二公家御沙汰一、申二事由一之處、申ヲ合閤下一、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有二院御氣色一者、先於二何所一可レ被レ始哉、康平於二寺中東室一被レ始之由、有二所見一云云、是寺家所レ申也、今度、寺中悉爲二灰燼一、然者、於二金堂前壇下邊一、可レ奉レ始歟、將必於二南都一、不レ可レ始歟、是一、次御衣木、可レ採二何處木一哉、康平例無二所見一、憶二事理一、採二寺領杣木一如何、是二、次御衣木加持僧、可レ被レ用二東寺僧綱一、其仁誰人哉、禎喜僧正可レ然歟、是三、余答云、被レ始二御佛一所事、康平例炳焉、南都無二異議一歟、寺內雖レ成二灰燼一、金堂壇下邊、打二平張一被二遂行一、何妨哉、兼光云、白川諸御願寺御佛、於二法勝寺金堂壇下一、有二被レ始之例一、尤可二准據一歟云々、兼光重問云、若然者、講堂、南圓堂等、爲二長者沙汰一、件御佛、各於二本堂跡一、可レ被レ始歟、將於二金堂壇下一、一度可レ被レ始歟、答云、於二一所一被レ始、無二事妨一者、何事之有哉、所々之儀、似レ有レ煩歟、何必限二本堂跡一哉、但可レ被レ從レ便歟、又兼光問云、可レ被二新造一之御佛等、其數八十餘體、金堂許也、悉同時可レ始歟、將奉レ始二爲レ宗御佛一、於二小佛等一者、後日可レ奉レ造歟、康平例、只奉レ始二十五體一之由、有二記文一云々者、余答云、於二先規存事一者、一向可レ被レ守二其跡一、不レ可レ及二他議一歟、次御衣木事、同有二先蹤一者、可レ被レ隨二其趣一、無二所見一者、被レ採二寺領杣木一、有レ便無レ難歟、次加持僧事、禎喜僧正、專當二其仁一、彼若有レ障之時、可レ及二沙汰一歟者〔々〕、此次、兼光相語云、越後國勇士、城太郎助永弟助職、國人號二白川御館一云〔々〕、欲レ追二討信濃國一、依二故禪門前幕下等命一也、六月十三四兩日、雖レ入二國中一、敢無二相防之者一、殆多二請レ降之輩一、於下僅引ヲ籠城等一者上、可レ無レ煩二手攻落一、仍各成二乘レ勝之思一、猶欲レ襲ヲ攻散在之城等一之間、信乃源氏等、分二三手一、キソ黨一手、サコ黨一手、甲斐國武田之黨一手、俄作レ時攻襲之間、疲二險岨一之旅軍等、不レ及レ射二一矢一、散々敗亂了、大將軍助職、兩三所被レ疵、脫二甲冑一棄二弓箭一、僅相ヲ率二三百餘人一、元勢萬餘騎云々、逃ヲ脫本國二〔了〕、殘九千餘人、或被二伐取一、或落レ自二險岨一終レ命、或交二山林一晦レ跡、凡無二再可レ戰之力一云々、然間、本國在廳官人已下、爲レ遂二宿意一、欲レ凌ヲ礫助元一之間、欲レ引ヲ籠藍津之城一之處、秀平遣二郎從一、欲二押領一、仍逃ヲ去佐渡國一了、其時所二相伴一、纔四五十人云々、是

事、前治部卿光隆卿、知行越後國之人也、今日稱讒說、於院所相語也云々、
〔後聞、逃脫佐渡國謬說也、引籠本城云々、〕今日、大將自地來、聊有所勞氣、歸參了、
二日、丙子晴、今日、有復任除目事、加賀與紀伊名替云云、是、日前、國懸造宮之間、國司重服、有憚之故云云、
三日、丁丑晴、今夜、大將參了、一定瘧病歟、仍明後日可加持也、
四日、戊寅晴、申刻參院、以定能卿入見參、依召參御前、數刻預勅語、多是世間逆亂之間事也、余有疎遂之恐、而天氣甚快、爲悅不少、但末代事、嵩々何爲哉、日沒以後、參女院宿候、今日於女院、謁兼雅卿、
五日、己卯今日請猷勝阿闍梨、令祈大將、未刻發了、尤遺恨、入夜歸九條、
六日、庚辰晴、今日、泰親來、語天變事等、暴兵、移國、大喪等事爲詮云々、
七日、辛巳晴、今日、雖請覺寛、春寛等、各不來、然間、猷勝枉所望、仍雖請之、又以發了、今日殊大事也云云、節供如常、陪膳季長朝臣、乞巧奠又如例、法皇、今日欲幸法勝寺、人々可著吉服云々、而近日世間不靜、天變相頻之上、客星已出、如此之間、殊恐思食、仍停止了云々、
師景、內々注進客星勘文等、
今年、法勝寺御八講、證誠山階寺別當法印信圓云々、
八日、壬午天晴、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初日也、今日、大將祈、於女院御所被始大般若讀經、覺智僧正參入發願、
九日、癸未天晴、時々陰、早旦、參女院御所、大將發日也、自今日、始千手經讀經、僧三口、皆有驗僧也、智詮弟子、同行等也、智詮祈之、今日殊宜發、仍明後日、猶可請此人也、
十日、甲申天晴、大夫史隆職來、召前仰雜事、語云、隆職被相副造佛東大寺也長官、依無被任次官之例、被加長官、雖面目可足、沙汰不可叶、尤爲大事云々、
十一日、乙酉天晴、早旦參女院、依召也、大將、今日平愈了、智詮祈之、仍驗者賜祿、紅薄樣遊五重、皆顯文紗也、同白單衣、又給牛、左衛門能成引也、又千手經讀誦僧、各例布施之外、給絹一疋、郎

今日結願也、平愈悦思不レ少、今日未刻、權辨光雅、爲二攝政使一來、於二女院御所一謁レ之、傳二攝政命一云、御寺棟上日、可二下向一哉否事、先日見參之時、粗雖二議申一、其後、公卿少々、（宗家、忠親、雅賴、）不レ期而會、問二此事一之處、各任二康平例一、不レ可二下向一之様令レ申、又尋二左府一之處、同被レ申二此旨一、猶可二何様一哉、重欲レ蒙二處分一者、余答云、此事、度々蒙レ仰、所存令レ申了、所詮、只任二御意一者也、但春日詣以前、無二下向之例一、加之、無二可レ被レ宿之所一歟、佐保殿爲二灰燼一、禪定院、當時被レ擬二御寺一、頗無二便宜一歟、又今度棟上、講堂、食堂許歟、以二金堂一可レ被二宗事一歟、旁無二御下向一、無二殊難一歟、但不レ顧二萬事一、無二左右一可三下向一之由、有二御存知一者、又以可レ謂二謹愼一、誰人敢間然哉、只〔可〕レ在二御意一也、光雅重云、若無二御下向一者、氏公卿可二下向一哉否、余云、只一向、被レ就二康平例一者、不レ可二必然一歟、光雅又云、金堂棟上、頗被二延引一、遂二春日詣一以後、被レ行二彼棟上一、有二御下向一宜歟之由、人々被レ申、而左大臣、此條不レ可レ然之由被レ申、如何、余云、人々申狀、專不レ可レ然、左大臣被レ申旨、可レ然也、雖二一日一、可レ被レ忩二〔出來〕一之處、依二長者下向一、忩被レ送二日月一之條、一切不レ〔叶〕二物議一事也、光雅又云、無二御下向一者、勅使之條如何、余云、可レ依二先例一、但燒失實檢之時、雖レ無二長者下向一、猶有二勅使一、被レ進レ彼者、勅使下向、何事之有哉、但此條、强不レ可レ及二御所望一、只可レ被レ從二公家〔之〕沙汰一也、光雅云、康平例、勅使下向之由、無二所見一云々、又光雅云、棟上之時、若春日社、可レ有二奉幣一歟、永承、事始以後、棟上以前、有二奉幣一、其外、棟上之日、御下向之時、依レ無二御參社一、有二奉幣一、永長、事始以前、有二奉幣一、又棟上之時、有二奉幣一、今度如何、余云、事始以後、已被レ遂二奉幣一了、其時、棟上之由、同被レ載二告文一歟、然者、今度重不レ可レ有歟、永承御奉幣者別儀也、非レ依二棟上事一歟、光雅云、今度、以前奉幣、被レ載二棟上事一了、但無二御下向一者、其事若可レ被レ謝歟之由、人人被レ申者也、余云、其事必不レ可レ然歟、其故、如二彼永承一、有二下向無二〔參〕社一者、尤〔可〕レ被二奉幣一、依レ爲二春日詣以前一、不レ被レ下二向御寺棟上一之由、專不レ及レ謝二御社一、頗不レ叶二事理一歟〔云々〕、光雅諾、此外、雖レ有二示事等一忘却、仍不レ記、入レ夜歸二九條一了、今夜、前大將送二使者一、有二尋問事一、

十二日、（丙戌、）天晴、明法博士基廣來始、召二簾前一、問二法家

事等一、相次大外記賴業來、同召二膳前一仰二雜事一、天下事大以〔歎〕息、大略今兩三月之內、一天可二滅亡一之樣、存申候、實哀事也、申刻、前大將又送二使者一、酉刻許、頭辨爲二攝政使一來、余相逢、經房云、公家御瓫、今年可レ被レ行歟、明年可レ被レ行歟、凡人之例、過二一期一在レ之、而公家例、天曆八年、年內有二此事一、天仁元年、次年被レ行、寬德、延久、無二所見一、但爲房卿記、承保元年記云、自二今年一、於二圓宗寺一被レ行二盂蘭瓫一云々、以レ之思レ之、謂二講演一歟、被レ送二御瓫一事、又以同前歟、（云カ）以二此等之趣一、可レ被二計申一〔云々〕、余云、天曆例、上代言例也、天仁、雖レ爲二次年一、猶一周期之內也、然者、今度、明年被レ行之儀ニハ、不レ可レ叶、（經房諾、）仍案二事理一、今年可レ被レ行也、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者、經房又云、來十四日、可レ被レ行二改元一、而翌日被レ講二盂蘭瓫講一之條、改元最初之公事、似レ有二事憚一、爲レ之如何、余云、此條尤可レ然、改元、必十四日可レ被レ行者、又明年何事之有哉、但猶可レ被レ勘二先例一歟者、經房云、被レ尋二人々一之處、左大臣、左大將、（被レ申二改元事一也、）帥大納言、（已上、申二明年可レ宜之由一也、各無二子細一、但左府就二近例一、被レ申二明年可レ宜之由一、若不レ被レ發二悟天仁一期之內一歟、如何々々、）忠親、宗家、被レ申二今年可レ宜之由一云々、余云、不レ承二改元〔之〕事一以前ハ、今年可レ叶二道理一之由所存也、改元之條、左大將申狀可レ然歟、若公家御瓫、有下無二講演一之例上哉、不レ然者、可レ被レ期二明年一歟〔云々〕、經房又云、中宮院號事、何月可レ被レ行哉、於二六月以前例一者、不レ可レ叶二當時之沙汰一也、七月高陽院、八月美福門院、九月東三條院、（但依レ爲二御出家之後一、不レ被レ忌二九月一歟、）十月、（無レ例、）十一月待賢門院〔等〕也云々、余云、七八月不快、九月最吉例也、尊不レ可レ依二（脫カ）御出家一歟、十月又雖レ無レ例、全不レ可レ有、若不レ被レ忌者、十一月又無レ忌歟、彼是共不レ可レ及レ難、只可レ依二時議一也者、此次經房語云、代始改元、八月爲二吉例一、然而、依二客星一可レ有二改元一、仍今月所レ被二忩行一也、（非二代始之時一、七月改元例、太多云々、）但代始改元、詔無下被レ載二變異事一之例上、又不レ被レ行二赦令一、（依二天變一有二改元一之時、必有二赦令一也、但天祿、雖レ爲二代始改元一、猶有二赦令一、此外無レ例云々、）今度、依レ爲二代始一、雖レ不レ被レ載二變異由於詔書一、猶任二天祿例一、可レ被レ行二赦令一、且是境節可レ被レ施二仁德一之故也云々、余云、若依二客星事一、殊有下可レ被レ行二赦令一之儀上者、只於二改元一者、可レ依二普通代始之例一歟、於二赦令一者、被レ依二天變一宜歟、經房諾、又語云、最勝光院御八講、今年殊被二省略一、僧十口互爲二問答一也、公家八講、互爲二問答一例、殊不レ聞、又不レ被レ召二

證誠云々、又參入人々着吉服、是法皇、自今熊野、白地有御〔幸〕、仍被〔憚〕亮闇之〔服〕云々、余云、吉服之條、定驚眼歟、〔全〕不可依〔今〕熊野御精進事歟、經房云恐意如此、仍雖申此旨不許、力不及云々、今日結願云々、小時歸去了、其後、余引勘延久注記之處、已有御盆、仍送消息於頭辨、其狀如此、

公家御盆事、引見延久五年七月十四日注記之處、御盆、院御料被送圓宗寺云々、彼太府卿、承保元年記、自今年被行盂蘭盆講之由、被注置云々、以之思之、年內御盆、似無講演歟、然則今般、十四日被送御盆、改元事、縱十五日、雖無講演、自叶延久例歟、重案先規、無指故、又無日次際之時、空被過一期之條、已以無證據歟、然者、旁今年可被行之由、所存思給也、但此上、猶尋先例、可被計申行歟、依爲被尋問〔事〕、內々聞達如件、

七月十二日、酉刻、　　在判、

頭辨殿、

入夜、返報到來、延久例、分明被勘出、尤所悅承也、早以此旨、可申沙汰云々、後聞、依此申狀、被送御盆云々、

十三日、丁亥、陰晴不定、入夜雨下、酉刻、左少辨行隆、爲院御使來、余出逢之、行隆傳院宣云、近日、衆災競起、所謂、炎旱、飢饉、關東以下諸國謀反、天變、客星爲大事、恠異太神宮已下、有社有希代之恠異、又院中頻示之、又法勝寺、有一莖二花之蓮、先例皆不快、等也、殄何謀略、銷彼天殃哉、朕已迷成敗、公宜奏所思、敢莫憚時議、努力々々者、余報奏云、依積善之餘慶、雖昇大〔位〕、以至愚之短慮、難測重事、早召有〔識〕之卿〔大夫〕、咫尺龍顏、而可被獻讜言歟、抑先以民爲國之先、而去今兩年、炎旱涉旬之上、謂兩寺之營造、謂追討之兵粮、計民庶之費、殆過巨萬歟、豐年猶可泥所濟、況及飢死之百姓哉、國失民滅者、雖誅賊首、有何益哉、然則、先省衆庶之怨、暫可從人望歟、此外之德化、不可應時議、兼又猶可被祈請佛神也、御祈等沙汰、法之所指、全不可叶、殊被立御願、可被申請太神宮已下可然之靈神也、又仰合諸宗知法之輩、大法秘法等、隨堪可被修、次尋僧徒法器、正供料之不法、如法如說可被行也、各召阿闍梨於眼前、熟可

被仰御願之趣也、如此有沙汰者、何無効驗哉、又被行赦令如何、但謀叛之惡僧等事、能可有沙汰歟、至于追討之沙汰者、一向為大將軍之最、不能異申、但兵粮之間、〔能〕可有沙汰歟、〔課〕無責之儀、不事行之基〔也〕、百千之計略、所〔詮無〕益、被休衆庶之怨氣、是其詮也、於其中之子細者、專非思慮所及、猶又廻思案、退可奏歟、且以此等之趣、可被洩奏者、行隆條々有示事等、不能具記、大略、法皇、前幕下、可被悔先非之趣歟、依有恐余不口入、小時行隆退出了、

今日、行隆來臨以前、以消息、返遣福永御厨文書了、其狀如此、

近江國福永御厨事、兩方文書、加一見返上之、彼是、共被下宣旨了、用捨之間、宜在勅定歟、但如保延四年明法勘狀者、御厨執行之職、道理在親國、然者、親次尤當其仁歟、至于賴家之條、若猶不分明者、重被下法家、詳可令勘決歟者、以此趣、可被洩奏之狀如件、

七月十二日　右大臣、

左少辨殿、

此消息、昨日夕雖遣、不尋逢、仍今旦、又所遣也、

即報札到來、有返得文書之由、

十四日、戊子、天晴、未刻、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長、為院御使來云、依天下不靜、可被行赦令之由、日來思食之上、依客星變、可有非常大赦之旨、有其沙汰、被觸前右大將之處、諸寺惡僧、悉被免者、可為本寺之亂由、即所搦進之僧徒等、所合申也、此條、可被猶豫歟、但必可被行者、可在御定之由、所令申也、依赦令、雖不可必赦、天下之災、東大興福兩寺灰燼、叡慮深痛思食、仍被赦除彼寺惡僧等者、自可有被謝其過之儀歟、而又前幕下申狀、一旦非無其謂、仍被仰攝政之處、寺僧之歎、進雖可申〔請〕、依思後恐、不能申出、今又同前也、偏可在勅定云々、此事、何樣可被定哉、宜令計申者、余申云、先昨日聊有被仰下事、依有不憚、能示子細、示其次赦令事、重申出了、所存不可過彼趣、然而、依此仰、重廻思慮之處、各付師主、被致讒責之間、為遁當時之耻、不知所犯之實、只以搦出為先之間、無一塵之過怠輩、多以被獄定之由、世間所風聞也、此條豈非非業哉、怨氣定答上天、

歟、然者、尋其爲張本之輩、被寬免自餘、定叶折中之政歟、凡於赦令者、和漢所誡也、然而、先例多存〔之〕上、當時他德化難被行之故乍思、粗所驚奏也、惡僧之張本等之類、被拘留、又何事〔之〕有哉、不可必皆悉免事歟、愚案之所覃如此者、光長、頗有服膺之氣色歟、晩頭拜賢、送法性寺兩堂如恒、今日、入夜雨下、此日、有改元事、登和、敦周挿申云々、戌刻、行隆示送云、昨日申狀〔注〕給、明旦〔可奏〕、可忩修云々、

十五日、己巳天晴、早旦念誦之後、可被銷變異之間事、成草案、及申刻注一紙、送行隆之許了、其狀如此、

可依變異被行攘災事、

右客星占文之中、有外寇入國之說云々、而當時、關東、海西、寇賊姦宄也、倩案之、人事失於下、天變見于上、不可不戒愼、矜戚、但銷天譴濟人物者、只在祈請與德化、至于御祈者遮雖有其沙汰、猶有殊御願、可被祈申太神宮以下尊崇之靈神歟、此外、就顯密、尤可被祈供、顯則仁王經、最勝王經、古今効驗不空、密又召東寺、天台智法之輩、委尋法之深祕、詳訪道之奧旨、雖何祕法、可被計修歟、云僧徒之器量、云供料之沙汰、各止不法、勤行如說〔者〕、雖爲末法、何無其感哉、德政之條、今當此時、難及號令歟、聖人之道、察機應時之故也、但不救民憂者、其條逆天譴何、夫國者以民爲寶、既是古典之明文、近顧宋景之善言、豈不優德哉、頃年以來、炎旱涉旬、饑饉累日、加之、兩寺之造營、兵糧之責貢、偏費人力、無息民肩、萬人抱楚痛之悲、天一含茶苦之怨、然而、兩箇大營、一而難略、須定折中之法、被施惠下之仁歟、兼又諸人訴訟、委搜眞僞、早任正道、可被裁斷歟、是其詮也、彼漢家明王攝后、以斷獄爲治術焉、本朝聖德太子、以理獄載憲法矣、凡天鑒不遠、避面咫尺、行善福來、取喩影響、然則、下民忽休憂者、上天遐降祥歟、抑依變異行赦令、其例多存、就中、寬弘三年、依客星赦囚徒、果以消妖氣、尤可謂吉例歟、但觸神宮訴之輩、及諸寺惡徒之中、其張本等、可被拘哉否、宜決時議歟者、愚案所覃、大概如斯、猶仰有識之人、專可被豫議歟、微臣材智、元來柴愚也、爭獻蓬星消沒之謀慮、纔運非愛辭諂之籌策矣、誠是

謀輕薄、諸重事之謂也者、以二此趣一可レ被レ計二披露一之
狀如レ件、

七月十三日　　右大臣、在判、

藏人辨殿、

此事、承レ仰之節申二子細一了、而依二行隆私命一、今日注二進之一、仍以下被レ仰下之日上載レ之、且又赦事、昨日有下被二仰下一之旨上、而載二今日之申狀一云レ有二其憚一、然而一昨日已申二子細一、不レ載二注進一之狀ハ、又無二其謂一、仍旁以二限前令レ申之日一所レ載也、入レ夜、行隆有二披露之報一、

今日、隆職示送云、

去夜、有二改元一云々、其狀如レ此、

改元、

養和、

參仕公卿、

左府、　右大將、　帥大納言、　堀川中納言、　前源中納言、右兵衛督、　右宰相中將、　左宰相中將、　新宰相中將、

詔書、大内記業實草レ之、

被レ下二中務權少輔伊經一、

吉書、上卿左府、

官方、加賀國年料米解文、左少辨作レ之、

藏人方、內藏寮申二臨時公用析一、請奏頭辨作レ之、

年號等、

大應、弘保、已上、式部大輔俊經卿勘レ之、久承、養和、應曆、已上、文章博士敦周勘レ之、

十六日、庚寅、申刻大雨、未刻、右中辨光雅來、傳二攝政命一云、近日、依二天變一、可レ被レ行二御祈事一、可レ申二合閣下一之由、有二前大將命一、仍所二申合一也、可レ被レ行二何例一哉〔云々〕、余答云、依二天變一被レ行二御祈事一、陰陽道、眞言宗、各正爲二其長一之輩、被二尋問一、且又被レ勘二客星之時例等一、勘(斟カ)酌可レ有二沙汰一歟、暗難二計申一者、此事、不レ得レ心、次第可レ謂二奇異一歟、

十七日、辛卯、天晴、晚頭、定能卿來、昨日、法皇、密々幸二前幕下六羅波第一、御馬、御牛、御裝束、殿上人裝束、其外種々有二御引出物等一云々、御共、親宗、資盛等許也、他人一切不レ參、午始渡御、申刻還御云々、世人有レ所レ云歟、然而無事還御、或人云、越中、加賀等國人等、同二意東國一、漸及二越前一云々、

十八日、壬辰、天晴、雷鳴、及レ晚小雨、入レ夜、少□時々下、

傳聞、通盛朝臣、可レ下二向北陸道一、他追討使、只今無二其沙汰一云々、每月泰山府君祭如レ例、

十九日、癸巳午後甚雨、及レ晩雨脚頗微、酉刻參院、入二見參一、被二仰下一云、有二取亂事一、不レ謁、有下可レ令レ申事上者、後可レ參〔云々〕（者イ）、卽退出了、

廿日、甲午朝間天晴、巳刻以後雨下、攝政送レ書問云、明後日、依二造興福寺事一、可レ立二多武峯、推問等告文使一、而拜之間、可レ着二吉服一哉、將可レ爲二亮闇服一歟、可二計示一云々、報云、潔齋之法如何、若可レ被レ忌二姙者、月水、服者一者、可レ被レ着レ吉歟、不レ然者、亮闇可レ宜歟、非二指神事一之故也云々、

廿一日、乙未雨下、傳聞、播磨國、又有下乖二國司一之者上云々、凡外畿諸國、皆以如レ此云々、

廿二日、丙申雨下、人傳云、越後助職未レ死、勢又强不レ減、乃源氏等、雖レ似二掠領一、未二入部一云々、

廿三日、丁酉朝間天晴、其後雨、如二日來一、今曉被三結二願太元法二七ヶ日勤（祈カ）修一云々、寶嚴來、語二供料不法一、凡無レ物二於取レ喩云々、護摩壇二壇、聖天、（近例、行二太元法一之人、不レ修二聖天壇一、上古修レ之、仍今度所レ修也云々、）十二天等有レ之、伴僧廿口、（恒例十四口、天慶廿口共、例云々、）

或人云、邦綱卿女子等、所二讓得一之攝政家領等之中、兩三所、預二賜盛經法師一、（室家乳母夫、天下第一之貪欲非常者也、）是爲レ令レ作二興福寺維摩堂一也云々、然間、件女子等、觸二訴前幕下一、以外有二諠譁事等一云々、實聞惡云々、今夜、夜半許大雨、此日、故業房妻、堂供養云々、自レ院被レ候二遣殿上人等一、世人爲二奇異一云々、

廿四日、戊戌天晴、大將室有二煩レ何事一、然而、則平愈了云々、人傳云、能登、加賀等、皆與二力東國一了、能登目代逃上云々、

法眼忠度庄事、示二付靜賢一了、（最勝光院領也、）

廿五日、己亥甚雨、今日、於二家中一有二合藥事一、今（合イ）案方也、爲レ治二宿病一也、小兒於二女院御所一、密々有下含二魚味一（食イ）事上、陪膳基輔朝臣、役人諸大夫四五人、皆布衣、大將含（食イ）レ之云々、

廿六日、庚子天晴、女房參二女院御所一、密々、用二侍從車一、共侍兩三人、基輔朝臣逕レ車、無二出車一、晩頭歸來、

廿七日、辛丑陰晴不定、入レ夜甚雨、酉刻參二女院一、宿候、

廿八日、壬寅天晴、自二攝政之許一、被レ送二德政之旨（問合ヰイ）〔人々〕申狀一、左大臣、余、左大將、帥大納言、堀川中納言等也、書寫了、返了、左大臣、左大將申狀、殊委細也、帥大納

言、只注例（例イ）記子細、眼前示職事了云々、忠親卿只可被問例於外記之由許也、今夜猶宿候、來月八日可有還御云々、

廿九日、癸卯、陰晴不定、此日、申刻參院、仰云、雖有可申事等、依始念誦不謁云々、即歸九條〔宅〕、

卅日、甲辰、陰晴不定、時々雨降、今日念誦之次、書起請二箇條了、爲滅罪生善、又二世願望成就之料也、

八月

一日、乙巳、天陰、大將、侍從、相具參院、自院參內、（侍從不參內、）入夜歸來、

傳聞、前幕下、其勢逐日減少、諸國武士等、敢不參洛、近日奪貴賤之領、賜勇武之輩、万倍於先々、然而、隨其郎從等忿怨、或有違背之者、凡不得其心、恐運報傾欹云々、又聞、去比、頼朝密々奏院云、全無謀叛之心、偏爲伐君之御敵也、而若猶不可被滅亡平家者、如古昔、源氏、平氏相並、可召仕也、關東爲源氏之進止、海西爲平氏之任意、共於國宰者、自上可被補、只爲鎭東西之亂、被仰付兩氏、天、暫可有御試〔也〕、且兩氏〔孰〕守王化、誰恐君命哉、尤可御覽兩人之翔也云々、以此狀、內々被仰前幕下、々々申云、此儀尤可然、但故禪門閉眼之刻、遺言云、我子孫、雖一人生殘者、可曝骸於頼朝之前云々、然者、亡父之誡、不可不用、仍於此條者、雖爲勅命、難〔請〕申者也云々、此事最祕事也、人以不知云々、已上事等、兵部少輔尹明、所密語也、件男、祗候前幕下之邊人也、貞能、鎭西下向必定、人以爲奇云々、大略逃儲之料者、

二日、丙午、天晴、傳聞、自駿河國上洛之下人（大膳大夫信業之郎從、即件人、知行之庄沙汰者云々、）說云、稱頼朝朝臣儲、遣作假屋數字、凡路次之國、糧米經營之外、無他事云々、

〔三日、丁未、天晴、時々雨下、〕

四日、戊申、天晴、女房姬君、密々參詣賀茂社、最密々儀也、申刻、頭辨經房朝臣、爲院御使來、余着直衣出逢、頭辨傳仰曰、亂逆御祈、諸社可奉寄庄園之由、所思食也、何樣可有事哉、若可然者、可被奉何社哉、被檢先例之處、大外記師尙、所勘申如斯、此中、就保元例者、太神宮、八幡、賀茂、日吉等也、（件例、被寄進沒官所也、（〇沒官所一本作彼宮所））而今度、可被加春日之由、叡慮思食、此外、又可被副何社哉、春日以上三社、

松尾、平野、稲荷等也、同可レ奉レ加哉、又雖二廿二社外一、有二可レ被レ加之神社一者、可レ令二計申一〔云々〕、余申云、保元四社外、被レ加二春日五社一、尤宜歟、若被レ奉レ加已上者、三社之中、一而難レ略、其外、住吉社、殊鎭護國家之神明、其名聞二異域一、其驗新、我朝有二加增之儀一者、尤可レ〔被〕レ奉レ加歟、兼又關東諸社、當時不レ及二其沙汰一歟、若不レ可レ有二其告一者、鹿嶋、香取等社、可レ然哉、抑恐案之所レ及、件等宗廟靈社、各剩餉二封戸神領一、今剗二狹少之公田一、被レ寄二新立之庄園一之條、可レ叶二神慮一之由、全以不レ存知一、只限二永代一、可レ然之神事、佛事等、殊有二議定一、可レ被レ計二置一歟、此〔社等〕外、〔預〕二官幣一之神明、不レ及二神稅封戸一、殆社壇無二其形一之類、多以御座云云、如レ然之神社等、且遂二修造一、且被レ置二少分之社用一、自叶二神慮一歟、此條、雖レ有レ恐、愚案之所レ及、不レ申出一者、付二冥顯一可レ招二不忠之恐一、相計可レ被二奏達一者、經房云、此事、前大將、以二靜賢法師一、所二院奏一云云、

經房又仰云、耆儒有二其闕一、成レ望之儒士六人、敦任、中二齡勞上臈一幷哀老由一、維光、中二名家餘流幷哀老由一、敦綱、中下稽古幷〔經〕二式部輔之者有レ便之由上、光盛、中下齡勞上臈、幷他人皆經二儒官一帶二一職一、猶云二顯官傑職一、偏以被二棄捐一、尤可レ有二哀憐一、幷稽古由上、業實、中二社下奉公之由一、在茂、中下祭酒有レ候又爲二菅氏一之由上、此等〔之〕中、專一誰人哉、可二計奏一者、余申云、所レ申各見二款狀等一、所詮、可レ被レ撰二稽古一、又王化者、以レ無レ偏爲レ先、儒官、顯要、共以無二登用一之者、尤可レ有二哀憐一歟、於二光盛一者、已微臣推擧之者也、其上不レ能レ申二左右一、雖二何箇一、只可レ被二計仰下一事歟〔云々〕、經房閑談二雜事一、其中、有二鎭西事〔等〕一、菊池高直使レ給二國司一、肥後國經房知行、郎高直住國也、使三全無二謀反之儀一云々、其後退出了、

今夜、有二佾事一云々、清水寺別當勝朝、叙二法橋一、院御幸賞云々、又院御息八條宮弟子靜惠、補二一身阿闍梨一、又阿闍梨一口加二置蓮花王院一云々、

五日、己酉、陰晴不定、微雨下、巳刻、參二女院一、申二雜事一、來九日、可レ有レ遷二御九條一、依レ無二御所一、猶以二御堂御所一爲レ名、密々可レ御二座賴輔入道南家一云々、近日、群盜盛聞、壬壬御所殊有二其恐一之上、聊有二御夢相事一、可二忩起給一之由也、仍可レ有二忩遷御一云々、入レ夜歸宅、余出行之間、頭辨來云々、不レ知二何事一、

六日、庚戌、早旦甚雨、終日陰、午後微雨、未刻、頭辨來、傳二院仰一云、余著二直衣一出逢也、關東賊徒猶未レ及二追討一、餘勢强大之故也、以二京都官兵一、輙難二攻落一歟、仍以二陸奧住

人秀平、可被任彼國史判之由、前大將所申行也、件國、素大略虜掠、然者、拜任何事之有哉、如何、又越後國任人平助成、依宣旨向信濃國、依勢少軍敗者、全非過怠、志之所及、已不惜身命、忠節之至、頗可有恩賞歟、且爲令勵傍輩也、而其法如何、忽賜越州者、遂其節之時如何、又如只今者、大略爲敵軍被追歸了、其賞預執國、頗無其謂、若可被任可然〔之〕京官歟、進退之間、叡慮難決、宜可令計奏〔云々〕、

余申云、追討之間事、偏大將軍之最也、而前大將被申計之趣、不可及異議、然者、秀平任奥州、何事之有哉、助職事、或授位、（有先例也、）或任京官、各定無其憚歟、賜越州之條、准秀平者、雖爲同事、兩國空失了之條、實可有思慮、此等之外、恩賞之趣、慇案難及、凡此事等、惣以非道理之所推、事已難治、仍不顧後害、不介謗難、爲成當時事、可被行之儀也、然者、雖被行百千事、不叶彼雅意者、可無其詮、仍重仰合前幕下、任令計申之趣、雖何事、可被定行也、不可及議定、若猶可任京官者、靫負尉如何、（經房云、其家子之由自稱、維繁等之類云々、〔若〕存凡卑之由歟、余云、源氏平氏之習、雖諸大

夫、皆任衛府、至于助九、不可嫌歟、經房伏理、）此外、恐慮所不覃也者、經房云、左大臣申狀云、可被補郡司、賜官符也云々、余云、秀平任宰吏、助職補郡司〔云々〕、其思如何、遐可令違背彼心歟、經房有甘心之色、此次語云、諸社被寄田園事、法皇不甘心、然而、依爲前幕下意見、無左右可被奉寄、保元四社之外、被加宇佐、春日、住吉等、於東國諸社者、不可然之由、有院宣云々、即退出了、今夕、御幸鳥羽、彼岸之間、可御座云々、〔經房語云、御逆修事令申、御旨叶時議之上、延久例分明、仍被送御逆修於最勝光院了、彼堂素有講演、別爲公家御沙汰、不被行云々〕、

七日、辛亥、朝雨下、巳刻以後天晴、今日、頼輔入道之女出（家イ）家云々、及晩、稱自件入道宅訪病、依重煩也、傳聞、今日、經房奏人々申狀、依余申進、被仰合前幕下、即被申云、申請佐渡國、可賜助職云々、於許否者、未聞及、或人所告送也、

自今日七箇日、彼岸之間、修少念誦、仍不口入雜事、

自今日、被始鳥羽成菩提院念佛、恒例事也、去年如無、今年如例年云々、

八日、（壬子）天晴、季廣來、申二女院御所作事之間事一、入レ夜、前右馬權頭隆信朝臣、爲二八條院御使一來、伯耆國一宮加納之間事也、傳聞、能登國、如レ法反了、國司郞從、被レ斧レ頸了云々、

九日、（癸丑）天晴、及レ晩陰、戌刻、女院自二壬生御所一、還三御九條賴輔入道直盧一、余參二御迎一、與二大將一同車、候二御共一、但自二七條油小路邊一經二閑路一、先參三會九條御所一、御幸之儀最密儀、無二前驅〔侍〕等一候二御共一、亥刻歸宅、

十日、（甲寅）天晴、今日、家中有二犯土事一、仍女房、姫君參二女院一、此日女院御所棟上也、陰陽助濟憲參、（衣冠、）勘三申日時一、行事院司季廣（衣冠、）覽レ之、余見了返給、持三參女院一、令レ覽レ之、未刻上棟云々、

申刻、法性寺座主被レ來、數刻談語、參三籠葛川一之間、奉レ見二隨喜之九利加羅一云々、是希事云々、可レ貴云云、

酉刻、大膳權大夫泰親朝臣來、示二天變事一、其中、辰星與二太白一相犯、先太白犯二辰星一、（辰星者水星也、）次辰星犯二太白一、此變希代也、占文可レ恐、我朝有もやしけん、近不二覺悟一云々、披三見奏案一之處、占文之體、凡可レ謂二指掌一、實嚴重不レ可レ說事也、仍爲二後鑒一註三付之一、

謹奏、

今月三日丁未曉寅時、太白與二辰星一、同度相犯、（相去二尺所、）同九日癸丑曉寅時、殊迫犯、（相去九寸所、）

謹撿二天文要錄一云、太白與二辰星一鬪、大臣爲レ變誅二天子一、又曰、太白與二辰星一合、天下爲二變謀一、有二外兵內大亂一、又曰、太白與二辰星一鬪、不レ出二一年一、其國將軍失レ地、天子失レ位、又云、太白與二辰星一鬪、必有二大戰一、四夷勝、主人負、武官之將軍犯不レ出二一年一、一云、其國軍破將死、又云、辰星與二太白一相近、將軍大戰流レ血、又曰、辰星犯二太白一、急約レ戰、又曰、辰星與二太白一相鬪、其國大戰、客勝主人死、又曰、辰星守二太白一、其邦主人愼レ之、又曰、辰星與二太白一合、東方天兵大戰、

天地瑞祥志曰、握鏡曰、太白與二辰星一俱出レ東、東方有レ兵、若欲レ戰、東國勝西方敗、又曰、辰星守三犯太白一將（軍カ）死、

右變異、以申聞、謹奏、

養和元年八月九日

從四位下行大舍人頭兼天文博士（安倍朝臣カ）五位盛俊

從四位下行掃部頭兼陰陽博士安陪朝臣季弘、
正四位下行大膳權大夫安部朝臣泰親、
以變異之占文、見當時之天下、滅亡只在今兩三日之內歟、天猶不棄我朝、尤有憑、然而、君臣皆不思社稷、然者、何因拔災難哉、悲哉々々、

十一日、乙卯天晴、以大極殿料所引置、八省之材木被宛興福寺講堂料云々、世人傾奇無極、講堂者、長者私所營造也、豈以大廟之材、宛氏寺之要哉、神慮不可許、人意不可請、未曾有之事也、不知誰人之所行、言語不及事也、申刻、大夫史隆職來、談世上事、天下滅亡、在只今明、可悲云々、

〔以〕院〔廳〕官、被遣紀伊國、越中國等云々、依八條院仰、只進伯耆國一宮加納奉免廳宣了、

十二日、丙辰天晴、傳聞、足利俊綱有背頼朝之聞、又秀平有與力官軍之心云々、因玆、京中武士、昨今之間、聊有稱雄之氣歟云々、頼朝、爲秀平聟之條謬說云々、又聞、頼朝伐甲斐保田三郎義貞了、有異心聞之故云々、

十三日、丁巳雨降、時々日景見、彼岸竟也、午刻、念誦數遍滿了、

十四日、戊午雨下、成菩提院御念佛結願、法皇幸仁和寺、理趣三昧云々、
放生會上卿兼雅卿下向云々、

十五日、己未朝雨、午後晴、去夜、有除目、隆職注進之、
陸奥守藤原秀平、
越前守平親房、
越後守平助職、
此事、先日有議定事也、天下之耻、何事如之哉、可悲々々、大略、大將軍等、計略盡了歟、此中、親房事不得心、通盛爲國司下向、忽被任他人、如何々々、可尋也、

十六日、庚申天晴、依女院御所堀池、爲避犯土、姫君、侍從等、參御堂御所、晚景歸來、

〔十七日、辛酉陰晴不定、參女院御所、入夜歸來、〕

十八日、壬戌天晴、陰陽助濟憲、申九月不可葺屋之由、依不審、問在憲、泰親、時晴等、在憲葺始憚之、後々不可忌、泰親、時晴等、惣以申不可憚之由、重遣在憲之許了、
今日、親經來、余對面之、

十九日、癸亥天晴、在憲、注進守通、道言等之勘文、昔始可憚之由也、以其趣重問遣泰親、時晴等之許了、
兼雅卿參女院御所云々、
廿日、甲子天晴、侍從良經着布衣、亮閑狩衣、付白裏若白平組紐、皃背裏、綾生衣、白生單衣、紅下袴等也、參院、雖欲被召御前、御雙六始之間、暫可祇候之由、依有仰、數刻祇候、及晚頭、猶御雙六不終、仍依定能卿相計、退出了云々、前駈二人着布衣騎馬在車後、又侍二人、童一人、衛府長忠武等也、基輔朝臣、宗雅等在共、
入夜、覺乘得業來語云、以大極殿材木、欲被造興福寺之處、依余申行、其事停止了、仍講堂年內不可出來、因玆、大衆等、甚遺恨之由、內々令申云々、此事無極無實也、自公家無尋長者、又不被問、付何可申是非哉、以此旨、慥可被披露之由、可傳申別當法印之由、仰含了、此事、內心雖不甘心、依無尋不及申止、而有此風聞、甚以難堪歟、
廿〔一〕日、乙丑天晴、泰親朝臣來、申天變之間事、去十八日戌時〕、月犯畢口星、五寸所、天子愼、大將軍愼、內裏火事等也、又有天子誅邊將〔之〕文、當此時、尤有其恐者、歟又君使於道路可死云々、是又似有追討使之厄歟、同廿日寅時、月犯天關、七寸所、女主愼之、又天子、將軍等愼云々、申刻、參女院、入夜歸來、
〔廿二日、丙寅〕
廿三日、丁卯
廿四日、戊辰天晴、參女院御所〕
廿五日、己巳天晴、早旦、實嚴阿闍梨來、談世間事等、午刻、大外記賴業持來群書治要抄三ヶ局、先日、爲直點所下賜也、召簾前談雜事、公卿意見之中、隆季申狀云、追鳥羽院御時例、可被行天下政之由云々、此事尤足嘲歟云々、及晚、定能卿來、今夜、大將女房向大納言許、爲加灸治也、最密儀、侍少々在共、但出車自是催送也、
廿六日、庚午天晴、參女院御所、見作所〕
廿七日、辛未天晴、今曉、家女房見吉夢云々、此日、家政所侍等、所宛也、以政朝臣、秀廣等、補家司了、〔下家司親弘、補〔大〕從、雖無官之者、依補年預也、
〔父親重、去〔六〕月秡已了之故也、
廿八日、壬申晴、自今日有五體不具之穢、七箇日也、

廿九日、癸酉、雨下、此日、法皇御子宮、山座主明雲弟子也、爲㆓受戒㆒登㆑山、院殿上人廿人前駈、各吉服、盡㆑善、但不㆑着㆓紅紫衣、并繡織物等㆒云々、公卿六人扈從、此外、有識已下僧廿人前駈、僧綱六人扈從云々、見物車挾㆑路云々、天下亂逆之中、亮闇之間、吉服之晴、誠可㆑謂㆓物狂㆒者歟、可㆓彈指㆒之世也、

九月

一日、甲戌、天晴、申刻、參㆓女院㆒、入㆑夜歸來、

二日、乙亥、天晴、傳聞、北陸道賊徒熾盛、通盛朝臣、不㆑能㆓征伐㆒、加賀以北、越前國中、猶有㆘不㆑從㆑命之族㆖云々、

三日、丙子、天陰、微雨、傳聞、右大辨重方、出家入道云〔々〕、日來病惱雖㆓減氣㆒、猶遂㆓素懷㆒云々、

四日、丁丑、天晴、自㆓今日㆒、院中有㆓供花㆒、如㆓例年㆒云々、

五日、戊寅、天晴、法皇、來十一日、欲㆑參㆓詣天王寺㆒、而依㆓前幕下制止㆒、不㆑能㆑遂㆓其事㆒云々、

六日、己卯、天晴、早旦、全玄僧正來、爲㆑示㆓合法眼灌頂事㆒、所㆑招也、傳聞、熊野權別當湛增、起㆓坂東㆒了云々、申刻、參㆓女院㆒、入㆑夜歸來、鎭西謀反殊甚、菊池與㆓原田㆒元雖㆓怨敵㆒、已和平、同心欲㆑訪㆓貞能㆒、々々逼㆓留備中國㆒、望㆓申兵粮米㆒云々、

七日、庚辰、天晴、大將、侍從、密々有㆓連句㆒、韻、七十、自㆓東國㆒、所㆑奉㆓太神宮㆒之告文、尹明持來、披見之處、文章甚逆、誠足㆑嘲者歟、但被㆓取勝親王宣㆒、併〔勘カ〕卜書載㆓此事㆒、尤不審、爭進㆓神明㆒之告文載㆓虛誕㆒哉、又其狀云、雖㆓平家㆒、於㆘順㆓王化㆒之輩㆖者、可㆑施㆓神恩㆒、雖㆓源氏㆒、於㆘蔑㆓朝威㆒之族㆖者、可㆑蒙㆓冥罰㆒之由、所㆓書載㆒也、此事、頗非㆓夷狄俘囚之所㆒㆑爲歟、尤有㆑疑、但見㆓狀體㆒、偏山寺法師之所行也、然而、於㆓意趣㆒者、頗似㆑恐㆓神威朝憲㆒歟、

今夜、頭目、明日可㆑始㆓念佛㆒之故也、

左大將示送云、文章生宗業申、方略學問料等、若有㆓諸〔論〕㆒者、可㆑然之樣、可㆓計申㆒者、云々、

八日、辛巳、天晴、申刻、攝政被㆑參㆓女院㆒、雖㆑被㆑示㆓送可㆑謁之由㆒、稱㆑障不參、酉刻、佛嚴聖人來、授戒、恒例事也、其後入㆑夜始㆓念佛㆒、今夜只千反也、今日、書㆓天王寺西門額㆒、送㆓座主許㆒之了、

今日、招㆓慶俊阿闍梨㆒、七宮弟子也、示㆓送法性寺座主灌頂之間事於七宮等㆒、條々子細等、具示㆑之、件僧、彼房無雙之寵人也、

光盛取ニ進宗業一欵状、以ニ目解（ウカ）一、可レ被レ許ニ方略一之由
也、若又學問料可レ足云々、
九日、壬午天晴、今日念佛四萬九千反、傳聞、通盛朝臣
爲ニ越前、加賀國人等一、頗被レ敗了、已企ニ上洛一云々、但
實説可レ尋レ之、又聞、（此事一昨日所レ聞、忘却今日記レ〔之〕、）熊野湛增、付ニ使
人一進ニ書札於院一、是雖レ向ニ關東一、全非ニ謀叛之議一、奉ニ
爲公一不レ可レ有ニ僻事一云々、此申状不審尤多歟、
十日、癸未天晴、通盛朝臣之軍兵、爲ニ加賀國人等一、被ニ追
降一事一定云々、仍引ニ籠津留賀城一、申下可レ副ニ軍兵一之
由上、仍欲レ遣ニ武士等一云々、
今日、念佛七萬反、
十一日、甲申天晴、傳聞、教經、（教盛卿子、）行盛等、爲ニ副將軍一、可
レ下ニ向北陸道一、又重衡卿等、可レ赴ニ東國一云々、
今日、念佛七萬反、
十二日、乙酉天晴、入レ夜雨下、右中辨兼光、爲ニ攝政使一
來、然而、依レ爲ニ念佛之間一、稱ニ物忌一、自ニ門外一歸遣了、
來十六日、可レ來之由、仰含了、
今日、念佛七萬反、
傳聞、通盛逃ニ津留賀城一、交ニ山林一了云々、但實説難
レ知、經正朝臣猶在ニ若狹一、全不レ越ニ國境一、通盛〔待〕ニ口

件朝臣一、欲レ〔寄〕之間、遁々、遮被ニ追落一了、〔經正〕不
覺之所レ致之由、〔世〕以謳歌云々、
十三日、丙戌雨降、傳聞、北陸道追討使、下向未レ定者、不
レ知ニ由緒一、維片時可レ被ニ忩（イソギ）下一事歟、
今日、念佛十萬反、
入レ夜、右中辨兼光、送下與福寺食堂供養、幷可レ被レ行ニ
維摩會一之間文書一結上、（相ニ副折紙一、）依ニ昨日仰含一也、
〔十四日、丁亥陰晴不レ定、今日念佛十萬反〕
十五日、戊子陰晴不レ定、今日早旦、請ニ佛嚴聖人一受戒、
念佛結願之日、殊可ニ潔齋一、又重可レ持ニ禁戒一之故也、
又立ニ大願七ヶ條一、（誓下願出ニ離生死一生ニ極樂一之趣上、）具
在レ別、今日、念佛四萬反、七箇ヶ日之間、幷五十二萬
反也、
十六日、己丑天晴、大外記頼業來語云、去十一日例幣之
次、欲レ被レ奉ニ〔鐵冑〕於太神宮一、而依レ不ニ調出一、（於ニ神祇官一、細工等所レ作也、）後日、不レ能レ進、同十四日、被レ奉レ遣了、但不レ被
レ載ニ例幣宣命一、又無ニ別宣命一、又殊儀不レ聞、只付ニ神祇
官一、被ニ送遣一了云々、是天慶之例、被レ進ニ件冑一之由、
神宮注進、官文書之中、無ニ所見一云々、此次密語云、四
方之賊勢甚強大、官軍非レ可ニ敵對一歟、若然者、奉レ具ニ

至尊時、山已下、爲宗之臣下等、定令西行歟、萬人只以彼期可爲限歟、可悲云々、

十七日、(庚寅)天晴、自七宮之許、慶俊阿闍梨來被示、先日返事也、傳聞、八條二品女房、於北家春日若宮、令託給、有種々託宣、平家可滅亡之由也、恐此事、以同女房、令參春日、又於〔寶前〕有神託、卽鹿島賢所小神也、託宣云々、大明神可令歸鹿島給之由、御使也云々、去朔比事云々、〔又〕三笠山有大光物云云、

十八日、(辛卯)天晴、未刻、向新造之所、見作事、次參女院、戌刻、頭辨經房、爲院御使來、問兩條事、

一伊勢太神宮伊裝宮、爲熊野賊徒被追捕之間、寶殿破損、仰官司、可被造替之處、依申功程莫大、其力難及之由、可被付成功也、而所望之輩六人、(各雖有子細、不遑悉注、)此中、以何可爲專一哉、宜令計奏者、

下官申云、或本宮司、募遷任之功、或先補神祇副之後、可〔申〕造進之由、或權宮司、募申最之闕、皆以難被許、大中臣基親、(祭主親基二男、)申募神祇副功、可造營之由、尤穩便也、更不可及異儀〔者〕、

一給料季光、文章生宗業等、申方略、但季光申云、其身爲第一給料、而被超越通業、賴範等了、尤爲訴訟、隨以儒擧所申也、尤可有哀憐者、宗業申云、身雖非重代、學已疲稽古、是世人之所知也、優文之世、豈不求名譽哉、但若方略難被許者、給料可足者、兩人申狀如此、是非如何、將可被登用兩人歟、可令計申者、

下官申云、方略者、奇代之恩賞、又道之規模也、容易難被許歟、季光超越之愁、雖似有余、惜強無名譽之聞歟、恩許之條、雖申左右、宗業雖有名譽之聞、無儒譽、以自解被許方略之例、可有尋歟、季光者重代也、給料也、被儒擧列試衆、有四箇之理之上、抱超越之愁、而宗業非其人、無儒擧、乍並帶數箇之由緒、季光被抽賞、凡種〔々〕宗業頗非正道歟、但被崇儒學之習、以秀其道之者、可爲先、百千之理枝葉花菓也、才漢拔〔等〕輩者、登用有何難哉、器量之條、眞僞普可被尋歟、於微臣者、未見之士也、仍難申一定、此上可有勅定者、

此次經房、談語天下事等、余雖有憚、所存粗示聞

了、爲散其爵也、太無山事歟、經房頗有服膺之氣歟、良久退出了、次余歸參御前、其後退出了、今夜、熒〔熒カ〕惑犯哭〔星〕七寸所、尤可恐之變也、依有必字也、

十九日、壬辰晴、傳聞、君臣引率、可赴海西之由、已被一定了、然而、故不及他聞、卒爾可有其儀云云、天下只在此時歟、可悲々々、

申刻、參女院、此次見廻作所、

廿日、己巳晴、晩頭、參女院、入夜歸來、此日、自女院、以定能卿、被歷御覽於法皇〔之〕書御處分狀也、即有御報、傳聞、東國、北陸、共以強大、官軍甚弱云々、

廿一日、甲午晴、早旦、實嚴闍梨來、巳刻、佛嚴上人來、各仰付祈事等、實嚴云有最吉夢云々、傳聞、被獻内於太神宮之勅使神祇大副定隆、祭主親隆嫡子、於途中頓死云々、未曾有事也、

廿二日、乙未天晴、昨今精進、轉讀心經一千卷、奉法樂春日、入夜、法性寺座主來、終夜雜談、此日、權辨光雅朝臣爲攝政使來云、爲被遂行維摩會、移安講堂之佛新造、於金堂、午作、被開眼之間、長者不可被知歟、如何云々者、余申云、一向被遂永承例者、只可被付寺家也者、

廿三日、丙申天晴、今曉、獻幣帛於春日社、加銀卅五兩、以基輔朝臣爲使、取密々儀、不令人知之、亮闇中、無恒例幣、中古以來例也、上古、有之歟、然而、依別願、臨時奉幣、不可憚之由存之、加之、此事、一切不令知人、仍稱所獻也、余着束帶拜之、先有被、即基輔勸陪膳也、手自書告文、草同余所作也、幷願書等付件朝臣、於寶前可讀申也、

廿四日、丁酉雨降、定能卿來、談雜事、相少納言入道、又被搦取了、是資賢卿之許、〔件人〕、一兩度來臨、因茲、兩人成談議之由、世間之人、令沙汰云々、爲恐其思、資賢卿搦出件入道、元爲資賢卿郎云々、其間、所從侍自害云々、如此之間、資賢深成恐云々、又云院御祭〔御鏡〕、於途中破〔裂了〕、被行御占之處、重御愼云々、尤可恐々々、

今夕、基輔歸洛自南都、參詣之間、每事相應、讀申告文之間、信力殊發云々、可悦云々、傳聞、大和國前大將庄、大福庄也、爲源氏稱三川三郎云々、被燒了云々、奈良惡僧少々相交云々、

廿五日、戊戌、天晴、但時々小雨、酉刻參院、依レ召參二御前一、被レ仰二天下事等一、所存等、粗奏達了、雖レ有二其恐一、思而不レ奏者、不忠之恐如何、愁所二奏聞一也、今日、文士一兩會合、大將、侍從等、有二連句之興一、先仙五十韵、

〔廿六日、己亥、天晴、申刻、參二女院一、先見二作所一、入レ夜歸來、〕

廿七日、庚子、天晴、戌刻、右大辨經房朝臣、爲二拜賀一來、職事國行申ヲ次之二、衣冠、拜之後、出二客亭一謁レ之、今日招二圣玄僧正一、示ト合七宮處分之間、法性寺座主、頗有二其怨一之由、風聞之間事上、

今夜有二光物一云々、行盛朝臣、今日出門、可レ赴二北陸一云々、

廿八日、辛丑、雨降、傳聞、熊野法師原、一同反了、切ヲ塞鹿背山二、因レ之、賴盛卿爲二追討使一、可二下向一之由、被二仰下二了、紀伊國、爲二彼卿知行一、又高野御山、聊有二騷動一、源氏武士、少々籠二件山一云々、又聞、東國之賊、上洛在レ近、已及二參河尾張等一、仍前幕下郎從等、且遣二伊勢美濃等方一云云、

廿九日、壬寅、陰晴不レ定、源中納言來、談二世間事等一、傳聞、前幕下西行事、忽不レ可レ然、關東已攻來之時、可レ有二其儀一云々、又前大將、不レ可レ知二天下〔之〕事一之由、令二起請一了云々、

卅日、癸卯、陰晴不レ定、大外記賴業來、余令レ見二三略一、依レ申二未レ見之由一也、是有二張良一卷之書一、疑之文也、此次、賴業云、一昨日自二前幕下之許一、被レ送二使者一、〔剩而〕令レ謁之處、被レ示云、天下事、於レ今者、武力不レ可レ叶、可レ廻二何計略一哉、太神宮、被レ行二臨時祭一事如何、又任二阿育王例一、被レ造二八萬四千基塔一如何、此兩條之外、有二善政一可レ被レ行者、可二計示一者〔云々〕、答云、臨時祭事、可レ被レ尋二本宮之體、祭主、宮司等一也、他人難レ申二左右一、又八萬四千基塔事、偏可レ在二御意一、此外善政、又不レ可レ叶、但變二當時之政一、可レ被レ試歟、不レ然者、尤可レ危歟、於二其法一者、不レ能二定申一、卿相已上、可レ被二計申一事也、只以被レ聽二諸人訴訟一、可レ爲レ詮也、此事、定有下被二尋申一事上歟、且爲二御用意一、密々所二申上一也云々、又云、東大寺勸文等、大略付二職事一了、來月四日、可レ有レ定云々、去比、參二左大臣亭一、被レ命云、閣下雖レ無二御參一、可レ覽二勸文一云々、又可レ被レ鑄ヲ始東大寺大佛一事、先日、被レ任二造寺長官等一之次、被レ勸二

日時一、來月六日云々、理須下發二遣八幡奉幣使、幷山陵使等一之後、被中遣始上歟、然而、期日已〔迫〕、次第之沙汰、不レ可レ叶、仍可三延引一哉否、職事內々猶豫云々、然而、〔左〕府猶六日可レ被二鋳始一之由、被レ執云々、

〔養和元年冬　歳次辛丑、〕

十月〔小〕

一日、甲辰、陰晴不レ定、今日、女院御所、被レ立レ門、爲レ避二犯土一、女房、姫君參二御堂御所一、密々、大將、侍從有二連句興一、範季候レ座、入レ夜、攝政被レ送二維摩會料幡二流一、來七日可二縫出一云々、職事光兼爲レ使來、答二承了之由一、

二日、乙巳、天晴、申刻、頭辨經房朝臣來、余依レ有二風病之氣一、隔レ障〔チカ〕謁レ之、經房傳二院宣一云、天下亂逆、於レ今者、及二獲麟一年、武略難レ及、德政不レ可レ叶、猶可レ有二別御願等一歟、可レ有三行二幸於太神宮一之由、思食如何、但當時不レ可レ叶、先可レ申二其由一也、而亮闇中、公卿勅使無レ例、又發向之間、驛家雜事等、其煩太多、旁不レ可レ然歟、只以如二神祇官人被レ申之條事一、似二容易一、爲レ之如何、兼又云、於二太神宮一、被レ行二御神樂一如何、此等之子細、宜レ令二計奏一、（大外記師尚申狀相具、所二持來一也、其狀令レ申二行幸不レ可レ有レ難之由一、御神樂同前也、）余申云、行幸之條、無二左右一載二宣命一被レ申之條、猶可レ有二其恐一、若可レ被レ立二御願一者、事已爲二新儀一、神應之有無、可レ有二靈告一之由、可レ被レ申歟、但所詮、叡念無二左右一可レ有二臨幸一之由、被二一決一者、更不レ可レ及二

議定、早可候也、於〔及〕御猶豫者、以短慮不能申是非事歟、後朱雀院御時、神鏡燒損之時、此條雖似〔有〕叡慮、依無先規、不被遂之、又師尙所勘申之崇武天皇行幸伊勢國之例、敢不足因准、（行幸伊勢國關宮之次、以使者被獻幣帛於神宮云々、今就之思之、若可有行幸者、何被獻幣帛哉、）仍旁難申可有行幸之由者也、御神樂之條、又以難申左右、且被問本宮、可被左右歟、抑世上之爲體、已非尋常之事也、百千之事、全不可叶事要、凡依政之理治、致國之安否、佛天之所照、神明之所鑒、云君云國、豈藥置哉、今須天下致太平之後、可反政於淳素之由、起自法皇之叡念、〔可〕被立潔〔白〕之御願也、此外事、一切不可答天意〔歟者〕、經房有甘心之色、又仰云、法皇參詣神宮之條如何、余云、此條如行幸、只可被任叡慮也、不能申左右者、經房退出了〔也〕、及晚、見廻造作之所、又參女院、入夜歸來、今日、蓮華王院總社祭試樂被行、略儀云々、

三日、丙午、天晴、及晚雨下、酉刻、大夫史隆職來談云、來六日可被鑄始東大寺御佛、仍行隆相共、明後日可下向南都者、今日又有小連句、

今日、蓮花王院總社祭、有相撲等云々、

四日、丁未、天晴、傳聞、來十一日、知盛、淸經等可向越前國、重衡可赴東國、（東海道、東山道、）維盛昨日下向近江國、是猶可襲北陸道之手云々、賴盛卿、可下向紀伊國云々、

五日、戊申、天晴、大外記賴業告送云、去夕、東大寺定延引了、左府、左大將、宰相中將二人、（實守、通親、）參陣、依公卿員少、令行隆申攝政、延引了云々、明日、（六日、）可被奉鑄始大佛〔螺〕髮云々、晚頭參新造所、即參女院、此間、定能卿來、余先日可奏聞之由、所示付之趣、今日得便宜、具奏遂了、是有隱遁之思之由也、勅答云、近日、天下不穩、忽不可思立歟云々、余有所思、奏此由也、仰之趣又可然歟、今夕、明經博士仲原廣季初參、今日、以季長返獻幡二流於攝政、（先日、爲縫調、所被送之維摩會料幡也、）

六日、己酉、天陰、時々雨下、大將、侍從有連句〔之〕會、文士四五許輩會合、（尤候百韻、大將十八、侍從七、）又猶々有詩、（冬〔米〕賢士家、心字、）傳聞、海道、山道、共自奧、武士等出來之由風聞云々、自今日、法皇御參籠蓮花王院云々、

七日、庚戌、天晴、參女院、攝津守橘以政、補家司之後、

今日始申吉書、

八日、辛亥、天晴、或人云、相少納言宗綱法師、於前幕下許、被糺問之處、申宮在所不知之由、但慥御見存之由所承也云々、其後預賜左衛門尉定頼、（良能子、）遣備〔中〕國了云々、

九日、壬子、天晴、未刻許、參新宮造之所見廻、即參女院、入夜歸來、先日或人云、去比有天變、官軍可得力之趣也云々、依不審、召泰茂問子細之處、申云、法勝寺修行能圓、問此事於業俊之由、所承也、若誅邊將之由變異歟、其外、官軍可勝之變不見云々者、余粗示邊將之子細、泰茂伏理、凡謂邊將者、大國之法、爲鎭四夷、所置京都之外之將軍、以之名邊將、即唐之安祿山之類也、以之謂之、非可誅賊徒之變、殆追討使、還可被處謀反之變異也、而就邊字許、爲賊首敗績之祥之由、伺天等令存知歟、太以爲恐々々、

東大寺奉加之聖人、廻洛中諸家請之、（奉始法皇、不論貴賤、）女院御奉加銅十斤、他所或錢一千貫文、若金六兩云々、

十日、癸丑、天晴、雨息、連句會、密々事也、及晩雨下、或人云、越前加賀等武士、開所切塞之路、國內無人云云、若可引入官兵之謀歟、還有怖之由、人々令云歟、明日官軍下向延引、來十三日云々、先日所被定之手々相違、知盛卿不下向云々、北陸道、知度、清房、（已上故禪門子息等〔也〕、）此外、重衡卿、資盛朝臣等、野宇美越同可向北陸云々、維盛、清經等朝臣、可兼海道、山道、賴盛卿息二人、可襲熊野方、前幕下、教盛、經盛等、可護洛中、已上勢、相幷不過五六千騎、而手々相分、各々行向者、京中〔武士〕僅四五百人歟、頗非無所恐云々、維摩會行事辨兼光、今日下向云云、

十一日、甲寅、陰晴不定、傳聞、熊野行命法眼、（稱南法眼、熊野發之中、只一人有志於官軍之者也、）欲上洛之間、散々被伐落了、僅雖存身命、子息郎從、不殘一人、被伐取了、其身雖交山中、安否猶不定云々、是云志賀在廳之者所爲云云、於今者熊野方一切無異途、一統了云々、又聞、追討使等、今日〔下向〕延引、來十〔三〕日猶未〔一〕定云云、越前國無人之由有聞、謬說云々、殆其勢及數萬之由、今日所逃〔上〕之下人、令談說云々、今日、兼雅卿參女院、來大將方云々、

十二日、乙卯、陰晴不定、申刻見廻作所、自其參女院、

入夜歸來、定能卿來、談世間事、
十三日、丙辰、陰晴不定、女房參女院御方、
今日、追討使等可下向云々、而延引、來十六日云々、
傳聞、吉野法師原、可向高野之由、稱隆論之旨、成風聞、
其實、打入南都、誅伐平家郎從等、其後可入洛之
由謳歌、此條、雖不知實否、於衆徒蜂起者一定云
云、
十四日、丁巳、天晴、及晩少陰、巳刻、院藏人來催云、來月
十八日可被供養八萬四千基塔、其內五百基、可
令造進、寸法五寸云々、各可奉籠寶篋印陀羅尼
一反云々、未刻、長光入道來、日來在播州之所知、
爲營祖父明衡朝臣忌日、幷其息光經朝臣忌日、共今月十八日也、
等、所上洛也云々、大將、侍從等、有連句會、及晩
見廻作所、又參女院、及三更歸來、
十五日、戊午、陰晴不定、兩息有連句會、陽唐百廿韻、長光入
道、光盛已下、文士七八許輩、密々事也、大將、侍從同
數也、共十四韻、
入夜、余及二息除服、余先向川原解除了、更大將、
侍從等同車、同出河原、陪膳皆季長朝臣所勤仕、
也、陰陽師憲定、兩人雖同車、於祓者、人別兩度修
之云々、
又女院御方、於御所中在之、基輔朝臣陪膳、幷此姫君、家中依無便宜、乘車於門外有之、陪膳同人、同所除服也、是故中攝政落胤女子去比所死去
也、
十六日、己未、天晴、及晩參新所見廻、即參女院、入
夜歸宅、或人云、貞能平鎮西之叛召具、可上洛
云々、又所遣秀平許之大宮亮、獻使者、秀平可
候官軍方之由、進領狀云々、
十七日、庚申、天晴、早旦以使者、示遣法眼昇進事於
泰經朝臣許、今夜、侍從方、庚申之次有連句和歌等
事、
十八日、辛酉、天晴、重宗法師申下女院御所作事、其力難
及之由云々、仍尋遣子細、今夜、智詮阿闍梨、下
自熊野、
十九日、壬戌、天晴、智詮來、語熊野之間事、委細不能
注、以季長朝臣、示送松山庄事於左中辨親宗之許、
以政欲寄進院御領之間事也、
女房聊不例、
廿日、癸亥、天晴、晩景參作所、參女院、即歸家、女房不
例同前、問占之處、土公、鬼氣等祟云々、今日、日次不

㆑宜、明日可㆑修㆑祭、八萬四千基塔事、自㆓院廳㆒催㆓女院廳㆒、藏㆓院宮於廻文一紙㆒云々、此女院御分五百基云々、

廿一日、甲子天晴、今曉、有㆓吉夢㆒、今夜、新御所御祈、陰陽助濟憲朝臣、令㆑修㆓王相祭㆒、依㆓吉日㆒也、今夜使㆓漏刻博士憲成㆒、令㆑修㆓土公鬼氣祭㆒、但女房今日滅了、今日、有㆓東大寺定㆒云々、

廿二日、乙丑天晴、申刻、參㆓新御所、幷女院㆒、入㆑夜歸來、源納言示送云、去夜、東大寺定、依㆓所勞㆒不參、但左大臣、左大將、源大納言輔、堀川中納言、右宰相中將、源宰相中將等參入、可㆑有㆓廢朝㆒之由有㆑定、又廣季勘文、有㆓禁忌㆒之由、左大臣被㆑難云々、

廿三日、丙寅天晴、大將、侍從等、有㆓連句會㆒、〔支脂百韻〕光盛、尹明已下、文士六七許輩、其後有㆑詩、〔葉落游㆓山路㆒、〔以〕紅爲㆑韻〕光盛作優美也、白㆓今日㆒、於㆓新御所㆒、被㆑始㆓宅鎭法㆒、不動、以㆓實嚴㆒爲㆓大阿闍梨㆒、

廿四日、丁卯天晴、大將聊有㆓風痾之事㆒、不㆑及㆓殊大事㆒、來月二日、御移徙事、有㆓沙汰㆒、依㆓最略㆒、不㆑及㆓定文㆒、〔又〕公卿不㆑被㆑催、殿上人不㆑可㆑及㆑廣、可㆑着㆓布衣㆒吉服云々、〔云々〕、雖㆑申㆘爲㆓衣冠㆒之由㆖、無㆓御承引㆒、但可㆑有㆓黄牛、反閇、五菓等㆒云々、奉行基輔朝臣、兼親等也、

廿五日、戊辰天晴、參㆓新御所㆒、
今日、濟憲於㆓新御所㆒、修㆓大將軍御祭㆒云々、今日、史持㆓來定考餠、幷大乘會日時僧名㆒、

廿六日、己巳天晴、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五位藏人親經來、依㆑疾不㆑謁、非㆓指公事㆒云々、
長光入道來、來月上旬、可㆑下㆓向播州㆒云々、
大將平愈了、爲㆑悅々々、

廿七日、庚午陰晴不㆑定、及㆑晩雨下、見㆓廻新御所㆒、傳聞、於㆓天台山㆒所㆑被㆑修之五壇法、合戰調伏法御祈、降三世阿闍梨覺讃法印、去夜頓死、人以成㆑奇、前幕下有㆓與違之氣色㆒云々、誠有㆓其恐㆒事也、或人云、賴朝必定已企㆓上洛㆒、去廿一日可㆑付㆓尾張保野宿㆒之由云々、然而、兩三日延引畢、いかさまにも、入洛は決定、於㆓竹園㆒者、奉㆑留㆓置相模國㆒、以㆓上總國住人廣常㆒稱㆓介八郎㆒、奉㆓守護㆒云々、行家已入㆓尾張國內㆒云々、又聞、北陸道去廿四日欲㆓襲攻㆒、然而、依㆓無勢㆒又延引、年內不㆑可㆑及㆓合戰㆒云々〔也〕、
今日、大將獻㆓揚馬於攝政御許㆒、以㆓國行㆒爲㆑使、依㆑被㆑乞也、

自二今日一、於二新所一、被レ行二仁王最勝兩講筵一、限二三ヶ日一、僧各三口、
廿八日、辛未風吹、陰晴不レ定、自二今朝一、有二五體不具之穢氣一、境節太無骨、然而、御渡之間、有二神事御祈等一、仍不レ出仕一、今旦自二攝政之許一、賜二馬一疋於大將一、昨日馬之替歟、

十一月

一日、癸酉陰晴不レ定、午レ乘レ車、參二新御所門外一、作事未レ及レ半、然而、明日猶可レ有二御渡一云々、
二日、甲戌天陰、雨下、但入レ夜雨止、此日、女院新御所御渡也、非下曾不上用二移徙之禮一、遷幸之儀、殊以省略、上達部無レ催、殿上人不レ及レ廣、僅十餘人、各著二布衣一、雖二作事未一レ成、世間物騷之上、今日爲二上吉日一、仍強所二渡御一也、且又於二來月一者、依二先度例不快一、被レ忌避之故也、余自二申刻一及二亥刻一、午レ乘レ車參二門外一、沙二汰雜事一、畢歸宅、亥終有二渡御一、大將牛飼車、車副牛童各布衣、依二程近一、人々歩行也、大將着二直衣一、在二御車後一、黃牛召二基輔朝臣一、一頭、忠武、致直等、爲レ轜、先例、近衞官人勤レ之、然而、略儀之時、若二布衣隨身一引、故殿御時、度々例也、仍追二彼跡一、反閇濟憲朝臣、引導判官、代能業、基輔一人付二御車一、依レ可レ申二吉書一、獨爲二束帶一、季經朝臣、光長等、取二松明一、四位別當季經一人也、仍雖二五位一、依レ爲レ例、當二召加光長一、大將寄二御車一、下御之後、於二南面一供二五菓一、其後、基輔申二吉書一、人々退下、大將雖レ須二今夜宿仕一、依二衰日一不レ宿也、余依二穢氣一不レ參、攝政雖レ可レ被レ參、依二密儀一被レ止歟、無二所々饗膳、甚手狹、女房衛重一、凡萬事、略之中略也、御所之體、又以輕々也、只雖レ如二形出來一、渡御以之爲レ事歟、今日、出車二兩、顯信朝臣、盛定等也、女房不レ著二打衣、表著等一、只狩衣、濃袴許云々、
三日、乙亥陰晴不レ定、寒氣殊甚、拂曉、女院還御、依二半作一、可レ忩二造畢一之故、一宿之後、即有二還御一也、先例如レ此之時、更不レ撰二日次一云々、
四日、丙子雨下、及レ晚天晴、參二女院御方一、泰經、親宗等、各告送云、此法眼昇進事、昨日雖二奏聞一、不レ許之由、示二送之一、
五日、丁丑天晴、早旦、送二書狀於泰經朝臣一、示二法眼所望事一、頗書二載子細一者也、只今參院、伺二御氣色一、即可二參啓一云々、申一點、泰經朝臣來、依二穢氣一、於二緣邊一謁レ之、余在二簾中一、泰經云、以二今朝之書札一、具以奏聞、法印事、已有二勅許一云々、恐悅無レ極、此次、示二七宮門

跡之間事、覽以談語、泰經退出之間、以基輔傳院宣云、伯耆國御厨年來、故女院御領也、被付國之條、不當事也、然而、國體不便、仍不及沙汰、而近年、院中無物、於事失便宜、件御厨、可令進年貢、若又可被縮町數、可被仰付他人歟云々、左右、只可在勅定之由、令申了、此事、甚奇異也、不能是非歟（事歟イ）、入夜、親宗、泰經等、告送法眼被敍法印之由、悦思無極者也、

六日、（戊寅）天陰、雨下、早旦參院、付泰經朝臣、申入慈圓被敍法印之慶、仰云、此事、素非不許之儀、故不能畏申、又可謂之處、今夕入今熊野精進屋之間、有取亂事云々、即退出、戌刻、七宮入滅之由、法印被告送、即遣使者、（宗親）歸來云、今夜竊奉渡圓良法印雲林院房、是遺言云々、明夕可有葬禮云〔々〕、

僧事、昨日依不催出、上卿、今夕被行云々、

法印慈圓、　權少僧都實圓、

權律師忠快、（玄理、辭少僧都、申任之、）

今日、大將、侍從有連句會、（眞瑑百韵、）又密々講詩、題云、白雲飛詩席、

七日、（己卯）雨下、參女院御所、未作之所甚多、加催促、今日申七宮門跡事、（無動寺、三昧院、成就院、）可被宣下之由於院、

八日、（庚辰）陰晴不定、七宮門跡事之內、三昧院、成就院、且可被宣下無動寺事、實寬有申事、可被尋決云々、

九日、（辛巳）雨下、參女院御方、御覽新御所、候御共、今朝、全玄僧正來、示七宮後房之間事、

十日、（壬午）陰晴不定、今日又雨息、有連句會、（先仙百韻、）又密々有詩、題云、寒月映縑帷、（題中取韻、）七宮門跡兩方事、今日被宣下云〔々〕、

十一日、（癸未）雨下、依亮闇、雖不獻幣帛、依先例、（嘉承、殿曆云、神事也云々、）猶神事也、

十二日、（甲申）天晴、奏無動寺事法印有理之由於院、本願相應和尙起請文、不論上下臈、以常任之人可執當之由、所被載也、實寬申檢校可付一和尙之由、有本願〔之〕起請之旨、爲詐僞之條、爰而炳焉者歟、仍以此趣奏聞、以季長遣泰經朝臣許也、即歸來云、此事、更不可及議、實寬愁可付一和上之起請、在寶藏之由令申、仍所被尋彼狀也、若有其狀者、此申文可無所據、又無彼起

請者、此申文尤可爲證、早以此旨可申披、所詮、只可依實寛申起請之有無也云々、藏人權佐光長來、召簾前、談雜事、給料季光、（成光子）方略文章生〔生〕宗業、（凡卑者也、但有才名聞、）給學問料云々、〕其以天下之所不許也、但宗業者、才學文章相兼、名譽被天下、仍被抽賞、〔優〕文學之道可然云々、春日祭行事辨、被催行隆之處、申依兵粮〔米〕奉行事不能下向之由、然而被追下了云々、

今日、遣職事一人、（兼清吉服、）幷陰陽師等於河原、修由祓、例也、去一日、梅宮祭、忘却不由祓、尤不敵々々、傳聞、依憚大將軍方、年內關東之賊、不可入洛、節分以後、無左右可入洛云々、

十四日、（丙戌）天晴、及晚風吹、午刻、大外記賴業來、呼前談雜事、語東大寺勘文之間事、明經道勘文有兩條難之由、左大臣被示、其難甚無謂云々、又賴業勘文、實守卿難之云々、通親卿讀勘文、書定文、發語、一身兼三役云々、又所持來群書治要抄三弓（九、十、十一、）也、先日爲直點下給之也、又自十二至十五、四ケ卷給了〔也〕、申刻相具女房、參新御所見廻、此間隆職來、云々、

十五日、（丁亥）天晴、參新御所見廻、即歸來、相應和尙起請文、法印被尋出了、披見之處、不可依上下﨟之由炳焉、於任所司之條可守﨟次之由載之、但除被衆讓之者云々、然者此條猶偏難因﨟次、況於寺務領掌之職者、勿論々々、實寛謀計、言而有餘、不可說之事也、仍內々以此子細、示遣泰經之許畢、

十六日、（戊子）天晴、大原野祭也、仍遣職事陰陽師等於河原、由祓如例、神齋又如例、

十七日、（己丑）天晴、參新御所、無動寺事、法印申狀以基輔示付泰經朝臣了、

〔十八日、（庚寅）天晴、參女院新御所、猶半作、甚不便々々、〕

十九日、（辛卯）天晴、午刻許參新御所見廻、大略作事、（未終功之事、猶以有之、）裝束等事調具了、及晚參女院、即歸宅、戌終許、更着烏帽直衣、參御所、即御幸、余及大將寄御車、（大將冠直衣、亮闇也、總人々皆着亮闇服、）殿上人、常祗候男共十人許也、御車、大將網代車也、殿上人秉松明前行、余及大將候御車後、（步行、）於新御所、又兩人寄御車如初、下御之後參御前、兩人共預酒膳、於大將方、召御所行事季廣、給衣一領、（余衣〔也〕、）又召重宗法印（寢殿已下、御所造營之）

（者也、）子小冠、（兵衛〔尉〕業兼、）給馬、（隨身兼重）引之、爲令感重宗巧莫大之由也、亥終許退出、今日出車二兩、（基輔、盛定、）大將女房候御車、大將方出車又二兩、召家司職事車也、今日非渡御之儀、不申吉書也、未作事等漸々可終功也、

近日之天下爲體、上下忘安堵之計、而僅兩三月之中、雖如形造畢御所、被遂渡御之條、頗不思議事也、

廿日、（壬辰、）天晴、申刻參女院御所、秉燭、頭辨經房朝臣、爲法皇御使來、聞余候女院之由、追來、余出逢之、經房仰云、來廿五日可有中宮職院號事、而其號雖可決仗議、豫一兩可計申者、余申云、被用御所號、是定例也、而近代偏被用門號、雖無謂已爲流例、然者若可被用宮城門者、安嘉門可宜、北門之條不可有殊憚也、又就近例、（謂延政門、）被用內裏門者、建禮門如何、但六波羅相當五條末、然者〔號〕五條院尤宜歟、此等之間可在時議、抑於中〔重〕門者不可然、偏是中門也、猶此三之內、五條院可宜歟者、經房語云、新嘗祭上卿闕如了、參議光能卿一人參勤云々、又解齋御粥陪膳、四位侍臣、各稱無吉服之由不參、仍經房所勤仕也云々、又云、殿上始之日、臺盤可居饗、而盃酌之有無如何、進表之例無饗祿事、而又居饗無盃酌如何、（是私相尋歟、）答云、偏可依先例、不覺悟、若有所見者、追可令申者、

廿二日、（甲午、）天晴、大將、侍從有連句會、（良模、百韻、）長光入道在座、光盛、光長以下文士十餘輩、頗有其興、又有詩、（醉中不識冬、〔濫字〕）此日、高倉院周闋、御齋會定云々、

廿三日、（乙未、）傳聞寶寛僧正被補無動寺撿校了云々、乖本願起請、忘相承之道理、不能左右事歟、余立次第之道理、令申入之處、仰云、全非依理被補之儀、只被超越全玄之條、殊愁申、是朕幷寶寛等成怖畏之比也、依朕〔之緣〕座、有此怨、尤可令謝其遺恨、因玆有別恩所補也、於此後者、慈圓法印之外、又誰人可競申哉、不可有異議云、云、〔今日、余參女院御方、〕

廿四日、（丙申、）天晴、侍從（宗）少將事、以定能卿申院、有不許之御返事、勿論々々、

廿五日、（丁酉、）雨下、此日、中宮職院號定也、左大臣、左大將已下公卿十許輩參陣云々、右大將遲參、且是幼年者候定座、無便宜之故、只今參新女院也、女院之

儀依二進表（亞咨カ）一、全無二別事一、攝政、左大臣已下參入、數刻
不レ被レ仰二院司一之間、非二院司一之人々退出、大將同退
出了、奉レ號二建禮門院一云々、
今日參二女院御所一、
廿六日、戊戌、天晴、今日有下令レ申二入院一事上、子細不レ記、
廿七日、己亥、天晴、朝小雪、定能卿來、其妻昨日産二男子一
云々、明日除目、實守卿可レ勤二仕執筆一云々、語云、院
號定、人々申詞、大略建禮門也、但左大臣申云、五條院
之外、春華、脩明門之間云々、小門如何、不レ甘レ心々々、
廿八日、庚子、天晴、此日京官除目也、執筆右宰相中將實
守卿、攝政被二出座一云々、淸書上卿別當實家、宰相通
親卿云々、後夜以後被二始行一、顯官舉之間天曙、明日申
刻儀畢、人以爲二遲々一云々、又或人云、覽二大間一了起
レ座之時、不三別直二硯以下宮等一、頗爲レ失云々、今日參二
女院御所一、
廿九日、辛丑、天晴、見二聞書一、每事非レ據二近代之例一也、不
レ可レ驚、有房任二中將一、殊奇異々々、入レ夜、女院女房告
送云、聊御風氣御云々、仍馳參、殊六借御、仍所々修二
御誦經一、又有二護身一、暫而令二落居一給（御病カ）、女房等語云、自二
此酉刻許頗令二振給一、其後別事不レ御、之料如レ例、而之
間、只今乍レ居令二顛倒一給、其後不レ覺御二云々、及二深
更一歸宅、去比可レ有二御愼一之由、有二夢想事一、尤有二其
恐一々々々、
卅日、壬寅、天晴、早旦、女房告送云、今朝猶不レ快御云々、
卽辰時許馳參、御心地雖レ無二殊事一、御食事不レ通、又
殊辛御坐云々、極以爲レ歎、自二今夕一被レ始二御懺法、
僧三口一、今夜宿候、今日二位中將、山僧都尊忠等參入、二位
中將被二退出一了、

十二月

一日、癸卯、天晴、今日聊有二御減一、然而不二退出一、今日攝政
被レ參、自レ是被レ參二御堂一云々、今夜猶宿候、入レ夜有二
御增一、及二危急一、仍請二大原聖人一、令レ受レ戒給、及レ曉御
減、今日、新女院殿上始也、
入レ夜忠親卿參上、余謁、
二日、甲辰、天晴、昨今御有樣、同前事宜御也、今夜猶宿
候、令レ受レ戒給如二昨日一、今日召二信範入道一、沙二汰御役
後雜事一、
三日、乙巳、天晴、自二今日一、攝政被レ修二不動供一、余修二北
斗供一、今日殊有二御減一、御受戒如二昨日一、今日殊令二念

佛給、日來之間雖奉祈、御邪氣之體事、一切不令見給、又仰云、年來所存爲漸病者、先七ヶ日許居物付早追之、臨終之時、念佛之外、不可有他事之由所思也、而今度已無其憑、加之偏中風之所爲也、邪氣之體、更以不覺悟、若令渡邪氣者、必可爲臨終之違亂、此事更不可勸申者、然而攝政余等、(今日攝政參上、)猶申可居物氣付之由、御內心雖不說、又强非御不請、今日々次不宜、仍明日推可召物付之議定已了、又自去朔日、每日兩度、令浴藥湯給、殊有其御好之故也、今夜猶宿候、昨今奈良法印參入、今日下向了、御有樣非忽事之由被存歟、又南京物忩事等出來、依長者命忩下向云々、今日源中納言雅賴參上、余謁之、

四日、丙午、天晴、余竊令卜之處、(四イ)憲基經□□(卜也、)今日可爲御愼之由成推、(兆)而今旦近參上委奉見、死相不令現給、去一日危急御坐之時、御眼精卒倒、而今朝奉見、復例了、爲悅之處、及申刻頗令病惱給、自日中時欲居物氣付、而遲參之間、令辛苦給、仍忩召之處、事及危急、御辛〔苦〕忽滅、殊弱令見給、忽奉祈者、御臨修可散亂、大略御終焉之刻歟、又御眼精頗令替給了、於今者〔無〕其憑、請聖人、余相共奉勸念佛、能令唱給、(但不出御聲、微音令唱給也、)召懺法僧於障外合殺、此後不增不減、及丑刻少御汗出、(日來一切御汗不出也、)成奇之處、寅刻遂以崩御、御心神安穩、手取五色旗、心係九品望、安然而令入滅給了、聖人及余祗候左右、唱念佛、尊忠僧都候御傍、滿不動咒、御臨終之次第、如思實神妙也、昨日仰旨相叶、可然事也、抑自去朔日、每日令受戒給、又給布施、今日自院以女房文、被訪申、御返事分明令申給、其中只被申大將事之外、無思置事之由、哀憐之思彌切、聞者拭淚、

五日、丁未、天晴風吹、寅刻御閉眼以後、聖人退出、猶暫不止合殺、二位中將自去二日祗候、崩御了刻不候合御前、即被退出了、僧都猶籠候、近習女房一切祗候御邊、即可直御座之處、御身猶溫、仍暫相待、此間今夜御葬禮、幷籠僧已下事被沙汰、偏以嗚咽、敢不能成敗、只溺淚愁行雜事、御沒後事、先年併被書置了、仍不出異議、不可憚土用之由、雖載遺言、明日可入土用、仍今夜可有葬禮也、且是三ヶ日之內、可有此儀之由、同有御遺言〔之〕故也、

山候所事、僧都奉行遣人、（經光法師、）此兩三日致沙汰、（余依遣人矣、）先日以吉日掘始其穴、仍不及日次之沙汰、今度御悩之時、兼日有沙汰也、今日差遣豐前守能業、（御乳母子也、）爲行事、籠僧等遣請了、又可籠候御忌之輩定仰了、又素服之人、并役人等定仰了、（有御遺言也、）及巳終御體冷給了、仍奉直御座、其儀、先改御衣、（撤綿御衣、奉覆新合御衣也、先奉著替御小袖、元所著御之御小袖、雖不不淨、依平生仰、仍奉若替新御小袖也、御体之下ヨリ、漸拔取元小袖、奉覆新御小袖、左右并下方、能奉押合了、此間御体之上引張御衣、不使御身奉顯也、）新御小袖之上、置日來令懸給御袈裟、并菩提子念誦、其上奉引覆新合御衣、（奉引隱御首也、）件事等女房二人（洞院殿、別當殿、）役之、次撤御座傍御疊、（他女房人役之、）［乍］御筵、（紫御茵、若緣之御筵也、若御座敷之時、切放南御筵許例也、今御座筵、仍無其儀也、）副南西障子、北首奉置之、（僧都、并初役女房二人役之、）次御座東方、立唐紙屏風一帖、御枕上方副西、立燈臺擧燭、（北面、）其東居不斷香火蛇焚香、三尺阿彌陀佛奉渡御持佛堂、五色旗撤之納之、屏風與北障子之間、立三尺几帳、此間余已下、役女房等、殆及叫喚、大將失泣、見者彌添悲哀、此後女房（撰近習人、）兩三人相替祗候屏風［之］外、又念佛僧一人、相替候南障子外、唱光明眞言、及阿彌陀名號等、又常祗候男共兩三、相替候東緣、不上御在［所］、蔀也、如此雜事等定仰了、午刻退出直廬、先是攝政被參、門、以人被傳示、余悲泣之間不能謁、只答不覺之由、又早旦兼雅卿被參、付件人申、依此事、父子共籠居之由於院、即送使者云、奏聞之處、殊驚歎御云々、退出之後、忠親、雅賴、定能等卿來門外、各以人謝遣之、披日記等、注出葬禮、略定於一紙、（先日僧籠入道注申、大概、其上猶取捨之、）給基輔季長等了、凡奉行此兩人也、

初日御佛事、

戌刻着烏帽直衣、相具右大將、（衣冠布衣也、）參御堂御所、（以此所可爲御喪家、御遺言也、御平生之時、須奉渡也、又有其御意趣、而依爲主相方、奉制不令渡御、然而、依御遺言、用喪家之所也、又四條宮之例、於院不崩御、以法定院爲喪家、叶役例也、）［先］始行初日佛事、（講師忠玄、堂童子二人、衣冠、）給布施之後、（其法注與、）歸參御在所、先是修七ヶ寺御誦經、殿上人爲使、

御入棺事、

歸參之後、持參御棺、（先是、御在所南障子外昇居、侍六人役之、）役人五人昇之、居御傍板敷、（南北妻、）次基輔之外四人、暫退出、（此間

若薫爐、次尊忠僧都、基輔朝臣、并女房四人、洞院殿、別當殿、宰相殿、內侍、已上皆尼也、各以紙縒拌イ爲脇帶結之參、先撤屏風几帳等、開御棺帊蓋、其上被出雜物等、並置之、以北爲上、僧都役之、

次三衣、

先眞言筒、次御護、年來令持給云々、依御遺言入之也、

次野草衣、ヤウカ年來被儲置、大原聖人本覺房、寄梵字、唐綾單也、

次香、　次土砂、已上裹紙、

次針糸、押帖紙、女房必入之云々、　次帊衣、單生衣、四幅也、

此中御護、眞言、三衣等、素置御所棚上、此時取具置之也、若同棺可入御棺歟、可尋之、

次滕布、六丈一切、故殿并北政所例〔也〕、或四丈二切云々、

次入香於御棺底、皆入之、　次入土砂、少分殘之、爲散御墓所也、

已上僧都役之、

次役人六人參上、ヨウカ作御筵奉昇入御棺、役人等、不當袖於御棺也、次僧都取野草衣、奉覆之、奉押合左右御頸、引覆御首也、次自御下方、漸奉引拔合御衣、元奉覆御衣也、御小袖、袈裟、念誦等如本、次其裾方、同能奉押合、今カ次入眞言、次入御護、已上入御枕上方也、次入三衣、元裹紙、撤之置御傍并御体上等也、　次掩御棺蓋、次打釘、上下兩所打之、基輔役之、只一打打之、故實也、　次掩帊衣、次女房退入、次召季長、基輔、相共以布六丈、滕御棺、基輔爲役人、一身依難勤仕、召季長扶之也、滕了、御跡方結之、凡上下方共有布餘、爲結付車桙立也、次召他役人等、先是故御在所北、障子、取永役之、昇御棺以跡方爲先也、自寢殿北面、內也、奉渡御車寄方、余并大將等同參、先是爲寄御車於西南妻、殿上人等、皆著藁履、但不擧松明、只侍召繼等、少々擧也、祗候庭上、素御車寄、立屏風、又卷御車簾、侍等六人付轅、擡御車、卽昇、前方之役人二人、先乘御車、奉昇入、結付前桙立之後、自前方〔下〕了、又後方同結付後桙立了、垂簾、北簾前後共懸機、是例也、

渡御御墓所事、

奉乘御車畢、余及大將同車、出自東門、用南庭上車、入葉古車也、騎馬在車後、筑前守眞俊、共人七八人許、在此中、奉待參會最勝金剛院御所、後、依爲尋常御幸之儀、路間〔不〕步行、先例也、且又其路有程之上、隔河水、依便宜也、卽御車、牛童牛等、基輔進之、此外侍六人、付御車、車副二人、進之、差綱也、牛童持榻也、余網代車新調進之、廻御車北面、出御自東門、例也、爲如在之禮之時、不壞築垣、自御所南小路、號今小路、東行、自富小路南行、自河原東行、至于大和大路東折、入御自中最勝金剛院西

面、北四足路之門、殿上人十人許、幷僧都等步行、各着藁履、用白木杖、侍少々同候御共、（右衛門尉能成同之、）召使二人擧松明、在御車前、其外四五人、候御車左右及後方、念佛僧卅人、寺僧都被進、兼令進御墓所、又御前僧六口、同以兼參會、不候御共、是等皆先例也、余及大將參門內際、（先是着藁履、用白木杖、但不突之、令持人、大將同之、共上棺掃例也、）御車過御之時、居地、（今生之禮、只今許也、涙漣悲泣之至、無物取喩、）卽步行、御共々人等、乘燭在前後、他殿上人、幷僧都、同候、余後殿上人等不擧松明、依殊略儀也、雜人等多欲入門內、仍余暫立留、能加制止、敢不得入、閉門了、自御所幷御堂之前也、（南方）東行、自南山路南行、自此路口除役人之外、其人皆悉留之、御車至穴南際、爲南暫立之、余、及大將、僧都、資長、賴輔入道、經光法師等候之、其外役人六人也、又侍役人六人、此外一切不參入也、雜人等猶交樹林、仍遣侍等、悉加檢知、追拂了、先是山東南兩面、仰武勇之輩、令守護、爲不令通雜人也、兼能被其沙汰〔之〕故、今夜一切無狼藉、尤爲悅不少、出御之後、勘解由判官祐俊、以竹箒拂御在所、先例也、

御葬禮事、

立定御車之後、於御車後（穴南頭也、）有導師兒願事、（導師左、下﨟勤之、伊覺、兒願右、上﨟勤之、忠玄、）事訖、各給布施一裹、（殿上人取之、）次僧徒頗退、立御車西南方、（他念佛僧歸遣了、依見訖也、）此間消近邊松明等、次放御車トコ、奉居穴際、仍役人五人、（其外加侍等、）奉舁出御棺、（有道路、）暫奉居穴南際、解滕布切中、懸御棺上下、又儲他布（四丈）懸中、役人五人、侍一人、取布端々、（他侍等又扶持之、）漸奉沈穴底、北首、畢、次余取鋤入土、（三度、）次大將同前、此後役人等次第如此、（雖不可必然、只各勤仕之、）其後侍等埋之、寄人夫、早速爲終也、漸及終頭、且立廻釘拔、其上立石卒都婆、（自御平生昔、被造儲、御手令書銘給也、）此間例時僧等且退歸、其後余及大將歸宅、依俗說、用他道經山中、出自西面八足門也、於欲乘車之所洗足、是又例也、（大將同以小桶小杓、共人令洗之等如形也、）於路次河邊、僕從進草人形、意氣了返給了、（大將同之、）直參御堂、（路間共人等乘馬也、）僧都乘賴輔入道車云々、於御堂、始每日佛事、先佛經供養、（導師忠玄律師、著甲袈裟、（無棠蓋子也））次例時調聲、（同前、）同前事了、自今夜、宿候此御堂御所、大將同之、舊臣女房一兩、（洞院殿、別當殿、）同以伺候、爲聽聞也、以新御所北對、

并東僧房等一、爲ニ籠僧宿所一、又女房一兩、祗ニ候彼御所東對一、自ニ今夜一、於ニ彼御所御終焉之所一、始修ニ阿彌陀護摩一、公豪阿闍梨、

僧名、六口、是御遺言也、

律師忠玄、

阿闍梨伊覺、　公豪、

行家、　觀明、

長宗、

忠玄、觀明之外、御遺言也、〔元〕被レ入ニ覺〔智〕家寛等一、而覺智爲ニ僧正一、家寛入滅、〔仍〕今度御惱之時、申ニ事〔之〕由一之處、覺智分可レ示ニ其人一、今一兩口可ニ計入一云云、此兩人依レ非ニ外人所レ入也、此中無ニ能說人一、尤遺恨、且是能説なれは、若僧綱なれはとて、不ニ思懸一之人不レ可レ入之由、有ニ御遺言一之上、又可レ然之猶、多入ニ高倉院御忌、辨邦綱卿忌等一之間、有レ憚不レ請、其外又殊無ニ能說之聞一歟、爲レ之如何、

初日御佛事、

大日一鋪、二幅、三イ　法華經一部、摺寫、

布施、導師、被物一重、布施一裹、（絹裹也、布三段）、今夜依ニ卒爾一、只給ニ長絹一疋一也、

題名僧、布施一裹、布二段、

供米、導師五斗、題名僧三斗、

每日分、

阿彌陀像一鋪、被レ寫ニ七體一、每七日可ニ懸改一、是御遺言也、

法華經一卷、是又御遺言也、雖レ有ニ全少之難一、爲レ不レ違ニ御誡一、守ニ其御訓一而已、

布施、導師二段、餘僧二段、

七ヶ寺御誦經、

珍皇寺、極樂寺、法性寺、最勝金剛院、

淨光明院、東寺、西寺、

使二人、國行、長俊、依ニ不足一、家行也、殿上人也、

分ニ素服一事、

御出以前分レ之、然而今日依ニ日次不レ宜、各不レ着レ之、余并大將分安ニ置宿所一、人々皆給レ之置レ宅云云、

六日、戊申、天晴、早旦、懺法依レ爲ニ發願一、有ニ奉請之段一、調聲忠玄、前律師、籠僧之中第一﨟也、僧等各着ニ例鈍色裝束一、依ニ布裝束未ニ調出一也、件布裝束、依ニ大治以後例一、自レ上可レ給也、申刻有ニ每日佛經供養、今日第一局也、講師伊覺阿闍梨、第二﨟也、給ニ布施一之後、有ニ例時一、每日如レ此、自ニ今日一、余〔奉レ爲〕聖靈一、奉レ始ニ

阿彌陀大咒一、今旦之悲泣、無レ物二手取一喩、愛心不レ休、悲涙無レ乾、

七日、己酉天晴、朝懺法、夕例講例時等、如二昨日一、〔巡〕講師公豪勤レ之、依レ爲二密宗一、說法之後供養法、行家稱二密宗一、辭而不レ勤、公豪勤二本寺竪義一、仍頗有二顯宗之器一云々、今日木工頭棟範、爲二攝政使一來二門外一、弔二喪家一、僧供米料五千石有二沙汰一云々、尤爲二本懷一之由令レ答了、大外記賴業來二門外一云々、

八日、庚戌天晴、懺法例時如レ例、巡導師覲明也、行家雖レ當レ巡辭退、子細見二昨日記一、今日奉レ滿二阿彌陀大咒遍數一了、壬辰、雜事等沙汰之間、依レ無二其暇一及二今日一也、自二今日一奉レ始二彌陀百萬遍一、

九日、辛亥天晴、例講、々師長宗、

十日、壬子天晴、例講、々師忠玄、

十一日、癸丑天晴、例講、々師伊覺、

抑日來之間、每日布施物不法之由、有二其聞一、去夜〔始〕聞レ之、仍召二出其布施一、加二撿知一之處、實以不レ足レ言、仍奉行之輩加二勘發一、定二下式法一了、是猶雖レ非レ如レ法、停二止殊不法一也、凡上下沙汰人、無レ所二于披陳一、大略同意之沙汰歟、末代之人意可二彈指一、今日初七日也、〔仍〕付二物忌一、然而强不二堅固一、今日僧侶皆着二甲袈裟一、是先例也、但講師不レ着二表衣一也、

十二日、甲寅天晴、懺法之後、自地退二出南家一、御葬送日、卽不レ問二日吉凶一退出了、仍不レ及二日次之沙汰一也、然而今日自然又無レ障之日也、浴レ湯梳レ髮、大將同所二相具一也、泰經朝臣、參二御堂御所門外一云々、基輔謝二遣之一、入道關白送二使者一云、依レ無二日次一、及二今日一不レ申二案內一、尤懈怠也云々、入レ夜歸二參御堂一、今日佛嚴聖人來、示二合故女院御菩提之間事一、

十三日、乙卯天晴、二位中將兼房、今日始參籠、但不二伺候一、自二居宅一可レ被レ參云々、卽今日退出之後、可レ着二鼠色一云々、申刻、寺僧都覺尊被レ參、於二東面緣閑所方也、邊一謁レ之、例講、々師覲明、今夜院御所御渡云々、又建禮門院入內云々、子細追可レ尋記一、

十四日、丙辰天晴、例講、々師長宗、未刻許、前源中納言雅賴卿來、於二東面緣邊一謁レ之、數刻談語之後退出了、

十五日、丁巳天晴、例講、々師忠玄、佛嚴持二來〔沒後〕追善之要文一通一、

十六日、戊午天晴、例講々、師伊覺、二位中將參入、夜陰

定能卿來、於綠遊謁之、今夜院御佛名云々、
十七日、己未天晴、例講、々師公豪、
十八日、庚申及晩小雨、懺法次有例講、今日第二七日也、講師觀明、阿彌陀三尊、今日巡役公豪也、而三七日不交羂索、可充伊覺、依爲南都僧也、四七日不動、可充公豪、依爲密宗也、因茲召越觀明、今日所令勤仕也、今日二位中將參入、被着鼠色練狩衣、無裏、信範入道來、大將狩衣可切尻、依非從服也、余履可黑之由、所令申也、入夜資長入道來、件人籠候御忌、今日着御色、卽參宿近邊也、於御堂謁之、今日酉刻、余及大將着御服、陰陽師有親、先日進勘文、其濃色也、余先於家中着直衣、橡無裏、鈍色衣也、出郭外、織戶外也、於乙方向同方着素服、巫服帶麻繩、紙ヲ卷也、歸入之後、大將於同所着之、先是於家中着布衣、依余例用布狩衣袴也、黑色鈍色衣、輕服帶麻布、布卷紙也、其色雖黑、用輕服帶、四條宮御時、知足院殿例也、又今日召陰陽師有親、問御法事日次、卽進勘文、正月十八日、時未、又仰遣御願文事於兼光朝臣之許、又七僧十二僧仰了、又今日改御裝束、御堂壺禰懸黑簾、黑緣、其中敷鈍色緣疊、僧座 公卿座等不改之、自餘所伊與簾也、疊同前、殿上鈍色緣疊、日給辛櫃如例、簡入袋立辛櫃上、黑漆臺盤、抑余須改居所也、而一切無其所、仍只本居所改鋪設也、大將方殊不改之、頗依輕也、又長寬之度、孝子宿所等、不改之例也、又余及大將膳、用黑高坏土器也、不用黑器、非實之二親之故也、
十九日、辛酉天晴、例講、〔々〕師長宗、
廿日、壬戌晝以後雨下、例講、〔々〕師忠玄、
廿一日、癸亥例講、〔々〕師伊覺、
廿二日、甲子天晴、懺法之次、〔有〕例講、々師公豪、此日奈良法印被供養佛經、導師忠玄、有願文、俊經〔卿〕草、伊經淸書、釋迦等身木像也、木像佛殊不可然之由、故院有仰、不被聞、及此狀之間、有如此歟、
廿三日、乙丑今夜依節分、方違東山邊、御墓所爲遠小堂也、
廿四日、丙寅
廿五日、丁卯陰晴不定、此日於御墓所、供養隨意曼陀羅一鋪、件佛等、故院殊令積功給佛等也、自筆率書八名經一卷、依夢想殊率書此經也、請大原聖人爲導師、以六道僧爲請僧、余參御墓所、聽聞之後、所作了歸參、
廿六日、戊辰

廿七日、己巳

廿八日、庚午

廿九日、辛未廻二燈盖一如レ例、

此日山僧都佛經供養、講師忠玄、基輔朝臣同佛經供養、講師伊覺、

右治承五年辛丑冬秋此一帙墨付九拾五枚者以三緣院道敎公手澤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了

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二課號玉葉爲后昆之儀範其末苗不讓他祕擁而可貯深奥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三十六終

玉葉　巻第三十七

為壽永元年
自養和二年正月
至同年十二月

養和二年〔五月廿七日丙申改元、為二壽永元年一也、〕

正月〔大〕

一日、壬申晴、例講、々師忠玄律師、依レ為二喪家之内一、不レ見レ鏡不レ服レ藥、依二長元々年經頼記一也、雖レ備二進歯堅一、不レ取二出前一也、用二精進一手水節供共以停止、但政所供二菓物一如レ例、去夜追儺之次被レ行二除目叙位僧事等一云々、資盛任二中將一云々、南家不レ改二鋪設一、只如二舊年一也、少將雖二亮闇一見レ鏡云々、大將方同停止、元正之禮也、

二日、癸酉天陰雨下、例講、々師伊覺、

三日、甲戌天晴、懺法之次有二例講一、講師公豪、今日四七日也、講師同人、依レ相二當不動尊一、密宗人勤レ之、余、僧都、大將皆着二素服一、逢二講演一如レ例、

四日、乙亥天晴、例講、々師覲明、

五日、丙子天陰雨下、例講、々師長宗、二位中將兼房參入、今年始所レ參也、今日穢氣滿二三十日一了、依二諒闇一不レ被レ行二叙位一、先例也、

六日、丁亥天晴、依レ為二年始之吉日一、大將白地退出沐浴、歸參、例講、々師忠玄、

七日、戊寅陰晴不定、例講、々師伊覺、停二止家節供一、覺智僧正來、余對面、無二白馬節一、依二亮闇一也、

八日、己卯天晴、例講、々師公豪、今日、余白地退出、入レ夜歸參、大將同レ之、

九日、庚辰天晴、例講、々師覲明、今夜為二方違一向二東山邊一、報鐘之後歸參、去夜有二僧事一云々、見二聞書一、覺尊僧都任二大僧都一、二位中將息少僧叙二法眼一、其師覺智辭二僧正一所二申叙一也、

十日、辛巳天晴、例講、々師長宗、

十一日、壬午雨下、例講、々師忠玄、

十二日、癸未天晴、朝間小雨、此日、舊臣女房等、奉レ供二養結縁經一、講師澄憲僧都、能僧之中、無下堪二說法一之輩上、而於二今之一品經一者、聊有下可レ演二旨趣一之事上、故

院御平生之昔有二此御願一、即近臣女房等手自書レ之、其中藥王品一、自筆所二令レ書給一也、然間、其功未レ及レ半、自然涉二年月一、其願遂默止、今過二此崩御一、恨レ之尤切、不レ知二手足所一レ措、爰近臣之陪妾仕女等、開二彼舊經等一、拭二紅淚一嗚咽、往年之結衆、或有二終命之者一、或有二遁世之類一、當時祗候之輩、各補二其闕一、又添二莊嚴一、此中余女房、自筆書二寫般若心經一、爲レ答二芳恩一也、普賢菩薩、幷十羅剎女、一鋪半、女房等手自所レ奉レ圖也、依レ有二如レ此等之子細一、殊所レ請二能說一也、式部少輔草二願文一、昨日持二參其草一、依二意趣不一レ詳、再三令二改直一、猶雖二不快一、怒以清書、右中辨光雅淸二書之一、今日、女房參入聽聞、

十三日、甲申、天晴、例講、〻師公深、

十四日、乙酉、天晴、例講、〻師觀明、此日依二吉日一、攝政始被レ參二直廬一、於二孝子聽聞之所一謁レ之、小時被レ參二高倉院一了、今日御正日云〻、御齋會竟如レ例、但依二御國忌一、無二論義一、幷香水加持之儀一云〻、

十五日、丙戌、天晴、例講、〻師長宗、停二止節供一、

十六日、丁亥、天晴、例講、〻師忠玄、入レ夜左中辨兼光、持二參願文草一、文章優美、一兩所有二改直之所一、仰レ候直付了、

十七日、戊子、雨下、此日、大將修二佛事一、以二辨曉律師一爲二講師一、說法優美也、副二供一養一日經一、件經、書寫之法、過二普通之儀一、喚二禪侶卅口一、今曉、先行水之後、始二懺法一、依レ爲二聲明師一、以二行宗一爲二調聲一、卅口之外也、六根段之禮拜、如二如法經之儀一、其後、同時摺レ經、令レ書二始懺法一、以後賜二小施物一、未刻、終二寫功一、曉鐘以前、余〔向〕二其〔道場〕一、以二女院新御所一爲二其所一、即崩御之所也、筆立以後歸來、於二廿八品之題名一者、先仰二書手一令レ闕二其行一、余、及大將令レ書レ之、爲二結緣一也、皆終二寫功一、調レ卷了之後、於二御堂御所一令レ書也、跡門十四品、大將書レ之、本門十四品、余書レ之、雅賴定能兩卿來、共吉服布衣也、今日、亮闍覺之由大祓也、仍兩卿着レ吉也、女房爲二聽聞一參二御堂一、今日、左大將以二其息少將公守一爲レ使、余喪依レ無二所使一不レ謁、以レ人謝二遣之一、今夜退去一宿、早旦歸參、例講、〔〻〕師伊覺、

十八日、己丑、天晴、朝懺法之次、女房供二養佛經一、永久京極北政所御事之後、仁和寺北政所有二佛經供養一、彼度、同法事日之朝有二此事一、今度自然當二吉曜一、叶二嘉例一者也、道師忠玄、

此日御法事也、七僧、十二僧、大治之例也、願文、諷誦、共兼光草レ之、忠親卿淸二書之一、朝佛事訖、堂莊嚴、未刻、

公卿僧徒參入、奉行右中辨兼光朝臣申事具之由、仰可始之由、卽公卿着庇座、權大納言宗家卿、權中納言兼雅卿、忠親卿、成範卿、前中納言雅賴卿、參議定能卿、光能卿等也、（依座狹、定能、光能不着座、抑、本所不催公卿衣冠、殿上人束帶、大治例也、而定能一人着衣冠、他卿皆束帶也、）次衆僧參上着座、先是、公卿着座以前、從僧置草座、三衣筥、香爐〔筥〕等、如例、〔次〕講讀師、先着禮盤、禮佛之後登高座、（講師右、讀師左、御所雖在〔左、讀〕講師在右、先例也、）次唄、次堂童子着座、（左方盛定、範光、右方有家、家實、）次分花筥、次散花、次行道、次對揚、次講師啓白、次堂達取願文、（挿文杖、寄立御經筥机也、）授講師、次揚經題、（五部大乘經、幷金泥法華經等也、件五部大乘經、御平生之時、以諸人反古料紙被書之、但法華涅〔槃〕之二部、未終功、御沒後、余調加之、）次發願、次諷誦、（有所々諷經等、）次說法、甚優美也、其中、當座御導師、在八旬之頹齡、奉先立六旬之君、〔當座師導〕之由稱之、卽悲泣、聞者豈不拭紅淚、次下座、次呪願、三禮、着座禮盤、禮佛三度之後復座、（無行香之時、〔不可〕有三禮之由、僧徒〔存〕之、而依大治〔之〕例、余示之、〔令〕三禮也、）次〔賜〕布施、引〔諸〕僧〔布施了〕、自御所〔方〕賜御比多々禮一領、（比曾〔久色、御綾〕淺黃裏、）經〔家〕朝臣、〔幷〕盛定、等昇之、自東面方、經南簀子、置講師前、蓋是大治、長寬等例也、次公卿、僧徒、各以退去、御法事了、例講、々師公豪、次例時如例、今日、二位中將、山僧都、大將等、於一所聽聞之、中將之外着素服如例、

十九日、庚寅、天晴、例講、々師觀明、

廿日、辛卯、天晴、例講、々師長宗、此日、男方結緣經供養、講師忠玄說法、與女房一品經玄隔、太片腹痛歟、此中、余自筆奉書壽量品、

廿一日、壬辰、天晴、例講、々師忠玄、此日、二位中將兼房、幷女房洞院局、佛經供養、其導師公豪、

廿二日、癸巳、天晴、例講、々師伊覺、今日、余佛經供養、自筆書妙經一部、幷員經、及觀無量壽經、八名經等、前院御反故料紙也、導師澄憲僧都、說法殊優美、仍給野劍一腰、

廿三日、甲午、天晴、例講、々師公豪、此日、季長朝臣、（朝臣イ）幷女房別當局、佛經供養、又賴輔入道同供養、（季長導師觀明、賴輔入道導師長宗、（本イ）別當局導師伊覺、）此日、攝政被參、余對面如初、今夜退出夜宿、去十七日始退出、其後明日當七日、仍今日又所退出也、

廿四日、乙未、天晴、例講、々師觀明、懺（本イ）法之次被行之、其後、女房宰相局佛經供養、導師長宗、此日、御正日也、兩界曼陀羅墨字梵字、（實嚴阿闍梨書之、）導師全玄、讃衆十口、（聲僧六口、殘四口、導師相具之、）奉行兼光朝臣、無願文、依大治例、

也、

巳刻、堂莊嚴、未刻、公卿僧徒參集、執蓋役人同以參入、而奉行季長朝臣、（内々申二沙汰一、兼日奉レ之人也、）忘却不レ召二設蓋一、仍忽雖レ尋二寂勝光院之邊一、借二用法勝寺一云々、雖レ叶二楚忽之用一、仍准二此御堂供養時之例一、略二庭儀一、可レ為二堂上之例一之由、召二仰兼光一了、季長、日來之間一事無二解怠一、至二于今日一、現二此卑陋一了、不敵（可敵歟）之事具了、兼光〔申二〕事由一、仰二可レ始之由一、次公卿着座、權大納言宗家、（衣冠、）權中納言兼雅、忠親、（已上束帶、）參議定能、（直衣、本所儀如レ此、）經房（束帶、）等也、次導師、率二讃衆十口一參着、匝二行道之後一、直着二禮盤一、次導師啓白、次揚二御經題一、次諷誦、（主理僧都為二諷誦導師一、）先本所、次所々口次說法、次三禮、（依二度々例一、不レ敷レ座、）次供養法、（出讃如レ例、）次導師着二下座一、次賜二布施一了、自二御所方一給二御手箱一合一、（納二錦袋一、季長朝臣取レ之、）大治之例賜二御衣一、今度依レ無二其物一、給二御手箱一也、次公卿、僧徒等退下、次僧侶不レ改二裝束一、例時結願之後賜二布施一、次余參二御墓所一、（大將同レ之、）見二廻御堂一了後歸二南家一、今夜、女房等留二候御堂一也、日來之間、不斷念佛、御周闋、不レ可二退轉一之由、召仰了、女房侍二僧〔侶〕等一、可二結番一之由仰了、大將宿二賴輔入道南家一、此宅無二其所一之故也、七々之忌景已滿、綿々之愁彌切、今日之哀傷、殆勝二彼遷化之曉一、神心如レ屠、悲哉〔云々〕、

今日、曼陀羅供之外、無二七々日之佛供養一、長寬故殿御例也、

廿五日、（丙申、）天晴、今日、徒然悲歎、更不レ可二堪忍一、溫顏在レ眼、戀慕之思、不レ知レ所レ謝、言而有レ餘、

廿六日、（丁酉、）天晴、參二御堂一、此日、御月忌始也、導師忠玄、二位中將僧都等被レ參、大將同所二相具一也、今日早旦、山法印來、即被レ向二西山之別所一了、

廿七日、（戊戌、）雨下、

廿八日、（己亥、）天晴、藏人宮内□□□來、

廿九日、（庚子、）天晴、全玄僧正來、示二合法印灌頂之間事一、又佛嚴聖人來、

卅日、（庚子、）陰晴不レ定、傳聞、自二昨日一、內裏有二五體不具穢一、卅日、七日之間有二沙汰一、遂被レ定二七ヶ日一了云々、

二月（小）

一日、（壬寅、）天晴、靜賢法印來、余對面、

二日、（癸卯、）天晴、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也、定能卿來、依二內裏穢一、大原野祭延引了、以二中卯一可レ被レ行云々、

三日、甲辰天晴、自今日大將風病、仍爲訪行向、頗有辛苦之氣、仍自今夜行土公鬼氣、招魂等祭、又修仁王講、及晩女房同爲訪行向、傳聞、院中有卅日之穢、是乞食法師、於門內餓死云々、今朝見付、疑自昨日在之者云々、

四日、乙巳天晴、今日又爲訪大將行向、泰經朝臣來、示付山法印事、又仰付國事等、(但國事以人傳仰也、)泰經云、勝安樂院領事、松殿姫君、(候八條院也、)可知行之樣、有其沙汰云々、

余早速申事由、避此堂之沙汰了、尤可自愛々々、泰經又有盛氣者也、

花山納言來示云、可有大納言闕、今度、兼雅無望、以大將可被任之由申院了、閣下同心可令申給云々、芳志之至、本懷已足者歟、

五日、丙午雨下、依御月忌參御堂、二位中將不被參、今日、講師伊覺也、事了後暫候、念佛轉經等之後、及晩頭來、今日、大將女房、自法住寺來大將第、(自女院御崩日、所寄宿父納言法住寺家也、)

六日、丁未天晴、〔依〕爲年始之吉日、大將白地退出、沐浴歸參、例講、々師忠玄、〔〕依不奉幣、不神齋、

七日、戊申雨下、此日、依春日祭神齋、雖重喪之間、猶忌僧尼、服者、月水等如何、但同服幷從服之輩、不忌之、

八日、己酉天晴、神齋如昨、秉燭之後、大原聖人(本成房、)來、數刻語後世事、及子夜退歸、今夜方違如例、山僧都來、向方違之所、今夜、大將新始修普賢延命供、請還阿闍梨、是法印、每月七ヶ日可修之、新圖繪之尊像也、

九日、庚戌天晴、巳刻、法性寺座主來、大略終日談語、自他巨細事等也、秉燭之後被歸了、同刻、二位中將來、小時被歸了、申刻、頭辨親宗爲院御使來、依觸院穢、南面緣懸片尻、余在簾中長押上謁之、是入道關白被訴申(有假名消息、幷庄々目錄、)寂勝金剛院事也、余申子細了、未曾有事也、不能左右之、理非之間、只仰蒼穹、所詮、全非執申其所、奉爲前院、及如此之沙汰之條、悲歎猶有餘之〔趣〕也、

十日、辛亥天晴、遠忌也、遣〔佛〕經布施取等於光明院、如例、親宗朝臣仰進院宣云、猶少〔々可〕分與松殿云々、猶申子細了、

十一日、壬子天晴、依召、故女院處分狀案、進覽院、實

是沒後之御耻辱、言而有餘者歟、入道關白之訴、猶々未曾有事也、此事、女院御存生之時、被申置院事、勅報之趣、分明之事、件案內、同進覽之處、法皇頗有伏理之御氣色云々、素懷仰下之趣、尤奇氣也、慾生見如此事、可悲云々、

十三日、（甲寅）陰晴不定、依爲彼岸初日、於御堂、自今日七ケ日、可奉滿寶篋印陀羅尼、（留候僧三口也、）故院、平日被圖寫二鋪之眞像、（一鋪如意輪、一鋪不動、）而今日、奉供養中不動像、幷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余自筆書之、）導師公豪、於如意輪者、來十八日、以覺智僧正、爲導師、可遂供養也、余今日參御堂、

十四日（乙卯）雨下、申刻參御堂、

十五日（丙辰）天晴、酉刻參御堂、典樂頭定成、參問所勞事、大將、自今夕、渡邪氣、智詮修不動供祈之、

十六日、（丁巳）陰晴不定、及晚參御堂、傳聞、入道關白、猶可被訴申最勝金剛院事〔云々〕、此事、奉爲故女院、沒後御瑕瑾歟、不能左右事也、

十七日、（戊午）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召簾前、談雜事、其次語云、自去正月十四日、至晦、七箇日之間、火星守犯歲星、是治承三年逆亂之時變也、殊爲執政之愼云々、及晚參御堂、傳聞、最勝金剛院事、已以顯家被付頭辨、々々仍遣使者、相尋之處、事已實也、大將今日沐浴、

十八日、（己未）微雨下、午刻參御堂、今日供養百（四カ）種於舍利之次、有佛經供養事、佛者如意輪繪像、御平生之時、雖被圖寫、未遂供養、今日、依爲吉曜、遂之、經者蛤貝書之、聖靈、平日殊令好貝覆之戲給、仍爲飜彼罪、所寫眞實之妙文也、且先例多存故也、以覺智僧正、爲導師、以留候僧三口、爲請僧、事起率爾、不及兼日之沙汰、又有飲食、衣服、臥具、醫樂之四種之供養、事了、分賜僧等、講演之或（了イ、式カ）如普通舍利講、先總禮、傳供之後、說法式等也、此次、女房三位局、有佛經供養事、導師同人、今日、二位中將、僧都等參上、大將又扶病參入聽聞、

十九日、（庚申）雨下、此日、故殿御忌日也、女院御沙汰之御佛事猶修之前、院廳沙汰也、是先例也、午刻參御堂、兩座佛事、同時供養如例年、導師覺智僧正也、先參淨光明院、（攝政被參云々、）云々、源中納言參入、講演了、念（余カ）對面、及晚寶篋印陀羅尼轉讀結願了、給小布施、件陀羅尼、彼岸之間、每日一時、以三口僧、各廿一反令滿（兩カ）

也、七箇日之間、三百八十一反也、

廿日、辛酉、天晴、大夫史隆職來、召レ前談二雜事一、語申云、東大寺大佛御首事、以レ土可レ造レ形云々、用途大略以二智識物一成寄之由、重源聖人令レ申云々、入レ夜大將不例之由告來、卽行向、無二殊事一、智詮祈レ之、落居了、亥刻歟、

廿一日、壬戌、天晴、今日、聊有二立願〔之〕事一、

廿二日、癸亥、天晴、早旦、信範入道來、自二未刻許一風病更發、浴湯之後、彌增二溫氣一加レ火、東西不レ覺、服二訶梨勒丸一、瀉之後、入レ夜少滅、溫氣少散、

廿三日、甲子、天晴、今日、風病頗宜、食事不レ如レ例、無レ力無レ術、午刻、泰親朝臣來、去比、火星犯二歲星一、近日、又金星犯二同星一、其常事、但火星之變、治承三年大亂之時變也云々、又云、此間、金星欲レ犯二昴宿一、若如レ存犯レ之者、殊勝大事之變也、仍兼所レ申也、占文不快云々、相次、典藥頭定成來、問二大將灸治之間事一、申下來月四日爲二吉日一之由上、左中辨兼光、爲レ訪二大將一來、

廿四日、乙丑、陰晴不レ定、所勞今日增、自二昨日一、然而不レ及二一昨日一、余有二今來月可レ愼レ命之夢想一、若大漸之期歟、全不レ爲レ歟、只恨罪障多積、無二冥途資粮一、可レ悲々々、

今夜、小御堂修二月也、公卿式部大輔俊經卿一人、殿〔上人〕五六人云々、大導師實顯法橋云々、余依レ疾不參、遺恨々々、

廿五日、丙辰、雨下、入レ夜雷鳴、巳刻許、法性寺座主來、依レ疾乍レ臥謁レ之、談二萬事一、及レ晚、被レ歸了、

廿六日、丁巳、天晴、及レ晚雨下、佛嚴聖人來問レ疾、余乍レ臥對面、示下更無二命厄一之由上、又招二大將一令レ見口口、依二所惱一也、申云、有二小邪氣一歟、同不レ及二其恐一、渡二邪氣一之後、可レ加二少灸治一云々、此日、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云云、公卿不參云々、

廿七日、戊午、陰晴不レ定、

廿八日、己未、

廿九日、庚子、雨下、法皇幸二仁和寺法親王房一、法親王被レ供三養五部大乘經一、請僧廿口、以二澄憲僧都一爲二導師一云々、布施卅八云々、近代之施物過非二功德一、傾二國家之產一、太以無二一世之益一事也、法皇被レ行二勸賞一、實任僧都敍二法印一云々、是又何故哉、

三月〔大〕

一日、(辛未)天晴、申刻、頭辨親宗朝臣來、依今朝招引也、余在湯之間也、暫經程汗入之後、隔簾謁之、示付大將大納言所望事、(資賢卿、辭大納言之由風聞、)年齡未闌、雖強不可忿思、帶將軍之〔納言〕、空無過亞相之闕、加之、兼雅卿先日相觸云、今度大納言之闕、拜任之仁、在兼雅歟、法皇之御氣色如此云々、而枉以右大將可被任之由申入了、天氣雖不惡、頗年齡幼若之由、有其仰云々、其條勿論也、兼雅無其望之旨、早可被申入也、今度、以大將之拜任、爲身之大望云々、會釋之旨、尤爲本懷、但大將只今不可事闕、猶早可被任之由、粗雖令答、重被示云、我爲中納言之第一、又爲院近臣、然者只今不可(ナイ)被超越下﨟、此時故不奉超幕下者、向後被推諸人之濫望、御昇進無期歟、仍殊所避申也云々、條々之事、爲親昵之本意之上、近代之事、貴非無向後之不儀、仍慭付頭辨所奏達也、但先達件納言、面目其然、可奏聞之由相合了、人意無盡也、自爲恐變心也者、此次、禪門訴訟之間、相尋之處、親宗朝臣云、此事欲申入子細之處、詞未了、勅云、此事元能聞食了、只今不可及沙汰云々者、然者彼訴狀無許容歟、尤神妙也云々、此人以彼申狀、爲理之由令存旨、本所聞也、仍面謁之次、立條々道理、具以示聞、覽有疑殆之氣色、委聞極之後、頗伏理了歟、所詮、彼訴訟之狀、偏爲前院御瑕瑾、如此事雖有先蹤、不沙汰者、設而止、於今〔者〕、當時後代、雖一人聞滯之人、不可令聞之由示了、答尤可然之由、小時退出了、

二日、(壬申)陰晴不定、定能卿來、

三日、(癸酉)雨下、今日、依重喪停節供、五七九〔等〕月皆同、先例也、

四日、(甲戌)天晴、此日、大將加灸治、典藥頭定成奉仕之、(十五ヶ所、)賜女房衣三領、幷牛一頭、今日、中御門大納言被來、余湯治之間、不謁之、以人謝遣之、又五位藏人親經來、

五日、(乙亥)此日、故院御月忌也、余依湯治不參、大將又依灸治不參、今日大將來余第、加灸治、

六日、(丙子)天晴、明日、少將欲拜賀、而院、明曉可參今熊野給云々、仍延引了、大將來、加灸治如昨、今日灸了、此日、除目始也、執筆左大辨經房卿、

七日、丁丑雨下、除目中日、執筆同人、
八日、戊寅陰、大將、大納言所望事、問二遣頭辨親宗朝臣
許一之處、昨日申慦、御氣色不レ惡、只今可二參奏一、其後
事可レ切候也云々、入レ夜、兼雅卿送レ札云、大將殿御所
望事若沙汰歟と覺候也、一切無二承及事一、棄(井イ)思給云々、
今日入眼也、先被レ行二敍位一、執筆同人、
九日、己卯天晴、未刻見二聞書一、權大納言兼雅卿、權中納
言實守卿、參議不レ被レ任、定能卿、中將、光能卿、右兵衛
督、泰經朝臣大藏卿、等、皆以還任了、凡去治承三年解官
之人々、去冬今春除目、過半還補了歟、此外事雖レ多、
不レ追レ記、
抑大將所望事、倩案二先例一、已爲二理運一、然而年少之者、
不レ可レ怨之由、令レ存之處、兼雅卿遮有二示旨一、且存二親
昵本意一之由、就二彼狀一、令二奏達一之處、無二勅許一、即被
レ補二彼卿一了、次第未レ得二其心一者歟、
十日、庚辰天晴、
十一日、辛巳天晴、亥刻衣始、
經家朝臣來語云、除目入眼、亥刻被二始行一、而翌日午刻
事訖、甚遲云々、去年秋除目、申刻訖、然而晩鐘之後被
レ始、然者校二量彼是一、無二幾之勝劣一云々、今夕被レ行二

下名一云々、
十二日、壬午天晴、入レ夜人傳云、今日午刻許、頭辨親宗
朝臣、爲二院御使一、向二前幕下第一、不レ知二何事一、大將以レ人示二
親宗一云、天下之亂、君之御政不當等、偏汝所爲也、故
禪門者、有二遺恨一之時、直報二答〔之〕一、於二宗盛一者、存二
尋常一、萬事如レ不レ存如レ不レ知、仍於レ事損二面目一、頗
所二怨申一也云々、親宗迷惑、逐電退出之後閉二門戶一了
云々、又天下之亂出來〔歟〕、凡不レ能二左右一云々、去夜
下名無二別事一、
十三日、癸未
十四日、甲申
十五日、乙酉天晴、沐浴、入レ夜參二宿御堂御所一、自二今日初
夜時一、可レ始二如法懺法（其間、如法可レ讀二誦法花經一也、）前、方便之懺法一
之故也、自二來廿三日一可レ始二正修一也、須レ始レ自二明日
廿二一、可レ滿二七箇日一也、而依二日次不一レ宜故、自二今夜一
所レ始二加行一也、此事、前僧都顯眞、幷大原聖人湛
斆、（本淨房、）山智海法橋等之勸進也、其所レ求之意趣、廣爲
レ利二群生一也、殊又爲レ直二天下之亂一、又爲レ消二戰場終
命之輩怨靈一也、其外廻向、可レ任二各々意趣一云々、爲
レ始二台岳、山洛一、一同多以結緣、余病受レ身、旦暮雖レ難

知、深有所思、強所始此行也、依労病、自然經時刻、子刻許始之、智詮阿闍梨、長宗阿闍梨件長宗、爲故院寵僧、候御房何所召也、等也、公棊、行家、各稱病不參、依此行、頗強之、但行家見病云々、且又此願上分、欲資故御菩提、仍殊於此御堂所修也、廣大之善、莫過此行、若始終果遂此事者、過致之本意、冥途之資糧也、竊仰三寶、深我一心、如來冥助、早救病患、如思令遂三七日之讀誦給ヘトナリ、今日、自行儀、天台所作、幷補助儀妙樂所作、之中、抄出要文、

十六日、丙戌、雨下、三時懺法如常、余竊立僧後行道、且爲如法、且爲療病也、

十七日、丁亥、終甚雨、三時懺法如常、

十八日、戊子、天陰、三時懺法如常、

十九日、己丑、天陰、及晩少晴、此日、少將良經拜賀也、余日中懺法了、白地向南家、定能卿來、爲少將出立也、申刻、兵部省持來移文、左京權大夫光盛、余家司、非少將家司、傳取覽少將、余依行懺不見也、少將留文返給宮、於中門、給省掌下部等祿、如例、次着束帶、色目如常、唐草藤綸紫袴不結、大殿賜物等、各先々所用也、先參院、無申次之人、兼日語粂經之處、近日依病不出仕、忽依其人不候、經家朝臣在少將共、依執事院司民部卿成範卿令申之、依御所中間無召云々、次參建禮門院、依時忠卿和說、忽被聽昇殿云々、此事全非所望、然而臨期不能辭遁歟、又依召參殿上、謁女房云々、然者又可有參出物歟、次第不相應也、次參內、左少將兼宗、爲申次、無召云々、次參准后方、以季經朝臣申之、次參攝政第、光雅申、於客亭被出逢、又被引馬云々、降砌下一拜、經家朝臣受取之云々、入夜歸家、先以光盛申余方、依障不拜、次以基輔朝臣申女房、即二拜了、次給本府隨身腰指、三人也、二人召具共、一人留隨身所、隨行雙、政所勤之、若是定例也、車、新調、牛童、給菊色衵、葉濃色衣、小舍人童、給菊色縹上下濃款冬、共殿上人二人、中務權大輔經宗朝臣、加賀權守顯家、同諸大夫三人、經光、長俊、信政、

各騎馬、在車後如常、

雜色七八人許、

隨身、召具本府隨身也、狩胡籙弓等、自納殿給之、不給裝束也、

入夜歸參御堂、初夜懺法如常、

廿日、庚寅、天晴、此日、請大原聖人、湛敎、受幷三衣等、先受戒、子細銘心府、淚浮雙眼者也、次傳受三衣、先五帖、次七帖、次九帖、次座具、抑、在俗傳受三衣事、正敎許之、但用單縫之三衣、謂單縫者、カヘシヌヒニセス、ヒトツヌイ也云々、而余所持之三衣、故北政所出家之時、宇治僧正被進云々、反

縫也、仍忽欲二闕如一、宿運未レ至歟、信心又不レ及歟、大願已欲レ破、悲歎尤深之處、借下遺尊忠僧都之許一、付レ便借送云、是慈覺大師御三衣也云々、即披見之處、已單縫也、誠是誠精之至、已叶二聖意一歟、感應之所、仰而可レ被(敢カ)レ信、往古、大師所持之三衣、單縫之條、更以非下可二思寄一之事上、試檢知之處、已以爲二單縫一、大願成就、愛而炳焉、歡喜之至深、無レ物二于取一レ喩者歟、聖人又以大悅、若新調之三衣有ましかは〔と〕、今此證驗者なからまし、尤可二隨喜一云々、此次、尼女房二人同傳ヨ受三衣一、(他三衣等也、但經法名眞理、正元々年薨、然則非二此人一、先親亦名二眞理一歟、不審、甚通法名行理、彼改レ名歟、)余又密々付二法名一、(眞理也、雖レ爲二在俗一、付二法名一、又有二先蹤一事也、)入レ夜、初夜懺法如レ常、

今夜、被レ行二小除目一、臨時祭舞人、新藏人一人補二衞府一云々、

廿一日、辛卯、天晴、三時懺法如レ常、入レ夜花山大納言兼雅被レ來、余對面、及二子夜一被レ歸了、大將所望之間事、示合也、

廿二日、壬辰、天晴、今日懺法、後夜日中許行レ之、初夜不レ行レ之者、去十五日初夜始之故也、今日、重嚴ヨ淨道場一、余洗レ頭、衣裳已下、食膳器等、皆新調也、同二如法經之儀一、藏人少輔定長來、又大藏卿泰經朝臣來云々、」

廿三日、癸巳、天晴、此日、後夜時(其實及二巳剋一、依レ沙ヨ汰雜事等一也、)之始修、三七日一心精進、法花三昧、(懺法、誦經等也、)山僧都尊忠自二去夜一參ヨ宿此御堂一、(日來於二法性寺一、行二前方便一云々、)其外僧三口也、(行家所勞平減、自二〔一〕昨日一所二參入一也、)僧等給二淨衣料一、供米同給レ之、(自二去十五日一所レ給也、)

廿四日、甲午、三時懺法、(一反、)禮拜、(六根懺悔、)讀經等、隨分各致二精誠一、初夜時之後、有二伽陀事一、(叱カ哉イ、毎夜如レ此、無二定句一、但亥五也、)

廿五日、乙未、陰晴不レ定、晝以後天晴、懺法讀經等〔如〕二昨日一、

廿六日、丙申、天晴、懺法讀經如レ昨、以二此讀誦一爲二加行一、可レ書ヨ寫如法經一之由自二今日一思立、但毎事卒爾之間、未二一定一者也、

廿七日、丁酉、天晴、懺法、

廿八日、戊戌、天晴、懺法讀經如二日來一、

廿九日、己亥、天晴、懺法讀經如二日來一、今日滿二初七日一也、

卅日、庚子、天晴、女房爲二聽聞一來二御堂一、

今旦、信範入道爲二攝政使一來、此行之間、一切不レ能二他事一、仍示二其旨一、而爲二急事一之由強令レ申、仍慇謁レ之、示云、攝政內舍人隨身、來月所レ被二仰下一、而先例第三

度表、必被載內舍人事、今度同可然、來月可有上表也、同月即上表之條、若可有難哉如何、又內大臣可辭遁之由存之、三箇事可載一表、未見先例如何、件兩條可計示給之由、所令申合給也云々、余云、兩條共可及難、同月上表、并一表被載三箇事、共以不可有難事也、先信繩歸參了、大將方五體〔不〕具穢、今日滿七箇日了、今日、懺法讀經如常、

四月

〔二日、壬寅、天晴、傳聞、來九日可有大嘗會云々、〕

五日、乙巳、陰晴不定、御月忌也、觀明爲導師、大將相扶灸治參入、傳聞、隆季卿、大納言帥共被下辭書了〔云々〕、

八日、戊申、陰晴不定、入夜雨下、此日、奉迎如法經料紙、爲僧都沙汰、圓賢聖人相具所來也、申刻許、渡給此道場、僧衆等出堂中相待之、先庭上立案、其上奉居料紙、（納與、）所相具之聖人等頌伽陀了、入堂中聚人頌之、（不誦同伽陀、）其後開堂障子、下臈二人出奉昇入之安机上、（用日來前机也、）又閉戶、經圓阿闍梨披與、奉取出料紙、奉入銅筒、奉居寶座、（本普賢座也、即奉居之前也、在蓮花座也、）此間合剎（釋迦、）奉居了、聖人等退歸了、此僧衆等行道數匝、合剎不止、（釋迦、法華經、彌勒、）後唄之後各着座、凡自伽陀之間散花也、先是、釣紙天蓋、（削付羅網、花幔等、又削掛懸、）白角、

九日、己酉、雨下、此日、被定大嘗會事、又有直物、小除目等事、（已下三ヶ事、執筆左大辨經房云々、）

十日、庚戌、陰晴不定、傳聞、昨日參陣公卿、左大臣、藤大納言、前源中納言、三條中納言、梅小路中納言、（長方、）源宰相中將、左大辨等也云々、

十一日、辛亥、天晴、爲法性寺座主沙汰、自橫川被送根本水山上、聖人五六人相具之、奉受取〔之〕儀、同迎料紙、

十三日、癸丑、天晴、今日、如法轉讀滿三七日、仍入夜有結願事、導師智詮阿闍梨、〔今日早旦、〕送卒都婆於山上顯眞之許、件卒都婆寸法、一丈二尺、弘一尺二寸也、（件卒都婆、余自筆書之、梵字、法性寺座主被書也、）

十四日、甲寅、天晴、自今曉、奉書始如法經、懺法之後有啓白、（僧都被勤之、）後御筆立也、子細在別次第、

十五日、乙卯朝間、大雨大風、早旦、天下騷動事出來、以外謬事之故、有此事出來云々、昨日、法皇御登山之間、山僧等可奉〔盜〕取法皇之由、今旦得其告、洛中武士騷動、忽率數多騎向坂下、依僻事空歸了、嗚呼第一事云々、

十六日、丙辰陰晴不定、此日、如法經終寫功、奉埋最勝金剛院山、(故女院御墓所近邊也、)先奉書終之後、余書願文幷名帳奉入筒了、入筒之後、書手各付封、其後補闕分、(經圓阿闍梨勤之、)次十種供養、(日來道場、依無便宜、奉渡御經於御堂、)導師智詮阿闍梨也、十種兩方儲之、其外供養八燈、其後奉渡法性寺、聖人四人之外、有假聖人等、御經奉出之後、余、大將、僧都同車向法性寺、自他道參會也、自御所門內步行、與傍奉埋之後、以石(被運之、)築垣、其上立石五輪塔、(法性寺座主被書梵字也、)其後於御墓所讀阿彌陀經了、歸參御堂之後歸宅、今日十種供養、有小捧物、道場荒涼之人不可入、仍只自後戶邊送宿所也、余歸宅之後、又以別捧物送僧都之許、日來、此行之間、殊被入力之故也、

〔十七日、丁巳日來、持病殊不發、是三寶之加護也、〕

十八日、戊午無御禊、依齋院不御座也、

十九日、己未傳聞、十五日浮言、全玄僧正告〔前〕大將之由風聞、山僧等大瞋、欲拂件僧正云々、大無由事歟、

廿日、庚申陰晴不定、賀茂社司持來葵桂、聞着重服之由、稱可有憚、故進少將方、家不懸葵、但少將姬君等方懸之、

廿一日、辛酉天陰、此日、賀茂祭、祭使左少將有盛、(故重盛子也、)院有御見物云々、昨今神齋、是例也、

廿二日、壬戌天晴、此日不神齋、齋院御座之時、朝間猶神齋也、是依有還儀也、大外記賴業來、召簾前談雜事、

廿三日、癸亥天晴、大將來、此第密々有詩、連句等、

廿四日、甲子賴業進大嘗會定文、披見之處、人々申狀不同歟、

廿五日、乙丑雨下、入夜、大藏卿泰經朝臣來、依相招也、示付兩息所望事、(大將望大納言、少將申中將、)明日示御返事、大將事必可沙汰、少將事又何强難哉云々、

廿六日、丙寅天晴、此日攝政賜內舍人、卽拜賀云々、被補件內舍人之次、有小除目、主計頭資元、奇異奇特事也、又陰陽頭泰親、是理運也、但兼大膳權大

夫、尋不當也、自今日有五體不具穢、

廿七日、丁卯天晴、此間、大將除服、着無文鈍色布衣、用人車、前駈一人、隨身在共、出川原除之、陪膳光盛、陰陽師泰茂、賜著始裝束布裝束也、一具於陰陽師、是例也、今日隆職來、謁之、雖穢中昇堂上、雖制止、申云、近日無不觸穢之所、仍所昇也云々、

廿八日、戊辰天晴、大將來、此夜、密々有詩連句等、長光入道候其座、此日、新三品賴輔來、依穢中不謁之、

廿九日、己巳天晴、大將來、昨今猶着鈍色、今月許着也、

五月

三日、壬申天晴、參御堂、及晚歸來、大將召清景、仰射手、幷將等事、皆對捍及闕如云々、仍以同男示遣隆房朝臣許了、

四日、癸酉此日、右近府荒手番也、又今比叡競馬、新御馬馳云々、因茲、府沙汰者等被召籠之間、及夜半有其儀、大將馬兩三疋向馬場云々、少將公衡著行〔云々〕、自今夜精進、滿佛眼眞言、此日法印來、

五日、甲寅天晴、御月忌也、仍參御堂、二位中將、僧都等參候、大將又參、著吉服布衣、白顯文紗、狩襖、同瑠璃色奴袴、長宗爲講師、

隆房朝臣、示送基輔之許云、明日將依辭退、申事由〔之〕處、爲頭辨奉行、被催出公時了云々、以基輔書札、示返事了、須大將自書也、而件人、一切不來大將第、是可謂〔忘〕禮、仍以奉書示返事也、〔喪家所之外、雖重喪家、皆當滿也、〕

六日、乙亥此日、右近府眞手結也、大將、職事二人、幷祿大掛二領、絹十五疋、布百段、饗等、遣馬場、又遣馬四五疋、如例、及晚有其儀、大將隨身二人之許、一切無揚之者云云、公時少將一人著行云々、有勸盃云々、府饗須以大糧米、本府可沙汰也、而依申無用途之由、大將沙汰送、頗非例也、

九日、戊寅此日、今比叡競馬云々、五番云々、此間、有旱魃之愁云々、今日、佛嚴聚人來、

十一日、庚辰雨下、傳聞、菊池歸降來貞能之許云々、西海安穩、天下之悅歟、自今日始佛眼行法也、毎日三時也、寶嚴闍梨受之、

十六日、乙酉天陰、今日、余始出仕、橡直衣、練指貫、白

帷、重服冠、黑沓等也、用人車、前駈不衣冠、又不着服也、參院許也、入見參、仰云、去夜出自今熊野窮屈、仍不謁云々、又申入八條院御方、退下了、

十八日、丁亥、自今日被始恒例供花云々、

廿日、己丑、以使者訪靜賢所勞、自行云々、答無術之由、又訪中御門大納言、不知何病也、

廿一日、庚寅、陰晴不定、法性寺座主被來、向西山之便也、今晚（晩イ）、余有吉夢事、

廿二日、辛卯、天晴、今日、藏人左少辨光長來傳院仰云、依疾疫欲行改元如何、大嘗會以前兩度可（有イ）有其難哉如何、申云、依改元可拂厄難者、雖及三四度、不可有憚、有沙汰已被行之、其上度數之條、不可及沙汰歟、但依改元可退災之由、恐案不存、可被行御祈歟、此上事可在御定、

廿四日、癸巳、寶嚴來、重受略行々法、

廿五日、甲午、天晴、此日、佛眼行法結願也、仍先請佛嚴聖人受戒、日中時所結願也、聊書所願意趣、於佛前諷申之、又件狀遣西山了、小施物同所遣也、

廿七日、丙申、雨下、此日、改元也、左大將上卿、公卿七八人許參入、被用壽永、（後經卿擇申云々）改元全不可叶物用事歟、

卅日、己亥、雨下、基輔語云、去比、夢想云、近日之病者、滿破業障陀羅尼可免云々、卽是千手陀羅尼也、件人、本不知千手陀羅尼〔也〕有此名之由、而見此夢、實可謂不思儀歟、仍余自今日、每日七遍滿之、祈自身親族天下等也、

六月〔小〕

一日、庚子、甚雨、自今日、滿愛染王眞言、可迄來十五日、但朝許精進也、傳聞、靜賢法印所勞又更發云々、又源中納言雅賴所勞云々、未聞何事、

今日、佛嚴聖人來語云、去比、或僧夢想云、舊堂人々集會、議定世間事、其中、疾疫事、來六月（今月也）中〔旬〕可病、七月上旬可病、一人不可殘、但三尺十一面觀音像、造立供養人、可免此難云々、雖見此夢暫不披露之間、更又夢云、先日之夢者、爲流布世間、所告示也、而無音之條、甚奇怪、然者、汝可與此病云々者、仍驚披露、院中以下每家有此營、但事體皆施荒也、頗致謹愼、能可有沙汰、抑、夢ニハ雖見三尺之由、儀軌幷經之所〔說〕、一尺三寸也、夢はかく

も見ユル事也、猶就二經說一一尺三寸、可レ被二造立一云云、

〔二日、辛丑甚雨洪水、〕

三日、壬寅雨下、大臣解退事、書二子細一付二定能卿一了、

四日、癸卯天晴、此日、奉レ始二一尺三寸十一面像一智詮阿闍梨加二持御衣木一、此佛、如法可レ奉レ造、仍佛師授二五戒一以二栢木一可レ奉レ造、不レ可レ加レ膠、又不レ可レ押二薄幷綵色一是依二近日之夢一所レ奉レ造也、殊以有二存旨一如法可二造立一、卽於二智詮壇所一、每日受戒、滿二咒遍一、來十三日可レ奉二造出一也、勸二進家中男女一給二其料物一是又〔爲〕レ先二化他一也、卽以二結緣衆名帳一可レ奉レ籠二尊像之中一也、

五日、甲辰陰晴不レ定、依二御月忌一參二御堂一二位中將、僧都等參候如レ例、大將同參入、講說如レ常、今月雖レ當二忠玄巡一依二〔不〕一〔○不字據二七月四日條一補レ之〕參、伊覺勤レ之、堂童子、長俊一人也、依レ無二領狀之人一也、及レ晚歸宅、

十一日、庚戌院今日自二今比叡一出給云々、雖レ欲レ參二御今熊野一依二夢想告一有二御卜一依二不快一不二參社給一云々、姬君聊有二病氣一似二瘧病一歟、

十二日、辛亥今日、姬君猶發了、

十三日、壬子陰晴不レ定、〔時々雨下〕、今日、外記史生將二來改元詔書一余依二重喪一不レ加レ署、大將加レ之、余可レ憚哉否不審、仍問二賴業一之處、雖レ不レ檢二得例一不レ加何事有哉云々、大將方有二連句、幷密々詩一云々、今日、姬君猶發了、右衞門權佐親雅爲二攝政之使一〔來〕、以二基輔一傳申云、來廿八日可レ有二上表一其以前可レ被レ立二〔封戶〕勸學院、崇神院、鹿嶋、香取等使一也、多先被レ立二兩院一追被レ立二二〔社〕一今度如何、又件二〔社〕在二坂東一爲レ之如何、告文暫可レ置二氏院一歟、如何者、答云、同時兩度共有レ〔例〕、可レ在二御意一兼又〔兩社〕分告文、被レ置二氏院一宜歟者、

十四日、癸丑天晴、早旦、請二佛嚴聖人一受戒、今日、愛染王念誦結願也、此日當レ可レ愼之日一仍殊所二受戒一也、姬君同受レ之、今日終日念誦、姬君在二余傍一今日不レ發、悅思不レ少、此日祇薗御靈會也、

十五日、甲寅此日、依二祇薗臨時祭一神齋、年來殊不二〔神〕齋一依レ〔院〕不二奉幣一也、

十六日、乙卯陰晴不定、入レ夜、奉レ供二養一尺三寸十一面觀音像一以二栢木一造レ之、其中奉レ籠二種字眞言等一又座中籠二結願衆結緣名一幷同經一卷、香寫、千手陀羅尼一千反一以二智詮一爲二導師一件佛造立之間、如

法造之不加膠、毎日佛師受戒、〔佛〕造立之間、僧等滿神咒、卽於智詮坊所造之、

廿一日、庚申天晴、參御堂御所、入夜歸來、

廿二日、辛酉及晚、雷鳴降雨、

廿三日、壬戌此日、家大般若結願也、今日雷鳴落唐橋東洞院邊云々、

廿四日、癸亥及晚、雨下小雷、定能卿來、談雜事、大臣辭退子細可覆奏之由、示付了、

廿五日、甲子天晴、酉刻許參院、以定能卿申入、渡御八條院御方之間、無御對面之由云々、余入八條院御方、見參女房、三位局出逢、頃之退出、兼親爲余見最吉夢、無左右事也、

廿六日、乙丑天晴、八條院煩瘧病給云々、

廿八日、丁卯此日、攝政、被上攝政第三度表、作者敦周朝臣云々、使少將兼定、勅答時實、上卿定房卿云々、被返攝政内舍人、被許内大臣云々、

廿九日、戊辰天晴、女房等參御堂、終日、供花於法華經、一夏之間、舊臣男女營此事、〔爲〕結緣、女房所參也、余同參入、及晚歸來、大將同所參也、入夜、爲迎秋節、向大將第、今夜、大將、少將共有連句之興、又密々有詩、抑、余依重喪無六月秡、但女房姫君等有之、陪膳家司有障、仍基輔朝臣勤之、大將少將等方各有之、

七月

一日、己巳天晴、辰刻許歸來、傳聞、八條院瘧病、此兩三日毎日發給、仍不召驗者、隨又御卜趣、加持不快云云、而法皇推而奉祈給、卽御平愈云々、以慈惠僧正五鈷爲御布施云々、

二日、庚午天晴、院渡御鳥羽、依御國忌也、御幸儀密密云々、

三日、辛未天晴、此日、法皇幸法勝寺、攝政供奉、被具内舍人隨身云々、於法勝寺講演之間、召入攝政於簾中云々、此事未得其心、先々近習之人祗候御座之邊、先例也、雖執天下之柄、未有院中之功、若是御追蹤歟、抑留之謂歟、

五日、癸酉天晴、依御月忌、大將相共參御堂、導師忠玄律師雖當去月巡役、依不參、俄覺勤仕了、仍所勤今度導師也、國行、長俊爲堂童子、二位中將不參、僧都祗候、

六日、甲戌天晴、藏人兵部權少輔定長爲院御使來、余

招殿前謁之、傳仰旨云、大嘗會御禊、同與之料、前斎宮可有立后、院御女、而今月難叶、八月例無近例、如何、兼又、大嘗會御禊日次廿一日之由注申、一條院二條院等例也、晦日白川院例云々如何、又大藏省申云、御禊、大嘗會等爲大事、一切無省納物、仍以諸國爲王頓給料、三年一請是(定カ)也、欲宛之、雖無例、爲省當時煩也云々、余申云、立后月、八月雖無例、全不可苦、御禊日廿一日可宜、被定晦日之間、若有非常之難者、後日如何、二條院例、強不可被忌、仍一條院已寂吉也、大藏省申事、左右可在勅定、但諸國難濟納物者、可被加譴責歟、近年衆災競起、國土不可安堵、而〔被〕返付頓給料、定爲諸國之愁歟、省申旨又可有哀憐、只可在聖斷者、其後談雜事、小時退出了、其後基輔語云、大藏省事、一日於院所承也、泰經申云、東北兩國納物之分、以不濟之國々頓給料、可被納之由所申也云々者、而如定長仰詞者、已無此狀、只依諸國難濟、有此議之由也、不仰其詮之條如何々々、

七日、乙亥天晴、依重喪無節供、及乞巧奠等事、此日、法勝寺御八講結願、有御幸云々、左大臣被參會御寺云々、

八日、丙子天晴、最勝光院御八講初日、有御幸云々、自今熊野有臨幸、當國忌之寔、人以難傾、例少、例非也云々、今日、女房參御堂供花、未刻、大外記頼業眞人來、召殿前談雜事、攝政第三度表、敦周作之、有難之由云々、此日、典樂頭和氣定成、依召參來、問服藥之間事、

九日、丁丑傳聞、昨日、入道關白息、公敬下女腹也、上西門院爲猶子、於彼女院今夜可被加首服、而加冠左大臣忽所惱之間延引云々、

十日、戊寅定能卿告送云、大臣辭退事、重奏聞之處、猶被仰可在意之由、大略不許云々、此事不得其意、如風聞者、任大臣在〔近〕云々、於今者其後可上表歟、

十一日、己卯天晴、今旦、實寛僧正入滅云々、無動寺檢校事、此法印於今者無異議、仍可繼奏之由、以書狀付泰經朝臣了、

十二日、庚辰天晴、泰經示送云、奏聞之處、いつゝなるやうなれは、經程可有御沙汰云々、此事不得心、何可及滯停哉如何、參御堂、除職來云々、依懺法之間不謁之、

十三日、辛巳、天晴、明日、明後日爲ニ物忌一、仍入レ夜參ニ籠御堂一、女房大將姬君等、皆相ヨ具之一、申刻、前大將〔宗盛〕、以ニ使者一示送云、今年大嘗會年也、而追討可レ有レ憚哉否、密々可ニ計示一者、答、今年偏營ニ大禮一、被レ罷ニ征伐一、可レ謂ニ正道一、但若可レ及ニ大事一者、又非ニ此限一者、

十四日、壬午、天晴、此日、奉ヨ爲故女院一、奉レ供ヨ養畫像釋迦如來像一鋪、幷反故色紙（故女院御手跡也、）妙法蓮華經一部一、（在ニ具經等一、）件經任ニ去正月中陰內例一、請ニ卅口禪侶一、終ニ一日之書寫一、先拂曉行ニ法華懺法一、一如ニ去正月儀一、午刻終ニ寫功一、未刻遂ニ供養一、（忠主作師、請僧皆龍僧也、）件經內外題、大將相共書レ之、跡門余書レ之、本門大將書レ之、外題惣余書レ之、大將入レ夜歸ニ南家一了、今夜故女院御僉供、如ニ例年一被レ送ニ法性寺一、依ニ大治例一也、但無ニ院司使一、只付ニ寺家一了、〔余拜ニ僉供一送ニ兩堂一如レ例、故女院御祈過ニ期年一行之例也〕、

〔十五日、癸未、天晴、終ニ念誦一〕

十六日、甲申、天晴、早旦退ヨ出自ニ御堂一、少將病惱、若瘧病歟云々、一昨日聊有ニ其氣一云々、法性寺座主被レ來、戲刻之後入レ夜被レ歸了、又定能卿來、示ニ大臣辭退之間事一、獲ヨ奏之一、勅報猶不レ許云々、爲レ之如何、

十八日、丙戌、陰晴不定、大將來有ニ小連句、幷詩等事一、

十九日、丁亥、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召レ前談ニ雜事一、持ヨ來群書治要抄四卷一、

廿日、戊子、雨下、此日爲ニ故御匣殿忌日一、例參ニ御堂一修レ之、女院同令レ修ニ此忌日一給、然而自ニ今年一止レ之、余自ニ年來一修、今年同レ之、且ハ爲ニ同事一之故也、申刻歸レ宅、及レ晚大將除服之後始出仕、先參院、仍參ニ建禮門院一、次參內、着レ陣、奧、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下ニ吉書一、結申之後、移ヨ着外座一、置レ軾之後、召ニ左少辨光長一下レ之、後參ニ御所一退出云々、親經光長等告ヨ示之一、今日番長兼重、大將退出之後、改ニ裝束一歸ニ私宅一之間、於ニ八條高倉邊一、爲レ敵被ニ殺害一〔了〕、凡非ニ言語之所一レ及、五更、兼重所ニ相具一之從者二人、幷其弟兼助（少將小隨身也、）等來、申ニ子細一、凡可レ爲レ敵之人不ニ覺悟一、疑人違歟云々、件男、容貌非レ醜、又揚馬、競馬、共得ニ其骨一、兼弘弟兼濟子、已於ニ舍人一英華也、忽遭ニ此事一、歎而有レ餘、今年、大將重厄年也、若是轉レ重輕受歟、

廿一日、己丑、雨下、大將來、歎ニ兼重之事一、女院御領兵粮米事、以ニ季長朝臣一示ヨ遣行事辨行隆等一了、歸來云、

行隆明日下ヨ向南都一、依二東大寺大佛沙汰一也云々、

廿二日、庚寅天晴、佛殿巢人來、鳥羽尼上方、供ヨ養佛三體一、以二件聖人一爲二導師一云々、入レ夜兼助（兼重弟）來、仰下彼夜兼重所二相具一之所從二人可レ進之由上了、爲二尋問一也、

廿三日、辛卯天晴、隆信朝臣來、召レ前、件人能知二當時近衞舍人等子細一之人也、仍兼重之替、誰人當二其仁一哉之由問レ之、申云、兼繼、武友、敦繼、（敦景二男）賴久、（敦依子、但賴非人也、）文子男、（末子云々、候二院北面一云々、）此等之外、可レ然之輩一切不レ候云云、大將密向二賴輔入道雲林院亭一、爲レ見二山居之體一也云々、

廿四日、壬辰天陰雨下、傳聞、攝津國爲二法皇之御沙汰一、國內之庄薗併（并イ）二停廢一、其所出可レ及二六萬餘石一、一所家領、多在二其中一云々、又聞、東大寺大佛奉二鑄加一事、依二重源聖人之功一、已欲レ成、宋朝鑄師年來渡二此朝一、且今年渡而在二鎭西一、而欲レ歸二宋朝一之間、忽船破損不レ遂二前途一、度々止了、而之間、此事出來、依二件聖人之請一京上、廻二種々之祕計莫大之功一、無（慎イ）レ煩欲レ終、誠是神之助、天之力也、世欲二滅亡一、所レ憑只在レ斯歟、彌致二勤愼一、可レ庶二政化之反二淳素一也、今日巳刻、大將不例、大略瘧病歟、

廿五日、癸巳天晴、自レ院被二仰下一云、（季時法師奉行、御敎書ニ遣基輔之許一、）敦助子男、（助廉）所ヨ望大將一、折節可レ然者、可二召覽一（〇覽一作レ仕）歟云々、此事、兼重夭亡之時、付二兼雅卿一可レ被二申入一之由示了、仍申二其旨一了、件助廉、天下第一之惡男也、

廿六日、甲午天晴、大將大事發了、殊無レ術之由、女房告送、仍申刻許行向、雖二病重一不レ及レ恐、女房同來、入レ夜歸宅、夜半、大將温氣散了云々、而忽氣力弱見之由告來、周章欲レ向之間、復レ例了云々、今日、修二泰山府君祭、并土公鬼氣祭一、又始ヨ行仁王講一、此日、季御讀經初日也、

廿七日、乙未雨下、今日無二別事一、土公鬼氣祭同レ昨、今夜有二僧事一、俊堯（本名顯智）任二僧正一、奇異了、（〇了恐云々）

廿八日、丙申天晴、早旦向二大將亭一、今日以二六口僧一、（法性寺座主弟子、）始ヨ行觀音經御讀經一、又一日奉レ圖ヨ寫不空羂索、如意輪（菩薩）一、二菩薩像一、奉レ供ヨ養（之）一、行珍已講勤レ之、（三井寺僧也、須レ請二東寺人一也、然而忽不レ候、仍因レ便、件行珍密宗也、）今日宜發了、悅思不レ少、入レ夜、花山大納言訪來、余謁レ之、此次大納言（云）、隨身事、今旦申了、助廉事、御辭退道理之由、有二天氣一、御所望事案、追可レ被レ仰之由、有二勅報一云々、

廿九日、(丁酉)天晴、早旦、全玄僧正來、大將訪也、語云、前幕下年來所召仕之侍兩三人、引率逝去東國、奉具三條宮子宮云々、而於路頭皆悉被搦留了云云、又或人云、讃岐前司重季向北陸道了、事若實者不能左右事也、巳刻、泰經朝臣送書於季長朝臣云、無動寺事、可爲法印御房御沙汰之由被宣下了、尤神妙云々、實悅思無極、全不劣自身之慶、即自書返事、殊畏申之由可披露旨示遣了、又告法印了、

卅日、(戊戌)天晴、大將今日平癒了、智詮阿闍梨修之、又觀音經讀經今日結願、

八月

一日、(己亥)天晴、入夜、余病惱如例、風病歟、溫氣如火、終夜惱亂、天曙、汗出溫氣散、

二日、(庚子)天晴、宰相中將定能來、(相具息兵衞佐也、)未刻、右衞門權佐親雅爲院御使來問云、前齋宮可有立后、而件齋宮自野宮退出之間、依無群行、歸京之儀、無難波祓、令備后位之時、不被行彼祓之條如何、被問例之處、外記各勘申篤子內親王□(前齋院、不入本院、)自所司退出云々、有議、修辛崎祓之後、有入內之例、依彼例可行祓哉否、可定申者、余申云、准據例尤可然、但難波祓者、歸京之便所被修也、而不遂群行、無歸京之儀之前、齋宮經十餘年之後爲立后、更被修難波祓之條、專不叶物議、何況修解齋祓者、爲從佛事也、而數年之間、能々被從佛事了、彌以〔此〕祓無所據歟、又入內而立后、聊可有差別歟者、親雅云、此事、左大臣、余、左大將、堀川中納言、長方卿等、被問此五人也、而左大臣、長方等申不可修祓之由、忠親申可被行之由、左大將未見返事云々、余依疾不謁、以人所傳示也、

三日、(辛丑)天晴申刻、又更發之心地歟、但非瘧病歟、只本病之所爲〔也〕、仍明後日可加灸治也、

〔四日、(壬寅)天晴、今日神心不快、〕

五日、(癸卯)天晴、故院御月忌也、余爲瘧病之發日之上、又當物忌、然而拋萬事參御堂、於報恩捨身命也、先例講、次有具一品經供養事、導師觀明、此講中間退去、依神心不快也、今日所勞憫、聊以宜歟、二位中將僧都等參候、女房參入、大將相具之、早旦、招定成欲加灸治之處、稱瘧病之最初、加

灸治非穩便之由、不灸、〔退出了〕、
六日、(甲辰)及晚暴雨、法性寺座主被來、今日雖間日無術計、泰茂來、卜筮之處、申、今明平癒之期、又可加護身云々、
七日、(乙巳)天晴、智詮阿闍梨祈之、又請法印弟子六口、行觀音經讀經、今日不發、仍驗者賜單重、又自大將方給生衣、近日依無可然之牛馬、不引之、讀經僧〔都〕例、布施之外賜扇紙、智詮驗德可謂殊勝、今日、隆職參上、數刻祗候、平癒之後、退出了云々、
八日、(丙午)天晴、召典藥頭定成加灸治、十二(箇所)、賜單重、瘧病之後、不經程灸治、人以不甘心、然而依本病無術、强所灸也、
九日、(丁未)陰晴不定、法印被來、只今向西山云々、自來十二日、可始如法經懺法前方便、自十八日正懺法云々、〔濟談之〕後被向西山了、
十日、(戊申)陰晴不定、定能卿來、
十一日、(己酉)天晴、傳聞、讚岐前司重季使、定入越前國了云々、故宮子若宮、一定奉相具云々、
十二日、(庚戌)雨下、花山大納言示送云、番長事、(右大將隨身、兼遠替事)也、重奏撚之處、兼繼、武友共御秘藏、可遣敦景次男敦次、之由、有御氣色云々、雖非本意、敦助子男、(助廉、)事被仰下、而辭申之趣、被許容歟、以之可爲悅之由答了、重又有示送旨等、依委細不能記、入夜、宰相被來、示合隨身事等、今夕、前齋宮渡御法住寺殿、依明後日立后也、日來同居法皇宮、
十三日、(辛亥)天晴、番長事、大納言申恐報之趣了、仍可被召仰敦景云々、而件男父子共在河內國、被仰遣了云々、
十四日、(壬子)天陰、午後雨下、此日、前齋宮亮子內親王、(法皇第一女、母同仁和寺宮、)有立后事、(皇后宮、依天仁二條大宮例被行之、)內辨左大臣云云、余不出仕、右大將可參入之處、雖番長事申院、日來無沙汰、俄昨日被仰下、而件男(敦景男、)在河內國、今日不參會、又假番長、本府無其人之間、空籠居、番長參會之時可出仕歟、仍明後日可令出仕之支度也、今日事、追可尋記、此日、小兒女、密々有百日事、依余隙、於大將第有此事、陪膳基輔朝臣、役人三四人、常祗候男共也、各布衣也、大將含之云々、其事了、來此第、
十五日、(癸丑)天陰、早旦、大夫史隆職、注送〔宮司除目〕

云〕、
〔皇后宮〕大夫藤原實房、兼、
權大夫藤原實守、兼、
亮高階泰經、兼、
權亮藤原公衡、兼、
大進藤原親雅、兼、
權大進藤原定經、兼、
藤原長經、兼、
少進藤原家實、兼、
權少進藤原光茂、
大屬大江景宗、兼、
少屬中原基康、兼、
權少屬同清重、兼、
壽永元年八月十四日
〔宣命、〕
現神止、大八洲國所レ知須、倭根子天皇大命止良萬勅大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止宣、無品内親王者、禰定法皇乃息女爾天、於レ朕天爲レ姑太利、朕〔カ〕幼稚乃身乎惠賜天、已如二所生一志、故是以尊登紙天、皇后止上奉利崇奉留、此事ハ、只朕加恐慮爾、始行不事留ハ非須、往代乃栗主〔も〕舊跡有利、故此狀乎悟而、供奉止勅布、天皇御命乎衆聞食止宣、
壽永元年八月十四日
參入公卿、
左大臣、内辨、
左大將、外辨上、
源大納言、
三條大納言、
藤〔原〕大納言、
左衛門督、
新中納言、宣命使、除目清書上、
修理大夫、
五條宰相中將、
源宰相中將、除目清書、
左大辨、除目執筆、
藤三位中將、賴實、
平三位中將重衡、
外辨上官、
右中辨光雅、
少納言重綱、
權少外記師親、
左少史能光、
甚雨之間、以二中門東面南腋一、爲二外辨座一、同門内北廊、立レ標置二版位一、
已上、隆職注進狀、
問二遣實守卿一、返報云、
昨日、左大臣、午刻參陣、奏二宣命一之後、數刻被レ相二待大理之參一、(可レ爲二宣命使一歟、)遲參之間、申二事之由一、且被二始行一、于

レ時雨下、殿庭奉レ仕雨儀裝束一、左大臣行二內辨事一、左大將已下就二外辨〔中門〕一、〔ロ〕中門以前壁外東面、實守爲二宣命使一、內辨進退揖レ笠、實守同前候レ儀了、於二攝政直廬一、有二除目一、左大辨執筆、左大臣已下、群卿參集、事々如レ例、及二秉燭一儀了、實守行二淸書事一、參議通親、相具着陣、左大臣已下參二本宮一、啓二陣事一、實守同行レ之、今日、本宮役等候歟、而納言不レ候、仍於二內裏一所役重疊候、卌命使中將通資朝臣、攝政不レ被レ參二本宮一、候二兩女院一、法皇密々渡御之由承レ之候、一獻、左大臣、左大將、二獻、源大納言、三條大納言、三獻、藤大納言、中御門大納言、穩座勸盃、別當、御遊拍子、中御門大納言、笛、藤大納言、笙、左兵衞督、箏篥、盛定、和琴、別當、琵琶、右宰相中將實宗、箏、資盛朝臣、付歌、雅賢、無二別事一候、委事可二參啓一候云々、申刻、大外記賴業來、召二簾前一談二雜事一、語云、昨日、內辨參內之後、實家卿遲參、件人可レ爲二宣命使（作カ）一云々、奏二宣命一之後、更奏二事由一、遣二使於里第一之間數刻、猶（仍カ）不レ待二彼使之歸來一、被二始行一、實家兼留（留カ）二宣命使作法於二左大臣一、又可レ爲二其役人一之由、有二豫議一、而臨レ期稱レ疾遂不二參內一、參二候本宮一、人以爲レ奇、若〔有〕二所思一歟、不レ知二何事一云々、今日、立后所第二日、上首源大納言云々、今夜爲レ違二秋相方一、戊亥、宿二大將南宅一、先レ是有レ詩、題云、勝地蔵二明月一、

十六日、甲寅、天陰雨下、巳刻、相具大將一、歸二北家一、申刻、右大將參二新皇后宮一、立后第三日也、秉燭歸來云、事未レ始之間參入、左大將已下、公卿六七人許、以二對南庇一爲レ座云々、一獻亮泰經朝臣、瓶子諸大夫、二獻參議通親朝臣、瓶子殿上五位、次居レ汁、一度、次三獻右大將、二三獻、共經二南東廣庇一入レ自二東面南第二間一、居二奥座上一、勸レ之云々、抑、所レ參之中納言時忠、大將實守等也、而時忠昨日勤仕、實守於二左大將一有二家禮一、仍無レ可二勸仕一之人上云々、大夫實房、權大夫實守等、無二其人之由一令二沙汰一、更親雅欲レ催二民部卿一云々、爰大將聞二此沙汰一、爾如レ者盍二勤仕一哉之由示二實守一、人々稱レ善、仍勤レ之云々、人々頗有二感氣一云々、且幼稚、且又有レ憚、各得而難レ黙二其役一歟、而進而勤二此役一、有二成人之風一歟、三獻之後又居レ汁、其後欲レ勸二菓子一之處、遲々、仍略レ之云々、次有二啓陣還祿事一、一獻權亮公衡、二獻大進親雅、三獻權大進定經云々、事了、右大將退出、今日、新番長下毛野敦次參入、則參二仕御〔出〕一、生年十九歲云々、容貌無二過失一、但不レ可レ及二兼重一歟、又頗得二馬意一歟、

十七日、乙卯、天晴、左大將送二書於右大將一云、昨日御勸盃之間、人々感申事候き云々、又云、一拜、大臣殿不

レ有二御出仕一歟、然者、節下事可二用意一云々、可レ答下不
レ可二出仕一之由上之旨示了、
十八日、丙辰天晴、成菩提院彼岸初云々、去夜、院御ニ幸
鳥羽一云々、
十九日、丁巳天晴、此日、家所宛也、加ニ補家司、左中辨兼光朝臣、職
事兼時、季長二男也、等一、抑、兼光朝臣者、大將政所始之時、可レ補二
家司一之由、故女院有レ仰、而稱下未レ補二執柄當時攝政、家
司一之由上辭退、其後補二彼家司一之後、猶寄二事於左右一
辭遁、故院深思ニ食奇恠之由一、然而天下物騷馳過、知行
之兩庄可レ改易一之樣、有二内議一之間、關東北陸爲二謀
反之地一、當時不レ及二其沙汰一、然間忽然而遷化、爰去比、
兼光付二法性寺座主遵一、謝ニ申此恐一、但可レ補二余方家
司一之由云々、事體雖二奇恠一、又如レ此令レ申上一、強不レ能
レ貽二意趣一、仍今夜所宛之次所レ補也、
〔廿日、天陰、毎事神妙、〕
廿一日、己未天晴、申刻、花山大納言被レ來、日來候二鳥
羽一、今日所二退出一也云々、數刻言談之後、及二日沒一被
レ向二大將之方一了、又定能卿來、昨日、季長逢二兼光一云
々、家司事悅申之由、可二申入一之旨申云々、
廿二日、庚申天晴、故季行卿忌日也、催ニ遣布施取等一、女
房具二尼上一、密々行ニ向其所一、法性寺邊堂也、余參二御
堂一、入レ夜歸來、
廿三日、辛酉天晴、傳聞、來月五日、可レ有二除書一、前幕下
〔宗盛〕可レ任二大納言一、其後、可レ任二大臣一〔之〕故云
云、
廿四日、壬戌天陰、此日、進二念珠十連納二銀筥一、於〔院〕一、爲二追
從一也、付二定能卿一、有二御感一云々、
廿五日、癸亥雨下、傳聞、北陸道追討使又猶豫出來、每事
只無二支度一之沙汰歟、不便々々、成菩提院彼岸結願
云々、」
廿六日、甲子雨下、女房密々灸治、余指驗、
廿七日、乙丑天晴、此日、法皇御ニ參八幡一云々、入レ夜爲二
方違一參二御堂一、今日、大將少將有二當座詩一、文士少々會
合、不レ及レ夜、
廿九日、丁卯天晴、入レ夜、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大將習二
始催馬樂一、伊勢海、先三句、宰相中將定能卿同在二此座一、余依レ有
レ憚、暫不二指出一、彼後イ對面後、互相謁イ語談被レ歸了、無二引出物一也、今日、
二位中將被レ來、定長來、年來所レ秘之〔新〕渡醫書名、
今日申レ之、王氏篇類單方云々、

九月

一日、己巳天陰雨下、傳聞、明日、法皇欲レ參三詣賀茂二而一昨〔日〕夜、信業法師死去、仍依レ哭二〔其〕事一被レ停三止御參詣一云々、

三日、辛未天晴、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大將習二伊勢海殘三句一了、

四日、壬申天晴、午後陰、今日、法皇參三籠今熊野二云々、

此日、臨時有二除書一、前大納言兼右大將平宗盛還三任大納言一、可レ任二大臣一〔之料云々〕、

五日、癸酉天陰、巳刻。御月忌如レ例、導師觀明、其後密々、大將同車、向二額輔入道雲林院亭一、依レ爲二如法經十種供養一也、導師隆憲遲來、仍入レ夜歸二九條一、

七日、乙亥天晴、參二御堂御所一、入レ夜歸來、今日、大將少將各加二少灸治一、余指驗各四五ヶ所也、

八日、丙子天晴、自二此日一始二恒例念佛一、但爲下向二如法經所一加中讀懺法上、又非二一心不亂一、依レ沙二汰十種供養事一也、

十二日、庚辰天陰、有二雨氣一、然而未レ降、此日、大將少將同車參二院內一、於レ院被レ召二御前一云々、大將車右弊、仍用二少將車一、遣レ之、（但車副）

十三日、辛巳天陰、小雨、日來有二雨氣一、今日已降、恐天魔妨二明日事一歟、爲レ歎云々、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敎二催馬（樂於大將一）

十四日、壬午天晴、寅刻出京、辰刻到三着西山草庵一、所二相具一之男共、皆淨衣也、余用二人車一、又着二鈍色小直衣指貫等一、是淨衣之儀也、前源中納言雅賴卿聞三及此事一、進而被レ示下可二結緣一之由上、仍所二相伴一也、勸レ僎納言在二此座一之後、始二供養之儀一、十種供具、下官所二調具一也、美麗調レ之、抑、件經三箇年之間、植二紙麻一、槪性法橋行二懺法一、法印爲二願立一、所レ被二書寫一〔也〕、自二寫經之所一到二堂場一、（於二別堂場一有二供養例一）、余、及納言降レ庭、居レ地、加陀之段々有レ樂、如レ例、繼食調也、其音合レ物、與味無レ極、事了納言歸了、其後奉レ禮二如法佛一、（佛眼受陀羅也）、先レ是、如法經六部筒上、以二木筆、石墨一奉レ書レ銘、（大神宮、八幡、賀茂、春日、日吉、天王寺、）件六所々願成就之後、可レ奉レ埋也、次手自奉レ植二紙麻一、善根時至、植二種々之勝因一、誠是非二一世二世之宿執一、可レ悅可レ貴、隨喜之淚、千行萬行、其後休息、酉刻皈京、戌刻到レ家、

十五日、癸未甚雨、以二今日之雨一、彌悅二昨日之願一、何況、或不信之侶見下可二信仰一之夢上、所二相語一也、其趣非二直也

事、二世之願求成就不レ可レ疑々々々、此日故北政所
御忌日也、仍參二御堂一、慶智律師爲二講師一、自二今夜一參二
宿此御堂一、卽始二念佛一、七ヶ日可レ有也、今夜千反、
十六日、甲申、雨猶不レ止、今日、念佛十萬反、
十七日、乙酉、〔猶〕雨同、念佛十六萬遍、
十八日、丙戌、陰晴不レ定、念佛十四萬遍、今旦、有二指掌之
吉夢一、可二信仰一者也、
十九日、丁亥、陰晴、不レ定、念佛十六萬反、〔及〕二此日一、六
部如法經奉レ送二横川一、余所レ調之十種供具、同奉レ安二
法界房一、（慈覺大師御房也、）云々、
廿日、戊子、天晴、念佛十四萬反、
廿一日、己丑、雨下、念佛廿萬反、頭中將泰通朝臣來、可
レ獻二五節一之由來二催大將一、申二女院御周忌經營有レ憚
之由一了、
廿二日、庚寅、雨下、念佛十萬反、今日結願也、五節事、重
申二子細於院及攝政一了、
廿三日、辛卯、天晴、懺法已後歸宅、法橋觀性來、
廿四日、壬辰、天晴、大將大甞會御禊供奉事、奉行仰二國
行一、
廿五日、癸巳、天晴、法性寺座主被レ來、數刻言談、有レ被レ示
事等一、大將所望祈、使三智詮修二北斗供一、基輔朝臣沙汰、
廿六日、甲午、天晴、入レ夜、定能卿來、少將御禊供奉事、奉
行仰二長俊一、佛師明圓參上、申二御法事御佛之間事一、傳
聞、今旦、泰經朝臣眼前突レ鼻、蒙二院勘一了、籠居云々、
大將所望事可レ祈二請春日御社一之由、示二法印之許一、又
仰二覺乘一了、
廿七日、乙未、天晴、大外記頼業來、召二簾前一、談二雜事一、任
大臣事、大略、彼人滅亡在レ近之由令レ存歟、始二大將
所望祈一、法印修レ之、不動供、
廿八日、丙申、天晴、傳聞、泰經朝臣觸二逆鱗一籠居、然而、
卽被二召出一了云々、大將祈愛染王供、寶嚴修レ之、
廿九日、丁酉、雨降、皇后宮權少進光茂、〔御禊所忩キ可二修
理進一之由〕來催、申二重喪之身有レ憚之由一了、

十月（大）

一日、戊戌、朝間陰、午後晴、自二今日一三ヶ日、大將奉レ幣春
日社一、爲二所望成就一也、但公卿之後、未レ奉三幣當社一、（每月朔幣外也、）今日凶會也、仍只付二幣帛於社司一、（正預、有推、）然而修レ祓、
又遙拜、（衣冠、取レ笏、）入レ夜、宰相中將定能卿來、問二宣命作
法一、其次談二雜事一、

二日、己亥、天晴、此日、自閑院第行幸大内、爲大嘗會御禊也、右大將戌刻參内、(薛綺螺鈿劔、紺地平緒、)子刻歸來語云、攝政爲方違可被向宇治、仍被忩行幸、雖被待中御門大納言遲參、仍大將勤仕召仰、無殊失云々、先於奧座、藏人大輔定長下日時勘文、大將結申、定長仰召仰(或只仰召仰詞、云々、今不然、)大將微唯、卷文置前取笏、定長仰召仰、(其詞、召仰諸司與、不仰可有行幸其所之詞云々、)次大將懷中日時、(常例取副笏也、而故殿令勤仕召仰給之御記、納懷中云々、仍隨其例也、)移着端座、以扇直沓之後、使官人置軾、以同官人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就軾、大將下日時、□□頼業取之、大將仰召仰詞、(依勘中之、)幷召仰、(可有行幸内裏、召仰諸司與、職事雖不仰有行幸内裏之五字、然而案事理、召仰之由、大將所謂也、)次蔭路、(出御自左衛門陣、二條ヲ西行大宮城東ノ大路ヲ北行天、入御自陽明建春門、)云々、頼業奉仰了、一度稱唯退下、次以官人召辨、(此間、權大納言宗家卿參陣奧座、)官人歸來云、辨未參云々、行幸殊被忩、仍不能相待起座、於中門之邊帶弓箭、次陣引、次右大將渡東、次公卿列立、(左大將不參、)大將立南階西、(渡階前、隨身經池汀、)次闈司奏、次鈴奏、(少納言頼房、)次寄御輿、(鳳輦、)次源宰相中將通親、取御劔安輦中、次安璽、次左將下階以東格子、其(○其下恐有脱字)數刻不下、不知其故云々、良久、右將下之、次乘御、(大將稱警、)次公卿前行、大將

同行御輿前右方、於東中門外溜内、東面而立、横弓召大舍人、二音、(依不見眼路、尋召之後召之、)以大舍人稱唯、大將仰云、御綱張、大舍人又稱唯、於中門外懸裾於劔、於左衛門陣騎馬乘輿、幸大内、於建春門外下馬、入御自宣陽日華等門、先是、公卿列立南庭、大將立南階西、次寄御輿、次通親取劔璽授内侍、次下格子、次下御、(稱警、)次退御輿、次鈴奏、次名謁、次經階下、宣仁門、花德門等退出、先是、余爲方違參御堂御所、此間大將來也、今日奉渡興福寺講堂佛於南京云々、

三日、庚子、天晴、懺法之後、沙汰可奉居御法事佛之間事、又念誦讀心經百卷、奉法樂春日、又滿不空羂索咒千遍、是皆大將祈也、頗發勇猛之信心、能〔々〕祈念、未刻、定能卿、自院(依總社祭、院御蓮華王院、)告送云、大將殿御事、一定沙汰候歟、承旨候也云々、仍以此狀示法印及智詮、無障可遂之故也、即歸宅、余候御堂之間、雅頼卿來余第云々、酉刻、頭辨親宗示送、大將事有其沙汰、又大將催外辨、〔介〕辭申了、此日、任大臣也、以權大納言平宗盛卿任内大臣、右大將良通任權大納言、正三位知盛任中納言、從三位基家任參

議二云々、內辨權大納言實房卿、外辨上卿皇后宮權大夫實守卿云々、夜半許、大外記賴業、大夫史隆職同時來臨、依二大將慶一歟、後聞、宣命使源宰相中將通親卿云々、

四日、辛丑天晴、依二大將慶一、人々少々來、又有二賀札等一、入レ夜參院、爲レ恐二悅一中大納言慶〔事〕一也、依下令レ遂二愛染王護摩時一給上、不二令レ遂給一之由有レ仰、即退出了、今夜、大納言宗家卿被レ來、

五日、壬寅天晴、依二御月忌一參二御堂一、二位中將、僧都等候、大將依レ爲二拜賀以前一不參也、導師長宗、大將拜賀事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仰二遣光盛之許一了、又問二遣日次一了、

六日、癸卯陰陽頭泰親注申云、七八九日皆爲二吉日一云云、明日可レ遂之由致二沙汰一之處、自二今日一院中有二穢氣一云々、

七日、甲辰天晴、入レ夜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大將習二催馬樂一、此日、內大臣給二兵仗一、番長已下云々、大將還宣旨、又被レ行二除目一云々、

九日、丙午此日、內大臣欲レ申二拜賀一云々、然而依二院穢一延引、來十三日云々、智詮阿闍梨、相二具宗賴一參二詣熊野一、余付二幣物一、雖二重喪一無レ憚云々、

十二日、己酉天晴、今夜、女房爲レ余見二最吉夢一、信助阿闍梨、出レ自二高野一始來、

十三日、庚戌天晴、此日、內大臣拜賀、幷皇后宮入內云云、皇后宮即退出云々、內大臣扈從公卿十二人、殿上人十五人云々、三位中將賴實扈從、可二彈指一々々、

十四日、辛亥陰晴不レ定、唐鞍修理今日了、實嚴阿闍梨來、猶候二院中一、護摩延行云々、今旦、女房見二〔最〕吉夢一、依二此夢一、奈良法印之許可レ謁之由示送了云々、

十七日、甲寅光盛申二所々申次返事等一、

十八日、乙卯天陰、然而雨不レ降、此日、右大將任大納言拜賀也、巳刻、花山院大納言被レ來、數刻言談、大嘗會御禊、大將作法不審事等、余問レ之、彼父相國、仁安元年令二供奉一之故也、罷歸可二注獻一之由被レ答、及二申刻一被レ還了、晚、頭宰相中將定能卿來、爲レ訪二大將拜賀一也、秉燭、大納言着二裝束一、蘇芳給、螺鈿劍、有文帶、紫緂平緒、大殿御物等也、先降二立中門一、以二家司季長朝臣一先申レ余、不レ拜、光盛依二所勞一、今日不參、仍以二家司上臈一用レ之、長季二次以二同人一申二女房一、再拜、次參二皇后宮一、大進親經申レ之、次申二上西門院一、御同宿也、以二同人一申レ之、次參院、依二長講之間一無二御前召一云々、申次內藏頭季能朝臣、次參二建禮門院一、光綱申レ之、謁二女房一云々、次參二攝政亭一、

棟範申之、有答拜、引出物馬等云々、馬主立寢殿前座儲棟廊云々、扈從殿上人左少辨兼忠、受取馬賜前驅、五位上臈前驅、給隨身如例、次參內、經陽明、建春、敷政等門、幷階下等、進弓場、入自造合間、立西第二間、傾向乾立、頭中將泰通朝臣申之、依召參朝餉方、其路經無名神仙等門、立沓脫下、揖昇殿上、直經下戶、自鬼間參大盤所、女房等謁之、主上御寢云々、次經本路退出、來余亭、皇后宮再拜也、雖有被准母后之儀、先例元正拜禮之後可用舞踏云々、仍今度再拜也、歸宅之後、賜隨身腰指、將監三匹、將曹二匹、府生已下一匹、是先例也、

隨身垂袴、（番長著方色、如例、下臈褐袴、）壺胡籙也、

一員如例、

前驅十二人、

季長朝臣、　貞俊、（筑前守、）

賴高、（上野守、）　兼親、

國行、（前馬助、）　保行、

長俊、　信政、

經泰、　兼時、

藤光茂、（皇后宮權少進、）　源國基、（大將勾當、）

寬治知足院殿、自中納言大將拜任大納言、御拜賀之日、諸大夫前驅十二人也、今追彼例、但彼度、殿上人前驅有六人、今度有所思、不召殿上人、內大臣拜賀、爲時之珍事、似二舞之條、見苦〔之〕故也

共殿上人一人、

左少辨兼忠、

十九日、（丙辰、）自院賜大將可騎之馬、（黑鹿毛、）飾之敢無欝氣、明後日拂曉、可持來之由召仰之、陰陽頭泰親朝臣來、召前問天變事、密々令見奏案、

廿日、（丁巳、）天晴、入夜向定能卿六條坊門大宮亭、明日爲令出立兩息也、余兩息同車、女房姬君同車、共召人車、無前驅、常祗候之男共乘車在車後、出車二兩不出衣、每事最密儀也、

廿一日、（戊午、）天陰、此日、大甞會御禊行幸也、（三條末北邊、）節下內大臣宗盛、（有兵仗、）御前長官別當實宗卿、御後長官右兵衛督光能、裝束司長官左衛門督時忠、次官左中辨兼光等也、

巳刻、兩息着束帶、（兵衛大夫忠光奉仕之、件男在二位中將兼房許、余兼日屆之、家無可備此役之人、）

故也、大將裝束如例、不着打衣、（沈地銀摺鈒、紺地平緒、）少將裝束、（闕腋袍、黄單織物半臂、同色紅裏下襲、〔文共窠形、〕濃蘇芳織物表袴、雖可着打衣、數重有着用之煩、仍略不令着之、紫壇地螺鈿野劒、竹豹尻鞘、樋革裝束、□淡平緒續菊花、飛穉紅葉、造銀花付之、紫壇地螺鈿、平胡籙、□□〔蛮弓不□、〕魚袋摂如例、平胡籙丸緒棟淡也、）相具參內、別車、

共人基輔朝臣一人、前驅大將四人、（賴高、兼親、國行、兼時、）少將二人、（長俊、信政、）

大將依未着陣、徘徊南殿御後邊、少將於左衛門陣座邊、相待出御、騎馬供奉云々、先是、節下內大臣參入、今日即着陣云々、而依無便宜、無申〔文〕、（丞相着陣、無申文例、古來未聞、）只有藏人方吉書許、頭辨親宗下之、便返下之云々、（大辨賜藏人方吉書、例、又古來未聞、）件事等、左大臣今案隨時議之計云々、次女御代參入之後、節下就節旗、仰行〔鼓〕（拍イ）、不待出御、不奏仰之、康治例歟、

次出御、右大將一人立階坤、乘御了、欲奉舁出御輿、（鳳聲、）之間、左大將參入云々、無鈴奏、闈司奏、警蹕、御綱等、出御自承明建禮待賢等門、經大宮二條京極三條等路、御頓宮、未刻出御、日沒之後着御頓宮云々、節下大臣兩度落馬、（待賢門前一所、三條京極一所、）節旗柄折了、是不吉之兆也云々、

入自頓宮西幔門、經公卿幄北、（先例多經南、今日依便宜經北云々、）着御膳幄云々、次第事了、亥刻還宮、大將子終來九條亭、余相具女房、（大將女房同前、）〔最密々見物〕、行列次第散々、近代之例也、

法皇有御見物、（二條烏丸南畔、）

左大臣、大納言兼雅、中納言朝方、知盛等、着衣冠祗候、

御棧敷云々、左大臣之外三人不供奉行幸、祗候御棧敷、未會有事也、

又上西門、八條院、建禮門院等、同有御見物云々、

傳聞、關白入道被見物云々、不可然事歟、後聞今日違例等、

一未御御禊幄之前、供壺御膳事、

一公卿先列西幔門外、次列御膳幄幔內事、

一獻物無其實、仍折松紅葉等枝代之事、古來未聞、

一狂物一人亂入御膳幄、吐種々狂言事、（遂搦得之、然而所言之詞等、皆不快事云々、）

一節旗柄折事、

大將供奉儀、（付裝束已下雜事、）

少將供奉儀、（付裝束已下雜事、）

廿二日、（己未、）山階寺別當法印被來、依先日之招請也、

竊示付祈、依二夢想告一也、
廿三日、庚申天晴、左中辨兼光補二家司一之後始來、及レ晩、大夫史隆職來、語二頓宮狂男之間事一、未曾有之珍事也、誠是亂世之至也、
廿四日、辛酉大外記頼業來、語二御禊之間違例等事一、
廿五日、壬戌天晴、法性寺座主被レ來、
廿六日、癸亥入レ夜、右少將雅行來二大將第一、申二〔春日〕使陪從裝束事一、答下可二調送一之由上云々、
廿九日、丙寅午刻飯宅、入レ夜大夫史隆職來、○來下恐脫二談或語字一、世上事等、及二深更一歸了、
卅日、丁卯雨下、祈願文淸書、遣二法印之許一、於二寶前一可二讀申一之故也、自二明日一十箇日可レ參二籠御社一也、今日、佛嚴聖人來、

十一月

一日、戊辰天晴、洗頭行水、自二今日一七箇日可レ始二不空羂索念誦一、今日五千反、又心經百卷、
二日、己巳午上雨下、未刻以後天晴、念誦萬五千反、三時之別、五千反、每日如レ此也、心經百五十卷、奈良法印返事到來、自レ朔七箇日可レ參、心經最勝王經等、可レ奉二講讀一也云々、

四日、辛未天晴、奈良法印返二送願書一示云、此御願爲二殊勝事一之故歟、殊信心罷發、決定成就歟云々、見二此狀一、彌增二信力一者也、右大將春日祭使右少將雅行之許、遣二陪從裝束六具一、中將八具也、
靑色單、半臂、下襲六具、裝二平襲一、
靑末濃袴、布、濃色合下袴引二重之一六具、一襲、
已上二襲入二長櫃一、以二大將職事信政一衣冠、爲レ使、出納相具也、例也、或以レ侍爲レ使、依レ便歟、近代多用二職事一歟、
此日、依二重服一不二奉幣一、仍又不二神齋一、
五日、壬申晴、春日祭也、神齋如レ常、雖二重服一爲二神事一、先例也、仍不レ參二御月忌佛事一、於二心經不空羂索咒等一者、依レ爲二御社事一猶修レ之、雖レ憚二僧尼一、於二奈良法師一者不レ憚、爲二先例一之故也、
六日、癸酉三時念誦如二日來一、明日着陣之由、仰二官外記及頭辨等一、爲二光盛奉行一、
七日、甲戌三時念誦如二日來一、天晴、此日、右大將任二大納言一着陣也、不レ着二本陣一、只着二仗座一、承德元年知足院例也、余又如レ此、申刻出立、依二吉時一也、先仰二光盛一、使三陰陽師勘二申日時一、今月今日申時、

陰陽頭泰親朝臣可二參入一、而依レ候二今熊野御精進屋一、令レ進二其息泰茂一、仍勘文父子連署、次參內、蒔繪劍、紺地平緒、着陣之日、不レ向二可レ禮之人一、仍不レ來二余第一、自二南家一所二出立一也、隨身裝束如レ例、前驅六人、上野守賴高、前馬助國行、但馬權守長俊、散位信政、安藝權守經泰、散位兼時等也、永久例六人也、共殿上人〔二人〕、伯耆守基輔朝臣、右兵衞權佐盛定等也、承德、永久有二扈從公卿一、仍相二觸宰相中將定能卿一之處、依レ候二今熊野御共一不レ來、須二延引一之處、來十八日女院御法事、尤可二豫參一、而着陣以前可レ有レ憚、彼十八日以前無二日次一、仍今日不二延引一、仰二檢非違使基廣一、洒二掃路次一如レ例、亥刻歸來、依二大辨遲參懈怠一云々、

抑、今日着陣、大將失レ禮、是余過怠也、非參議大辨先不レ着二橫切座一、直着二床子座一、文見之後着座、有二申文一、先例也、或說、雖二非參議一、先着候二氣色一、而不レ敎二此議一、都忘却之故也、愚頑餘レ身、殆及二子孫一、彈指而有レ餘者也、但其間、大辨作法又希異也、大將遲二着端座一者、須三着座之後、先問二不審之處一、無二左右一申二之申文之由一、即顧眄、仍史捧二書狀一、入二宣仁門一、于レ時、大將追歸二着移着○移着二字一本作端座一、此間、親宗起座、當二背於我座一、敬屈而立云々、未二曾聞一之作法也、

今旦、自二奈良法印許一、參社滿七箇日了之由、又所作目錄等示二送之一、又殊信心能發、先〔々〕度々雖レ參二籠社頭一、未レ有二如レ此信心起事一、御願成就不レ可レ疑云々、可レ悅々々、

八日、乙亥、天晴、今日々中結二願念誦心經千百卷一、念誦十一萬反也、

十一日、戊寅、此日、被レ行二國司除目一、被レ加二任衞府少々一云々、法性寺座主被レ來、

十四日、辛巳、天晴、此日、月蝕也、虧初寅刻、復末明日辰刻云々、大將〔方〕、智詮〔率二三口僧一、修二〕一〔字〕金輪念誦一、同女房方〔請二僧都弟子三口一、〕修二如意輪念誦一、又大將祈、令三經圓阿闍梨修二八字文殊供一云々、余方、實嚴阿闍梨率二〔十〕三口弟子一、修二一字金輪念誦一、各愼之由、勘申故也、

十五日、壬午、天晴、此日、月蝕也、明曉寅刻虧初、辰刻復末、然而依レ爲二今日之月一、爲二望蝕一也、今日、於レ院被レ行二淸暑堂御神樂一、拍子合也、實國、實家取二本末拍子一云々、

十六日、癸未、天晴、爲レ見二明後日御法事堂莊嚴一、參二御堂一、依二明日神事一也、今日早旦、泰親朝臣來語二天變事一、有二希代變等一云々、子細在二別紙一、俊經卿進二願文

草、

十七日、(甲申)天晴、吉田祭也、神齋如恒、有安來、大將習笛、遣願文草於忠親卿許、爲清書也、諷誦同之、權右中辨行隆爲院御使來云々、大神宮禰宜等同意東國之由有風聞條、被尋問、文書如此、可有罪科哉否、可計申者云々、(余申云、縱雖祭主同意謀叛之者、爭無沙汰哉、但如此浮說是如文書者、證據不見歟、猶被尋嫌疑之者、隨所犯之實、可有沙汰歟、)

十八日、(乙酉)天晴、此日、故女院周闋御法事也、依大治四條宮例、修曼陀羅供、中陰雖爲七僧法事、周闋如此、又奉供養御墓所小堂、仍卯刻着烏帽直衣、伴大將、(布衣、)參御墓所、(八葉車、前駈二人、共人兩三人、)導師大原聖人、(號本淨房、)件人依爲御善知識、殊所請也、請僧三口、(留候僧三人也、)件塔中、染奉安石卒都婆、其外無別佛、又奉副供養法華經一部、說法供養法樂了、引布施、其後、直參御堂、奉居御佛、(半丈六、依無所、便宜撤座、奉居壇實於本佛壇上、本佛前也、)佛師明圓給祿、(被物一重、)次導師之承仕等參上、儲曼陀羅供壇、此間、山法印僧都、二位中將等參上、其後、女房爲聽聞參入、午終、上達部少々參上、相續導師參上、未一點事始、先召院司基輔朝臣、問事具否、申具了由、仰可始之由、即進殿上座、告示之、即中御門大納言已下、公卿着廣庇座、次導師權僧正公顯率讚衆廿口、(此中、僧綱四口、導師所相具十五口、殘五口、本御前僧也、(忠玄不參、))經南庭、(有莚道、不用輿、異儀也、)參上、昇自南階、(執蓋如常、自階下引退、)門前灑水了、越香象、行道三匝了、導師着禮盤、讚衆各着座、次惣禮、次啓白、次讀願文、(件願文、匡房、置右脇机、)次諷誦、(本院三百段、余二百段、女房及右大將百段、二位中將、山法印、井僧都等同前歟、)無別導師也、次說法、次三禮、(雖可敷座、其所狹之上、依略儀、於座唱之、)次九方便、次供養法、(此間、誦種々讚等、如常、)次後鈴了、行道三匝之後、導師着下座、次撤經机等、又僧綱從僧等、撤草座、香爐筥等、(初欲着之時、先置者也、)次引布施、(宗家卿先是退出、)(諸院司不取布施〔也、兼雅卿已下取之〕、同雖爲院司、人々意趣不同歟、)賜導師、布施了、讚衆布施中間、別當經家朝臣自御所方取御衣、賜導師、(大治例也、)賜讚衆布施之終頭、導師早出之由、執蓋之者遲參、又讚衆等、隨賜布施、且退出之由、狼藉無極、導師早出、尤違禮也、于時日沒之程也、事了、人人退出之後、法印、二位中將等退去、次女房歸宅之後、余相具大將退出了、

今日、參入公卿、

大納言宗家、兼雅、

中納言忠親、(前中納言雅賴、)

參議、定能、經房、

散三位頼輔、
御願文、作者式部大輔俊經卿、清書忠親卿、
諷誦文、同前、
余、及大將諷誦、共加自署、但御墓所堂供養諷誦、家司加署、大將不修之、是又先例也、事未始以前、僧等申云、籠僧五口、其座可在別歟、將任﨟次可居歟、先例共存、可隨仰云〔云〕、仰云、不知案內、只存例可進止、但別座之條、其〔所狹少之〕間、各難計歟、只任﨟次、別座行、共不可苦歟者、仍任﨟次着座了、
佛經、布施等目錄在別、
此日、大將候廬中、不出座、永久三年三月十二日、京極北政所周闋法事、故殿爲大納言、不令別座行、能有議定、猶爲子孫之人、醐イ與家之習、不顯座之故也、仍隨其例也
十九日、丙戌、去夜於攝政第、有清署堂御神樂拍子合事云々、
廿一日、戊子、大原野祭也、神齋如常、
廿二日、己丑、隆職、送今度大嘗會式、左大臣造云々、紫宸殿儀、委可被載歟、而不審甚多、
廿三日、庚寅、此日、大嘗會叙位也、於攝政直廬行之、執筆源宰相中將通親、參入公卿、中御門大納言只一人云々、件人早出之間、無入眼之上卿、及曉更之

五百八十二

間、攝政逐電退出、腹立云々、親實朝臣捧叙位、雖催上卿、敢無指出之人、空曙了云々、希代之勝事也、近世之爲體、悲而有餘者歟、今夜、左大臣被聽發車、明日、欲發車可參內云々、
廿四日、辛卯、天晴、大將少將密々見標、余不見物、酉刻歸來云、標申刻引云々、悠紀行事左中辨兼光、國司重章、主基右少辨兼忠、國司清邦、故邦綱子云々、悠紀標在前云々、此日、廻立殿行幸也、
後聞、戌刻行幸、前行左大臣云々、左大將雖不合卜、着小忌供奉云々、近代例也、中古以往雖爲大將、不合卜者、多候大忌、右大將依故女院朞年、揭焉之出仕、大將必可備職掌〔事〕之外也、有憚之故、不參童女御覽、今夜行幸雖無揭焉之儀、又不可必備其儀之上、聊有相勞事、不出仕也、仰湯殿右少將實明云々、又左大忌公卿僅三人、各不着幄、徘徊便所云々、又左大臣候御在所邊之間、前驅等列居其前、雜人圍繞云々、古來不聞事也、大嘗會、鳥居之內、一切不入大忌人也、末代之陵夷敢不可云者歟、昨日叙位、攝政早出、叙位空在其前、及曉更、朝方卿參上、參空所、自取叙位向陣云々、〔事〕涉諱忌者歟、未曾有

例也、今旦、大將進二膳部代三人一、各着二私裝束一、其色目、
冠、（垂纓、日陰遊、）小忌、（青摺、非二所司小忌一、私所レ儲也、）
柳色、（面白、裏青、）半臂下襲、例表袴等也、
〔傳聞、左大臣先蒙二發車宣旨一、而忽不レ能レ調レ車之由被レ申、仍被レ改二下牛車宣旨一云々、甚過分事也、依二自由申狀一被レ改二宣旨一、朝廷之輕忽、爰而炳焉者歟、〕
廿五日、（壬辰、）天晴、此日、大嘗會辰日也、內辨左大臣云云、戌刻、右大將參內、（飾劍魚袋如レ例、）亥刻事始、大將勤二外辨一云々、其座如二例〔節〕會一、兩度就二外辨等一等如レ式、（近代、八省宴會、全不レ就二外辨一云云、仍必可レ着之由、兼所二相含一也、）又近例、大嘗會外辨不レ被レ問二諸司一、寬治、康治例也、（寬治上卿右大臣顯房、康治上卿中院右府雅定、）此事無レ理、勘二舊例一、長和、齊信卿問二諸司一之由、見二權大納言〔記〕一、仍仰二可レ問之由一、（其詞、中臣大舍人刀禰列等也、中臣、長和問之由、見二同記一、）但始就二外辨一之時、上官不レ着二床子一、仍不レ能レ問、後就二外辨一之時、上官着座、仍問レ之云々、此事頗失也、〔其故〕者、事不レ始以前可レ問也、何況中臣者、已終二其役一退出之後也、主基着座之間早出云々、大將語云、祭主奏二壽詞一之時、諸卿跪候如レ例、辨奏二目錄一之時、諸卿成レ疑、大將稱二不レ然之由一、諸卿從レ之云々、又供二御膳一之時、自二東階一供レ之、仍諸卿可レ起哉否有二沙汰一、或遂猶立云々、此事太失也、八省之儀、南面有二三階一、或用二中階一、或用二東階一、而紫宸殿之儀、南面階一也、東面階者、已雨儀之路也、大極殿之儀、雖レ無二中階之說一、南殿之儀、猶可レ用二南階一也、況彼已有二中階之說一、是〔豈〕不レ用二南階一哉、何況用二雨儀之路一、旁無レ所レ據事歟、又渡二主基一之時、被レ渡二階前一了云々、此事如何、須レ經二階下一也、大極殿ハ無二階下之路一、紫宸殿之習、未レ聞下〔渡〕二階前一之例上、里內渡二階前一之時、先奏二事之由一、或申二執政一蒙（請イ）レ許、經二此路一者也、今於二大內一被レ行二大禮一之時、雖二其所一、便宜可レ有二進退一也、就二八省之例一渡二階前一、可レ謂二守株一者歟、又主基內辨兀子立二孔雀間一、尤可レ然、但恐案、暫可レ放二右近陣板敷一歟、若雨儀之時、公卿壇可レ立二校書殿一之故也、如レ此事、已大事也、〔委不〕レ被二搜行一、後鑒可レ耻者歟、紫宸殿大禮今度始レ之、後代之主、偏取二今例一歟、八省之造營、土木難レ被レ終レ功之故也、凡宴會之儀、見二新式一、標引二立承明門內一、門小、山大、仍兼有二沙汰一、欲レ縮二寸法一、有二禁忌一、不レ引二入承明門一者、可レ毀レ禮、仍別々ニ造レ山テ、取放テ引入テ後、如レ本指合云々、殿

庭裝束見指圖、仍不記、
今明兩日、進膳部代、午日不進也、
廿六日、(癸巳)天晴、今日內辨、左大將云々、
御膳自南階供之、可謂存禮、宴會了、有清署堂
御神樂、(於淸暑堂有此儀云々、)拍子、(本實國、末資家、)付歌、(中將雅賢朝臣、少將資時朝臣、)前笛、
(泰通朝臣、)篳篥、(定能卿、)和琴、(忠親卿、)御遊、(笙家通卿、箏兼雅卿、琵琶實宗卿、)自今日
參御堂、讀懺法、每日三時、來廿八日口經加行也、
廿七日、(甲午)天晴、〔內〕辨左大將云々、親宗朝臣、內辨事
催右大將、然而辭申了、今日、山僧都被修少佛事、
導師性圓、說法無可無不可、今日、三時懺法如昨、
今度一日經(作イ)殊致如法潔齋者也、依有〔等〕夢想
事、加六根四悔之禮拜、可信可貴、
廿八日、(己未)雨下、寅刻懺法了、書始之條、大將已下舊臣
之男女倍從等廿餘人、手自書〔之〕、書手皆三日潔齋、
讀懺法、(各於宅讀之也、)中刻書了、酉刻、導師參上、(澄憲僧都、)即事
始、說法優美、衆人拭淚、於澄憲可謂得日、誠珍
重也、此中釋云、一切女人(入イ)ハ、三世諸佛眞實之母也、一
切男子ハ、非諸佛眞實之父、故何者、佛出世之〔時〕、
必假宿胎內、縱爲權化胎生之條無論、於父者
無陰陽和合之儀、身體髮膚不受其父、仍無父子
之道理之故也、依之言之、女者勝男者歟云々、此
事、尤可謂珍事有興之言、
廿九日、(丙申)晴、懺法之後歸宅、自今夕、滿愛染〔卅萬
遍〕、(大咒、)

十二月〔大〕

二日、(戊戌)天晴、此日、自大內幸閑院第、右大將供奉、
(左大將不候、)其後參法成寺御八講、今夜、南京豎義之日也、
探題別當法印、精義東大寺辨曉律師云々、
三日、(己亥)天晴、今日、奈良法印被來、數刻談語、先日祈
之間有夢想事、仍介聞其事、有隨喜信伏之色、
四日、(庚子)法成寺御八講結願也、
五日、(辛丑)天晴、此日、故院御正日也、依大治例、無別
法會之儀、導師覺智僧正也、雅賴、定能等卿參入、依
爲術事、不觸他卿等也、殿上人已下衣冠、公卿直
衣也、(但雅賴卿、兼示之、直衣、自故院歟、若必可參、先布衣如何、不可有難之由、大治記云、布衣人相交(甲イ)云々、仍示此由也、)
堂童子二人、今日此次申上、一閑之間、妙經三千部轉
讀、事訖、例時結願、又賜小施物、護摩、同今日結願、
事訖參御墓所、右大將相伴、悲淚難抑、大將有難
忍之色、見之彌焦肝膽、蹔而歸宅、

六日、壬寅天晴、入レ夜、密々向二法性寺座主房一、廿人、皆乘車、爲二結緣灌頂一也、着二淨衣鈍色直衣、指貫等一也、着二烏帽一、于レ時、胎藏供養〔法〕中間也、子刻打二胎藏一、先法印被レ打了、至二門前一着二袈裟一、五條、於二七條三條一者、入レ袋懸二左臂一、塗香、合香、灑水、覆面、已上敎授人授レ之、法橋觀性勤レ之、越香像入二堂場一、先結二金剛薩埵印一、敎授之人令レ結レ之、引二其中指之端一、令レ到二壇前一、令レ夾二花枝於中一、其中指起二信心一、奉レ打レ之、二〔其〕後登二蓮臺一、受二法冠一、師主僧正全玄、授二印、眞言等一、其後解二法冠一歸出、撤二覆面三衣等一、歸二休所一、寅刻、打二金剛界一、其儀同前、

其後、謁二法印一、被レ見二布施目錄一、大過差也、余相ニ具野劔一腰一、與二僧正一密々相ニ加法印布施一給レ之、之後歸宅、天漸曙程也、抑、今日〔之〕結緣、非二一世二世之宿緣一、誠成佛之勝因、何事過レ之哉、可レ恐可レ悅、

七日、癸卯此日、秋除目也、執筆左大辨經房云々、少將任二中將一、尤悅思不レ少、大將自二四位侍從一任二中將一、不レ經二五位一、中將此散二其遺恨一、如レ存拜任、尤可レ悅可レ悅、今日、請二寶嚴一習二愛染王法之間事一、自二今夜一、始二其供養法一、

八日、甲辰三時行二愛染王供養法一、

十日、丙午日中時結ニ願供養法一、今曉、女房見二吉夢一折節尤可レ悅々々、今夜被レ行二下名一云々、經家任二宮內卿一、左衞門權佐親雅補二五位藏人一、檢非違使明基來、申二犯人之間事一、於二別當門前一被レ問之處、申狀有二相違一云々、別當之沙汰、甚有二偏頗一、如レ忘レ恥云々、今夜有二仗議一云々、神服使空歸洛事云々、上卿左府、職事頭中將云々、

十二日、戊申雨下、入レ夜爲二方違一參二御堂御所一、觀性法橋來、法印使也、

十三日、己酉陰晴不レ定、午刻歸宅、傳聞、親雅依レ補二五位藏人一者、攝政廐司、所望之人繁多云々、又聞、去夏國司除目執筆經房、兼國任二近江權守一、其事院不二知食一、執筆謀計之由有二沙汰一、今度叙位、漏二加級之恩一了、其事攝政爲二自失一、非二執筆狂惑一之由被レ稱云々、

十六日、壬子入レ夜、左大將以二使者一遣二基輔之許一、示二兼重犯人之間事一、子細返答了、

十七日、癸丑史持二來法勝寺大乘會日時僧名一、

十八日、甲寅陰晴不レ定、大將敎二節會內辨事一、有二習禮一、申刻、靜賢法印來、多談二世上事一、

十九日、乙卯天晴、此日、於二御堂一修二彌勒講一、年來、故女院御時、雖レ被レ行二此講一、關東北陸御領等、依二路塞一、用

途不通之〔由〕間被止、每月御講等之中、同以停止、而故院御遷化、適相當五日、自明年正月、每月行件講、可用御月忌也、仍以吉曜、今日所始行也、申刻、參御堂行之、僧三口、各布施一裟、捧物一也、是年來例也、巳刻、信範入道爲攝政使來云、明春可行臨時客、爲尊者、者可來云々、答曰、故院御服、一期着之、今月御忌月也、仍不能出仕、元三之間、除服之後、始出仕、無先例之上、非無憚、仍不可出仕之由、素存知之間、忽出仕不可叶、又此條無矯飾事也、仍不能參入者、信範退歸了、今日、頭辨親宗傳院宣云、以稱札示國行之許、女房淨土寺堂可有額、淨金剛院、可令書進者、申承了之由、件女房、御愛物也、其名丹波、此日、臨時祭也、使基輔朝臣、給馬鞍、平緒等、上卿內大臣被奏宣命、大納言不候庭座、及秉燭云々、

廿日、丙辰、天晴、此日、少中將拜賀也、兼日告兵部省、幷仰本府、又觸所々、申次皆家司季長朝臣奉行也、申刻、着束帶、色目如常、蒔手蒔繪劔、大殿御物、瑠璃帶、此間、兵部省持參移文、給祿如例、酉刻、先參院、申次判官代經仲、抑院自昨參籠清水寺、七ヶ日可有御參籠云々、其後、年內無日次、仍今日、存如在之禮、所參入也、件御參詣、密々之故也、上西門院、少將基宗朝臣、八條院、隆信朝臣、皇后宮、申次經仲、宮職寄也、宮司等、皆稱障之故也、已上皆同居八條院御方、有女房召、次參建禮門院、申次判官代光綱、次參攝政第之間、依官奏被候內云々、仍直參內、申次少將顯家朝臣、參御前、攝政被候御前、被稱同事之由云々、其後退出、基輔、宗雅等朝臣扈從、賴高、國行、保行等、騎馬在共、本府差進隨身五人、番長一人留候、垂袴也、近衞四人者共盛巾也、各狩胡籙、自納殿給之、本隨身二人布衣、候雜色列、不帶劔、一人花田、一人朽葉、不賜當色、各令着也、

廿一日、丁巳、天晴、大將方有密々詩講、余行向、入夜歸來、

廿二日、戊午、天晴、早旦、覲性法橋來、未刻、法性寺座主被來、晦日可登山、卽無動寺拜堂云々、

廿四日、庚申、大夫史隆職來、召前談雜事、近日公事陵遲、不可已敢云々、

廿五日、辛酉、天晴、左大辨經房來、余謁之、數刻談雜事、今日、右衞門權佐定長申畏云々、其所行向、忠親、朝方、兩卿相訪、過分也云々、入夜、光長來、召簾前仰雜事、

廿六日、壬戌、天晴、定能卿來、大將密々有會之習禮、此日定考云々、

廿七日、癸亥、天晴、中御門大納言被來、又宰相中將定能

卿來、大將在二其座一、有二小盃酌事一、大納言有二故障一、不レ參二臨時客一云々、仍大將所レ〔可〕レ致二用意一也、然而猶有二未練之恐一、猶大納言相構可レ被レ參之由示了、

廿八日、甲子今日、光長補二余方家司一、季長朝臣成二令旨一、政所事可レ奉二行一之由、同仰二下之一、光盛籠居辭退之替也、

卅日、丙寅此日、大嘗會御調度、〇以下闕文、追儺之次、有二除目僧事等一云々、

右養和二年壬寅改爲壽永元年此一帙墨付百拾三枚者以三縁院道敎公眞蹟松殿右幕下道昭卿先年被繕寫之了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松殿基房公面授而傳于後法性寺兼實公且加日錄號玉葉爲後昆之軌則不讓他十襲而可祕之者也、

于時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右養和二年壬寅一冊者慶安二年己丑三月廿三日關白昭良公被借用之同年季夏朔日返給者也陶化翁（花押）記焉

玉葉卷三十七終

玉葉

卷第三十八

自壽永二年正月
至同九月

壽永二年(癸卯)春夏秋

正月(小)

一日、丁卯、陰晴不定、自去夜痛肩、仍不拜天地四方、(但備裝束如例、)未刻、手水、陪膳範季朝臣、齒堅如例、巳剋、大將來此第、(直衣、)申刻、着束帶(餝劔、魚袋、紫緂平緖、)參院、一員如常、前驅五位六人、基輔朝臣爲扈從、攝政家無拜禮、未知其故、後聞、長承二年故殿初被行臨時客、無拜禮云々、被追彼例歟、及子刻、大將歸來語云、院拜禮、攝政被候、左大臣內大臣以下公卿濟々、次建禮門院拜禮、(六波羅第、)攝政不候云々、次參內、先小朝拜、(左大臣雖參、早出、內大臣未參之間、攝政已下列立西上、如例年、)次節會、內辨內大臣、頭辨親宗朝臣、仰內辨之次、可停止音樂、幷國栖笛聲之旨仰之云々、大將爲外辨上首、問諸司云、參列之間、左大臣、三條大納言等加上、國栖奏之間、大將退出了云々、

除夜追儺次、有除目、僧事等云々、今日、陸職注送聞書、家俊任少將、可謂過分云々、備後國收公、帥(隆イ)入道、素院御氣色不快之人也、尤不便不便、又三井寺道證法印被任權僧正、度々天變御祈施効驗云々、又山階寺別當法印信圓任權僧正、是又雖爲理運、年齡太少歟(今年卅一)、

節供如常、(以政朝臣勤仕之、季長朝臣陪膳、)

二日、戊辰、陰晴不定、手水陪膳季長朝臣、齒堅如昨、此日、攝政家臨時客也、(天下無爲之時、可有如此之宴飲也、故殿攝籙之後、數年不行給、近日之天下、尤)不相應歟、左大臣、內大臣爲客、申剋、右大將參彼第、亥刻歸來云、參入已後及半時、內府參入、左大臣、大將參以前被參、數剋、(及二時云々、)被立門外、奇代之珍事也、大將沓、兵衞佐親能取之、(定能卿息也、)每事如例、但不敷改大臣茵云々、又五獻、併先主人取、一度も無客先受之度云々、是又未曾有事也、內大臣着火色下重、紅梅地平緖云々、今日午時、花山院大納言被來、余謁之、

三日、己巳、天晴、手水陪膳高佐朝臣、歯堅如例、申刻、左大辨經房來、余着烏帽直衣謁之、數刻談雜事、入夜定能卿相具其息兵衛佐親能來、謁之、又頭辨親宗朝臣來、又謁之、此次親宗仰云、御齋會內論義可被行哉否、正月十四日高倉院御國忌日也、被問例之處、寛德三年正月十四日御論義如例、(固關內、正日以前、)又永祚之比、延喜御國忌日、被行御讀經仁王會等、是雖廢務、猶被行嚴重佛事、加之、依遺詔被停止國忌、荷前等了、但依圓融院御國忌日、(非廢務云々、)被延大原野祭了、是爲神事故歟云々、(已上、外記中狀大概也、委載勘文、悉不覺悟、)余申云、云加持香水、云御論議、鎭護國家御祈也、今度被止此儀者、已永可被止也、(期萬歲之寶祚之故也、)被遂行之條、旁可無其難、故何者、寛德例雖非正日、固關之中憚之、輕重殊無差別、(雖爲國忌日、爲固關之後、今被停國忌之故、非廢務、校量彼是、其憚可同歟、)非廢務被行公事之例、已以炳焉、(雖非當時之國忌、廢務被行、他事尤可准據、)然則、兩方之例、蹤跡共存、何況事非遊興、被遂行之條、可無殊難歟者、此次、右大將正二位事、示付頭辨了、此後〔行隆〕來、謁之、東大寺大佛奉鑄事、去年依爲大嘗會年、可有憚之由有沙汰、頗屬和暖可遂其事云々、但法皇可臨幸之由先日奏聞、頗有可然之御氣色、復奏之後可一定云々、

四日、庚午、天晴、大將來、有節會習禮、今日不違方、依吉曜、今日初念誦、不憚衰日也、

五日、辛未、天晴、此日參御堂、依彌勒講也、即歸宅、叙位執筆左大辨云々、頭辨、大將可勤(令歟)七日內辨之由催之、幼年者不可叶之由、人々答了、

六日、壬申、陰晴不定、時々小雨、披閱書之處、大將叙正二位、悅思不少、中將入勘文云々、而不被叙、職事不驚奏歟、尋遣頭辨之處、大略不足言、仍以定長申入之、今日、大將明日內辨習禮也、花山大納言、源中納言、宰相中將等來會、(宰相早出了、有恐事云々、)其後、大納言、數刻言談、深更歸了、五位藏人親經來云、明日節會有可承事者、可存知云々、未刻可參陣之由答了、又大夫史隆職來仰同旨了、頭辨重催云、內大臣物詣、內辨如法闕如了、必可參云々、申承畢之由了、大將祈、自今日、使實嚴阿闍梨修不空羂索供、三ヶ日、又仰全玄僧正、信助等、令祈念、示送無動寺法印之許了、(當時被住山也、)又明曉、春日社可奉幣帛、〔大將〕依叙正二位、可立叙列、此事大事也、仍今

日與二人々一、終日議二此間作法一、

七日、（癸酉）朝間天陰、午後晴、此日、白馬宴會、右大將始勤二仕內辨一、郎立二叙列一、近年、位記案立樣、相二違記文意一、仍仰二遣子細一之處、猶稱下爲二代々例一之由上、不二承引一、追可レ尋二證文一、叙人標事、尋二大外記賴業一、可レ隨二案立樣一之由令レ申、其理可レ然、申刻、大將參內、（裝束色目如レ例、餝劔、魚袋、紫綏平緒、大殿御笏、）丑刻、歸來語云、依二攝政遲參一、戌訖被レ仰二內辨一、（親經、）先有二加叙事一、使三左大辨經房書二入之一、（上﨟通親在レ座云々、）入レ宮奏聞、召二大外記一問二諸司一、六位外記持二參外任奏一、（今日、不レ申二馬頭不參之由一、）申二代官一、（未レ返二給外任奏一之間、）次下二外任奏一之後、着レ靴押二笏紙一、給二下名一、下二一省一、着二兀子一、內侍出受二叙位宣命一、給二位記筥一、謝座、昇殿等儀皆如レ常、（但依レ不レ解二位記筥結一、以二內豎一令レ解レ之云々、）下レ殿催二叙列一、復座之後、諸卿列立、宣命使未レ降以前、（宣命使實守卿、依レ有二上階一、用二納言一、雖二納言內辨一、猶用二納言一例也、）〔降自〕二東階一、右廻向レ階揖、（寬治八年例也、）出レ自二軒廊東間一、練口練二行南一、（雖レ入レ夜、爲二初度一之上、又爲二珍事一、仍令二練步一、但略二於謝座時一、）到二二位三位標東一、（未也、）一揖、（曲折揖、天慶六年例也、）折レ西經二二三位標一、（一列立也、）後先立二本位標一、（今日、不レ分二別正從一、只立二二位三位標一、仍推量立レ之、標立樣追可レ尋レ之、）揖、次宣命使、下レ殿就レ版、宣制兩段、共可二再拜一、而後段拜舞云々、上首賴盛卿、失儀可レ然、（叙人不レ拜、）公卿復座之後、輔代取二位記一之間、大將揖、離レ列進二立輔代東一方、（少後）無レ揖、（余廻二感接一令二教訓一、也、）輔代相共跪、置二笏於右一、取二位記一、乍レ居一拜之後、取二副笏一起、（無レ揖、）左廻、（江次第說、又准二宣命使作法一、）自レ後立二新叙標一（同量レ程立レ之、猶分二別正從一、可レ立レ標歟、）揖、次他叙人等一々給二位記一畢、輔代退之間、大將已下相二倚馳道一、（去留共無レ揖、惟南所平、依二予人々相共議定一、令レ敎二訓之一、先例不レ詳之故也、）拜舞（依二天永例一、進二公卿位案之北一也、）之後揖、右廻經二列前一、出二東中門一了、（同又練步也、當二軒廊程一練止、）抑、天永例、左廻出二承明門一、今度可レ出レ自二東中門一、仍右廻也、（猶可二左廻一之由、定有二令レ存之趣一歟、然而、能所レ廻二思慮一也、）親族拜畢、復座之後、（寬治、天永、共復座也、）更下レ殿見二白馬奏一、進二弓場一奏聞、（一府奏無二禮紙一、仍以二懷紙一用レ之云々、此事兼不レ敢、只無レ奏之時、可レ用二懷紙一〔之〕由示レ之、而無二禮紙一之時用レ之、〔又〕可レ然、）三獻之後、讓二賴盛卿一退出、（不レ取二替笏一云々、）

〔內辨立二叙列一例〕

抑、內辨立二叙列一例、延喜、（貞信公、）天慶、（小野宮、）寬治、（堀川左大臣、）天永（久我相國、）等也、事已希代、人稱二珍重一、就レ中、天慶例爲二大納言一、右大將一族之嘉例也、年齒僅十七歲、白馬節者、第一之大事也、先例多勤二豐明一、今度依二闕如一有レ催、且爲レ不レ失二珍事一、慾令二出仕一之處、云二節會禮儀一、云二叙列作法一、無二一失一之條、家之冥加、神之助也、可レ悅々々、後代定爲二希代之例一歟、

中將良經今日叙了、兩息同時浴二朝恩一、可レ謂二面目一

歟、

八日、甲戌天晴、藏人少輔親經來、示去夜大將內辨人々感歎之由、又實守卿送札感之、又人々多感歎之由所傳聞也、左大臣以其子賴實說具聞之、被拭感淚云々、

九日、乙亥雨下、中御門大納言被來、大將謁之、問政之間作法、今日、召陰陽頭泰親、問政始日、及中將拜賀日次等、光長奉行、政始十六日、中將拜賀廿二日廿八日云々、

十日、丙子天晴、少納言重綱來、示一日大將內辨事、經房卿殊感申之由、

十一日、丁丑天晴、大將供奉修正御幸、（法皇幸圓勝寺、）直衣出衣、（紅梅織物三重衣也、裏紅也、）薄色堅文織物奴袴、隨身上﨟布衣、冠如例、（背居衣上下、遣欵冬衣、）下﨟布衣帶劒又如常、（已上裝束下給之、）頗遲參、出門給之間參會、即帶劒、着半靴、騎馬供奉、（舍人居飼裝束又給之、御馬舍人黃香、移馬舍人背丹、）內大臣同供奉云々、上﨟隨身等、或打金付之、或裁入錦云々、過差之至、同花見御幸等歟、未聞事也、御幸之後、頃之、參法成寺、而事了云々、仍歸宅、

十二日、戊寅天晴、仁和寺宮被送札、被賀大將內辨事也、此事已爲世間之皷騷、實悅思不少者也、

十三日、己卯天晴、智詮阿闍梨、自今日七ケ日參籠賀茂、依有夢想告也、今日定能卿來、余、大將、定能卿、同車參御堂御所、政習禮、依庭廣、立幕柱竹柱等、引幔幕、外記廳指圖也、歸來之後、花山大納言來、及深更議政之間事、今日定長來、余申兼房卿中納言事、

十四日、庚辰陰晴不定、今日、又參御堂習禮、此日、御齋會終、加持香水、內論義等、如例年云々、

十五日、辛巳天晴、此日、右大將叙正二位之後着陣也、吉時申刻、依無大辨、（左大辨未着陣、今日可着、右大辨院御共參日吉、）左少辨光長作申文云々、先使大舍人頭業俊勘申日時、家司光長（余、及大將、兩方家司也、）覽之〔云々〕、前駈六人、共殿上人宗雅也、今日雅賴來、即向大將亭、（依爲着陣日、大將不來余第也、）政之間事評定、有少習禮云々、其後參陣云々、大外記賴業依召來、明日事不可懈怠之由、以光長仰之、今日、院參詣日吉給云々、

十六日、壬午天晴、此日、年始政也、右大將初着行之、（去康治元年未着座、公卿可着行列見、定考、尋常政之由、被下宣旨以來、無着座〔之〕人、但宇治左大臣、及兼長卿等着座云々、誠雖被許未着座、非停止着座、然者、尊正禮法、雖可遂着座、近年此禮絕了、又無其用、加之、余未會臨官外記之廳、年來恨此事、）

仍以候守宣旨所着行也、且是存奉公之故也、

辰刻、大將來此第、着束帶、（色目如恒、蒔繪劔、細地平緖、笏又大殿御笏也、御堂御劔、故今日所用也、）前驅六人、（上野守賴高、前馬助國行、散位保行、長俊、兼時、經康等也、嘉保、天永、前驅六人也、）隨身垂袴壺胡籙也、僕從等來集、雖欲忿參、陰陽師遲參、（泰親朝臣、院御供參日吉、仍業俊爲代官所來也、）巳刻、僅以參入、其後、光長又遲參、已終參入之後、先令勘申日時、入宮先覽大將、次覽余、（依有政刻限、不勘時先例也、）

擇申　可參給政日、

今月十六日、壬午、

壽永二年正月十六日　大舍人頭安陪業俊、

其後參衙、左少辨光長連車扈從、（嘉保三年有信候御共、天永三年爲隆扈從、皆依爲辨官所伺候也、無他御共人、宰相中將定能、並右少辨兼忠遲參、各參會路頭云々、）于時巳四點也、未初參着云々、酉刻、歸來語云、次第無違亂、參議三人（右京大夫基家、左宰相中將定能、左大辨經房、）參入云々、中納言一人不參、兼日觸忠親實守等之處、實守卿爲上西門院御共、參日吉、忠親稱病不參、（昨日候御齋會竟、今日不參、甚無其謂、奇怪々々、）少納言重綱、左〔右〕少辨立申文、少納言有家勤請印云々、廳及南所儀如存云々、每事無違亂、無懈怠、爲悅々々、抑、宇治左大臣入陽明門、自門際至壬生、併用此路、而嘉保三年、匣小路以西經路北、以東經中路之由、見御記、又天永自中路步入給之由、見雅兼卿記、仍今日、匣以東用中路、以西用北路了、參退同前也、政之間、作法見大將記歟、又改沓之處、前驅國行、番長敦次等參候、是又嘉保例、前驅重仲、番長厚淸等候例也、事了、相引參陣、左大辨候申文、無藏人方吉書、依嘉保、天永等例也、天喜六年、（京極大殿、）無申文、然而、承曆三年（二條殿、）以後、皆有申文、又近代政始多有申文、仍用近代例也、

十八日、（甲申、）雨下、入夜止、蓮華王院修正也、有御幸、（今日不出衣、自餘事如去十一日、）公卿濟々、皆步行御車後云々、仍大將參入、大將供奉還御、參御宿云々、

十九日、（乙酉、）陰晴不定、光長來語云、經房卿云、左大臣被奉褒譽大將殿云々、又如此令勸公事給、是朝家可直立之先表也、殊悅申云々、余先日招定長、奏二位中將中納言事於院、今日、承御返事之趣、雖無分明事、不惡云々、此日、奉爲高倉院、於最勝光院被始修八講、

廿日、（丙戌、）雨下、此日、除目初也、執筆左大辨經房朝臣云云、公卿僅三人云々、

廿一日、（丁亥、）天晴、除目、執筆同人、

廿二日、戊子天晴、除目入眼、執筆同人、右馬頭長房朝臣初參、召前、即起座了、後聞、若蒙仰者、可申御返事之樣不覺、仍忿起了云々、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結願、左大將已下公卿十餘人參入云々、

廿三日、己丑天晴、見聞書、時忠、忠親任大納言、八大納言歟、不能左右、家通、(善政、)實宗、(甚早、)等任中納言、兩貫首拜參議、後聞、兼房卿事、御氣色不惡、大略、一定可拜任之由風聞、而自上西門院、實宗事枉被申之間、忽改定云々、微運之至、爰而顯然歟、但年來未曾遂素意於天聽、余申披子細了、是不存爲彼人、爲報先閤之遺德也、

今日、右大將密々向宗家卿第、爲習催馬樂也、此事近代之禮、雖不必可然、知足院殿向經信第、聽琵琶、又故殿時々向中御門右府第給、(拜大臣之日、爲賀其悅云々、)於家有其例、爲親昵之上、又非趁權勢之儀、仍所令行向也、歸出之間、大納言降立庭中、其子息大夫褰車簾、可寄車之由、再三雖被示、大將不承引、猶於門外乘之云々、翌日、大納言被賀昨日大將向彼第之悅之由、自一昨日夕風病發動、

廿四日、庚寅天晴、東大寺勸進聖人重源來、余依相招也、聖人云、大佛奉鑄成事、偏以唐之鑄師之意巧可成就云々、來四月之比可奉鑄云々、件聖人渡唐三箇度、彼國之風俗委所見知云々、仍粗問之、所語之事、實希異多端者歟、五臺山被打取大金國了、渡海之本意爲奉禮彼山也、仍空赴歸朝之處、天台山阿育王山等可奉禮之由、宋人等勸進、仍暫經廻、謂件兩所、天台山有石橋、破戒罪業之人無渡得、其橋事、本國之人十之八九不遂前途、但於日本國之人者、多分渡之、令感依此願渡海之志歟云々、即此重源聖人所渡其橋也、尤可貴々々、其橋體廣四寸長三四丈、亘大河上、(河自南流北、橋自東亘西、)其橋西邊有大巖、縱廣共六尺許也、其左右無人之可通之路、仍不知其奧云々、如傳聞者、自石橋六町入奧天有銀橋云々、奧有金橋云々、其奧、正身證果之羅漢五百十八人見住、人致信心備供具、祈念之時、顯現石橋西頭、奉禮彼正身之人、萬千萬人之中、一人猶難云々、又云、謂阿育王山者、即彼王、八萬四千基塔之其一被安置彼山、件塔四方皆削透云々、其上奉納金塔、(當時帝王所被造進云々、件根本塔高一尺四寸云々、)其上銀塔、其上金銅塔、如此重々被奉納云々、件

舍利現種々神變、或現丈六被攝之姿、或現小像、或現光明云々、此聖人兩度奉禮神變、一度ハ光明、一度ハ小像佛云々、雖末代此界不陵遲云々、但彼國人心ハ以信心爲先、或道、或俗、徒黨五百人、若ハ千人、如此同時始精進、起猛利之淨信、三步一禮ヲ成テ參詣、其路雖不遠、或三月、若半年之間、遂其前途、參着之後、皆悉奉唱釋迦之寶號、一向成奉禮神變之思、其中隨罪之輕重、有神變之現否云々、實是重殊勝之事也、我朝之人、比彼敢無可及之者、可悲々々云々、數刻之後、聖人歸了、此聖人之體、實無餝詞、尤足可貴敬者也、件聖人又云、大金國欲伐漢朝之意趣ハ、爲取三ケ之寶也、所謂、其一ハ、難定眞本、是祕藏也、此傳之得、金銀絹綿、及布絹、米穀之類、凡人間之要物、書其字之所、其物化現、足用之、更無盡期、此祕藏之說等チ、令書顯之書也、第一之寶云々、其二ハ、金帶、不知其功用云々、其三ハ、玉印、即卜和玉也云々、漢朝之習、以此三物爲寶云々、

廿五日、辛卯、天晴、召中將於前、脂燭、詩兩度令作、一度二寸□□、閑山花未遍、春字、一度五寸、竹間鶯語滑、鶯字、共終篇、又存題意、無瑕瑾、尤足感歎、其後又有無題之勸韵、六韵、

廿六日、壬辰、陰晴不定、中御門大納言被來、余依風病、隔物謁之、即被向大將第了、依方違、參宿御堂御所者也、

廿七日、癸巳、天晴、此日、中將敍四位之拜賀也、兼日爲光長奉行、觸所々、申次今日酉刻出立、裝束如恆、蒔給鈿、紺地平緒、先申余及女房兩方、其光長申之、參院、皇后宮同居、依朝覲行幸定、不能付簡、後日可書入云々、其後、參八條院建禮門院等、參內、攝政被候、仍又不參攝政第、付簡〔云々〕、但不差湯漬云々、四位之後不差之由、光長等示親雅云々、內申次不催得近衞司、仍親雅申之云云、參御前、退出之間、逢內大臣、敍一位之後、拜賀也、前駈六人云々、幷三位忠良、前駈四人云々、同今日拜賀云々、亥始程歸來、今日共殿上人、基輔、宗雅、諸大夫信光、兼時、隨身三人、一人不足、仍召權也、蘇芳袴、亞壺胡籙、狩袴、或着三藍也、衞府長忠武着布衣〔候〕、童兩人共稱病不參、此日下名也、

廿八日、甲午、巳刻許、院參詣八幡給、人々雖着束帶、猶寂密義也云々、

廿九日、乙未、天晴、早旦、隆職來、相次、賴業來、其召前仰雜事、仰官臨釋奠裝束之間事、各有甘心之氣歟、此事與源中納言所示合也、今日、春日奉幣如例、陪膳季長朝臣、奉行賴高、依無奉取、六位行事取之、

二月

一日、丙申、天晴、春日祭也、神斎如恒、源中納言雅頼、左中辨兼光朝臣、裝束司辨也、左少辨光長、大夫史隆職等來會、議定明日釋奠、官廳裝束可改直之間事、大略相定、召仰隆職宿禰了、人々有甘心之色、及晩大將習禮明日作法、納言兼光等出了、光長一人殘候、今旦、釋奠之間條々事、仰遣在茂師尚等、光長奉行、

二日、辛酉、天陰、此日、釋奠也、大將爲上卿參入、申刻、着束帶、蒔繪劔、具靴、參官廳、安元火災之時、大學寮爲灰燼、其後所被移行官廳也、往古以來無此例、仍換本寮之儀之間、有失便宜之事等、仍仰宜、任愚案所改直也、子細在左、入待賢門、郁芳門有其便歟、然而、列見、定考之時、多用此門、仍隨彼例也、官東門等、着北廊座、戸内西腋、東面、先是、源宰相中將通親在同廊座、戸外東腋、西面、次廟拜、上古、上官不列、近代列之云々、次着寮廳幄、東廳跡打之、次三獻了、着都堂、講論三問之後起座、更着百度座、三獻了起座、着宴座、不改座、三道授記之後、着穩座、詩講了退出、經乃着寮、廳之間、參入云々、凡今日儀式、具見大將記、

一改裝束事、

以北廊爲上卿已下座事、

本以南門擬廟門、便宜雖相似、道理不可然、故何者、大學寮者、廟堂之邊、無可然之所、廟門也、中門之外、依無可設此座之便所用來也、於官廳者、正廳東西有廻廊、列考之時、以東廊北面爲公卿座、釋奠之時、何固強可用南門哉、仍以北廊爲公卿座、但列考之時、廳西腋、北向西上設座、而釋奠之時、聊可顯其意趣歟、仍以廳擬門内外、所立上卿參議座也、

以東廊東面爲辨少納言已下上官座事、

本南門東腋、打幄爲上官座、甚無便、若暴雨之時、無所立隠之便宜、加之、公卿座已在北廊、仍上官又可候東廊也、是如御斎會之時、

東廳跡打幄用寮廳、

南北妻打之、北上對座、上卿西面、參議東面、本大炊御門大路打此幄、太無便宜、本寮已灰燼、被移行他所之時、隨其所之便、可有裝束之儀也、大路儲卿相座、尤無其謂事歟、

南門内、打六位幄二宇事、

本東廳跡、打幄一宇擬之、是又無其理、本寮之儀、都堂前東西有堂、以上著イ爲六位幄、東上官、西學生、而以西廳擬都堂、東廳跡其程遠、更以無便

宜ハ、仍南門内副レ南打二卯酉妻幄二字一、須下於二一字一者打中北方上也、而堋堂前依二無骨一、作三一字二副レ南打レ之、是依二所之便宜一也、

都堂西南北面、兩方共、儲二公卿兀子床子一事、

本寮之説、正禮、都堂之後立二公卿兀子等一、近例、東壇上立レ之、共有レ例、今以二西廳一用二都堂一、移三行本寮之儀一者、正禮須レ立二後壇上一、而北面講論座事了、經二北壇上一可レ着二後座一之處、件壇上有レ壁無レ路、仍付二本寮之近例一、北壁外儲二此座一、於二後座一者、百度座事了、可二着座一之故、兩方儲二此座一也、近年只儲二後床子一、不レ立二北壁外座一、仍講論了、猶出二後戸一退出云々、是尤違例也、仍仰二子細一、儲二兩方座一也、

一五位博士令レ勤二問者一事、

舊例、助教直講勤二問者一、定例也、而近代只異様、學生一人勤二問者一、仍五位博士一人、其外兩三人可レ催二出問者一之由仰二本道一、而晴儀(之)外、無下五位勤二問者一之例上之由、各以對捍云々、仍仰云、釋奠、晴儀者、齊信卿行レ之後、仁平被二與行一、其蕳數代、博士等皆勤レ之、近代久安元春、五位博士三人、助教大外記師安、直講師元、師長等也、六位五人、勤二問者一、全非二晴儀一、各所レ遁之申狀、尤奇怪也、但本道事各可二執思一事也、上卿强不レ可レ及二骨張一歟者、此上無二申事一、直講近業勤二問者一、其外六位二人、合三人也、近日無二此例一歟、廟之中興之由、人々令レ稱云云、

一百度座、六位上官不レ令二着座一事、

近例着レ之、違例也、仍今度、兼誡仰、令二着座一也、

以前三ヶ條、依レ思二公事之陵夷一、仰二官外記、本道等一、所二誡沙汰一也、豈非二忠勤一哉、

三日、戊戌、晴、自二去夜一、有二五體不具穢一、仍立レ札、

五日、庚子、參二御堂一、逢二御月忌一、彌勒講也、

九日、甲辰、參二御堂一、謁二法性寺座主一、去夜自レ山下京云云、

十一日、丙午、天晴、此日、女房竊々詣二春日一、

十二日、丁未、今日甚雨、入レ夜、女房歸洛、今旦參二東大寺一、奉レ禮二燒損之大佛一云々、

十八日、癸丑、天晴、大原聖人本淨房、來、數刻談語、

廿一日、丙辰、朝間甚雨、巳刻以後天晴、此日、今上始朝覲行幸也、正月依二御忌月一、無二此禮一、後冷、後三、鳥羽院

等例也、依レ雨持レ疑、人々遲參、未刻出御、依ニ路次逗
留一、中終幸ニ法住寺殿ニ云々、雨息供奉、午刻參內之後、
人々參集、攝政未刻被レ參云々、

大將裝束、

浮文樺櫻下襲、(櫻柳枝丸、)白浮文表袴、
沉地螺鈿劍、紺地平緒、(付ニ銀花一、)平胡籙、
弓、卷纓、老懸如レ常、黃地鞍、蘇芳緂手綱、小豹下
鞍、　舍人裝束、蘇芳裏形木、萠黃衣、　移馬舍人、
萠黃ロ裏形木ロ、濃欵冬衣、　隨身、狩袴ロ、村濃伏
組ロ、造ニ櫻花一付レ之、
上﨟着ニ紅打衣一、下﨟濃打衣也、(須ニ皆着ニ紅打衣一也、然而、着ニ濃打一又例也、)

中將裝束、

紅梅下襲(梅散花、)萠黃表袴、紫樫地螺鈿劍、(無ニ尻䩞一、)紅梅地
平緒(付ニ銀花一、)平胡籙、弓纓如レ常、黑地鞍、小豹下鞍、
紫緂手綱、
隨身着ニ濃打衣一、造ニ梅花一付レ之、(紅梅、白梅、〔相〕交ヲ付之、)
童二人、結髮上括、着ニ藁履一、大嘗會御禊之時、雖レ爲ニ
垂袴一、常行幸之時、上括例也、朽葉上下、(顯文紗、)靑打
衣、同袙、蘇芳單衣、削ニ鶴咋松ヲ一、透ニ裏面一之間、
件ノ鶴、紙薄上彩ヲ色之、地萠黃上下裏頗濃、

舍人、靑唐紙、(地萠黃ノ上下、袍濃文紫ノ龜甲、)
具ニ院ノ居飼御廐舍人一也、雖レ申ニ請御馬一、依ニ異樣一
用ニ私馬一也、

賞、

院司、
正二位成範、　雅賴、　朝方、
正三位光能、
從三位通盛、　泰經、
正四位下公時、　公守、
從四位上基範、　正五位下有隆、
皇后宮、
從四位上公衡、
八條准后、
從五位上平能宗、
攝政家司、
正五位下平經清、
從三位完子、(攝政室、)

廿四日、己未、天晴、此日、小御堂修二月也、仍余參入、但
不レ出ニ簾外一、公卿大將許也、今日依ニ吉日一、樂人左近將
曹大神宗賢(笛師)也、參入、大將依レ可レ習レ笛所レ召也、習ニ

始平調音取二了、

廿五日、庚申、天晴、中御門大納言、左大辨等來、余共謁レ之、經房語云、去正月叙位之時、攝政乍レ入二叙位於筥一賜二入眼上卿忠親卿一、頗傾奇云々、又同除目之時、大間筥加二入兼國勘文、並成殘申文等一返上、而乍レ入給二清書上卿一、又以傾奇云々、如レ此事、委不レ被二沙汰一歟、尤不便事也

廿六日、辛酉、天晴、大將參二院御逆修一、及レ晩皈來、今日、法性寺座主被レ來、親性法橋相共議二定住山之間事一、入レ夜依二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一、大將參二彼御堂一、定能卿經房卿等同參入、依二日次不一レ宜、余不參也、大將隨身、只布衣也、

廿七日、壬戌、天陰、樂人宗賢參上、大將習二樂二一、三臺急、五常樂急等也、始所レ習也、

廿八日、癸亥、雨下、此日、法皇御逆修、曼陀羅供也、導師公顯僧正、讃衆八口、非二本請僧一云々、左大臣已下公卿及二三十人一云々、大將參入、半蔀車、隨身上﨟冠也、左大將、隨身布衣、網代車云々、公卿直衣、侍臣衣冠、

廿九日、甲子、天晴、御逆修結願也、大將參入、今日、公卿以下布衣如二日來一云々、但大將直衣也、網代車、不レ引二移馬一也、自二昨日一、院中有二五體不具穢一云々、參入公卿廿三人皆穢了云々、

三月

一日、丙寅、天晴、傳聞、法皇自二一昨日一有二御不豫事一、然而未レ及二披露一云々、

二日、丁卯、天晴、大將中將密々有二作文一、題云、花色蕊二冠佩一、卷字、院別事不レ御云々、

三日、戊辰、天晴、家節供如レ常、季廣勤二仕之一、陪膳秀長朝臣、行事國行、傳聞、院猶不二快御一、仍以二昌雲僧正一、自二今日一被レ移二邪氣一云云、年來無二如レ此事一、仍人々頗雖レ有二恐驚之氣一、其實別事不レ御云々、明後日臨時祭延引、院穢、穢物經二兩三日一取出、仍可レ及二六日一云々、

四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レ例、

五日、庚午、天晴、依二彌勒講一參二御堂一、及レ晩大夫史隆職來、今日、大將參院、依二御不豫事一也、

六日、辛未、午後暴雨、此日、女房、姬御前等、密々參二詣廣隆寺六角堂等一、

七日、壬申、天晴、樂人宗賢參入、大將習二萬歲樂一、入レ夜宰相中將定能卿來、

九日、甲戌、天晴、來十三日法勝寺千口御讀經、中將可進經四卷之由催、（觀音經也、）申承了之由、
十日、乙亥、天晴、樂人宗賢來、大將習笛、入夜爲方違、參宿御堂御所、
十一日、丙子、天晴、皈宅、入夜若冠直衣、（乘大將網代車、余車依不調也、前駈布衣、隨身同之、）參院、定能卿參會、以件人見參、仰云、修逆修之間、殊依有念誦事、風病更發、令企小湯治之間、不謁之、兼又女院御事無程過了、尤悦思食、後日必可給謁者、以基輔申八條院御方、女房謁之、推刻退出、
十三日、戊寅、天晴、此日、密々大將中將來此第、有詩興、（惜花忘官日、分一字、又當座有勸韵、）光長已下、殿上人、並儒者惣十人許、兩息詩、人々有感氣、
十四日、己卯、天晴、藏人少輔親經爲院御使來云、可被發遣公卿勅使、驛家雜事、爲省事煩、以平家公卿、可爲勅使之由、豫議已了、是前內大臣家可被扶持之故云々、而或不合卜、或又辭退、如此之間、自然遲引、沙汰雖起去年十一月、徒及今年三月了、自代始吉例正月、依如此之懈怠空過了、三月又爲吉例、而月內雖調出神寶、一切不可叶、仍四月可被發遣之處、代始四月例、即二條院也、頗爲不快、可被延五六月之處、依追討使事、可被忩立之由、內府計申、可被憚四月之條、同又彼家所申也、兩ヶ之間、叡念不決、兼又神寶、縱雖不法、月內猶可被忩立歟、抑、彼二條院例、故平相國爲參議、勤勅使、今度、平家公卿之中、賴敎、知盛、（已上三皆辭、）經盛卿可當仁、然者即云勅使、官發遣月、共可叶不快例、然者若可被定他人歟、驛家雜事、可及闕乏、如此等之間、委可被奏者、申云、先依何事可被發遣勅使哉、只當今御時未被行此事、仍可被進發者、尤可被忌諱、又可被撰人、若依追討事、可被忩謝申者、全不可忌四月、不可憚平卿、但雖他人、驛家雜事不可有煩者、又何事〔之〕有哉、於不被顧神寶之不法違例等之條者、一切不可然者、
十七日、壬午、今日、送故女院御處分狀於奈良僧正信圓、（二所、一所ハ備前道牛、一所ハ國荷今泉、）並二位中將兼房、（二所、〔一所ハ〕但馬上等立衣、一所ハ石見益田、）之許、各副余書狀、依爲吉日也、
十八日、癸未、天晴、招藏人右衛門權佐定長、有申入院事、（女院御領等之間事也、）又大將來此第、中將相共密々有詩、

文士七八許輩、不期而會、光長、定長共在此座、題云、春深貴賤家、（匡中）長光入道獻之、即候座也、泰山府君祭如例、前右馬頭長房來、

十九日、（甲申）天晴、大外記頼業來、入夜三位入道（俊成也）來、數刻談和歌事、能入其境、當時此道之棟梁也、

廿日、（乙酉）天晴、此日、季御讀經初日也、未刻、大將參內、乘燭歸來、語云、御前僧定了、參上人々着殿上之間也云々、攝政雖被着座、不被立行香云々、尤不審々々、上首三條大納言候御前、行事上卿忠親卿候南殿、納言上卿之時、定例也云々、行香如例、不昇庇長押、自廣庇經僧前也、又行香公卿不足、仍召藏人頭、然而不參、出居顯家朝臣加之云々、

廿二日、（丁亥）及晚甚雨雷鳴、終夜不止、

廿三日、（戊子）天晴、午刻、暴雨雹降、定是異變歟、依有夢想事、今日獻幣帛於春日御社、仍神齋修祓、大將中將等、有掩韻事、

傳聞、前右馬頭長房、出家入道云々、無指過失、停任所帶、其身無思置事、今之遁世、尤心感歎無極也々々、季御讀經結願之次、有僧事、覺乘叙法眼、

廿四日、（己丑）天晴、招法性寺座主、有示合事、今旦依有夢想事也、

廿五日、（庚寅）天晴、請親性法橋、傳授祕法、

廿六日、（辛卯）天晴、自今日限以三ヶ日始行法、

廿七日、（壬辰）行法三時如昨、

廿八日、（癸巳）今日、行法結願、隨分致信心、此日、中將密々參詣法輪寺、歸路之次見廻大內云々、

廿九日、（甲午）天晴、此日、大將、中將有三月盡會、題云、春盡舟車裏、各分一字、五位藏人兩人、定長、親經已下侍臣、大內記業實已下、儒士相並十人會合、詩講之後有連句、先仙百韻、

今日、奉幣帛於春日御社、又立使者、仍終日神齋、但奉轉讀心經一千卷、今百卷、今日不終功、仍明日結願了、

今日、定長密々語云、來月五日、可有任大臣事、不可有大饗云々、是平家例耳、此事未曾有也、下官依重喪不儲饗祿、敢不可爲例、平家一族、他人可爲規摸哉、始起於希代之例、不重職之條、奈天意何、

六百

壽永二年夏

四月

一日、(乙未)平座、上卿權中納言家通云々、依恒例春日祠幣、午上神齋如例、

二日、(丙午)行向大將亭、其間、隆職宿禰來云々、來五日任大臣一定云々、依不可儲饗祿、不可有兼宣旨云々、此日、平野祭、家通奏宣命、使木工頭棟範云々、

三日、(丁酉)天晴、中御門大納言、宰相中將等來、大將習催馬樂、(庭生)於亞相、定能卿密語云、今度中納言、三位中將賴實可任云々、爲三位中將賢哀事也、不能左右云々、去春已欲被任、臨時改易、今被補他人、運報之至不能左右歟、先日示付定長、然而未申達歟、凡此人於余殊有遺恨、敢無會釋、然而依憶家、取再三推擧、無許容之條、又非愚兄之過失耳、定能又語云、余可讓大臣於大將之由、世間謳歌、一定之由遍令申云々、此事可有許容者、尤大望也、去年雖奏聞、頗相辭退事已以不許、殆觸逆鱗、況讓與之條、更不可叶、仍不申出之處、世之所推、大將之頗相已當仁歟、退猶加思慮、可左右、猶年齡幼少也、今一兩年可相待歟、今年重厄也、旁可謙讓歟、今日、梅宮祭、上卿中納言賴盛卿、

四日、(戊戌)雨下、依彌勒講(此イ)參御堂、今日、佛嚴聖人來、示法文之間事、今日、任大臣也、無大饗、希代之例也、

內大臣藤實定、
大納言實房、(轉正也、)　權大納言平賴盛、
中納言藤成範、　朝方、　平教盛、(已上轉正也、)
權中納言藤賴實、　參議藤脩範、

今日儀、大外記賴業注送之狀如此、

五日、(己亥)自朝雨降、申刻止、今日在任大臣事、先左相府召大外記賴業、仰(下)可有任大臣事、可召仰所司之由、未刻、權大納言實房卿、新權中納言家通卿、參議親宗朝臣着仗座、藏人頭左近中將隆房朝臣出陣仰內辨事、上卿移外座之後、更進仰宣命趣、(內大臣藤原實定、大納言同實房、權大納言平賴盛、中納言藤原成範、同朝方、平教盛、權中納言藤原賴實、參議同脩範、)卽召大內記業實仰之、上卿進弓場代、隆房朝臣奏宣命了、權大納言忠親卿、權中納言實家卿、家通卿、參議經房卿、親宗朝臣着外辨座、(依降雨、中門外南腋設座、)少納言有家、外記史以下着之、(辨遂不着座、)近仗陣階下、(左中將清經朝臣立中門內南腋、右少將顯家朝臣立西透廊內、)

內侍臨二東檻一、內辨實房卿、昇レ殿召二舍人一、少納言有家代進就レ版、(中門內北腋、)承二內辨宣一召レ之、權大納言忠親卿以下列ヲ立中門內北腋一、(弓場代北第二間、)內辨召二經房卿一、給二宣命一、內辨復レ列之後宣レ制云、內府申詣二大宮白河御所一被レ坐、無二饗祿一、又無二勅使一云々、

六日、(庚子、)天陰、以二基輔朝臣一、遣二內府家一、示二慶賀事一、出行之間、示置云、置飯了云々、

八日、(壬寅、)灌佛如レ常云々、

九日、(癸卯、)此日被レ行二祭除目一云々、上卿家通卿、參議泰通朝臣云々、又內大臣被レ仰二大將還宣旨一、大外記賴業奉レ仰云々、今日、依二北陸征討事一、太神宮以下被二祈申一云々、伊勢以下十六社、神祇官人等各參籠、五ヶ日祈申云々、

十日、(甲辰、)披二見聞書一、驚二耳目一事、超二過先々一、中務少輔兼親、(此事、下官可二推擧一之由、再三令レ申、依二不當一不二執申一、而付二寵臣女房一(成房妻)達奏云々、)少將宗長、(刑部卿賴輔孫、越後前守賴經子、近日寵臣云々、)三品兩人(顯信、季能)等、未曾有事也、凡末代之人、官位之望、敢無二其詮一事歟、可二彈指一々々々、

十三日、(丁未、)武者郎從等、刈二取近邑一之間狼藉云々、營固上卿實宗卿云々、

十四日、(戊申、)雨下、武士等狼藉如二昨日一云々、凡近日天下依二此事一、上下騷動、人馬雜物、隨レ懸二眼路一橫奪取、雖レ訴二前內大臣一、不レ能二成敗一、雖レ有二制止一、更以不レ拘二制法一云々、於二他所事一者不レ可レ知、近邊濫吹、太有二怖畏一、仍示二遣前內大臣許一、雖レ有下可二制止一之報上、更無二其始終一、實可レ悲之世也、

十五日、(己酉、)賀茂祭也、內藏助清科重榮、右近少將藤成定、右馬權助朝房、皇后宮大進親雅等供奉云々、

十六日、(庚戌、)解陣也、忠親卿行レ之、頭中將隆房已下直列云々、

十七日、(辛亥、)時忠卿着陣、左大辨經房、右少辨兼忠等、有二申文一云々、

十八日、(壬子、)吉田祭也、上卿權中納言家通卿、

廿日、(甲寅、)公卿勅使定、上卿宗家卿、五位藏人親經奉行、右中辨光雅爲二行事辨一云々、今日、召二大內記光輔一、仰二宣命趣一、勅使參議通親卿、參二殿上一承レ仰、宸筆宣命草、文章博士光範承レ之云々、

廿一日、(乙卯、)晴、石淸水臨時祭也、左近權中將平淸經爲レ使、權大納言宗家卿奏二宣命一、去月依二穢氣一延引之由、被レ載二辭別一云々、右大將參入、

廿二日、丙辰今日、余參院、此日、權大納言賴盛卿拜賀云云、

廿三日、丁巳征討將軍等(卒イ)、或以前、或以後、次第發向、今日皆了云々、

廿四日、戊午此日向堂、賀茂幸平來、有切立事、依大將命也、女房等行向、

廿五日、己未神宮有穢疑、公卿勅使可延否有御卜、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召官寮於中門邊、令占申之云云、官申吉之由、寮申不快之由云々、

又左大臣仰左中辨兼光朝臣云、源賴朝、同信義等、爲掠東國北陸、仰前內大臣、可令追討者、

廿六日、庚申晴、今日、公卿勅使進發、上卿宗家卿、使宰相中將通親卿、攝政淸書宣命、但攝政不參神祇官、上卿已下參向發遣、御願意趣、今年御厄、並近日變異、及追討事等也云々、

廿七日、辛酉雨下、今日、攝政被上辭內舍人隨身表、(兼光作之、親雅書之、)忠親卿行勅答事、大內記光輔作之、表使右少將成定、勅答使左中將通資朝臣云々、其後有吉書、如例、內大臣拜賀、扈從公卿大納言實房、中納言實家、實宗、參議經房等云々、

廿九日、癸亥此日向堂、少將親能(定能嫡息、生年十五歲、)來蹴鞠、容貌美麗、又爲堪能、尤足歎美、

五月

一日、甲子傳聞、去月廿六日官軍攻入越前國云々、

三日、丙寅有軒廊御卜、云々、鴨御祖社羽蟻出來事云云、

四日、丁卯公卿勅使歸參云々、

五日、戊辰依月忌參御堂、此日、圓宗寺御八講始也、上卿不參、右少將兼忠參而行之云々、

十二日、乙亥傳聞、去三日官軍攻入加賀國合戰、兩方多死傷之者云々、

十五日、戊寅今日、被立佐保山陵使、被謝申東大寺大佛燒損、並近日修補事云々、上卿權大納言宗家卿、參議親宗卿、參着使座、先被定時日、(今日己二點、)大內記光輔進宣命使、參議親宗朝臣、前和泉守季長朝臣(四位、)等參向云々、藏人二人敍爵云々、院供花如例云云、

十六日、己卯去十一日官軍前鋒乘勝入越中國、木曾冠者義仲、十郎藏人行家、及他源氏等迎戰、官軍敗績、過

半死了云々、今夜月蝕、皆既、於内裏被行御讀經、上卿實家卿云々、
十七日、庚辰、此日、被立八幡奉幣使、被告申東大寺大佛燒損、並近日修補事也、上卿權大納言實房卿、先有日時定、大内記光輔進宣命草、行事辨右少辨兼忠、使權中納言實宗卿云々、
十九日、壬午、最勝講始日也、攝政、及内大臣已下參入云云、右大將參入、此日、實房卿着仗座、定申賑給使事云々、又今日奉鑄東大寺大佛之面云々、
廿一日、甲申、今日、於院御所、被始修五壇法征討御祈云々、
廿二日、乙酉、早朝、艮方有赤雲、其體似紅旗云々、此日、忠親卿着仗座、被行減服御常膳詔事、頭中將隆房仰之、大内記光輔進詔書、攝政加御畫云々、下給中務少輔兼親了、其後、家通卿着陣、給位記請印、
廿三日、丙戌、最勝講了、右大將參入、事了後參入、不敵也、但申刻以前夕座了、攝政今夜依可有方違、被忩行云々、頗過法歟、
廿九日、壬辰、自今夕三ヶ夜於内侍所被行神樂、被祈請征討事、並治承四年率渡攝州事云々、

六月（小）

四日、丁酉、傳聞、北陸官軍、悉以敗績、今曉飛脚到來、官兵之妻子等、悲泣無極云々、此事去一日云々、早速風聞雖有疑、六波羅之氣色事損云々、
五日、戊戌、依故院御月忌、參御堂、前飛驒守有安來、語官軍敗亡之子細、四萬餘騎之勢、帶甲冑之武士、僅四五騎許、其外、過半死傷、其殘皆悉弃物具、交山林、大略爭其鋒甲兵等、併以被伐取了云々、盛俊、景家、忠經等、已上三人、彼家第一之勇士（等）也、各小帷前ヲ結テ、本鳥ヲ引クタシテ逃去、希有雖存命、不伴僕從一人云々、凡事體非直也事、誠蒙天之攻歟、□□敵軍纔不及五千騎云々、彼三人郎等、大將軍等、相爭權盛之間、有此敗云々、
今日、自院有召、爲被定北陸官軍敗績事也、然而稱病不參、雖非重、不及稠人之出仕之故也、
六日、己亥、大藏卿泰經卿、爲院御使來、扶疾謁之、仰云、北陸官軍等、空以歸洛、此上何樣可被行哉者、

申云、百千萬事不可叶、只天下落居之時、可施德化之由、法皇起自叡慮、可被立御願也、此外他計、一切不可叶者、

七日、庚午祇薗御輿迎、如例云々、

八日、辛丑自今日渡物氣、依病厚也、

九日、壬寅泰經卿示先日申狀、可注送之由、仍注遣了、其狀如此、

可被鎭關東北陸亂逆間事、

重追討事、

　征討之謀、將帥之最也、就彼議奏之趣、重可及評定歟、但如被仰下者、士卒其力疲追討、忽難叶云々、若然者、伊勢近江兩國各置邊將、可守中夏歟、

當時可被施仁惠事、

　神社佛寺、及諸人之領、或寄事於武威、以無道押領之、或假力於權勢、以非據奪取之、非啻佛意神慮之恐、抑又衆庶萬民之愁也、任理可被糺定歟、但社寺司等、當此時、爲貪利、於掠申無道(之)事者、一切非裁斷之限、熟可被尋搜歟、此條爲待冥感、爲協人望也、夫仁德之所覃、非當時之至要哉、且被決斷、何有滯渟哉、此外德化、難備卒爾之要旨歟、

神事御祈事、

　云奉幣、云神宴、遮以有其沙汰云々、然而猶備如法之幣帛、重可被祈申廿二社也、幣物之不法、使等之如在、殊可被加其誠歟、此外、彼神領等事任理有沙汰者、神感盍及乎、

佛事御祈事、

　顯密御祈彼是有數歟、猶訪知法之輩、可被修祕法歟、亂逆之時、殊可行其法之由、粗有所見云々、委可被尋行也、於顯教者、論鎭護國家之大綱、在最勝王經之功用、殊致精誠、可被勤行歟、抑、內外御祈、國費民疲、雖不及莫大之功、於佛神之納受者、只可任歸敬之淺深歟、已是朝家第一之大事、不可准近代不法之流例、件用途等、少諸國之煩、殊可被廻權議歟、

可被立御願事、

　此條、客星變異之時上奏、先年若其事默止者、此時可被遂歟、於旨趣者、偏在叡慮、但政道之反素、是其肝心也、何必尋上古之風、隨時立法、

非聖代之德歟哉、近則法皇之御宇、末代之中興也、治敎不可外求、尤足遊行者歟、海内令屬和平之時、天下可施德化之由、宜載御願書被申太神宮歟、凡國家之廢興、在政敎之理亂之故也、

廿日、癸丑今日又所勞大事發、大略如發心地、

廿二日、乙卯今日、大將女房、瘧病祈落了、知詮阿闍梨祈之、

廿三日、丙辰大將女房、今日、間日又發云々、

〔廿四日、丁巳余疾凡不減、然而如發心地、體事昨今事宜、

廿五日、戊午人々訪來、

廿六日、己未人々訪來、

廿七日、庚申人々訪來、此中有刑部卿〕

廿八日、辛酉今日、法皇參御八幡云々、御一宿、明日可有還御云々、

廿九日、壬戌六月祓如例、

七月〔大〕

一日、癸亥〔天〕晴、賊徒今日可入洛之由兼日風聞、然而無其事、傳聞、貞能議申云、不可遣追討使、只於勢多邊可相待云々、今日、所勞殊無術、法皇今日御參賀茂社、可有御通夜云々、

二日、甲子〔天〕晴、巳刻、右大辨親宗爲院御使來、雖物忌、依爲勅使呼入之、依疾厚隔簾謁之、仰云、賊徒可入洛之由風聞、其事若實者、可有行幸院御所歟、而内侍所御京外之條如何、兼又仙洞定物騷歟、其故平家武士等爲守護、定候御所邊歟、而賊徒打入者、縱於君無害心、與守護之武士、爲決雌雄、致狼藉云、已可爲戰場、此條如何、兩條可計奏者、申云、賊徒亂入花洛之程事、別段事也、院内同居之事、可被隨有樣也、若有行幸者、賢所各別之儀、不可候京外之條、一切不可有憚、是尋常之時之儀也、仙洞狼藉之事、臨期左右也、兼日之案不可叶、此條已大事也、短慮難及歟者、親宗云、左大臣同有此問、不及他人、彼亟相申云、内侍所差副所司、可令御座溫明殿歟、賊不可奉取内侍所之故也云々、此申狀聊有所存歟、而然余不甘心、有行幸者、劍璽可被奉具、賢所許雖奉離君、可無詮之故也、

今日、午後天陰、申刻、中御門大納言、前源中納言、左大辨等爲レ訪レ疾來、各不レ謁レ之、以レ人謝遣、病重之上爲二物忌一〔之〕故也、今日依二鳥羽院〔御〕國忌一、法皇、（今旦、自二院一直幸二鳥羽一也、）及八條院御二鳥羽一、傳聞、賴朝忽不レ可レ出、只木曾冠者、十郎等分二手於四方一、可レ寄之由議定云云、

去夜有二僧事一、法印澄憲、（前權大僧都、）權大僧都覺憲、（山階寺權別當、）共爲二法勝寺御八講證誠一也云々、

三日、（乙丑、）〔天〕晴、昨日物忌也、今旦、八條院渡二御仁和寺御所一、或云、秋節以前、賊徒可二入京一、或云、待二關東之勢一、九十月〔之〕比可二入洛一云々、閭巷縱橫之說、彼是難レ知、今日、依二浮說一武士騷動、

四日、（丙寅、）天晴、去夜有二小除目一云々、內藏頭平信基、左京權大夫藤光綱、從三位平資盛、（元藏人頭、）藏人頭藤兼光、（左中辨、）又有二僧事一云々、權律師公胤、（已講、）

五日、（丁卯、）晴、依レ疾不レ參二女院御月忌一、定能卿來語云、有下遣二推問使一可二和親一之議上云々、然而未二一定一云云、

六日、（戊辰、）晴、右衞門權佐定長、示二師最文書之間事一、定長云、推問使事如二定能談一、

七日、（己巳、）晴、節供、（陪膳季長朝臣、分配範季辭退、仍年預光長勤二仕之一、）乞巧奠等如レ例、佛嚴聖人來、今日遣二使者等於師最堂一、示二文書目錄一、法勝寺御八講結願也、

八日、（庚午、）晴、入レ夜雷鳴、最勝光院御八講、初日有二御幸一云々、

九日、（辛未、）〔天〕晴、今日、又遣二使於師最之許一、重令レ取二目錄一、今日終レ功了、今日、大夫史隆職來、召二簾前一談二世間事一、

十一日、（癸酉、）〔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呼二簾前一、此夜、爲レ遂二秋節一、參二宿御堂御所一、

十二日、（甲戌、）晴、巳刻許歸宅、

十四日、（丙子、）時々雨下、送二盆供於三所淨光明院、（故殿、）光明院、（先妣、）西御堂一、（故女院、）各禮拜如レ例、

〔十六日、（戊寅、）晴、靜賢法印來、談二世上事一、可レ被レ遣二院御使於江州一之間事、被レ問二左府內府等一、各被レ申下可レ被レ遣二廳御下文一之由上云々、〕

十七日、（己卯、）陰晴不レ定、右衞門權佐定長來依レ召也、申二師最文書紛失之間事一、雖二境節中間一、爲二後恐一也、定長云、院御使被レ遣二江州一之間事、下官同可レ被レ問之由有レ仰、而依二御不例一、稱二無骨之由一、泰經不參云々、此

事無レ謂、來レ亭問レ之、不レ可レ依二所勞事一也、但如レ此
事、偏顧問、可レ悦也、
十八日、庚辰、雨下、恒例泰山府君祭也、
十九日、辛巳、〔天晴〕、右衛門權佐定長來、仰二師尚文書之
間事一、先日奏聞之勅報、任二師尚契狀一、早可レ致二沙汰一、
夫文書撰レ正可レ進也、自餘書籍、汝進止也、抑、文書紛
失事、早可二尋沙汰一、自レ院御沙汰、不レ可レ然云々者、
廿日、壬午、天晴、召二知康法師一、問二病之間事一、請二佛殿上
人一、示二文書之間事一、
廿一日、癸未、〔天〕晴、午刻、追討使發向、三位中將資盛爲二
大將軍一、肥後守定能相具、向二多原方一、經二予家東小路一、
路、富小家僕等、密々見物、其勢千八十騎云々、世計レ之云々日
來、世之所レ推、七八千騎、及萬騎云々、而見在之勢、僅
千騎、有名無實之風聞、以レ之可レ察歟、今夜、法皇臨二
幸法住寺殿一、事火急之時、可レ有二行幸一之故云々、
廿二日、甲申、朝間天陰、辰刻以後晴、卯刻人〔告〕、江州武
士等、已入二京六波羅邊一、物騷無レ極云々、又聞、入京非二
實說一、而地武士等登二台嶽一、集二會講堂前一云々、日來登
山之僧綱等併下レ京、但座主一人、不レ下レ京云々、無
動寺法印、同以下レ京、又聞、十郎藏人行家入二大和國一、
住二宇多郡一、吉野大衆等與力云々、仍資盛、貞能等、不
レ赴二江州一、相二待行家之入洛一云々、貞能去夜宿二宇治一、
今朝欲レ向二多原地一之間、有二此事一、仍止二彼前途一、相二待
此入洛一云々、又聞、多田藏人大夫行綱、日來屬二平家一、
近日有下同二意源氏一之風聞上、而自二今朝一忽謀反、橫二行
攝津河內兩國一、張二行種々惡行一、河尻船等併點取云々、
兩國之衆民皆悉與力云々、又聞、丹波追討使忠度、其
勢非二敵對一之間、歸二大江山一了云々、凡一々〔之〕事、
非二直事一歟、今日、上皇宮卿相參集、有二議定之事一云
云、予同雖レ有二其召一、依レ狹不參、今日可レ有レ行二幸同
宮一之由、雖レ有二其議一、依レ爲二復日一延引、明後日可二臨
幸一云々、
廿三日、乙酉、雨、六波羅之邊、歎息之外無二他事一云々、今
旦、法皇渡二御法性寺御所一云々、依二世間物忩一也、
廿四日、丙戌、〔天〕晴、此一兩日、江州武士登二台嶽一、今夜
可レ有二夜打一之由風聞、仍忽行二幸法性寺御所一給、及二
曉天一云々、依二此邊有一レ恐、余女房相具渡二法性寺
家一、
廿五日、丁亥、〔天〕晴、寅刻、人告云、法皇御逐電云々、此
事日來萬人所二庶幾一也、而於二今次第一者、頗可レ謂

無支度〔歟〕、子細追可尋聞、卯刻、重聞一定之由、仍女房等、少々遣山奥小堂之邊、余法印相共（他僧逢同之）、向堂、（最勝金剛院）候佛前、此間、定能卿來、尋出幽閑之所、密々隱置了、及巳刻、武士等奉具主上、向淀地方了者、在籠鎮西云々、前内大臣已下一人不殘、六波羅、西八條等舍屋不殘一所、併化灰燼了、一時之間、煙炎滿天、昨者稱官軍、縱追討源氏等、今者違省等、若指邊土逃去、盛衰之理、滿眼滿耳、悲哉、生死有漏之果報、誰人免此難、恐而可恐、愼而可愼者也、攝政自然遁其殃、逃去雲林院（信範入道堂邊）、方了云々、或人告云、法皇御登山了、人々未參、暫之有祕藏云々、平氏等皆落了之後、定能卿登山了、付件卿申參入如何之由了、申刻、落武者等又歸京、敢不信用之處、事已一定也、貞能稱一矢可射之由云々、或又奉具主上及劔璽賢所等、欲趣鎮西、而不可無臣下、仍爲取具可然之公卿也云々、怖畏雖無限、忽不及計略、仰天任運、奉念三寶之處、歸京之武士等、以此最勝金剛院、可搆城郭之由、下人來告、仍遣人令見之處、已少々來趣云云、非可同居、非可追却、仍周章相伴女房少々、（其殘隱山奥少堂了）、向日野邊之處、源氏已在木幡山云々、仍忽宿稻荷下社邊、狼藉不可勝計、然而、參社頭奉法施了、自然之參詣、可謂機緣歟、此邊猶有怖畏云々、仍明曉欲向日野、今朝此事已前、法印被歸白河房了、今之間送使者云、可來我房、今夜相具欲登山者、依有路次之恐、不行向、寄宿家之爲體、凡卑之至、未曾有、身無一過、今遇如此之難、宿業可悲、

廿六日、（戊子）〔天〕晴、拂曉欲向日野之間、依切塞其路、不能首途、此間、昨日歸京武士〔等〕、無成而又逃去了、歸京之本意、未知其詮、武勇之尩弱、所行之尾籠、奇異之至、取喩無物、辰刻、歸法性寺、巳刻、定能卿送札云、御登山事、奏聞了、早可有御參、入道關白同所被參入也云々、楚忽出立、未刻登山、（烏帽直衣）、前驅共人相并八人、各騎馬在車前、（季經經家侍參會坂下）、四五人、申終就西坂下、（自九條一牛三頭也）、手輿遲引之間、暫經程、酉刻、輿々昇等到來、（無動寺法印沙汰也）、即乘輿登西坂、共人皆悉歩行、（坂口五六町猶騎馬）、前驅等歩輿前、於路頭、逢源納言、（相具其息兼忠）、昇居輿、退共人、謁談、納言云、神璽、寶劔、内侍所、賊臣悉奉盜取了、而無左右、可

追討平氏之由、被仰下之條、甚不便、先可有劒璽安全之沙汰、仍奏此旨、有勅許、以親宗御教書遣多田藏人大夫行綱之許了、此事猶荒沙汰也、仍內々可被仰遣女院、若時忠卿件卿伴賊、之許之由、重以奏聞、可然之由有仰云々、即過了、戌刻、到東塔南谷靑蓮院、先是、院主法印被座、自無動寺只今被渡云々、件房傳領之後未渡、今日依爲吉曜、即用移徙之由所被談也、余暫休息之後、參法皇御所、圓融房、是座主房也、路之間、前驅等取松明前行、其程四五町許也、余烏帽直衣乘手輿、以定能卿入見參、依召參御前、暫祗候、粗申所思了、劒璽、及源氏入京之間事也、雖有和說之恐、蓋是存忠、於納否者在叡慮、勅定曰、依聞可被引率西海之由、所寄行也云々、余委問兩條之不審、一者、神璽紛失事、去治承四年之比、被盜取之由、有其聞、一者、三條宮存否事、仰、兩事共不知眞僞、但風聞之旨、共以不實歟、璽不失、宮不存之由也、小時退出了、

廿七日、己丑、天晴、依風病發動、今朝不參御所、定能卿來、又定長爲御使來云、前內大臣已下追討事、內內雖被仰下、猶可給證文、而宣旨歟、廳御下文歟如何、余云、人主已伴賊、宣旨之條已謀書歟、廳御下文可宜、定長又云若可爲法皇之詔書歟、余云、此事雖爲大事、不似被下攝政詔歟、只廳御下文可宜、余問云劒璽之沙汰如何、定長曰、主上劒璽共可有還御之由、定長書御教書、相具主典代景宗、可遣平大納言之許、余曰、此事甚尫弱沙汰歟、縱雖遣御教書、於御使者可被止、如召使兩三人可差遣歟、凡此劒璽事、以別奇謀、尋被緣邊人、可被誘語歟、事雖似有私、安穩出來事、甚難有之故也、余又云、於今者、義仲、木曾、行家十郞、等、停止士卒之狼藉、早可入京歟、其後早速可有還御、不然者、京都濫吹敢不可止、此等之趣早可奏聞、定長歸了、未刻、定能卿告云、速々依無日次、今日俄還御、明日復日、明後日御衰日、至晦日之際、甚可憚忌之故也、即以出御、余御幸之後、同以出山、戌刻、到法性寺、依爲歸忌日、宿僧房、法皇同依歸忌日、還御蓮花王院云々、今度可參中堂之由、相存之處、日次不宜之上、事卒爾之間、空以下洛、所願成就之時、可散此恨之由、中心祈願了、

廿八日、庚寅、天晴、今日、義仲行家等、自南北、義仲北、行家南、入京云々、晚頭、左少辨光長來語云、召義仲行家等於蓮

花王院御所、被仰遣追討事、大理於殿上緣仰之、彼兩人跪地承之、依爲御所也、參入之間、彼兩人相並、敢不前後、爭權之意趣以之可知、兩人退出之間、頭辨兼光仰京中狼藉可停止之由云々、今朝、定能卿來、法印昨日下京、

廿九日、（辛卯）天晴、申刻、相伴大將參院、以定長申入、歸來示、覽可候之由、數刻之後、定能卿來云、被始御念誦了、早可退出云々、仍退出、直歸九條亭、先是、女房等歸了、

卅日、（壬辰）天晴、早旦、泰經卿送書於季長朝臣許曰、今日、於院可被議定大事、巳刻可豫參者、午一點、着冠直衣、參蓮花王院、先是、左大臣、大納言實房、忠親、中納言長方等、在御堂南廊東面座、（依風吹垂簾、）余同加彼座頭、辨兼光朝臣奉仰來、仰左大臣云、條々事可計申者、（其事三ヶ條、具載左、）

一仰云、今度義兵、造意雖在賴朝、當時成功事、義仲行家也、且欲行賞者、賴朝之躰難測、欲待彼上洛、又兩人愁賞之晚歟、兩ヶ之間、叡慮難決、兼又三人勸賞可有等差歟、其間子細可計申者、

人々申云、不可被待賴朝參洛期、加彼賞、三人同時可被行、賴朝賞、若背雅意者、隨申請改易、有何難哉、於其等級者、且依勳功之優劣、且隨本官之高下、可被計行歟、惣論之、第一賴朝、第二義仲、第三行家也、

賴朝、（京官、任國、加級、左大臣云、於京官者、參洛之時可任、余云、不可然、同時可任、長方同之、）

義仲、（任國、敘爵、）

行家、（任國、敘爵、但以國之勝劣任之、尊卑可差別云々、實房卿云、義仲從上、行家從下宜歟、）

一仰云、京中狼藉、士卒巨萬之所致也、各可減其勢之由、可被仰下之處、不慮之難、非無所恐、爲之如何、兼又縱雖被減人數、無兵粮者、狼藉不可絕、其用途又如何、同可令計奏者、

人々申云、於今者、餘黨之恐、定不及成群歟、被減士卒人數、可謂上計、兵粮事、頗有異議、忠親、長方等云、各賜一ヶ國、可宛其用途、余雖曰、勸賞任國之外、更賜國之條如何、

兩人云、其用訖者、被任他人、有何難、余曰、理可然、但彼等定含收公之恨歟、只沒官地之中、擇可然之所、可宛給歟、不然又以一ヶ國可分賜兩人歟、但此條頗爲喧嘩之基歟、猶賜沒官之所可宜、左大臣云、兩方之議各可然、可在勅定、（頗被同）

（余謂歟、）

一仰曰、神社、佛寺、及甲乙所領、多在關東北陸、於今者、各遣其使、可致沙汰之由、可被仰本所歟、

一同申云、不可有異議、早可被仰者、

兼光聞人々申狀、參御所了、其後經數刻、此間、余問左府曰、若被行勸賞者、除目儀如何、左府曰、此事難題也、一昨日、議定之時雖被問、可有除目否、於其間儀者、未及其沙汰、但所存者、於院殿上、可被行於下名者、如春秋除目、於官外記廳可被下、余曰、於廳可被下々名者、只於陣可被行除目歟、凡以宣旨官符、被施行事等、皆被改廳御下文了、斯卽為院御沙汰、成宣旨、請印官符之條、不可然之故也、何至下名可破其儀哉、惣院殿上除目、甚不甘心、左府云、此事自本希代之權議也、然而、依無他計、存此儀、余云、於勸賞者、只內々仰其人、新主踐祚之時、可被載除目歟、左府云、諸國多以有闕、併口宣之條不穩便、余云、於他任人者、暫可被相待歟、長方卿云、抑、被相待主上還御之條、尤以不定、立王事、以何時可期哉、余云、事之肝心只在是、左府云、就勅問可評定也、此條不被尋問、進申之條可無便歟、如此議定之間、兼光歸來云、勸賞除目其儀如何、宜令計申者、忠親卿云、准據之例、可被問外記歟、左府稱善、卽以兼光問之、歸來申云、賴業、師尚等申云、如諸社行幸、御幸等賞、先被仰其人、後日被載除目宜歟、又嘉承攝政詔、先帝崩御、新主未御、以法皇詔、於仗下被下了、然者、以新儀於殿上被行、又可在御定、但初議穩便歟、且是時中任參議例也、（圓融院、太井川逍遥、依舞賞、被仰任參議之由、後日被載除目、此事見小野宮記、彼記意、）（以上皇宣被任參議之條、甚難之、）人々皆以此儀為是、左府又破執同之、兼光歸參了、卽出來云、各議奏之趣、皆以可然、早此定可被行者、於今者、各可有御退出者、余卽退出了、攝政今日下京云々、數日在山上、人以為奇歟、今日、法印被來、如日來居住西家、自今日、籠僧一人於吉田社、七ヶ日之間令修仁王講、又奉幣帛、

八月

一日、（壬巳）天晴、今日、以八條院內々有申入事、御報

分明、
二日、甲午天晴、傳聞、攝政有二二ケ條之由緒一、不レ可二勘
播一云々、一者、去月廿日比、前內府、及重衡等密議云、
奉レ具二法皇一、可レ赴二海西一、若又可レ參ヲ住法皇宮一云々、
聞二如レ此之評定一、以二女房一故邦綱卿愛物、白川殿女房冷泉局、密告二法皇一、
可レ被レ報二此功一云々、一者、法皇艶二攝政一、依二其愛念一、
可二抽賞一云々、雖レ爲二祕事一、希異之珍事、爲レ令レ知二子
孫一、所二記置一也、又聞、入道關白、乍レ帶レ病、瘧病、參ヲ宿
院御所北對一、以二前中納言師家一生年十二歲、可レ爲二攝籙一
之由注二所望一、天氣不レ許之云々、
今日、前源中納言來、談二世上事一、此次語云、去六月一
日、主上自二南殿南階一、令レ落二溜下一給、以外怪異也、藏
人親資奉レ抱上二陣邊一、上官一兩見レ之、深以祕藏云々、」
三日、乙未天陰、傳聞、藏人長正說、去比、內裡板敷上牛昇臥、
及二數剋一、長正見レ之、追下了云々、又晝御座上狐糞を
まり置云々、今日午刻、頭辨兼光、爲二御使一來云、解官
事、法皇勅歟、又內々可レ被レ仰歟、問二大外記兩人一之
處、賴業申云、只可レ載二宣奉勅一、不レ可レ有二法皇字一、師
尙申云、只內々被レ仰二外記一、追可レ被レ成二宣旨一云々、
申云、師尙申狀穩便歟、猶可レ有二宣旨一者、可レ載二法
皇勅一也、只奉レ勅之條不二甘心一、此次、申二京中幾外狼
藉可レ被レ止之子細一、立二條之理一令レ申了、是和說也、
更不レ存二可レ被レ用之由一、只爲レ存レ忠也、
四日、丙申今日、大原野社、內々奉二幣帛一、又自二今日一
限二七ケ日一、修二仁王講一、今日、神齋修レ祓、
五日、丁酉天晴、依二彌勒講一、參二御堂一、經家朝臣云、玄上
出來了、檢非違使知康許女持ヲ來之二云々、
六日、戊戌京中、物取追捕、兼日陪增、天下已滅亡了、山
崛嚴穴、無二可レ閑之所一、三界無安之金言、誠哉此言、
此日參院、以二定能卿一申入、以二頭辨兼光一被二仰下一
云、立王事、所二思食煩一也、先可レ奉レ待二主上還御一哉、
將又且雖レ無二劍璽一、可レ奉レ立二新主一哉之由、被レ行二御
卜一之處、官寮共、申下可レ被レ奉レ待二主上一之由上、而猶
此事依レ所二思食一、重被レ問二官寮一、各數人官二人、寮八人、申狀、
彼是不同、但吉凶半分也、此上事、何樣可レ有二沙汰一
哉、可二計申一者、申云、先次第沙汰、頗以依違歟、先有二
議定一、人意不二一決一、偏可レ訪二占卜一之由、議奏之時、可
レ有二御卜一也、而遮以被レ行二御卜一、今又被レ乖二彼趣一之
條、太以無二其謂一、卜者不二再三一云々、而及二度々一之
條、又以不レ可レ然、而於レ今者、偏可レ被レ用レ卜者、重

隨良將吉神等之趣、可有斟酌歟、但恐案之所及、立王子今懈怠、恐心所傾思也、其故、先京華猥藉于今不止、是人主不御座令然也、是一、次須被急征討之處、平氏等奉具主上、及三神、已赴海西、不立主有征伐、於議有妨、是二、次我朝之習、不得劍璽踐祚、曾無例、而繼體天皇爲臣下被迎之時、如國史文、書之踐祚、甲申、天皇移樟葉宮、辛卯、得璽符鏡劍即位云々、往古雖無讓位即位之分別、如今文者、即位以前、已稱天皇、又謂踐祚、即被移皇居、其後得劍璽即位云々、然則、准據尤可合之由所存也、是三、凡天子之位、一日不可曠、政務悉亂云々、于今遲々之條、萬事違亂之源也、早速可有沙汰、不可有異議者、左大臣同參候云々、非一所、兼光參上、小時歸來云、所申可然、就中、爲征伐可奉立人(非イ)主之條、事之肝心也、仍早可有立王之事云々者、恐案次第之沙汰、悉以違亂散々、凡不能左右々々、未曾有之事也、天下滅亡、只此時也、可悲々々、

七日、己亥、今日、春日社奉幣、又同社獻細劍一腰、紫檀地銀、二筋樋鈿也、修祓遙拜、又自讀心經千卷、法樂御社、又今日進鋭箱於大神宮、內外社料、來十一日、可參着也、

八日、庚子、自今日始祈、

九日、辛丑、今日、修百度祓、傳聞、去六日、有解官二百餘人云々、時忠卿不入其中、是被申可有還御之由之故也云々、朝務之尩弱、以之可察、可憐々々、

十日、壬寅、天晴、依昨日召、申刻、着直衣參院、先是、左大臣內大臣在西對代南庇座、余加其座、昨日催之時、申依所勞參入不定之由、仍余參入以前、大略議定了云々、兩府粗語其趣、各云、兼光爲奏聞評定之趣、參御所了、未歸來之間也云々、此間、三人交語、兼光猶不來、仍左大臣召藏人、觸余參入之由於兼光、暫之兼光來、仰左府曰、條々聞食了、但親王宣旨事、重可計申者、左大臣被目余、余曰、可被下親王宣旨之間儀歟、將彼宣旨可有否之議歟、兼光曰、兩條共可定申者、余云、任光仁天皇例、雖無親王宣旨、何事之有哉、且宣下之間、無便宜之上、寶龜例爲最吉者、左右兩府同之、此事余參入以前、兩府被申可有親王宣旨之由云々、而今變其儀被同余議也、此後、兼光問條々事於余、兩府以前

申了事等也、
一皇居事、
申云、大内如何、閑院又宜歟、兩府云、閑院可レ宜之由申、且爲二吉所一之故也云々、余云、善、但内心所レ思、强不レ可レ謂レ吉歟、
一大刀契、鈴印等在二大内一、奉レ渡二閑院一之間、縁事諸司可レ供二奉一歟事、
申云、可二供奉一、
一漏剋、陰陽寮可レ供二奉一歟事、申狀同前、
一御倚子、多在二蘭林坊一、是大嘗會之時御物也、大略螺鈿也、可レ被レ用レ彼歟、將可レ被二新造一歟事、
申云、累代之物、出來之間、可レ被レ借二用舊物一、專不レ可レ及二新造一、
一時簡事、
申云、新造無二異議一、抑、被レ勘二日時一之間、可レ有レ議歟、寛和二年例、一條院受禪、於二新主宮一、被レ勘下可レ被レ渡二御倚子時簡一日時上、准二彼例一者、新造日時又可レ同歟、
此事、兼人々不レ被レ申歟、余令レ申之時、人々有二可レ然之氣色一、兼光又甘心、
一傳國璽宣命、於二何所一可レ被二宣下一哉事、
申云院殿上歟、仗座歟、可レ在二時議一、左大臣曰、院殿上無二異議一、内府曰爲二當日事一、猶於二仗座一可レ被二宣下一歟、余此事不二思得一、仍不レ示二左右一、退案レ之、内府議可レ然、
一藏人瀧口所衆等、任レ例可レ被レ渡歟事、
申云、可レ然、
一可レ被レ渡二御裝束一歟事、
申云、多是所レ被レ渡也、但今度不レ可レ然、内府曰、御笏許可レ被レ渡、余云可レ然、
一劍璽事、可レ被レ召二諸道勘文一否事、
申云、可レ然、但如二當時議一者、立王可レ被レ待二劍璽一、賢所等之議也、然者、遂紛失之時、可レ及二如レ此沙汰一歟、兩條可レ在二勅定一、兩府云、猶可レ被レ召二諸道勘文一、余不レ言、
一勘文事、内々以二御敎書一可二下知一歟、將可レ仰二上卿一歟、此事始所レ仰也、
左大臣云、御敎書可レ宜、他人不レ言、余追案レ之、猶可レ仰二上卿一歟、
一若宮御渡議事、此事始所レ問也、
内府云、法皇渡二御高松殿一例、不レ可二外求一、余、及左府云、善、

此後、左大臣退出、兼光云、除目事、猶於院殿上移仗座、可行被行之由、左大臣作次第、內々給兼光、經奏聞之處、其定、可行之由有御定、余云、無異議、內府云、猶於殿上、如朝覲行幸賞可被行也、余云、行幸賞者、不可似此議、只如殿上定可被行也、內府同之、頗似無意趣、內府又云、猶可申被左府議也、兩人一同之由早可奏、移仗座之儀、專可見苦之故也、余云、此事不可然、惣意之所及經奏聞、於用捨者、可在勅定、於余者、全不可執申、若未達天聽者、尤可奏聞、兼光云、具奏聞了、余云、彌以不可及沙汰云々、內府又諾、其後、暨以言談、余先退出了、今日、院參以前、大外記賴業來、談世上事、上御沙汰違亂之上、源氏等惡行不止、天下忽欲滅亡、可悲々々、拭紅淚摧丹心、賢哉々々、小時退出了、今日、除目俄延引、只被行勸賞許云々、但非除目之議云々、經房奉之、實房下外記、

十一日、癸卯、雨下、先日、所進太神宮之劍箱等、今日參着日也、仍神齋、修祓遙拜、衣冠、見去夜聞書、義仲、從五位下、左馬頭、越後守、行家、從五位下、備後守云々、

十二日、甲辰、雨下、傳聞、行家稱非厚賞、忿怨、且是與義仲賞懸隔之故也、閉門辭退云々、

一昨日夜、所遣時忠卿許之御教書、返札到來、其狀云、京中落居之後、可有還幸、劍璽已下寶物等事、可被仰前內府歟云々、事體頗似有嘲哢之氣、又貞能請文云、能樣可計沙汰云々、當時在備前國小島、船百餘艘云々、或說云、鎮西諸國補宰吏守イ云々、大略、天下之體、如三國史歟、西平氏、東賴朝、中國已無劍璽、政道偏暴虎與庭弱也、甚似無其憑歟、征伐遲引、院中諸人、懸心於闕國、及庄園等、君又貪着此欲、上下逢境、歡喜無他、不知天下之亡弊、不顧國家之傾危、如嬰兒、如禽獸、可悲々々、今夜、爲方違向大將宅、

十四日、丙午、入夜、大藏卿泰經爲御使來、先是有召、依疾申其由、仍所來也、余隔簾謁之、泰經云、踐祚事、高倉院宮二人、一人義範女腹五歲、一人信隆卿女腹四歲、之間、思食煩之處、以外大事出來了、義仲、今日申云、故三條宮御息宮在北陸、義兵之勳功在彼宮御力、仍於立王事者、不可有異議之由所存也云々、仍重以俊堯僧正、與義仲爲親昵之故、被仰子細云、我朝之習、以繼體守文爲先、高倉院宮兩人御坐、乍置其王胤、強被求孫王之條、神慮難測、此

條猶不可然歟云々、義仲重申云、於如此之大事者、源氏等雖不及執申、粗案事之理、法皇御隱居之刻、高倉院恐權臣、如無成敗、三條宮依至孝亡其身、爭不思食忘其孝哉、猶此事難散其欝、但此上事在勅定云々者、此事如何可計奏者、申云、於他朝識者、不顧事之許否、每有諮詢、逃恐欬、至王者之沙汰者、非人臣之宸、昔法皇御宇之始、近衞上皇御事之後、以誰可爲主哉之由、鳥羽院被問仰此法性寺(忠通)入道相國、即奏以我君御事、從彼言踐祚已了、彼時猶依恐冥鑒、兩三度不言是非、只請勅斷、叡問及再三之時、以道理奏達、朝之重臣、國之元老、猶恐重事之不輕、屢不能自專、況區々之末生、不肖之愚臣、得而不可言上、偏任叡慮、須被行御占之由、雖可令計奏、其條猶有恐、只以叡念之所欲、可令存天運之令然之由、御上歟者、泰經退出了、

十五日、丁未天晴、晚頭、光長來、傳院宣云、成勝寺之內、可被立神祠之由所思食也、其故者、近曾以來亂逆連綿、天下不靜、依彼寃靈有此灾難之由、世之所思也、仍爲令蕩其靈魂、立神祠、可待影降之由、叡慮所一決也、其間之儀可計奏者、申云、此事暗難計申、被問例於外記、隨勘申可有其沙汰歟者、(光長云、可問左內兩府云々、此事、社歟廟歟)、准八幡宮、及北野宮例等者、可爲廟歟云々、此次語云、平家餘勢非(○非或舟誤)幾百餘艘、當時在備前國小嶋云々、鎮西閇母字關、仍不能通鎮西、可領南海山陽兩道之由雖結構、定不叶歟云々、入夜向御堂、法印率弟子等、令修廿五三昧念佛、(源信僧都始此行云々、最上功德也、此法印、年來於住房修之、今月被座此邊、仍使參御堂被修、余爲結緣、率女房所聽聞也、)爲聽聞所參也、天曙之後歸宅、大將同參入、余扇少々欲施僧達、(法印相加八口、)而依別願、無如此事之由、法印被示、仍翌日送彼房也、

十六日、戊申長光入道來、談古事等、今夕有受領除目、於院殿上行之、上卿民部卿、參議右大辨親宗書之、(無清書儀云々、)召外記下之、又有解官等云々、任人之體、殆可謂物狂、可悲々々、

十七日、己酉申刻、頭辨兼光送札云、明日可參院、神鏡劍璽等、諸道勘文之間事、並雜事等、可被豫議也云々者、稱疾不參、今日、法印被來、或人云、入道關白被申院云、經東宮傅之人、不任攝錄云々、此

事不被信受之處、以兩人說聞之、可奇々々、
十八日、(庚戌)終日雨降、今日議定之趣、追可尋記之、定無異議歟、近代之作法而已、靜賢法印以人傳云、立王事、義仲猶欝申云々、此事先始以高倉院兩宮被卜之處、官寮共以兄宮(後鳥羽)為吉之由占申之、其後、女房丹波(御愛物遊君、今八條院六條殿、)夢想云、弟宮(四位信隆卿外孫也、)有行幸、持松枝行之由見之、奏法皇、仍乖卜筮可奉立四宮之樣思食云々、然間、義仲推擧北陸宮、仍入道關白、(藤基房、)攝政、(藤基通、)左大臣、(藤經宗、)余、四人應召、三人參入、余依病不參、彼三人各被申云、北陸宮一切不可然、但武士之所申不可不恐、仍被行御卜、可被從彼趣、松殿ハ一向不及占、可被仰御子細於義仲云々、余只奉勅定之由申了、仍折中被行御占之處、今度、第一四宮、(後鳥羽)(依夢想也、)第二三宮、(後高倉)第三北陸宮、官寮共申第一最吉之由、第二半吉、第三始終不快、以占形遣義仲之處、申云、先以北陸宮可被立第一之處、被立第三無謂、凡今度大功、彼北陸宮御力也、爭默止哉、猶申合郎從等、可申左右之由申云々、凡勿論之事歟、不能左右、凡初度卜筮、與今度卜筮、被立替一二之條、甚有私事歟、卜筮者不再三、而此立王之沙汰之間、數度有御卜、神定無靈告歟、小人之政、萬事不一決、可悲之世也、又聞、攝政被鍾愛法皇事、非昨今之事、御逃去以前、先五六日密參以女房冷泉局為媒云々、自去七月御八講之比、有御艶氣、七月廿日比、被遂御本意、去十四日參入之次、又有艶言御戯等云々、事體、御志不淺云々、君臣合體之儀、以之可為至極歟、古來無如此之蹤跡、末代之事、皆以珍事也、勝事也、被報密告之恩、其實只起自愛念云云、今旦、大將送札云、去夜夢想、春日大明神告仰云、不審申事、(余運事、日來之間、中心疑之、乞其告云々、)更不可有疑、即夢中思之、信伏無極云々、幼少之心底思此事、尤可憐々々、此夢又可信々々、

十九日、(辛亥)陰晴不定、早旦、問昨日定子細於兼光朝臣許、(閣行奉書、)注送旨如此、

參入公卿八人、

左大臣、　實房、　忠親、　成範、
雅賴、　長方、　通親、　親宗、

神鏡事、

左大臣、　皇后宮大夫、　前源中納言、

如ニ諸道勘申ニ、可レ被レ存ニ如在之儀ニ、然者、立ニ濱床ニ、設ニ御座ニ、可レ儼ニ恒例臨時之神事ニ、忽不レ可レ及ニ御辛櫃ニ歟、兼又可レ被レ祈ニ申諸社並山陵ニ、

（注）堀川大納言八條中納言、源宰相中將、

神鏡忽不ニ全紛失ニ、暫御櫃中、被レ行ニ如在之儀ニ、還似レ有ニ其恐ニ、女官等候ニ內侍所ニ、可レ致ニ祈請ニ歟、凡可レ被レ申ニ伊勢已下諸社ニ歟、且行ニ德政ニ、且致ニ祈請ニ者、定令ニ還坐ニ歟、但任ニ勘文之趣ニ、可レ存ニ如在之禮ニ者、任ニ天德之例ニ、召ニ年料辛櫃ニ、可レ被レ奉レ安ニ置內侍所ニ歟、神鏡縱不レ御、何可レ棄ニ內侍司ニ哉、

民部卿、　親宗朝臣、

事出ニ不慮之外ニ、更無ニ可レ准之例ニ、但如ニ諸道勘文申ニ、致ニ如在之禮ニ、專可レ令ニ祈請ニ歟、御辛櫃已下任レ例可レ奉ニ作儲ニ、先於ニ明後日ニ者、召ニ大藏省辛櫃ニ、以ニ驛鈴ニ可レ付レ之歟、

劍璽事、

已上、諸卿一同申云、於ニ踐祚ニ者、忽可レ被ニ遂行ニ、一日曠レ之、庶務悉亂云々、其後被ニ祈請ニ者、何不レ令ニ還坐ニ哉、

源中納言、

其趣同上、但無ニ劍璽ニ者、行幸之夜、頗可レ無ニ禮儀ニ、以ニ累代御劍ニ、暫可レ爲ニ御護ニ歟、

源宰相中將、

後漢光武、晉元帝、即位之後、經レ年得レ璽、彼既爲ニ明時ニ、何不ニ因准ニ乎、但於ニ本朝ニ者、敢無ニ其類ニ歟、

固關事、

於ニ新帝仗座ニ、上卿召ニ外記ニ、傳ニ仰警固事ニ、又三關便成ニ宣旨ニ、可レ付ニ本國ニ之由、可レ被ニ仰下ニ、

宣命事、

嘉承之例、頗雖ニ相似ニ、偏難ニ准據ニ、彼者、自ニ皇太子ニ有ニ登極事ニ、此者、即日定ニ皇太子ニ、可レ奉レ授ニ帝位ニ、然者、太上天皇詔ニ天、皇太子並踐祚、前主不慮脫屣、攝政如レ舊事等ヲ、可ニ書載ニ、於ニ院殿上ニ奏、清書可レ傳ニ給中務ニ之由、可レ仰ニ外記ニ、

時簡事、

自ニ院廳ニ、仰ニ所司ニ、令レ作レ之、伊經染レ筆天、可レ相ニ具新宮御物等ニ、

御讓位日時定事、

或勘、或不レ勘、今度不レ令ニ勘申ニ、何事有哉、

先主尊號事、
尤可レ作之由、一同議定、若無二其議一者、定有二兩
主之疑一歟、
踐祚夜內侍事、
如レ例、理髮二人可二伺候一歟、
御卽位事、
其所官廳、其月十月可レ宜、紫宸殿儀、安和、治承
甚以不快、十月例、上者光仁天皇、近者法皇御時
是也、
二代同輿事、
全不レ可レ有二其憚一、雖レ無二先規一、攝籙之例、尤可二
相准一歟、早以二皇后宮一、可レ准二母儀一者、
新帝渡二御內裏一御裝束事、
常御直衣、二藍織物御指貫、生御單衣等可レ宜、
抑、雖下幼主不二着袴一之例上、六條院頗以不快、明後
日必可レ有二御着袴一、奉レ結二御腰一人、攝政被レ參
者、頗可レ及二大儀一、院外戚公卿一人參二簾中一、倫可
レ候二此事一、皇后宮大夫、得二其便一歟、
大刀契行列事、
如レ舊、不レ可レ有二相違一、

此日、頭辨送レ札、院宣、問二新主御名字可否一、副二勘文一、永
仁尊成云々、式部大輔俊經卿撰二申之一、余請文狀如レ此、
御名字事、
近代多雖レ被レ用二仁字一、中古以往不二必然一、尊
字後三條院、成字天曆聖主、件兩字、已彼二
代之御諱也、加之、六府三事允治、卽是非二禹
之功一哉、帝王之功、始レ於レ禹云々、今已可
レ謂二草創之主一、尤可レ被レ尊二大功一歟、
右恐意所レ及、大概如レ斯、永字、又無二殊難一歟、左
右宜レ在二聖斷一、以二此等趣一、可レ被二計披露一之狀如
レ件、
八月十九日　右大臣、
壽永二年、八月廿日、壬子天晴、此日、有二立皇事一、高倉院第四宮御年四歲、母故正三位修理大夫信隆卿女、兼日、頻有二其沙汰一、先以二高倉院兩宮一、三四宮、被二卜筮一、以二三宮一立二第一一之處、官寮共申二一吉之由一、其後、
女房有二夢想事一、子細見二先日記一、四宮可二立給一之由也、又義仲引下級坐二加賀
國一之宮上、子細見二先日記一、如レ此之間、更又有二御卜一、今度、以二四宮一立二第一一、加賀宮立二第二一、第三云々、又卜ヲ申一吉之由一、第二半吉、第三不快云々、
以二卜形一遣二義仲一之處、大忿怨申云、先次第之立樣、
甚以不當也、依二御歲次第一者、加賀宮可レ立二第一一也、

不然者、又如初可被爲先兄宮、事體似嬌飭、不
思食故三條宮至孝之條、太以遺恨云々、然而一昨
日重遣御使、但正使與奪、木曾之定使也、數遍往還、懇申可在御定
之由、仍其後一決云々、今日之事、依爲新儀、左大臣
造進次第、就彼趣可行云々、問刻限於兼光之
處、申秉燭之由、然而人々已參院云々、仍酉刻、右大
將着束帶、蒔繪劔、無文帶例、讓位螺鈿劔有文也、然而無宣命宣制之儀、事又非晴、仍可爲無文之由、人々存知之上、
新遣次第載此由云々、先參院、以西中門廊爲公卿座、二行敷疊、不立臺盤
簡等、于時、御名字定間也、大將着座之後、經房發語、此
事、兼一切不存之間、進退雖失度、左大臣頻被目、
仍無所存、只申同其人之由了同通親云々、云々、
定趣、
左大臣、皇后宮大夫、左大辨等、申尋成可被用之
由、
右大將、實宗、長方、通親等、申永仁宜之由了、
兼光聞人々申狀、參御所了云々、
次有傳國宣命、奏問事、外記內記大外記光輔也、等注、自反
砌、外記敬屈稱唯、大臣大咎、被仰可居之由、然而
賴業不居、又參上之時、猶不居云々、其後、人々引率
參閑院、先是、若宮於院御所、密々御着袴之後、
實房卿結腰、渡御閑院、乘燭以後、殿上人衣冠前驅云々、公卿、
徘徊對南廣庇邊、此間、大刀契、鈴印等、共在大內、被渡
之、綠事所司供奉如例、其後經數刻、殆及二時許
云々、子終、主上出御、攝政着御前、以東對西面爲御座、補藏
人、先朝一臈、又仰公卿昇殿、勅授等皆如例、先攝政拜之
後、公卿昇殿、拜又如例、左大臣已下、納言等皆退出、
家通卿爲上卿云々、是皆大將口狀也、子細見左大
臣次第、續左、不得劒璽踐祚之例、希代之珍事也、
仍續加之、

踐祚次第、　左大臣造、

早旦、於院職事職事頭辨兼光也、今度攝政不參、召陰陽師、令勘踐
祚日時、於便宜所可勘歟、刻限、攝政以下被參院、無文帶、蒔繪劔、大
臣以下着殿上、次職事下踐祚日時於大臣、仰云、
今日可有踐祚事歟者、
次大臣召大外記、左大臣爲上卿、大外記賴業奉行、下給日時、仰云、
今日可有踐祚事、諸司仁召仰與、
次職事、職事兼光、奉院宣、可令作傳國宣命之由仰
大臣、此間、職事又奉院宣、頭藏人昇殿、人々交名
獻攝政、
次大臣召大內記內記光輔、仰宣命事、可載太上法皇

詔旨ニ之旨、可ㇾ仰ヲ下之一、又攝政事可ㇾ裁ㇾ之、先帝不
盧脱履事、同可ㇾ裁歟、
次内記進ニ宣命草一入ㇾ宮、
嘉承之例、无二草奏一、直進ニ清書一、但今度、宣命之
趣、殊可ㇾ有ニ思慮一、然者、先可ㇾ進ㇾ草歟、
次以ニ職事一、内覧並院奏、攝政若不ㇾ被ㇾ参者、以ニ内
記一内ヲ覧之一、（一度先無ニ内覧之儀一、彼可ㇾ覧之由、被ㇾ仰ニ外記一云々、）
次職事返下、
次大臣召ニ内記一仰云、令ニ清書一可ㇾ進、
次内記進ニ清書宣命一、其間儀如ㇾ先、以ニ職事一内ヲ覧
院奏一、
次大臣召ニ大外記一給ニ宣命一、（作ㇾ入ㇾ宮給ㇾ之、）仰云、中務ニ可ニ
傳給一、
次攝政以下相引、被ㇾ参ニ閑院一、（不ㇾ可ㇾ被ㇾ渡ニ劔璽一、不ㇾ可ㇾ有ニ歩行儀一、）仍此
間、大刀契以下、自ニ大内一可ㇾ被ㇾ渡ニ閑院一、（縁事諸司任ㇾ例可ニ供
奉一、）大刀契置ニ内侍所邊一、引ヲ立陣座一、南庭置ニ版位一、
立ニ炬火屋一、
攝政以下、参入之後、（勅授公卿可ㇾ解ㇾ劔、）新帝着ヲ御晝御座一、
（直衣、不ニ總角一、）攝政着ニ同御座邊圓座一、
次攝政召ニ藏人一﨟一、（先朝一﨟源清賞、）藏人候ニ地上一、仰下可ニ

罷登一之由上、即候ニ簀子敷一、
次攝政仰云、藏人ニ可ㇾ補、下ㇾ地拜舞退歸、候ニ殿
上一、
次攝政又召ニ藏人一、（初人、）自ニ殿上一参入、
次攝政被ㇾ仰云、公卿牛車、勅授昇殿如ㇾ舊、頭藏人、
昇殿人々、雜色、非雜色、出納、瀧口等事、又禁色、雜
色、雜袍事、同被ㇾ仰、
次藏人、牛車勅授、禁色雜袍事、仰ニ大臣一、
次大臣於ニ弓場殿邊一、召ニ外記一仰ㇾ之、（或於ニ仗座一仰ㇾ之、）此
間、勅授公卿帶劍、
次攝政起ㇾ座進ニ弓場一、奏ニ慶賀拜舞一、
次大臣以下公卿、於ニ弓場一拜舞、（攝政加ニ此例一、又拜舞、）
次攝政以下着ニ殿上一、（居ㇾ饌、三ヶ日居ㇾ之、）
次攝政歸ヲ参御前一、
次藏人一﨟、於ニ殿上口一、召ニ出納一仰ニ頭藏人、昇殿人
人、雜色、非雜色、出納、瀧口事一、
次頭藏人、殿上人拜舞昇殿、
次立ニ御調度等一、（如ㇾ例、）
御笏、若先帝令ニ相具一御ハ、可ㇾ然之人ニ、兼可
ㇾ召ニ牙笏一歟、

此間攝政於二直廬一覽二吉書一、
次大臣以下、（大臣已下多以退出、仍中納言家通卿爲二上卿一、）着二仗座一、（令二舍人置レ軾、）所司兼備レ膳、（辨少納言勸盃、三ヶ日有二此事一、）有二申文一、職事下二吉書一、大臣召レ辨、給レ之、
次職事來、仰二警固、固關事一、
次大臣召二外記一、警固事可レ傳二仰六府三寮一之由被レ仰レ之、
次召レ辨、三ヶ國固關、可レ付二國司一之由、被レ仰レ之、
次供二内侍所御供一、（三ヶ日有二此事一、先レ是、可レ裝二内侍所濱床〔御〕座等一、）
次御膳、（朝夕、主上不レ可二著御一、幼主之時例也、藏人頭爲二陪膳一、）
次藏人書二陪膳記一、
次懸二鈴繩於殿上一、
此間、書二所之簡一、
次殿上日給畢、封レ簡入レ袋、
次内竪奏レ時、
次瀧口申二問籍一、
次問二諸陣見參一、
次殿上名謁、（或無レ之、）
次近衞夜行、
翌日、不審事等問二兼光一、返事如レ此、

劔璽事、
諸道勘文進二上之一、（昨日返遣〔了〕、）
時簡事、
被二新調一候、伊經令レ書レ銘候、
御倚子事、
被レ用二細殿螺鈿御倚子一候、但螺鈿彩色隱候也、
御笏事、
累代御笏候、
御乳母事、
未レ定候、
御即位事、
來十月廿七日之由、其聞候也、
藏人頭、
左中將隆房朝臣、　左中辨兼光朝臣、
藏人、
五位、
左衞門權佐親雅、　右衞門權佐定長、
宮内少輔親經、
已上、皆先朝職事也、
六位、

源清實、先朝下臈、成實子、藤原範綱、民部卿猶子、基明男、同光親、光雅子、
高階泰家、資泰子、源家光、行家子、

殿上人、

正四位下、

內藏頭雅隆朝臣、　左中將通資朝臣、
右中將雅賢朝臣、　右中將實教朝臣、
右中辨光雅朝臣、

從四位上、

左少將基宗朝臣、　右少將實明朝臣、
權右中辨行隆朝臣、　右少將定輔朝臣、
右少將基範朝臣、

從四位下、

左少將兼宗朝臣、　左中將良經朝臣、

正五位下、

左少辨光長、　右少將成定、
侍從成家、　右少將伊輔、
右少辨兼忠、　右少將範能、
出雲守朝定、　右少將親能、
左少將兼經、

所衆、瀧口等各三人、被渡自先朝云々、

內侍二人、

美作、勾當、　伊與、已上先朝、

廿一日、癸丑、自今夜受重病、萬死一生、寸白所爲也、今日、大原本成房來、數刻法文談、

廿二日、甲寅、時々雨下、所惱同前、女房依忌日、密々向東山小堂、母尼公相具、布施取少々催送之、

廿三日、乙卯、所惱同前、及晚汗少出、辛苦少減、

廿五日、丁巳、此日、除目云々、伯耆守基輔、推被任安藝守、勿論々々、兼光以院宣、先被觸仰、申左右可在御定、但於藝州者非望之由申了、然而猶推以被替之、過怠尤不審々々、又或人告云、入道關白〔之〕息八歲、中納言師家、生年十二歲、直可加左大將云々、仍內々申訴訟之由於院了、今度無此事、若被容訴狀歟、將又自本無其沙汰事歟、追聞、此事雖有沙汰、忽然而止了云々、

廿六日、戊午、見聞書、權大納言師家、權中納言兼房、此外事不記、又良經叙從上、太冷然々々、定能卿來、談世間事、

廿七日、己未、今日、獻假名書於八條院、以大臣可讓大將之由、可令申院給之趣也、今日、佛厳聖人

來、談二法文事一、

廿八日、庚申天晴、申刻、院別當式部權少輔範季爲二御使一來、自レ院被レ發二遣公卿勅使一之間、條々御不審事、可二計奏一云々、

一奏二公家召馬一事、可レ被レ下二宣旨一歟、將廳御下文歟事、

申云、可レ被レ尋二寬治、天承例一、無二所見一者、只廳御下文宜歟、

一神祇之外、五色幣可レ被レ獻哉否事、

申云、可レ被レ獻、此事、或人内々申云、忌部等參入猶有レ恐云々、余云、中臣可レ參、何憚二忌部一可レ有、金銀幣、何憚二五色一哉、範季服膺、

一自二進發之日一、至二歸京一、御行法不レ可レ退、而御拜如何、

申云行法以前可レ有二御拜一、

一神祇御覽之間、神馬誰人可レ爲レ牘哉事、

申云、可レ召二府之中候レ院之輩一、

一宣命御署所、可レ載二阿闍梨家一哉事、

申云、可レ被レ載、

余和說申云、脫屣之後、雖レ有下發二遣勅使一之例上、皆是非二御出家一、太神宮事、其禮殊術、以二法體一下二宸筆一、書二宣命一、奉二幣帛一、有二御拜一之條、曾無レ例、又乖レ理、今已踐祚之後、猶自二公家一可レ被レ立歟、若有二別御願一者、付二加祭主一可レ被二祈申一、又可レ被レ奉二可レ然之僧徒一歟、此事雖レ有レ恐、偏思二冥鑒一所レ申也、範季云、已被レ始二神寶一了、忽默止如何、余云、被レ渡二公家行事所一、尤可レ爲二善政一、若又猶有二進物之御志一者、非二幣物一之外物付二祭主一、若御使之僧徒等、密々奉納等、何難之有哉者、後聞、依二予申狀一、被レ行二御占一、猶申二被レ立吉之由一、仍被レ立了云々、今日、頭中將送二札於基輔一云、來月二日可レ被レ寄二瀧口一、右大臣殿御給名簿可下令二申進一給上云々、申二可レ進之由一了、基輔奉行、貫首之返事、自可レ書、然而此人白物也、仍以レ人令レ書レ之、傳聞、今日於二七條河原一、武士十餘人切レ頸云々、

廿九日、辛酉天晴、午後雨下、大外記賴業來、談二世上事一、歎息之外無二他事一、實可レ悲之世也、

卅日、壬戌天晴、及レ晚、大夫史隆職來、談二世間事一、今夜家所宛也、如レ常、自二今夜一、法皇令レ入二公卿勅使御精進屋一給、明後日發遣、明日爲二前齋一之故也、

九月（小建）

一日、癸亥、雨下、明日、澁口大寄云々、仍付レ余分ニ名簿於頭中將隆房朝臣ニ了、名簿書樣如レ常、

正六位上豐原朝臣章資、

壽永二年九月一日

此男、先朝澁口也、先例無レ（可）レ憚者也、依ニ口熱一、歯下洽レ蛭、今日、依ニ方違一向ニ大將方一、

今日、大將敘ニ除目一、余遁世之志內催之故、如レ此事忩思之故也、

二日、甲子、天晴、自ニ今日一、大將夫妻共始ニ服蒜一、余未刻歸宅、女房少々加ニ灸治一、余指驗也、今夜、女官除目、政始云々、

三日、乙丑、天陰、時々雨降、自ニ隆職之許一、注ニ送去夜被レ行之事等一、

政始、上卿堀川大納言忠親卿、參議三人、（基家、定能、親宗）

女官除目、上卿左兵衛督家通、執筆右大辨親宗、

開闔、解陣、上卿同人、

除目、

勅旨、

內侍司、

典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眞子、

典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公子、

掌侍正六位上藤原朝臣憲子、

掌侍正六位上藤原朝臣積子、

壽永二年九月二日

或人云、賴朝、去月廿七日出レ國、已上洛云々、但不ニ信受一、義仲偏可ニ立合一支度云々、天下今一重暴亂出來歟、凡近日之天下武士之外、無ニ一日存命計略一、仍上下多逃ニ去片山田舍等一云々、四方皆塞、（四國、及山陽道安藝以西、鎭西等、平氏征討以前、不レ能ニ通達一、北陸山陰兩道、義仲押領、院分已下宰吏一切不レ能ニ吏務一、東山東海兩道、賴朝上洛以前又不レ能ニ進退一云々）畿內近邊之人領、併被ニ苅取一了、段歩不レ殘、又京中片山、及神社佛寺、人（公イ）屋在家、悉以追捕、其外適所レ遂ニ不慮之前途一之庄上之運上物、不レ論ニ多少一、不レ嫌ニ貴賤一、皆以奪取了、此難及ニ市邊一、昨日失ニ買賣之便一云々、天何棄ニ無罪之衆生一哉、可レ悲々々、如レ此之災難、出レ自ニ法皇嗜慾之亂政與ニ源氏奢逸之惡行一、然間、忍ニ社稷一之忠臣、遁ニ俗塵一之聖人、各遭ニ非分之横難一、殆怠ニ成佛之直道一、可レ哀者、只前世之宿業而已、

四日、丙寅、陰晴未レ定、前源中納言雅賴來、余依レ疾隔

讓謁之、世上事等、多以談説、其中爲余有無用事等、去比、義仲之許有落書、即義仲所行不當非法等、悉以注載、其次余不被登用、尤不便、爲朝之重器之由、具以載之云々、此事、（欺イ）余遊事不快存之輩、所爲歟云々、誠此事甚無由事也、又語云、頼朝必定可上洛、次官親能（廣季男）者、與頼朝甚深之知音、當時同宿、件者又源中納言家人、即左少辨兼忠之乳母夫也、件男一昨日以飛脚示送云、十日餘之比、必可上洛、先爲頼朝之使、有申院事、親能可上洛也、萬事其次可申承云々、如此等之事、多以談語、推刻之後歸了、明日、公卿勅使參着之日也、而被始供花、世之所傾也、入夜觀性法橋來、乍出謁之、件人籠内大臣母堂之忌之故也、語云、頼朝今月三日出國、來月一日可入京、是必定之説也云々、但猶不被信受事也、

五日、丁卯雨下、早旦、或人云、平氏黨類、餘勢全不減、四國、並淡路、安藝、周防、長門、并鎭西諸國、一同與力了、舊主崩御之由風聞、謬説也云々、當時在周防國、但國中、無可用皇居之家、仍乘船泛浪上云々、貞能已下、鎭西武士菊池原田等、皆以同心、鎭西已立内裏、隨出來、可入關中云々、明年八月可京上之由結構云々、是等皆非浮説也、未刻、依彌勒講、參御堂、及晩歸來、

近日、京中物取、今一重陪增、　塵之物、不能持出途中、京中之萬人、於今者一切不能存命、義仲院御領已下併押領、日々陪增、凡緇素貴賤無不拭涙、所憑只頼朝之上洛云々、彼賢愚又暗以難知、只我朝滅亡、其時已至歟、法皇敢不知國家之亂亡、近日被始大造作云々、院中之上下、歎息之外無他事歟、誠佛法王法滅盡之秋也、

六日、戊辰天晴、自今日院供花云々、自昨日欲被始、而依爲勅使參着之日、忽延引云々、召女醫博士經基、齒下加針、傳聞、入道關白〔基房〕、以少將顯家爲使、被示送行家之許云、（院御逐電之刻事也）、先於攝籙職者、非家嫡者、雖及二男、未有及三男之例、而下官當仁之由、世間謳歌太不當也云々、又被奏院之旨同前云々、此事日來雖聞及、不信用之處、今日聞定説、懸奇不少、凡天子之位、攝籙〔之〕運、全非人力之所及、結構之體、事似輕々、加之、不及三男之由如何、貞信公、大入道殿、御堂、此三代之例

棄置歟、法皇不辨黑白、源氏不知是非、只以一言之狂惑、欲惣萬機之巨務、謀計之至、冥罰定速歟、可彈指々々々、但於余者、亂世之執柄非所好、

七日、己巳今日、洗頭、自明日可念誦、爲潔齋也、

八日、庚午天晴、早旦、法印被來、巳刻、佛嚴聖人來、卽余渡御堂、自今日、爲始恒念念佛也、先受戒、(聖人爲戒師、)午終許、始念佛、今日二萬遍、

九日、辛未天晴、今日、念佛十四萬遍、此日、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來、傳院宣云、(余依念佛不謁之、使人傳申之、)去七月十七日、太神宮有奇代之恠異、而已爲先朝之御時事、當今有沙汰如何、可計奏者、余申云、且被尋准據例、可有計沙汰歟、若恠異之體、爲奇異之事者、默止之條如何者、依爲念誦之間、不見文書、又不申子細也、

十日、壬申此日、念佛十七萬遍、

十一日、癸酉此日念佛廿一萬遍、今日、頭辨兼光來、余南家云々、然而聞念佛之由、不來此堂、示置祇候之男退出了、〔事〕非急事、仍御念佛以後參上、可承之由示云々、入夜所聞也、御卽位之間條々事被尋問、已念佛以後、委見披可申子細之文書等、書寫之、

此曉、女房夢云、余相共渡新造宅、頗以半作云々、見廻之後、相共欲就寢之間、人告女房云、其殿ハ(指余也、)大職冠之後身也云々、女房、夢中思樣、極有恐事也、年來立種々大願、祈社稷安全、佛法興隆等、事體不似近代之風、奇思之處、今聞爲彼後身之由、尤其謂ありけりと思ひて覺了云々、法成寺入道殿ハ、聖德太子、並弘法大師之後身也、先代も有事也、可信仰々々々、

十二日、甲戌今日、念佛十八萬反、

十三日、乙亥□□念佛十二萬反、

十四日、丙子陰晴不定、今日、召寄師尚文書等、惣二百七十餘合也、內府雖有示旨、伏理避了、今日百萬遍了、今日十二萬反、

十五日、丁丑天晴、今日酉刻、念佛結願、其以前念佛一萬遍、(其中、一千遍、高聲念佛也、)阿彌陀大咒一千遍、禮拜百遍、未曾修數反之禮拜、今度始致此禮拜、然間、脚氣陪增、殆難遂其功、然而偏爲佛法捨身命、滿數遍了之後、偏以平臥、如存如亡、此夜、如例法印於此堂、被修廿五三昧、女房〔等〕來聽聞、

十六日、戊寅天晴、文書等、分櫃目錄了、卽自今日、仰

付男共、分部可取目錄也、今日、入夜歸家之次、向大將方、依所勞也、

十八日、庚辰、天晴、今日、大將更發、殆及危急、仍余、女房及法印等、遞以行向、立種々願、信助阿闍梨於顯密護身上之、又請佛嚴聖人、令受戒、又使法印修藥師供、入夜歸了、

十九日、辛巳、陰晴不定、今日、宮内權少輔親經五位藏人、來、余隔簾謁之、親經云、御即位、藏人方事所奉行也、然而、條々事、被問人々之間事、爲兼光朝臣奉行、而依有病者、近日不出仕、仍渡文書了、先日於攝政直廬、人々議定、然而未事切、若十月被遂即位者、明日可有即位定、仍今日、承令申御狀、可奏院、先日議定も、未奏聞、且兼光朝臣參上可承之由依令申、所參上也云々、此事先日兼光來問、而十五日以後可忩申之處、自他所勞、無他事之間、自然及今日、然之間、〔親經來問、仍就此問狀〕所令申子細〔也〕、

御即位十月廿七日可被遂、而聊有日次難之上、朔日近々、萬事難出來、延引如何、若延引者、十一月一日、庚子、十二月廿二日、壬午、兩日之間、如何、抑、延引者、朔旦不可出御、此條如何、

余申云、任光仁天皇例、八月受禪、十月即位、雖理可然之、官廳修理之恒例用途、國衰民疲、萬事難叶者、被用十二月廿二日、何事之有哉、爲吉例之月、又爲寂上之日之故也、朔旦無出御之條、頗雖爲不穩之事、粗案我朝之規摸、辨昌泰之佳例、可求何時之舊跡哉、加之、記文不載由緒、所疑只諸社祭許歟、今度又依即位延引、無賀表之出御、非無其故歟、被用昌泰之例條、不可及異議歟、

抑、不受劒璽、蹈天下之位例、人代以來曾無蹤跡、依一日不可空寶位、於踐祚者被忩行、雖理可然、至于即位之時、猶試可有此沙汰〔歟〕、非啻遺無例之恨、殆可爲招亂之源歟、此條用茲暫延引此大禮、試被待彼三神如何、此條定叶神明宗廟之靈意、自有鏡劒璽符之歸來者歟、若然者、須指彼期殊有祈請也、凡朝廷大事、莫過劒璽紛失、而君臣共不歎此事、去十月廿六日以後、天下之〔巨務、觸〕事雖多、至于此條者、一切如無沙汰、賊徒盜〔取〕逐電了、實計略雖難

レ及、志之所レ之、或致二祈請一、或廻二籌策一、殆可レ被レ忘二他事一之處、已不レ被レ垂二此大事一、冥察有レ恐歟、早定二卽位之期一、彼以前、無爲無事、可レ有二彼歸來一之由、付二内外一可レ有二祈願一之由、中心所二庶幾一也、然而不レ能二上疏一、今就二此聖問一、遂二愚意一許也、

一初度行幸、被レ用二曉更一如何事、

申云、行幸雖レ不レ用二晴禮儀一更不レ失歟、臨時之經營、頗爲二國煩一、曉天之臨幸、定此人望歟、

一〔以〕二民部省南門一、可レ擬二會昌門一歟事、

申云、儉約者、明王之所レ好也、何況、近日之天下哉、爲レ省二土木之煩費一、被レ止二門垣之修造一事、可レ叶二時宜一歟、但省南門、不レ當二高御座正南一、雖レ非二〔巨〕難一、頗不レ叶二正禮一歟、加レ之、彼省築垣、當時無レ實云々、定有二修復一歟、若然者、與レ改三立官南門一、不レ可レ有二幾之差別一、猶任二治曆例一、民部省北垣、移三立官南門一尤宜歟、而其事猶不レ可レ叶者、不レ壞二官門一、其中被三縮二行裝束事一如何、其條又猶難レ叶者、雖レ不レ穩被レ用二省南門一之外、無二他計一歟、

一可レ被レ移二紫宸殿高座於官廳一哉否事、

申云、紫宸殿、卽三位彼處一不吉、何故可レ被レ執二高御座一哉、大極殿高御座者、依レ爲二類恐累○頒代之物一、每代無二新造一者也、至二于今之高座一者、先朝之時新調也、今度尤可レ被二棄置一、就二治曆之寸法一被二新造一、尤叶二物議一歟、

一列見、定考、於二何處一可レ被レ行哉事、

申云、官西廳、外記廳之間、可レ奉二時議一、但西廳猶可レ宜歟、抑、被レ忌二南殿卽位一之條、中心鬱陶、然而不レ能二上奏一、治承之度、依二下官議奏一、被レ用二彼殿一了、其例已不吉、今猶申二此旨一、只依レ執三申先度之議一、不レ顧二例之吉凶一歟之由、謗家各可レ難レ之、殆可レ爲二識奏之因緣一、仍雖レ有レ憚、上疏愚心之所レ欲、又難二默止一、仍粗示三開事趣於親經二了、其趣、何者、先以二大極殿一、被レ行二卽位之禮一、以二豐樂院一、被レ行二大禮一〔之例〕其行來尙矣、而豐樂院依レ無二基跡一、移三行大極殿一之後、不レ論二例之吉凶一、偏以用レ之、今大極殿燒失之後、修造以前、以二紫宸殿一、被レ定二卽位之場一也、末代之作法、恐大廟之造營、再難レ終二土木一歟、縱又世及二治政一、雖レ可レ有二造畢一、正堂無二舍屋一之間、被レ移三行正殿一者、正禮也、乍レ置二天子之居一、於二諸司一被レ行二大禮一、專不當也、凡求レ例者、是非二難

決之時事也、至于此條者、以紫宸殿被定置卽位之所、於理可然、若被定其所之上、又不可尋例之吉凶、凡定法事、臨期無有異變、於此事、每度有此沙汰、可謂少人之沙汰歟、若又官廳、非常事出來之時、又以何處、可用卽位之場哉、殆永可止此禮歟、凡以勿論事也、何況官廳之修造、雖不及莫大、粗案國家滅亡之體、期日以前造畢、更以難叶歟、又人煩國費也、明王之政、不先急諱、只以扶國爲事、云彼云此、紫宸殿之大禮、殆可叶冥衆之靈意歟、以此狀、具含親經了、縱雖爲嘲哢之基、更不爲苦、所存只爲朝而已、北陸宮、加賀、明日可有入洛、今日就寺云々、

廿日、壬午、天晴、向大將第、依爲發日也、驗者法印弟子承慶也、又以驗佛、藥師尊像、傳教大師入唐本尊、或人依沙告與余也、奉懸枕上、今日時下又心地宜、爲悅不少、自今日服湯也、入夜人傳云、義仲今日俄逐電、不知行方、郎從大騷、院中又物忩云々、

廿一日、癸未、傳聞、義仲一昨日參院、被召御前、勅云、天下不靜、又平氏放逸、每事不便也云々、義仲申云、可罷向ハ、明日早天可向云々、卽院手取御劍給之、義仲取之退出、昨日俄下向、〔云々〕、

廿二日、甲申、天晴、今日、大將平愈了、驗者同人也、悅思不少、法印藥師供之驗也、可尊々々、八條院御不例、仍以基輔爲使、問御安否於女房、同前云々、

廿三日、乙酉、陰晴不定、家能卿來、談雜事、人傳云、行家を可遣追討使之由、自院再三被仰義仲、々々不申左右、俄以逃下、爲籠行家云々、

廿四日、丙戌、長者、以職事季佐、被告吉田惟異、今朝物忌也、

廿五日、丁亥、雨下、傳聞、賴朝以文覺聖人、令勸發義仲等云々、是追討懈怠、並損京中之由云々、卽付〔件〕聖人陳遣云々、

廿六日、戊子、雨下、或人云、法皇天下之政沙汰亂天、令惘然給云々、

廿七日、己丑、雨下、自八條院被仰云、彼讓之間事、重令申之處、所勞不危急ハ、强不可忩事歟、無〔下二〕、世ニ人もなきやうなりと云々、重申子細了、

廿八日、庚寅、天陰、雨小下、或人云、賴朝上洛、明年四五月云々、如例浮說歟、夜半大風、今曉、或女房夢見爲

ㇾ余寂吉事也云々、
廿九日、辛卯朝間天晴、入ㇾ夜或人來、數刻言談、思㆓社稷㆒之故也、佛天知見、今日、自㆓藏人宮內權少輔親經之許㆒、注㆘送先日申狀㆖云、以ㇾ詞卽奏聞了、然而爲㆓後代㆒猶可ㇾ注㆘置令㆓申御㆒之趣㆖、仍大概此定覺悟、若有㆓相違㆒者、可ㇾ被㆓直付㆒云々、披見之處尤神妙也、但一兩所直付了、答㆓神妙之由㆒了、

抑、卽位猶可ㇾ被ㇾ用㆓紫宸殿㆒之由事定、有㆓天下之嘲㆒歟、然而至非ㇾ執㆓議奏之旨㆒、歸爲ㇾ存㆓政敎之道理㆒、令ㇾ申之由申了、又申云、今般被ㇾ用㆓正殿㆒之條、非㆓啻貽㆓聖意無私之美㆒、抑又省㆓民力有ㇾ煩之愁㆒者也、重欲㆓奏達㆒者、可ㇾ招㆓謗難㆒、退欲㆓默止㆒者、難ㇾ遁㆓不忠㆒、進退〔之間〕、偏〔任㆓賢慮㆒、可ㇾ被〕ㇾ相㆓計之㆒狀如ㇾ件者、

右壽永二年辛卯春夏秋此一冊幾付百拾六枚者以三緣
院道敎公眞寂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三十八終

玉葉

卷第三十九

自壽永二年十月
至同　年十二月

壽永二年冬〔癸卯歳也〕

十月〔大〕

一日、壬辰〔天〕陰雨下、盡間〔天〕晴、及レ晩風吹、傳聞、先日所レ遣二頼朝許一之院廳官、此兩三日以前歸參、與二巨多之引出物一云々、頼朝截二折紙一申二三ヶ條事一云々、

二日、癸巳朝間天陰、午後雲晴、或人云、頼朝所レ申之三ヶ條事、一は平家所二押領一之神社佛寺領、慥如レ本可レ付二本社本寺一之由、可レ被レ下二宣旨一、平氏滅亡爲二佛神之加護一之故也云々、一は院宮諸家領、同平氏多以虜掠云々、是又如レ本返二給本主一、可レ被レ休二人怨一云云、一は歸降參來之武士等、各宥二其罪一、不レ可レ被レ行二斬罪一、其故何者、頼朝昔雖レ爲二勅勘之身一、依レ全二身命一、今當下伐二君御敵一之任上、今又落參輩之中、自無二如レ此之類一哉、仍以レ身思レ之、雖レ爲二敵軍一、於二歸降之輩一、寛二宥罪科一、可レ令レ存二身命一云々、此三ヶ條截二折紙一言上云々、一々之申狀、不レ濟二義仲等一歟、御即位之間、人々申狀、去夜返二遣親經之許一、返事今日到來、可レ用二紫宸殿一之由、〔有〕二院宣一、而依二方角事一、其沙汰未レ切云々、傳聞、今年可レ有二五節一云々、即位以前五節久壽例（二條院）云々、

三日、甲午雨下、至二于今日一、服レ蒜惣廿五合也、如二只今一者、其驗未レ見、

四日、乙未陰晴不レ定、及レ晩大夫史隆職來、密々持二來頼朝所レ進合戰注文、并折紙等一、院御使廳官所二持參一云々、件折紙不レ違二先日所一レ聞、然而爲二後代一注二置之一、

一可レ被レ行二勸賞於神社佛寺一事、

右日本國者神國也、而頃年之間、謀臣之輩、不レ立二神社之領一、不レ顧二佛寺之領一、押領之間、遂依二其咎一、七月廿五日忽出二洛城一、散二亡處所一、守二護王法一之佛神、所下加二冥顯之罰一給上也、全非二頼朝微力之所一レ及、然者可

レ被レ行二殊賞於神社佛寺一候、近年佛聖燈油之用途已
闕、如レ無二先跡一、寺領如レ元可レ付二本所一之由、早可
レ〔被〕二宣下一候、
一諸院宮博陸以下領、如レ元可レ被レ返二付本所一事、
右王侯卿相御領、平家一門押二領數所一、然間、領家忘二
其沙汰一、不レ能二堪忍一、早降二聖日之明詔一、可レ拂二愁雲之
餘氣一、攘レ災招レ福之計、何事如レ之哉、賴朝脩領二彼領
等一者、人之歎相二同平家一候歟、宜下任二道理一有中御沙
汰上者、
一雖二奸謀者一、(彼イ)可レ被レ寛二宥斬罪一事、
右平家〔郎〕從落參之輩、縱雖レ有二科怠一、可レ被レ助二身
命一、所以者何、賴朝蒙二勅勘一、雖レ坐レ事、更全二露命一、今
討二朝敵一、後代又無二此事一哉、忽不レ可レ被レ行二斬罪一、但
隨二罪之輕重一、可レ有二御沙汰一歟、
以前三ヶ條事、一心所存如レ此、早以二此趣一可下令レ計二
奏達一給上、仍注二大概一上啓如レ件、
合戰記不レ追二具注一、
五日、丙申、天陰、此日依レ爲二蒜忌內一不レ參二御堂一、大將所
レ參也、入レ夜按察入道資賢、來、依二蒜愼間一隔レ簾謁レ之、
談二世間事等一、余有二種々讒言一之由聞及、且謝二遣其
事一也、
七日、戊戌、天晴、及レ晚小雨、最勝金剛院領、伊賀國四ヶ
庄皆悉停廢、國司山下兵衞尉義經、歷二院奏一所二停廢一
云々、仍付二泰經卿一經二院奏一、今日以二兼親一所二示送一
也、如二返事一者、大略勿論事歟、
八日、己亥、天晴、傳聞、一昨日賴朝進二飛脚一、得下中義仲
等可レ伐二賴朝一之由結構事上云々、泰經卿之許、送レ札
云々、
又聞、平氏等欲レ入二鎭西一之間、猶恐二國人等一、猶歸二到
周防國一云々、此日、法皇幸二石淸水宮一、諸卿已下着二束
帶一供奉云々、
九日、庚子、天晴、靜賢法印來、談二世間事等一、賴朝進二使
者一、忽不レ可二上洛一云々、一ハ秀平隆義等、可レ入二替上
洛之跡一、二ハ率二數萬之勢一入洛者、京中不レ可レ堪、依二
此二故一、上洛延引云々、凡賴朝爲レ體、威勢嚴肅、其性
強烈、成敗分明、理非斷決云々、今度獻二使者一所二齎
申一者、三郎先生義廣上洛也、本名義範、又義仲等不レ逐二平
氏一、亂二朝家一、尤奇恠、而忽被レ行レ賞之條太無レ謂云々、
申狀等有二其理一歟、此外多談二雜事一、不レ能二具錄一、
〔傳聞義仲經二廻播州一、若賴朝上洛者、可レ超二北陸方一

若頼朝忽不二上洛一者、可レ伐二平氏一之由支度云々、」
今日有二小除目一云々、陰陽頭賀茂宣憲雖レ無二名譽一、依二重代衰老一、被二抽任一歟、尤可レ然、又頼朝復二本位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云々、
十日、辛丑 朝晴、午後陰風吹、傳聞、去夜日吉諸社被レ加二一階一云々、
二宮、　八王子、　客人宮、　十禪子、
大行事、　牛御子、　下八王子、　早尾、
又紀伊國丹生高野社等、各加二一階一云々、
十一日、壬寅 雨下、佛嚴聖人來、談二後世菩提事一、
十三日、甲辰 天晴、入レ夜雨下、深更大雨、爲二方違一向レ堂、此日、大夫史隆職來、談二世上事等一、院廳官々史生泰貞、（先日爲二御使一、向二頼朝許一、去比歸洛、）重爲二御使一可レ赴二坂東一云々、件男來二隆職之許一、語二頼朝仔細一云々、不レ追レ記、又云、御即位於二南殿一可レ被レ行、而依二方角之沙汰一、可レ參レ陣之由親經相催云々、又云、平氏決定入二西海一了云云、
十四日、乙巳 天晴、辰刻大地震、同刻歸宅、尹明云、平氏去八月廿六日入二鎭西一了、放レ火以外云々、肥後國住人菊池、豐後國住人臼杵御方等未二歸服一云々、

十五日、丙午 天晴、頭中將、大將五節事重加レ催、猶申二無レ術之由一了、
十六日、丁未 天晴、終日令レ沙二汰師尚文書事一、
天文博士廣基、主稅助晴光等來、示二天變事一、十三日雷電、十四日大地震、幷鎭星入二大微一之變等也、鎭星之變殊重云々、
十七日、戊申 天晴、卯刻虹二筋、（其色如レ常、俱殊分明、）自レ坤至レ艮、又東天赤光云々、觀性入二西山一了、基輔相具行向、爲レ令レ見二地形一也、入レ夜雨下、傳聞、義仲隨兵之中、少々超二備前國一、而彼國幷備中國人等起レ勢、皆悉伐取了、即燒二拂備前國一歸去了云々、又聞義仲無レ勢云々、
十八日、己酉 午刻雨下、此日、法印被二登山一了、日來自二去六月下旬之比一也、被レ坐二近隣一、（女院新御所、）而且依二彼〔崇〕願一且隨二余勸進一、今日最上吉日、被レ登二無動寺一了、即自二今夜一入レ堂可レ被レ始レ祈也、觀性昨日入二西山一、同自二今夜一於二如法佛前一、可レ始二行法一也、智詮又北斗念誦、同自二今夜一可二始修一也、今日、大將來、中將相共密々有レ詩、五節事可二奉行一之由仰二光長一、依二所勞一辭申、然而、只乍レ在二里亭一、放二御教書於諸國一之間事許、可二奉行一之由重仰了、今日夜稍進行水、被二信心祈請一、依二

蒜忌内二七日過了、三七日内也、不及誦呪轉經、只心中之行也、
廿日、辛亥、天晴、巳刻、大將方見出穢物、小兒五體具足云々、即爲覽
卅日穢、其後彼家之人來余亭、昇立緣上、但不居云々、
經程云々、可爲穢哉否、依不審、爲尋問、召遣明
基了、傳聞、去十八日、賴盛卿逐電、京中又皷騒〔云
云〕、申刻、頭中將隆房朝臣來、依有穢疑、呼緣邊、
余在簾中、是押上也、依不疾出簾外、經以人謝之、々後謁之、爲示五節之間事、
所來也、先日親宗御教書、全非御氣色之趣、只課文
章所書歟云々、奇特奇特、粗示穢次第、然而、忽不
可有其免、仍殊不示、依此事可遁之狀、只示
開仔細許也、參入御覽可被免之由同申了、是余大
納言時令獻之例也、
廿一日、壬子、天晴、穢事明法博士基廣、道宗、明基等、返
事到來云、
一日數事、
雖五體具足、無藏府之時、爲七日穢、雖五體不
具、有藏府之時、爲三十日穢、今已雖有五體、腹
中無藏府云々、然者可爲七日穢者、兩人勘文同前、
一穢始事、
以晁香爲始例也、不然之時、只以見付可爲始
者、兩人同前、
一乙所穢否事、
甲所之人參乙所、脫沓參上、停立緣上、頃之歸參
者、以着座飲食爲穢、而今雖昇緣上不居、仍不
論履之着否、依不着座飲食、不可爲穢者、
兩人勘文同前、但明基云、着穢所履參入脫緣
下天昇者、依履可爲穢、本自徒跣天參者、
不可爲穢云々、
依件等勘文、定七日穢了、又此第不穢、
廿二日、癸丑、天晴、巳刻、大外記賴業來、談世上事、綴所
示之旨同恐案、可謂賢士云々、才學之卿大夫等、
多入僻韻云々、政理與才學、素各別之道也、
廿三日、甲寅、天晴、奈良僧正送書云、來廿七日寺家有
指合事、廿八九日之間、有吉日者可上洛〔云々〕、
小兒爲令付、可被上洛之由、先日示之、廿七日依爲吉日、觸其由、仍今有此旨、問日次、自是可
示之由答了、即召陰陽師賀茂在宣、頭、及晚來、召
簾前問之、今日於院有御卜、思食事始終吉凶如何
云々、兩度有御旨、未時、申時、未時占不快、申時占吉云々、
因之遲參所申也、余又次尋問事等、
一朔旦事、

申云、凡十九年爲二一章一、然者自二初朔旦年一、廿年ト云二
相當也云々、久安朔旦以後、保元又朔旦冬至出來畢、
當二十四年一云々、古來雖二一章一、猶有下無二朔旦一之例上、無下縮二年
限一中間有二朔旦一之例上、仍有レ議（信西沙汰）、被レ止了、不レ待二
一章一之條、雖レ有二不審一、算勘一切不レ誤、是天之與二嘉
瑞一也、而遁而不レ被レ用之時、人所二傾奇一也云々、今度
ハ大畧相當、雖レ有二聊之相違一、大都叶二算勘一云々、
一御卽位所、幷方角事、
申云、去十四日有二其沙汰一、初無二異議一、可レ被レ用二官
廳一之由有二沙汰一、而今度猶紫宸殿可レ宜之由議出來、
而無二移徙之禮一之條、如何之由有二評定一、冬至以前爲二
王方一、其後又當二御遊年方一、大將軍王相方ハ定本所
宿、其所者一夜付レ忌、至二于遊年方一者、不レ論二本所
旅所一、只以二四十五日一付レ忌、仍無下他所之可二臨幸一之
故上、不レ能レ避二遊年之方一、春節以後無二日次一、十二月十
九日戌日還幸、廿二日（元所レ擇之卯日、卽位日也）卽位可レ宜之由宣憲
令レ申、而在宣申云、猶被レ犯二戌日一不快也、只當日拂
曉有二臨幸一、卽位之後不レ日還御、不レ可レ有二一宿一、然者
不レ可レ及二方角之沙汰一、御移徙以前被レ行二卽位一、可
レ無二殊難一之由申了云々、大內自二閑院一當二乾方一云
云、
一衰日申日晦等忌輕重事、廿八日者小童衰日也、廿九
日ハ申日也、卅日ハ晦也、仍問レ之、
申云、申日者不レ行二吉事一、勿論晦日又不レ快。衰日者
有下可レ行二吉事一之文上云々、其文云、修レ善拂レ惡云々、
余云、如レ文者、祈二佛神一可レ拂レ惡之由也、非下可レ行二
吉事一之意上歟者、在宣云、善チハ修シテ、惡チハ可レ拂ト
可レ讀之由、先達令レ存歟、仍先達多申二此由一也云々、
然而今仰又有二其謂一、所詮晦日與レ衰輕重之本文、幷
被レ行二吉事一例等、可二注進一云々、
或人云、義仲二可レ賜二上野信濃一、不レ可レ虜二掠北陸一之
由、被二仰遣一了、又賴朝之許ヘモ件兩國可レ賜二義仲一、
可二和平一之由被レ仰了云々、此事依二或下﨟之申狀一、俊
堯僧正一昨日參院、（御持佛堂時云々、）申二此由法皇一、稱レ善、卽
從二僧正諫言一、忽被レ降二此綸旨一了云々、此條愚案一切
不レ可レ叶、凡國家滅亡之結願、只在二此事一、可二彈指一々
々々、〔在〕二朝廷一之王侯卿相、緇素貴賤、併顧レ私不
レ在レ公、實是愚而猶愚也、非レ國者無レ建レ家、非レ君者
無レ建レ親、思二身之安全一、先可レ廻二國家靜謐之籌策一之
處、各恐二左右一、敢不二諫言一、又皆無下謀二重事一之量上歟、

可レ悲々々、
廿四日、乙卯天陰、傳聞、頼朝先日付ニ院使一也、（泰貞）令レ申事等、各無ニ許容一、天下者君之令レ亂給ニコソトテ、辨緣郎塞ニ其路一、美乃以東欲ニ虜掠一云々、但此條不レ知ニ實說一、
廿五日、丙辰雨下、入レ夜〇以下闕文
廿六日、丁巳申刻、五位藏人親經來、問ニ御即位之間事一、先本ニ人々所ニ定申一者、於ニ官廳一可レ被レ行ニ此禮一之由也、而余先日內々、相ニ含親經一之處、即以ニ其趣一奏聞、仰云、素所ニ思食一旨也、不レ可レ有ニ異議一、於ニ紫宸殿一可レ被レ行之由被ニ仰切一了、而冬至以前（自ニ閑院一大內當レ乾云々）、爲ニ王方一、春節以前、冬至以後、爲ニ御遊年方一、仍春節以後、見ニ移徙之日一、曾無ニ其日一、仍移徙行幸之禮不レ可レ叶、爲レ之如何、十九日戊日、被レ用ニ移徙一之條、一條院自ニ或御曹司一遷ニ御一條院一（見ニ師尙勘文一）之外、無ニ其例一、件例非ニ初度一、非ニ大內一、猶今度可レ被レ憚歟、若又即位之當日有ニ渡御一、其日夕還御如何、（大外記頼業、圖書頭在宣申ニ此由一云々）、條々可ニ計申一云々、申云、戊日遷宮例、不レ可レ過ニ一條院御移徙之例一、避レ日忌レ事可レ重ニ新造家一也、雖ニ大內一、雖ニ初度一、不レ可レ准ニ新第一事也、然者於ニ戊日之忌一者、依ニ被

例一不レ可レ被レ憚、但紫宸殿裝ニ高御座一、已准ニ八省院一、自ニ里內一直幸ニ大極殿一、被レ行ニ即位一、其例也、已多、准ニ彼例一、當日臨幸之條、又以不レ可レ有ニ其難一、然者兩方共無レ難者、可レ被レ用ニ無レ煩儀一也、當時天下之有樣、暫閑ニ禮法一、被レ就ニ容易一之條、尤可レ爲ニ上計一歟者、親經可レ補ニ家司一之由仰レ之、領狀、入レ夜歸宅、
廿七日、戊午天晴、傳聞、來月法皇可レ幸ニ春日社一、於ニ宇治一、攝政可レ被レ儲ニ御膳已下雜事一云々、又聞、此一兩日今一重天下物忩、不レ知ニ何事一云々、
廿八日、己未天晴、傳聞、頼朝去十九日出レ國、來十一月朔比可ニ入京一、是一定說云々、又義仲法廿六日（或廿八日、即今日也）、出レ國、來月四五日之間可ニ入洛一、與ニ頼朝一爲レ決ニ雌雄一云々、因レ茲院中已下天下之人皆以遑云々、人皆有レ所レ言歟、可レ恐々々、今日親經來、辭ニ五節事一、
廿九日、庚申天晴、雅頼卿來、談ニ世上事一、大略獲麟畢之世也、已失ニ存命之計略一、隨ニ有樣一可レ下ニ向勢州之所レ知云々、此次語云、去比攝政竊云、自レ院被レ仰（之イ）合右大將可レ任ニ大臣一之間事上、其趣云、此事忽不レ可レ遂、而下官頻望申如何、松殿定被レ怨歟、於ニ公意一如何、左右只申下可レ在ニ叡慮一之由上了云々、定能卿告送云、五

節參入御覽事、相計追可レ被レ仰二左右一之由、有二其仰一云々、一切不レ可レ叶、猶被レ懸者、可レ辭二〔退〕五節一之由令レ申了、

卅日、辛酉天晴、自二今日一三ヶ日殊始二念誦一、信心甚起、可レ悅々々、

閏十月

一日、壬戌天晴、此日、日蝕也、所レ載二勘文一、辰刻虧初、午刻復末云々、而午刻虧初、申刻復末、算勘之相違歟、先々雖二時刻相違一、今日殊乖二勘文一了、可レ尋レ之、依二春日朔幣一、神事如レ常、又書二心經一、毎月之勤也、日蝕御祈僧徒、依二神事一令レ候二別屋一也、

二日、癸亥天晴、午刻、右中辨光雅爲二院御使一來、余依二念誦之間一、不レ出二客亭一、召二簾前一謁レ之、簾庇也、光雅仰云、天下亂逆、連々無二了時一、是偏爲二崇德院怨靈一之由、世之（一決イ）所二謳歌一也、仍可レ建二神祠於成勝寺中一之山、叡慮有レ之、仰二彼寺行事辨光長一、有二其沙汰一之處、猶有二御思惟一、去比被レ訪二占者一之處、占趣太不快云々、仍重被レ問下可レ有二改葬一哉否之由上、申二最吉之由一、仍就二其赴一可レ有二沙汰一之處、先規已邈二迺廢帝、及崇道天皇等之例一、大旨雖レ載二國史一、子細不レ詳、隨又事幽玄、專難レ被二遂行一、隨レ宜可レ被二計行一歟、被レ仰二彼息法印一、偏爲二沙汰一、被二遂行一、叶二時議一歟、將又自レ院可レ被レ差二副別使一歟、可レ令二計申一者、兼又、日時於レ院可レ被レ勘歟、又其地如何、又准二廢帝等例一者、可レ被レ置二山陵一歟、如レ此之間事、委思慮可レ令レ奏者、

申云、先改葬之條、雖レ不レ可二必然一、偏就二御占之趣一、可レ被レ行之由被二仰下一、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其上沙汰之趣、只可レ在二勅定一、但彼法印、當時現存、尤可レ有二便宜一歟、有二其人一ハ、自レ院被レ副二御使一、有二何事一哉、於二日時一者、尤於レ院可レ被レ勘歟、無二其人一ハ、又雖レ不レ被レ副レ人、何事之有哉、於二其所一者、暗只今難二計奏一、且被レ仰二合彼法印一、尤宜歟、兼又被レ置二山陵一事、不レ可レ然歟、其故ハ、中古以來依二遺詔一、代々帝王已無二此事一、且爲レ蕩二怨心一、被レ置二山陵一之條、不レ合二道理一、只就二佛教一不レ可レ過レ被レ率レ訪二菩提一歟云々、光雅又云、平城上皇亂之時、弘仁被レ申二柏原山陵一所一、任二彼例一保元〔亂〕之時、被レ申二安樂壽院一所一、今度之事、又尤可レ被レ申二彼寺一歟、而被レ加二法金剛院一如何、又可レ有二告文一哉、其〔使公卿歟〕如何者、申云、被レ申二兩寺一、尤

可然、告文必可有使者、公卿四位殿上人之間、可依時議、則光雅歸了、此事惣無所據歟、
申刻、頭辨兼光來、余謁之、（其儀同光雅、雖殿人頭、爲家司之故也、）語云、平氏始雖入鎮西、國人必依不〔始〕用、逃出、向長門國之間、又不入國中、仍懸四國了、貞能ハ出家シテ留西國了云々、此由自周防伊豫兩國、進飛脚令申云々、又私義仲送使於兼光之許、其男説如云々、無相違、其上申云、自前内府之許、送使者於義仲之許云、於今者偏可歸降、只欲乞命云々、此上神鏡劒璽、無事之際、雖被奉迎取事、第一之大事也、次第沙汰又以乖説歟、兼光又云、可有改元之由、頼業眞人令申、因茲可然哉否、可令計申給之由、有御氣色者、申云、今度事已絶常篇、然者不待年之改、忩被行改元、已叶經史之意、尤可然者、兼光語云、北野御幸之賞、別當權別當共被補僧都云々、此事未曾有也、別當ハ親範入道子也、三十未滿之人云々、又云、件次北野社之内小神等、被増神位之間、輔正（性）定義（ヨイ）兩人加神階云々、此事猶奇不少、彼兩人者、昔任朝端、已是人臣也、今祝小神之條、氏人之今案歟、非公家之所知食、而被加階級者、已贈位歟、其由緒如何、次第甚不當、大略有若亡歟、勿論々々、良久兼光歸了、

三日、甲子、天晴、拂曉向西山、爲見草庵之地也、及晩歸洛之次、參詣東寺、於金堂聊所作之後歸宅、於西山如法佛前滿本尊咒遍、（佛眼、）今日修行、中將相具之、大將依渡物氣不伴之、

五日、丙寅、天陰、午後雨下、依故院御月忌參御堂、大將同之、自頭中將之許、大將五節猶可營參入之儀之由、以消息示兼親之許、申猶不及力之由了、（大將報狀、）

六日、丁卯、天晴、申刻、頭中將隆房來、仰大將五節參入事、先以季長示返事之後、余謁之、猶一切不可叶之由申切了、凡家慣參入御覽共勤仕之、又有上雜仕樋洗、又下仕四人也、而今勤一事混凡俗之條、專不可然、余先年奉仕之時、故殿依奈良大衆事、忩怨世間之間、兩事共不勤仕也、今度偏可依彼例也、中心雖存此旨、上奏不出此詞、依善惡無分別之世間也、傳聞、頼朝難成上洛之間、其實不可然云々、又義仲今兩三日之間可歸洛、洛中又可滅亡云々、獻下仕裝束色目於攝政、（恭輔爲使、）

八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此日、頭中將隆房朝臣來仰云、（余謂之、）即位以前被行節會例、是則二條院是也、其外無所見、彼例强不可爲規模、今度如何、可計奏者、申云、於有可被行節會之理者、何必被避彼例哉、凡即位以前、不可有南殿出御歟、代始初度節會、無出御之條、聊可有所憚歟、然而於件條者、被逐保元例、不可爲巨難、只惣以今年五節、恐意所不甘心也、所以者何、先例亮闇年無五節、是者別段之事也、此外有事故、（如内裏燒亡是也、）不被行五節例粗在之、皆以雖非吉事、大禮以前新嘗會、季世之所疑也、然而依永觀保元例、治承又有之、猶雖非無事之疑、例及再三、可守其跡之處、治承已非吉例之上、於今年者、不可被准常途例、神鏡劔璽、已從賊徒避宮出城、朝端之悲哀、何事過之哉、五節者雖爲神事、已是遊宴〔也〕、唱萬歲樂、舞亂拍子、專非呪三神之禮歟、仍推最彼是、今年被停止五節、尤可叶時議歟、抑、今年可有朔旦之叙位、無新嘗會者、行下名之禮如何、依嘉承例、（雖諒闇不可忌之、）合行即位之叙位事、雖權議禮、爲便宜歟者、（此際左大臣同申此由云々、後聞、忠親又申此旨云々、）

隆房歸參了、

十日、辛未、依方違參御堂、頭辨兼光問改元事、

十一日、壬申、晴、傳聞、五節事、下官申狀可然之由、人々沙汰、大略可被停止歟云々、入夜定長告送云、五節可被行之由有沙汰、頭中將定令申歟〔者〕、今旦送頭辨返事、

頭辨消息、

改元事、參上之次申入候了、今年被行候之條、何事候哉之由令申給候ヒき、若〔然者〕、何月可被行候哉、閏月例與朔旦後、〔此〕間尚可令計申給之由、所被仰下候也、便宜之時、得此御意、必令參上候、可令披露給候、恐々謹言、

返事狀云、

改元何月可被行哉事、

右如風聞者、十二月廿二日可有即位云々、然者即位以前改元例、先可被尋問也、若無其例者、十二月改元、不可有異議歟、於不被踰年之條者、如賴業眞人勘申、可謂叶時議歟、至即位以前之條者、未見先例、又乖道理者也、抑、朔旦年改元、專不及求例、況於有先規哉、

此條勿論歟者、恐案如レ此、可レ被二計披露一之狀如
レ件、
後十月十日　　右大臣、
十二日、癸酉天晴、隆房朝臣告送、有レ議被レ止二五節一之
由、尤善政也、初依二左大臣申狀一、可レ有二五節之沙汰一、
今度被レ問之時、被レ申下可レ被レ止之由上云々、余初沙汰
之時不レ預レ問、今度申狀被二據用一歟、
十三日、甲戌天晴、及レ晩大夫史隆職來、談二世間事一、平氏
在二讃岐國一云々、或說、女房船奉レ具二主上幷劍璽一、在二
伊豫國一云々、但此條未レ聞二實說一云々、又語云、院御
使廳官泰貞、去比重向二賴朝之許一了、仰趣無二殊事一、
與二義仲一可二和平一之由也、抑、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之庄
薗、國領如レ本可二領知一之由、可レ被二宣下一之旨、賴朝
申請、仍被レ下二宣旨一之處、北陸道許、依レ恐二義仲一、不
レ被レ成二其宣旨一、賴朝聞レ之者、定結レ鬱歟、太不便事也
云々、此事未レ聞、鬱思不レ少々々、此事隆職不レ耐二不
審一、問二泰經一之處、答云、賴朝ハ雖レ可レ恐在二遠境一、義
仲當時在レ京、當罸有レ恐、仍雖二不當一被レ除二北陸一了
之由令レ答云、天子之政、豈以如レ此哉、小人爲二近臣一、
天下之亂無二可レ止之期一歟、又語云、北野小神等、輔正、定義、

六百四十二

神位贈位之間事未レ被レ決、於レ社雖レ被レ仰二其由一、未
レ被二宣下一云々、此事偏定長之不覺也、不レ能二左右一云
云、又云、御卽位於二紫宸殿一可レ被レ行之由、一日被二仰
下一了云々、良久退出了、入レ夜資隆入道來、令レ見二大
將所作之詩等一、加二襃譽一、及二深更一退出了、
十四日、乙亥天晴、申刻許人告云、平氏兵强、前陣〔之〕官
軍、多以被レ敗了、仍自二播磨一更義仲赴二備中一之由風
聞、隨又以二御使一、被レ制二上洛一、申二承了由一、而忽以上洛
之由一、〔今夕〕明旦之間、可二入洛一之由、昨日夕飛脚
到來、其後院中之男女、上下周章無レ極、恰如レ交二戰
場一、其事漏聞之間、京中之人屋、去夜今朝之間、運二雜
物於東西一、遣二妻子於邊土一、萬人失レ色、一天騷動、不
レ可レ云レ敢云々、余遲聞レ之、以レ使尋二遣範季院臣、許一之
處、事已實也云々、去夜子時、經家朝臣妻產二男子一、卽
夭亡了云々、賴輔入道最愛之娘也、入道在二飯室一、遣告
了云々、父母現存、推二其哀慟一、實以可レ悲、凡今年之
產、多有二此聞一、可レ恐事歟、今夜終夜不レ寢、法皇可
レ有二逐電一之由、世人成レ疑之故也、然而遂以無二其事一、
天曙了、
十五日、丙子自レ夜甚雨、終日不レ止、頭辨兼光問送云、改

元事、御即位前後之間事、外記勘申旨如此、重可令計申者、外記申狀不寫留、大略頼業申前後可在勅定之由、師尙申今年改元不可然之由歟、返事云、

改元事、今度傳國之儀、粹異常篇、依經史之說、任實絕之跡、不待踰年、被改元號、尤可叶時議之由、素可存申也、而即位〔以前〕之條、乖例忘理、仍令戀申許也、爲消變異、鎭騷亂、被行改元者、事爲定準、理雖可然、論其實頗無益歟、只後鑒之所及、爲令顯號令之有所以也、然則年內改元、有理無難、何忽變其儀哉、抑、即位同日後日之條、彼是共不可有其難、縱准襲跡、雖改元號、今就近例、被行禮儀、有何妨哉、若然者後日可被行歟、但兼日召勘文、豫諮詢有識之輩、當日被仰下、始終遂薰風、首尾可相應歟、兩ヶ之間、臨時可被進退歟、凡無傍難、無禁忌之事、只以隨時宜、可爲宥之故也者、以此等之趣、可被洩奏之狀如件、師尙申狀云、依天變怪異、幷天下亂逆、可被行改元歟、不然者明年可被行、今年不可然之由令申也、仍所申其仔細也、只思意所存者、代々依受禪守文之儀、皆期踰年也、今度爲希代之立王、仍爲顯其旨趣、勘漢史晉史之例、遂神絕實絕之例、今年可有改元之由、頼業勘申之趣、可被據用旨、所計申也、而此條不申是非、只爲鎭亂、申可有改元歟之由之條、太無所詮、仍注其旨言上、定乖時議歟、又頼業勘文、申閏月十一日等之例不惡之由、此條雖即位以前、不可咨之由令存歟、此條勿論也、皆爲令融所申出、不知朝政之違亂、又爲難人事忘道理、末代人心、於事如此、何爲々々、

今日、義仲入京了、其勢甚少云々、

十六日、丁丑、雨下、今日義仲參院、條々承仰又令申云々、仔細可尋之、入夜大將中將密々有詩、資隆入道在其座、

十七日、戊寅、天陰、靜賢法印密々告送云、昨日義仲參院、申云、平氏一旦雖乘勝、始終不可及、不審、鎭西之輩、不可與力之由仰遣了、又山陰道武士等、併在備中國、更不可及恐云々、又頼朝弟九郎、（不知實名）爲大將軍、卒數萬之軍兵、企上洛之由、所承及

也、為レ防二其事一可二忩上洛一也、若事為二一定一者、可二
行向一、為二不實一者非二此限一、今兩三日〔之〕内、可レ承二其
左右一云々者、已上義仲申狀也、只今不レ可レ及二外聞一、竊
所二告申一也云々、平氏不レ可レ有二不審一之由令レ申條、甚
以荒涼事歟、或人云、頼朝郎從等、多以向二秀平之許一、
仍秀平知下頼朝之士卒有二異心一之由上、内々以二飛脚一、
觸二示義仲一、此時自二東西一可レ攻二頼朝一之由也云々、
得二此告一、義仲不レ知二平氏一、迷而歸洛云々、如レ此事實
否難レ知事歟、午刻、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為二院御使一
來、問云、朔旦叙位、以二式日一行レ之者、賜二下名位記一
等一之儀如何、依二嘉承例一、欲レ合二行即位叙位一、在二亮
闇一之例也、可二計申一者、申云、嘉承例全不レ可レ被レ忌、
合行之外無二異議一者、
十八日、己卯、雨晴、女醫博士經基來、取二姫君并中將等
齒一、又主税頭定長來、令レ見二醫書等一、及レ晩範季來、談二
世上事一、此次件男云、四方皆塞、中國之上下併可二餓
死一、此事一切不レ可レ疑、於二西海一者、雖レ非二謀叛之地一、
平氏在二四國一、不レ令レ通之間、又同事也、加之、義仲之
所存、君偏庶二幾頼朝一、殆以レ彼被レ欲レ殺二義仲一歟之由、
成二僻推一歟、將有二告示之人一歟〔者〕、如レ此之間、奉
レ怨二法皇一、兼又疑二御逐電事一、依レ之忽棄二敗績之官軍一、
所二迷上洛一也、然而忽討二平家一事不レ可レ叶、平氏猶存
者、西國之運上、又不レ可レ叶、〔仍〕且為レ令レ討二平氏一、
且為レ協二義仲之意趣一、法皇起レ自二叡慮一、早可下令レ赴二
西國一御上也、只先可レ有レ臨二幸播磨國一、然者南西國等之
住人等、皆向レ風可二子來一也、其時發二鎭西〔等〕之勢一、
可下誅二伐平氏一了上、以後可レ有二還御一也、此外凡無二他
計一云々、即以二此旨一示二泰經一、々々甘心、又示二靜賢法
印一、靜賢又以服膺、然而未此旨不レ達二天聽一云々、余案
レ之、所レ立之次第、其理可レ然歟、但若有レ臨二幸西海一
者、偏被レ釣二具義仲等一、遂二乘頼朝一之由、決定令レ存
歟、此天下猶雖二一日一、頼朝有下可レ執二權一之運上歟之由、
素所二恐案一也、然者偏被レ變二彼頼朝一之條、尤可レ有二思
慮一歟、恐意所存、只以二道理一被二仰聞一、彼是祈二請神
佛一、強不レ恐二此勇士等一、以二正道一被レ行二天下一者、衆災
可レ消也、只先猶可レ討二平氏一之由、被レ仰二義仲一、以二別
使者一、又頼朝之許、可レ被レ仰二遣仔細一也、無二左右一御
下向之條猶非二王者之翔一歟、然而不二口外一者也、範季
等之議、可レ謂二小人之謀一、可レ悲之世也、
十九日、庚辰、天晴、向レ堂有二文書沙汰一、或人云、來廿六日

可有御遊行云々、是昨日範季所語儀狀○四字一本作意見二字〔歟〕、將又義仲奉具院已下爲宗公卿等、可向北陸之由風聞、此兩事之問歟、凡不能左右〔云々〕、法皇自今日三ケ日雖可參籠今比叡給、依天下物騷、忽以還御云々、凡院中近臣周章無極云々、不知何事、

廿日、辛巳天晴、早旦大外記頼業來、依昨日召也、粗有示仰事、所申可然、今日、靜賢法印爲院御使、向義仲之家、仰云、其心不說之由聞食、仔細如何、不申身暇、俄可下向關東云々、此事等所驚思食也云々者、申云、奉怨君事二ケ條、其一ハ、被召上頼朝事、雖申不可然之由、無御承引、猶以被召遣了、其二ハ、東海東山北陸等之國々所被下之宣旨云、若有不隨此宣旨之輩者、隨頼朝命可追討云々、此狀爲義仲生涯之遺恨也云々、又於下向東國之條者、頼朝上洛者、相迎可射一矢之由素所申也、而已以差數萬之精兵、令企上洛其身不上云々、仍爲相防欲下向、更不可驚思食、抑、奉具君可臨戰場之由、議申之旨聞食、返々恐申、無極無實也云々、已上義仲申狀、靜賢歸參、欲申此由之處、依御行法之間、不能申入、然間、義仲重以使者示送靜賢之許云、猶々關東御幸之條、殊恐申、早可承執奏之人云々、件事昨日行家以下一族源氏等會合義仲宅、議定之間、可奉具法皇之由、其議出來、而行家光長等一切不可然、若爲此儀者、可違背之由、執論之間、不遂其事、以件子細、行家令密達天聽云々、義仲申無實、定以詐僞歟、爲恐々、兼又、義仲殊有申請事云々、可討頼朝之由、賜一行之證文、欲見東國之郎徒等云々、此事已大事也、不能左右云々、又傳聞、平氏黨類、出九國向四國之間、甚尫弱、而今度官軍敗績之間、平氏得其衆、勢太強盛、於今者輙不可得進伐云々、而義仲等稱甚安平之由、是又僞言云々、天下滅亡、只在今來月歟、

廿一日、壬午雨降、義仲所望兩條、可討頼朝之由、申賜御教書事、並宣旨之趣、非御定者、奉行之人、聊可有勘發之條、共以不許〔云々〕、此上今一重令攀緣歟云々、凡此兩條之望、太以不當、無許容之條、尤有其罰歟、

或云、平氏已來備前國、凡美作以西、併靡平氏了、

殆及播磨云々、〔疑者若義仲與平氏同意歟云々、〕又〔云〕、基家卿逐電云々、依爲頼盛之聟、義仲有意趣云々、恐其事令隱居歟、

廿二日、(癸未)天晴、傳聞、今日義仲參院、又聞、頼朝使雖來伊勢國、非謀叛之儀、先日宣旨云、東海東山道等庄土、有不服之輩者、觸頼朝可致沙汰云々、仍爲施行其宣旨、且爲令仰(從イ)知國中、所遣使者也云々、而國民等惡義仲郎從等之暴虐、寄事於頼朝之使、切塞鈴鹿山、射義仲行家等之郎從了云々、因之、義仲郎從等遣伊勢國畢、今日家重當等遣山上了、法印無動寺房也、

廿三日、(甲申)天晴、早旦人告、今夕明旦之間、法皇可幸南都云々、疑者可引籠吉野給歟、但未一定云云、巳刻、觀性法橋來語云、少將公衡依大宮權亮能保(頼朝妹夫也、)之緣(公衡者、能保妹夫也、)頗成恐云々、午刻、靜賢法印來語云、去夜義仲參院、以靜賢泰經等傳奏云々、其申狀云、先奉取院、可引籠北陸之由風聞、以外無實、無極之恐也、此事、所相伴之源氏等、(指行家已下、)所執奏歟、返々恐申、早可承證人也云々、次平氏當時無追討使、尤不便、以三郎先生義廣欲令討、又依恐平氏之入洛、院中之緇素、洛下之貴賤、運資財匿妻子、太非穩便、早可有御制止、此三ヶ條也云云、仰云、先可奉取院之條、全非源氏等之執奏、只只世間普依申事所聞食也、然而全以無御信用、不及沙汰云々、次義廣追討使事、雖被仰切、頼朝殊存意趣之者歟云々者、靜賢又言、實可奉院事、不可必然事歟、無事理、又無其要事也、只每事不許、忿怨之間、若逃籠北陸歟、其時存意趣之輩、云武士云院近臣、自報怨歟、然者定物騷歟云々、(武士之中、雜數重隆、殊結意趣云云、又院近臣如泰經同内々相怨云々、)雖然其恐不及他人歟云々、又云、彼宣旨之趣事、定長傳宣、兼光宣下云々、被問兼光之處、即改直了、而以不直以前之宣旨聞及歟、全不可被用事也、以其由可被仰義仲之由、兼光申云々、良久歸〔出〕了、傳聞、攝政愛物母堂等、昨日曉遣鞍馬方了云々、又入道關白家中太以鼓騷云々、又聞、義仲郎從等、多遣伊勢國美濃國等了、京中無勢云々、平氏再可繁昌之由、有衆人之夢想等云々、範季申云、昨日謁義仲、如申狀者、無謀叛之義云々、入夜定能卿來、談世上院中事等、南都臨幸事、未聞及云

云、

廿四日、乙酉天晴、傳聞、義仲重申院曰、以義廣可追討平氏之由、申請不許之條、未得其意、猶枉欲遣義廣、兼又賜備後國於彼義廣、以其勢可討平氏云々、仰云、全非不許之儀、件男聞食尫弱之由、仍不可叶之由思食、不被仰左右也、而猶可宜之由、於計申者、不可及異儀云々、國事亦聞食了、但忽不可被任宰吏云々、奈良僧正送札云、自院密々有召、仍明日白地可上洛云々、

廿五日、丙戌天晴、此日奉鳳笙一管於賀茂社、上下各一管、奉琵琶一面於春日社、奉龍笛一管於熊野、但預給智詮阿闍梨、後日參詣(之)次、若令立使之時、可進之由仰含了、爲大將壽命長遠祈禱、兼又天下亂逆之間、一門之家中、爲安穩太平也、仍余及大將神齋修祓、先浴如常、入夜方違向堂、此夜、奈良僧正上洛云々、傳聞、賴朝起相模鎌倉(之)城、暫可住遠江國、是以精兵五萬騎、北陸一萬、東山一萬、東海二萬、南海一萬、可討義仲等、爲令沙汰其事云々、須其身參洛之處、奥州秀平又率數萬之勢、已出白川關云々、仍疑彼襲來、逗留中途、可伺形勢云々、去五日赴城云々、

廿六日、丁亥天晴、今日終日令見沙汰師尚文書等、傳聞、義仲猶可討平氏之由、有院宣、愁領狀云々、又聞、義仲觸興福寺衆徒云、爲討賴朝、可赴關東、可相伴云々、衆徒不承引云々、入夜歸宅、此日、五位藏人親雅催大將云、朔旦日必可出仕者、申承了之由云々、此夜、大將中將稱有詩、無事不可他聞云々、

廿七日、戊子天晴、入夜或者來云、源氏武者也、源義兼號石川判官代、故兵衞尉義時孫、判官代(源朝臣)義基子也、爲討平氏、行家來月一日可進發、爲伴彼明日先可向河內所領云々、其次語云、義仲與行家已以不和、果以不快出來歟、返々不便云々、其不和之由緒者、義仲向關東之間、可相伴之由觸行家、行家辭遁之間、日來頗不快之上、此兩三日殊以嗷々、然間行家來月朔日必定下向、義仲又爲不被奪其功於行家、相具可下向之由風聞云々、如只今者、外相雖不惡、其實必相互指隙歟云々、又云、於行家者、不可立合賴朝之由、內々令議云云、

廿八日、己丑傳聞、行家義仲等、征伐了下向、來月一日、依爲御衰日院、延引、或說二日、或八日云々、

廿九日、庚寅賀表加署事、先日左大臣遣進次第、當日

於仗座可加之由被造藏、猶依不審、問遣頼業之許、申云、於事可有煩、仍兼日可賜公卿判之由、昨日申一上了云々、此日奈良僧正被來、去廿五日夕所被上洛也、依院召云々、仍廿七八日兩日參上、然而全無殊仰云々、大略催大和國兵士等、可被用意平氏强者、可差遣之故云々、始可催衆徒之由有仰、而若可發大衆者、決定惡僧等得力、致濫行非法歟、當時者隨分奔走、殊無大衆狼藉之聞、今濫承此院宣趣者、衆徒之濫吹、全不可叶制法、此條依重仰、可致沙汰、爲後日之恐、所申仔細也云々、重仰云、所申可然、大衆之條、可隨重御定、先只以寺家之力、催末寺莊園之兵士、可致其用意云々、先廿七日參上之處、與行家御双六之間無他事、雖入見參空退出、昨日參上奉仰云々、御堂御八講之次、又可上洛之由、所被示也、卽被下向了、今度不參入道關白之許、依無其隙也云々、

十一月

一日、辛卯〔天〕陰、時々小雨、但不及濕衣、此日、朔

旦冬至也、依爲卽位已前、不出御南殿、只奏賀表、付御曆、於內侍所仗座設饗、偏依昌泰例、所被行也、左大臣造進次第、件次第被作載當座可加賀表署之由、頗非也、依大外記頼業申、變其儀、兼取公卿判、今日巳刻、史生持來賀表、頼業相副書札、內々示送曰、昨日申攝政御判之間、日暮了、右大將殿御判同可申請云々、余及大將共書名二字、（雖大臣、書名例也、）返遣了、件表最末參議名下無等言字、寬治二年有沙汰被止了、具見堀川左大臣記、以往例或有之或無之、

未刻、右大將參內、（蒔繪劍、紺地平緒、）亥刻歸來語、今日次第、具在大將記、申刻、左大臣參陣、先召大外記頼業、被仰賀表案可昇立之由、頼業申云、持參表函之間、於途中墮入泥中破損亡了、加修理之間遲々云云、大臣召奉行職事、親雅仰可尋沙汰之由、卽史生二人昇立陣座下戶邊、次外記二人昇之、經陣小庭中門、及對南庭等、立軒廊西間、（惣二間也、）次大臣以官人問內侍候否於職事、歸來申候之由、次左大臣已下起座列立東對南庭、（大臣、納言、參議各一列、）立北上西面、如常、次大臣就案東頭、（此間內侍出居東階上、大臣待內侍出、可進歟、而頗早進云々、但永承、延久等又如此云々、）跪

挿笏、起取表函、不取花足、抑或作跪取函、或起取函、共有其例云々、經案北昇東階二級、作立授函於内侍、左廻經案北立本列、揖後更揖、左廻經納言列前退下也、次或左廻或右廻、大將左廻、余所示也、各經後列前退也、又歸(入本所出之)間復陣座、大臣早以退出、忠親卿爲上首、親經來延座、仰不可有出御、依例可行之由、忠親作在奥座、召官人、仰右中辨可召之由、即光雅朝臣裝束司歟、來奥座、忠親仰可居饗之由、次公卿等暫起座、徘徊陣座下馬道邊、次居饗、依左大臣次第不居飯、追可居云々、而忠親猶先可居之由仰之、仍先居之云云、居訖光雅觸忠親、即公卿着饗座、忠親着端、大將着奥、自余相分、對座着云々、次一獻、光雅、次二獻、重綱、次三獻、兼忠、皆自座下方勸之、二獻居汁、左大辨經方申上、各下箸如恒、元不居上、依上卿命、一兩人前居之、皆不居云々、次外記進申御暦奏候之由、上卿目之、外記稱唯之後、仰可見參持參之由、次挿見參祿法於杖進之、忠親向座上方如南所儀、見文、忠親問外記云、無非侍從見參如何、外記退歸問賴業、歸來申云、朔旦冬至、無非侍從見參先例也、忠親雖有奇色、不重仰、進弓場奏之、歸來仰御暦奏、可付内侍所之由於外記、以官人召少納言賴房、給見參、外記退下、少納言未參之間、取分見參祿法云々、召辨兼忠給祿法、後上下退出云々、今日大將奉拜龍顏、事未始以前、參御所云々、御歲四歲、然而有成人之量云々、言語分明、敢不面嫌給云々、已上以大將口狀記之、定有僻事歟、

一當座可加賀表署之由、不可必然事、

正暦、長和、長元、永承、延久、寛治、大治、久安、已上皆兼日加之、

嘉承、當座加署、堀川左大臣記云、加署事兼日事也、而今度依日蝕現否可定賀表之有無、而依不現、忽有此儀、事卒爾之間、當座所加署也云々、

長寬、無指故實、不知由緒、偏執嘉承例、當時左大臣(于時右大臣、)所被行也、

今度偏就嘉承長寬例被存此儀歟、而大外記賴業申改了、就中、下官依所勞不可出仕、若必當座可加署者、取左大臣判之後可持來余亭歟、太無便宜歟、又無障之大臣、不加署之例、未曾有也、仍旁當座加署之儀、不可然之由、先日賴業所示也、

又長元久安依他事等、陣定公卿參陣之日、兼日取賀表署云々、此外皆所特廻里第也、

一公卿參列之時、出陣座間說々事、

大内陣座五間也、西一間稱大將座、人不着、第二

間一位大臣座、第三間二位大臣並大納言座、第四間中納言並參議座、第五間者造合間也、然而、參議座當時在第五間、是自然歟出其座也、非正法、然者不可用出入之路云々、凡出入間有兩說也、

一說、一位大臣、出西第二間東邊、

二位大臣、出第三間西頭、

大納言、出同間東邊、

中納言、出第四間西邊、

參議、出同間東頭、

是出自我座當間之儀也、京極大殿令存此儀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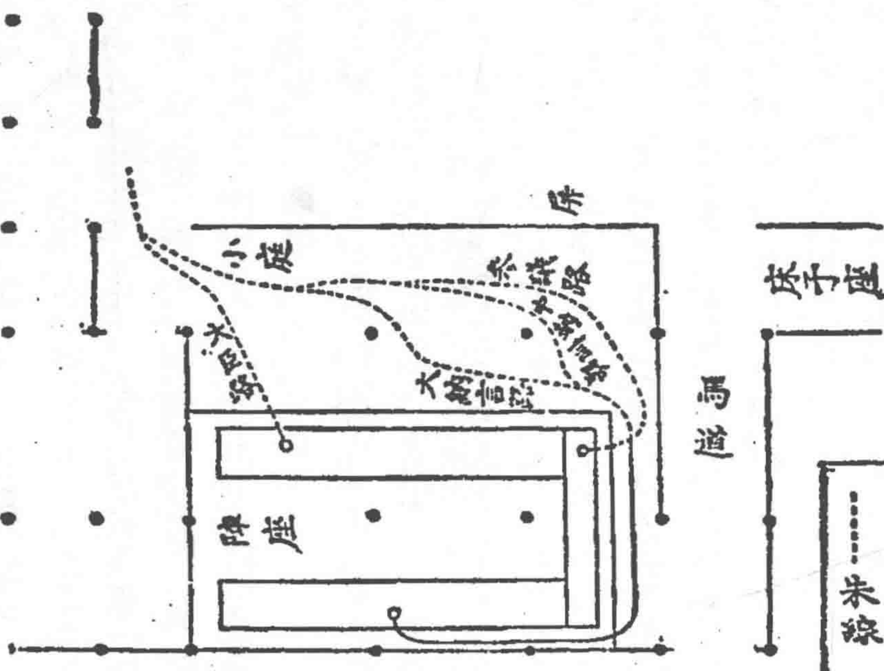
一說、大臣不論一位二位、出西第三間西頭、已下同前、

又寛治二年匡房記置、以之爲是、

是長和御堂、嘉承堀河左大臣等例也、各雖爲一位大臣、猶用二位大臣路也、於嘉承者雖爲里內、准而知之也、又彼記置如此者也、

里內儀、依間數縮、隨宜可相計歟、延久、（高陽院、）寛治、（堀川院、）共仗座四間也、仍兩度共置第一間、以殘三間爲

路、（依今一間縮不置作合間也、）各雖有失禮違亂等、（具見江記、）大概如此也、今度仗座只三間、仍令一重爲新儀、人々所存衆以不審之處、如案有不同等云々、



今度路如斯、左大臣路、尤乖恐案、里內儀、雖不

可守株、猶可依道理歟、左大臣須出西一間東頭也、依間數少、雖不及置一間、猶可避西頭也、但定有所被存歟、此陣座不敷大將座、仍不可置其所之故歟、此條不可然、凡雖有用我座之次間（大內儀、一位大臣、出西第三間西頭、即長和元年例是也、）之說、未聞經自我座上間之例、若又就不分別一位二位說、大臣偏存可用第三間西頭之由歟、仍余分弃西二ヶ間、以東三ヶ間、准當時之仗座、於第三間者、准造合間、一切不可用路之儀歟、是又乖延久寬治嘉承等里內之例、訖、旁不得其心者也、次忠親卿用第二間東邊之條、是本愚意所存也、尤叶道理、但左大臣之所爲雖不當、被用第一間西頭者、隨又大納言可出第二間西頭也、雖有不置一道之說、（於大臣者、不分一位二位之儀也、）未聞置二路之例、忠親之所存、只糺左大臣之非道、令顯我正路之意歟、凡於大內者、云所之便宜、云人之作法、式法已定、是非分明、仍必不隨上臈之失、是例也、於里內者、准而用之間、意巧各異、雖存一定歟、强正之失、所不甘心也、於大將者忠親之作法、叶余所欲、仍遂其跡了云々、爲後代聊注仔細耳、

一公卿列立所事、

里內儀、如延久古記者、上首當西巽角立歟、（東禮儀坤角也、）如寬治堀川左府記者、與西對東簀子平頭立云々、（江記准云、猶可避東、可當軒廊云々、）今度當東對西一間東程立云々、相違彼兩度之例如何、但軒廊有庭、頗有水石之故歟、然而不及妨上首立所者也、

一退下之時左右廻事、

里內之時、先々人々所持疑也、然而可爲右廻（西禮之時左廻也、）之由、古賢議定了歟、永承古記、宇治殿仰又如此、（大二條關白、與堀川左府、有相違歟、而大二條殿說、爲是之由、宇治殿有仰、）延久京極大殿、寬次堀河左大臣、皆以如此也、仍今度又不可有異儀歟、而愚案右廻條、猶所不甘心也、凡殊於有口傳秘說等事者、雖其理不當、不能末世之進退、只守訓說、是故實也、至于如此可依便之作法者、只可隨意歟、仍可左廻之由、含右大將了、而大臣又左廻云々、於忠親者、存先例右廻云々、凡執右廻之故者、廻御所方之儀也、而倩加愚案、節會之時、着端座之人、退下之時右廻、是隨便宜、不廻御所方、又內辨於東階下、給下名、退下之時左廻、是又隨便宜、不依

御所、就中、此例北上西面、御所當乾角、退下之路、各經後列之前遶行南、然則付退下之便、左廻之條、全非乖御所當時之進退、尤穩便也、強雖右廻、行南之間乖御所之條、只同前也、直退東者、右廻可然、更於廻南者、右廻殊失其便者也、雖古賢之一言、至于此條者、何強爲規模哉、加之、永承古記之意、深加了簡粗叶愚案、後人披彼記、可加深案歟、

一南殿御裝束事、

不出御南殿、已無旬儀、南殿裝束、曾不可替尋常之儀歟、而今度被懸御簾云々、未得其意耳、

已上五ヶ條、任愚意注置之、朔旦已爲邂逅之事、仍爲子孫之鑒、見此趣、爲令用捨也、公事之習、不失先例、不破道理、以之可謂知禮也、

今度、賀表作者、式部大輔信經卿、淸書左中辨光雅朝臣、料紙左大臣下給白色紙、不折之、

此日、義仲行家等爲討平氏、雖可首途、忽以延引、依爲院御衰日也云々、來八日可進發云々、

抑、朔旦不出御例、昌泰元年、不知由緒、長和元年、嘉承二年、已上衰日也、

二日、壬辰、天晴、傳聞、頼朝去月五日出鎌倉城、已京上宿旅館、及三ヶ夜、而頼盛卿行向議定、依粮料蒭等不可叶、忽停止上洛、歸入本城了、其替出立九郎御曹司、誰人哉、可尋聞、已令上洛云々、

或人云、今日義仲參院〔云々〕、

三日、癸巳、天晴、伴兩息向堂、沙汰師量文書事、傳聞、頼朝上洛決定延引了、其弟九郎冠者、副五千騎勢、可令上洛云々、然而猶以不定云々、來十日院可被供養北斗堂、蓮華王院内云々、

四日、甲午、天晴、傳聞、頼朝上洛決定止了、代官入京也、今朝云々、今日着布和關云々、先奏事由、隨御定可參洛、義仲行家等於相防者、任法可合戰、不然者過平事、不可有之由仰含云々、又聞、平氏一定在讚岐國云々、此日隆職宿禰來、

五日、乙未、天晴、春日社奉幣如例、陪膳季長朝臣奉行、國行依神齋不參御堂、彌勒講如例云々、傳聞、來八日行家下向鎭西一定、義仲不可下向、與頼朝軍兵可決雌雄云々、

六日、丙申、天晴、春日祭也、神事如常、使左少將宗長云云、或人云、頼盛已來着鎌倉、唐綾直垂、立烏帽子、侍

二人、子息皆悉相具、各不レ持ニ腰刀劔等ニ云々、頼朝白糸葛水干立烏帽子對面、郎徒五十人許群(居イ)ヲ居頼朝後ニ云々、其後頼盛宿ニ相模國府ニ、去ニ頼朝城ニ一日之行程云々、以ニ目代ニ爲ニ後見ニ云々、能保宿ニ惡禪師家ニ云云、去ニ頼朝居ニ一町許云々、此事爲ニ修行者説ニ、雅頼卿所ニ注送ニ也、今夜、成長法師來、召ニ問文書事ニ、(師長)自ニ今夕ニ〔有〕ニ五體不具穢氣ニ、今日始奉ニ御返報ニ、爲レ恐々々、重又進了、

七日、丁酉天陰、及レ晩雨下、傳聞、義仲因レ可レ被ニ征伐ニ之由ニ、殊用心戒念之餘、如レ此承及之由、令レ申レ院云云、仍被レ入ニ院中警固之武士ニ申上了云々、行家已下、皆悉勤ニ仕其宿直ニ、而義仲一人、漏ニ其人數ニ之間、殊成レ奇之上、又有ニ中言之者ニ歟、行家明夕必定下向云云、頼朝代官今日着ニ江州ニ云々、其勢僅五六百騎云云、忽不レ存ニ合戰之儀ニ、只爲レ供ニ物於院ニ之使云々、次官親能、(廣季子)并頼朝弟、(九郎)等上洛云々、

此日、梅宮祭、幣立レ自ニ河原ニ了、依ニ穢中ニ也、今日又有ニ御返札ニ、銘肝可レ莫レ言之、使(仰イ)ニ謁見ニ事、猶有ニ難澁ニ歟、

成長法師文等遣召了、(召ニ八幡ニ)入レ夜持來、然而今夜不レ開レ之、成長法師猶宿侯、

八日、戊戌天晴、今日、備前守源行家、爲レ追ニ討平氏ニ進發、見物者語云、其勢二百七十餘騎云々、太爲レ少如何々々、今日義仲已打立、只今如ニ亂(逆イ)逢事ニ、院中已下京都諸人、毎家鼓騒、抑、神鏡劔璽、無事奉ニ迎取ニ之條、朝家第一之大事也、而君臣共無ニ此沙汰ニ、仍余竊以ニ此趣ニ、含ニ行家ニ了、(全無ニ親睦之儀ニ、然而偏依レ思ニ社稷ニ、招ニ或僧ニ、具以聞達了、中心之所、上天可レ鑒耳、)

〔九月己亥、天晴、〕

十日、庚子天陰、午後雨下、依ニ方違ニ宿レ堂、此日、蓮華王院内北斗堂供養也、權中納言頼實卿已下公卿五六人着ニ直衣ニ參入、殿上人束帶云々、傳聞、頼朝使於ニ供物ニ者着ニ江州ニ了、九郎猶在ニ近江ニ云々、以ニ澄憲法印ニ、爲ニ御使ニ遣ニ義仲之許ニ、頼朝使入京、不レ可ニ欝存ニ之由云々、雖レ有ニ不レ悦之色ニ、愁領狀歟、於レ無レ勢者强不レ可ニ相防ニ之由、令レ申云々、

十一日、辛丑天晴、及レ晩雨下、中心有ニ悦喜之事ニ、

十二日、壬寅天晴、傳聞、資盛朝臣送ニ使於大夫尉知康之許ニ、奉レ別レ君悲歎無レ限、今一度歸ニ華洛ニ、再欲レ拜ニ龍顏ニ云々、人々所レ疑、若奉レ具ニ神鏡劔璽ニ歟云々、又聞、平氏其勢及ニ數萬ニ、追討忽不レ可レ計云々、入レ夜

観性法橋來、依二寛修僧都所勞一、自地出京、明旦可二歸入一云々、

十三日、癸卯雨下、季經朝臣來語云、院廳官康貞、〔一〕昨日上洛云々、閭巷說云、秀平可レ追二討賴朝一之由、有二院宣一〔之〕旨、義仲示コ遣秀平之許一、秀平以二件證文一付二康貞一進覽了云々、但此條定浮說歟云々、追可レ尋コ聞之一、今旦行家起二鳥羽一了云々、

十四日、甲辰天晴、大外記賴業來、大將中將兩息共受コ始尙書於賴業一、是非二兼日〔之支〕度一、臨レ期所二思立一也、賴業於二明經道一、不レ耻二上古之名士一也、仍爲レ介レ受コ習〔其說〕一也、申刻、頭辨兼光爲二院御使一來、召二簾前一謁レ之、普通之禮、〔貫首可〕レ招二上長押上一、然而、兼光〔依レ爲二家司一〕不レ正二其禮一耳、仰云、神鏡劔璽、出レ城在レ外、吾朝之大事、莫レ過二於此一、仍試遣二御使一、誘以二勅命一如何、此事天下有レ變之時、人々議奏、豫雖レ有二其沙汰一、自然送二旬月一、而去九月之比、前內大臣上二書於法皇一、其狀云、於レ臣全無二奉レ背レ君之意一、事出レ不レ圖、周章之間、於二舊主一者且爲レ遁二當時之亂一、奉レ具蒙コ塵外土二了、然而此上事、偏可レ任二勅定一云々、如レ此狀〔者、彌表〕二和親之儀一、可レ被レ奉コ迎彼三神一歟、而義仲追討之時、官兵敗績、臨二此時一被レ遣二御使一者、邊民之恐、恐存下依二士卒之尫弱詻諛一之由上歟、此條如何、能思量可二計奏一者、申云、此事舊主蒙塵之刻、速可レ有二此儀一、而延而及二于今一、懈緩之條、悔而無レ益、況於レ有二彼漏達之趣一乎、被レ遣二御使一之條、不レ可レ及二異儀一、抑彼報奏之旨、密而可レ有二豫議一、遠境〔之〕間、御使更歸參之後、重有二其〔儀〕一者、擁怠之處、自有二變〔易〕一歟、仍智慮所レ及、〔然〕有二議定一、可レ被レ含二御使一也者、兼光云、攝政被レ申云、御使之上、以二手跡一可レ被レ献二女院一、爲レ避二疑殆一也、左府被レ申云、御使可レ有二二人一也云々、余云、此儀共可レ然、抑撰二器量一、可レ被レ献二其人一者、兼光退歸了、

十五日、乙巳天晴、及レ晚宰相中將來、語二院中事一、武士守護、逐日不レ懈云々、院中上下、或不レ受、或甘心、兩樣云々、又云、賴朝代官九郞、可二入洛一哉否、頗有二豫議一、大畧所レ進物幷〔使者等、可〕二歸國一〔之樣〕、有二其沙汰一、然間又儀出來、以二澄憲一、重被レ仰コ遣義仲許一之處、其勢不レ幾者、可レ被レ許二入京一之由、慈承伏云々、又云、只今主典代景能來入、所レ被レ遣二賴朝之許一御使也、此一兩日入洛云々、仍問二賴朝報奏趣一之處、大畧不レ及レ申二御返事一、專有二不レ悅之色一、於二仔細一者、申二始御使一廳官康直了、今

仰只同前也、早可歸參云々、敢無變應之氣、殆可謂攀緣歟云々、

十六日、丙午陰晴不定、今〔曉地〕震、早旦傳聞、宰相中將室平產了云々、仍示送悅之由、今日余欲參院之處、定能卿告送云、件卿不產穢、在法住寺直廬、但院中產婦之夫三ケ日被忌、仍不參院云々、今日院可臨幸南殿、御用心之體、爲陪於日來、今日之出仕指合〔歟〕云々、仍不參、今夕所々堀埋搆釘拔、別段之沙汰云々、此事天狗之所爲歟、偏被招禍也、不能左右々々、藏人淸實來、催右大將云、寮御〔馬不足、可進權立馬云々、申力不及之由、〔依無馬也〕、

十七日、丁未雨下、平旦人告云、院中武士群集、京中騷動云々、不知何事、頃之、又人云、義仲可襲院御所之由、風聞院中、又自院可被討義仲之由傳聞彼家、兩方以僞詐有告言之者歟、依如此浮說、彼是鼓騷、敢不可云云々、若乖勅命之者、隨罪之輕重、被行爵科者例也、又縱雖有不服王化者、廣領一州、引籠外土、粗有先蹤、未聞洛中咫尺之間有如此之亂、此事計也、義仲忽無可奉危國家之理、只君搆城集兵、被驚衆之心之條、專至恐之政也、是出自小人之計歟、果以有此亂、王事之輕、不足論是非、可悲々々、及午後聊落居云々、攝政依召參入、今夜可被宿候云々、是依爲御愛物、殊應召也、他公卿近習、兩三輩之外、無參入之人云々、可彈指々々々、長方卿一人參入、悲泣而退出云々、以主典代景宗、爲御使、被遣義仲、其狀云、謀叛之條、雖諍申告言之人、稱其實者、不及遁申歟、若事爲無實者、速任勅命、赴西國可討平氏、縱又乖院宣、雖可防賴朝之使、不申宣旨、一身早可向也、乍在洛中、動奉驚聖聽、令騷諸人、太不當也、猶不向西方、逗留中夏者、風聞之說、可被處實也、能思量可進退云々、其報奏之趣未聞及、余以使者國行、令進院、示送定能卿云、依所勞不早參、物騷之仔細委可被告示云、返事之趣、大途如風聞、及晚左少辨光長來語之旨又以同前也、此夜、八條院遷御八條殿云々、疑者明曉可被攻義仲歟云々、不能左右々々、義仲其勢雖不幾、其衆太〔爲〕勇云々、京中之征伐、古來不聞、若有不慮之恐者、後悔如何、小人等近習之間、遂至于此大事、君之不見士之所致也、日本國之有

無、一時可決歟、無犯過之身、只奉仕佛神耳、
十八日、戊申、天晴、此日、吉田祭也、奉幣如常、早旦仲
大將欲參院之間、爲泰經卿奉行、有只今可參之
仰、申承了由、即相共參院、于時辰刻也、以泰經卿
被仰下云、世上物騷、逐日倍增、然間浮言多出來、御
所警固過法、義仲又似無伏命之意、事已及大事、
仍昨日以主典代景宗、爲御使被仰云、爲征伐可
向西國之由、度々被仰下、而于今不下向、又可
攻頼朝代官之由令申云々、然者早可行向、而兩
方共不首途、已欲敵君、其意趣如何、若無謀叛之
儀者、早可赴西海者、義仲報奏云、先可奉立合
君之由、一切不存知、因茲度々書進起請了、今
被尋下之條、生涯之慶也、於下向西國、頼朝代官
引率數萬之勢、可入京者、一矢可射之由素所申
也、彼不可被入者、〔早可〕下向西國云々、此上
頼朝代官事、何樣可被仰乎、衆又依此騷動、可有
行幸於院歟、將忽不可然歟、此等條々可令計
申者、申云、先院中御用心之條頗過法、是何故哉、偏
被敵對義仲也、太以見苦、非王者之行、若有犯
過者、只任其輕重、可被加刑罰、又如被仰下者、

申狀已穩便歟、然者先被遣可然之御使、且被尋
聞浮言之次第、且被勘發所行之不當、若指申告言之
輩者、任法可被行刑罰、先罷當時敵對之儀、尤宜
歟、義仲若伏理有和顏者、何不赴征伐哉、縱雖
可有罪科、出境之後有其沙汰者、不可有當時
之怖畏歟、洛中咫尺之間、被敵對君之條、當時後
代、朝之恥辱、國之瑕瑾、何事過之哉、若又猶不肯
受勅命者、彼時任法可有科斷歟、如今之沙
汰者、王化如無、甚以見苦歟、於頼朝代官條者、勢
少者可入之由、義仲申旨、先日有風聞、更不可發
申歟、又率巨多之士卒者、可停止之由、可被
仰彼代官歟、行幸之條、忽不可然歟者、泰經參
御前了、其後人々多以參集、左大臣已下、大略無殘
人歟、以定長卿被仰遣可候之由、仍祗候、及未
刻、定能卿密々來告云、只今以御車、密々行幸成了、
院不知食云々、頃之、定長來問云、不圖之外有行
幸、以此亭可爲皇居歟、將又猶以閑院可爲皇
居歟、可計申者、申云、以此御所爲皇居者、行
幸之條太奇、仍只殿上已下事、可在閑院歟者、定
長云、左大臣被申旨同前云々、左大臣已下公卿、在上達部座、余早參之間、在殿

東北隅之間、故不能加祓歟、及申刻祇候、殊無被尋問事、仍觸泰經退出了、大夫史隆職來、余謁之、隆職所存如余案、攝政自今夜被參宿院御所云々、仁和寺宮、八條宮、鳥羽法印等、皆自日來被候院中云云、

十九日、己酉、天陰、時々小雨、早旦人告云、義仲已欲襲法皇宮云々、余不信受之間、暫無音、以基輔令參院、令尋仔細、午刻歸來云、〔已〕參上之由、雖有其聞、未無其實、凡院中之勢甚爲少、見者有興違之色云々、光長又來、爲奏院退出了、然而義仲之軍兵、已分三手、必定寄之風聞、猶不信用之處、事已實也、余亭依爲大路之頭、向大將之居所了、不經幾程、黑煙見天、是燒拂河原之在家云々、又作時兩度、于時未刻也、或云爲吉時云々、及申刻官軍悉敗績、奉取法皇了、義仲士卒等、歡喜無限、即奉渡法皇於五條東洞院攝政亭了、武士之外、公卿侍臣之中、矢死傷之者、十餘人云々、夢歟非夢歟、魂魄退散、萬事不覺、凡漢家本朝天下之亂逆、雖有其數、未有如今度之亂、義仲者是天之誡不德之君使也、其身滅亡、又以忽然歟、悉生見如此之事、只可耻宿業者歟、可悲々々、攝政未合戰之前、被逃宇治之方了云々、入夜定能卿稱來母堂之許、即日來余居所之北隣也、今日、二位中納言兼房參院、合戰之間、爲雜人被隔僕從、乘物等、步行而迷出、當時在小屋、〔可送〕乘物之由、以雜色男被示送、仍相具牛車等、送遣之處、尋失了云々、後聞步行來法性寺僧都之許云々、及深更被歸家了云々、日來都籠居之人、何故今日被院參哉、尾籠之甚、可謂嗚呼々々也、定爲天下之沙汰歟、主上、實淸卿奉相具云々、未知其御在所云々、今夜宿大將亭、

廿日、庚戌、天晴、傳聞、入道關白自去夜參宿五條亭、義仲迎寄云々、花山大納言逃向日野方云々、或人云、雅賢被搦取了、又資時被伐取了云々、但不知一定說、後聞兩人共搦取在武士之許云々、

廿一日、辛亥、天晴、今日、定能卿參院了、親信卿相替退出云々、昨日靜賢法印又依召參院、入見參云々、又義仲內々示云、世間事申合松殿、每事可致沙汰云云、顯靜賢不詳歟、今日申刻、攝政自奈良前驅六人、共七八人濟々威光云々、愚案不甘心、忍可被

入京一歟、余〔密々〕祈請云、今度義仲若行二善政一者、余當二其仁一、此事無レ極不祥也、仍今度事、不レ可レ入二其中一、不レ可レ順二義仲一之由、聊謝二佛神一了、莫レ言々々、

廿二日、壬子天晴、早旦大夫史隆職告送云、權大納言師家任二內大臣一、可レ爲二攝政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了云々、昨夜丑刻云々、及レ晩隆職來語云主上御二閑院一云々、今朝參二新攝政一、人々濟々、前攝政居所近々、事甚揭焉云云、余免二今度事一、第一之吉慶也、傳聞、座主明雲合戰之日、於二其場一被二切殺一了、又八條圓惠法親王、於二華山寺邊一被二伐取一了、又權中納言賴實卿、着二直垂折烏帽子等一、逃去之間、武士等不レ知下爲二卿相一之由上、引張天欲レ斧處、自雖レ稱二其名一、衣裳之體、非二尋常之人一、僞稱二貴種一也、猶可レ打レ頸之由、各沙汰之間、下男之中、有二見知之者一、稱二實說之由一、仍忽免レ死、武士等相共、送二父大臣之許一云々、大臣憂喜相半、與二纏頭於武士等一云々、抑、今度之亂、其詮只在二明雲、圓惠之誅一、未レ聞二貴種高僧遭二如レ此之難一、爲二佛法一爲二希代之瑕瑾一、可レ悲々々、又人之運報、誠難レ測事歟、前攝政去七月亂之時、尋可レ去二其職一之處、依二法皇之艶氣一無二動搖一、今度依二何過怠一、被レ奪二所職一哉、入道關白之許、送二書札一、賀二其〔予吉慶〕事一、本意之由有二報札一、又以二使者一、遣二義仲之許一、是等爲レ遁二當時之害一也、又聞、大外記賴業子直講近業、中二流矢一失レ命云々、但未レ聞二一定一、仍問二遣父眞人之許一、今日送二訪札於前攝政之許一、此日依二天下穢一、無二大原野祭一、仍不二奉幣一、但神齋如レ恒、依二殿曆說一也、

廿三日、癸丑天晴、此日歸二北家一、傳聞、內大臣非二解官一、借用云々、凡闕官ハ三也、所レ謂死闕、〔轉任〕修イ、辭退也、借官始レ之、〔于〕二當今禪門之計一可レ然々々、

廿四日、甲寅以レ待外記大夫政職、遣二大外記賴業之許一、吊二其子親業安否一、去十九日、於二戰場一夭亡之由、有二風聞一之故也、

廿五日、乙卯陰晴不レ定、入レ夜小雨、定能卿自レ院退出、余謁レ之、語云、法皇殊無二御歎息之氣一歟云々、此夜依二方違一參二宿堂廊一、

廿六日、丙辰天晴、今日有二文書沙汰一、師尚文書也、大將、中將等、同會合、入レ夜歸レ家、早旦奈良僧正送レ書云、松殿邊事、最寄イ勝事也、凡世上〔事如レ夢、欲レ辭二申〕、寺務、及僧正等一如何、可二計示一云々、條々委細示二返事一了、

廿七日、丁巳傳聞、平氏付二室泊一了云々、實否不レ知、今

日宗雅朝臣語、前攝政邊事、義仲大略申下所領等事、不レ可レ有二相違一之由上云々、然而、又萬事松殿抑沙汰云云、今日、佛嚴聖人來、傳聞、任大臣事、天下鼓騷、禪門頗有二耻色一云々、

廿八日、戊午天晴、範季光長等來、語二世上事等一、前攝政家領等、不レ可レ有二違亂一之由、義仲示二本所一云々、然間新攝政皆悉成二下文一、八十餘所賜二義仲一云々、狂亂之世也、傳聞、任大臣之次第、先入道關白、以二少將顯家一爲レ使、被レ觸二內大臣一云々、希異之又奇異、更非二言語所レ及者歟、

廿九日、己未天晴、宰相中將定能卿來、只今歸二參院一云云、花山大納言頗成レ恐之由、示二送（大將女房）之許一云々、仍送二訪札之報狀一云、雖レ不レ入二解官之中一、被レ沒二官所領一、又被レ停二止出仕一云々、尤不便事歟、晩頭、大夫史隆職注二送解官等一、

解官、

中納言藤朝方、　參議右京大夫同基家、
太宰大貳同實淸、　大藏卿高階泰經、
參議右大辨平親宗、　右中將播磨守源雅賢、
右馬頭源資時、　肥前守同康綱、
伊豆守同光遠、　兵庫頭藤章綱、
越中守平親家、　出雲守藤朝經、
壹岐守平知親、　能登守高階隆經、
若狹守源政家、　備中守源資定、
左衞門尉平知康、大夫尉、

此外衞府廿六人云々、

今日申刻、五位藏人親經爲二院御使一來、問云、御卽位來月廿二日可レ被二遂行一也、而至二于十八日一、爲二穢氣一、仍其後廿二日、被レ立二伊勢幣一、廿八日本儲日也、卽位、此定可レ被二定行一之處、萬事難レ叶、仍被レ問二踰年例於外記一、天智、天武、皇極、陽成院等例也、或經二兩三年一、或及二七八年一云々、或又明年也、先例已存、明年可レ被レ行歟、可二計奏一云々、申云、文武以後數代、陽成院之外、未レ聞二踰年例一、仍無二左右一、歲中雖レ可レ被レ行、用途難レ叶、儀或可レ闕者非二此限一、就レ中近日之爲レ體、不レ可レ似二常途例一、況於レ有二先規一哉、延引叶二時儀一歟者、左大臣忠親、長方兩卿、皆申下可レ被二延引一之由上云々、入道關白頗儀イ被レ執二歲內一、院宣延引可レ宜云々、

卅日、庚申天晴、重送二使者賴業之許一、先日以レ使吊二其子近業事一、付二其返報一、聊有二申事一、可レ謂二忠言一、仍爲レ感二

其事、所二仰遣一也、

十二月大

一日、辛酉天晴、今曉女房有二最吉夢一、依二天下穢氣一、不レ書二心經一、件寫レ爲二法樂一、春日一也、仍過二穢限一可レ奉レ書也、傳聞、去廿一日候二院北面一之下﨟二人公友也、到二伊勢國一、告二示亂逆次第於頼朝代官一、九郎、并齋院次官親能等也、郞差二飛脚一遣二頼朝之許一、待二彼飯來一、隨レ命可二入京一、當時九郎之勢、僅五百騎、其外伊勢國人等多相從云々、又和泉守信兼同以合力云々、信牲闍梨飯來、自レ山示二法印返事一、先日爲二余使一、所二登山一也、

二日、壬戌天晴、傳聞、義仲差レ使送二平氏之許一、在二播磨國室泊一云々、乞二和親一云々、又聞、去廿九日平氏與二行家一合戰、行家軍忽以敗績、家子多以被二伐取一了、忽企二上洛一云々、又聞、多田藏人大夫行綱引二籠城內一、不レ可レ從二義仲命一云々、

三日、癸亥天晴、傳聞、義仲賜二一所一、領二八十六箇所一云々、又新攝政政所始去廿八日云々、右中辨光雅爲二執事家司一云々、光長棄置歟如何、拜賀來八日云々、及レ晩隆職來、召レ前仰二雜事一、

四日、甲子天晴、定能卿退出、自レ院來語云、昨日義仲奏レ院曰、頼朝代官日來在二伊勢國一、遣二郎從等一追落了、其中爲レ宗之者一人、乍レ生生カ搦取了云々、又語云、院中警固、近日陪二於日來一、至二女車一マテ、加二撿知一云々、今日終日寫レ經、

五日、乙丑天晴、故女院御忌日也、早旦伴二大將一參二御墓所一、奉レ供二養舍利、及昨日所レ奉レ書之諸眞言并壽量品復卷一等一、僧三口、事了引二布施一、參二九條御堂一、及二未刻一僧徒參入、籠僧六口也、但忠玄律師不レ參、仍諸加二闕請一口一、又以二觀明法橋一爲二導師一、依レ爲二上﨟一也、公卿右大將一人也、布施取衣冠、但無二堂童子一、略儀也、講演了、大將取二被物一、其後彌勒講三口、如二日來一、其後少二所作一、及二日沒一退出、傳聞、平氏猶在レ室、南海山陽兩道大略同二于平氏一了云々、又頼朝與二平氏一可二同意一云々、平氏稱奏レ院有二可許一云々、又義仲差レ使示下可二同意一之由於平氏上云々、平氏不二承引一云々、今日於二御堂一、光長語云、新攝政執事親經、年預光雅、廐上司資泰朝臣云々、他事未レ聞云々、文累代日記〔等〕、併在二鴨院一云々、

〔六日、丙寅天晴、〕

七日、丁卯天晴、早旦佛嚴聖人來、相次範季朝臣來、語二

世上事、平氏一定可入洛之由、能圓法眼告送云々、與義仲和平哉否、未事切云々、今日又中御門大納言被來、余謁之、重喪以後、出仕之後、今日始被來也、又五位藏人親雅來、傳院宣云、朔旦叙位欲合行御卽位〔叙位〕之處、卽位延引、爲之如何者、申云、賜下名之儀、任先例可被行者、被付行正月叙位、七日可賜也、准臨時叙位、不可有賜下名之儀者、歲內可被行歟、可依下名之儀也者、傳聞、與平氏和平之事、義仲內々雖骨張、外相示不受之由云々、及晚宰相中將告送云、來十日義仲奉具法皇、可向八幡邊、自彼爲討平氏、可赴西國云々、又範季告送同狀、凡不能左右事歟、或云、明日可有御幸云々、然而謬說歟、

八日、戊辰、天晴、送使者於靜賢之許、問御幸次第返事云、凡不能左右、一定被仰下了、於今者無異儀、今一重滅亡了、京都又不可安堵、女房等少々、可遣遠所歟云々、凡京中上下周章無恒云々、又宰相中將退出、自院依可參御幸、爲出立所退出也、件相公室家、此兩三日所寄宿女院、新御所北對邊也、相公語云、今日有御卜、被問御幸之吉凶云云、雖占申不快之由、不及沙汰云々、然者又不可有御卜歟、不足言云々、

當時御所五條殿、怪異頻示、仍欲有遷御八條院之處、義仲不受之間、忽八幡御幸之儀出來了云々、凡被忌怪異之條者、有若亡事歟、於今者、法皇〔之〕御身、何因可被惜思食哉、可彈指々々、余女房、大將妻等、密々明曉可遣南都之由、內々致其沙汰、然而、事猶非穩便、仍尋伺院邊之處、十日御幸頗不定、又公卿等參入、被尋問御幸事之由、秉燭以後聞及之、又縱雖有御幸、法皇之外他人不可參、不可有行幸、入道關白已下、諸卿留洛中、万事可致沙汰、爲不損亡京都、申行御幸之由、義仲令稱云々、仍明曉下向停止了、且又加卜筮之處、頗不快之故也、又左少辨光長同申、忽不可然之由也、及亥刻或人告云、明日可攻延曆寺云々、驚奇無極、凡日來山門衆徒蜂起、甚以不被甘心、世之爲時、訴詔も遺恨も可有事也、近日之事、只如不知如不見にて可有之處、大衆蜂起之條、還爲所可爲後鑒之耻歟、當時又依此蜂起、可被寄攻云々、誠台嶽之佛法滅盡之期至歟、可悲々々、賴輔入道今

日下三向南都二了、
九日、己巳天陰頗風雪、傳聞、昨日左大臣、并忠親卿參
院、以二成範卿一被レ問二左大臣一云、義仲申云、爲レ討二
西國一可二罷向一也、而法皇御在京、非レ無二不審一、山門騷
動之由風聞、仍奉レ具二法皇一欲二下向一者、此事如何、
被レ行二御卜一之處、申二不快之由一、爲レ之如何、左大臣
申云、御占事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義仲所レ申可レ然、早可
レ有二御幸一〔云々〕、又以二靜賢法印一被レ問二忠親卿一、申
狀同二左大臣一、但竊申云、與二平氏一和平之儀可(快イ)レ被レ仰二
義仲一也云々、然而件事、義仲太不レ請之由表二外相一
云々、仍不レ及レ被二仰下一云々、而間、長方卿私以二使
者一觸二義仲一云、穢中八幡御幸如何、縱雖レ無二御參社一、
猶神慮有レ恐、太以不レ可レ然云々、因レ茲忽然而延引、
穢以後可レ給レ候二御幸一之由定仰了云々、猶長方賢名
之士也、今日、山法印白地被レ下レ京、大衆蜂起熾盛云
云、實只天台之佛法可二滅亡一之時也、傳聞、俊堯被
レ補二座主一了云々、
十日、庚午天晴、法印被レ歸三登山上二了、百日之入堂、(無動寺也、)
退轉依レ爲二遺恨一、以二隆憲一觸二義仲一、蒙レ許被レ登了、
是又恐身之匿也、昨日下レ京ハ、依二世間物忩一、下官之
邊事不審之故下レ京云々、又山門既搆二城郭一、仍籠二城
中一之條、甚不二穩便一、加レ之已可レ攻二山上一之由風聞、仍
且ハ可レ被レ下レ京之由、余所二示送一也、而追三討山門二
之儀、又忽不レ可レ然云々、仍被レ觸二義仲一之處、如レ案有
レ許、縱又雖レ有二內心之不三許、此願已難レ退之故、不
レ顧二萬事一歸レ山、下官相共能令二評議一者也、山王大師
有二知見證明一歟、大願之趣具難二注錄一者歟、只佛法興
隆、政道反素之趣也、法印、下官、觀性三人之大願、已
積二年序一了、今之入堂已祈三請此事二之故也、仍百千之
事、不レ顧、只奉レ任二冥衆一而已、此夜被レ行二臨時除
目一、
參議藤俊經、　藤隆房、(即任二右兵衛督一)　藤兼光、
左大辨兼光、　左中辨光雅、(右武一)
右中辨行隆、　權　光長、　左少辨源兼忠、
右少辨平基親、右中將忠良、　義仲辭三退左馬頭二、
又被レ仰三下天台座主二(俊堯僧正、)云々、
十一日、辛未天晴、早旦、法印示送云、無爲無事登山了、大衆
夜內護摩以下所作等悉勤行了、爲レ悅不レ少云々、大衆
事立三合義仲二之儀ハ停止、不レ可レ用二座主一之條ハ決
定、可二熾盛一云々、

十二日、壬申天晴、及レ晩雨下、傳聞、山大衆蜂起、和平相半云々、五位藏人親雅、可レ定二申荷前事一之由、催二右大將一申二所勞之由一了、
十三日、癸酉陰晴不レ定、時々風吹、傳聞、平氏入洛來廿日云々、或又明春云々、與二義仲一和平事一定云々、
【十四日、甲戌】
十五日、乙亥天晴、入レ夜向二法性寺一、宿二最勝金剛院堂廊一、依レ迎二春節一也、女房同相二具之一、主税助安倍晴光來、示二天變之事一、
十六日、丙子天晴、早旦見二廻東北谷、幷南隍等一、辰刻許歸二九條一、
【十七日、丁丑】
【十八日、戊寅】
十九日、己卯陰晴不レ定、及レ晩小雨、參議右大辨兼光朝臣爲二拜賀一來、依レ申二請車一、借二定能卿車一給レ之、密々自二兼光之許一返遣云々、是雖二非禮一、近日候天下每事、別段事歟、余又不レ持レ車之故也、
此夜被レ行二朔旦叙位一、須二十一月中被一レ行之處、依レ不レ被レ行二五節一、御卽位叙位之次可二合行一之由、豫有二議定一、是卽位之次、爲レ賜二下名一也、而依レ混二合嘉承之例、寬治之時例一、可レ有レ憚、只各別行二叙位一、不レ可レ有下賜二下名一之儀上之由、法皇有レ仰云々、然間大事出來、仍合二行卽位叙位一之條、無二異議一之處、卽位又延引、若明春叙位之次、可レ被二加行一歟、將又歲內行レ之、先日法皇仰不レ可レ有下賜二下名一之儀上歟之由、豫有二其沙汰一、遂歲內所レ被レ行也、執筆左大辨經房卿、此日、山大衆和平、奉レ振二下神輿一了云々、無動寺法印密々被レ示二送大衆不レ可レ發之子細於二永辨智海等之許一、內々依二余示一也、各有二甘心之色一云々、今日早旦奉レ書二春日料心經一、依二穢限過一也、
廿日、庚辰天晴、早旦見二聞書一、無二殊事一、光長叙二四位一、依レ申二請大將袍一賜了、今明物忌也、今曉、智詮阿闍梨進二發熊野一、余及大將沐浴潔齋禮レ之、今日、左大將送レ札、被レ示二世上及自身之事等一、粗有二述懷之狀一、其次送二一首一、

あらき風ふきやをやむとまつほとに
もとの心のとゝこほりぬる

返歌

われもさそ風にとゝろくかけはしを
あやふむほとにとゝこほりぬる

天下騒亂之後、五ヶ年于茲一、心雖レ慕二一實之道一、首猶梳二雙華之鬢一、卽期二靜謐之時一、爲レ修二念佛之行一也、以二恐心一察二賢慮一、猶豫宜歟、

廿一日、辛巳、天晴、此夜被レ行二京官除目一云々、執筆左大將一夜儀云々、今日送二心經一卷、復十三返、於二覺乘法眼之許一、於二社頭一爲レ奉二供養一也、今日奉レ讀二心經千卷一、

廿二日、壬午、天晴、毎月書二寫心經十三卷一、復一卷、相二副小布施一、遣二覺乘法眼之許一也、是毎年之勤也、於二社頭一所レ奉二供養一也、今日又自奉レ讀二心經千卷一、奉二法樂春日御社一、信心殊發、利生炳焉者歟、未刻見二聞書一、左京大夫消通、辭二侍從一、讓二其子一、右京大夫季能、中納言隆忠、右衞門督家通、左兵衞督實守、此外不レ覺悟一、長方卿賜二備中國一也、元淡路也、今日下名云々、今夜子刻大地震、近代必有レ驗、可レ恐々々、入レ夜外記持二來闕官帳一云、昨日自二大外記師尙之許一送遣者、而參陣之間、不レ知レ給二今日除目一、了退出之時見レ之、所レ持參一也云々、依レ無二先例一返給了、仰二甚奇怪之由一、今夜有二燒亡一、八條院之邊、故家朝後家云々、

廿三日、癸未、天陰、午後雨降、入レ夜殊甚、早旦見二下名聞書一、去夜被レ行云々、今日、頭中將通資送二札於大將之許一、催下可レ參二臨時祭一之由上、其上所誰上云々、須レ書二進上一、仍返二札於使一了、今日、宗家卿被レ來、

廿四日、甲申、天晴、一昨日所レ遣二覺乘許一之心經、使者遲持向、昨日爲二衰日一、今日可レ奉二供養一、所二示送一也、仍今日且聞二神事一、巳刻、大外記賴業著二布衣一密々來、談二自身及世上事一、今日晩頭始可二出仕一云々、賴業云、西海主君入御者、當今如何、若二六條院之體一歟云々、余〔聊〕示二所思一、賴業有二甘心之色一、此日、頭中將通資朝臣送レ札、遣二基輔朝臣許一、示云、才御笏不慮有二紛失事一、明日臨時祭料、可二尋進一者、申云、元不二相持一、又無下可二尋得一之力上者、

廿五日、乙酉、天晴、此日、臨時祭也、使參議右兵衞督隆房朝臣、公卿忠親卿以下五六人參入云々、此日愁息小兒密々參二詣春日御社一、凡余子息七歲以前可レ令レ參二春日一之由、有二所願一之故也、

廿六日、丙戌、天晴、行二向大將方一、入レ夜歸來、藏人少輔親經來、問云、崇德院可レ被レ立二神祠一之由有二其沙汰一、其所如何、可レ被レ申者、院宣云々、申云、此事先日依二御占不快一、止二神祠一、可レ爲二改葬一之由承レ之、今仰相違如何、但此條和說也、於二其所一者、暗難二計申一、若無二一定之

〔地〕ㇾ者、可ㇾ然之所兩三所相定、可ㇾ被ㇾ行二御占一歟、
廿七日、丁亥、法皇正月十三日可ㇾ幸二天王寺一云々、此事親信卿、及業忠等、爲ㇾ追二從義仲一所二申給一云々、
廿八日、戊子、此日、攝政初度上表云々、又有二不堪荒奏一云々、右少辨基親爲二拜賀一來、權中納言隆忠拜賀云云、定能卿來、
廿九日、己丑、天晴、大夫隆職來、談二世上事一、平氏義仲和平、一定之由、以二忠淸法師一說聞了云々、今日和奏云云、左大臣參陣、有二不堪定一云々、
卅日、庚寅、天晴、今日、熊野御燈明日也、爲二大將使一、智詮阿闍梨參入也、仍精進潔齋、追儺如ㇾ例〔云々〕、

右壽永二年辛卯冬此一冊墨付八拾八枚者以三條道敎公眞筆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記之

玉葉卷第三十九終

正　誤

初頁より十六頁迄は新任校訂者の校閲を經ざる爲め、又六〇〇頁以下は印刷の切迫により僅かに初校にて用を逮せし爲め、原稿の誤を其儘傳へたる所多し、今略ぼ是を左に正す、猶此外にも多かるべけれど、其は他日を期し第一卷のと共に一括めにして正誤を出す考なれば讀者此旨を諒せられたし、

猶初頁—十六頁中には點、連讀線の誤脱等少からざれど今煩を恐れて是を省けり、

頁	段	行	誤	正
二	上	一六	宜仁門	宣仁門
三	上	八	若官人傳仰可レ徹レ宜之由、時直參レ軾、	若官人傳ニ仰可レ徹レ宣之由一時直參レ軾、
五 六	上 上	一九 三	檢レ之	撿レ之
七	下	九	盖レ有	盡レ有
八	上	六	堙	埋
九	上	一八	欲ニ下公卿給一	欲レ下ニ公卿給一
同	同	一九	仰ニ追自レ是	仰ニ追自レ是
同	下	一三	旦	且
一〇	下	一一	歐歌	謳歌
一二	下	一八	箸	着
一五	上	一六	（守殊）	（守株）
一六	上	四	兩	雨
同	下	九	綱—	網代
二七	上	一九	雚	雈
三二	下	一五	訴詔	訴訟
四二九	下	一一	文、殊不動明王	文殊、不動明王
六〇六	下	一八	而然	然而
六三九	下	五	旦	且
六五八	下	八	閼官	闕官

山田安榮
矢野太郎
校訂

九日六十オ

玉葉第三目録

		頁数
卷第四十	寿永三年正月—六月	一
卷第四十一	元暦元年七月—十二月	二十八
卷第四十二	元暦二年正月—九月	六十一
卷第四十三	文治元年十月—十二月	百一
卷第四十四	文治二年十月—三月	百三十三
卷第四十五	文治二年四月—六月	百七十八
卷第四十六	文治二年七月—九月	二百二十二
卷第四十七	文治二年十月—十二月	二百六十七
卷第四十八	文治三年正月—三月	三百九
卷第四十九	文治三年四月—六月	三百四十八
卷第五十	文治三年七月—九月	三百八十
卷第五十一	文治三年十月	四百十六
卷第五十二	文治三年十一月—十二月	四百三十二
卷第五十三	文治四年正月—三月	四百七十四
卷第五十四	文治四年四月—十二月	五百六
卷第五十五	文治五年正月—九月	五百三十四
卷第五十六	文治五年十月—十二月	五百五十八
卷第五十七	文治六年（建久元年）正月—五月	五百八十五
卷第五十八	建久元年七月—十二月	六百二十
卷第五十九	建久二年正月—三月	六百四十五
卷第六十	建久二年四月—五月	六百七十四
卷第六十一	建久二年六月—九月	七百七
卷第六十二	建久二年十月—閏十二月	七百三十二
卷第六十三	建久三年正月—十二月	七百七十五
卷第六十四	建久四年正月—十二月	八百十五
卷第六十五	建久五年正月—九月（五六月缺）	八百五十五
卷第六十六	建久六年正月—十一月 建久七年正月—十二月 建久八年正月—四月 建久九年正月—六月 （正治元年） 建久十年正月 正治二年正月—十二月	八百九十四

玉葉第三目録終

玉葉　卷第四十

自壽永三年正月
至同　　六月

壽永三年春夏（四月十六日甲戌改元、爲元暦元年也、）

正月

一日、辛卯 陰、拂曉、四方拜如常、今日無院拜禮、院御所不及改鋪設云々、又無小朝拜、爲代始而依日次不宜也、凶會、未刻、大將節飯如例、參院、即參內、晚頭攝政參入、其後公卿着陣、節會如例、內辨皇后宮大夫實房卿、外辨上首權中納言長方卿云々、大納言忠親並此大將等、爲見內辨作法不着外辨云々、雖不當又近例云々、亥刻、大將歸來語今日事、具召大將記之、抑依爲御忌月不奏音樂並國栖笛聲、此事先帝御時被宣下了、當今又可同、而重可有宣下哉否、大將成不審、問遣大外記師尙許之處、事理重不可被仰之上、延久元年例又不然云々、今日又不被仰云々、然而諸司存而不奏也、今日、手水陪膳季長朝臣、節供、光長朝臣勤之、陪膳同前、此日、右少辨基親來、入夜大風降雨、又雷鳴、

二日、壬辰 終日降雨、大外記師尙來、手水陪膳範季朝臣、

三日、癸巳 陰晴不定、手水陪膳以政朝臣、今日、右大辨兼光來、辨少納言小々來、凡今年無出仕之人云々、此日、賴業隆職等來、余以人元日節會外辨外記不候事問之、申云、外記國栖之時參會、外辨諸司召問、史云々、曾無先例、准他事有此沙汰云々、內辨以職事奏事由云々、余案之、〔尤〕不審事也、

四日、甲午 陰晴未定、定能卿來、件卿今年不出仕、只着布衣祗候院云々、兼雅親信等卿同前云々、自院預給犬三疋於中將、今日、定能卿相具所來也、事甚奇異云々、然而不能返上、凡法皇爲體、始而不可云々、

傳聞、賴朝今日出門、決定可入洛云々、虛言歟、或人云、平氏來八日可入洛云々、此事不被信用事歟、

五日、乙未 陰晴不定、參御堂、依恒例彌勒講也、此

問、前源中納言來、仍大將相共令着廣庇座、余在簾
中、講演了、置布施（公卿等不取之、）之後、余出備前所（宮中他簾、賀宜此也、）之招入納言、謂談移剋、語云、頼朝之軍兵在墨
俣、今月中可入洛之由所聞也、及日没退出了、余
歸宅之後、右中辨行隆來、余召簾前、問大佛之間事、
左御手已率鑄了、凡今年内可終功之由、聖人所申
也、又云、宋朝鑄師之外、爲聖人沙汰而加河内國鑄
師、宋人雖有不快之色、誘彼是、於今者和顔了云
云、此次、行隆語云、我子息不論男女、有靈魂託事、
及大亂之時必有此事、所謂崇德院并宇治左大臣
等靈魂也、所言之事、如指掌、皆以符合、可謂
奇異、此事敢不口外云々、余問云、當時有其事
哉、答云、近則一昨日三日、有託言事、其趣、西海主再
可歸都城、日本國神明併有加護、神璽寶劔、安穩可
被奉相具也、而奉相從强之中、無可堪重事
之器、仍恐自有乖神慮之事歟、若然者神欲紛
失、可悲云々、但十之八九有歸都之運云々、又云、
凡武士等可滅亡之期也、於欲亂天下之意趣、如
思遂了、於今者天下屬靜謐、我等欲鎮居云々、
但於被立神祠者、全非所望、讃州墓所之邊可

立一堂、又可修佛事云々、又云、義仲不可久、
頼朝又可然、平氏若有運歟、極可依其所行云
云、即及亥終退出了、此託言事、爲後鑒記之、可
謂奇異歟、今日依甘繩政衰日、無叙位云々、
六日、丙申、天晴風吹、入夜刑部卿親輔來、此日叙位云
云、或人云、坂東武士已越墨俣入美乃了、義仲大
懷怖畏云々今日向大將第、及深更歸來、
七日、丁酉、天晴、早旦見叙位聞書、甘繩政叙正二位、
（越従二位正三位也、）本又松冠者、去年直叙正下、今度叙四位、
今日、白馬節會如常云々、大將參入、取左右白馬奏、
内辨皇后宮大夫（實房）、外辨上大將云々、今日、松殿中納
言隆忠出仕云々、頗有未祿之氣云々、
八日、戊戌、
九日、己亥、傳聞、義仲與平氏和平事已一定、此事自去
年秋比連々謳歌、有種々異說、忽以一定了、去年月
迫之比、義仲鑄一尺之鏡面、奉顯八幡（或說熊野）、御正體、
裏鑄付起請文（假名）云々、遣之、因茲和親云々、
十日、庚子、入夜人告云、明曉、義仲奉具法皇、決定可
向北陸、公卿多可相具云々、是非浮說云々、
十一日、辛丑、朝間雨下、午後天晴、此日、密々女房等遣

南京ハ依ニ世間物忩ニ也、基輔母尼下ニ向南都ハ、以レ之爲
レ名、今曉、義仲下向忽停止、依レ有ニ物告ニ也云々、來十
三日平氏可ニ入京ハ預ニ院於彼平氏ハ義仲可レ下ニ向近江
國ニ云々、範季爲ニ院御使ニ來、問ニ崇德院佛祠之間事ハ
被レ問ニ先例ニ之後、可レ有ニ沙汰ニ之由申了、
十二日、壬寅朝間雨下、及レ晚大風、此日、大將女房又下ニ
向南都ハ但賴輔入道日來在ニ中川ハ山寺也、遣ニ其所ニ也、傳
聞、平氏此兩三日以前送ニ使義仲之許ニ云、依ニ再三之
起請ハ存ニ和平義ニ之處、猶奉レ具ニ法皇ハ可レ向ニ北陸ニ之
由聞レ之、已爲ニ謀叛之儀ハ然者同意之儀可ニ用意ニ云
云、仍十一日下向忽停止、今夕明旦之間、可レ遣ニ第一
之郎從ニ宇治云々、郎召ニ返院中守護兵士等ニ了云々、
十三日、癸卯天晴、今日自ニ拂曉ニ至ニ未刻ハ義仲下ヲ向東
國ニ事、有無之間變々七八度、遂以不ニ下向ハ是所レ遣ニ
近江ニ之郎從以ニ飛脚ニ申云、九郎之勢僅千餘騎云々、
敢不レ可レ敵ニ對義仲之勢ハ仍忽不レ可レ有ニ御下向ニ云
云、因レ之下向延引云々、平氏一定今日可ニ入洛ニ之處、
不レ然之條有ニ三之由緒ニ云々、一ハ義仲奉レ具レ院、可
レ向ニ北陸ニ之由風聞之故、二ハ平氏遣ニ武士於丹波國ハ
令レ催ニ郎從等ハ仍義仲又遣ニ軍兵ニ令ニ相防ハ然間、平氏
一定和平了、仍事一定之後（已イ）、遣ニ脚力ハ可ニ引退ニ之由仰
遣之處、猶企ニ合戰ハ平氏方郎從十三人之首已梟了云
云、因レ玆亂レ心遲息、三ハ行家出ヲ逢渡野陪ニテ、一箭可
レ射之由令レ稱云々、因ニ此事ニ遲々、縱橫之說雖レ難レ取
レ信、依レ非ニ浮說ニ記レ之、
十四日、甲辰天晴、傳聞、自ニ大神宮ハ恠異之由、注ヲ進義
仲之許ハ其狀云、
一正月一日、雷電之中間、自ニ辰巳ニ指ニ戌亥方ニ天、光
物千萬、光天渡了云々、
一大神宮ヨリ北ニ向天、箭四筋被レ放了、事一定也、
一雷電二日被レ打ヲ寄蛐、眞虫ハ永松栗眞庄、安乃々津、
惣テ、津々ニ深被レ纏テ、或二三石、或四五石、每津
浦有ニ皆生ニタリ、其後經ニ兩三日ニテ、紛失了、凡昔モ
今モ、眞虫海ヨリ打上ラル、事ハ、伊勢國不レ候、件蛐
自ニ海東ニ寄云々、
一天下大事チカツキ候ニタリ、尤御用意有テ、御祈可
レ候云々、是神官（宮イ）注文云々、
或人云、關東飢饉之間、上洛之勢不レ幾云々、實否難
レ知歟、申刻、人傳云、明後日義仲奉レ具ニ法皇ハ可レ向ニ
近江國ニ云々、事已一定也云々、

十五日、乙巳、天晴、早旦人告云、御幸停止了、依御赤痢病也云々、義仲獨可向云々、或云、不可向云々、

隆職來語云、去夜無御齋會内論義、依爲即位以前也云々、又云、義仲可爲征東大將軍之由、被下宣旨了云々、今日、家節供闕如、余不致沙汰、如此事非可執思之身之故也、

十六日、丙午、雨下、自去夜京中鼓騷、義仲所遣近江國之郎從等、併以歸洛、敵勢及數萬、敢不可及敵對之故云々、今日奉具法皇、義仲可向勢多之由風聞、其儀忽變改、只遣郎從等、如元警固、雖中（院イ）可祇候、又分遣軍兵於行家許、可追伐云々、凡自去夜至今日未刻、議定變々及數十度、如反掌、京中周章無物于取喩、然而及晩頗落居、關東武士少少付勢多云々、

十七日、丁未、朝間天陰、午後頗晴、

十八日、戊申、

十九日、己酉、昨今天下頗又物騷、武士等多向西方、爲討行家云々、或又在宇治、爲防田原地手云々、義廣（三郎先生）、爲大將軍云々、

廿日、庚戌、天晴、物忌也、卯刻、人告云、東軍已付勢多、未渡西地云々、相次人云、田原手已着宇治云々、仍遣人令見之處、事已實、義仲方軍兵、自昨日在宇治、大將軍美乃守義廣云々、而件手爲敵軍被打敗了、東西南北散了、即東軍等追來、自大和大路入京、（於九條川原邊者、一切無狼藉、最冥加也、）不廻踵到六條末了、義仲勢元不幾、而勢多田原分二手、其上爲討行家、又分勢、獨身在京之間遭此殃、先參院中、可有御幸之由、已欲寄御輿之間、敵軍已襲來、仍義仲奉弃院、周章對戰之間、所相從之軍僅卅卌騎、依不及敵對、不射一矢落了、欲懸長坂方、更歸爲加勢多手、赴東之間、於阿波津野邊被伐取了云々、東軍一番手、九郎軍兵加千波羅平三云々、其後手（多イ）以群參院御所邊云々、法皇及祇候之輩、免虎口、實三寶之冥助也、凡日來、義仲支度燒拂京中、可落北陸道、而又不燒一家、不損一人、獨身被梟首了、天之罸逆賊、宜哉々々、義仲執天下後、經六十日、比信頼之前蹤、猶思其晩、今日、卿相等雖參院、不被入門中云云、入道關白以顧家爲使者、兩度上書、共無答、又（斬イ）甘擬政乘顧家車參入、被追歸了云々、可彈指々々

々々、余依風病不参入、大將又病惱、仍不参也、爲恐々々、

廿一日、（辛亥）天晴、物忌如昨、或人諫云、甘（新イ）攝政不可安堵、下官可出馬云々、余案之、末世之作法進退、有恐天〔下〕不弃國之條、雖似有憑政道之治亂、偏可在君之最、我君治天下之間、亂亡不可止、不肖之者、不當委任之仁、恐必有後悔歟、加之、徴臣於社稷不惜身命之條、佛天可有知見、然則若有世之運者、天不可弃士、無運者又所不欲一旦之浮榮也、不如只奉仕伊勢太神宮春日大明神、仍一言不上聞、諫人云、甚强者、及晩有召、（定長奉行、有可被定之事云々、）風病無術、事非矯餝、仍申其子細了、今旦、大外記賴業來、談世上事、及晩大夫史隆職來、洗浴之間不謁之、或人云、前攝政可還補之由云々、法皇之愛婦也、（約イ）尤可然也、彌下官不能出詞、努力々々、

廿二日、（壬子）天晴、風病聊有減、仍慭参院、以定長被尋問事五箇條、

一無左右可被討平氏之處、三神御坐彼手、此條如何、可計奏者、兼又相副公家之使者於追討使下遣如何云々、

申云、若可有神鏡劒璽安全謀者、忽追討不可然、遣別御使可被語誘歟、又賴朝之許、同遣御使可被仰合此子細歟、被副御使於追討使之條、甚無所據歟、

一可被渡義仲首哉否如何、

申云、左右共不可爲事之妨、但理之所出、尤可被渡歟、

一賴朝之賞如何、

申云、可被仰依請之由歟、然者又若存無恩賞之由歟、暗被行、被仰其由、何事有哉、於其官位等事者、非愚案之所及者、

一賴朝可上洛哉否事、

申云、早可令上洛、殊可被仰下、於参否者不可知食、早速可遣召也者、

一御所事如何、

申云、早々可有渡御他所、其所、八條院御所外、無可然之家歟、

定長語云、昨日左大臣、左大將、皇后宮大夫、堀川大納言、押小路中納言、左右大辨等参入有議定、各申狀大

槪同下官申狀、但平氏追討之間事、左大臣左大將猶不知頗理可追討之趣歟、是則叡慮如此〔云々、〕（他事、定能竊密示之、）各被從形勢也、不可然々々、又被渡首事、長方云、若被渡遠國之賊首事歟云々、（此事又不可然、）又賞事、左大將云、任討惠美大臣之時例、被叙三品可宜云々、（此事又過分也、）此外事一同云々、退出了之後、人告云、攝政內大臣、各如元之由被仰下了云云、天雖不弃、國后弃之、末世受生之恨、尋宿業欲報而已、

廿三日、（癸丑）天晴、覩性法橋來、又範季朝臣來、語云、平氏猶可被追討之由被仰下了云々、神鏡劔璽事、猶不被重歟、此條神慮有恐、爲之如何々々、大外記賴業注進云、昨日被宣下事等、此日未刻、大地震、

廿四日、（甲寅）天晴、大將所勞殊增、自一昨日有病氣、昨今不快也、仍語佛嚴聖人受戒、又召泰茂、令占除病之符、又令占加持吉凶、最吉云々、又春日御社、令立二ケ條願、（一自今年每年三ケ年可參詣事、於寶前每月可轉讀金剛般若經事、）又奉造一尺三寸不空羂索觀音像、可始長日供之由、同立之、合三種也、令佛嚴聖人令讀上也、其後有少減、祈定驗歟、今夜使晴光修泰山府君祭、又自今夜以智詮阿闍梨修不動供、已渡邪氣、

廿五日、（乙卯）天晴、今曉、大將汗快出、其後心地頗有減、是佛法之驗也、今夜、大將女房自中川歸洛、依大將病也、大將今日脚病更發、起居不通、而今夜初夜時、物氣快發、其後忽以行步、寶靈驗揭焉者歟、

今日、大外記賴業注進去廿二日所被宣下之等事、廿二日、及秉燭、右衛門督（家通）、着仗座、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來仰、可令前內大臣攝行政事、左近大將藤原朝臣、如舊可還任內大臣之由、上卿移外座、召大外記賴業仰云、（官人不候、以奏時令敦賴、）不被下詔書、（爲違去年例云々、）又不被仰攝政停止事、（上卿被執申云々、而被憚去年例云々、）不被下氏長者宣旨、（爲三公之上首之上、先年被下了之故云々、）其後於近衛亭覽吉書、（參院給之後、有此事、束帶、）先外記、（覽今日宣旨、）次官方、（光雅朝臣、）次藏人、（頭中將通資朝臣、）次政所、（棟範、）次又官方、（基親、）末及夜半事訖云々、

恐案、去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後、所被行之叙位、除目、詔勅、宣命、宣旨、官符、昇不、侍中併不可用之由、可被下宣旨也、其故何者、逆賊執朝務、時人猶媚其權、所任之官、猶帶其身、仍雖謀叛之者、人猶歸

之、甚以奇恠、自今以後、誡賊臣之條、爲使後昆
殿(嚴イ)肅也、平治々承、此條雖同、皆成人御宇也、仍所
號皆勅定也、更不齊今度之亂、君臣共幼稚、未及
成人之齡、法皇又如禁固、何及政事之沙汰、只偏義
仲一人之最也、豈以木曾之下知、專備竹帛之證據
哉、此條君尤可有御存知也、而一切不思食、人又
不申行歟、
後聞、此事經數日之後有申行、少(之イ)人云々、然而違
期之後、尤可見苦、且又天氣不思食寄、依小人之
異見無始終云々、此事二月下旬之比有沙汰也、
仍追所書入也、
廿六日、(丙辰)天晴、此日、女房等自奈良歸洛、中將同
之、自去夜閭巷謳哥平氏入洛之由、不信受之
處、果以虛言云々、或云、猶被止平氏追討之議、以
靜賢法印爲御使、可被仰含子細云々、此儀愚心
所庶幾也、是全非引級平氏、依思神鏡劒璽之安
全也、
今日、大將歸南宅、此家女房歸住之間、無其所之故
也、大將今夕又聊有増云々、
廿七日、(丁巳)天晴、觀性法橋來、只今入西山云々、午刻
許、女房相共向大將宅、今旦頗宜云々、此間、定能卿
來、語世間事等、其次云、平氏事、猶止遣御使事、
偏可被征伐云々、近習卿相等和議歟云々、所謂朝
方、親信、親宗也、小人近君、國家損、誠哉此言、
及晩歸宅、自院爲被居武士、可被借余廬、指
家之由有仰、(定長奉行、)申承諾之由、事體不足言、然而
不能逃避、末代之事勿論々々、
今夜依爲吉日、姫君奉受觀音品壽命經、并諸眞言
等於無動寺法印、今日、法橋濟仁注進天變等、
廿八日、(戊午)天晴、早旦、大夫史隆職進使者云、忽被
追捕、家中及恥辱、爲之如何、九郎之從類之所爲云
云、依思召人之滅亡、遣使於九郎許、相觸子細、縱
其身雖有罪科、可停止當時狼藉之由也、又以書
札示遣前源納言之許、次官親能在彼納言之家、件
男爲賴朝代官、付九郎所令上洛也、仍萬事爲
奉行之者云々、因之爲觸、件男所示彼納言也、
九郎返事云、此事、平氏上書札於京都、被搦取件使
者、各持報札云々、其中有之、史大夫之者可召進
之由、爲左衛門尉時成奉行、自院被仰下、仍相尋之
間、罷向大夫史之宅、次第不敵、於狼藉者早可止

云々、又納言返札到來、親能申二一切不レ知之由一云々、
又相三尋宰相中將一之處、返事之上、全不二知食一事云
云、及レ晩遣二使隆職之許一、尋三問子細一、飯來云、文書
等少々雖レ遣二片山里一、於二要須之文書一者併隨レ身、爲
レ備二卒爾之尋一也、而打三破文庫戸一、併被レ取了云々、凡
官中文書、古來只一本書也、而肝心失者、即我朝之滅
亡也、誠天下之運滅盡之期歟、可レ悲々々、
廿九日、己未天晴、佛嚴聖人來、令レ見二大將一、於レ今者更
不レ可レ有二別事一之由示、爲レ悅々々、偏佛神之加護
也、
此日、法印被二來入一、中御門大納言被レ來、又聞、西國
事、被レ遣二追討使一事一定也、今日已下向去廿六日出門、云々、
其上猶靜賢可レ遂二使節一之由有レ仰、靜賢辭退云々、其
故被レ遣二御使一者、令レ休二後（彼カ）畏惱之心一、爲二三神安穩入
洛一也、而遣二勇者一征討之上、何及二尋常之御使一哉、道
理不レ叶、又難レ遂二使節一之故也云々、所レ申尤有レ理
歟、凡近日之儀如レ反レ掌、不便云々、
又聞、全玄僧正可レ補二天台座主一之由、昨日被二定仰一
了、以二吉日一可レ有二宣下一云々、近日之政、理運只此一
事歟、余遣二書札幷使者一、示二悅之由一了、

依二穢氣一春日祭延引、凡二月神事皆延引了、仍今日不二神齋一、無二
奉幣一故也、

二月大

一日、庚申天晴、依二穢氣一春日祭延引、然而神齋如レ例、
他人不レ然、就二殿曆說一所レ爲也、雅賴卿來談二世上
事一、齋院次官親能者、前明法博士廣季子、賴朝之近習者、又雅賴卿
門人也、今度爲二陣行事一爲二上洛一、去廿一日謁二件卿一
之次、親能云、若可レ被レ直二天下一者、右大臣殿可レ知三
食世一也、無二異議一云々、納言問云、此條可レ及二上奏一
歟如何、親能云、若有レ尋者可レ申二此旨一之由所存也云
云、納言重云、無レ尋者可二默止一歟、親能云、可二進申一
之由ハ不レ承云々、事體頗似レ無二四度解一歟、貴二件男一、
不覺人也云々、
昨今、追討使等、皆悉下向云々、先追三落山陽道一之後、
漸々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
二日、辛酉天晴、傳聞、伯耆國美德山有下稱二院御子一之
人上、生年廿歲、未二元服一云々、件宮、資隆入道外孫云
云、幼稚之時、九條院被レ奉二養育一、其後依レ無二衆生一在二
外祖父家一、然間、生年十五之年、無レ音逐電、人不レ知二

其意趣、即向大和國、暫隨逐二川冠者、（其時稱成親卿子也云々、）其後先到伯耆大山、次移住美德山、猶稱成親卿子、而平氏被追落之後、顯其實稱院御子、已伐取伯耆半國、海陸棊戌（氏イ）（彼國有勢武勇者也、）奉付之、但小鴨基康不從云々、又美作國小々打取了、昨日上使者於京都、爲入院見參云々、奉仰源氏相俱可伐平氏云云、事次第奇異也、仍爲後記之、

入夜有火、出來自七條室町東西、而相幷十餘町燒亡、當時院御所（八條院御所、即御同宿也、）雖近介免了、余進使者、謝不參之恐於兩方了、

或人云、向西國追討使等、暫不遂前途、猶逗留大江山邊云々、平氏其勢非尫弱、鎭西少々付了云々、下向之武士、殊不好合戰云々、土肥二郎實平、次官親能等、（此兩人賴朝代官也、相副武士等所令上洛也、）或御使被誘仰之儀、甚甘心申云々、而近臣小人等、（朝方、親信、親宗等、脩範、少將、北面下﨟等云々、）一口同音、勸申追討之儀、是則法皇之御素懷也、仍流掉無左右事歟、此上左大臣又被執申追討之儀云々、凡此條甚（其カ）理雖可然、不被重神鏡劒璽之條、神慮如何、天意又不主者歟、人云、攝政執事家實、（兼光子、）年預棟範云々、光長依爲松殿緣人、幷溢云々、

三日、壬戌、天晴、法印被來、今日行家入洛、其勢僅七〔八〕十騎云々、依院召也、頼朝又免勘氣云々、

四日、癸亥、雨下、向大將第、所勞大略減了、行步猶不快云々、源納言示送云、平氏奉具主上、着福原畢、九國未付、四國紀伊國等勢數萬云々、來十三日一定可入洛云々、官軍等分手之間、一方僅不過一二千騎云々、天下大事、大略分明云々、

五日、甲子、雨下、參御堂、彌勒講如例、攝政被送札云、有可示合事、見參無其期歟云々、依所勞不能出仕、以使者可被示送之由答了、

自今夜奉滿尊勝陀羅尼、七ヶ日之間可滿一萬反也、仰所僧達、依夢想也、余又修小行法、又仰信助阿闍梨、令修同供也、

六日、乙丑、天晴、或人云、平氏引退一谷、赴伊南野云云、但其勢二萬騎云々、官軍僅二三千騎云々、仍可被加勢之由申上云々、權右中辨光長朝臣來、召簾前仰雜事、又聞、平氏引退事謬説云々、其勢不知幾千萬云々、

七日、丙寅、天晴、法印被來、今夕密々被向座主之許、

慶後始被向云々、

八日、丁卯、天晴、未明、人走來云、自式部權少輔範季朝臣許申云、此夜半許、自梶原平三景時許、進飛脚申云、平氏皆悉伐取了云々、其後午刻許、定能卿來、語合戰子細、一番自九郎許告申、搦手也、先落丹波城、次落一谷云々、次加羽冠者申案內、大手、自濱地寄福原云々、自辰刻至巳刻、猶不及一時、無程被責落了、多田行綱自山方寄、最前被落山手云々、大略籠城中之者不殘一人、但素乘船之人々四五十艘許在島邊云々、而依不可廻得、放火燒死了、疑內府等歟云々、所伐取之輩交名未注進、仍不進云々、劍璽內侍所安否、同以未聞云々、

九日、戊辰、天晴、申刻許、二位中納言被來、余謁之、山法印來在此第、同謁之、納言歸後、奈良僧正被來、今日爲院參上洛、於途中聞平氏被討之由云々、先來着堂廊、昨日依有其告、取聞之、自其所被來也、自是可登院云々、自院向母堂許、宿彼家、明旦可下向南都云々、今日未刻、少將忠季、忠親卿子、來、大將第申請春日祭陪從裝束、當時穢中也、然而下申、依爲穢以後、彼日可被祭云々、仍來示歟、但平氏之穢、又可充滿、定不被行歟、今日、三位中將重衡入京、着褐直垂小袴云々、即禁固土肥二郎實平賴朝郎從、爲宗者也、許云々、

今日、付小童六歲、未着袴、於奈良僧正、被來之次、令謁見、示付也、依幼稚忽不能送南都也、自今夜、以觀性始水獻喜天供、

十日、己巳、天晴、此日遠忌也、催送布施取於光明院、佛經供養等如例年、今日、請法印、余相共讀懺法例時等、奉爲先妣也、入夜藏人右衞門權佐定長來、仰院宣云、平氏首等、不可被渡旨思食、而九郎義經、加羽範賴等申云、被渡義仲首、不被渡平氏首之條、太無其謂、何故被渡平氏哉之由、殊欝申云々、此條如何可計申者、申云、論其罪科、與義仲不齊、又爲帝外戚等、其身或昇卿相、或爲近臣、雖被遂誅伐、被渡首之條、可謂不義、近則、信賴卿頸所不被渡也、加之、神璽寶劍猶在殘之賊手、無爲歸來之條、第一之大事也、若被渡此首者、彼賊等彌令勵怨心歟、仍旁不可被渡其首、將軍等只一旦申所存歟、被仰子細之上、何強執申哉、賴朝定不承申此旨歟、此上左右可在勅定者、定長云、被

問、左大臣、内大臣忠親卿等、各申不可被渡之由、一同云々、定長又語云、重衡申云、書札副使者、（重衡郎従云々、）遣前内府之許、乞取劔璽可進上云々、此事雖不可叶、試任申請可御覽云々、

十一日、（丙午）雨降、此日大將加灸治、（十九所、）典藥頭和氣定成參勤之、賜牛一頭、余行向、仰聞病子細於醫師、灸治後皈宅、及晚頭參院、平氏誅罰之間、人々多參入云々、余依所勞于今所遲々也、八條院御同宿也、以定長入見參、仰云、彼岸之間依念誦無暇、仍不謁、所勞之由聞食、雖不參同事也、世上事迷成敗了、雖自今以後、被尋仰事、無纖介可令申也、抑、平氏首事、計申旨可然、又人々問申不可被渡之由、而將帥等殊欝申、其上强又可及惱惜、仍仰可渡之由了云々、申畏承了之由、卽參女院御方、謁女房、暫而退出、

傳聞、入道關白、院御氣色殊不快云々、内々仰云、禪門示遣攝政可推擧之由於賴朝之許、（去年七月亂之後事云々、）賴朝答不能口入之由云々、又仰云、去年七月、當時攝政有可被改之儀、時入道擧十二亞相、朕不許、存右府當仁之由、而禪門申云、攝籙若入右府之家者、永可留彼家、不可雪我耻、仍不可被改本人、且依此申狀、無動搖、而禪門又申云、然者〔一〕所庄庄、少々可分賜云々、朕答云、攝政氏長者無改易者、何及所領之違亂哉者、今當義仲亂逆之時、補十二之攝政、領數百之庄園、是則朕先日依示攝籙家領難分之由、寄事於此勅言、不遣（違イ）一所押領云云、次第甚所欝思食也云々、又去冬可有西國之御幸之由、義仲申行之時、以隆憲爲使、禪門頻被勸申、此事又難忘云々、（已上院仰、）此事等以傍說所聞也、又聞、平氏之許、遣書札通音信之人、不可勝計、王侯卿相、被官、貴賤、上下、大都洛人無殘輩、就中、院近臣甚多云々、余雖聞此事、敢不相繫、一切無此恐故也、以之思之、貞直之道、庶而猶可庶者歟、彼岸所作今夜結願了、

十二日、（辛未）今曉有寂吉夢、宿業魔界併消滅之祥也、猶佛法之效驗、雖末世惟新、可信可貴、夢中及覺後、歎喜之思難休者也、法印被來、宰相中將定能卿來語云、明日可被渡首云々、數刻言談之後歸去了、

十三日、（壬申）雨降、午後頗晴、此日被渡平氏首、（其數十云々、）公卿頭不可被渡之由雖有其議、武士猶欝申云々

如何、通盛卿首同被渡了、可弾指之世也、及晩大
夫史隆職來、談世上事、今日余向大將第、
十四日、癸酉天晴、自今日又三ヶ日始行法、今日法印
并觀性等來、
十五日、甲戌入夜向堂、今夜、法印於堂被修廿五三
昧念佛、爲聽聞女房相共所向也、供事了、鐘報之後
歸宅、
十六日、乙亥天晴、源中納言雅頼卿來語云、頼朝四月可
上洛云々、次官親能爲院御使、下向東國、仰云、頼
朝若不上洛者、可有臨幸東國之由有仰云々、
此事殆物狂、凡不能左右々々、
十七日、丙子微雨、下向大將亭、灸治之後漸起揚云々、
頗有驗歟、
十八日、丁丑天晴、佛嚴聖人、并本性房等來、
十九日、戊寅天晴、此日、故殿御忌日也、仍未刻參御堂、
申刻講演始、導師覺智僧正、刑部卿頼輔、右大辨兼光
等卿參上、山法印、并尊忠僧都等會講、事了引布施、
其後余歸宅、法印相共讀例時懺法、此日、中御門大納
言被來、傳聞、平氏歸住讃岐八島、其勢三千騎許云
云、被渡之首中、於敦經者一定現存云々、又維盛卿
三十艘許相卒指南海去了云々、又聞、資盛貞能等、
爲豐後住人等乍生被取了云々、此說、日來雖風
聞、人不信受之處、事已實說云々、又聞、重衡卿爲事
被尋問之間、下官可知天下之由、平氏議定之間
令申云々、仍被盛問云、若有通音信事歟云々、
申云、其條一切不然、只依爲傍若無人、當其仁云
云者、
廿日、己卯天陰、入夜參院、以定長申入、暫來告召之
由、即參御前、有種々勅語等、去月廿一日所遣頼
朝許之飛脚歸參、頼朝申云、勸賞事只在上御計、過
分事一切非所欲云々、良久之後、參八條院御方、
謁女房、深更退出、
廿一日、庚辰雨下、一昨日有僧事、
　仁和寺圓敎寺別當權僧正定遍、
　天王寺別當法印定惠、
廿二日、辛巳天晴、依觀性法橋勸進、法印於御堂被
行法恩講、年來之勸云々、此行之本意、以雜藝、
嘗讃詩歌奉供養於佛云々、仍會合之道俗、密々詠詩
哥、事不及廣、大將中將同詠之、爲結緣也、仍大
將并法印、以他人爲名、余不加和哥也、及深

十二

更事了歸宅、
今日申刻許、左大辨經房卿來、語世上事等、其性頗
立貞潔歟、但過去難知歟、然而所存頗可感歟、語
云、諸國兵粮之貢、并武士押取他人領事、可停止
之由被下宣旨、武士實申行云々、
廿三日、壬午、大夫史隆職、近日可被下之宣旨等注進
之、仍續加之、施行、更以不可叶事歟、有法不行、
不如無法、

應令散位源朝臣賴朝追討前内大臣平朝臣以下
黨類事、
右左中辨藤原朝臣光雅傳 宣左大臣宣奉勅、
前内大臣以下黨類、近年以降專亂邦國之政、皆是氏
族之爲也、遂出王城、早赴西海、就中掠領山陰山
陽南海西海道諸國、偏奪取乃貢、論之政途、事絶常
篇、宜令彼賴朝追討件輩者、
壽永三年正月廿六日　　左大史小槻宿禰

應令散位源朝臣賴朝召進其身源義仲餘黨事、
右左中辨藤原朝臣光雅傳宣左大臣宣奉勅、
謀反之首義仲餘黨、遁而在都鄙之由、普有其聞、宜
令彼賴朝召進件輩者、
壽永三年正月廿九日　　左大史小槻宿禰

五畿内七道諸國同下知之、
應令散位源朝臣賴朝、且搜尋子細經言上、且
從停止武勇輩押妨神社佛寺、并院宮諸司及人領
等事、
右近年以降、武勇輩不憚皇憲、恣耀私威、成自由、
下文廻諸國七道、或押頒神社之神供、或奪取佛寺
之佛物、況院宮諸司及人領哉、天譴遂露、民憂無定、
前事云存、後輩可愼、左中辨藤原朝臣光雅傳宣、左大
臣宣、奉勅、自今以後、永從停止、敢莫更然、但於
有由緒者、彼賴朝相訪子細、言上于官、若不遵
朝旨、猶令違犯者、專處罪科、曾不寛宥者、
壽永三年二月十九日　　左大史小槻宿禰

左辨官、下五畿内諸國七道諸國同之、
應早仰國司、停止宛催公田庄園兵粮米事、
右治承以降、平氏黨類暗稱兵粮、掠成院宣、恣宛五
畿七道之庄公、已忘敬神尊佛之洪範、世之衰微、民之
凋弊、職而由斯、況源義仲不改其跡、益行此惡、曾
失朝威、共背幽冥、爰散位源朝臣賴朝、不廻幾日、
討滅西賊、然則干戈永斂、宇宙靜謐、權大納言藤原朝

臣忠親宣、率レ勤、早仰二諸國司一、宜レ停三止件催一者、諸國承知、依レ宜行レ之、

壽永三年二月廿二日　　左大史小槻宿禰

中辨藤原朝臣、

廿四日、癸未、晴、此日、小御堂修二月也、余及女房向二彼堂一、余不二出座一、依二公卿不一レ參也、兼光朝臣雖レ申二可レ參之由一不レ參、借十口、大導師行家如二例年一、經家朝臣取二大導師被物一、事了歸レ家、

廿五日、甲申、陰、召二範源阿闍梨一、山法師、相者、令レ見二大將中將等一、各申下有二高遷相一之由上、官福共富、壽命又長遠也云云、今日、近邊小屋等追捕入云々、

廿六日、乙酉、雨下、合二薫物一、

廿七日、丙戌、雨下、源納言示送云、攝政可レ被レ避レ職之由、有二巷說一如何云々、傳聞、賴朝四月下旬可二上洛一云々、、又以二折紙一計二申朝務一云々、人以不レ〔可〕レ爲レ可、賴朝若有二賢哲之性一者、天下之滅亡彌增歟、

廿八日、丁亥、雨下、攝政以二外記大夫信成一爲レ使、被レ通二賴朝之許一云々、人不レ知二何事一、今日首途了云々、

廿九日、戊子、晴、大將方密々有レ詩、又有二當座一云々、中將有二宜句一云々、九郎爲レ追二討平氏一、來月一日可レ向二西國一之由有レ議、而忽延引云々、不レ知二何故一、或人云、重衡所レ遣二前内大臣許一之使者、此兩三日歸參、大臣申云、畏承了、於二三ヶ寶物并主上女院八條〔院〕殿一者、如レ仰可レ令二入洛一、於二宗盛一ハ不レ能二參入一、賜二讃岐國一可二安堵一、御共等ハ清宗ヲ可レ令二上洛一云々、此事實、若因レ茲追討有二猶豫一歟、

卅日、己丑、晴、定能卿來、談二世上事一、平氏申下可二和親一之由上云々、又云、四月院可レ渡二御白川御所一云々、押小路殿也、金剛勝院御所也、此日、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也、去廿六日爲二式日一、而増供餓闕如、仍所二延引一也、公卿右大辨兼光參入云々、

三月

一日、庚寅、雨、藏人左衛門權佐定長依二昨日召一來、余呼二簾前一謁レ之、卿依レ有下可二申入一之事上、爲二仰付一所二相招一也、非二別事一、國所望之間事也、此次、定長語云、重衡所レ遣之使者左衛門尉重國、歸參、又有二消息之返事一、申狀大略庶二幾和親一之趣也、所詮源平相並可レ被二召仕一之由歟、此條賴朝不レ可二承諾一、然者難歟イレ治事也、但此上於二別御使來之時一、率二子細一、重可レ申二所存一云々、又云、院

御所避有可被新造之儀、忽不可然、且是攝政
被諫申云々、尤上計也、良久退出了、
二日、(辛卯)雨下、行向大將方、大將灸治不能來此第、
仍且爲散其不審(也)、中將相伴、及晚資隆入道
來、有詩哥之興、及深更歸來、
三日、(壬辰)天晴、依平等院一切經會、攝政被向宇縣、
云々、後聞、樂行事中將公時、少將雅行云々、忠節、胡
飮酒舞秘藏之手云々、
四日、(癸巳)天陰、申刻、攝政自宇治被歸云々、觀性所
誂之願文、尹明草進、可直之事等、注付返遣之、可
書六十六部如法經之間事也、奉滿千手｜羅尼三
十遍、依或者夢想也、
五日、(甲午)天晴、依彌勒講參御堂、大將相扶灸治、先
是參候、僧都同參入、講演了歸宅、今日、定能卿相具
其息少將親能來、御堂櫻樹一本、其花尤盛、
六日、(乙未)天晴、女房等爲見花密々向堂、明後日可
參詣日野、仍自今日潔齋、今夜、錯立法印得之經
(快智)令讀法華經、
七日、(丙申)天晴、自八條院有被仰事、賴盛卿申狀也、
今日、法印又被送僧一人、(承慶)(令)讀經、爲去夜、

八日、(丁酉)寶生吉也、天陰不雨降、此日、密々參詣日
野、年來每年參詣、而此四五年、依天下不靜、自然不
參、依有所思、今日所參詣也、及晚歸來、自今
夜令始修藥師護摩、法印被修之、余行向逢時、
每夜初夜時如此可逢也、余又同自今夜始念誦、
抑、先年結緣灌頂之時、藥師如來爲得佛、其後不慮外
得驗佛一鋪、(藥師)件佛如法佛也、傳敎大師渡唐之時、爲
遂前途、所被圖繪也、而轉々東寺、仁海僧正得
之、自彼時年改不、(至今不改カ)累代爲一所本尊、仁海弟子等、
次第相承、勤仕御所、而或僧自然傳得、依有夢想之
告所與下官也、事希異也、尤可仰歟、仍以彼本
尊所修此護摩也、抑、件軸木、釋尊六年苦行之時
御杖切云々、可謂珍重歟、余念誦每日三時也、
九日、(戊戌)小雨降、大將方密々有詩、仍余行向、及晚歸
來、入夜逢護摩之時如昨、
十日、(己亥)朝間雨降、入夜參院、以定長入見參、依
召參御前、小時退下、參女院御方、頃之退出、今日、
重衡下向東國、賴朝所申請云々、
十一日、(庚子)陰晴不定、女房密々參廣隆寺、頭弁光雅
可奉行祈年祭之由催大將、其消息進上右大將

殿ニ云々、光雅雖レ爲レ頭、直不レ可レ送ニ書札一、仍不レ遣ニ
返事一云々、
十二日、辛丑天晴、及レ晩陰職宿禰來、談ニ世上事一、
今晩、余及女房同時有ニ同夢想一、其趣寂吉也、下官心
願、佛神有ニ感應一歟、
十三日、壬寅天晴、攝政送レ札云、有ニ可レ謁事一、參ニ會內
裏一哉云々、答ニ十六七日之程可レ參之由一了、退案レ之、
當今御時未ニ參內一、忽出仕、人定成レ奇歟、猶參ニ會院一
宜歟、仍重示ニ其由一畢（耳）、
十四日、癸卯天晴、藏人少輔親經來、余乍（召カ）ニ簾前一謁レ之、
示下俊經卿有ニ辭退入座之心一之由上、今日法印所レ修之
藥師護摩結願了、余行法同レ之、
十五日、甲辰天晴、法印於レ堂被レ修ニ廿五〔日〕三昧一、余女
房相共爲レ聽行向、
十六日、乙巳天晴、巳刻、大外記賴業來、文談移レ刻、此次
語云、先年通憲法師語云、當今謂ニ法皇一也、和漢之間少ニ比類一
之暗主也、謀叛之臣在レ傍、一切無ニ覺悟之御心一、人雖
レ奉レ悟レ之、猶以不レ覺、如レ此之愚昧、古今未見未聞者
也、但其德有レ二、若叡心有下欲ニ果遂一事上者、敢不レ拘ニ
人之制法一、必遂レ之、此條於ニ賢主一爲ニ大失一、今愚暗之餘、以レ之爲レ德、次自所ニ聞食
置一事、殊無ニ御忘却一、年月雖レ遷不下忘ニ心底一給上、此兩
事爲レ德云々、史書全經事等多以所レ談也、又語云、宇
治左大臣常云、大乘者不レ叶ニ末世之機一、人之可レ學者
小乘教也者、恐痴邪見之至、以レ之可レ知レ趣、良久退出
了、未刻、中御門大納言宰相中將等來、各謁レ之、或人
云、平氏被レ伐了云々、或又生取、或又引ニ籠土佐國一云
云、近日如レ此之說縱橫、難レ存ニ一定一歟、
十七日、丙午微雨下、向ニ大將方一、
十八日、丁未雨下、大將來語云、今旦夢想云、有レ人云、
不レ知誰人云々、夜部御覽セシ古集意は令レ知給タルカ、近日大將古集其中抄ニ出一句一、其句云、藤枝扣ニ松門一者、今之所レ問、指ニ此句意一云々、大將答云、不ニ知給一、又人
云、藤枝ト申ハ藤氏之第一人御事也、藤氏之第一之人
ト申ハ、右大臣殿ニ御座ス、さは令レ知給歟云々、大將
云、未ニ知給一、又人云、扣レ關ト申スハ、爲ニ右大臣殿御沙
汰一、可ニ令レ鎭レ世給一之意也云々、大將云、松ハ又何ナル
意哉、人云、久ク可ニ令レ保レ世給一之故ニ松トハ見也、ト
見テ覺了云々、誠是不可說之最吉夢也、余案ニ此夢
意一、今月未來月始、此事可ニ成就一歟、所以何者、古歌
云、爰にこそさきかゝりけれ藤のはな松にとのみも
思けるかな云々、仍春末夏首ニ可ニ成就一之徵也、

十九日、戊申、天晴、早旦定能卿來、去夜參院、御方違之御
共、只今所罷出也云々、即依有御幸白川、又馳參
了、
廿日、己酉、天晴、今日、於院被始行千部法華經、御讀
經關白、導師公顯僧正云々、
廿一日、庚戌、
廿二日、辛亥、
廿三日、壬子、天晴、光長告送云、廣季只今入來云、賴朝
奏條々事於院、其中下官可爲攝政藤氏長者之由
令擧〔了〕之由、自廣元之許(廣季之男也、)所告送也云々、
即其正文可經御覽之由、廣季令申云々、當時攝政
若可有其恩(王イ)者、無只賜一州可足云々、件狀加
一見返遣了、件脚力去十九日到來、賴朝奏院之狀、即
廣元執筆付泰經卿云々、同廿一日遣御返事、忩可
申左右之由被仰云々、大略此事被仰不可然者
歟、或人云、去十一日、左衞門尉公朝爲御使下向、
即此事賴朝之本意如此之由、豫依風聞、被仰遣其
子細云々、凡此事次第、可謂難堪叡念也、所參
無疑下官之懇望也、縱雖有此疑、已無其實、强不
可爲告、不事而成就者、以之可爲驗之處、法皇
過絶之御心已切、引級攝政之條、已有御最負、此上
賴朝不可及執申、然者遂以可默止歟、而當時洛
中之貴賤上下、道俗男女、下官可有吉慶事之由、謳
哥、殆過法云々、此事已嗚呼也、又尾籠也、取諸身
無冥顯之過怠、何因氏明神幷本尊三寶、可令顯
尾籠之名於後代哉、冥鑒之處、只奉仰佛神者也、
中心此事亂世間、彌以不庶幾者也、今日、又宰相中
將相具其息親能少將來、
廿四日、癸丑、天晴、此日、少將親能來、於堂蹴鞠、女房等
行向見之、早旦佛嚴聖人來、語爲余見吉夢之
由、爲悦不少、今日、於春日御社奉供養余所書
之一字三禮心經一卷爲祈也、今夜、圓伊內供來、讀
法華經、
廿五日、甲寅、時々雨下、及晚晴、刑部卿賴輔卿來、親性
法橋來加持如、法(華)經座、限以千日、次一宿之外不
可在京之由起請了、自今夜被始行春除目、執
筆左大辨經房、
廿六日、乙卯、除目中夜、
廿七日、丙辰、天晴、及晚向大將方、今日入眼也、外記
持來闕官帳、無例、前日若初日持來及入眼之條、

勘發外記、申使部、懈怠甚無謂、今日、中御門大納言來、大將家敎催馬樂云々、
廿八日、丁巳天晴、未刻、見聞書、全無別事、可爲大除目之由、衆日語哥、而依賴朝申狀、被止珍事等了云々、賴朝叙正四位下、若是所望歟、將又推被行歟、然者同可被任直官歟、
廿九日、戊午雨下、定能卿來、或人云、自入道關白并攝政之許、各送使者於賴朝之許、或送貨物、或有陳狀云々、下官只奉仕佛神耳、此日、大將方密々有作文、題云、春暮方術中、（探韵云々、）
今日雖可（被）行下名、依凶會日延引云々、

四月

一日、己未天晴、書心經如例、隆信朝臣來、和歌及密事談、（密事〔者〕女事也、）或人云、賴盛卿後見侍淸業、去月廿八日上洛、以件男余事又奏法皇云々、凡此事一切不存事也、不詳々々、
二日、庚申天晴、此日奉幣春日社、修祓神齋如例、今日院被參日吉、此日被行下名云々、
三日、辛酉天晴、此日於春日御社、右大將所奉摺寫、供養金剛般若經百卷、法眼覺乘供養之被物一重、絹裘一副遣之、仍大將神事也、但不忌僧尼、余又爲祈等六字供、（座主全玄、）水獸吾天供、（觀性法橋、）見聞書、有過分非據事等、此日、梅宮祭也、依聊有思方、自河原立幣、
四日、壬戌天陰、小雨、大外記賴業來、卽向大將第授聞書、法印并觀性等來、
五日、癸亥雨下、參御堂、彌勒講如例、大將同參、
六日、甲子天晴、大將來此第、文士兩三不期而會、有當座詩歌聯句等會、題云、新樹繞樓臺、（陸字、）
自昨日院中有五體不具穢云々、余來九日聊有可祈事々、仍忌院參之人、不令混合、
七日、乙丑天晴、雅賴卿來、談世上之事、賴朝卿後見史大夫淸業、去比來納言許語云、下官事、賴朝推擧存堅事云々、奏聞之日、於八幡（賴朝奉祝云々、）寶前能致祈念之後、仰廣元令書之云々、請寶殿開裂、賜寶篋印陀羅尼一卷、（被廿一反梵字摺之、）明日於故殿御墓所、可奉供養故也、卽令參寶殿也、
八日、丙寅天晴、參御堂、此日、參寶殿開裂於故殿御墓、有令祈申事、卽令供養寶篋印陀羅尼、余有

所作等、
今日頭辨光雅朝臣、送書於基輔云、祭主親俊朝臣、依度々御祈賞、申仙籍、雖先例不分明、須然天聴偏默止之條、神慮難測、可否之間可令計申者、申云、神不享非禮、被聴之條、還乖神慮歟、於御祈賞者、可被行他事歟者、此事及沙汰之條、奇異之中又奇異也、可弾指之世也、殆雖叙一位、猶不似昇殿之非據歟、及晩大夫史隆職來、談世上事、高階仲基云、正月十八日爲余見吉夢之由、密々告隆職云々、此日、中將發了、一昨有病氣、今日又如此、瘧病無疑歟、此日、公家無濫佛、依大祀以前也、

九日、丁卯天晴、此日、奈良僧正令詣春日御社、山法印令詣日吉、觀性法橋令詣八幡、皆余所祈也、余今日潔齋沐浴、令讀心經千二百卷、（千卷春日、百卷八幡、百卷日吉料也、）信心發起、可憑々々、

十日、戊辰天晴、中將參或靈驗所、頗宜發云々、入夜謁或女房、

十一日、己巳大雨洪水、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或人云、前内大臣宗盛於八嶋薨逝云々、三月十七日受病、同廿四日入沒了、但殊祕藏不使郎從知云々、實否難知事歟、後聞謬説全不幾云々、

十二日、庚午天晴、中將詣一昨日參詣之靈驗（地藏）所、療病平愈了云々、院主典代來、催右大將云、來十六日可有御幸白川、御移徙之儀也、可參入者、申可參入之由了云々、

十三日、辛未天陰、中御門大納言被來、大習催馬樂、入夜隆職來、

十四日、壬申天晴、參院、以定長入見參、仰云、只今自白川歸來、窮屈無術、若有可申入之事歟云云申云、全無可申上事、依所勞久不出仕、仍所參入也、（私語定長云、明後日御渡云々、而所勞籠居之身、不能參入、且恐申候也云々、）歸來云、然者後日可謁、又渡事、全僧々しき證の志にあらす云々、即參八條院御方、謁女房之後退出、
此日、送祕藏第一之劔於奈良僧正許、來十六日參詣之次、殊可被納寶藏之由示了、自賀茂松尾持來葵如例、

十五日、癸酉天晴、入夜雨下、此日、賀茂祭也、仍神齋、近衞使左少將隆保云々、今日定能卿來、今日出願書也、

元暦元年四月十四日、（甲戌、）自去夕雨降、午上甚雨、午後〔天〕晴、此日有改元事、去年雖有其議、依爲即位以前、不被遂云々、然而天下猶未靜之間、即位又難被遂行、踰年之後已及數月、仍且依亂逆不止、即位以前所被行也、恐意猶未甘心、今夜、法皇有御移徙事、（修理造白川金剛勝院御所、所令渡給也、）右大將先參、改元（申刻）事訖參院、（秉燭、）即供奉御幸、依河水甚深、以車渡河、諸人皆如此云々、事訖子刻許歸來、改壽永三年爲元暦元年云々、依代始無赦令、上卿左大臣云々、改元及御幸儀、見大將記、抑、家主女院、被獻玉帶於法皇云々、

俊經卿　大應、弘治、大寧、

兼光卿　元德、文治、

光範朝臣　元暦、恒久、承寛、

業實朝臣　顯實、應暦、

十七日、（乙亥、）天晴、大將重來、談昨日事等、法印被來、

十八日、（丙子、）天晴、此日、吉田祭也、奉幣如例、陪膳能業、依四位不參也、奉行信光、

自此日令參籠僧於吉田社、令修仁王講、七ヶ日也、

十九日、（丁丑、）天晴、此日朝、八條院御幸歡喜光院御所、酉刻、院自押小路御所渡御後御所、是御移徙之後御行始也、兼雅卿已下供奉云々、有御引出物云々、筆等云々、

此日卯時、或女房産男子平安、爲悅々々、

廿日、（戊寅、）天陰、午後雨降、盲目聖人鑁阿來、法印相共謁之、所示之事等、皆天下之至要也、可歸々々、

廿一日、（己卯、）今日、佛舍利一粒賜鑁阿聖人、所望之上爲結緣也、

廿二日、（庚辰、）天陰、定能卿來、

廿三日、（辛巳、）此日、令參寶嚴於故殿御墓所、仍余有所作如例、

廿四日、（壬午、）天晴、此日、石清水臨時祭也、仍右大將未一點參內、戌刻歸來、語云、大將爲上首、使泰通卿有宣命辭別、依被延引之由被載之云々、（大內記不候、六位候之云々、）代始無辭別之由、見故殿御記、仍大將問之云々、然而光雅等猶可有之由云々、未終事始、日景猶高、雖可有五獻、依公卿人數不候、只三獻云々、攝政不着庭中座、被寄指頭花云々、宣命草淸書、共於殿上奏之、近例也、事了攝政誘引大將、被見北陣、

二十

云々、其後大將參院云々、今日隆職來、語密々事等、其内有仲基之夢記、又頼朝令申下官事、有深意趣等、欲申其趣、七ヶ日參籠八幡宮（頼朝祈所云々）之後、於寶前書折紙、令進上云々、偏依思天下事令申云々、

廿六日、甲申、終日雨降、此日、僧正參御社之日也、仍余讀心經五百卷、奉法樂、須千卷讀、而依所勞朝問不讀之、依不可叶、今五百卷語法印、令轉讀也、又自今日七ヶ日令參籠僧於春日御社、令轉讀金剛般若經、今日先解除、次遙拜（衣冠）、其後奉讀心經也、今日大將云、一昨日攝政指花之時、左廻而歸云云、大將右廻、已次同之、攝政作法、人有疑之色云云、自今夜法皇被始今熊野御精進云々、仍八條院還御八條殿、

廿七日、乙酉、雨下、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來、仰院仰云、伊勢大宮司祐成、不被修造之間、可被改補他人歟、將又可被重任歟云々、申云、重任非據事也、重被尋祐成、申無其力之由、補他人、可被致修造歟、若又祐成年來有勤無怠、任近例、可有重任歟、然而猶不打任事也、

廿八日、丙戌、雨下、頼業眞人參大將方、其後來余亭、呼前談雜事、大將學生得天骨之由、深感之、悦思不少、傳聞、荒聖人聞覺、公朝等、一昨日夕入洛、今日、件聖人參院云々、以件聖人、余事猶申院云々、實是神明之加護歟、將又不祥之根元歟、未辨是非、不如固辭遁也、去三月廿八日曉、季廣夢想云、下官着束帶立家南庭、而問、日輪自東飛來、余以袖奉受之了云々、今曉、女房見吉夢、又資博見最吉夢、大織冠御加護之由也、

廿九日、丁亥、晴、法印被來、依阿闍梨解文事、院六借給云々、次第頗不當歟、今夜、四條京極邊小屋炎上、坂東荒聖人聞覺、今日參院、於殿座吐種々荒言云云、

五月

一日、戊子、午上、神齋如例、書心經一卷、又轉讀百卷、

三日、庚寅、晴、自今夜、以醍醐宗嚴阿闍梨、（故宗命僧都寫瓶弟子也）、令修大威德供、（限七ヶ日）、依一昨日夢想也、一日奉圖明王像、即所始供也、余同有行法、又仰僧十人、各

七ヶ日之間、令滿小呪十萬遍、幷百萬遍也、
四日、(辛卯)雨下、左近府荒手結、忠季少將一人着行云々、
六日、(癸巳)午上大雨、午後晴、此日、右近府荒手結也、大將職事三人、(賴高、國行、奉行波時、)下家司所司等向馬場、又饗祿渉汰送如例年、少將忠季一人着行云々、
七日、(甲午)雨下、自今日始行法、(三明愛染王、)於多武峯始祈、其上獻細釼一腰、依夢想也、大將番長厚次來、申入今比叡小五月競馬乘尻之由、
九日、(丙申)晴、今日吉小五月競馬五番云々、大將番長下野厚次、爲助康手、(厚助)被取落了云々、
十三日、(庚午)晴、大夫史隆職來、語內印紛失幷出來之間事、所乘孝久搦犯人、仍被任兵衞尉了云々、又式部權少輔範季來、語崇德院廟遷宮之間、蛇出來幷夢想等之事、範季幷俗別當兼友等、同夜有嚴重夢想云、此次語祕事、
十六日、(癸卯)今日神齋、依明日可奉拜圖繪御社也、
十七日、(甲辰)雨下、自奈良僧正許、被奉圖繪春日御社一鋪、余早旦沐浴解除之後、着束帶、(帶釼如常、)取幣帛、(小幣六本指之、依爲屋內小指也、)於御社寶前、兩段再拜如常、其後乍着束帶候寶前、奉轉讀心經一千卷、其後取幣帛一本、社別奉拜(四所若宮、率川等也、)之後、退下解脫、隨分之苦行也、卽始自今日七ヶ日之間、一族相幷可奉讀一萬卷也、余每日可入堂、(其服束淨衣也、)今日、大將同參詣、(衣冠、不奉幣、)
廿二日、(己酉)此日、大將講無題詩五首、資隆入道幷親經等在此座、中將同之、
廿三日、(庚戌)此日又參寶前、奉讀心經千卷、(無官、不起去御前、)日來之間、余、女房、姬君、山法印等、每日入堂也、凡七ヶ日之間、重輕服月水姬者等出家中、於僧尼余强不憚之也、心經一萬卷、七ヶ日之間轉讀之、(余女房大將中將姬君法印等讀之、)也、
廿四日、(辛亥)今旦、余沐浴解除、(日來、每日不沐浴、不解除、)着衣冠、參寶前、取幣奉拜、卽奉返送之、相副鏡一面、爲神寶、造金銀師子形、依遲々也、抑、此御社渡御事、自他有靈夢、尤可信仰々々、
廿六日、(癸丑)自今夕風病發動、仍企湯治、
卅日、(丁巳)定能卿來、大將來會有小遊、大將取拍子、

六月

一日、(戊午)天晴、早旦、讀心經如例、又依朝幣午上

神齋、入夜、藏人左衛門權佐親雅自院爲御使來、余依病不謁、仍以人（兼親）示云、來十三日可有行幸押小路亭、而劔璽不御、内侍尙可候歟、又晝御座御劔可被具歟、件御劔内侍可持候歟、條々可計奏者、余問云、行幸何事哉、答曰、依御靈會也、余申云、内侍供奉不可依劔璽御否、男官女官供奉之儀也、而使持劔璽之歟、仍雖無其物其人、何不供奉哉、晝御座御劔、尤可被入御輿、雖無先蹤、御輿空納、依無便也、件御劔内侍取事不可然、近將可持候也、其故者、内侍一人雖持御劔、今一人空手之條、還見苦歟、加之、内侍取此御劔者、已似被擬寳劔、事甚無便歟、内々移御座之時、不及劔璽、次將持候晝御座御劔、是例也、准彼儀、頭中將持之、尤穩便者歟、親雅歸去了、抑、寬治之比、皇居或堀河院、或閑院也、然而敢無行幸、神輿經他道（大炊御門歟）、今度行幸之儀、偏新儀也、准寬治之例無行幸、尤上計歟、然而此條不及被尋問、仍不能進奏歟、此旨、内々雖問親雅、不可披露之由含之也、

五日、（壬戌）晴、雖所勞不快、依御月忌、相扶參御堂、

七日、（甲子）自今日又浴五木湯、

九日、（丙寅）晴、法印被歸來、今日密々被參故入道殿御墓、所依余示也、

十日、（丁卯）晴、及晚雨下、今日、菅家儒士長守初參、又敦綱來、大將中將等賦當座詩、

十三日、（庚午）晴、午後雨下、此日、法印參賀茂日吉等社、即登山了、自來十六日、於靑蓮院、依可被修護摩也、

十四日、（辛未）晴、此日、今熊野六月會云々、

十六日、（癸酉）晴、此日、法印於靑蓮院、爲余被始修藥師護摩、（限百ヶ日）、仍余精進、扶病念誦、早旦、範季來談世間秘事、此日、院參詣日吉給云々、一宿儀云々、或云、平氏黨類、追散在備後國之官兵云々、土肥二郎實衡（賴朝郎從也）息男早川太郎云々、仍在播磨國之梶原平三景時（同郎從）、超備前國了、聞其隙、平氏等少々來着室泊燒拂云々、仍被催遣京都武士等云々、凡追討之間、沙汰太如泥、大將軍在遠境、公家事無人于沙汰、只天狗寨行爲事之比也、無沙汰無新籌、以何可期安全哉、可悲々々、但平氏始終不可叶事也、入夜日來參籠住吉之僧（行珍）歸來、語社頭事、

十七日、(甲戌)陰晴不レ定、入レ夜光長來、去夜謁二頼盛卿一、傳聞、法皇去比以二手輿一臨二幸蒔繪師家一、(其戸)入二戸內一、懸二尻於打板上一、御二覽蒔繪調備之樣一、被レ仰二引出物可レ進之由一、(蒔繪師也)然而蒔繪九家貧、忽難レ得二其物一、然之間返御、其後存二與實勘定之由一、抂二美麗蒔繪手筥於目上一參入、稱二御引出物之由一、而候二北面一之周防入道能盛、竊誘追出了云々、昔雖二陽成花山之狂一、未レ聞二如レ此之事一、法皇又輕々狂亂、雖レ不レ可二勝計一、未レ有二此程之事一、實遮之盡給也、不レ可レ敢く、

今曉、女房夢云、人來告云、乘二彌陀願力一、必生二安樂國一云々、即覺了、平氏其勢强云々、京勢僅不レ及二五千騎一云々、

十九日、(丙子)晴、隆職來、語二世間事一、來廿五日御即位定、來月五日還幸、十七日御即位、(官廳云々)皆以二不レ可レ叶之由一所レ見也云々、余院御氣色不快之由、太政入道語二仲基一云々、語二隆職一云々、余不レ語二天氣不快一、先世之宿業歟、何爲佛神可二判斷給一歟、

廿一日、(戊寅)晴、依二方違一(秋節)向レ堂、傳聞、頼朝上洛八月〔云々〕

廿三日、(庚辰)晴、及レ晚右中弁行隆來、召二簾前一問二大佛之間事一、答云、於二御身一者皆悉奉レ鑄了、當時奉レ營之間也、來月之內可レ終二其功一、其後奉レ塗二滅金一、(若打薄可レ押歟、可レ隨二有樣一)可レ有二開眼一也、滅金料金、諸人施入有二少々一之上、頼朝千兩、秀平五千兩奉加之由所レ承也云々、又造寺之間事、叶二寸法一之材木、存二難レ得之由一之處、吉野山之奥聞レ有二大物一之由上、聖人行向見之處、殆過分而在レ之、隨又爲二河邊一之間、不レ可レ有下引二材木一之煩上、縱雖レ有二材木一、爲二遠國一者可レ多レ煩、又雖レ爲二近近一、無二水便一者、可レ費二人力一、而近々之間得二水便一、誠是天之令レ然也、聖人及寺僧、歡喜無レ極云々、又語云、平氏之勢太强、源氏武士等氣色損了、大略如二平氏落之時一、決定大事出來歟云々、又云、去九日寅卯刻許、自二南都一上洛之路、於二木津川邊一(八幡伏拜邊云々、)蝶多降、(虫勢一寸許、有羽其色白、)台山此怪異多所レ聞也、他所未レ聞、尤可レ奇云々、良久退出了、

廿四日、(辛丑)晴、午刻、頭弁光雅朝臣來、御即位之間條々事、院宣云々、
一來七月可レ被レ行二即位一、被レ問二日次一之處、十七日癸卯、

廿六日、(壬午)所二勘申一兩日也、而十七日癸卯雖レ有二三代

之吉例、（桓武、白川、堀川、）有一度之不快、（崇德院、）加之、七月十七
日六條院爲登霞之日、兩條之難如何、被問頼業師
尙等之處、頼業申云、崇德院例、用捨在時議、六條院
登霞、尤可有憚歟云々、師尙申云、雖有一代之不
吉、已存三帝之佳例、仍不可被忌避、六條院崩日
之條、可在時議云々、於廿六日者、壬子日、先規
不見、兩日之間可被用何哉者、申云、兩日之間、
被尋日之優劣於陰陽師、可被用勝也、但偏可被
用例之吉凶者、雖多吉例、猶不如崇德院之不
快、尤可被憚歟、無國忌廢務、旁不及沙汰歟、但
廿六日無難者、被用何難之有哉、
一大嘗會兩國、於悠紀者近江無障、至主基備中
爲賊首被領、丹波又爲造興福寺之國、爲之如
何者、
申云、丹波國事、可被仰合長者、他人不可申左
右、備中勿論、此外定可然國可被下定歟、
一近日、天下少事猶難叶、況大事、重煩國力難及歟、
然而依不默止、强被行即位之後、至大禮若不
被果行者、忩行即位、又可無其益、此條衆難知
人又難計申歟、然而此條如何、
申云、道之所至即位（歟）者、讓位之翌日可被忩行
也、其可遲緩者、不慮之事也、若於有可被遂行
之儀者、早速可被行也、大嘗會臨期延縮之條、全
彔不可及御沙汰也、大禮若有難被行之事者、
隨又被抑即位之條、尊不叶道理事也、只被忩
行即位大禮之條、臨期可被進止也、
抑、愚按之所覃、忽被行即位大禮之條、理不可
然、此事、去年爲親經奉行、被尋問之時、粗雖以
奏聞子細、大略如無許容、重上聞似有其恐、然而
恐心內動、上奏不外顯者、可招冥顯之恐、仍慭所
懸奏也、先我朝之習、以劔璽主爲國王、不待璽
踐祚之例、書契以來未曾聞、然而依無止事、有立
王事、天子位不空一日之故也、然而至于即位者、
待劔璽之歸來、可被遂行也、神鏡劔璽、當時在賊
徒之手、大都類紛失歟、而可被待歸來之由令
申之條、殆爲嘲弄之基、又可謂乘時議、然而中心
之襟、鬱陶未散、所以何者、去年七月以後、劔璽歸來
事、無籌策、無祈請、已如無沙汰、日月不墜地、
神明不棄國、佛法又不可空、祈皇天后土、請神
明三寶、指其期、一向可被遂征伐也、國家運不

盡者、必無爲可歸來、其時被遂卽位、尤可謂上
計也、若又紛失期至、沈海底化灰燼歟、見定其
左右之後、其時更可及議定也、未及如此之沙
汰、暗不帶劔璽、被行卽位之條、恐不重彼三
神歟、國土之亂逆于今不休、偏以由此口、假令十
月被卽位之日以〔後〕爲期、抛萬事云、祈禱、征討
一向有沙汰者、事之雌雄、一時可決也、佛神之利
益、可被期何時哉、國家第一之大事、弃而無沙
汰之條、上天之發如何々々、光雅朝臣深甘心退出了、
此日、天文博士廣元持來奏案、太白犯井云々、文云、
天子浮船失珍寶云々、爲西主不快之變歟、又廣
元云、今日寅刻夢想云、余夢、今兩三日之中可昇天
云々、余披夢書之處、上天者爲萬人之主、又得官
得財、家吉云々、今日定能卿來、今夜宿此第、
廿五日、壬午、晴、故高倉院女房若州於嵯峨邊建立一
堂、遂供養云々、法皇臨幸其砌云々、此日欲有
卽位定、而依有不定之儀延引云々、
廿八日、乙酉、晴、頭辨光雅爲院御使來、余依疾不謁、
去廿四日又如此、光雅云、御卽位延否事、所申可然
叶叡慮、而一議者卽位大祀等于今不被遂之條、

二十六

逆等定成嘲、彌得其力歟、劔璽歸來甚不定也、仍早
可被行卽位云々、此議又宜歟、仍猶可果行之由
思食如何、重可計奏者、申云、所存先度奏聞了、而上
計出來可被用者、其上不能申子細、只早可被
遂行歟、光雅又云、一定非可被行之儀、猶被仰
合之趣也、不申左右之條、猶如何云々、申云、此事
我朝第一大事也、仍不秘所懷愁上聞、其上許否者
在叡念、全不能執申、但今所被仰下之賊徒之所
存、更以不可被顧歟、賊首縱成此思、冥衆因茲引
被不可棄是、若依此儀、被遂卽位者、彌有
不重三神之過歟、自元所存、申云、劔璽避宮之
後、未曾聞祈計之二、仍此時指期云、祈禱〔卜〕云、
征伐有一向之沙汰者、必可決雌雄之趣也、何況、
不帶劔璽卽位之例出來者、後代亂逆之基、只可
在此事云、彼云是、不能也思、者欵天聰之許
也、此上左右只可被決勅定也者、光雅云、欲注
預者、余云、尤可然、但與先度申狀不可有相
違、凡此事全非執申叡慮、又在可被行者、殆此子
細奏達無益歟、可被相計也、光雅退下了、此日起
揚自病席、轉讀妙經一部、自爲祈疾也、經奉讀何

無レ驗哉、
廿九日、丙戌及レ晚大雨即晴了、早旦範季來、令レ見二賢君眞跡一、現存之儀以レ之爲レ證、莫レ言々々、天下之反レ昔之事、只在二此秋一者歟、但猶難レ取レ信事歟、
六月祓如レ常、陪膳季長朝臣、役國行、共衣冠也、陰陽師資成、服レ瓩之人、祓之時自不レ撫レ之、然而管貫無レ憚云々、今日、又奉二讀藥師經藥王品等一、

右壽永三年壬辰春夏此一冊墨付六十枚者以三綠院道敎公眞痕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四十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雑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74
SS号=14664074